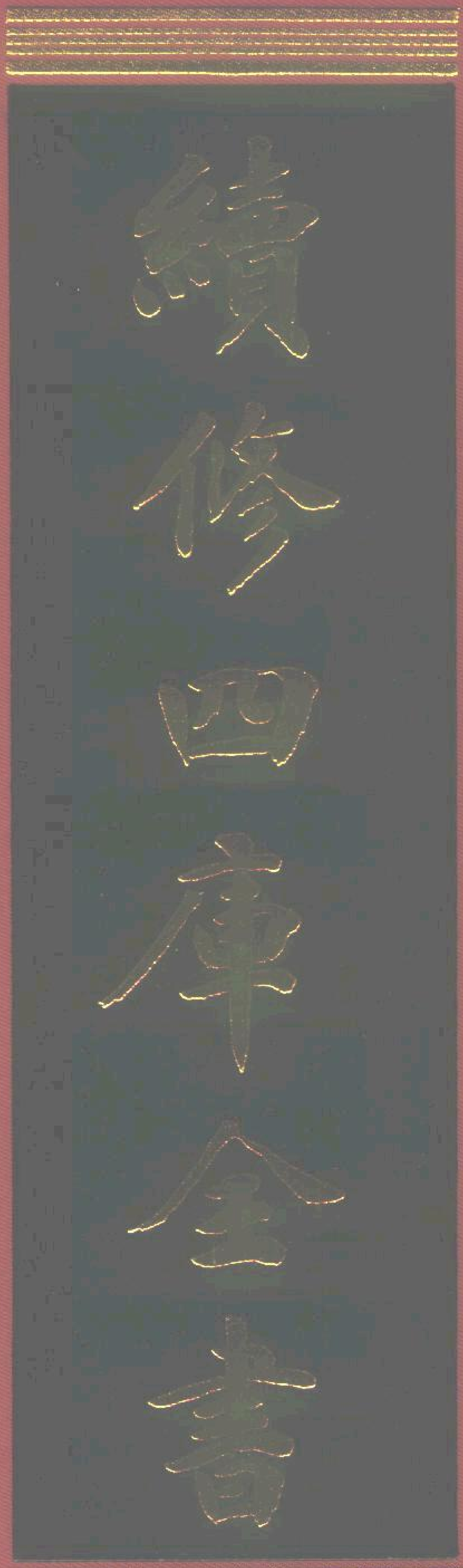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五・史部・傳記類

台學統一百卷（卷一至卷四十九）〔清〕王棻撰……

2016.5.2

台學統

百卷

甥喻長霖敬署

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板

台學統序

吾台人物自後漢洎五代雖閒有表見然無派別統系之可言至宋二徐陳宗正羅提刑出始傳安定之學南渡以後克齋石氏首交考亭一時如林杜趙潘郭池吳諸賢咸執贄朱門聞風興起儒術之隆稱小鄒魯宋景濂所謂晦翁傳道江南而台特盛也考亭既逝稽齋繼來上蔡講席從游甚眾流風所被歷元及明延緜不絕雖宋之然道詠道並及象山之門簣窗剡之學雖明正嘉服膺王學尤不乏人其間篤節勁名經術文章之彥亦有無所師承能自樹立者而要之台學之與傳以考亭爲宗主宋之立齋明之遜志其尤著也

昔遜志嘗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竟未成書成化閒謝文肅鐸始爲尊鄉錄四十二卷又爲節要四卷既而以正錄過於繁節要失之略別爲詳節十卷嘉靖初王侍郎啟復爲尊鄉續錄三錄其後金副使貢亨又別爲台學源流七卷謝氏之四十二卷本十卷本王氏之續錄三錄今皆不傳唯存節要四卷既病其簡金氏書專錄性理之學亦爲未備於是柔橋先生發凡起例廣采博挍別爲台學統百卷足以補謝錄之缺佚而爲台學之淵海矣雖其中尚有未合之義例閒載無益之詩文微有可議而大恉固無以易也先生著述凡七百餘卷除方志外刊播無幾殆踰廿載束藁高閣今吳興劉

輸怡京卿慨解囊金刊此巨秩其嘉惠於吾鄉學者甚
至顧余竊有感者吾台之學遠有端緒代出名儒近二
百餘年繼起無人黯然寡色雖詞章訓詁間有所開而
名臣碩儒竟乏其選以視宋明瞠乎在後質為吾輩之
大恥願與吾鄉之誦是編者共相砥礪緜緜茲絕學以復
宋明之盛庶不負先生纂述之苦心與京卿刊播之雅
意也太歲在著雍敦牂皐月黃巖王舟瑤

自漢宗祀孔子講六藝海內學者崇奉齊魯之師曰齊
學魯學六朝因之則有南北二大派曰南學北學至宋
則以濂洛關閩四者為最著明則姚江幾與之相埒我
朝崇儒重道六經並治彷彿三代稽古之盛而無所
偏致即無有一家一師自執其學之幟者夫漢之齊魯
六朝之南北皆承周末遺法合諸大師學說以成其地
之名也濂洛關閩姚江又以周程張朱及王氏所居之
地弟子奉其宗派而名之與古師法已稍稍殊異而至
今學者以為直接孔孟吾台州僻處東南海隅晉始啟
化趙宋南渡都杭州為畿輔朱子提舉浙東又奉祠來

台學者從之甚時稱盛明則方遜志崛起寧海為讀書
種子然其父孟授受實亦淵源考衷終明之世郡人皆
宗考亭閒亦有治陽明學者然則台州之學閩學之支
流姚江之曲水無能自名其學即　本朝亦無能自名
為台學者也謝文肅箸尊鄉錄四十二卷以述台之鄉
先達書不可見尊鄉錄節要四卷稱十大儒五大臣共
忠臣十五孝子明以前之先正略具矣尚未以台學自
立名義者至金一所氏箸台學源流七卷乃始以台學
箸稱光緒閒黃巖王子莊先生以孝廉隱居故里箸台
學統宗百卷按輯台州歷代聞人言行分氣節性理經
濟詞章訓詁躬行六學意本金氏台學淵源而推擴其

類例自撰後敘已言之其統宇之義本於熊文端之學統末明言者也綱謂張之以台學崇之以學統先生之表章邦獻啟動後起者亦至矣閒嘗澄觀古昔明王學治一源出於官守而與時消息乃能涵養乎中和薰陶爲善俗至王政衰而教在儒者六經之業再傳而後即有流失何況諸子百家雜然芬亂繼以燔阮文武之道盡矣齊魯南北之傳皆本口說輔以章句箸於竹帛縣以迄宋明本朝世運迭更人事滋蹟荒山岑寂守此氣節六者而不窮究乎六藝之源帝王以學馭世範圍生人性命之本始仍無以執乎其中應乎萬變消弭乎氣數之乖厲倘僅持一端更不免爲徑徑之小儒先

生箸此書成時主講郡中正學書院予以測繪台州輿圖居郡城常與相見從而問業少年氣銳往往辯難鋒起即前說亦當面所面陳者而先生不以爲非且以志斗推許見於靈越廣春集之敘中嗣是出游稍遠親人閱世讀書之稍多知此書爲合於師儒之教得其全足以經緯人紀得其偏亦足以篤信謹守不虛矯以沽名雖未能遠紹周末六藝之大師亦庶幾齊魯之遺他日豪俊挺生廣大高明以此爲蓽路山林之前導則所以餉遺來者甚厚曩與其甥瑜志韶太史同官詞館每謀刊布而未果辛亥國變流離轉徙更無力爲此吳興劉翰怡京卿避地上海以經籍自娛又好梓刻先賢遺箸

台人之書如宋舒閬風集明王靜學集近人李靜軒雲南水道考黃子珍台州金石錄皆刻入其嘉業堂叢書中拙撰文存亦荷彫板頃復刻此巨帙倘吾鄉人聞京卿之風起而刻當世切用之書讀之以通明古治否則由此書而友天下士尚論古人直追乎禹稷周孔之志業方足以稱學之矣子遭亂多病旅居無能爲役猶日夜回望鄉樹冀吾黨之大有其人也戊午夏五月寧海章梫敘於上海寓廬

台學統序

五嶽名山秀靈之氣磅礴鬱積常能篤生偉人泰山則有孔孟嵩嶽則有申甫恒代爲堯舜列聖所都太華終南豐鎬京發祥之地歷秦漢隋唐二千年之擘名文物存焉衡湘沅澧古人文淵藪近世曾胡羅左諸賢踵出勛名尤震宇內蓋嶽瀆之靈不能蘊而無所洩往往聖賢豪傑挺生其閒以應百年名世之運理固然也台山之高四萬八千丈足與華岱嵩衡並峙惟僻在海澨孫興公謂靈仙之所棲宅其實浮層之傴雄自隋唐以來起而據之其徒徧天下號天台宗豈山川秀靈之氣有蘊而屬之彼族耶姚姬傳有言釋氏衰歇則儒術興鳴呼其信然哉昔明謝文肅謂吾台歷唐虞三代至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朝至宋而人才始出蓋自朱子提舉浙東奉祠台州于時羣賢蔚起稱小鄒魯其實命世之英自杜丞相清獻公外未數數睹也明初台賢三時稱盛値方正學之難台士殲焉越數百年未能甚振乾嘉以來世尚漢學吾台之士多致力於經學攷據或玉詞章稍稍知名於世然類多自好之士一節之長實未有卓然特起應台山磅礴鬱積之氣比隆於華岱嵩衡諸嶽振發之而使之大昌也我毋舅王子莊先生以名孝廉發憤力學著書等身先留心於鄉邦文獻晚年成治學統百卷裒錄鄉先哲自晉洎於近代凡三百三十餘人意欲以揚前徽詔後進庶幾學者聞風興起敬恭桑梓發揮而光大之以爲台山生色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書分爲六派曰氣節性理經濟詞章訓詁朝行昔孔門四科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曾文正亦言學途有四義理經濟詞章攷據茲編大旨與孔門四科曾文正四途相合惟氣節朝行二門或疑可賅性理先生則謂二者兼貫四科并包六藝苟文章冠世經術名家而氣節朝行胥無足取此時學之極弊丁寧反覆持之益堅未幾先生即世而世變迭起國俗橫流禮義廉恥掃地日盡海內遂以大亂向使士大夫教氣節重朝行人人以貶節爲羞以失行爲恥何至世變收墩底於此極然後知先生此書非徒表章先哲實深有見於世風學術之關係而燭照於幾先殆將大聲疾呼以豫爲人心世道之防也昔道光之季新化鄧湘皐顯鶴搜討湖南文獻輯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等書曾文正稱爲長逝者之所託命今先生此書舉吾台名儒碩彥兼收並蓄大小不遺豈非昔賢長逝者之所託命耶雖然鄧湘皐纂輯鄉邦文獻在道光之世乃至咸同閒而湖南人才勃興蔚成中興魏魏之業於衡嶽有光爲先生纂輯鄉邦文獻在光緒之世今乃大亂四起而吾鄉人才寥落不但撥亂返正之無其人並賚有聞明學術力振先賢之緒豈台山之靈所磅礴鬱積者將終古而不洩耶

抑生斯土者振興而承其運之乏其人耶此先生地下之憾而吾黨後死者之羞也先生所著書七百三十餘卷凡經類五部史類十五部子類四部集類五部都凡二十有九部已略見長霖柔橋文鈔序中不贅述戊午夏四月甥喻長霖謹識於滬上寓廬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序

吾浙同光間台州有二王之稱一王柔橋舍人棻一王太潭太守詠霓也柔橋以孝廉隱居不仕歷主台州正學東湖清獻九峰溫州中山處州麗正及贛垣經訓諸講席著書七百餘卷六潭由比部隨使歐西歷官皖鄂諸省所至有聲著書亦數十卷當時海內指目台州二王而柔橋尤爲樸學著稿除方志外多未刊行歲甲寅其甥喻志韶太史爲選印文集十六卷近以其全稿示余凡志書外卷帙最多者六書古訓六十四卷台學統一百卷余初欲刊其六書古訓因稿猶不完乃爲刊台學統國變以後台州遺老多在滬上余時時就訪台州文獻搜求先賢遺集其有孤本未刊行者如宋舒閬風集明王靜學集近人李靜軒雲南水道攷黃子珍台州金石錄余皆爲次第付梓然篇幅俱不及此書之多蒐輯亦爲最富台州名儒碩彥仁人志士殆略備於此矣昔南宋時朱子提舉浙東一時台賢蔚起有小鄒魯之稱洎乎明初人才最盛遭方正學之難台士殲焉於是台學凌替垂三百年先生憂之極力提創後學其詠懷詩云左交許鄭右程朱要使海濱變鄒魯蓋無日不以振興台學爲志晚年乃成此書欲以鄉先哲之學派禮之後進而啟方來其用心固甚盛也曾文正有言風俗之厚薄視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昔五代之世廉恥道

喪風俗墮壞至宋百年名賢輩出程朱大儒講明理學而天下始知綱常名教之重禮義廉恥之嚴歷六七百載而風流未沫則程朱一二人之所提創也道咸之世士風不振曾文正羅忠節諸儒講明理學未幾海內人才迭起遂以削平巨慝繽國脈而靖人心則曾羅一二人之所提創也是故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龍興而雲應虎嘯而風生有豪傑創之於前則必有名賢應之於後振興常在隱微之閒而收效常在百年以外雖其才有大小其量有厚薄而提創之效類無不如響斯應也先生伏處里閒無程朱之高名無曾羅之大力不能大有設施以振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几案著書立說以詔

其鄉之後進今世變迭起國步已更而先生弟子如章崖山左丞王玫伯觀察喻志韶太史俱能艱貞避世確乎不拔謹守先生氣節躬行之教於以歎今世之尚有人而先生提創學說之效流傳於兩閒者將終古而不可泯沒也戊午天貺節吳興劉承幹序于滬濱之嘉業堂

王子莊先生傳

先生諱棻字子莊別字耜軒黃巖人先世自縣南之道奧遷東鄉柔橋稱柔橋王氏父維祺字道齡別字梅庵縣諸生有學行嘗著家訓六篇大旨主於樹氣節慎交遊存寬厚而尤以立志有恥爲首務先生少受義方又從同里林明經有壬姜明經文衡李孝廉飛英學治說文經史爲詩古文辭弱冠後即斐然有纂述志著倪希子五篇冰雪文二卷曲禮異義四卷九峰山志五卷柔橋王氏譜十卷同治初泰興吳侍郎存義督學兩浙重其學行取爲優貢生六年太和張大理澍卿南皮張編修之洞典浙試舉於鄉先生恬於仕進再上春官遂不

復赴一意著述以發明學術表章儒先啟迪後進爲職志時劉郡守璈孫縣令憲皆有意振厲文教心敬先生多所諮詢孫捐建九峰精舍以通經學古課多士購藏經籍數萬卷以資博覽又修縣志刻宋杜清獻集車氏腳氣集明方氏遜志齋集　國朝金氏求古錄禮說其所規畫俱出於先生先生論學不立門戶以爲古今學術大別有四曰性理曰經濟曰訓詁曰詞章而其歸有三性理者志於立言者也四者皆有用但當辨其眞僞不當互相是非其說經以經證經不偏主於漢宋與發源江愼修同郡金誠齋相伯仲爲文章不事雕琢而持論

名通援證詳稿則又近於仁和杭董浦鄞縣全謝山於鄉邦文獻最所究心遇遺文軼事手自甄錄晚年成台學統百卷裒錄吾台先哲自晉唐迄於近代凡三百三十七人分爲六派而歸重於氣節朗行掌教九峰精舍時時相與論學其前後十餘年又歷主清獻文達及郡城之正學太平之宗文栝之蓮城甌之中山東山肆經江西之經訓諸書院講席弟子徧於鄰郡及江右多所成就先生平生深於經於小學治之尤力然與後進言卽斤斤以宗法程朱爲事嘗曰漢學者小學朱學者大學文藝爲末器識諸家皆未明乃研精覃思悟令長爲今長之誤今從反及長從倒亡所謂本無其字也丁者及前人也反丁則今人矣亡者不長也倒亡則不亡矣所謂託事也今從魯司以窺其志矣性醞笃一事毋至孝言行不苟尤嚴於

取與箸書勑學至老彌篤數十年如一日光緒丁酉學使徐侍郎致祥以先生學行聞於朝奬加內閣中書銜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三所箸有經說偶存六卷六書古訓六十四卷史記補正三卷漢書補正三卷重訂歷代帝王年表十五卷明年表二卷大統平議二卷大禮駁議二卷中外和戰議十六卷謝氏尊鄉錄金氏台學源流所分爲較合而先生不以爲然至於論治先生力持祖制不可變更之說謂漢唐宋明俱以變更祖制而致亂亡余則以爲道者所以治天下之具當隨時而變更故嘗相聚論一事一義往往窮日夕累千百言而未有已先生記聞既博口若懸河稱引古今上下

集三十二卷續錄二卷仙居集二十四卷方城遺獻續編六卷

王舟瑤曰先生主講九峰精舍時余嘗以經說相質證深爲先生所稱許至晚歲過從益密時時相與論學其說經也證諸經不合求諸心不安雖伏鄭大儒不肯曲從而尤以近世漢學家之排斥程朱爲非可謂卓然獨立不隨世儒爲是非矣顧其論六書也據漢志六者皆造字之本以爲轉注之說至曾文正而始定段借之說諸家皆未明乃研精覃思悟令長爲今長之誤今從反及長從倒亡所謂本無其字也丁者及前人也反丁則今人矣亡者不長也倒亡則不亡矣所謂託事也今從

數千年如數家珍而又閒雜以詼諧聽者皆爲解頤私心頗以爲先生局量稍褊自信稍過而又泥古尠通未達現世情狀中外事變然其制行之嚴居心之厚爲學之勤則固心所折服以爲未易求之今人中也今先生沒已十年學術日變人心日浮鄉之少年後進殊乏究心於本原之學者台學淵源益尠紹述是以於先生輒低回慨慕日往來於懷而不能去夫

台學統敘錄

自孔門以四科取士後世儒術遂分爲四夫惟聖人兼材無所不通其餘則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葢德行之粹根於性理政事之懋蔚爲經濟言語之美炳於詞章文學之精垂爲訓詁而其業皆具於六經是故性理者六經之道也經濟者六經之用也詞章者六經之文也訓詁者六經之學也韓子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豈不信哉然其大本則曰氣節其大要則在躬行此二者該貫乎四科幷包乎六藝而非此則不足以爲學也後世不樹其本不務其要往往文章冠世經訓名家而氣節躬行胥無足取是以性理經濟之儒猶或貌爲君子而訓詁詞章之士或竟安於小人此時學之極弊也吾台處萬山之中岸東海而爲郡三代之時人文未啟東漢洎吳閒有表見至晉而任次龍先生出遂爲當代偉人然自東晉以及五季六百餘年英華消歇豈天運有厚薄而地氣有盛衰與抑由吾邦之士無志於學以至斯與宋興百年始得二二有志之士篤學厲行以爲之倡南渡後台爲輔郡一時來游來歌者既多命世之英而無待而興者亦有豪傑之士由是山陬海澨稱小鄒魯矣由元迄明遺芬未泳史籍炳然　國朝更化一道同風而吾台之士獨若有媿於古乾嘉以來稍稍振起

與當世奇傑之士並駕而爭驅與然吾竊觀近世之儒其淵源所漸曾未幾乎游夏乃欲菲薄淵駕輕詆子賜議訕由求其可乎否邪子少也馳騖時學汎濫無歸今老矣將有志於其本乃取吾台之士自晉以來與於斯學之統者區爲六派萃爲一編朝夕省覽用以自鏡若謂其分裂道術判斷古人則僭妄之罪誠無所逃焉耳光緒七年七月二十有七日黃巖王棻書於柔橋隱居知非求是之樓

氣節之學弟一

儒者之學以氣節爲本而氣節之大者在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蓋麤之爲義利之辨精之在生死之交乳孚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是物也然而其道唯在守已而不可加人善乎曾文正公之言曰自好之士多尙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已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辭者也嵇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顗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寮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吾謂令終與否固非氣節之士之所懼然如息失殷謝之流其立身本非君子而乃習其流弊之傲以欺世而盜名則其禍由於自取而豈可以氣節歸之哉若夫隱居獨善避世待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此伯夷所以爲聖之清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此伊尹所以爲聖之和也此三聖者雖各倚於一偏而皆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此柳下惠所以爲聖之和也此三聖者雖各倚於一偏而皆以氣節爲本則眞氣節矣世之學者誠能務爲其眞而毋竊其似焉庶爲學之大本由是而立也與

台學統卷一

氣節之學一　高節上　八人

晉　任旭晉書一統志　唐　張濆赤城志

宋　呂逢時赤城志宋元學案　林放赤城志　金石錄

徐庭筠同上　趙占魁赤城志

玉象祖赤城新志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

氣節之學二　高節中　五人　附一人

徐申行宋史台學源流　蔣鄭錄宋元學案

元　呂起猷赤城新志　翁森赤城新志

潘音兩浙名賢錄　明　張羽赤城新志宋元學案

高紘余德

台學統卷三

氣節之學三　高節下　三人　附三人

國朝　朱之任弟之儀　徐光綬　張亨梧

王瑞彬　馬謙　右高節三卷計六人附四人見正史者二人又見宋元學案者二人

台學統卷四

氣節之學四　清節一人

宋吳芾　宋史

台學統卷五

氣節之學五　清節二人　附一人

陳良翰　子彭壽　宋史　宋元學案

鹿何　赤城志

台學統卷六

氣節之學六　清節三人　附三人

魯穆　子崇志　明史　兩浙名賢錄

張璣　子尺　兩浙名賢錄

台學統卷七

氣節之學七　清節四人

謝省　赤城新志　湖廣通志

台學統卷八

氣節之學八　清節五人　附三人

夏鍭　明史附傳　兩浙名賢錄

秦文　兩浙名賢錄

台學統卷九

氣節之學九　清節六人　附一人

符驗　明一統志　福建通志　吳時來　明

盧明諏　明史附傳　一統志　吳執御　曾祖俸　明儒學案

右清節六卷十八人附五人見正史者十人內二人一見宋元學案一見明儒學案

台學統卷十

氣節之學十　忠節上　六人　附三人

杜浚　宋史附傳

王玨　赤城新志　陳仁玉　一統志

台學統卷十一

氣節之學十一　忠節中　二人　附一人

鄭士利　兄士元　明史

台學統卷十二

氣節之學十二　忠節下　七人　附四人

盧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明史附傳　儒林錄

盧迥　明史附傳　鄭恕　鄭華　名賢錄

余寬　明史附傳　明史附見　一統志

楊時熙　明史附見　遂安縣志

陳商輝　明史附傳

若忠節並卷十五人附八人見正史者十七人
人內一人見史

若氣節共十二卷四十九人附十七人

性理之學第四

性理之學肇於羲軒顯於堯舜備於文周明於孔孟而其名則立於程朱其道最爲高而衆學所莫能外爲者也然其本則在氣節其要則在躬行用則施諸世而經濟見焉舍則傳諸其徒而訓詁詞章燦然備焉然則性理者固集衆學之大成者矣後世如蘇子瞻之氣節文章而不知程子唐與政之經制訓詁而見劾於朱子學之迂孟子命世亞聖之才也而尹士公議之吾觀子瞻之識殆君主之流而與政之賢亦臧孫之亞匹也必謂文行君主皆無足取固爲不可若謂孔子之貶臧孫爲過刻君主之議孟子爲知言則失其是非之心矣余纂台學如蘇唐之徒皆所服膺而不敢忽者也然欲別黑白而定宗尊則固當以程朱爲高曾之規矩而蘇唐特疏屬之尊長耳至若張無垢陸象山之學朱子皆嘗深議其非而姚江王氏則宗張陸之學者也然吾台之士願有折而從之者姑並存之俟後聖辯焉此非堂下之人所能決堂皇之曲直者也

台學統卷十八
性理之學六　杜氏學二中
杜範中
台學統卷十九
性理之學七　杜氏學二下
杜範下
台學統卷二十
性理之學八　車氏學上四八
車瑾宋元學案　車似慶同上
車景山同上　車安行同上
台學統卷二十一
性理之學九　車氏學中一人
車若水台學源流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十二
性理之學十　車氏學下一八
車垓台學源流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十三
性理之學十一　杜氏學派四人
邱漸宋元學案　戴良齊台學源流宋元學案
戴亨同上　方儀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十四
性理之學十二　車氏學派五人　附二人

蔡夢說高耕宋元學案
王賁同上
楊明復台學源流
台學統卷二十五
性理之學十三　魯齋王氏學派五人　附二人
黃超然台學源流宋元學案　陳天瑞同上
楊珏同上　楊琦台學源流
周敬孫朱致中　薛松年　元史附傳
台學源流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十六
性理之學十四　元儒　車王學派　朱子餘派一
七人
附六人
元周仁榮弟仔肩　元史宋元學案
孟夢恂子士昱　元史附傳
宋元學案
盛象翁孫侍道　宋元學案
陳紹大同上　周潤祖同上
張明卿父莘夫　林弦齋　邵素心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二十七
性理之學十五　明儒一三人
同不悉著　附二人　朱子餘派二下並

明郭楨子熙　從子元亮
台學源流　儒林錄
徐宗實明史附傳
宋元學案
徐森赤城後集
台學統卷二十八

性理之學十六　明儒二一人
許繼赤城新志　儒林錄
台學統卷二十九
性理之學十七　明儒三一人
王叔英明史　儒林錄
台學統卷三十
性理之學十八　明儒四上一人
方孝孺上　明史　明儒學案
台學源流
台學統卷三十一
性理之學十九　明儒四中
方孝孺中
台學統卷三十一　明儒四下
性理之學二十　明儒五二人
方孝孺下
台學統卷三十三
性理之學二十一　明儒五三人
葉惲赤城新志　陳選明史　明儒學案
葉海峰文集　台學源流　儒林錄
台學統卷三十四
性理之學二十二　明儒六上一人
謝鐸上　明史　儒林錄
台學統卷三十五
性理之學二十三　明儒六下
謝鐸下
台學統卷三十六
性理之學二十四　明儒七一人
王啟儒林錄
廣西通志
台學統卷三十七
性理之學二十五　明儒八一人
趙淵金一所集
台學統卷三十八
性理之學二十六　明儒九一人
應大猷明史附見
台學統卷三十九
性理之學二十七　明儒十上一人
金賁亨上　儒林錄　兩浙名賢錄
台學統卷四十
性理之學二十八　明儒十下附一人
金賁亨下　子立敬
台學統卷四十一
性理之學二十九　明儒十一附二人兼朱陸派下
王宗沐子士琦　士昌　明史　儒林錄
台學統卷四十二
性理之學三十　宋儒別派三人
子恕赤城志　無垢張氏學派

趙師雍台學源流、趙師蔵同上一象山陸氏學派

台學統卷四十三

性理之學三十一　明儒別派上　姚江王氏學派

上四人附一人

應良金克厚明史附傳

石簡兩浙名賢錄　葉愼林介山稿

林應麒廣東通志

台學統卷四十四

性理之學三十二　明儒別派中　姚江王氏學派

中一人

黃綰上明史　明儒學案　姚江淵源錄

黃綰下同上　明儒別派下　姚江王氏學派

台學統卷四十五

性理之學三十三　明儒別派下　姚江王氏學派

下同上

黃綰下

右性理三十三卷六十六人附二十三人見正史者十三人見台學源流者二十三人內四人見史學案四十人內二人從見治學見明儒史

經濟之學弟三

古之學者皆所以為世用者也老聃之虛無而言治國用兵莊周之荒唐而言內聖外王而況申韓管商乎惟聖人之道次中至正體用一源本末一貫根之於五性

慾之於五倫修之為五禮施之為五教曾文正公有言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以安百姓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胥是道也後世道術不明其上者高談元妙而不適於用其下者喜言功利而不得其正此中庸之道所以不可能也吾觀孔孟之聖不得其位則棲皇終老而卒無所施游賤之賢一為邑宰而皆有以自見蓋學存乎已而用不用則俟乎人焉然以世無用我而不豫修其可用之實以藏諸身而待其時則豈豪傑之士哉乃或急於求用而曲學阿世希旨取容如張子文陳同甫之流又非君子之所取矣近世以來有竊老莊之緒餘而兼襲張陳之故智者陽儒陰墨外方內圓不知者方以為有本之學有用之才而豈知其變亂是非傾敗人國直反掌閒耳嗟乎此孔子所以惡利口也至於近歲乃有一亡妄人專尚西學如韓非之慕秦法者竟欲棄我中夏千聖百王之道法而從外夷工商技巧之末務至其甚者遂欲廢三綱重民權此大亂之道也其在博學無方之士不慮其能害道而姑取其救時其於中學西學雖有主輔之分實則模棱之見其不率中夏而盡變於夷不止也烏乎此豈可與言經濟之學也哉

宋羅適台學源流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四十七上
經濟之學二一人
陳公輔宋史　名臣言行録
台學統卷四十七下
經濟之學三五人
陳騤宋史
賈涉宋史
劉允濟赤城志
台學統卷四十八
經濟之學四一人
王居安宋史　尊鄉録
台學統卷四十九
經濟之學五四人　附一二人
宋胡太初福建通志
元趙與票父希聖　子孟　許廣大兩浙名賢録
台學統卷五十
經濟之學六七人
明葉兌明史
張純誠赤城新志
趙季通明史附傳
許敬軒明史附傳
葉夢鼎宋史　尊鄉録
方克勤明史　儒林録
夏迪兩浙名賢録
陳員韜明史附傳

台學統卷五十一
經濟之學七七人　附二人
李匡明史西域傳　四川通志
范理子細　兩浙名賢録　兩浙名賢録再見貴州通志
周一清廣西通志
黃孔昭明史
陳世良兩浙名賢録
台學統卷五十二
經濟之學八四人　附三人
王翮子坊　從孫鈴子治　兩浙名賢録　福建通志
王熾明史
何贊金一所集
台學統卷五十三
經濟之學九二人
曾銑明史
右經濟九卷三十三人附七人見正史者二十人見台學源流者二
詞章之學弟四
不朽有三而立言居一焉詞章雖小道語其至則非聖賢豪傑不能爲也是以孔門設教專重言詩而書與禮樂則間及之其繫易也修辭之道三致意焉然使徒工言語而不尚躬行則非立誠之道矣周子譏其虛車朱

林鶚明史
林克賢赤城後集
謝深甫宋史
商飛卿宋史

子鄙爲俗儒此能文之士所當深自警察者也若不喻其旨深矣

台學統卷五十四

台詞章之學十四人　附一人

唐　項斯唐書附見　赤城志

兩浙名賢錄　宋　楊蟠宋史

孫郁兩浙名賢錄　赤城志

左緯姪謇　赤城志

台學統卷五十五

台詞章忞學士六人　附二人

謝伋孫直　赤城志

彭椿年兄巖年　同上

林憲同上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五十六

詞章之學三四人　附一人

徐似道赤城志　王卿月赤城志

宋史刑法志　宋元學案

謝采伯赤城志　桑世昌父莊　赤城志

江南通志　僑寓

台學統卷五十七

詞章之學四三人　附二人

戴復古父敏從孫昺　赤城新志　提孫昺

陳詠　王會龍續資治通鑑

台學統卷五十八

詞章之學五　水心葉氏學派上一人

陳耆卿赤城新志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五十九

詞章之學六　水心葉氏學派中二人　附一人

吳子良赤城新志　林師蔵子表民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六十

詞章之學七　水心葉氏學派下六人　附六人

王汶弟澄濬　夏庭簡　丁希亮同上　並見宋元學案

葛紹體　葛應龍

台學統卷六十一

詞章之學八三人

元李淯孫宋元學案　陳孚元史

楊敬德元詩選

台學統卷六十二

詞章之學九三人　附一人

舒岳祥子杖獻　方岳　劉莊孫　林處恭並見宋元學案

柯九思父謙　兩浙名賢錄

元詩選

黃庚元詩選　陳德永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六十三

詞章之學十三人

項炯元詩選
林昉　丁復同上
台學統卷六十四
詞章之學十一二人
潘伯修　赤城新志　劉仁本元史附傳
台學統卷六十五
詞章之學十二一人　附一人
陳基兄聚　明史附傳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六十六
詞章之學十三二人
朱右　明史附傳　宋元學案
儒林錄

郭公葵
台學統卷六十七
詞章之學十四一人
陶宗儀　明史
台學統卷六十八
詞章之學十五一人
徐一夔　明史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六十九
詞章之學十六二八
陶凱　明史　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七十

十六史與劉氏嘉業堂刊

詞章之學十七二人　附一人
葉見泰弟惠仲　石允常　明史附傳
許伯旅　赤城新志
台學統卷七十一
詞章之學十八二人
林公輔　赤城新志　張廷璧同上
台學統卷七十二
詞章之學十九二人
郭濬　赤城新志　兩浙名賢錄　王琦同上
台學統卷七十三
詞章之學二十三人　附二人

鮑仁濟　赤城新志
台學統卷七十四
詞章之學二十一四人　附二人
杜寧　赤城新志　章陬　赤城後集
應志和從父祥　赤城新志　子紀　蔡潮　兩浙名賢錄
台學統卷七十五
詞章之學二十二三人
葉良佩　陳瑮子旅　江西通志　赤城新志
牟嘉敘
台學統卷七十六

十六史與劉氏嘉業堂刊

葉雲程　明史附見　蔡雲程　明史附見

詞章之學三十三　二人　附一人
趙次佑貴州通志　兩浙名賢錄　秦鳴雷兄鳴夏
台學統卷七十七
詞章之學二十四　二人
王士性明史附傳　柯夏卿
台學統卷七十八
詞章之學二十五　一人
國朝馮甦
台學統卷七十九
詞章之學二十六　一人
洪若皋上　一統志
台學統卷八十
詞章之學二十七同上
洪若皋下
台學統卷八十一
詞章之學二十八　一人
齊召南上　一統志　先正事略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齊召南下
台學統卷八十二
詞章之學二十九同上
齊召南中
台學統卷八十三
詞章之學三十　同上　附一人
戚學標下　夏鼎
台學統卷八十四
詞章之學三十一　二人　附二人
秦錫淯子行逋　施際清
侯嘉繙
台學統卷八十五
詞章之學三十二　一人
戚學標上
台學統卷八十六
詞章之學三十三同上　附一人
秦鳴雷
台學統卷八十七
詞章之學三十四　一人
黃濬
台學統卷八十八
詞章之學三十五　一人
姜文衡
台學統卷八十九
詞章之學三十六　一人
黃鏃
右詞章三十六卷七十一人附二十四人見正史者十五人見宋元學案十五人內四人見史
訓詁之學弟五

台學統敘錄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自爾雅有釋詁釋訓後世言訓詁者宗之漢儒傳經其名九眾曰傳曰注曰故郎詁字曰徵曰箋曰述而六朝唐宋之儒申明其義曰疏釋曰正義皆訓詁之屬也有宋程朱諸子出一洗章句之陋考六經之微言以求聖人之精意其學高矣然舍先儒之古訓則聖人之意亦奚可得而見哉元明諸儒或守宋賢之說無所別擇屏棄羣書不復寓目漢唐注疏亦束置不觀其弊至於空疏而無得此派元人尚少明人頗多或鉤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為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見方正學侯城雜誌其弊至於駁雜而無用　國朝諸儒鑒前之失踵後之弊明立

衛幟謂之漢學其心得獨到之處固有卓然不可磨滅者然以宋賢之學直接孔孟而疑其訓詁未通考據多誤其毋乃稍過乎夫訓詁者小學之事性理者大學之功詞章者潤身之具經濟者澤物之端四者皆不可缺苟徒守其一偏而自以為至足亦同歸於陋而已矣

台學統卷九十

訓詁之學一　宋學派上二人

宋　董楷台學源流　胡三省宋元學案

台學統卷九十一

訓詁之學二　宋學派下四人

元　陳應潤

明　項霧

徐善述明史附傳

國朝　林琨

台學統卷九十二

訓詁之學三　漢學派一上一人

洪頤煊上

台學統卷九十三

訓詁之學四　漢學派一下附二人

洪頤煊下　父梓　兄坤煊

台學統卷九十四

訓詁之學五　漢學派二一人

洪震煊文獻徵存錄

台學統卷九十五

訓詁之學六　漢學派三一人　附一人

宋世犖子經畬

台學統卷九十六

訓詁之學七　參漢宋派上一人　附一人

金鶚金鷹揚

台學統卷九十七

訓詁之學八　參漢宋派下一人　附二人

李誠張淦　姜丹書

躬行之學弟六

右訓詁八卷十一人附六人見正史一人見台學源流一人見宋元學案二人內一人見台學統一人見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聖賢之學以躬行爲先誠能於子臣弟友大倫無虧雖其生質之美或非由學而致君子猶必謂其已學而況其實有得於學者乎今以孝義大節著於國史者彙爲此篇而宗族稱孝鄉黨稱悌僅爲士之次者或從略焉蓋以所聞有遠近可以考見所學之淺深而君子爲學取法乎上其勢固有不能盡載焉耳雖然氣節性理之學固日在躬行之中經濟之學則推及乎躬行之外詞章訓詁亦當以躬行爲重所謂坐言必能起行也然則前篇所載固皆是殷焉亦以見黜浮崇實之意云爾

台學統卷九十八　附八人

躬行之學上孝行　十八人　附八人

宋　郭琮宋史　趙汸鄉錄　赤城志　杜誼余元卿　宋史

元　陳思孝鄭憲　顧玉文　吳處仁　陳參生　尊鄉錄　赤城新志

陶煜輟耕錄

明　陳圭明史　尊鄉錄　附傳　赤城新志

朱煦明史　尊鄉錄　赤城新志

危貞昉趙溥　陳昂　明史　尊鄉錄　附傳

謝溫良　項茂赤城新志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王錩明史附傳

台學統卷九十九

躬行之學中友行順行上　九人　附四人

宋　吳福赤城志　杜椿林興祥　葉水心集

兩浙名賢錄

元　朱嗣壽朱元學案　謝理弟珪

明　黃尚斌赤城新志　應匡父巨

國朝周鑑　王映玉

王培槐子維哲

台學統卷一百

躬行之學下友行順行下　一人

王維祺

右躬行三卷二十人附十二人見正史者六人見宋元學案一人

右共二百五十人附八十九人共三百三十九人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氣節之學十三 高節上

氣節之學略分三宗曰高節隱逸之士也曰清節廉直之儒也曰忠節極言敢諍致命遂志之君子也清節之士嚴義利之辨忠節之士破生死之關而高節之士則輕利而重死是以不願一時之榮以要當世之文網遂甘槁餓山林而不悔耳然使出而從政必能清心寡欲直諫敢言致命遂志以成千古之名第自爲重而爲人輕故雖萬鍾之祿千乘之位直俛屣視之耳嗟乎士不首嚴義利之辨而能入聖賢之室者蓋未有也余故纂輯台學氣節之士冠羣賢之首焉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晉書隱逸傳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

帝崩咸和五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郡中正乃州郡之中正此則州大中正也

蔡按宗恐當作中益上文

明帝紀太寧三年三月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儒林虞喜傳太寧中旭與喜俱徵不就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

蔡按此卽太寧三年詔也

赤城志任旭章安人字次龍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

蔣秀請爲功曹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惠帝元帝明帝時咸召不起咸和三年卒子琚位大宗正

大清一統志任旭字次龍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舉孝廉除郎中固辭歸永康初惠帝博求清高之士太守仇馥薦旭辭疾不行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繫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元明二帝屢徵不至

明葉良佩西谷記黃巖自古稱山水縣去縣西南十五里有松巖三仙輿晉任功曹旭之故阯也谿谷最奇三仙之陽曰西谷空明黃山人之別業在焉按據此則任次龍故里在吳興到氏

今三童輿宋上蔡謝伋自盩石徙居於此自號藥寮居士明黃約別業在此名少白堂今藥山稠開諸郡任氏最盛其殆次龍之苗裔也與

蔡按吾台之士國史有傳始於先生而志節高邁學識通博亦必首推先生顧自先生至今一千五百餘年雖地之相去未若鄒嶧之於洙泗而世之相後乃若程朱之於孔孟遺文軼事放失不傳僅據晉書所載考其平生十徵召命始終高蹈矚然不緇蔣秀歎爲眞人仇馥薦其貞潔馮懷請贈九列明帝詔書稱其志操博學足以勵俗明道則其高風亮節已可概見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先生有焉晁氏所謂有學有守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君子之全德也謹取以冠吾台之士夫何閒然

張處士濆

赤城志遺逸張濆天台隱士喻鳧贈詩有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之句王正白集亦有憶台州張處士詩

贈張濆處士　毘陵喻鳧坦之撰

露白霞基宵林青讀易朝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許鶴歸華頂期僧過石橋雖然在京國心跡自逍遙

憶張處士　永豐王貞白有道撰

天台張隱士詩句造元微古樂知音少名言與俗違山風入松徑海月上巖扉畢世唯高臥無人說是非

喜張濆及第　山陽趙嘏承祐撰

九轉丹成最上仙青天暖日蹋雲軒春風賀喜無言語排比花枝滿杏園

贈張濆榜頭被駁落　趙嘏

莫向花前泣酒杯謫仙依舊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蔡按據趙嘏贈詩則張濆曾登上第旋被駁放蓋自此逍遙京國終身不復應舉故人以張處士稱之赤城志人之遺逸也宜哉

隱君呂原道先生逢時

赤城志呂逢時仙居人字原道少受經於令陳公襄邑人知學自逢時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

師之欲奏以官辭後隱於白巖山羅提刑適舉以孝廉亦不就

宋元學案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馹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蔡按鄭獬字毅夫安陸人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第一人宋史有傳

隱君林達本先生放

赤城志林放仙居人字達本元祐中將上禮部以親死廬墓側後築草堂於東山隱焉大觀中求八行縣欲以再叩徵弦爲蔥賓陽光熾烈開林霏師文風操泯千載忽聞遺音倩依依乃知上人指元妙陰陽造化御能移放應詔放不懌去之二十里左譽銘其墓

宋故林君達本墓誌銘臨海左譽輿言撰　台州金石錄九　刊沔節錄

太學生林君達本以高才力學爲友輩行所推許大觀三年冬譽歸自京師聞君以其年十一月卒其孤屬譽爲銘君諱放達本其字也世爲處之麗水人君以其祖二字擬補過台之仙居慕佳山水買田築室而家焉始爲仙居人少敏悟才智過人於文無所不工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親逝祿弗逮養乃謝去弗求仕遠近敬服得疾草遺訓百餘言享年五十有五配葉氏有賢德子男四人女四人孫男女各十人以政和元年葬於仙居縣開元鄉桐林之原有詩千首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君天姿俊爽詩與字有唐人風元豐間在太學與一時名士游後廿年有同舍郎致身於政府者每以詢君君聞之終不以爲意嗚呼士夫所守實不足以配名義不足以勝利久矣觀君所爲有其實而配其名厚於義而薄於利及卒之日家無長物庶幾古之得道者

遺詩二首

贈琴僧

霜林凋落雲影垂朔風獵獵鼓寒威偶來禪房訪虛寂上人爲我彈金徽始叩角弦爲夾鍾草木發榮温風希再叩徵弦爲蕤賓陽光熾烈開林霏師文風操泯千載忽聞遺音倩依依乃知上人指元妙陰陽造化御能移

上人所彈不在指我亦非於耳聽之霜天玉磬敲清曉月夜秋聲動翠微彩鳳飛鳴太空上老龍臥吟滄海湄乾坤雖大有封域此音淵漫無邊涯金石雖堅有銷日此音長久無盡時舉世紛紛愛箏筑寂寥古意誰能知過門不是子期子愼弗汗漫調朱絲

東山高臥

三閒老屋青山幽清風灑灑寒颸颸脫巾坦腹臥其下此身直與淵明儔老松飛翠落夏簟六月不暑涼於秋人生百年一夢幻世閒萬事空悠悠一聲野鶴忽驚醒山鑪活火茶煙浮

二徐先生　眞定徐八行先生中行　溫節徐季節先生庭筠

宋史隱逸傳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爲之薦於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灑埽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謂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

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

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子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邪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傾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衰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曰升苦學

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中行嘗舉八行中行赤城志徐庭筠黃巖人字季節父中行庭筠死免喪不忍娶者十年秦丞相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有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郡縣屈主學後進師尊之後以累舉恩合得嶽祠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言嶽廟冗祿無用心既非之可躬蹈邪卒不就

棻按宋世士以所居著籍故八行始遷黃巖而陳賈窗作志即以季節爲黃巖人後世或仍稱其原籍誤矣

台學源流徐眞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

德聲其父賢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彝於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卻埽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者日益眾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

者多猶艮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宰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誖又以八行薦躬率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每聞輒淚下於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温節先生時先有節便浚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袁聞其名遣書禮之二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及革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温節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温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温熙閒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聞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語由是盡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輿於此云

宋元學案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嘗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於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於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謂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曾親友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閒以備觀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

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丱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宋元學案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嘗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於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於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謂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曾親友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閒以備觀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

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丱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
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誥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
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巖
一日曾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稾悉付煨燼爾後
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
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眞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
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
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答曰人而無行與禽獸
奚若律身治已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
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啟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
沽一已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

退於戲賢矣哉璀元豐二年舉乔計第經游宦塗見賢
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慽
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璀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
生不以璀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
癸巳黃嚴隱士左緯經臣袁詩訪璀於寶城方丈語及
大略經臣勉璀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邃以
卽世告璀發緘慟絕函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
宮以詔來者作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臨海石整仔重撰　赤城集十六

淸熙七年春正月黃嚴支汝續按當作績彭椿年重修
黃嚴諸閘記鄉士支汝績陳諫徐弗如陳緯深知其利病云汝績季節弟子弗如季節之子也踵門拜且泣曰吾

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
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
梅谿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黃巖辱狀其行而幽
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
然若不可親卽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
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子
汝也每趨郡輒爲子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拏舟造
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
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
數見徵於是敘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

議祖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
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巖先生幼
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天至
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强四
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頡國有
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
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
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
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棨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
令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
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寵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
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

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稾不以示人
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獄祠先生適應格
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閒言嶽廟冗祿無
用雖不達可躬蹈之邪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
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
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
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
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
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
弗如弗爲弗君按當作居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牟
逃牟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

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臥必登牀
而後脫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敢側口無戲言
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
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
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
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
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
稱歎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
濟人之急其於族婣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
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
歿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

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
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
嶼屋纔數閒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拗本莊
子佚我以老意嘗曰君子爲善欲無媿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
故平生潛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
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宦無過晚而
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
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
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
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
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
我心則孰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
谿徐季節文　杜範儀甫撰　清獻集十七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
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
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懍懍有生氣嗟乎盈天地
間皆實理也理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公
之文公之實也知公之爲重者可不撫其實而步趨之
哉不然崇而衒之夫笑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
杜範書

徐季節遺詩一首

詠竹　赤城詩集

不論臺閣與山林愛爾豈惟干畝陰未出土時先有節
便凌雲去也無心葛陂殆與龍俱化嶰谷聊同鳳一吟
月朗風清良夜永可憐王子獨知音

輓詩

輓徐季節先生二首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燭湖集

語言平淡骨清癯誰似黃山一老徐眼底不知人富貴
腹中唯有古詩書平生義薄雲天上日暮家無擔石儲
試問台人君識否此翁原不事名譽

年過八十更精神佚我房中自在身檢點欺心無一發

薰涵和氣似三春莫疑見識驚流俗自是淵源到古人
前輩凋零公又往哀哀令我涕沾巾

徐季節輓詩　四明樓鑰大防撰　攻媿集

公府推徐穉山陽鴈仲車盛時遺此老沒世竟窮廬行
道嗟無命傳家幸有書魯山終不識撫卷倍欷歔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趙師淵幾道撰　三台文獻

夫子家聲遠淵源學問醇蓋棺終野服築室半朝紳黯
淡梅谿月蕭條柏隴春鶴鴿相向哭末路更誰親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丁希亮少詹撰　方城遺獻

何用青錢選難尋白璧瑕布衣終一世環堵儼爲家節
重炎涼慕名尊老更加蒼天果何意不使鎮浮華

題徐季節先生墓　新安朱子　天台續集

道學傳芹宮東甌說三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但
喜青氈在何愁白屋居我來君已逝揮淚表江墟

雜紀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臨海陳耆卿壽老撰　赤城集八　節錄

三賢止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兩先生天下師
道非一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
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江
園著衍里開嘗兩以應詔臥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
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騶始
祠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上

蔡之學益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
出安定亦宗孔孟氏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益同歸矣
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皆也故
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
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
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
號三高士來孫日升世其學董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
求予文者也

送余國亮遠行詩序　黃巖潘從善擇可撰　赤城後集　節錄

友人余國亮氏別余將遠行曰吾徐出也徐之先在宋
崇寧間有諱眞定溫節二先生父子相繼俱以行誼爲

時聞人文公朱子行部至台寶往拜其墓有詩曰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山眞文忠公亦曰二徐先生視山陽節孝殆無可媲而父子相繼則爲過之祠列鄉校事載國史其取重當時有若此者吾黨之士所熟知也天不慭遺其後今乃斬焉無緒而其家所輯世錄及其遺像猶幸吾母氏寶而存之使自我而湮沒焉非所以崇表先德其獲罪也滋大吾爲此懼將持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發其幽光以照映史傳而粉墨之久將零落漫漶不可知得善貌人者傳其似以託不朽庶以成母氏之志焉爾

二徐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湖學未興孰啟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思實踐爲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恐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頹波維公有志是圖温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儻居而避失勢而親可爲鄙夫之砭矣

王忠文公集　樂清王　黃巖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脉犬教知書二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基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疏予亦有東皋二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弈棊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絕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鐙客來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杜清獻公文集　黃巖杜範著　跋趙十朋文集余自幼聞趙公儒而海嶠窮居師承無自乃能抗心希古特立獨行

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
羣之韻然公之文尚多一散於狂寇之虐再散於暴
作權臣之暴今其所有半無一二何造物者不惟窮其身
而且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內外兄弟方其在朝
聲燄赫弈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
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
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
在翰墨間

隱君王大田先生象祖

赤城新志王象祖字德父臨海人學遂行高閎門不入
城府守令願見不可得常惻然有憂當世意眞文忠公

極重之嘗寄書與眞謂救時當法孔孟不止法孟子有
故大作相德父已寢疾猶稟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
私時論以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比之則其文行可見
矣世稱大田先生

宋元學案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
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質窗亦畏之非
有所見不下筆吳荊谿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
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眞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
相先生已寢疾猶稟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
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

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皋夔周召佐中古薛曹房杜與
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
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

大田先生墓誌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赤城集

王德父既沒余爲敘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勉原作勸依
後文改復以銘爲請嘻敘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
郯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
之賢耳熟益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㠯公按後文當作李公益即李
宗勉嘗知台州之重客貿窗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貿窗所
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爲自是歲必

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
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麤異同頎挈珠貫海潮
而嶽立也閒出所著一讀怳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
疑三四讀乃始凝焉會豁焉通吻膏舌腴淪浹肌髓益
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眞
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腿疾一室黯
黮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
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閒侶行
田閒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
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
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
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
滓自試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傅士倚以糾郡庠故

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夫田玉先生云噫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眞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羣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也余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著臨海祖衛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爲校書郎父應之豪邁博習偏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勘勤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六葬於淯祐元年某月某日墓在重暉鄉三院山銘曰

夜光出屋天不我匿連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刖我足全而歸之貢林谷

玉太田玉先生書　黃巖車若水清臣撰

天授才於人才不必與位期也然必與位兼而後才始名位苟適均高下在才才苟適均高下在位閭巷之窮吟泉石之孤嘯友朋之清詠近不出鄉黨遠不踰州里而朝廷搢紳天子眄睞大臣敬憚新寘舊僚百口美善帝語脫簪則朝閣省而暮天下益登高而招與引領跂足於牆陰者所居之地相遠也雖然位而後名固也天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而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名難故老泉以後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沈邃也而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沈邃者不同矣僕受才最涼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秋孔子孟子皇皇於春秋戰國時君不能用或暫用而輒棄然時君不孔孟當時天下孔孟也後世至今孔孟也名豈圖於位哉孔孟不可思矣本朝老泉以布衣來自萬里蜀一時名人自韓歐皆下之歐稱其似荀子韓以其文章議論追典誥極皇王片言斷句人到於今誦之此亦無位而名者也世固有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者僕猶疑老泉之名曷爲尚假於韓歐之位也先生之文簡嚴沈遂實似老泉雖規模不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於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韓歐之位宜若失步牆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也而大田之濱秩牽贊接分求一言分當作介墨瀋未乾已實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予遠且彌見乃不異於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簣窗坡先生於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之則又不止無異於高而招者矣嗚呼僕今而後知天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老泉之不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沈遂也而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沈遂者不同矣僕受才最涼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

秋者也願聞春秋之所以閻嚴沈遂者

遺文

答車清臣書　三台文獻十四

象祖衰老無聞剝落無似一身器具皆不受役獨此心之乍明乍滅者餘燼如毛思得俊偉特起之朋友熏沐而端坐之藉其緒餘興枯朽而快晚暮望之甚拳拳也故有文常恐其不及見及見常恐其不果見及見而果見千里之外猶跫跫敬之矧積慶種德鍾於故舊交游之若子若孫乎瞻遠猷於標格聽偉論於古今則爲孫賀祖爲子賀父不但興枯朽而快晚暮也有此良際志未及償而高文傑作疊疊加惠前施未報繼施益隆其

詞嚴其氣振其道充明而新清而健可追古作非瑣瑣庸庸形模影描掇彼拾此竊彷彿而釣名稱者比也茅廬敗案鮮此光燄然以元祐諸君子及老泉先生見畀扶山家之老嫗而粉黛塗澤之俾厠於佳麗之尾太非其倫見者嗤矣若曰借譽者多蹴等恕老者或假寵人貴自知不敢當也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秦陳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臣巨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業而非文藝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

惟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非入室晚得陳篔窗而授之柄今篔窗之門亦夥矣可授者可數也人才之嶺絕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

忽也前者篔出後者邈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嘐嘐吟字鍊豈無一得而露而篤光景偕比興而盜離騷句眩與迄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史遷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三言之幾乎道莫得也吾友機杼自得規模自成塵埃掃盡骨肉勻好驤子墮地氣已千里喬松著根幹先擊空盡其力滋其本則過都越國聳壑昂霄並可俟也篔窗謂高文清似毛澤民僕謂清而且健清而且健者清而不淺清而不枯之謂也春秋方來日月富有心思目力極其所至澤民不足比也臨軒老人晨夕在懷古人謂百年能幾見謂未百年可期也今皆將八九十矣庸可遲乎行當問津望發其葩華以映枯朽

傾其奮沐以溼瓶罄則不但爲孫賀祖爲子賀父又將爲善類賀斯文也春秋之喻少習今老徒工於經不工於時既不足爲人言不工於已豈工於人又足爲吾友云乎

重修子城記　赤城集一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歷玉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於內外班之間內外班錢氏子弟爲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閭閻蝕於民居寢侵寖削而又乘以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阯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賢之棱棱或帶之抱或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燿威儀章嚴侯度改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鑱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挺高斬深邊江壁水包出越谷其用物也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爲長隄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

潮汐上下翻濤攻擣長隄復慮其難恃乃撤樁於江深踰二丈累石於樁結成三疊復以捍隄以牛練土以水試摻萬杵同力百材其良門關如鐵雉堞可殫發掘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賞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苟何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俱重孰爲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郛之入說者謂郛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侯也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隳豈非厚幸而城復於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

紹定三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颿于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栝蒼門城以入雜決崇邕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令本路倉使葉公閒變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陵谷反易城市爲沙礫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形爲之大戚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錄以蕆冤妖籍戶口頒錢米助葺築弛微榷閣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迺乞大賜予以造無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

顧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榷子
一年汎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其半頒
錢米以振卹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倉廩蕩於波濤
遺木腐於泥潦火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
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
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幷書吏省文
書災傷以輕重爲差州郡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巖重者數倍輕者必稱必均
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疾疫有藥死亡
有棺癃惸獨孩幼者有養始於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
前聞也水先壞門遂加堅爲深結深爲洞門三其限以

受版石穴其防以爲限多門多鐍水多衝栝蒼故塞栝
蒼門栝蒼無鐍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
爲長隄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爲高臺以助城力城崇
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阯開疊以廣基器利材良
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
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
聳蹕之如一也矗然偉觀可竝邊城又通利河渠疏整
溝閘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
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
懼未徧民情大感尙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
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既告登功又告成

起妙勝院之廢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
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
變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
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蹔合哉變之方殷除
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忍其昏墊而
發贏慰安者恃公一身耳事之未定疫亡枕藉蠶麥大
荒訛言足以興攘攸而殭梁安息者感公一心耳茫茫
垂盡駸駸甦醒匪身矣子匪子矣孫身不可忘子孫尙
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厤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
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爲則於後者豈止今哉
慶厤之築至和始定宣和方寇之變其徒顚沛於此城

者至和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豈止
永哉齊威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字頌存閟宮豐功盛
心感歎不足不足必聲之成音也公名堂字次魏仙游
大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捄災扶危
渺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絕兮父母提攜何以報
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浴浴公壽
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厤當此公事似之歸輔天子
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兮
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
民子子孫孫有知視此豐碑

壽台樓賦　并序　赤城集十誤作記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栝蒼之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辛卯四年也舊作己卯誤五月丁亥與寶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卽長虹之霞采兮罩蒼龍之雲煙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瀆颿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掉於不戒襲其虛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尙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台二急而交修侈舊雖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

樓嗟洪濟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王齡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插笏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鎭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曩人物之顚錯兮今鴻墾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亦何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化之難諶兮嘉剝復之有常娛賓彥於觴豆兮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綴履舄之未光詠黃樓之騷雅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亚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彼此一時兮尙懷遠於蘇與秦

赤城志志序　赤城集十八　見詞章林表民遺書下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尙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爲續志紹定已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爲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築建立不略乎子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

災書城邢城楚邱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志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毋育於吾邦之相問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於京師過我猶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厤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刓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厤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

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爲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氣節之學二十一 高節中

六松呂徽之先生起猷

赤城新志呂徽之號六松仙居人博學能詩文宋亡深晦不仕居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大雪出易穀於富家聞其分韻作雪詩有得滕字者苦吟不就不覺失笑圭人怪焉延之入縱筆立成有鴛鴦鵝聲亂功收蔡蛺蝶飛來妙過滕之句眾皆歎服問其姓名不答留之不可得惠之穀怒曰我豈受不義之財者必易之即刺船而去其剛介自晦如此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起猷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宗臣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眾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眾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厠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眾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

聞二鼠嚙枯藤驚鵝聲亂功收蔡甥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穽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尚面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鄂索松埋短髮老罷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曰當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答曰在谿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谿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炉途夜黑系艮於行暫憩岩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過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以事五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

遺詩安洲寺錄

題畫梅贈黃君

黃君畫梅天下奇枝枝筆底如龍飛斡盤屈曲蒼苔古老樹頃刻生光輝婆娑月下弄清影在在幽香襲詩境此地從無車馬塵閒關翠禽哦夢冷風雅遺聞仙居隱筆墨遊戲題畫梅一作乃訪其友黃君枝幹外出獨妻在家因戲題其壁上畫詩中每句首藏一呂徽之起酥好老婆在此字乃黃枝斡閒八字也

春

前谿氷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曉過宿酒未醒眠未起

半窗紅日鳥聲多

夏

竹几藤牀石硯屏薰風簾幙篆煙清空階數點黃梅雨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

商聲早已到梧桐夜氣生涼湛碧空閒倚小窗待明月紫簫吹徹木樨風

冬

斗室蕭蕭日晏眠疏狂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看到梅花又一年

千松圖

五百居東五百西枝枝葉葉壓雲低自從老鶴歸來後不許閒禽雜亂啼

守犬眠井字
風恬月朗眠花影吏不敲門門恰靜何事猛然吠一聲
有人來汲門前井
壺蜂限橋字
長日融和舞細腰誰家庭院不相招江皐二月斜風急
拌逐飛花過短橋
紅梅限牛字
疏影離奇色更柔誰將紅粉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
錯認桃林欲放牛
綠萍限梁字
密密緜緜滿草塘元作堂不容紅日下滄浪卻因風埽沾
泥土燕子銜來社畫梁

一瓢翁秀卿先生森
赤城新志翁森字秀卿仙居人隱居教授取文公白鹿
洞學規以爲訓從游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稟行
於世
安洲詩錄翁森字秀卿號一瓢進士從虎弟也隱居博
學從游甚眾俗呼爲書櫥又號此廬先生與陳剛中善
後陳奉使四川屏騶從葛衣造之森迎而笑曰斯吾昔
日剛中乎促膝劇談而別著一瓢集不傳存者唯梅花
詩百首今與林達本呂起猷祀三處士祠
風雅遺聞朱紫陽翁秀卿皆有四時讀書樂詩綠滿窗
前草不除秀卿句也花落花開總不知紫陽語也意致
相倣格調全別秀卿名森元初仙居高士詩載郡乘世
多訛爲朱子作
安洲鄉學記臨海陳孚剛中撰　赤城後集四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學
王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子翁
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即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
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喜而往之
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琅然履其奧其籍秩然
既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磬折其容肅然其
氣充然退而絃誦之聲隱隱若途石然於是知翁子之

學信其爲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勗之曰昔巨子知學
之要乎心者萬理具宗也其初善也泯性猶於氣棘於
欲芬於意若擣埴之途而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
收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
廣大未嘗一息閒也予與而師敬敬汲汲矻日勿之力
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修齊治平自
正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
江以南台之學嘗盛矣異時華門主盟無弦誦聲人以
不儒爲恥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
矣士不可卿相矣儒固秋之箑冬之紛也奚以學爲於
是素封之家蓄資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

為壟斷之賤丈夫猶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則免園之策蚩詒之符蓋朝於斯而夕腹果然何為簞瓢若是飯乎人乃以儒為恥噫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不為鬼為蜮鱗介而鬚眉之耶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心亦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之心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饕耳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周流廣大者晰而狹之曰趨於鬼域而莫知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載蓋嘗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士甚厚召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黌然搢紳鼓篋以萬數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

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紘於斯誦於斯亦思一以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義利之間而念不念聖狂系焉從而師若友講明問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於天地萬物之變化則人事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無科目而不學焉夫健則為壟斷之賤丈夫猶則為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賤則為蚩詒之符免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遺詩

寄陳古堂 按陳天瑞字德修號古堂臨海人師事王魯齋又號南邨逸老二首其二補後

往來幾興亡今古一天地而人生其中云胡不自貴瀒孑讨心孤潔發千載喟殘夜抱遺編青鐙照無寐

柬陳南園

自昔賢哲士遭運每多屯世途自屈曲難揉腕輪囷中夜起太息所憂非賤貧相望各努力勖哉追古人

送行可和尚遊雁宕山

靈運平生屐如何一瘦藤夕陽紅葉寺秋雨白頭僧閱世三兵火傳心幾佛燈詎羅還記我曾向此山登 詩錄作家

心中作山

春暮即事

堧鵑春已暮徙倚忩流光雨漲谿舂急山晴火種忙尋芳知興淺懷遠覺愁長兩月無來客青苔滿石牀

夏日書懷 按詩意似贈僧之詞且非夏日也題誤

孤坐衲蒙頭巖扉花竹幽山明雲罷雨天迥月懸秋煮茗猨分飲藏蔬鼠或偷道人方睡去夢入五臺遊

過天台

落日千山外悠然一望賒黃檀六七里綠竹兩三家幽步窺殘雪孤愁入遠霞今宵何處宿茆店有梅花

寄懷呂六松

西風吹薄暝萬葉賦秋聲高鵠雲邊小孤蟬雨後清年

光淒短思世態重離情石壁滄浪闊休寒白鷺盟
蟬振作洲

方巖次李學補韻

散策松邊寺無心任去留山昏雲欲暝地迥月涵秋細
響鳥驚樹孤吟倘倚樓重陽明日是又作十天遊

山齋偶書

春風桃灼灼秋雨黍離離眼底千年事空山獨坐時

題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閒居淡無悰臨流忽有得平生詩外心灘上一鷗白

屋頭梅開一蕊

寂寞茆齋下孤梅一蕊開無人知此意日暮繞蒼苔

訪古郇王彥高不值留竹閒

西風吹起一襟秋遙度前郵訪子猷不見子猷空倚竹

此心猶爲此君留

訪朱道士不遇題山扉

閒來松下扣仙家惟見山扉掩碧霞步繞籬根霜屨滑
已將心事語黃花

海門道中宿田家

煙浦偶同漁父渡竹籬愛宿野人家悠然此夜得眞領
隴月初生梅始華

宿山中田家

敲坐頹簷醉濁醪松油燒盡夜蕭騷兒童十歲能吹笛
嘹亮一聲山月高

以上三台文獻寄陳古堂其二

攘攘月千里開門秋一林徘徊不得寐對此石上琴山
水有眞領寥寥本無音寄語子鍾子須知琴外心

次古堂歲寒雜書韻

清新如修竹月露洗琅玕愛之不能舍一日三四看伊
人偉識量文字餘波瀾出處早見機在漢申屠蟠風雨
江邨暮門掩孤鐙寒所抱寸心在千載重不刊滿前熾
孫子已足遺以安會當驂白鹿華頂煉還丹

吳烈女

士習與世換一墮不自持寧如二女子至性不自移人

之能爲人所懼大節虧吾父死汝手吾身豈汝隨匪云
全我節義合同其歸空山雨流血白日寒無輝女子有
是哉道旁爲嗟咨北風凋萬類始見青松枝有女焯其
行發潛可無詩死其身不顧身後遑所知傷心復傷心
風味日以漓寄語讀書者曷不媿於斯

四時讀書樂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
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華老人生唯有讀書好

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今素秘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援琴一曲來薰風
昨夜庭前葉有聲離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近牀賴有短檠在及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迴然吾亦見眞吾坐對韋編鐙動壁
高歌夜半雪壓廬地鑪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按此四詩世多訛爲朱子作赤城詩集又以爲呂徽
之作皆非也　國朝道光甲申大考詩題咋夜庭前
葉有聲一等四名戚人鏡有句云高閣讀書懷永叔
空山寫景記翁森

采桑

采桑采采桑子朝去采桑日已曙暮去采桑雲欲雨桑
葉鬱茂寒露眉桑枝屈曲勾破衣大婦年年憂蠶饑小
婦怕怕催葉歸東鄰女對西鄰道蠶眠蠶起較遲早已
覺官吏促早繰新絲二月已賣了賣了新絲更栽桑桑
栽還似去年長豈知城中苑囿花壓牆朱樓旭日映紅
妝不識桑樹有羅裳

漁

三月桃花浪暖初隔谿人問有漁無回言未納官租稅
不敢私將網下湖

樵

妻出丁寧未轉聽采薪須東擔頭輕夜來雨過蒼苔滑
莫向巉巖險處行

耕

郊北郊南叫杜鵑蓑披春雨柳含煙不辭辛苦秋成熟
會見黃雲偏野田

牧

細雨空濛煙草稠相呼相逐過林丘回來莫向山邊去
昨夜前邨虎食牛

落花呈王如山監簿

滿地飛花錦作堆休言落後不如開愛渠不逐波流去
自在陰崖覆綠苔以上安洲詩錄

高士潘聲甫先生音

兩浙名賢錄潘音字聲甫新昌人按當云天台人幼聰敏強記
能文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厓山事即潸然涕下
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益以事元爲恥日惟杜門讀
書談道多所自得後因訪弟元甫於義烏因往從草廬
吳澄學泰定間澄以薦召欲行音勸止之不從遂歸築
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所著有待清軒稾
元詩選潘音字聲甫天台人生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
不食者累日長而絕意進取衣服禮節皆仍宋時之舊
掇野蔬以自給或勸之曰夷齊尙矣陶靖節心雖爲晉
未嘗不食粟今何自苦乃爾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非

其力不食也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至正三年詔徵天下遺逸廉訪使檄贊之行固辭嘗歎曰泉石膏肓非其時莫可療也乙未歲卒年八十有六（按乙未至正十五年也生於宋咸淳六年庚午）

宋元學案隱君潘待清先生音字聲甫新昌人（按當作天台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風雅遺聞潘高士聲甫音生宋末以祖父世受宋恩衣服禮節終不改由天台避入南洲山中作詩多寄感慨

題待清軒云窟窀祇思晉幽沈迴避秦志趣顯然可見矣

遺書

讀書錄存遺書卷計六十一則皆講學切要之語也今全錄之

潘氏曰學者讀書不明倫喻義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益　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畢竟被他引去　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個樣子要作聖賢方能去學聖賢事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　學者不必日日誦讀只養得此心寧靜如明鏡止水發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　養心之功莫先於敬敬則心有主而無妄想心體自爾虛明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亦說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　聖思說人道之功只在慎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大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孔子謂古之學者為己非今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一毫種子便是為人　聖人教人為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既欲之何患不至　為善要識為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不善而惡之此便是機關從此關開去不使窒塞自然人欲去而天理復還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為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為己此古今學術公私之別　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以求之　為學要勇子路聞斯行諸便能升聖人之堂子夏篤信聖人反出見紛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未免有窒礙處矣　夏賢賢易色一章不過是要人力行意思　學者作事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便作去鮮有失處若豈思而行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歸之叩馬不從遂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千世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孔子作春秋特嚴夷夏之辨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故曰履霜堅冰至　惻隱是仁之發用孟子以此名仁何等喚醒人心又曰仁見孺子

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能把此心充廣便仁不可勝用學者看到這樣言語須潛心體認　孟子稱亞聖其初只在收放心學者不必他求　孔子是生知的聖人論為學工夫渾然如孟子收其放心與夜氣之說皆是他經歷過來說得人覺悟可下手作　或問存養之功何如曰操則存是存也使自得之是養也操可也操之太甚便是强制自得可也有意於得便是助長其要只在主敬便無三者之病　心是靈的物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性是善的物養性不要他戕害本體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言先儒著述備矣吾惟時習之以求吾所性烏用註腳為也　學問之功

務要自得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若鹵莽作玉夫未免隨得隨失曰學者不問玉夫不可言類作去須要識得自己病處從病處克將去漸漸自入規矩　世之論人者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不知古人求必盡賢於今人今人不必盡不如古人只觀其心術邪正而已　今之氣化與古不同今人有六七分好處也可同古人看了故曰古人惟恐其好名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學者要變化氣質沈靜則漸漸開明用功有益如自以為是的人那能潛心去學　學者平居本等該作的就依理作將去便是道學對人說道學便不是了　為人只要心虛心虛則無事不好作　揚子雲法言玉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的言語我看他道理也未透悟雖描得個影子那得像聖人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酷似繫辭觀他氣象語言聖人體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歎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中自有個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有功於聖門此言未是蓋性即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質只是氣豈有理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有善有惡所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　蔡按既謂之性即指落於氣質之中者言非復天命本然之理矣故孔子第言相近而復分上智下愚亦兼氣質言之也　游楊為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

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强護他短處也　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後曰幾枉過了一生遂潛思力行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為亂階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立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後也當時壽夢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弒僚者而弒札矣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況不讓乎孔子書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　蔡按峻防言峻夷夏之防　為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個頭來作事便好如張橫渠是個樣子　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及　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

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並無可議　子靜天資高合下便從源頭作起元晦固穎悟卻從造詣上作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其後亦皆歸一了要自鵝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　王荊公初要作聖賢事業後來作得甚齟齬只是不先義利之辨　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　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公山佛肸之意耳　爲學不可銳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間斷而前面工夫皆無益矣

君子爲學須先識得源頭不遽然後一節一節作去

出處動靜語默取與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用則神化合一而君子之道全　爲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遷　君子出處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如揚雄之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茫然罔覺焉能有進　忙中過事不可跼蹐靜以待之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歷項平定天下即辟穀從赤松子遊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圯橋挫其銳焉能有成此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成辟穀信非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爲也

温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一節未免優柔不斷矣待平帝而後篡哉　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觀其憫緹縈之代父而除肉刑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足於腹尤難故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反爲宦戚所害耳　予觀桯史未嘗不掩卷流涕姦臣嫉賢誤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眾遂滅兀朮之膽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檜應

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予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爲然寧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當與日月爭光

遺詩

四庫全書總目待清遺稾二卷宋潘音撰音字聲甫天台人自咸淳之末遭逢世亂即隱居不仕題所居曰待清軒入元以後仍隱遯以終其集舊無傳本明嘉靖間頗涉麤率未知果音之手蹟否也　按宋亡先生止十歲入元以後始題其軒曰待清總目稍誤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感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我歎離居寂
寞就孤枕强眠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
日遲遲分照上羅幃妝臺理雲鬢種種盡成絲

山中寄友人

我來臥白雲潭影清華髮經歲無稻粱侵晨采薇蕨峰
頭天籟鳴隴上樵歌發還擬醉濁醪與君弄山月

悼楊侍郎

屈指漢遺老如君復幾何鳳池冠劍近鈴閣典章多國
已成禾黍人還隱薜蘿那堪川上水東逝乏迴波

南洲丁氏草堂

仙客棲眞處衡門枕曲流地偏三島接天迥萬山浮匣
劍星霜久函書洞壑幽忘機對鷗鳥華髮老滄洲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悽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
獨龍將海浸孤邨愁來自灑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
爾足空齋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眞覺寺訪蔡上人

爲尋支遁訪禪關蛺坐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天花如雨落青山龍歸寶座香雲滿鴿繞經臺佛日閒
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聞鵑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

賓雲爭插杜鵑花

羽南張孝翊先生羽

赤城新志張羽字孝翊黃巖人號羽南永樂初詔徵天
下文士纂修太典孝翊預焉書成將授官以母老乞歸
養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翀清集

羽南張先生墓誌銘　祭酒安城吳節撰　赤城後集

徵士羽南張先生以宣德庚戌夏終於正寢葬已宿草
其子塲懼先德之湮泯無以稱追慕表揚之義乃齎同
邑教諭盧先生行狀來徵銘將追而納之壙子嘗忝以
科第竊祿詞林從元老諸公遊每暇日論及纂修事能
以恭勤爲本者必及羽南先生然亦未嘗不惜其甘守

恬退而未底顯榮蓋君子而負太雅明哲之操者也耳
聆既久莫獲識其後人今塲以父銘爲請此正予所景
慕於疇昔者奚以之辭爲按狀先生初諱輔字廷翼後
更名羽字孝翊始祖潮自閩徙溫郡永嘉之張溪七世
祖伯四府君繇張溪再徙台之黃巖土鼓里曾祖諱日
炎號石窗祖諱俊封從仕郎江浙行宣政院都事祖妣
阮氏封宜人父諱思濟仕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妣王
氏封宜人先生生而天資凝粹警敏自幼頭角崭然出
羣兒右十歲能屬文稍長侍父遊宦四明從主一吳先
生講究詩律大有所得深爲同門士友所器重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員外郎燕公敬一見先生奇之遂妻之以

女燕公爲時聞臣所交多鴻儒宿學先生皆獲親炙以
增益所未聞自四明歸復從觀成黃先生均疇陳先生
授書春秋三經擬發身取進士第阻於親老留戀膝下
不能去性雅好理數於易參同契陳希夷邵堯夫諸書
皆窮探深旨自名其室曰月窟前太史金華宋公爲之
記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近臣首推先生比至宣入文
淵閣纂修大典書成例得授官先生以母老力辭歸
養未幾復被旨令館食詞林校勘書籍暨封上復以終
養懇請於朝許之及歸無復時事每温清定省之餘惟
深衣幅巾逍遙泉石賦詠以自適而已鄉人見者咸以
張神仙呼之先生頷之曰然先生爲人內明外直動止

有儀言論成章人有不善輒面折不少貸其爲善者則
稱揚之不釋口故人皆無怨言賓朋萃止即歡洽傾倒
不計家之有無人有急必盡心爲之扶持事已有酬以
禮者即卻不受女兄有夫亡子幼者則爲之經紀友人
有被辟而不能上進者則出資爲道費宗族昆季有家
貧不能自給與喪葬不克舉者先生必捐粟以爲助其
爲義之心類多若此所爲詩咸清新俊逸下筆若不經
意而士林自相傳誦以爲難得今存三百餘篇題曰掬
清集以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歿於家享年八十有
五先娶燕氏早卒再娶濮州范縣縣丞陳映供女皆有
淑德懿行子男五人長乾篇爲縣庠生次曰玄湛玄蛻
玄塤性陶乾篇玄蛻皆先卒女三人長適王宜湛次沒
次適童嗣泳皆士族孫男十有三人辟觀僑壬丙襖丁
恩遐邇庚其晜孫女五人以是年九月乙酉葬於三童
鄉建平里東山之原予聞盛德之士不在其身則在其
子孫先生以該博之學純誠之行兩承召命有纂修校
讐之勞是宜列職顯要安食天祿者矣乃惓惓焉以孝
親爲辭歸老田園令子孫眾多詩書禮樂之澤益大以
繁豈非天之報施雖未及其身而其豐厚者乃在其子
孫也與是宜爲之銘銘曰

維張之先從閩邦歷温徙台流慶長祖封襄顯勤贊襄
先生赴徵際明良校讐盡發金匱藏書成拂衣歸故鄉

欲效辟穀張子房天根月窟樂且康掬清之詠何琳琅
年登期頤師仙方有美孝子瘞冠裳追書妥靈封高岡
赤城霞彩生微茫毋乃潛德發幽光儲祥衍瑞百千載
雲初奕葉臻歸昌

同治黃巖志張羽字孝翊鼓山人所居在羽山之南遂
號羽南原名輔字廷翼號沖陽子以月窟名其室宋景
濂爲之記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思濟子也少從父在
四明師無爲吳志淳行中書省員外郎燕敬奇其才以
女妻之長從黃觀成受經學問該洽事母至孝洪武時
以親老不受辟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以參修大典羽
預焉書成將授官仍以母老辭歸幅巾藜杖逍遙泉石

閒人以張神仙呼之卒年八十有五著有搆清軒稾從祀鄉賢祠

月堀記　明浦江宋濂景濂撰　宋學士全集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緻莫究端倪沖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予曰陰陽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搆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遥是謂三一之眞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沖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爲其根房曰之兔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也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元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緜枝葉扶疏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衆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蓋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火能爲其候孰鼎能爲其鑪孰藥能爲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

著於丹書顚倒錯亂自漢已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瑤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予稍十叩焉則予之說爲當矣沖陽子喟然而歎曰道有精麤象分內外非麤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太笑而走何可與上士元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遂揖而退子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乞黃嚴人蓋有道之士也

遺詩

靜軒爲刑部楊主事尊人賦

雖更僕不能盡也承惡能知之予惡能知忽君當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平生心似水投老竟辭官地僻無人到雲深只自看白知新髮短青覺舊氈寒且喜無迎送焚香坐閉關

送鄔尹占之長沙谷府教諭

送子長沙去春深花正殷莫辭征旆遠且得曳裾閒夜聽三湘雨朝看五老山漢廷思賈誼不久召當還

幽居僻似浣花邨野老山翁日過門古木蒼藤迷遠近
黃花翠竹共朝昏雲生石榻寧知冷酒熟山瓢不厭渾
醉裏自知天地闊陶然誰與話眞源

送方鳴錫公子還京

劍花如練氣如虹秋水涓涓兩碧瞳翠杓香浮疏菊露
玉簫聲轉落梅風九霄環佩青雲裏五色煙霞紫禁中
此去鷗盟君莫忘依依蘿屋水雲東

題鳥根趙仲維雲林隱居圖

山人高居聊養拙松底結廬清且幽隔谿綠樹半爲雨
滿地白雲無數秋采藥每經山北谷解纓時濯澗西流
年來雅抱林泉趣長日披圖生遠愁

題既雨雲林圖

雨過蒼崖逕雲收綠樹涼草堂人不到流水自斜陽
水闊波光淨樹深涼氣浮秋風蘿屋底坐對滿林愁

題詹叔正扇面竹

水落瀟湘秋意長湘妃清淚溼衣裳夜深聽龍雲和瑟
明月滿天風露涼以上三台文獻

雜言

蜀嚴好沈眞日食止百錢卜筮人所輕久之操彌堅君
子有所貴乃不在當年百世有知音何必鍾期然子雲
太區區譽之公卿閒卑哉成都尹乃欲吏高賢豈無王
侯貴欲言不敢言斯道誠兩得永爲後世傳三台詩錄

柏山八景爲王廷温賦八首錄三

蒼嶂幽壑底天籟發長林自按無弦調冷然太古音松
彈琴

三泊谿南雨新波拍石梁洞門深不琅流出落花香榆
春冰橋

晴空玉蜻蛉倒影碧潭深界破青山色高懸千萬尋唐
晴虹舊志谷

隱君高南郭先生紘余德

臨海縣志高紘字士潔號南郭隱於小固山復號固山
樵者祖恩號牧菴嘗舉才德弗應而與陳用拙胡侄侗
輩十有八人結詩社自娛一時高之呼爲十八學士南

郭承家學敦古道澹然無希世心嘗自詠云天應許我
飽黎藿夢亦無心上廟廊宏治改元郡守葉贊欲舉以
應詔辭不就郡守陳相請副謝方石修郡乘督學徐縉
劉瑞聞其賢躬禮其廬平生面折人過而與善如弗及
閔人窮困而一簞一禍樂之終身年六十九而卒正德丁丑
六月七日郡守顧璘立石表其墓天台夏鯨爲墓表所著有文公台
寓錄義靈粹編赤城人物志晤後錄南郭子及詩文若
干卷今祀鄉賢

謝鐸赤城新志跋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
卷諸家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
案山積衰病之餘沕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

德高南郭紘檢閱參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嚴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焉

祭南郭伯父文　家君命作　金貢亨撰　金一所先生節錄　按一所本姓高晚始復姓金

維年月日弟某寓維揚遙命從姪明具潔牲清酌之奠昭告於伯兄南郭先生之靈吾父所生惟吾二人既長且老居處攸同今偶來茲土遂成永訣嗚呼痛哉兄懷德弗仕居貧不戚行孚鄉井名在搢紳經史滿案子孫環側悠然長往靡所遺憾嗚呼兄之賢豈直吾家之所難兄之亡豈直吾手足骨肉之所傷慟悲號已哉　按南郭弟名紘一所教授維揚迎養官署

北行辭南郭伯父　金貢亨　一所集

楓落清谿幾樹丹露花吹面曉光寒汪湖憂切夢先到林竹風清興未闌樂在陶鎔寧敢忘別於骨肉倍應難長橋匹馬頻回首翠嶂層崖是固山

遺文

書楊節婦事　在治文獻十三

節婦張楊孝邦潮配也在室爲父母所愛欲擇佳壻至年十六始得邦潮乃字而歸焉邦潮堅志苦學至嘔血病亟執節婦手曰及黃口女奉奴男應茂節婦拊膺泣下曰妾終身惟君之命是承耳遂不起節婦治喪殮奠晨夕哭不輟聲自棄居以來足跡不踰廳屏外日惟訓

迪女經孑書有小德輒繩之至今年近七旬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吾知其心魏惠王照十二乘之珠也其身簡相如歸趙之璧也其家成周太平之六典九式也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余嘗爲應茂傳者數年稔知懿行應茂震器鏗來請紀爰書此以歸之後之君子必有秉昌黎柳州之筆者爲立傳而垂諸不朽云　按震器鏗蓋應茂長子名鏗也

余秋厓遺文

按余德字宏德一字存敬號秋厓黃巖羅洋人舊志無傳

弔節婦文　并序　赤城後集

孑族兄鑾娶椒江龔氏合巹未幾兄渡河溺死龔極哀毀屢尋死路而未得父母強之以歸竟自盡士林哀之而弗能劘銘以表墓當道知之又不能借力以表閭予哀其節遂作文以弔之

亭毒運化兮人物流形噫節婦之獨得兮既淑且貞鳳偶既諧兮芹泮之英燕爾未幾兮薄澣歸寧豈夫君之渡河兮遽溺而死嗟節婦之聞訃兮肝裂心崩匍匐屢絕而復甦兮抱夫屍而誓不獨生舅姑保之惟恐不能父母強之以慰深情其哀毀愁饑兮萬狀竟甘心埋魄兮九京椒江風濤兮驚號羅川霜月兮突出悲麗玉之塋篌兮怨湘靈之瑤瑟節挽南渡之忠魂清弔西山之

餓骨吁嗟乎精純天質妙契人文直舍生而全節兮庶報稱於夫君牝貞迎春秋之大義誓死掃變風之穢昏於是昭清風之白日霽蒼梧之愁雲生氣凜乎閨閫幽光瑞乎寒門何封章之未上兮慨明珠之淵淪藐予辭之罔宣兮惟貞名之永存

氣節之學三　高節下

黃嚴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梵菴朱君巽先生之任弟梧　徐光綬　張亨

張廷琛天台三高士諱之任字君巽號覺菴天台妙山人稟異姿工制舉業試輒冠軍然非所好也雅以經濟自負喜言王霸大略方北京陷南都立馬阮擅政先生草疏往劾中途聞變閒關而歸既而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衣隱空山假著述以當歌哭所往來者惟徐子確菴張子菊人而已以道學自任持論一宗陽明先之以致知要之以愼獨晝夜腐饋於古書者五十年著有易說詩經偶筆春秋述四書尋微史林史娛河圖廣說皆佚不傳惟朱高士遺集齊少宗伯召南評序尚有鈔本云

確菴先生姓徐氏諱光綬字印卿明季諸生也世居台城西北隅先生以道學自任與族兄光肖齊名而志節尤峻嘗赴東門姻友讌飲聞其鄰姑婦勃谿即變色曰媳敢與婆抵曰是犯上也吾道尚未東漸何顏坐飲遂拂衣歸及明亡仍方巾大袖忠憤若狂每遇莊烈帝忌辰必閉門涕泣設奠終日不接一人沒身不衰鄉里稔知其事每歲臨期即私相謂曰今日徐先生杜門之日

矣及卒無以爲斂諸門人經紀其喪惜子孫式微著述皆散佚予蒐得其文二篇云

菊人先生諱亨梧字勰之姓張氏明右都御史文郁之孫刑部主事元聲之仲子也甲申之變先生年甫十二避難桐柏山清聖祠抱夷齊石像大哭迨其祖臨終問諸孫有能守貞以承吾志否先生應聲如響自是杜門屏迹絕意進取當道耳其名造廬相訪終不見惟覺菴朱君巽曰介靖確菴至則款待之卒年七十六私謚介靖先生性至孝工書及詩嘗慨世風澆薄思有以挽之著感物吟五卷行世又有宛鳴草瓊臺草省身編皆佚不傳雍正元年祀忠孝祠

遺書

易說佚

易通未見

河圖廣說佚

詩經偶筆十四卷未見

春秋述十五卷未見

四書尋微佚

史林佚

史娛六十卷未見

手錄鉛槧三十卷未見

自娛集按三台詩錄云身後手稾散佚猶子頌搜錄得百數十篇與楢谿詩合刻齊息園宗伯爲序而行之

右朱高士書十部存一部

省身編佚

宛鳴草佚

瓊臺草佚

感物吟五卷按此書分飛禽走獸鱗介昆蟲草木五門每物系以七絕一首雜撫故事於後間附論斷有張亨梧自序及曾孫悌跋

右張高士書四部存一部

寶綸堂文鈔

朱覺菴遺集序天台齊召南次風猨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菴朱君巽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勁節足與

古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間盛傳之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即灑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既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按當作如須其兄如農未嘗至台也仁和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韓公厳惲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

草疏率同志走南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閒關而歸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哭蓋晝夜寢食於古者數十年而後歿家庭自相師友則有其弟楢谿媚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時往來酬和之作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殆盡或以避兵或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說四書尋微史林河圖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通尙留大半其遺稾猶在篋笥者賴猶子某拔詩錄名頌手爲校錄與楢谿集合可得百數十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里某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睹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此西山作歌之遺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楢谿先生諱之儀猶子某即楢谿冢嗣爲余受業師

聞諸故老覺菴隱居歡奧嘗著詩經偶筆十二卷春秋述十五卷手錄鉛槧三十卷史娛六十卷其詩文曰自娛集陸麗京蔡九霞每稱賞不置共爲一聯揭於隱居曰論學不妨子靜異著文時付伯喈鈔楢溪字君正哭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按西河詩話姜採以思陵十一年杖謫宣州會國破鼎移祉稷覆羣士流亡衣冠滅裂謝公其可不出耶惟暫居吳門將死遺命曰我宣州軍也必葬我敬亭之麓輒再詩累千百與譴謫未遂命葬戍所情節終未似惟崑山徐健菴此日忠魂縈戍所當年清節映朝班蘇州葉平仲變姓久同畏吊市卒荷戈終作敬亭人及天台朱君正漫言禿節終須返豈意黃冠竟不歸數聯切題眞唐詩也

遺文　共三十四首錄二

論諸葛孔明謝安石　朱高士文鈔

昔有人讀唐詩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遂以孔明在當時以不出爲高予謂孔明不出成何臥龍且孔明是時亦不容於不出識時務者在於俊傑此時龐德公不出矣司馬德操亦不出使孔明不出將時務委之何人扶炎漢之九鼎伸大義於一時正賴孔明之出也又因郝隆戲謝安石出則爲小草處則爲遠志蔡按本當言處則爲小草出則爲遠志郝隆特反其語以戲安石耳遂謂謝公於是時不必出夫謝公當時亦在清言之列彼其兄萬已受自容何所之譏而殷深源復有用違其才之誚使謝公不出則處士盜虛聲謝公其何以自解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況有可濟之具而猶袖手旁觀聽其頹圮豈人情也乎苻堅百萬之師南下朝野莫不震懼使無謝公則晉鼎移祉稷覆羣士流亡衣冠滅裂謝公其可不出耶惟其出然後摧勍敵挫強臣救人民於塗炭措四境於衽席此謝公之不容於不出也且自古聖賢安有不出

者伊尹出矣孔子亦出董仲舒周茂叔程明道無之不出惟其出而不屈其用斯乃終於不出耳然豈以不出高於出耶齊次風曰通儒之言蓀按覺菴不出者也而能不以不出高於出此所以爲通儒之言也

論君臣無獄父子無獄朱高士文鈔

春秋傳云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孟子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朱子引羅氏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釋之細思此者異經同旨總之是責在子也然此乃性情之至自然而然又非聖賢知此而天下人不能知也如戾太子反者也其先以江充巫蠱之偪而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詠遂告太子收捕充等係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不知斯旨遂聽德計收捕充等斬之如元咺訟君者也先以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入殺之元咺遂出奔晉此亦有子見殺之時猶能知此日排閶闔玉几重瞻淚滿衣

諸生王采薇先生瑞彬

同治黃巖志王瑞彬一名居敬字勳臣號采薇一號畏齋又稱薇道人明博士弟子員從權兵部尚書張煌言遊煌言與錢肅樂熊汝霖起事於鄞迎監國魯王以海於沃台煌言又募兵於台聚舟居林門往來桃渚瑞彬

體弱不加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斯旨遂聽德計收捕充等斬之如元咺訟君者也先以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入殺之元咺遂出奔晉此亦有子見殺之時猶能知此日排閶闔玉几重瞻淚滿衣

諸生王采薇先生瑞彬

同治黃巖志王瑞彬一名居敬字勳臣號采薇一號畏齋又稱薇道人明博士弟子員從權兵部尚書張煌言遊煌言與錢肅樂熊汝霖起事於鄞迎監國魯王以海於沃台煌言又募兵於台聚舟居林門往來桃渚瑞彬

皆與籌畫以海卒煌言散軍居南田之縣奧後被執并
執瑞彬將坐法當道者謂狂生老矣釋而遣之瑞彬初
與同人結息林詩社後居嚴之桐廬授徒講學十餘年
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唯桐廬集二卷棲茶溢詠一卷
傳於世

雜錄

鮚埼亭集張煌言神道碑甲辰六月散軍居南田之縣
奧從者惟故參軍羅孚木名綸以字行溧陽人門生王居敬侍者
楊冠玉鄭人將卒數人舟子二人丙午七月故校執公并
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九月公受刑三人殉焉王居敬者
字畏齋一字朱薇黃嚴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

後爲僧名超遯頗能言公遺事亦不負公者

輓王薇人王[illegible]詩錄　黃嚴潘最屏右撰
息林詩鈔二集

顛倒春齋夢花朝失故人垂綸嚴子瀨晞髮謝家鄰患
難留諸弟金歸慰尚親平生未了事泉路厲精神按此即爲

厲鬼以擊賊意

遺書

桐江隨筆五卷

台郡識小云王瑞彬自號薇道人爲張煌言門人
從之結茅南田元著被執脫去爲僧名超遯即鮚埼亭
集所謂閉坐王居敬也道人晚居桐廬著桐江隨筆余
從王澄園案廉鈔得之有曰諸葛奚存蘇卿尚在丹心
一點白髮數莖他日好事者儻埋我於皋羽墓側而題
其旁曰明處士王氏台薇道人之墓則九原無憾矣益其
志良可憫也二子曰瓚曰璿有示兒三十六韻及桐江
六歌並見隨筆

手錄薇道人桐江隨筆序　臨海宋世犖撰
硤山駢體文

薇道人王瑞彬原名居敬黃嚴人也避地桐江作隨筆
五卷處流離之際寫羈鬱之情意不專於著書體祇居
於小說友人王澈園孝廉若浩以鈔本見寄蠹餘僅辨
蠅楷細排手錄一通覽循再歎夫以明網埽地閼燄燒
天小人久視爲蟲沙太宰寬遷失龜鼎我　國家憫包
胥之哭殖寒燒之魂乾宋鏡清坤輿斗戴當夫順流南

下破竹長驅懸懷忌出於青城种姚并殲於朱鎮乃有
甡張箕怒煌肆車當井無半壁之支浪作揮戈之想斬
鯨揭竿從祇招自市患蠭雨腥風路已窮於海坦至於
身棲絕島計竭丸泥如張煌言者其愚可嗤其志亦可
憫也維時薇道人以書生之弱預幕府之謀事雖可爲
死猶勿去樓船何處空傳徐福爲仙玉督全亡尚傍田
橫作客逍乎林狨不叫穴鼠祕蕭特倪頫首以就擒參
軍銜鬚而受縛塗山後至終戮防風平陰先鳴卒殲郭
最而道人竟能設計自脫天水不濡始混跡於髡緇旋
反初而魚服飄劍電牙乞夢慘聽虞歌海枯石爛以還
遂餐周粟指嚴陵之瀨簣來馬磨亞間傍皋羽之臺拌

付驢鳴只慟爾乃繩牀土銼藜杖楮冠將軍之樹影模糊國士之橋樁艇旋漾蓬隨腳轉可憐張儉無家聚膑舌存誰識趙岐尚在於是坐三家之塾挑五夜之燈惝恍舊游依稀隔世江花江草野老但覺其悲或泣或歌旁人不解其故庚子山傷心一賦目斷鄉閭毛修之亡命北年血銷戰壘捶壺擊缺望蓬海而塵迷短劍斫來銷榆陰而槧握歲月既積篇幅漸多或拾舊聞或抒新意或斷斷於道學之派或鰓鰓於治亂之原雖持論閒涉於拘而大旨不離於正抑且立言有體措語知裁不少悲殷之辭絕無吠堯之失此固 乙庫之偶遺采掇而酉穴之不媿珍藏者也惟是推詳煌言一以爲武侯一

以爲信國不無阿好未免過情然以艱難其歷之私生死相依之約感深知我誓不負君要自出於素心初非愛而加膝亦足見心跡之忠厚宿諾之堅貞矣所惜卷帙非繁流傳未廣尚擬謀諸桑梓壽以棗梨留豹無班即鴻半爪是用釐其譌字弁以芟言如九原其可作乎知同心必有應者

桐廬集二卷

乾隆黃巖縣志瑞彬生平著作脫筆輒棄去惟桐廬集二卷行於世今未見

栖棻溢詠一卷

是集凡五七律三十四首益後人選

幼子幼子棄路旁朽骨不知在何方流離饑餓罹天折
人父肝腸能如鐵汝兄會聚或有時悼汝心衰欲嘔血
先壟先壟久蓬蒿翹翹荆棘狐兔驕墓旁一室亦衰草
吾家舊燕傍誰好春秋豁澗蘋藻青蹄風飲血哭吞聲
老身老身如棄匏野萍春水風飄飄吁嗟龍髯不可攀
滿目禾黍淚痕斑六歌歌兮媿文山白帽遼東何時還

住山行

雲遊經過桐江道江水連天其縹緲春風兩岸桃花深
崎嶇細路行人少臨江曲逕山門開古寺淒涼傍衰草
風波不慣草履穿暫借一椽栖野老四壁朝暮白雲遮
滿逕敗蓆輕風埽蓬門不設山月窺荒荒一室清光好

猛獸白日向人嘐夜半牀前飛怪鳥老病不知筋力衰
強學采薪畏崔巍日汲清泉烹苦茗緜谿策杖蹋青苔
須臾狂風捲地來天昏日暗雲徘徊驟雨斜飛侵牀席
喤喤屋漏聲如雷竟夜到曉不肯住驚聽冷猨叫古樹
水蛙欺人跳入釜牀頭破被無乾處欲向寒鑪覓殘火
遺灰一夕如泥土竈前不復有積薪且往山頭刈翹楚
山高路滑走不上石角破足刺滿掌空手歸來亦行歌
一曲悲壯聲高朗畫粥暝啜水味自甘誰學東坡歎無鹽

結社白蓮慕遠公可恨今日無陶潛獨立長松看麋鹿
賦罷新詩倚修竹
懷潘岳右

與君分手去終日掩柴荆故國音書杳他鄉旅夢清只
緣名義重翻覺一身輕日落秋山靜猨嘐又幾聲

夜泛桐江

放棹桐江暮秋山萬里清峰巒隨岸改星月傍舟行隔
浦漁歌遠前邨燈火明孤帆一片影能使客心驚

題嚴州玉泉寺

本爲尋謝皐羽輩而來而高僧如遠公者亦不可得江
河日下感而賦詩
冒雨入古寺雲煙萬壑清高齋臨絕谷曲徑遶幽林綠
竹連天翠黃花滿地金誰賡晞髮集聊詠白蓮吟

清明

予去台九載羈桐四年蘋蘩茂草江壟蓬蒿每逢寒食
輒南向悲號顧天無路嗚呼盼澗藻而興嗟風木之悲
徙切望山榛而莫見蜂蟻之恨尤深哀哀鮮民生不如
死喁喁短章歌以當泣

流落江湖近十年故鄉先壟白雲邊哀猨叫破春風冷
杜宇啼殘夜月懸此日眼枯猶有淚百年腸斷不能咽
陵園鐘虡誰問應向空山泣野煙

山居即事六首錄一　乙巳

春風到處見天機高捲疏簾對夕暉蕩漾碧波魚子出
芳菲青野草芽肥白雲高逐紅霞去紫燕低從黃雀飛
細看物情恆似此且攜藜杖閉柴扉

布衣馬明巖先生謙

馬謙字明巖號東山臨海人順治乙酉年二十四明社既屋遂絕意進取凡時事之不平者悉寄之於詩著有北窗閒詠六卷凡古今體詩五百餘首今傳於世

台詩三錄馬謙字元吉號明巖臨海人際滄桑之變絕意進取其憂時感事之意一一託之於詩北窗閒詠六卷爲詩五百餘首據自序乃其三刪本嘉慶丙寅友人金毓麟得其殘編見示只四卷耳其詩以變徵之音而出以三唐風格氣骨甚高音節甚古而鄉里無能舉其姓字者湮沒之悲可勝慨耶

遺書

北窗閒詠六卷

按是集原本十卷分爲兩集前集二卷詩百餘首皆明世所作又二卷則永曆紀年時作後集六卷則滅黔後作也晚年刪存六卷一卷樂府雜著二卷五古三卷七古四卷五律長律五卷七律六卷五七絕雖以體分而每體仍自編年詩凡五百二十七首

北窗閒詠小引

北窗名詩始於明隆武元年九月時予二十弱四自季夏遘變避亂山莊僻處鮮營適覩籬菊堆金企懷靖節綽有先民遺風心切向往用以顏篇前集之作多明世少年游詠朝歷三主年踰七稔得詩百餘次爲二卷其後滇南嗣統改元永曆例諸天祐尚虛存唐號況今位號炳赫正統昭彰雖地隔主遐義懸日月凡所撰作復彙爲一冠以年號別爲前集己亥以後微辭次爲六卷止題甲子續成後錄嗚呼孑子餘身煢煢兩世製出一人集分先後不無微義云明巖子再誌按此係丁巳作康熙十六年也

跋語一則

激楚蒼涼故國之思溢於言表眞靈均之苗裔柴桑之替人也格律本之六朝間復出入三唐允推傑作吾台有此異人表彰其可後哉癸巳中秋後五日後學彭穎少眉識按癸巳道光十三年也

北窗閒詠六卷兵後霞城所購本也目錄後云原書十卷今不得見矣哀感頑豔屈宋之遺丙戌中秋重加裝訂爲他日文獻之徵可耳六十老人嘯林氏謹識按丙戌光緒十二年也嘯林王維翰之別號

少眉少林二君盛推馬東山詩以爲屈宋之遺六朝三唐殆不足擬今觀其詩多率爾操觚之作意晦詞麤頗少完璧且以明之少年布衣而不仕　本朝似可不必詆得以彭澤令相推許耶然視世之役志科名熏心利祿而不能自拔者則倜乎遠矣光緒辛卯

遺詩

烏夜啼

白楊樹頭巢老烏老烏啞啞竟夜呼言我單生一二子
兩老烏手足瘁羽毛無眼看鳲鳩七子棲扶蘇子既羽
翼母心愉鵂鶹憑陵搏其雛伯勞東去雁南徂無兒爲
反哺欸欸兩老烏朝暮乏食寒無襦雙翮墮泥塗老烏
憶子繞樹呼一二子兩老烏中心實苦荼夜夜哀嘵日
月孤

東山曰辛丑春月郡伯以抗糧名色加害諸生被逮
流徙者六十七人首罪二人坐絞爲周生父賦此

續黃臺瓜詞

縣縣青城瓜種者誰家子豁達古神人雄豪雲日士瓜
熟黃臺上其實何離離驚風捲崑崙萬象倏振飛願言

摘瓜人無爲抱蔓歸

東山曰哀滅點也噫摘瓜者誰乎平西不得逃其罪
矣

春日勸農

白日臥空齋春風開帷幌覺來折角巾曠曠絕塵想但
覩岫雲飛遥挂石泉響緩步過原田菲菲桑麻長父老
向我言畝澮今漾漾天時催東作告語徧鄉黨嘉禾須
早力莫使翳草莽不見去年冬家家覓栗橡

得珠樓予家樓名

天工假我雙日月赤烏不墜蟾未沒輾轉高飛得珠樓
燦爛光華起吳越吳越作者果何如胷羅星漢跨石渠
奔馳矯矯鱗角躍迴絕北溟千丈魚名山著述今朝事
太史文章千古書

昔日行

乾坤合璧未分照盤古鑿出混沌竅九土茫茫繡列壤
歷落星辰天半燿猳矢暗張驚白日羲和御墮赤烏叫
蛟龍競戰玄黃血五色奇文誰同調蒼梧歲駕去不留
黃陵夜月曷勝愁洞庭水似湘娥淚猨嘵烏號何日休

江妃鼓瑟天地慘草木隱隱生百憂安得山川歸草昧
再生大禹畫九州

贈張孚嚞先生

神州惜陸沈明統寄孤臣自動風雲色寧沾沙塞塵乾
坤蟲上國歲月鏡中春欲鍊孚黃石長空補九旻

東山曰先生諱煌言癸未進士官兵部奉國主歸海
主沒存明統廿一年以丙午歲被執盡忠於杭有詩
六章 頴按先生鄞人別字蒼水實勝國舉人監國監國元年其薨在康熙元年壬寅至丙午則康熙五年也自丙戌至此凡廿一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蔡按順治丙戌魯王監

氣節之學四　清節一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湖山居士康肅吳明可先生芾

宋史列傳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苛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媿進無退進爲止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自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卽位

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韙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止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自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卽位

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豁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朱子撰

灤熙十年夏六月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於天台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奧之原既畢事將考令式勒文螭首顯誦功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卽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爲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迫其晩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謂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爲乎風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帑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毋病吾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絹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以爲便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考有召命免喪入對卽除監察御史時金亮將渝盟辭於公今又焉得辭於公之子邪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事如右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上世隱德不仕至公大父贈武略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爲學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

地發之政而盡無媿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
上韙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殿中侍御史
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
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
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
如六飛未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
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
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
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
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
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

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
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
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
以悅其意豈爲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
欲歸者衆公言雖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舶
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
麗與金人接壤爲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爲閒乃
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
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
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

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
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
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將有人矣至
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啟僥倖扈從官吏無功受賞大將
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典刑戍役方還復行揀點以動衆
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
爲多薦周操陳良翰陳良祐爲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
職才半歲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
侍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言今
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藏激賞不與焉
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略比太宗定天下時而糧

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
使官不蠹財而人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
修撰知婺州時今上初卽位陛辭首陳裴垍對唐憲宗
爲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爲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
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尤罷懦不任
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苟非其人太守雖有
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
課亦以萬計公曰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卽禁掊克減征
賦窒滲漏官吏之侵漁假貸者悉寘之法不一兩月而
公私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爲義
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以

次就役者幾三十年矣公聞之喜帥郡佐及縣長吏輿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於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為文以酹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詬詬公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為尤甚公以永祐陵宮在焉為奏得視永安縣故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竟遣使來公聞其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鑑湖自東漢時豬以溉田為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曾舍人佐郡時嘗為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大饑上親札命公賑救凡奏請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饑民以就其役既成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能安集流徙反歸告復湖姦民大姓利為田亦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酋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為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句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

如句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水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為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紫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為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有為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太閫高思駒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始與今退傅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舍人閻安中乘閒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濛事簡舊為樂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圮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姑溪令可度朝命賦蠶諸郡以城雨淮公以羨財募陶旗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知之也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

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曲爲艮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根莠去然後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閒惑人禁斷醫藥天橫者衆公命縣榜禁絕集羣醫分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久已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公凡六爲郡政各因其俗爲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者爲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爲先嘗言爲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爲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沿納諸費而揚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从甚便之自當塗及是凡六上章句閒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官以歸實乾道之末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爲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目爲豪吳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識者因是益以奇之自爲小官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回翔十有八

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勳業可必就中閒立朝多骫骳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蒔花竹築亭館其閒延裒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南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止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六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閒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有四年葢已翛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推恩故侍臣加以鑒老自中大夫特遷中通奉大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丞撝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懿治家有法度先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泊承奉郎永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孫男女三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始公葬先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爲壽藏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祔焉公性至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絰先人貲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

資以遣之官其兄弟之子孫六人方爲義莊義學義冢以俟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損已貲合公私之力以振之無所愛好善如已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聞微賤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一毫自欺耳益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雄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士世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謁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疏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軔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日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鼉有魚天邑嚴嚴貴強屏氣張膽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於庸於藩姑適吾意姑紿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莽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修修我倦而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循始訖終俯仰奚媿中奧之原有窅其隧我銘不刊以

台學統　卷四

爲來裔

棻謹按湖山先生宅心夷曠持論和平未嘗苦節鳴高以負異於衆乃朱子銘詞獨盛推其氣節何哉益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而能不以三公易其介此眞氣節矣若夫風節自厲適以長傲潔清自矢唯以圖名雖絜比庸常豈無差勝然非吳公所屑爲者已

學士吳康肅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爲羞中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檜罪通於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湖山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爲公御懦立頑廉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湖山集十卷宋吳芾撰芾字明可自號湖山居士台州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歷知數郡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芾爲祕書正字時以不附秦檜劾罷後金師臨江芾建言雖弗用時仰壯烈有進無退請高宗駐蹕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其領郡亦多惠政蓋非徒以文藝擅長者然其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雖閒或失之流易要異乎麤率頹唐如輓元帥宗澤諸篇尤排奡縱橫自成一格據集中自述芾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建炎初尚未及三十而筆力已挺健如此其後退閒者十有餘年年幾八十乃漸

趨平淡和陶諸詩當作於其時亦殊見閒適清贍之致
集中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尚欲
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
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
錄之比也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稱集二十五卷長
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
當塗集三卷本傳又稱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所載卷
目殊抵捂不合原本已佚無從核定今據永樂大典散
見各韻者采輯編訂釐爲十卷以和陶詩併入而仍取
必大原序冠之史稱芾爲文豪健峻整是其雜著亦必
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事於旧歷厥後上用公執法主計豈徒然哉敕局編類
紹興寬詔詔令載之七十二卷之首例曰臣僚奏請當
時主大夫固未知出於公今奏議復不載予故特書之
以彰高宗愛民用人之美意且明儒術可富天下之大
端云嘉泰壬年五月日具位周必大序

遺詩

和陶勸農韻勉吾鄉之學者

士農工商古有四民惟儒最貴但患非眞誠能力學進
必有因儻或中輟豈能爲人
譬如田家所仰黍稷要當早夜勤於種植倘而自安不
稼不穡歲云暮矣何由足食

吾鄉人物散處川陸豈無秀民生而清穆亦既從師步趨隨逐亦既窮經訪尋歸宿
奈何人性易流難久纔及長成卽求配耦稍得其資復營南畝自暴自棄有同游手
大抵名儒豈患窮厄大抵外物豈在僥冀學成道尊富貴自至不學空虛非惟自媿
縱得美官人亦見鄙若博羣書更堅素履雖處常流亦超塵軌一旦進爲必兼眾美
和陶命子韻示津調官
我愛二龔絕勝二唐克著清節終始有光夫豈不知伊傅在商相湯洎高俱致明昌

又豈不知道否晦周流胡爲潔己恥事王侯
曰豈不欲效彼羣龍潤澤萬物助成歲功潛而不用夫豈自封亢將有悔不顯其蹤
喬木千尋竟困斧柯屈原特立終隕汨羅水行地中尚值坳窊縱如賈誼猶滯長沙
勿謂吾身有才有德可以安世可以益國不善用之鮮不爲戒所以古人戒之在得
我幸此生不忘本始身雖朝廷心實田里所以暮年知足知止以進爲憂以退爲喜
汝能傳家一第已及使進而爲不患無立奈何親老奉親爲急莫待異時徒然涕泣
我不望汝勳業濟時縱得入侍朝夕論思欲供于職何如在茲人能盡孝忠豈遠而
既有餘力且親鐙火讀破萬卷百倍於我我恨書少意不自可汝能雪恥天亦見假
我本白丁恩及童孩維由先德亦自書來汝誠博古爲世實才時或未遇又何慊哉
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韻寄朱元晦
我愛朱夫子處世無戚欣淵明不可見幸哉有斯人奈何不苟合進用苦無因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第恨隔千里無由能卜鄰安得縮地杖一到建谿濱

士貧亦常事但視其所依苟能依於道暮景亦有輝淵明生亂世初不求奮飛爲貧聊一出違已卽言歸歸來坐衡宇無粟可療飢作詩詠貧士泰然曾不悲
和陶詠貧士七首錄二
淵明抱歸興未老辭華軒應謂于役人豈如歸田園在家貧亦好滿眼是風煙親戚可晤語書史可精研妻子識此意相對無間言時取新酒漉一笑中聖賢
和陶桃花源
我聞桃花源其先是秦世當時避地人歲久俱已逝其後長子孫生理還不廢種桃以自營結茅以自憩有兒

但發蒙初不工六藝有田但收禾了不輸二稅有雞只晨號有犬不夜吠淵明愛其眞爲此成新製我久聞其風簑裳思一詣所慮路難通仍恐水難麾夢寐不能忘抱恨知幾歲所恨天見私於此施嘉惠貽我萬株桃漫山迷眼界卻勝武陵谿草樹相蒙蔽相去復不遠只在吾廬外人號小桃源景物適相契

寄題楊宰清畏軒赤城志黃巖縣治清心堂舊名清畏紹興二十一年令楊煒建嘉泰二年更今名

古人貴愼獨舉世知者希末俗事誇耀常患不我知楊子有雅尚傳家守清規折腰三十載不辭州縣卑猶慮與眾異憂讒還畏譏開軒揭華榜卻恐非其宜要當且用晦處靜藏天機昔賢忌獨清此語非吾欺

家人生朝

相從四十年於今成二老向來苦宦游頗恨歸不早我家枕湖上髣髴如蓬島今始得歸老方喜開懷抱復值君誕辰滿目春光好幸有酒千鍾足可共傾倒要須且沈酣莫被閒愁惱我方務清虛志不在金寶亦復戒浮華意豈在花草但願享遐齡白首長相保

生朝偶成

今晨是生朝今夕是除夜年年聚親朋往往羅酒炙而我忽抱痾見酒輒避舍一滴不沾脣何事相慰藉人生能幾許今已迫衰謝病軀復如斯令人發悲詫展轉竟

無眠作詩訴同社

送津兒之官麗水

憶我初仕時不敢望高位但得宰一同便可行已志實惠儻及民死亦有生氣況復蔭功子孫將不墜胡爲人憚之百計欲求避我聞事無難辭難豈爲義世路雖多艱宦途須歷試是用俾吾兒往當民社寄眷言古括州山水有奇致我尚記昔年嘗爲郡守貳雖無德在人亦安平易百里聞汝來想見多忻慰要當盡此心有以塞其意誠能使吏民自此知懷畏家家各安居人人其稱治縱或罹謗傷固自有公議有如汝所存俯仰似無媿功名餘事耳何必成與遂年來我挂冠方得閒中味無乃偪桑榆七十仍有二知幾復何時得見汝娛侍雖幸枕湖山已闢幽棲地有詩誰伴吟有酒誰同醉正欲汝相隨俄然又相離會須早歸來日作斑衣戲倘中有眞樂豈必三旌貴

哭元帥宗公澤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副元帥東京留守宗澤卒時康肅年二十五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眞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才世莫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胡氛漲天天濛濛眾人畏縮公獨奮毅然來建中興功圖維一定百廢舉復見南陽起臥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悤悤

無乃天上亦乏才故促我公還帝宮天生眞才應有用
何忍坐視四海窮吁哉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
公雖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
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請
問誰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震要荒
公雖非世將威棱讋豺狼偉哉奇節冠今古我試一二
聊鋪張靖康元年冬敵人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覩赤
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以口征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求
知公公之蚤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效再乞守土河
之旁命下得磁州翌旦逕束裝下車未三日虜騎已及
疆敵人聞之亟退舍匹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

萬康邸賴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王恩威兩
得所春雨兮秋霜除殘胥不勞危弱成安强姦雄悉膽
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有粟安得嘗敵
人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雉堞遥相望不聞
敢侵犯豈是軍無糧祇畏我公霹靂手氣懾不復思南
翔嗚呼哀哉公死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
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
還斷腸公獨以死請再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
乘何當歸大梁咄咄咄肉食人尚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
痛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喜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
日盡取此曹膏劍銛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病在膏

肓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竟所長但留英氣於後
世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於公亦何憾顧我但爲天下
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不翅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
耳豈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
黃我公我公不復見秋風在處生淒涼百身儻可贖我
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儻可活我願萬金購其方彷徨媿
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
節君不容及至艱難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
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唯公存亡係休戚千古萬
口長怨恫嗟我草茅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胷銜哀揮
涕何有極願以此詩銘鼎鐘

三老圖既成久欲作詩未果因次任漕韻
我久欲作三老詩苦無佳句能解頤抽軋鄙思成無期
有語欲吐還茹之忽得新篇向此詩恍如春草生謝池
明珠萬斛光陸離璀璨不減珊瑚枝壓倒元白頭欲垂
直與李杜肩相差使我手把不停披憶昨梅花吐瓊蕤
枝頭愛日仍舒遲雖恨捧觴無翠眉吾人臭味自相宜
花下清歡聯共追嗟我老來意氣衰歸心已決不復疑
雖來江右把一麾但知痛飲眞吾師尊前況逢冰雪姿
豈容不醉負屈巵二老攬轡方並馳一氣相和如壎篪
百花感化熏蘭芝不事威怒轟雷推後園探春容我隨
開懷笑語何熙熙丹青寫此一段奇未羨九老洛水湄

何日歸去山之厓時命柴車載鴟夷相逢逕醉莫問誰
飲盡不妨尋酒旗
一菜謹按周必大序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
衡以泉守予以閩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云云
然則三老者胡忠簡公銓周益公必大及康肅吳公
也
二月晦日勸耕石城二首錄二
春曉喜新晴聊爲野外行殘花紅雨亂垂柳綠絲輕路
入藏雲寺山園走馬城空餘懷古意往事與誰評

兀坐無聊賴所期懷抱開偶驅千騎出還得十朋來時有
十客遣興非無句消愁亦有杯此心終不樂祇是憶天台
僕平日聞有此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閒方是閒之句
每歎服之恨不知作者姓名一日與魯漕話次方聞此
詩乃福唐余倅所作魯繼錄全詩及余君所夢始末見
示讀之使人益起懷歸之興因成小詩以記其事
寒士叨塵分已踰不爲歸計待何如暮年光景那能久
浮世榮華總是虛此去直須甘澹泊個中元自有乘除
因公拈起余君話愈使衰翁憶故廬誠能積行累功自
中所得司命
眞君語也
有乘除乃余君夢
老妻生朝爲壽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幸君今及見之敎得子能傳素業
養成孫亦守清規稟生坎坷今當泰積善初終志不移
道在何憂年少去九重前席會相親
余以庚寅十月廿日抵敝廬今恰三年感而有作偶成
陳澤字澤民仙居人隆興元年進士第五十卒終宣敎郎
勸君且醉甕頭春休把升沈累此身自古功名須遇主
到頭富貴不由人蟠胸器業元高世落筆詩章更出塵

素有湖邊數畝園尚堪行樂度殘年驚魚自合潛淵去
倦翼寧思出谷遷既乏仙方能卻老又無奇策可扶顛
但知藏拙安吾分一任人稱賢不賢

和沈汝能暮春感懷以下補錄

是處兵戈滿誰言宇宙寬戰聲驚膽破春色入心酸北
狩沙塵遠東巡海氣寒野人元任運愁夢亦隨鑾

和胡經仲郎事

世事憑誰論羈懷只自諳風煙悲蜀魄桑柘老吳蠶晚
步惜殘照春衫怯曉嵐日來聲鼓近牢落愈無堪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連年蹤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絕麗
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擔上逢人賣猶記樽前爲爾狂
何日故園修舊約臙燒銀燭照紅妝

有感

延福池臺荊棘深上皇無復此登臨寂寥崇觀當年事
愁絕關河萬里心

漠漠黃雲塞草低南人空說翠輿歸孤臣淚盡仍瞻北
白首江湖雁北飛

河山關塞一萬里丈武衣冠三百年四海蕭條宮殿去
無人解道取幽燕

建康值雨

去日已經泥滑滑歸時仍苦路漫漫天公作惡非無意
要見人間行路難

咸大令學標曰南渡時事正天試宋陵每念不忘君父之意

輓詩

挽吳康肅芾朱子

臺省傾羣望江湖去一麾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
盡雲龍會還尋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挽吳給事芾孫應時　燭湖集

粵自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范忠文圖
樹寒留月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
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卻思憑檻語忍遽勒公銘

挽吳給事芾　瑞安陳傅良君舉撰　止齋文集

人物中興後猗公一世雄虹蜺輝霽景山岳鎮頹風用
舍關輕重聲名擅始終堂堂今日盡海宇盡哀恫

諸老俱淪落流風日轉移獨懷憂國意長說渡江時姓
字誰如此功名早不疑卻收湖海氣燕坐雪垂頤

憶上諸生謁公方薄恙侵欣然蒙絮帽恨不醉花陰自
說看人熟相期晚歲深半天蒼嶺下天大雪
宿蒼嶺下天大雪
明日嶺上深數尺

遺文

乞駐蹕建康疏　台州府志

臣聞自古王者必據要會以固根本而建康者王氣所鍾龍盤虎踞六朝建國根本之地其江山之雄原隰之廣控帶荆揚引輸江漢咫尺兩淮應接四川是爲形勢之衝非若臨安之僻在一隅也陛下往年以强敵侵擾淮甸未寧倉猝南渡且於臨安駐蹕益非擇而取也其後和好既定姑務休息因循定居不復遷徙今者逆亮滅亡天開興運陛下親御六飛臨幸建康以圖進討不唯上合天時下得地利又適中機會允合人心益以北土之民謳吟未改一聞大駕臨江知陛下爲恢復中原之舉想其延頸舉踵日俟來蘇今千乘萬騎縱未能即還上都詎可不少駐建康圖回經理以繫其望乎昨聞

有旨增葺宮室創造營寨臣固知陛下必爲盤薄之計矣今行殿既已麗修三省六部亦已麗備大眾之從行者又復皆有廬舍亦可即安矣營寨既成兵衛家屬有所棲息亦無復歸念矣惟是遠近之人未知聖意所在妄謂大駕視師必不久住故州縣之應辦濒次者日俟回鑾舟船之泊於鎮江者不敢放散而一行官吏兵卒猶給在路錢券其費不貲徒耗國用愚欲聖慈特以駐蹕之詔明告中外使知陛下不忘經略中原之意則人心安而國是定矣

朱氏旌表門閭碑　赤城集

淳熙三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亙古無有思

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劍上皆未報會慶禮行者年高節悉加崇奬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申前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奏上嘉其節明年孟月丞成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闕郡謹迎臺稚竦觀植門建臺諏協令式臺成有白雀翔於上見者異之十日希尹希收踵門曰毋氏之節亦既列於贊書詔於太史矣願公勒諸石益爲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與君之諸父游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禮法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內外無閒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穎欲請表其門會穎去弗果善積益豐委祉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

槩濡染素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爲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爲婦爲母者以安人爲法今君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子既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

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於家而列於朝國有勸懲賞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若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畀以年庸介爾祉業業崇臺左右其門匪臺之崇維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臺壞告而里閭而父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考不置善推所爲我詩於石垂世作規

氣節之學五　清節二

黃巖王　棻編
吳興劉承幹校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子彭壽

宋史列傳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

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離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卻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

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
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
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
復假使名宜愼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
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
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
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
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
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
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
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

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
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囚辱而歸思退尙執前論正言
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
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
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
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
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
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
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是且警敏二
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
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朱子撰

公諱良翰字邦彥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恢博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進承事郎知明州慈谿縣事歲凶民飢公諭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强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旣況奮其武怒以儷威之彼亦何所恃邪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虛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罷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言語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卽位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爲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爾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爲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旣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栻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公爲上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其蹤迹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阻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止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爲備邊之要在固藩離專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爲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爲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

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嘆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爲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面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太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

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栻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遏眾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

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正使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宮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他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爲官者損其七人他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

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詔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大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令曰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寧取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玉宗非明圭所以小相之法也退以止意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爲諫議大

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以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穰姦邪面斥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穰大媿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連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成兵毀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爲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悟而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望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

迨公至建寧崇以惠愛撫其民如爲縣令時掾吏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於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稱冤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必達欲行部即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設供帳諸州以例致饋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延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爲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點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租振流亢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創攝局以私親故秀守徐蕆遣吏持錢買鐙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政曰官人因言治效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實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效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祗畏天戒飭正庶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急致富強以爲恢復之漸

而外人乘閒爭售其說有玉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斂擊刺之術皆狂妄乖刺上未之察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逐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爲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爲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

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諭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爲高邪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爲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竄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爲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荆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爲掎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爲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眞材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爲一軍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新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爲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眞俸事覺詔罪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閤門王扑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扑公皆處駁議乞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

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扵境止慰藉甚厚屬以調護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與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止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而有其效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筆深詔愚臣以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有無其本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視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閒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恤軍情而移成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詳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無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恐功利之效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

而速爲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恻怛以結民
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
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
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
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
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
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
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
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閒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
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卻藥湛然
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

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僞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温
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
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産財利
祿賜隨用輒盡不爲毫髮計留自罹內艱不復入私室
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
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興
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謀經營北向之策尤
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此其
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
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
爲貧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
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其弊將無所不至夫飢餓而
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有哉公敬遜誠慤
非欲以大言欺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
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
宮籥獨歎曰潘公戇矣曷若退而疏之之爲得體乎族
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
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
奏議及他文若干卷藏於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

元壽右迪功郎眘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早歿賜
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甄進士吳泊孫男七
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於義
誠鄉疊石山之原以憲辱公知待薦寵之厚俾次其行
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於太常且備異時史氏采錄
焉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

赤城志人物門進士科紹興五年王應辰榜陳良翰臨
海人字邦彥歷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知建寧府福
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浙西刑獄宗正少卿權兵部侍
郎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除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
制提舉應國宮召除太子詹事後除敷文閣直學士奉
前祠卒贈大中大夫謚獻肅舊與侍郎公輔通譜系其
風節實相繼事見國史及三先生記朱文公熹所爲行
狀周丞相必大所爲銘子眘壽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彭

壽福建提點刑獄廣壽字成卿丞兼倉部郎中知饒州宗正丞軍器少監都大提點坑冶刑部郎中知撫州寧國府金部郎中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太府卿兵刑部侍郎今以通奉大夫提舉桃源萬壽宮

葉適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乾道再入既爲近習擅事迄自退立朝本末天下誦之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

赤城新志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紹興五年進士孝宗時官至敷文閣學士與王十朋齊名卒謚獻肅朱子稱其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閒比其復來則事已異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初公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驁矣曷若退而疏之爲得體乎族父禮部侍郎公輔聞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後卒如其言所著有勁正集十六卷今祀鄉賢祠

福建通志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隆興中知建寧府良翰在臺府時歷詆姦倖直言無隱士論重之乾道初徙轉運副使

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閒比其復來則事已異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初公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驁矣曷若退而疏之爲得體乎族父禮部侍郎公輔聞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後卒如其言所著有勁正集十六卷今祀鄉賢祠

又陳彭壽天台人嘉定中知莆田徙知邵武軍廉介明勁鋤擊橫暴惠愛百姓撫摩良善不遺餘力郡人祠之太乾廟之右廡

按彭壽獻肅公第三子後升福建提點刑獄

雜紀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明宋濂撰　宋學士集

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按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丞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

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相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攷焉特爲補缺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學士陳獻肅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和議誤宋日醉以狂屹爲國計惟胡與張繼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殫不遺力隆興恢復允也其時天不

祚宋百方閒之落落平生公之大節考亭有書衮衣斧鉞我欲誅檜思退以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遺文赤城論諫錄

議虜人索舊禮及歸正人疏

臣聞夷狄爲中國患何世無之在人君應之如何耳周宣王修政事以攘之漢高帝講和親以結之世宗躬甲兵以討之劉貺謂周得上策而漢無策良有以也今陛下以敵人索我舊禮不忍以中國爲夷狄屈中原歸正之人源源不絕恐納之則東南有限之物難於盡給上勤聖訓臣謂此雖二說其實一事陛下若還其舊禮卑下而承事之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不必納納之則他日彼必見索我復遣之徒爲紛紛而重傷中原向化之心陛下若有一定之謀先於自治和與不和付之泛應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必納儻或憚我煩費而阻卻之曾非勞來安定還集之義將無以慰億兆來蘇之望孰謂堂堂大國而肯自屈於夷狄者乎中國天下之首夷狄天下之足顚倒而莫能解賈誼所以流涕也爰自光堯聖壽太上皇帝上爲親屈不憚卑辭厚幣結以約誓垂二十年逆亮敗盟驅封豕長蛇蹂踐我淮甸蕩析我生聚屠戮我人民神人共憤未幾自斃葛王篡立畏我問罪汲汲修聘太上皇帝姑兼容之遣使報復不謂將命之人臣先自沮卻而虜酋得以驕倨嫚書隨至要我

舊禮益有以致其然也恭惟陛下躬睿智神武之資負剛健文明之德初政之臨正蚤夜淬厲以恢復自任之時也少有屈抑則萬事解體矣若謂屈已修好則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昔日之盟質之神明彼一旦不顧如此詎保後日之盟終始而不渝乎今當定我之規模審彼之情狀斯可以應敵耳何謂定我之規模請以形勢言之川蜀之險可以折關陜之衝荆襄之甲可以趨韓魏之郊江淮之師可以擣青齊之墟陛下嘗委重臣以經綸之矣當明賞罰以馭將帥嚴紀律以齊士卒修築要害之城儲蓄糗糧之備明斥候謹封疆先爲堅守不可勝之計則觀釁而動待時而發無施不可如是則在

此自治之策得矣何謂審彼之情狀請以虜人常態言之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此其常態也折衷之議當出於我昔澶淵之役射殺撻覽虜人方議請和眞宗皇帝不忍窮兵興寇準議合命曹利用使之準戒利用歲幣之數不可妄增卒如我約元昊之叛西師久不決契丹以我爲怯聚兵境上要我關南十縣仁宗皇帝命富弼報聘弼宣以威德諭以禍福虜酋感悟至於獻納二字反復數四卒修舊好近者虜人內懷篡立之憂外當敵國之患朝夕惴惴惟恐人之謀已先遣使人來通和好使我之報使與之曲折辨論曉利害之所在必未敢肆大言而妄有要索此機一失彼得以虛言聳動

我遂至望風沮抑陛下盛德雍容若未忍驅赤子於鋒鏑之下不欲遽逆其詐僞之情當以敵國之禮移文對境諭以聖意彼若我從然後遣使聘之不然則吾封疆既固邊備既修出而應之何所不克儻陛下驟從權宜之策受屈辱之名必至弛我邊備還彼新疆損宗社之威靈增敵人之氣燄非臣之所知也臣備員臺察誤蒙聖問輒竭愚忠無任戰慄之至九月十日集臺諫上

論剛德疏

臣聞天以剛德爲主故轉運而無窮人君法天以剛德爲主故應變而不匱聖人之作易於乾卦有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之七德以剛爲首故於天則曰行健於

君則曰自強人君將欲大有爲於天下可不取法於斯乎恭惟陛下沈潛之志得於天縱果斷之誠發於自然動靜語默密與道會可謂見天地之心通神明之德矣臨莅之初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其恢張治具當先以剛德爲主然後賞罰由茲而可明風俗由茲而可正財用由茲而可節號令由茲而可一何謂賞罰可明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本乎其德剛健而文明慶賞刑威人主之至權也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儻名器濫而冒賞眾典刑輕而畏法鮮將何以勸善而禁非故烹阿而封卽墨威王所以大治也何謂風俗可正易之履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本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蓋士農工商皆民也而士尤爲風俗之本儻爲士者不安選舉之法而望速化從宦者不安州縣之職而望超遷奔競成風巧僞相扇將何以厲廉隅而化庸懦故聘嚴光而起卓茂光武所以中興也何謂財用可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本乎剛柔分而剛得中今也州縣之吏星火而急征求祠廟之官安居而食廩餼或增秩以加俸或起例以添差故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孥吉甫所以陳省并之說也何謂號令可一易之渙曰渙汗其大號本乎剛來而不窮蓋發號施令安危所繫今也令之弛張或由臣僚之奏陳法之苛細或自有司之申請議論則未

精思慮則未審遽著之令甲載之續降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吏緣爲姦民聽愈惑故前之所是疏爲令杜周所以被刻深之譏也故凡此四說者本乎剛德則可行行之而能久也不本乎剛德則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久也洪範曰沈潛剛克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繼之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剛之不可已也如此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爲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衒露之士則風俗正矣嚴撙節之制去冗食之員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

朝廷之政穆穆而迓衡海隅之民暐暐而擘廣中興之業自此可成矣臣不勝管見惟陛下裁察

議選人改官疏

臣竊謂善捄弊者塞其弊之源而已矣不塞其源而障其末流法日益變而弊日益生亡益也保舉之弊在今日爲甚益亦究其弊之所從起而治之乎議者欲變其法以通之殆見其徒爲紛更未見其有補也夫任滿六考舉足五員而後改秩此祖宗法也祖宗之法非不善也行之既久不能無弊非法弊也人弊之也此所謂弊之所從起者安得置而不議是故賞長官之賢者而用之則其屬之不賢者不容冒舉也不擇其舉者而求所舉之賢是立曲木而求其景正之喻也貪者不能引廉淺者不能識遠諛者不能容直理勢必至又何疑乎故以擇長官爲先內之六部卿監長貳外之監司太守皆所謂長官也可不重其選乎故長官得人則其他可以次第理也且今日所謂保舉大弊非託於權要則出於貨賄也以貨賄取與固有之矣然稍有識知冠裳而曰人者已羞薦之託於權要則雖中人以上皆不能免況其下者乎今欲革貨賄之弊則當準贓罪以定法與之者及受之者隨其多寡輕重例竄典憲則雖黷貨者亦少戒矣冒進者亦少息矣今欲革權要之弊則自宰執臺諫侍從與夫左右近習之人皆不得有請於舉官嚴

立法禁以爲之防則所謂權要者亦有辭於人矣擇長官以清其源嚴請託以防其奸保舉之弊十去五六也其閒節目猶有未盡者請得畢陳之保舉之法有云如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其法固存而不行也非不行也有自首以原之也同罪則太重自首則太輕太重而難行固也太輕則彼亦何所忌哉謂宜折輕重之中爲之制以示必行如曰所舉犯入已贓者降一官停一任不得以首免赦原則舉者知有所擇矣舉者有所擇則爲之屬者莫不強勉修飾以求上之知懲貪薄當自此始若曰用年勞而不必舉主則孤寒者愈困而權要者得志矣孤寒者得官動輒待次數年而後赴權要者今日

罷官而明日有所處矣故孤寒者考任常不足而權要常有餘此年勞之說所以不可行也若曰寬改秩之歲額減舉主之員數以振淹滯則是益啟僥倖之門也往者權臣用事狹進士之路官無正員往往兼攝諸路職司多不除人故改秩者一歲不過五六十人今則不然每歲改秩者近百人矣視曩時已倍又可加乎此減舉主寬歲額之說所以不可行也抑又聞仁宗朝選人當改京秩雖有司引對法所當與亦自察其當否乃可之至和中判吏部銓賈黯引對雍丘縣主簿諫請不緫有司第與幕職知縣而已其後寧海軍觀察推官胡宗堯嘗坐以官舟假人得公罪已除落而奏舉當改官奏入

御批與循資判流內銓歐陽修面奏帝曰吾聞州縣多
徇私請欲因以是懲之今若於引見之次遵用祖宗故
事審度人才出自聖斷庶幾名實綜核有以彰聖朝得
人之美不勝幸甚

應詔書條具闕失疏　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陛下覩天
象之變因臣僚之請命侍從臺諫條具當今闕失以聞
仰見陛下嚴恭寅畏務得應天之實也臣竊惟仁宗皇
帝慶厤六年三月朔日有食之謂輔臣曰天所以譴告
人君願罪歸朕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
利安之是年六月星變又謂輔臣曰國家雖無天異當

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猗與偉哉茲仁皇所以享年有
永時臻太平而澤遺後嗣也陛下嗣膺大寶於茲二年
迺者六月庚申日有食之七月上旬太白晝見水災飛
蝗損苗害稼為患滋甚靖惟災異之來誠見上天仁愛
欲警戒陛下凡厥臣庶因此以仁祖望陛下也陛下惟
欽崇奉若夙夜祗懼儼精神於曖濩際天人於和同然
修德之驗必於人事見之益人事盡而天理得人事乖
而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天下之事多矣臣未敢縷舉
以涵天聽臣願陛下先正心誠意端已飭躬謹邊防以
保兩淮之民推恩惠以消乖釁之氣以為應天之實臣
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兩淮之億兆皆陛下赤子今以

邊防未備日夕惶惶如魚在沸鼎可不思所以安之乎
臣所以欲謹邊防以安兩淮之民也然謹邊防之說有
三藩離不可不固也委任不可不專也幕府不可不擇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爰自艱難以來弭清蹕於臨安
譬如堂奧大江之險則門戶也長淮之阻則藩離也辛
丑冬虜犯淮甸蹂踐我疆土殘害我民人太上皇帝命
將遣師驅夬羊之羣埽腥羶之氣而兩淮以清陛下天
臨首命張浚以經理之浚初以恢復自任志在伊吾之

北而兩淮區處之方未遑也自符離之潰方行措置今
其規模以要害之地則屯重兵低窪之地則為陂澤平
漫之地則欲清野然而事未就緒民心皇惑指以秋高
形動有必勝之計庶乎藩離固矣議者謂兩淮延袤秋
高水落人馬可涉恐未易保不若退而防江嗚呼是何
言之不忠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言自棄也紀侯去其國
言自去也議者之言何異於是況長江之險本吾內地
若與虜共何以固圉川廣荊湖之綱運通泰兩州之鹽
利萬六邀阻害將若何使其築室反耕與吾對壘其禍
可勝言哉臣所謂藩離不可不固者此也任賢勿貳疑
謀勿成陛下用張浚於眾言淆亂之時付以督府本兵
之柄可謂之任專矣未幾浚輕用庸將之謀馳致宿州

之敗常情已謂有指縱之失陛下獨明其勝負兵家之常再用不疑責其成效視郤之敗而不廢荀伯殺之恥而猶用孟明無以異矣邇者罷督府寢便宜朝廷姑欲殺其專或謂難以責其效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不可不察也況江上之兵分屯淮上保淮守江權不可分陛下初下視師之詔繼命楊存中爲御營使先爲江上之行未幾中寢天下莫不仰欽陛下聰明睿斷不惑如此今也視師之舉少緩而存中使名未寢中外疑之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近聞朝廷以三十萬貫委用存中回易然回易之事其弊甚多侵漁商旅朘削細民翔踴物價偷瞞官稅斂怨於公上繼富於私室嬖者太上

皇更化之初嘗一切寢罷之後軍中稍稍又行今來委存中以回易是可已而不已者也臣願陛下將存中使名及回易并賜寢罷庶幾知責成之力而後效可圖臣所謂委任不可不專者此也戎幕參佐實謀主也幕中之畫堂上之奇而三軍是賴裴度用韓愈而成淮蔡之功房琯用劉秩而有陳濤斜之敗其爲利害不相侔也如此今張浚幕府之用人皆不逃聖鑒然其間高談有餘濟務不足者臣願陛下命二三大臣遴選實材爲時倚重者以易之庶幾軍務有濟誠非小補臣所謂參佐不可不擇者此也此豈說皆保淮之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則兩淮之民有奠枕之望矣豈不謂應天之實乎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求所致之祥異繫人情之慘舒東海殺一孝婦猶足以致旱況人情有未便可以干和氣者得不思所以捄之乎臣所以欲推恩惠以銷乖戾之氣也然推恩惠之說有四鰥告之擾可寢也勞役之民可卹也海舟之賞可優也出戰之實可核也國家閒暇之時常賦之外未嘗科斂及其多事百色軍須出之民閒惟官告之鬻科價太重告之上者五七千緡次者亦不下二三千緡豈人閒有力願就哉雖存勸誘之名實有抑配之害訟諜紛紜日至官府臣願陛下特降睿旨行下各路州郡截日住賣庶幾民力可少紓矣臣所謂鬻告之擾可

寢者此也□□□浙之民牽挽舟船般運□□□□□之民陸運抵□□□極邊不拘老弱不問寒暑□□□□□□未有恩惠以及之得無胥怨臣願陛下詔天下州郡攷役使之籍特與蠲免丁稅一年仍須更番役使務在均平庶幾德意徧及臣所謂勞役之民可卹者此也昨者李寶焚賊舟於膠西以清海道糾合福建浙東海舟以成此功瀕海之民以舟爲生官司搜索津發豈出清願論經營則廢其漁業攜鶵則仗其篙師出戰窮年辛勤亦甚後來奏功上各補一守闕進勇副尉而已今則措置海道又復發遣人多怨言深慮未便臣願陛下命樞密院將前來膠西出戰船主再行討論量

加眞典此臣所謂海舟之賞可優者此也前日宿州之
潰由主將失律非兵之罪有重傷輕傷之兵有臨陣陷
沒之兵諸將各以新兵補塡遂泯其迹使被傷者茹苦
而無告戰沒者銜怨於九泉臣願陛下詔宣撫司疾速
盡數核實來止或官其子孫以慰忠魂或給其財帛以
酬勞苦臣所謂出戰之實可核者此也此四說皆推恩
惠之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將見和氣橫流薰爲太平
矣豈不爲應天之實乎臣又聞王者繼天而爲子其興
事造業建功立勳非上承天意爲天所保佑何以有濟
乎恭惟陛下聰明如帝堯智勇如成湯側身修行興衰
撥亂如周宣王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資加漢光武誠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能兢兢業業所行必正道所近必正人凡一施爲一注
措無不以合人心承天意爲念去其華而務其實圖其
始而要其終自然福祿日來休祥日至何患夷狄之未
平疆土之未復哉

論修德疏

臣嘗觀天下之理有以德勝有以力勝以力勝者必亡
以德勝者必昌昔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執敲朴以鞭
笞天下威振宇內自謂當傳萬世未幾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爲天下笑此以力勝而亡者也少康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故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此以德勝而昌者也振古以還未易縷數臣請以羊已

冬江止之事明之點虜肆凶長驅封豕舉國南下直有
吞噬之意太上皇帝專修德以應之內則政事無不舉
外則備禦無不至我方以道德仁義爲主彼專以誅殺
屠戮爲事上天之應當如何哉宜渠魁不待殲厥而自
斃也德之與力豈不明甚智神武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臨莅天下知尙力之失鑒修德之驗故嚴精誠
以應天示寬大以惠民陛下之心與太上皇帝之心可
謂脗合而無閒矣邇者星文晝見尙未消伏飛蝗蔽野
尙未殄息上天所以出災異示陛下者欲陛下祇畏而
益加修省也臣區區之願專以修德爲言者蓋修德之
實當驗於人事者也昔成湯之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不節耶民失職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苞苴行邪讒夫
昌邪卽是以自警戒所以修德矣而旱果不爲災宋景
公憂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則曰相吾股肱
可移於民則曰君者恃民可移於歲則曰歲饑民困子
韋曰天高聽卑君之言善矣熒惑果爲之退舍由是觀
之人君修德足以應天豈不章章者哉恭願陛下兢兢
業業日思政事之有未至者或民瘼之未去公忠之未求進
卹賞罰之未中浮費之未省詔佞之未去公忠之未進
凡可以干和氣者日與二三大臣詳議而講求之況今
夷虜未平干戈未息謹自治之策以安民和衆嚴邊防
之備以保大定功皆修德之實也既足以合人心自足

以當天意將見銷變起福於冥冥之中而國祚永寧矣
彼區區尙力者豈可同日而語惟陛下念之

論風俗委靡疏

臣竊謂天下風俗迄弊亦云甚矣學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曩日有符離之役則爭陳保江之說近日有講和之議則競贊賂地之謀但知爲進身之梯媒曾不卹國家之大計無事之時旣養諛而導佞則利害之際詎能仗節以捐軀委靡之俗相師成風甚可畏也蘇軾嘗論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務大略經度之謀祕而不露故句踐報復之志維持上下未嘗一日忘吳而吳弗知也高帝懷鄭侯之謀隱忍入漢中而楚弗知也光武値伯升之舉戒馮異無妄言而更始弗知也是皆蹔蹈卻顧待時而動如猛獸之欲搏鷙鳥

其衰終以不悟此言誠不可不監也然欲革冗旧之弊莫若求天下忠直之言進乎昔謇諤之士養臣下激烈敢言之氣如是天下之風俗不勞而革矣恭惟陛下登臨大寶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凡搢紳之士與夫芻蕘之賤皆得以囊封投匭上達聖聰諒其所陳無非朝政之缺違生民之疾苦邊方之利害雖降付後省看詳未聞施行其言旌賞其人者臣願陛下於清閒之燕時賜省覽有議論勁正可裨治道取其尤者施行而旌寵之自然嘉言日進妄言日退矣臣昨因奏對乞賜收召忠讜之耆舊拔擢鯁槩之臣僚已蒙陛下可其奏矣然尙未聞收召拔擢之命則德望之臣雖有惓惓不忘之忠直

之欲擊一舉成功而天下始知其無敵也仰惟陛下規模宏遠如高帝沈幾先物如光武期於報復如句踐可謂欲成大志就大業也每念王業之艱難憫中原之淪沒非不能長驅直搗以復祖宗之境土然而宵衣旰食專尙人事之修以待天時之定講和好以交鄰非示怯也裕吾力也聚兩淮以據險非勞衆也固吾圉也擇將帥以守邊防厲軍律以壯士氣孳孳業業未嘗自暇自逸視前古大有爲之君何以加此臣聞昔人有言陽與之和陰爲之備言陽所以顯言陰所以藏廣使之遣幣帛之將因頒諸仁矣備禦之方經理之策益亦藏諸用乎臣願陛下監句踐圖吳之志師漢興王之略自然

勤訪之閒閒不如志而大業可就矣

論中興當爲持重之計疏

臣聞天下有至難之事非大有爲之君不能圖也古之爲創業之說則曰創業雖爲守文之說則曰守文不易是固然矣然而創業之君一意恢拓守文之君一意於持守而已惟中興之君則不然居守文之世而欲圖創業之功鎮之以靜則墮委靡之習而國勢幾於削弱發之以剛則因動靜之幾而社稷之安危繫焉祖宗以神武定四方眞文豈不兩難哉恭惟國家藝祖太宗以神武定四方眞宗仁宗以恩澤洽天下聖聖相繼積累厚矣自靖康之後京邑淪於異域衣冠汙於腥羶太上皇帝南渡以來翦除强梗拊摩凋瘵每以自治爲急陛下稟神聖之資負英武之略抱大有爲之志嗣膺大統於今九禩日以故疆爲念誠社稷生靈之幸然今日之事極前古之所難將欲如唐文皇之恢拓天下專事征討邪彼取他人之所有而經營之故得以銳進而直前陛下席祖宗基業之厚荷太上付託之重其可輕爲之乎將如晉元帝僅全吳楚以苟歲月邪彼之志益安於江東坐視生靈塗炭而不知恤陛下方以版圖未復爲念國恥未雪爲憤又可但已乎二者事之至難陛下處之必思爲兩全之計可也臣愚欲望陛下當無事之時則念中原百餘州淪於左衽而日爲宏遠之圖當謀事之際則思祖宗三百年宗社付託之重而每爲持重之計庶幾盡聖人經綸之美得帝王萬全之道矣惟陛下留神

郎中鹿伯可先生何

赤城志人物門進士科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鹿何臨海縣志鹿何字伯可紹興庚辰進士清風介節淡於進取朱文公雅重之歷金部郎中年五十一乞致仕孝宗嘉其恬退晉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賜號一先生榮歸故鄉遇教授屯田金部郎官年五十二乞致仕進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時號見一先生子昌運知連州臨海縣志何字伯可紹興庚辰進士清風介節淡於進取朱文公雅重之歷金部郎中年五十一乞致仕孝宗嘉其恬退晉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賜號一先生榮歸故鄉遇教授屯田金部郎官年五十二乞致仕進朝奉郎直祕閣官一子以華其歸時號見一先生子昌運知連州

府州縣如朕親行以是繕部給以龍亭載之而先導經過鄉邦守令朝服郊迎如禮公歸家於白竹磵終不復出穿後郡守王璹以公與石敦商飛卿陳耆卿併郭磊卿壯範爲六賢立祠祀之今祀鄉賢吳子良州學六賢祠堂記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寖通顯矣而投簪於末暮之年脫履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遜居野也貪頑者可使恥躁競者可使息

程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願德不稱位欲稍續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遂其欲時何

秩未員郎詔特官其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之何歸築
堂扁曰見山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之句而友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衰居三年以微
疾卒或較其積閥謂雖居位猶未該延賞天道固有知
云所官之子固昌運余在故府時昌運爲左帑常因至
北關送客吳勝之爲余道其事今知連州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紹陶錄二卷宋王質撰質於淳熙
中奉祠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遁世其同時唐汝
諤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各
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之詞下卷記唐鹿事而附以
林居詠物之詩

台州札記鹿郎中何世居臨海東鄉白竹巷所居山水
清佳極園林之勝曰見山堂曰止室曰小東山曰桂堂
曰雲龕曰湘隅曰梅坡曰松嶺樓攻媿俱有詩見集中見一堂尤著
名攻媿有再過鹿伯可事士大夫挾才宏者交世深脫然遺
紹陶錄書鹿伯可詩云云詩見後
之才空則世疏同年鹿君鄉之奇哉君名何字伯可再
舉登庚辰甲科資精悍才踔厲微官已張奇聲貳廬陵
益著能事遇事如照鏡取形馭吏如聚火焫石也以故
賜在者多詘體降心接之他所扞格者屬君從容如辨
白黑入稍遷爲郎駸駸矣無何亟引章求謝事年五十

周必大　天台　續集別編下同

垂車七十古來稀況是丁年解韝轘神武衣冠宏景挂
都門供張仲翁歸前銜新命俱郎宿處士儒官總少微
李尋傳沙微四星主處士儒學之官今以祕閣休致官故云　林下若逢龍閣老爲言
台嶺轉光輝

送鹿伯可致仕歸天台　王曉

握蘭旨受三毛侵高節須知映吉令煙閣雲臺辭帝闕
風裘雪帽返家林殿廷不待新鳴玉里舍聊揮舊賜金

猨鶴亦須驚與怨道人軒冕本無心
聞伯可郎中銳然有冥鴻之舉小詩奉慶吳芾
郎省聲猷藹搢紳看看步武到通津合留北闕枝宸極
卻向西谿整釣綸媿我暮年方謝事羨君壯歲便抽身
時賢莫把衰翁比林下如君只一人
鹿郎中山居高似孫
非是拜龐公何由識此峰自唐無兩見如漢有高蹤逕
吐歸來菊山連種老松輕飛雲似健精鍊玉爲容鶴要
親題竹猨常認擊節花深多不見葉響卻相從天最知
陶亮人難揖戴顒一來非小事吝到此皆溶當作融
寄題鹿伯可見一堂三首范成大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夢覺春闈俱轉蓬仙凡無隔玉霄東聊攀鐵鎖問何似
豈敢避堂邀葢公
生來於公一歲長決去媿我三年遲今世誰不落第三
著鞭尚讀堂中詩
雪谿興盡船當回卻擬金陵游天台經行見一堂前路
轉入湖山尋誤來謂仙居吳公
再過鹿伯可樓鑰
又止先生見一堂淡然賓主兩相忘不知海內清風滿
但覺山中白晝長小雨絡林妨蠟屐靚妝環坐快瑤觴
曲終扶杖欲歸去朗詠白駒三四章
挽鹿伯可郎中三首朱子

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尚强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
覽此編赫若前日事眞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
章經綸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欲之懷非不欲庶
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
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才歟公之所決者哉鎗初謁公
於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履接觴豆於
煙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
墓故龍泉復以序題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
屢更奉祠洪涊懇乘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
在爲養尚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眞老矣方
將上挂冠之章期於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

具於誌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台學統卷六

黃嚴王　蔡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六　清節三

御史王進德先生敏

赤城新志王敏字進德寧海人修德之兄其從兄蘊德亦以文章起家為燕府紀善敏氣剛不與人款狎讀書至忘寢食家貧甚或飲食不時則飲水啖齏怡然若飯粱肉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牀褥稍温輒輒棄去獨臥木榻上曰吾身當適四方其甘苦未可知以太學生分教忻然暇日與邊將習騎射邊將奇其材而苦

其清介於常所燕會處密置美姬伺其醉鑰之而去既覺身自破壁取廄馬乘之以還諸將驚謝懿文皇太子一日謂太史朱公曰世道日漓人其無古者乎朱公以敏對太子動容稱歎曰何異魯男乎也嘗督運舟川峽悍急同行者多舍舟登陸敏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且舟失則人累人已獨安乎後他舟覆溺甚眾陸行者皆獲譴敏獨不坐遷監察御

史按修德名琦蘊德名璞

王進德傳　方孝孺　遜志齋集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於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籥

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邪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詞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羞兼日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每欲異恆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佚佚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室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友媿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

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人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放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爲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昔邪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予罕言命其以是夫

僉憲魯希文先生穆　子崇志

明史列傳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四年進士家居稱衣蔬食足跡不入州府比調選有司餽之牘穆曰吾方從仕果能利物乃先厲州里乎弗受除御史仁宗監國

屢上封事漢至官校多不法人莫敢言穆上章劾之不報然直聲振朝廷遷福建僉事理冤濫摧豪强泉州人李某調官廣西其姻富民林某遣僕酖李於道而室其妻李之宗人訴於官所司納林賂坐訴者繫獄久穆廉得其實立正林罪漳民周允文無子以姪爲後晚而妾生子承因析產與姪屬以妾子允文死姪言兒非叔子逐去盡奪其貲妾訴之穆召縣父老及周宗族密置妾子羣兒中咸指兒類允文遂歸其產民呼曾鐵面時楊榮當國家人犯法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鷹之朝英宗即位擢右僉都御史明年奉命捕蝗大名還以疾卒命給舟歸其喪始穆爲僉都御史所載不過襲衣倘書奩中贈以器用不受至是中爲治棺衾乃克殯子崇志歷官應天尹廉直有父風

赤城新志魯穆天台人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十統志稱其剛正清愼歷歷中外三十餘年被服儒術經或問禮記曰鈔

如寒生所著有葩經或問禮記曰鈔

台州府志魯穆字希文幼穎悟風骨峻整異常兒稍長能自力學攻苦食淡毅然以名操自檢大書座右曰人常齷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永樂丙戌登進士第賜歸於是屏絕人事益肆力問學及召戒行有司贈鈔萬緡謝弗受或固贐常禮耳穆曰吾仕方發軔顧未有以及民乃先厲鄉里可乎聞者歎服授御史嘗聚江北諸衛糧

縣有陡閘四所以蓄洩水溉田數千頃民賴之爲豪勢

僕匿人爲思義護行至中途謀毒思義及其姪殺之吳歸肆遂納焉李氏族人訴於郡得厚賂反罪告者復訴臬司亦如之積十餘年穆至廉得其情擒肆與吳一訊輒服卒正其罪漳州民許某（按明史作周允文未詳孰是）家裕無子以姪爲後既而妾生子乃更與貲三之一託其子許死其姪言子實非吾叔出也逐之卷有其貲妾訴莫爲辨者穆至漳妾揣孤言狀穆取孤別置之召父老問嘗識許某者得數人問曰汝識其子否皆曰未嘗識也乃於市集諸小兒密以孤子雜其中令諸父老別之諸父老指曰此兒甚類許某即孤子也事遂白悉歸其貲晉江縣有陡閘四所以蓄洩水溉田數千頃民賴之爲豪勢

所專歲旱民不能得水訴於穆執專利者械以徇眾民
詣驩呼鼓舞浙海之閒每聞穆至善者生色惡者褫氣
英宗嗣位大臣薦其治行驟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贊肅憲紀寬猛適宜奉命捕蝗大名廣平躬行阡陌勞
來不倦害息民不知擾既而觸炎暑稍感痺疾正統二
年六月方治事暑疾作昏眩卒止追禮部左侍郎章敞
諭祭仍給舟歸其喪穆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執法不回
不苟取與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既卒幾無為斂
公卿聞咸致弔賻始克襄事穆深於經學所著有葩經
或問禮記日鈔竹素游思等稾見一統志及分省人物
考

福建通志魯穆天台人宣德中為僉事剛正清謹介然
有守歷歷中外三十餘年被服一如寒士
葉良佩名臣五公傳魯公諱穆字希文天台人登永樂
丙戌科進士以請告歸鄉杜門不出未幾戒行縣長贓
寶楮萬緡辭弗受或勸之受則曰區區始出仕而可以
此自累乎還朝拜監察御史以風裁見推時仁皇監國
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啟以聞常州巨商羅法當斬託公
鄉人餽金三百鎰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
來則執而寘之法擢福建按察僉事泉有進士李思義
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
西林令二點僕從行謀殺思義納吳為小妻李之族訴

於司府率受賂以誣坐之積十餘年不決公至廉得其
情二訊即服其他讞疑摘伏類如此眾咸以為神秩滿
召入內臺超擢為僉都御史益振風紀公歷歷中外餘
三十年而剛介之操凜如一日故彭公贊之曰其介足
稱也彭文憲公有名臣傳此傳所本也
兩浙名賢錄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拜福
建道監察御史執法無私時太宗巡幸北京仁宗監國
穆屢上封事以敢言稱升福建按察司僉事摧抑豪強
無所顧避時楊文敏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民因
目之曰魯鐵面文敏以為賢特薦於宣廟召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命捕蝗於大名諸郡還京以疾卒道官諭
祭給傳歸其喪穆為人剛方廉介始終不渝歷仕中外
三十年被服如寒素卒之日殆無以為斂同朝卿士咸
賻助之穆初被薦入院工部尚書吳中見其蕭然助以
器用穆悉卻之及卒中復具棺衾斂焉以穆之行可重
也
遺書
葩經或問見明一統志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赤城新志經義考云未見
禮記日鈔見赤城新志浙江通志分省人物考
竹素稾見分省人物考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
游思稾見分省人物考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
遺詩見三台文獻

陪梁參憲遊國清
雅節寄士林流光饒宛轉歸來無幾何又復經飲餞邂
逅會同襟按部車輝輝攬轡日多暇風度肅宏遠約我
以遊娛登臨歷陵緬谿谷逕夾萬松陰森遶密箭雙澗瀉
鳴琴五峰奪層巖寒山有遺縱茫茫誰能辨定僧談玄
微官客相繾綣仰止思彌馳習險情還展棲志託幽深
濯纓俯清淺金素澄紺園光風蕩蘭畹良覿欣晏如妙
契覺原闡飄然物外趣緩步歸慮款逍遥極良辰煩襟
足取遣願續興公篇騁辭媿連蹇

清谿

谿上芙蓉含奇英谿下茶蔘爭紅榮烏鬼曬翼欣自得

白鷗苦饑眠欲驚惟有滄波不世情東流如舊聲冷冷
物色生態何不類我懷感慨徒纏縈

別閩中

積歲南遊粵茲辰西出城雲移孤嶂影潮湧半江聲綠
橘垂枝盛黃花繞徑生幷州舊風景留似故鄉情

山居

雲橫幽壑隨時滅春透芳林到處新雞犬聲聞叢竹裏
人家應只在嶙峋

府尹魯懋功先生崇志　附

考功李用受先生茂宏子謨

江寧府志名宦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成化十年任應
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饑逋賦數萬石崇志勸貸以輸
赤城新志李茂宏黃巖人乙未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
年未六十力乞致仕居室蕭然一統志稱其志尚淡泊
而振其貧者溧水有姦民武斷於鄉爲人所患有司莫
敢誰何崇志摘治之中貴人王敬佔勢以鹽二萬斤懇

醫規重利崇志屬色拒之愷悌詳雅一介不苟取予怨
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尤加意青矜今儒學櫺星三門猶
其創建云

兩浙名賢錄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風望重一時
崇志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
薦邑令驩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
中彈擊不避權要天順初奉敕賞邊防範嚴密下無敢
欺戍者皆蒙賓惠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崇志適
待漏闕下變起倉卒衛士未有應者崇志卽躍馬張空

拳與欽格鬬俄大軍合而欽就誅擢南太僕寺少卿徧
歷州郡釐其宿弊傅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
稱便以最升應天府尹先是北邑民阻飢逋賦數萬石
崇志爲勸分以代之輸而以次振其貧者中人王敬佔
勢以鹽二萬引懇鬻以規重利崇志屬色拒之益崇志
歷州郡釐其宿弊傅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
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
丈夫之風卒年六十有六君子哭於位小人哭於野爲
之罷市者三日論者以爲古之遺愛

考功李用受先生茂宏子謨

赤城新志李茂宏黃巖人乙未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
年未六十力乞致仕居室蕭然一統志稱其志尚淡泊

不慕榮進可謂得其爲人矣

台州府志李茂宏字用受毓之子拔毓字長民洪武初舉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勘獄閩藩時論稱其有爲有守升考功員外郎冰蘗之操終始如一大臣爭論薦之年六十即乞致仕歸土木之變李文達公嘗語人曰往正統閒李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抗章引疾去乃今先生言果驗又曰茂宏爲人恬澹少許可與人不苟合而疾惡之心太勝以故未至卿佐一統志稱其志尚澹泊不慕榮進可謂得其平生之概云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公墓表　尚書蘄山魏驥仲房撰　赤城後集

國家設科取士以其士之才足以致君澤民而取之也故士之所學朝斯夕斯亦惟攻其致澤之術俟其需而展之爾夫何士於既出輒昧所學不卑卑焉爲聲利之所屈則齷齪焉爲貨賄之所移求其於所學不背馳不僨事不罹辱不負國家之盛意與所學者誠不多得余友李公茂宏字用受台之黃巖人自登進士時予已知其名而未之識及閩太常少卿錢塘儀之王先生道其學行之詳而喜其爲人名不爲虛得者矣一日過翰林會東里建安南郡三楊學士先生談吾輩人物之長而建安歷陳用受爲主事時緝事閩藩有爲有守之賢而東里南郡亦從而歎賞之不置故予因其友工部主事李文定邀致之而與之會晤見若故自是相與日密始悉知其學造正操履迄篤藉科目之求而斯人哉惟時聚賢之詔屢下建安欲薦之以居禁近或曰惜用受鄉音未變爾清謹之才用之自有其地姑止未幾吏部考功主事員闕方難其人適用受自黃巖行取黃禮還少師吏部尚書蹇公遂奏改考功主事余時爲考功員外郎與之爲同僚聲應氣求視昔稗益於余爲尤多匪特爭得其稗益自尚書而下咸慶以爲得人及予升南京太常少卿執別之頃用受謂予曰某與執事相見未知何日某之鄙陋惟是而已儻有不逮乞直書見遺俾某始終不忝所職幸也既別聞用受冰蘗之操益厲予甚喜之且聞其主事書考例得序進正五品時吏部無正五品員闕奏留爲考功員外郎視正五品卑二級有爲用受久居郎署不有峻擢爲惜者用受聞之曰人苦不自知苟躐等而進其於吾才何上官愛我留我且駕輕車而就熟路何不可乎其善擇所處安於所遇又如此久之天假其緣予自南京蒙恩召爲吏部侍郎文獲與之周旋以序平生既而用受以員外郎秩滿予適奉敕巡撫淮甸孰意竟以老疾辭廷臣知者咸留之而不可得遂歸踰冬載予亦謝事還山彼此方期抵掌遨遊浙水東西以樂所樂無何屬疾至於不起實景泰壬申正月朱孔母也享年七十有四嗚呼悲夫士世閩人被亂

徙黃巖初姓林氏以舅氏無後曾祖天麟奉父命爲其後故子孫因循以李云祖原紳洪武中膺明經薦遥授知縣試事戶部父長民以用受貴贈承德郎北京行部戶曹主事妣茹氏繼楊氏皆贈安人配王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謨正統辛酉鄉貢進士蘇州府學訓導操履廉正有父風以居父喪哀毀而卒孝子也曰謨先十二年卒曰恩讀書惇行恪守先志女一邵能約其壻也孫男五士嵩士岱士寫士孟士蘇士贍女三其葬之所里之曾監山之原也嗚呼用受敦重貞慤廉介沈毅不弁競不詭隨遇事不擇夷險爲之無毫髮或戾所學故凡三爲主事一爲員外郎皆劇司也經事四朝幾四十年所爲所守玉潔冰清始終一致其視卑卑齷齪有媿科目與平昔所學者不其大有逕庭即年雖以躋中壽惜位不逮德而所施未究其蘊焉爾賢哉用受今其已矣安得應科目之求能人人如用受哉予念與用受相知非一日及爲同僚彼此一心誠所謂異姓骨肉也今而幽明遽隔亟欲臨穸帷一慟而不可得茲恩奉前翰林檢討江西按察司僉事致仕陳先生狀求予表其墓夫陳先生端士也爲予素所敬慕者其言尤可信其何可辭故按狀撮其平生自立自重所學所操之大爲表畀恩劉諸墓門之石黃巖故君子鄉也尚使黃巖後之來者知黃巖君子中之有斯人又拔乎其萃者也

桑按陳先生名琛臨海人魏文靖以景泰元年庚午舉光卅北致仕距用受致仕踰八載則公當以正統北年丙戌致仕年六十四時長子謨已登鄉薦次子謎也舉弘益有感而告歸也與赤城新志謂年未六十力乞致仕殆據其冊年與

蘇州府志李謨字居定自號訒菴本姓林世居閩後避亂徙浙之黃巖祖依舅氏冒李姓父茂宏官考功郎著清節謨承父教正統辛酉舉人明年會試副榜授蘇州訓導謨自守過嚴諸生執贄請見峻拒不納有吳江莫鉉取古人畫時苗圖乞尚書楊翥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爲市名矣竟錄其詩而返之頗見疾於同官終不變素善病講誦之餘退處一室不問世間榮利事秩滿宅考功憂卒於家

遺文

新井亭記赤城後集

黃巖爲縣左峙方山右控澄江委羽秀聳於其前而縣治據其勝山川完合風氣完固人生其間者讀書尚義敦本勤力自昔號易治聞有不治者非民性然也治之者不得其道也山東焦侯來令是邑三載於茲政通人和邑事漸簡侯乃考縣乘相厥水土求恤民隱縣鄉大江潮汐往來地帶斥滷水味鹹澀飲之者疾或生焉宋異僧淨眞嘗於縣東三里許方山之麓鑿井一所方不

遒支而深半丈下造鐵窗以限沙石因以米飾井名之又於井旁浚池深二丈二尺暗作石溝五百餘丈引井泉至梯雲坊裏分鑿二十八井周布市廛以濟居民民賴以飲厥歲滋久溝壑井湮民以告侯舉貞修尚義耆宿之士陳君廷翰陳君尹操希勉父也與僧宗勝分任其事或募緣或協力經畫勸相不懈益虔於是卽淨眞所作石溝忽塞者通之壞者補之欲復舊井之數計其工甚夥費甚鉅事甚難別鑿大井於東禪橋之東廣丈餘深倍之引石溝之泉於井澄清冰洌民飲而甘之汲者憧憧無閒昕夕眾皆稱便樂頌不已又構亭以覆之此其所以邑據山川之勝民獲山川之利恆獲治化以安豈小小哉始事於正統十六年八月訖工於次年九月以正計者四千餘正以財計者八千餘緡廷翰等以侯鑿此井構此亭有功於邑民不可無述以示將來乃徵予言以記之予惟茲舉固爲邑民便已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又出於斯井與亭之外者將次第舉行之姑託始於此也予謹按春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以見意者敢竊取斯義輒序梗概俾後之賢令尹知創造之不易相繼修治以垂永遠云

遺詩

延平舟中端陽述懷

湖海長爲客生涯任轉蓬又逢端午節應笑石榴紅雲

樹重重密溪流曲曲通最憐沙上鳥棲止自從容

遊泉南清溪洞

仙人跨鶴去不返古洞寥落遺空山瑤草叢叢曉煙淡碧桃寂寂春風寒徒聞金丹換毛骨不見白日生羽翰蓬萊豈遠那何許令人矯首空長歎

墨竹

篆籀法已絕岐陽刻尚存西風動蕭瑟老氣逼秋雲大成令學標曰柯丹丘論寫竹幹用篆法葉用八分木石用金釵股屋漏痕遺意知不明書法者不可與寫竹

台州府志張璣字士璇號存心以貢入太學嘗持部檄督宣歙等州筆竹謝絕賂遺楊文貞公士奇聞其名以老稚擁泣不得行寮寀醵贈以金不受州人呼爲乾張

語祭酒李思敬公時勉忠文歲制俸贍之授定州同知廨內蕭然如僧舍丁內艱歸再起涿州其廉介如治定時奏減荒地稅民甚德之秩滿告歸行李惟故篋做裘蔡按先生以永樂乙未貢宣德辛亥授定州同知景泰乙亥卒年八十四赤城新志稱其廉潔自持一毫不取云

明故承務郎涿州同知張公墓誌銘　篆額十四字　北行府二字

大明承務郎直隸涿州同知致仕張公墓誌銘

賜進士前刑部主事中憲大夫夫直隸池州府知府郡人葉恩撰

賜進士觀刑部政天台夏鍭篆額

賜進士觀吏部政里人徐鵬書丹

吾郡之黃巖有淨修潔行之士曰張公諱璣字士璇邑之澧川士族曾祖諱鏞元贈淮安路總管府經歷曾祖妣章氏贈恭人祖諱元芷累官至忠顯校尉平陽州同知祖妣李氏封恭人父諱旦隱居不仕母陳氏繼徐氏公生甫四月而孤撫君成人緊徐氏是賴公天資穎悟嗜學性至孝伯父世儒鍾愛之遣從名師執經問難無虛日洪武庚午以俊秀選入邑庠弟子員時鄉先輩迂菴徐先生尚古趙先生實司教職按徐伯輿趙原暢皆本縣人僞邑訓導公朝夕親炙講明義理尤工於詩愛鍾王法帖習之老孫稚無以爲生處之晏如季矛與尺牘交其父乃具牀匣門以墓銘爲請計公卒之時與尺之伯仲六人俱先故乃父往事與尺尚稚未能記憶狀

而不倦永樂乙未膺舂貢登南京胄監朝齋暮膳辛勤學業二十餘年宣德庚戌試事於大理越明年授定州同知未幾丁內艱歸服闋調涿州正統乙丑九載秩滿致仕歸乃幅巾杖屨逍遙里閈者十有五年生於洪武癸丑八月二十日卒於景泰乙亥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謝氏繼韓氏安氏俱先卒合葬於本里百峰金山之原子男七人與泰與吉與新與革伍深州訓導與郁與祿俱先卒所存與尺一人孫男三人赤城後集有挺遵理三字狀之所述者如是予以晚生與公爲忘年交公之學已聞公之學行未嘗識面暨承乏登胄監時予始入學刑部公歷試棘寺一見傾蓋如舊蓋薰然和樂君子也每與評詩論文去取切當理趣精詣有足起發者宣德壬子予奉使過定州謁公廨舍中清儉自持蕭然如僧舍隸兵胥吏仰之若慈母不聞叱咤聲遨伊姪疇以上舍生來會連日歎首笑語殺羞眞率於疇亦無可贈恃然無媿後移涿州所守一如定州不少易志涿乃密邇京畿顯官權貴往來旁午或有所饋以取悅希進公若不聞尋以定州所歷通九載秩滿吏民將訴留之公以年幾七旬禮當致仕遂力辭以歸丙願田廬荒落子鮮不能備予故述予之所知公者併書於前而銘之於後云銘曰

和如春溫清如水居官去官始終若一禽之似紛紛饕餮聞之顙泚仁者宜後益昌厥嗣如或未然刻銘以俟

題張涿州墓誌銘後

公之卒於是幾四十年地陽守葉公之銘公墓亦既三十年矣公諸子皆先公卒公之墓猶未有刻石至是公之季子與尺始圖刻之而以來告於予予曰葉公之銘至矣抑予聞之公益翰林修撰靜學王先生門下士也先生在永樂初以高風大節驚動一世與遜志方公實

相伯仲至今閭其風者猶頑廉懦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故公之在涿也奏免廢稅之征民至今蒙其遺惠力卻歸橐之贈民至今呼爲乾張公之去涿也年未七十則慨然勇於必退家徒四壁則怡然不以爲憂其於取予進退之不苟有如此者於乎自取予以至進退以極於生死之大出之所以立身天地間者惟此三事公既有見於先生生死之大節而肯苟焉以自處於取予進退之間者哉宜公之所立有如此者因并書之俾公之子刻之以補墓銘之缺以示吾台之士有罔利毒民以忘君者

宏治六年春正月四日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致仕邑人謝鐸識

右碑在茅畬百嘉山誌文十三行題後文六行皆行五十八字眞書誌文見赤城後集與碑文異者十數字題後文亦見桃谿淨稿

涿州別駕張公輓詩序

生則死人之常也死或輓以詞何也生無逸死無聞與草木同腐者尚復奚言然生有可尊死則可哀著詞章垂不朽宜矣豈泯泯滅滅盡而已哉若故涿州別駕黃嚴澧川張公士璇益所謂可尊可哀者也公自少敬愼介潔嗜古敏學工詩詞善書法奠出人表志和自童稚聞公與先伯父憲僉公同遊鄉校按應欽景泰辛未進士累官廣東按察副使志相高道相長爲時論所歸心知敬慕不忘矣甫弱冠

從叔父文貞先生遊按應祥字尚履大澧時公方歸自入弟子私謚曰文貞先生遊

太學獲以通家子弟禮拜公澧上覩公肅然其容使人知所畏也發於辭令莫不正大温厚有足法也及觀行乎家孝友慈祥無疾言遽色泊然以清素自處朋友懷其信鄉黨服其義雖古陳仲弓王彥方不能過也於是敬慕有加焉荷公且不以志和爲鹵莽晚生而拳拳接引欲寘諸槧櫝中由是承謦欬聆誨談不知其幾朝夕矣宣德辛亥公出同知定州綏民以仁正民以義清介之操凜然不可犯未幾以內艱去民挽留不可得皇皇如失慈母服闋改涿州持己莅民一如定時州境有近地數十頃民苦重稅鞠於茂草久矣公疏於朝減其稅分給貧戶耕之頓成沃壤大爲民利其急於善政多類此人臧謂古循吏之復生也志和聞之而敬慕益加焉既而秩滿年且七十遂致仕還百姓遮哭於道車不能進僚友度其歸計不足厚持白金爲贐峻卻而行彼復面叅走人數百里致之公卽修書遣還訖不受行李蕭然惟故笥敝裘而侃侃之氣不少衰幅巾藜杖寄傲泉石日以吟詩作字應人旁午之求不倦年八十有三以天年終士大夫哭弔甚哀公未卒之三月池陽太守臨海葉君孟德寄近體詩一章至是善鳴者用其韻作詩哭公累成卷帙碑作秩情切詞悲如出一口公少子與尺讀書嶺行拳拳於閭揚先德既託池陽君銘其墓而又

屬志和以挽詩首簡竊惟公惇慎之德狷介之行自少
壯至耋耄如一日清風素節必將震盪千古世豈易得
哉宜乎生則人尊之死則人哀之又發爲詩詞以洩其
無窮之思況志和知公之厚追惟疇昔悲惋尤深尙能
已於言乎遂書平日所敬慕者爲序補墓銘之未備者
輓詩所由作使觀者將有所感發云

成化十四年歲在戊戌十月吉旦鄱陽縣教諭應志和
序

墓有碑在前碑之側文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眞書

事歸卒年七十有二爲詩文尙理致所著有一枝集北
兩浙名賢錄張尺字守度台州人父璣爲涿州守潔清
遊稟藏於家
死無以爲斂世稱爲廉張尺少孤無田廬族人使爲行
吏部郎中林公行狀同邑應志和復菴撰　赤城後集
公諱福沛更諱璧字貴璧別號無逸姓林氏其先閩之

赤岸人五季時有太平亞府君避亂來居台黃巖之泉
谿遂占籍爲族人益大以衍人稱泉谿林氏今隸太平
曾大父彥文大父畊民皆業儒不仕父從哲以公貴累
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母盛氏贈宜
人公自少穎異絕人風神明秀讀書再過輒成誦不忘
父異之私語所親曰是子殆昌吾家者乎然不可無教
養之功也故雖甚愛之而程督其業不少貸不幸早失
怙恃且時罹多故先業以之日落於是授徒里塾資束
修爲歲計益刻志問學時族父艮齋樵山及鄉先生戴
有尙講明四書有源委公日登其門質疑問難深契其
旨隱然名起士林後又從翰林檢討同郡陳公遂受毛

兵詩兼肆力百氏之籍發爲文辭浩瀚奔放寄寓於理
陳公歎泊有用器拙因勸舉進士公初篤爲己之學無
社進意至是始稍爲舉子業宣德己酉以儒士中浙
江鄉試第六正統丙辰會試禮部亦中前列俱有文
劄於錄延試擢進士第五人名動京師閣老少傅楊公
榮延致於家俾諸孫受業焉丁巳除禮部精膳司主事
授承德郎戊午出使廣東所經有司各以土宜致饋輒
卻去詔裁減官數之踰舊制者公循例還家三孤楊公
士奇楊公榮楊公溥尚書王公直侍郎王公士嘉少卿
沈公璨學士錢公習禮曾公鶴齡編修劉公定之皆贈
以言致期待意甚厚辛酉主江西文衡人服其公若內
公退手不釋卷澄心玩味透徹底蘊凡異說亂眞者必
明辨而痛闢之喜吟詩卞宗李杜多驚人語人傳誦不
輟臨終之歲猶爲絕句百餘首以示子孫其所著述詩
文如干卷藏於家配李氏封宜人有賢行與公生同歲
壽康未艾子二人長錫朕俱以學行世其家孫
男六人長苑早卒次世冕爲邑庠生廣敏嗜學次義次
茗次堇次蔣堇亦夭女四人將匡潘律鍾景其壻皆以爲非溢美云景泰五年秩滿升南京吏部考功
郎中授奉政大夫勤謹廉介如在祠祭時考校黜陟矣
壬於公天順庚午幾再考以來疾謝事歸棲遲枕席者
歲載以比年廿四日丙申距生之年癸酉某月日
寢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明年廿四月丁酉葬所居里管監山之
原公敦孝友慎交結存心制行介潔端莊
本少事父母能得其歡心年踰四十始仕悅以祿不逮
養爲恨歲時祭祀未嘗不感慕流涕仲氏貧不能自存
割田贍之終其身初家食時以詩贊見少保介菴黃公
淮於永嘉里第與語大奇之爲公題詩梅花卷以致意
焉正統己巳介菴薨公奉命賜祭幷督有司治葬事靡
不用其情嫉惡素嚴見人不善若將浼己去而不顧遇
知己輒傾倒無町畦光薄於利非其義取雖一芥不苟
居官三十餘禩位列於大夫而家無餘貲泊然布素如
寒生殆所謂以清白遺子孫者歟年既高而嗜學不厭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詹事府詹事兼侍講學士同修國典經筵講官黃巖黃縉譔文并
漢篆額趙
大佈書丹

無逸林公孚曾大父職方公同年也公姓林氏諱福沛更諱璧字貴璧別號無逸其先閩人由赤岸避亂來居黃巖泉谿今隸太平曾祖彥文祖耕民從潘松溪先生遊元至正初爲浙東宣慰司照磨父從哲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母王氏朱氏皆贈宜人公少穎異善記誦早失怙恃家罹多故生業日落授書里塾以束修自資刻志學業日趨族父艮齋樵山及鄉先

生程成趣戴友南質四書疑義深得其旨迺趨郡城從檢討陳公遂受毛詩有聲士林陳公亟用時利器勸亟就舉宣德己酉以儒士領浙江鄉薦第六正統丙辰登進士三甲第五十四名觀政工部楊公榮延爲諸孫師丁巳授禮部精膳主事戊午奉使廣東有司餽贈悉不受會有詔裁減逾制官數公循例還家庚酉聘爲江西考官少保彭公時都御史羅公簚侍郎陳公宜布政使王公暠皆所取士甲子調禮部祠祭主事爲大宗伯胡公濙所重考爲最曰學優而正行端而廉秉直不阿允稱厥職已巳奉諭祭少保黃公淮兼督葬事景泰壬申年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勤廉如在祠祭而考核黜陟必公家宰而平皆倚任之及歸休杜門自守未嘗干求郡邑搢紳謂之居鄉如處女四十始仕恆以祿不逮養爲恨歲時祭祀必感慕流涕伯氏貧割田贍之終身見人不善若將浼己見人善必傾心相與雖官至大夫澹然如布衣至老嗜學不厭族從侍郎公鶚僉事公克賢訓導鳳教諭褆皆受經於公喜吟詩卒之歲猶爲絕句百餘首所著詩文曰一枝集北遊稾生於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卒於天順七年二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丁酉葬於其里管監山配李氏封宜人男二曰錫腔曰錫龍孫男六曰葩早夭曰世冕貢士曰莪曰蓁曰蔣孫女四曾孫男四玄孫男四子聞宣德己酉浙

江鄉試止四十五名吾邑中者七人吾郡中者共十六人丙辰會試止一百名吾邑中者三人吾郡中者共八人公與曾大父職方公與焉其時科第得人職方公光稱公且契好至今子孫世講未替也公沒已八十餘年應邑丑滅切公曾孫投牒乞銘墓上之石銘詞缺不錄嘉靖三十五年七月

遺文

筠軒記　太平縣志

吾鄉趙先生維陽有室曰筠軒沒後三十年其季子希平來京師以先生遺命求記於余余文鳥足以慰先生希平迺以請勿復之曰竹爲物之至清鄉士所宜無處

無之無人不愛之先生不好他物而務同乎眾人所好於是竹也既植之於軒意未足也又圖之於壁意猶未足也又揭之於扁且將求文以發之不果而卒先生拳於竹若是豈取其虛心勁節凌冰雪而愈茂乎抑取其娟娟玉立陰若綠雲聲若蒼嵩風得之而愈清月得之而愈明乎將取其結實以致鳳皇投葛陂而化龍乎是三者何居希平曰某聞諸先君子曰吾好是竹豈以其迹哉於是乎趣存焉子以先生自謂得竹之趣是其所託在竹而所得則在乎竹之外也天下之物滯於有形者謂之迹妙於無形者謂之趣迹者眾人之所共見趣非悟道者不知也然則軒之所植壁之所圖扁之所揭與吾前所云者皆迹也非趣也陶淵明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或問孟嘉何以好飲曰君顧未得其趣耳王徽之對竹輒嘯詠終日人問其故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故得琴中趣者淵明也得酒中趣者孟嘉也得竹之趣者其徽之與先生乎古人以竹之有筠喻人之有禮聞先生於禮深其趣將又在於是然則先生殆與竹俱化不知竹之為我也我之為竹也大凡趣之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之知得乎天者天知之已亦莫之知此之謂天趣也先生且不自知而予烏足以知之況自今追言言亦迹也於乎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相與默悟於忘言之表哉

遺詩

黃君山水圖

黃君示我山水圖會稽禹穴雲模糊芙蓉十里水千頃賀老扁舟歸鑑湖君家正傍湖山住占盡古今形勝地幾年京國走紅塵夢寐煙霞未能去喬林鬱鬱覆草堂有書在架琴在牀七弦泠泠白日靜一鐙耿耿清宵長之而愈明乎將取其結實以致鳳皇投葛陂而化龍乎是三者何居希平曰某聞諸先君子曰吾好是竹豈以其知君好此久成癖妙理於心眞獨得晴窗展卷對熏鑪笑指鄉山眼中碧

永嘉王氏月梅圖

窗前夜夜明月來幽人步月吟徘徊歲寒月色愈堪賞豈非添得梅花開梅花瑩若冰玉潔月有梅花更幽絕莫遣梅花墜香雪莫使冰輪有圓缺留與吹笙鶴背人長向花前弄明月

山水畫

林壑深秋後蕭條景氣清雲峰寒更瘦霜樹曉偏明野曠天無際江流石有聲自居喉舌地寒卻白鷗盟

泉谿月色

靈泉漲谿盤百曲雲根流出葡萄綠廣寒宮闕夜沈沈素娥飛下波閒浴谿光月色共嬋娟化為千頃瓊瑤田扁舟乘興不知遠飄如雲漢乘槎仙

石林風聲

深林大木千萬章歲久老榦淩雲長天風時來作靈籟無端撼我林邊堂堂中野人坐晨夕滿耳鏗鏘振金石瑤琴膝上空自橫古調欲彈彈不得

讀戴石屏詩

少年曾讀石屏詩老去江湖幸見之百倍尋常眞足惜十存八九實堪悲蛙鳴蟬噪人爭詠天巧神功彼自知我欲流傳天下去爲求完本補亡誰石屏集附

題桃源圖

三百灘聲去路長黃山白嶽總仙鄉隔谿樹拂張生檗出峽風傳荀令香一葉蘭舟屏裏畫千花潭水鏡中妝

爲君細與秦人說今日漁郎勝阮郎題畫詩類

梅谿明因寺

開戶碧峰入問途黃葉封寒泉鳴絕澗落日在高松

巡撫夏宗成先生壎

明史列傳夏壎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巡按福建繼清軍江西發鎮守中官璞達恣橫狀達爲斂威以薦超擢廣東按察使時用師歲久役民守城壎至悉遣之成化初奏猺獞弗靖用兵無功由有司撫字乖方賊因得誘良民爲徒黨劇寇數百稔從萬千進則驅之當前退則殺以抒憤害常在民而利常在

彼況用兵不已供斂日增以易搖之人心責無窮之軍費恐外患未除內變先作請愼選監司守令撫綏遺民彼被脅之眾自聞風來歸帝深納其言尋遷布政使調江西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苗獠時爲寇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古州苗萬餘居爛土久時議逐之壎謂非計松潘參將堯彧請益戍兵三千又力陳不可皆得寢已奏所部將校多犯法奏請逾時輒至遁逸請先逮繫然後奏聞帝可之壎剛介善聽斷所至民不冤在蜀二年民夷畏服然厭繁劇與時多齟齬子鐩歿詩勸歸壎欣然納焉年未五十即求退章四上得請既歸杜門養親不接賓客又五年卒

赤城新志夏墦天台人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副都御史才足以救時節足以表世詳見節義錄今祀鄉賢祠天台縣志夏墦字宗成景泰辛未進士擢廣東道監察御史巡按廣西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帛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清軍江西風裁益峻中官葉達怙勢眾莫敢攖墦劾之落其權天順末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墦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出師以為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通苗獠歲多劇寇比至以楊兒捷聞上寵賚之墦立以不職古州苗數萬徙居爛土有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為導引將逐之墦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虎狼其靜也若棄之使不懷疑其動也必罹之使不為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茂參將請益兵曰將不在兵兵不在眾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御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姦制變度繁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留之不可得及歸杜門養親不復修主客禮以疾

卒墦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于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事親篤敬非公署終身未敢南面而坐好讀書雖職務填委不少廢所著有說苑要語裨政叢說嶺南集嶺南江西行稿三巴稿奏議集凡數十卷藏于家出分省人物考兩浙名賢錄略同

都御史夏公墓志銘　黃巖謝鐸鳴治撰　桃溪淨稿

成化己亥秋九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天台夏公卒於家於是公年甫五十有四而致其政已五年矣方公之力致其政以歸也天下想聞其風采以為有若公者蓋士方以進為榮至老於官而不倦官愈尊而退愈難若公者其進退輕重於世何如哉公沒之明年冬十一月公之子鍭將葬公烏山之原不遠數百里遣其從弟鎔以狀來速銘鐸叔父寶慶先生進退次節似公亟重公者曰是不可以不銘按狀公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為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興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眾莫之敢攖公卒劾之落其權天順末用薦者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城兵不足取之民公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扞人之親奚罪哉民皆感泣而去曰公活我也既凱旋都御史韓公雍將侈為燕樂公亟止之曰出師以為民也今師以病民可乎韓不能難成化初擢布政使尋徙江

西江西人亟稱之未幾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逼夷獠歲多劇寇公至以楊兒捷聞上寵賚之公益爲盡心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道引將逐之公亟奏曰制馭苗蠻當如狼虎其靜也若棄之始不懷疑其動也必帑之使不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茂參將請益兵公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鍊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巡撫例得議事公條六事以聞曰嚴責成以馭將威遠慎舉措以修政安民權事宜以防姦制變度繁簡以隨材授任重將權以馭寇安邊設官攢以典司出納大抵皆疆圉計也既乃意有所不合輒引病歸章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阿所好以終負吾心哉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棄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也至是以疾卒公諱壎字宗成族出會稽其在天台代有顯者高祖圭孫曾祖應剛俱以從祖迪之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進有隱德父大愚封廣東道監察御史母丁氏封孺人妻盧氏封孺人子男一郎鎤女三長適王顓次許聘張腴次幼孫男一曰漢公剛直介潔平生未嘗一詘意於人而人亦不敢干以私所至善推鞫得其半詞輒剖露具伏有犯之者鋤强扶弱尤善理喻不苛責也事親篤於敬非公署終身雖少賤一以

未嘗南面而坐居常好讀書雖職務填委不少廢閒出爲文章而尤工於詩往往逼唐律所著有說苑要語禪政叢說嶺南集江西行稾三巴稾奏議集凡數十卷藏於家初朝廷思用舊臣詔起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僉都御史閻本爲戶部侍郎方次及於公而公沒矣公之沒也於朝廷重臣例得葬祭有司不以聞時公之子又力學好古不欲以陳乞累其親曰推榮讓美固吾父志也於乎若公者亦何有於銘銘不銘固後人事也輒敢銘其大者以告夫世之人將於是考焉銘曰

世渝渝以同寧一矯以爲過也世嚶嚶以營寧一退以爲愧也于嗟乎公知德者鮮亦孰怪其寡和也我銘幽宮百世之下有過而拜之者曰此夏公之墓也

遺詩　見三台文獻

寄蘇州林太守一鶚

多景樓頭醉幾回吳王臺下又銜杯有才濟世頻遷轉無分安居數往來銀漢迢遙瞻北闕白雲縹緲望天台思鄉戀闕同懷抱別後應須寄隴梅

重陽思父母

萬里江山一轉蓬歸心日夜憶江東每逢佳節花相似獨對鞶車路不同此去直過揚子渡南來又近伏波銅登高總是瞻雲思不比龍山帽墜風

重遊國清
佛殿僧房鎖夕陰重來又是十年期若教坐石論興廢
只有青山似舊時
題范蠡遊湖圖
數點青螺出水高片帆帶雨五湖遙不知日暮歸何處
碧樹叢中是定陶

太守謝世修先生省

赤城新志謝省字世修號愚得温良會孫景泰甲戌進
六十力乞致仕所著有逸老堂稾行禮或問杜詩註解
諸書詳見李學士東陽墓表
台州府志謝省字世修先生

士授南京車駕主事轉武選員外郎遷寶慶知府至則
首與神誓悉推堂食錢爲公用書眞西山四事爲僚屬
戒仍條民隱十四事請于上官次第行之春秋時行郊
野振饑窮教耕織斥淫祠以建社學會計儲積可支五
年乃選學官弟子教之府鄉村教之社學皆得以餼食
於公暇則課業講文詣社學正句讀行賞罰已又撮取
朱文公家禮併作十勿詩俾民誦習之不率者一裁以
法至黜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境內肅然會岷府
奏欲徙建宮殿檄有司議先生堅執不
可府中人行數百金令有勢力者來問不爲動已乃設
盛宴强先生以酒不醉嘔不已先生遂乞補教職不許
連乞養病亦不許既三年以考滿至中途上疏徑歸是
時先生年纔五十有四聲譽益聞當道交章

歸時年五十有四當道交章薦之檄下郡縣趣之行竟
不赴或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吾當勇退以風之耳寶
慶人相率立去思碑于學宮省既歸囊橐如洗田園邸
舍一無所問顧獨矻矻於祀先合族訓幼睦鄰之事時
復逍遙杖履從一二才衣登高賦詩爲樂里俗化之早
歲以詩名晚益精通羣書而尤篤于禮所著有行禮或
問杜詩註解行于世既卒門人私謚曰貞肅先生從祀
太平鄉賢祠

湖廣通志謝省字世修黃巖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間
授兵部員外郎出知寶慶府政尚仁恕而鋤抑强梗吏
民愛畏書眞德秀四事十害爲僚屬戒士言民隱十四
事春秋行郊野勸耕省斂或給耕牛出帑羨市地以招
葉艮佩北先生傳謝貞肅先生名省字世修號愚得邑
之桃溪人以進士起家官南京車駕司主事轉武選員
外郎選寶慶知府近世稱亚卞石循艮之政恆以先生
爲第一會岷府奏欲徙建宮殿檄有司議先生堅執不
可府中人行數百金令有勢力者來問不爲動已乃設
盛宴强先生以酒不醉嘔不已先生遂乞補教職不許
連乞養病亦不許既三年以考滿至中途上疏徑歸是
時先生年纔五十有四聲譽益聞當道交章

薦之檄下郡縣趣先生行竟不行或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故勇退以風之耳先生既歸襲棄蕭然田園邸舍一無所問而顧孜孜倡族人修會緦亭祭始祖墓作敦彝十二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嚴書院老而不倦卒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之曰貞肅按北先生宋董楷正履謝省世修應律志和繆恭恩敬應紀茂修皆與葉氏有師友之誼者也翁明葉酇士冕應祥倘寶慶府知府謝公墓表茶陵李東陽賓之撰　赤城後集

吾友謝方石鳴治書報其叔父寶慶公之喪以墓表屬予予攷狀泣曰嗟乎公不可作矣子小子夙奉知遇聯舟比席書牘相往復意勤勤不厭誠不意其遽至此敢有所遜不爲公身後役哉其文曰公姓謝氏諱省字世

修世居台州黃巖今分隸太平縣爲宋康樂公靈運之裔國朝孝子溫良之曾孫祖諱立考諱全贈南京兵部員外郎公以縣學生舉鄉貢登進士歷官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武選員外郎至湖廣寶慶府知府階承德郎奉直大夫至中順大夫在車駕領馬快船及太僕寺牧馬以千百計謂爲姦利所萃祿奉外不私一錢在武選嘗市一奴後知爲武官子亟還之仍俾從優給例襲父職在寶慶推堂食錢月數緡爲公用條民隱十四事上於朝以春秋再行郊野給民牛種多至數百會府藏所積可支五年乃簡諸生少俊者教之教于社而公食之者倍其數又撮朱子家禮并作十勿詩俾民誦習

號台南逸老稱爲逸老先生鳴治爲方石先生兩先生文學論議相上下名節相激厲自謝氏有孝子節婦以來至是乃益顯公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及諸詩文稾藏於家而其詩尤清鍊脫俗爲識者所重云公壽七十四以宏治六年十二月七日卒七年二月朔日窆於桃溪東山之壽藏鳴治既銘公又暨其鄉士陳儒珍郭端朝輩議用吳淵穎故事私謚曰貞肅鳴呼古者官人必言載采采中世鄉評或行毀而月更之貴實也公踐履施措有古君子之風顧進難退易算施而多斂後之人或未能悉也予故核行指事籍數而書之以與銘並傳焉公配宜人王氏子四聲先公卒次彩業休孫四

孝間儉祐聲彩孝皆縣學生彩出爲公弟王城山人世
懋後公命也

貞肅先生墓志銘　謝鐸　桃溪淨稾

宏治六年十有一月六日我叔父逸老先生忽中末疾
鐸亟往候已不能語越明日吾鄉大夫士暨諸姻戚皆
來候問所欲言惟瞠目點頭而已越三十有一日乃終
距生永樂庚子享年七十有四而已於乎天乎忍不懋
遺而使予小子至此極也痛哉鐸既以禮襲斂於是陳
敬所儒珍郭筠心端朝諸公皆來弔哭且商葬事而顧
謂予曰賢者故事有易名先生位不滿德節惠之諡雖
不得上請于朝若王文中孟貞曜者獨非門弟子朋友

之責乎鐸泣拜曰敢不如教謹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剛德克就曰肅先生官至四品而歸橐無百金之贏清
其至矣年未六十而乞身至五疏之決剛亦有焉何如
貞肅先生之行殆其有合何如敬所曰然筠心亟應以
和遂用之既又復謂鐸曰葬不可以無銘且葬期迫遠
不可致吾子其圖之鐸又拜且泣曰先生之沒鄉失典
刑國失耆舊斯文失宗主誠有如戴大參師文所痛者
子小子無所肖似亦復何言惟稽合物論之在先生者
而敘次之庶後人有考焉敘曰先生諱省字世修別號
愚得既老更號台南逸老學者稱逸老先生姓謝氏系
出經略使勅勅賓康樂公之後曾祖孝子府君諱温良

始自黃巖再遷邑南之桃溪今分隸太平遂爲太
平人祖諱立號石泉翁父諱性全累贈南京兵部員外
郎母陳贈宜人配王封安人子男四長聲先先生幾年
卒次彩出爲母弟玉城山人後次業次休孫男四孝閒
儉祐曾孫男二可堪聲彩孝俱縣學生先生少岐疑穎
異甫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詩經領鄉薦明
年登孫賢榜進士天順初拜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車駕
轄馬快船暨太僕孳畜馬牛往往不利拳貴必利於已
先生至則一處以廉而人亦莫之敢撓未幾轉武選員
外郎嘗市一蒼頭久乃知其爲百戶張某子愕然曰是
惡可哉亟還之仍爲優給俾得以襲祖父職成化己丑

志不安小成猶以不職爲媿乃乞補教職不許連乞病亦不許既三年卒從考績去位請告益力於是先生年方五十有四政聲地望方駸駸未已獨念士方好進爲天下憂故決意勇退雖當道交章論薦而先生之去不可留矣郡人遂以不得再借爲恨相與立去思之碑于學致感慕焉先生既歸囊橐蕭然田園邱舍無所增益惟日孜孜祠墓閒既割田爲祠堂創又歲率宗人追祭始祖之墓既又與先編修府君築會總亭于孝子府君墓側時復逍遥杖屨與一二布衣登望海仰高采藻三亭酌酒賦詩翛然有出塵之態此則學士李公賓之所謂徜徉容與山林之下則修宗譜築祠亭開義學議鄉約作敦彝會往往皆古君子之心而非徒見諸詩歌文章者也先生早以詩鳴與王城公力追古作益吾台之詩自天順成化來始一變以復于古而今之稱大家者宗焉晚年學益博旁通諸經子史而尤深於禮所著有行禮或問杜詩註解逸老堂諸稾居常儼然每旦必深衣幅巾以謁祖考暇則與弟子講學方巖書院中惓惓以孝悌爲本有過必痛責乃已至有終其身不敢見者俸入所積必均諸弟姪雖日給僅僅而克已爲義至老不衰此又贊善張公廷祥所謂其器宇嚴重其識趣端正其問學該博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而不苟非今人中之可多得者也由是而觀先生之道無進退無隱顯

於乎士方好進先生力退以恥之世方逐利先生力貪以鄙之吾宗之文獻幾微先生力振而起之吾邦之典刑幾墜先生力修而舉之蓋先生之功於是爲大而不知者則或羨其人爵詞藻之爲美先生之名所以不朽而不知者則以爲同乎有形之尊聚於乎先生不可作已子小子復何所恃上以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鐸之情蓋亦若此而又有不能自已焉者耳於乎哀哉於乎痛哉

遺書

行禮或問無卷數今亡

謝鐸讀行禮或問曰禮之用大矣哉天理以之節文人

道以之綱紀德以之齊志以之定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而孔子之教亦必禮以約之乃可弗畔於道禮之在人固不可一日忘也然欲禮之約而不先於博文則講之不素習之不熟而其行之也必不能以無失況乎事物之變故無窮而天下之義理相與無窮苟非預有以處之則纖悉委曲之際其何以使之合宜應節而無遺也哉此曾子所以有問禮之篇而天下後世之所以其賴以爲折衷者也叔父太守先生博學好古而深於禮方其在寶慶也已嘗撮取冠婚喪祭四禮大要施之民閒相與講明而行之矣未幾乞身以歸則以其施之先府君棄諸孤祠雖立而龕櫝之制未備也鐸以憂解官東歸乃始得備其制仍置祭田以共歲事先生既又

也乃取經傳子史之有關是禮者旁考博采訂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以心思之所防慮條分例釋別爲或問以附四禮之後而是編作焉噫禮之廢也久矣後世雖好古之士猶或病其難行況夫窮鄉下邑無師友之傳無家庭之習則是編之行也亦豈少補也哉（挑溪淨棄下同）

祭禮儀注二卷明史藝文志史部儀注類題謝鐸撰今按挑溪淨棄乃謝省所著今亡

謝鐸書祭禮儀注後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皆有家日用之常所以綱紀人道之始終不可一日而不修者也然冠婚喪三禮或越世逾年皆因事而舉非若祭禮月必有薦時必有享而三者之禮亦必待是而後行此先生之儀注所以必先於此以見其尤不可一日而缺焉

定爲儀注俾鐸等共守之於乎茲禮之廢也久矣獨吾家與吾鄉也哉先生篤好古道始創以復又因而推之於冠則行三加於昏則備六禮於喪則痛革燕飲之俗於祭則力排祈禱之非數十年來環百里之內閒有從而行之者噫先生扶世牖民之功於是大矣鐸無似不能上佐下風於萬一謹錄先生所爲儀注而著其說於首俾知百數十年曠典之興復實自先生始庶吾後世之子孫得有所憑藉遵守而不墜於豹獺之不若矣於乎其敬念之哉

杜詩長古註解二冊　刊本存

天一閣書目明謝省註解并序所註係長古詩一百四

十三首宏治壬子王弼序云此弼鄉先進桃溪先生所註杜詩長古若干首蓋始得之興化郡庠程司訓懷佐而并屬之莆田邑庠程教授應韶相與正其訛舛而梓行焉杜詩之註至千百家若近代虞邵庵註杜律實用文公註三百篇法先訓詁而後章旨蓋他家所不及今先生之註又用虞法而益精以翼者也先生以進士歷官兵部出爲寶慶守三年遂以老請于是居隱桃溪者二十年其在官在鄉所以嘉惠生民儀式後學者具有典則此蓋其餘事云

謝鐸讀杜詩註解曰杜詩註至千家則世之有慕於杜而爲之者不爲不衆矣然卒未聞有能盡得其平生之心者於乎作者之心曷嘗不有待於後世大之道不得行則因之以示教法其次焉者志不克售亦託之以俟知己故三百篇之刪必待晦翁之傳而後温柔敦厚之教明離騷之賦亦必待晦翁之註而後亡身殉國之志白然則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求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不亦甚難矣乎叔父太守先生既休致之十有八年猶好學不倦經史之餘因取杜詩七言長古若干首芟蘼舊註以發其平生未盡之心而曰杜子非詩人也興化守王君存敬見而悅之馳書謂予將鋟梓以傳於乎先生固杜子之知已若王君者不亦先生之知已也哉予不能詩敬書于後以俟世之知杜子與先生之心者

台學統七　氣節中四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逸老堂淨稿十九卷天一閣書目二十卷刊本存

太平縣志蓋萃金陵邵陵歸田覆瓿諸稿而葺之各體詩三百八十首雜文八十四首永城新志云劉通判致中刊

南昌張元禎序曰逸老寶慶太守謝公歸休之自號茲甚乎曰之所作也逸老名省字世修台之黃巖人自甲戌進士歷主事員外郎於兵部陟守寶慶莆一考卽歸其器宇嚴重其識趣端正其問學該博老而益篤其持身治家一軌諸禮度不苟其遇事敢奮非勢力可得而撓其爲政一以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爲本其廉退操尤峻卓蓋方其爲守政聲位望已駸駸上顧以士風好進爲天下憂乃乞補教職不許則連乞病亦不許竟以考績至天官決告去時年纔五十四爾其族子侍講君鳴治學識氣節亦表表士林嘗論次其行而曰先生之道無進退無隱顯無精麤大小所謂無所不用其極君子信以爲然予未識逸老然聞諸賢士大夫而知其爲古君子也常切傾仰以爲此皆振古之傑非今人中之可多得者也茲集實鳴治所輯鳴治同予以纂修職業起至京閒出示求序以傳夫名之傳於人不於言然言工者亦傳況言與人皆有可傳逸老言具在茲集其義理氣勃勃一根諸中而彪諸外非徒事於言之工者卽其言復可以想見其爲人其傳也無疑於是平序之時宏治庚戌端陽日逸老壽七十又一矣永城後集

謝鐸愚得先生文集序曰昔人有言文之用二明道紀事而已矣六經之文若易若禮明道之文也而未嘗不著於事若書若春秋紀事之文也而未嘗不本於道後世若濂洛關建則明道之文原道復性蓋庶幾乎是者也司馬遷班固則紀事之文唐隋五代史蓋因襲乎是者也舍是而之焉非文之弊則文之贅矣乃若雖不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雖不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是固不得已於言而其用亦不可缺故上而郊廟朝廷下而鄉黨邦國近之一家遠之天下未有一日舍是而爲用者也幸而遇焉則用之爲制誥爲典章爲號令征伐而其文遂以大顯於天下不幸而不遇焉則用之爲家訓爲學則爲諭俗之文則其用有限而其文不能以大顯然幸而用之郊廟朝廷天下矣而行媿其言事屍乎道茲顯也所以爲辱也矣貴哉君子所貴乎文者體道不遺言顧其行有益於實用而不可缺焉耳叔父愚得先生博學好古蓋嘗以其所抱蓄者大肆力於文矣然官止一郡未老而休所謂郊廟朝廷天下者其文已無所於用獨其用之於郡邑於鄉黨於一家一族者皆諄諄乎道德倫理之懿言之自身而不爲無用之文以取譽於天下是蓋不必主於明道而於道不可離不必專於紀事而於事不可緩所謂布帛菽粟之文如先生之文不盡用於今者不大顯於後邪鐸學文於先生幾三十年而未知所用姑識吾媿以掇其大者如右庶後之人得以考焉　桃溪淨稾下同

謝鐸書逸老堂淨稾後曰右逸老堂淨稾十有九卷五七言古律詩絕句聯句凡三百八十首雜文八十四首皆叔父逸老先生所作先生在庠序時輒以能詩名所作有覆瓿稾暨入仕在南都與凡往來于家而作者謂之金陵稾在寶慶與凡述職考績而作者謂之邵陵稾晚年致仕而作者則又謂之歸田稾覆瓿不幸爲胠篋者所得今所錄者止金陵邵陵歸田三稾雖西涯李先生所取批點猶有存者然亦不能無所放失謹錄之爲逸老堂淨稾而以西涯之所唱和者附焉錄成適吾友劉存衡先生之子大本爲建寧通守聞之曰先生之作大抵皆關世教蓋吾鄉之典刑非謝氏所得而私也吾將下建陽書坊刻之與邦人共焉且俾後之人知吾邦之有先生也於乎通守君之用心固天下後世之心也又豈私於吾謝氏者哉因識其後而歸之

遺文

敦彝十二會序　赤城後集下同

燕饗之設所以通人之情也情通則義洽義洽則心孚心孚則教行讓興而家肥族睦矣然燕不欲數數則褻而瀆瀆則亂生焉故先王制百拜之禮以備瀆亂之禍今廢百拜之禮而欲數燕使無禮義以處之其不至於

瀆且亂不能也成化十二年冬十月某日十弟系始創爲賞菊之會預會者若處淡老叔編修老兄洎省以下弟姪知文墨者凡十有四人酒半酣省唱爲詩在席者皆倚而和之一觴一詠留連劇酬自卯入申經六時而罷樂且醉矣號之爲樂菊居士明日怡雲十六弟贊邀以解醒醍軒十六弟厥訥莽十九弟濟止齋二十五弟紀又各期日以爲續燕之會省及編修老兄亦爲答燕以終之燕凡七後六燕戒初燕之醉而益爲之節樂不及淫達不棄禮食不棄物亦文字飲也明年菊有花十弟復舉故事而燕又不止于七又明年端陽日省設艸酌會處淡老叔以下弟兄六人既就席揚觶曰某欲分

賞菊之燕于諸節日一月一會會各有名名各有義義各著其名之下合而名之曰敦彝十二會將爲敦厚彝之具非止爲觴詠之樂雖數不懼其瀆且亂也遭期之喪輟七會大功五會小功三會緦一會其所輟之會值祀先展墓之月猶舉不以卑廢尊但不暢飲爾咸曰可遂定其名著其義如左噫昔陶元亮在彭澤所與飲者樵夫漁父白樂天在洛所與飲者名士貴人非二公之有意所遭異爾省之十二會惟一家弟兄叔姪而已坐立有差酬酢有節殺百拜之煩而不失揖讓之禮通親疏之情而不廢規戒之義無非成吾肥家睦族之心何暇論其貴賤賢愚也哉作敦彝會序以貽後之人

登方巖記

戚化庚子冬友人陳君儒珍期登方巖於今年九月吾姪鳴治釋吉之時其月四日已亥予偶抵閩山明日儒珍來視越宿遂與偕來折柬招端朝郭先生入會丙午鳴治請先登會緦亭丁未賞菊其家黃秀才汝彝適至洽五人己酉乃登天小雨忽霽眾舊剪相先及巖巖皆壁立千仞中一巖去地近可立梯緣青碧而上梯不及巖之高眾畏縮不敢登予獨褰裳先登坐崖上眾愕然久之鳴治命斲去土石殺其危得以次登焉陪而從之者賓弟子陳森陳烈孔潤伯孔琲余弟姝世弼世倫世勉世大銳彩鄉金興仁興義興運棣而從者陳尹來興

陳毛進壽張轉定凡三十人周行其上南北徑五里許洞谷透邃竅穴谿砑堆阜起伏陟高降汙澗壑屈折入幽造遐嘉卉美箭敗籐枯抽觸石之泉懸巖之溜倚天之杜出雲之岫卒不可窮游目四矚東南海與天通西北山與天際其常所未見之形倏然畢出疑其飛舞舞躍而來以相吾遊而悉與心契日既昃掃石分長幼坐酌酒相勞天忽作陰又小雨若有鬼神異物陰爲之忌遂返至所登俯視勢益危至魄喪股栗目瞑若不能下足者世倫特甚鄉與仁別從巖罅下未半幾殆得援者復於梯而下及返度溪而北世大遮道止宴且暮來宿世倫所未幾端朝汝彝皆別去翌日予與儒珍鳴治拉

端朝過鄭茂寵謁郡陽應先生二十日乙酉始分舟而歸後先十有四日朝汐商古今講理道疊疊不倦閒亦唱和聯屬爲詩以爲樂得若干首儒珍曰是遊也不可以不記予謂登山所以廣其心目開其胷抱而壯其神觀也此天下之名山君子所必登世固有山不足名而遇人以名之亦有山故有名而不幸存乎其間天下之山高且秀者非一而獨曾東山之名顯五嶽崇高之勢非不敵而獨泰山之名尊何也以孔子登之而見魯與天下之小故耳此二山之幸也若吾方嚴吾台之望也惜其不列於中州未遇孔子之徒登之其名不顯而尊者久矣噫負天下之奇勝如是

山者何其不幸如此哉吾生長其下常欲一登直以峻絕不易登而又無可與登又懼不見其見將徒登也今老矣得藉諸君以登亦可謂不易而非徒登矣特未知果有以尊顯是山而爲其幸也抑未知其終於不幸耶尚質諸山靈以爲何如也

遺詩三台詩錄云宣正以來台科甲最多然科舉之學盛遂罕刻意風雅雖人能爲詩不過自寫性情往往流入平調至寶慶兄弟始專意此事有起衰之功在林下時猶日與李學士東陽吳學士寬千里郵筒往來唱和其詩清鍊脫俗爲識者所重

當窗織

當窗織當窗織織來織去不停梭草蟲夜夜催成匹并刃翦斷新下機兩頭零落絲亂飛官家徵輸急星火縱好不作身上衣不作妾衣心亦足免如去年賣黃犢君不見鄰女兒日日閒富貴一生羅綺閒當窗織長太息三台詩錄

晚發蒙城

晚發渦河上輕舟一夜移風波終不起星月盡相隨漁火明沙岸人家隔水涯寂寥當此景況是酒醒時三台文獻平同亦見詩錄

西湖淨慈寺追次黃少保韻

藕風吹雨過湖南溼翠紛紛滴曉嵐溪泛落花僧洗鉢門臨芳草客停驂眼看浮世心應醉身在青山意自耽早晚尋梅來放鶴休官莫訝是虛談

涤口夜泊

涤口亭亭碧樹西兩崖人靜浪聲齊棲鳥檣上月初出回雁峯前雲漸低鄉夢終宵蝴蝶亂客愁何處鷓鴣啼湘君芳芷無消息蘆葦蕭蕭滿楚畦

再次韻答編修姪

江湖漂泊二毛初半世謀身智亦疏春意欲歸彭澤柳年華未盡茂陵書孤桐自覺非時調尺牘誰能問客居須信人生身外事落花殘雨向春餘三台詩錄

銅雀妓

草色西陵莫高臺盡斷腸君王戀歌舞留妾送斜陽送高廷璧之任四川憲副

西風愁送客落葉馬前飛秋去春還到客遊何日歸

莫春歸故山草堂

階前花落樹閒稀簾外風輕燕子飛頭白見春堪自媿不如春在客前歸以上三台文獻

雜紀

風雅遺聞謝太守省歸官詩鄉里傳誦多祗後二句從湖廣通志錄得全首詩云竹馬重迎太守還年豐事簡吏民安寇君暫借終難久先有歸心在故山解綬浮江出邵陵一麾天地鬢星星小舟蕩漾空無物載得民情過洞庭按逸老堂淨棄卷四上首爲返鄉書感下首爲發郡舟中偶成謝寶慶與李西涯初不相識西涯會試北上寶慶途中一見遂成知已西涯與寶慶姪方石同年以尊行禮之寶慶致仕歸築逸老堂西涯爲學士歲寄詩存問寶慶亦以詩寄答郵筒數千里往來不絕特不及朝事懷麓堂稟有憶台州三老詩三老者一寶慶太守一黃定軒侍郎孔昭一方石祭酒鐸也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提學王一齋先生純

明史汪奎傳是時崔陞以請召王恕忤旨而工部主事進士貶思南推官弘治中屢遷湖廣提學僉事奎字文燦婺源人仕至巡撫陞字廷進彰德人四川參政

王純亦以諫罷王恕被杖謫官純仙居人成化十七年舟瑤按明史王恕傳工部主事仙居王純比恕汲黯諸嶺南情實可憫乞取而置之風紀論思之地言論風採訪有司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報可當事忌其憸乃外擢湖廣提學僉事純校士先行誼抑浮競士類翕然向風未竟厥用而卒眾咸惜之字嶷靜夫泰州人號柴墟謚文懿仕至南京吏部侍郎見明史文苑傳

安洲詩錄王齋一足微跛雙目炯炯讀書過目成誦卒記鄉賢三台詩錄云所著有一齋集遺文

乞留太臣疏台州府志

臣聞惟大臣斯能以道事君惟聖君斯能以禮待臣待臣以禮則忠言效用而邦家以寧事君有道則進退有

據而勳業以著聖君必待大臣以成治功大臣必得聖君以行己志正者相須雖切而相遇實難也籲覩少保王恕秉心忠直操行完潔究明體適用之學負經邦濟世之才歷中外茂著聲績職居司馬任專機務靜以鎮躁公以絕私百凡措置舉愜人心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遭逢聖明曲賜優納臣謂三代而下圖治納諫之君以唐太宗爲首稱當敢諫之臣如魏徵者信任專深日侍帷幄上下契合魚水情同徵猶數以直言忤意太宗不勝憤怒而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向非長孫皇后以君明臣直爲賀徵幾不免自古忠諫之難一至于此恕則列職六卿比之魏徵實爲疏遠數犯逆鱗而不顧者是豈輕視身命而然哉仰知陛下能察其情能容其直故也申閣如論創太鎮國永昌寺及林俊張敞調官一事陛下果因其言罷蓋寺之役復俊敞之官以此而觀陛下之聽諫殆與大禹同符唐太宗將拜下風恕之敢言者豈非陛下有以啟之哉近吏部缺羣臣僉舉恕與耿裕是二人者人望所歸天下公論今用耿裕而不用恕蓋以裕練習選法擢用爲宜南京重地非恕不可命下之日聖意所在不言而喻中外交慶以爲一舉而兩得矣數年以來恕以年老屢乞致仕即蒙慰留若恕之事陛下可謂以道而得進退之宜陛下之待恕可謂以禮而獲思賢之用明良相遇近古未有今者傳聞革去王恕太子少保著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測其由近日不許鈔出旨意臣固不能深知其悉也夫陛下于恕禮任素隆豈忍遽棄邪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有曰古有社稷之臣如黯蓋近之矣然武帝之論汲黯以其持正敢言氣節之不易及也當今持正敢言氣節不易及者無踰于恕陛下固已知之深矣一旦令其致仕者必恕有以致之不然則憫其衰老耳夫太公興周充國佐漢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甚言老成之不可棄也恕既老成練達國體陛下尊而禮之則民有父母國有耆龜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岳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物者不可數計而何必使之奔走任事而後可哉昔陽城爲諫官七年不言韓愈論之竟不爲動陸贄之貶批鱗極諫誠以贄係天下之望非他事可比而不得不言也況如恕之賢在朝未有或先之者其去就實係天下重輕豈容輕視而不言哉往者林俊之去張敞言之敞復言之陛下漸霽雷霆之怒竟采芻蕘之言是恕素爲陛下禮用信任者矣今豈異於往日哉伏乞特賜寬假始終以禮復其爵秩置之近侍以竟其用所以慰萬姓之望在此矣

所以隆聖德之頌在此所以奠社稷之安亦在此矣

遺詩　見三台詩錄安洲詩錄

夜泊浙江

舟人語喧舟漸泊蘆荻洲前風蕭索隱隱疏鐘天竺聞
渺渺孤帆海門落澄江秋月野客心坐踞胡牀聊一吟
何時短棹復南返不負五湖煙水深

遊黃鶴樓

莓苔徑路兩餘天勝地登臨興浩然太白風高如有待
崔郎句好倩誰傳狂來對酒翻忘客老去逢人怕問年
渺渺江流芳樹遠望中一鳥破蒼煙

送林紿事霄出使越南

太平天子坐垂衣萬國梯航入貢時金冊命尊誰是託
黃門官好眾稱宜蘇卿節未辭丹闕李郃星先動遠夷
想亦路經東廣遠采芝先謁隱芝祠

氣節之學八 清節五

布政龐元化先生泮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明史列傳龐泮字元化天台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授工
科給事中弘治中申旨取善擊銅鼓者泮疏諫屢遷刑
科都給事中副使楊茂元被逮泮率同列救之茂元得
薄譴九年四月帝以岷王劾武岡知州劉遜命逮之泮
率同官呂獻等言錦衣天子親軍非不軌及妖言重情
不可輕遣遜所坐微而王奏牽左證百人勢難盡逮宜

敕撫按官體勘疏入忤旨下泮等四十二人及御史劉
紳等二十人詔獄六科署空吏部尚書屠滽請令中書
代收部院封事御史張淐奉使還恥獨不與抗疏論之
考功郎中儲巏亦諫滽等復率九卿救之帝乃釋泮等
皆停俸三月中官何鼎以直言下獄楊鵬戴禮貪緣入
司禮監泮等言鼎狂直宜容鵬等得罪先朝俾參機密
害非小會御史黃山張泰等亦以爲言帝怒詰外廷何
由知內廷事令對狀停泮等俸半歲威寧伯王越謀起
用中官蔣琮李廣有罪外戚周彧張鶴齡縱家奴殺人
泮皆極論直聲甚著十一年擢福建右參政中官奪宋
儒黃幹宅爲僧菴泮改爲書院以祀幹遷河南右布政

使中旨取洛陽牡丹疏請罷之轉廣西左布政使致仕

雜紀

送大參龐公赴閩藩詩序　永嘉王瓚

祖宗張設百官以輔理國家而司諫之職號稱清要居其職者悉精選以充凡封駁獻納糾繩必協于輿議之公自公卿以至百職事與夫中貴外戚有所畏忌而不敢爲乖僻愆違之事銷患于將萌祈靈于未生宗社生靈蓋陰受其功而時亦莫或察焉察者其已言者也其不察者則其未言者也余初官京師而親得于覩覩者都諫天台龐先生秉忠履直抗激敢言採極物情痛砭時弊眾以爲危而終不攝時以爲煩而必繼上侃侃然

爲諫垣倡聖天子嗣統以來思有以神明其耳目以恢宏治化倚任聽納久矣久則例有陞擢以旌其勞吏部兩擬丞大理不果改擬參政閩藩初亦不果又再擬而後從之議者遂謂先生多所論奏必中貴外戚有不悅者默有以尼之嗚呼此豈誠然乎哉聖天子攬握乾綱政由宸斷誰得與聞哉非唯不得與而亦不敢與也意者參佐一省官雖陞矣而所利者一省也都諫垣則其報澹然無喜色而自鎮撫三司以下無不惜公之去而之他者清公同年友頗相知也因復於客曰吾固知公之未暇以此一擢爲喜也公向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得失何如也既參大藩位亦高矣而其心恆凜凜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足者今位益高則其心之益

不然則先生侍從左右以受上知者不爲不深忠讜日

小也固宜且公嘗言卓茂魯恭僅以一邑之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禹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絕百寮也而今也物論以爲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味斯言也則公豈眼以此一擢爲得意也哉蓋其內固有重於此者而正不必形諸頰舌間也若夫諸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福建其所以宜于上下者可徵已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能久于河南殆猶今之于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于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而日見之矣此其爲情願不尤永乎哉清方以是復于客適公書來告別發次其言以爲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志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宏治壬戌歲夏六月二十日南京吏部文選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泉郡蔡清書

右晉江蔡文莊公贈吾鄉先正龐石壁公序一篇時在宏治壬戌龐以福建參政陞河南右布政使蔡則既改南京文選因心動即乞歸養後遂終喪不出久矣諫臣申正直敢言如龐儒臣申經術醇正如蔡竝稱一代偉人明史各有本傳蔡所著周易四書蒙引石壁先生諫垣稿傳天台夏鍚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勵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畢矣石壁公族孫著叔從予遊好古力學手臨此卷屬題吁觀序可以得石壁公之爲人并可以得虛齋之所學時乾隆丙戌孟夏也息園齋召南按丙戌乾隆三十一年息園先生年六十四矣

贈行詩共廿二首今錄二首

三疊陽關此送行斯文鄉曲兩關情諫垣論列餘風紀方岳參知屬老成萬里江湖懸白日九重宵旰爲蒼生他年洗耳閩南道應擬仁風起頌聲　餘姚謝遷

青瑣聯班共此襟忠貞兩字是官箴阜囊剩有回天力紫極常懸捧日心薇省此行應布德廟堂他日定爲霖春明回首雲山隔莫惜尊前酒滿斟　吳江曾鼎

遺書

書經大義佚

名臣論略佚

諫垣稿見千頃堂書目今存一卷

薇垣稿見同上蓋爲參議布政時作今佚

歸田稿見同上今佚

龐石壁先生諫垣稿序天台夏鍚

文章經世之具六籍尚矣後之作者其文論傳序記碑銘等方其出新意吐生氣揚勵鼓舞消息進退以致其文傳代名家宜無不可而未可以言經世必有裨於政理有關於教化然後經世可幾而文章之能事亦畢矣

若其用專憂國而尤不可緩者對君之言夫君之明暗國之治亂民之紓困言不言直不直聽不聽是其由也至論其勢之便出口入耳而效生俄頃而回君心旬日而偏天下非若論傳等文姑載諸空言待其人遇其事而後得之勢不便也余姻長石壁龐先生宏治初補官諫苑筆無乾豪楮不留素事來不畏勇於擊强亦幸孝宗皇帝清心望治君臣上下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直直無不聽用即有不聽用宜亦少於所聽用效在當時自可想見夫上德寬仁言者無罪人情趨易凡在同官統宜信眉展意論說得失無他有名何患不爲既而一時敢言之臣藉在人口曰石壁石壁未聞某甲某乙切

諫某事其故何也言與不言有志無志實爲之固非有神鬼恐喝要遮於其間也然則石壁在當時縱使不遇孝宗直言猶是也但不能保其必聽耳非但不能保其必聽且亦不能保其必從寬賞而憮然於無事之鄉也石壁嗣子櫟克肖而有文出其尊公前在諫司時本稿若干首命梓以傳則十之三四其友陳木敏之謂子當有一言引諸首公諱洋字原化石壁其別號也由都給事中再轉以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年六十七以卒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賜進士第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在告邑人夏鍭書按石壁生於景泰元年庚午卒於正德十一年丙子至嘉靖癸未已閱八年矣

重刻石壁諫垣稾序　天台齊召南

寶綸堂文鈔五

明孝宗時台郡名臣磊落輩出而吾邑石壁龐公以剛介敢言久居諫職遇事盡爭是非不顧利害忠讜爲時首推後歷官廣西布政使因病告歸當時士大夫不問相識與否言及公必曰古之遺直儻大用魏鄭公復見矣公初爲諸生力學不怠毅然以經濟氣節自負戚友中惟評事夏公赤城先祖司訓立齋按名恩汪酉與龐公同舉於鄉官無爲州訓導端方簡重爲諸士式兩人相許可嘗手撰書經大義及名臣論略其卒也赤城誌墓謂公奏章甚多擇其獨伸己見冒死批鱗如抉善類沮幸進斥異教剽災傷罷玩好檢束戚里罪劾中官言人所不敢言共十六篇幸遇孝宗仁明奏多報可即有未合亦不過詔獄一旨尋輒開釋嗚呼有明一代守文令主孜孜圖治君臣相得羣賢盈廷公論不苟唯有孝宗足方漢唐宋極盛之日書曰后從諫則聖上有好直言之主國家始收言之益否則諫愈直則怒愈深得禍愈酷臣雖獲忠鯁之名而百官閉口結舌國事遂不可問矣赤城謂公幸而遇之其即李空同詩所謂中夜悲歌泣孝宗乎哉公生平文稿有三曰諫垣曰薇垣曰歸田有邵尚書二泉程學士篁墩序今俱散佚并篇目多寡亦無可稽唯疏十六篇首尾完具則赤城錄以付梓人者板雖全燬於兵火賴公家譜中曾載之前有赤城序後有潘梅墅跋又有金谿吳公名世忠　虛齋蔡公送行二序今公族孫漢章

志在表揚取明史正傳冠其首重刻之乞余爲序誼不可辭嗚呼忠讜如公眞古之遺直歟語曰觀鳳一毛即知五色皆備然則觀十六篇可以知公全稿又可悟孝宗能受直言公於其時即朝陽之一鳳也

遺文 諫垣稿二卷疏十七首今錄四首 薇垣稿歸田稿尚書大義名臣論略寵嘉錄皆不傳

節用愛民疏 宏治四年

臣聞治世莫若愛民愛民必先節用蓋用不節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欲求善治不可得也聖賢明訓陛下所熟聞而躬行心得者久矣奚俟臣言哉但臣待罪言路經年無補偶有所見豈敢緘默近該內官監太監李興等奏備宏治五年元宵燈火料物已蒙德音俞允下之工部施行臣嘗觀其奏詞亦欲減去十分之三蓋非不知無益而妄費也但謂朝廷故事特照常例以奉行爾恭惟皇上去年因災異修省凡元宵放燈端陽射柳之類悉置不舉非惟節財省費於國家有益而凝神息氣所以頤養聖躬者亦不少也上格天意下慰人心豈不眞爲一代盛事歟臣又伏覩聖祖神宗條章詔誥凡所以愛養民命撙節民財者則拳拳不忘至若無益等事實所未著或者後世承平日久偶一時舉行遂以爲故事此雖不遵可也陛下今年裁之明年革之傳之後世亦將以爲故事而永不淫于樂矣與其以侈費爲故事孰若以節儉與其以遊樂爲故事孰若以憂勤之爲事孰若以節儉與其以遊樂爲故事孰若以憂勤之爲愈哉所費錢糧雖曰遽減亦不下鉅萬數一絲一忽誰非民膏民脂甚不可以不惜也臣又竊念東南民力亦已困竭甚矣又兼之國家費用浩繁錙銖必取動輒差內官催迫星火奔馳或織造緞匹或印烙木植前者未來後者繼至道路喧傳地方愁駭或苦於供億之煩或困於需索之急紛擾百端艱難萬狀陛下深居九重特未之見爾若使見而知之審而思之必不能不爲之屢憂也況今年各處災傷比之上年尤甚地震南京累日不已星隕眞定紅光燭天浙江所屬府縣并直隸蘇松等處旱潦爲災生民饑困本等租賦尚未能充奈何又于分外而加擾當亡憂勤修省之日未可以爲安樂而忽之也唐太宗有言朕爲小民之主必欲輕徭薄賦使之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弦樂亦在其中矣此其父母斯民之心何如哉伏願皇上憫生民之彫瘵節財用之耗竭今後凡元宵燈火無益等事一切置而不舉欲舉

之幸天下生民之幸也
禁止邪術疏宏治八年三月
臣猥以菲才叨居言路于今七年略無寸補循資持祿
雖私心保全之臣緘默取容豈朝廷委任之意是以晝
度夜思揣心自愧輒陳一得之見莫避兩觀之誅言雖
風聞心實天鑒頃者外人喧傳士夫側議皆謂禁城之
中有爲燒煉之說者謂點藥可化金銀謂鍊丹可致神
仙陰附險邪明肆欺罔萬一得中其計則將無所不爲
矣臣竊惟陛下聖由天縱德本生知臨御以來痛懲往
事凡左道亂政之輩俱顯加嚴誅之刑是以朝廷清明
氣象正大眞所謂功光遠祖福及無疆矣豈肯爲此輩

所惑而改易初心也哉必萬無此理乃外人傳聞之誤
耳雖然人臣愛君必先事而諫若事已成言之無及臣
請得爲陛下諄切論之論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通
議曰金不可化世不可度若其可化可度則凡有力有
智者當先得之而死生富貴由乎人而不由乎天與命
也蓋物之變化固自有極彼何人斯獨能爲哉謂化金
銀可資國用陛下富有四海又能節用愛人不殖貨利
使上下一心確守此道自可充國用於無窮矣何必徇
所謂虛誕者哉或謂鍊丹藥可資聖壽陛下德爲聖人
又且清心寡慾不邇聲色使始終一致常存此心則自
可延聖壽于無疆矣何必溺所謂妖妄者哉又況此輩

若果能點藥化金何不閉戶高居坐致其富而乃蠅營
狗苟託附于權門邪此其不能點化可知也果能鍊丹
得仙何不脫屣飛騰自神其術而乃昏暮乞哀僥倖于
捷徑邪此其無致仙之術可知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
孰謂陛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無所不至舉凡天
下之事莫逃聖鑒之明必不爲此輩所惑也且自古人
君之聖莫聖于堯舜禹湯文武人臣之賢莫賢于稷契
伊傅周召君未聞以此而徇乎臣臣未嘗以此而媚乎
君君臣誠意交孚卒成正大光明之業繼此以後學術
不明人心不古間有爲此說者亦不過庸陋下愚之見
終未免無及之悔也秦皇爲徐市所欺乃求三山蓬萊

至遣童男女入海而不返沙邱之禍曾何助焉漢武爲
李少君所惑乃信鍊丹合藥卒至文成五利俱被誅逐
晚年之悔亦何及哉唐憲以柳泌爲刺史希成靈藥踵
成莫大之災宋徽以靈素爲寶籙可致長生卒基難言
之慘此皆往事昭昭可見者也曾何有一人眞能化金
眞能成仙者邪雖然此輩小人不過貪利之求古有名
爲文人而亦爲此以取媚于上者劉向以淮南王安之
術取悅漢成帝得典上方事蔡京以此取結于方士徐
知常再致相位今之所謂文人者其亦有向京之徒歟
盍其蹤跡詭祕不可得而顯論也
申明公議以祈聖斷疏宏治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人君操天下之大柄行天下之大事莫要於公莫貴於斷不公則偏聽生姦無以服天下之心不斷則蓄疑敗謀無以成天下之務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虞舜大聖人也必舍己從人去邪勿疑然後能致四方風動之休周成亦哲王也必以公滅私惟克果斷然後能致萬國咸寧之效自古聖帝明王所以用人圖治何者不公何者不斷而克有濟乎近因傳奉行取致仕左都御史王越人心驚駭物議喧騰已該臣等六科十三道交章論列乞行收回成命等因吏部具由覆奏欽奉聖旨這事恁還會多官從公議了來說欽此竊可見陛下公天下之盛心而不偏聽以蓄疑也隨該吏部會集

多官隨公議處皆謂王越不當取用都御史合行另推此又羣臣博采一時之公議而非阿順以爲容也凡朝廷舉動如此則增光聖德多矣但已經會奏又將及旬聖斷未臨人心益懼第恐王越鑽刺多途請託充路稍見遲回遂投閒隙或不得于此又顧而之他脫遂姦謀遂傷國體天下後世公論將謂何如哉然陛下所與共理天下者不過在朝諸大臣而已諸大臣會議如此而又遲疑不決則將何所憑乎豈陛下眞知王越之才可用斷自聖心而必欲用之乎臣等竊以爲未然也必有左右之人妄致推薦之語陛下偶爾不察而誤聽之耳且王越之才正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也曩嘗委任於強盛之年尚爾僨事召釁深負先帝之恩重貽國家之患今乃假傳奉之名而起于衰老之日則進不以禮仕不由道尚何望其有所顧藉有所振作以裨聖明之治哉臣等僉謂王越之斷不可用者大要有三傷先帝之明不可一也損朝廷之體不可二也開倖進之門不可三也用一王越犯三不可陛下亦何取于斯人而必用之哉伏望皇上獨斷乾綱俯從眾論追回行取王越之命別選總司風紀之人庶塞奔競之私門永保清明之治體天下萬世一何幸歟臣等不勝拳拳祈請之至

昭國法以保全外戚疏　宏治九年九月初六日

臣歷觀載籍參考前朝凡託屬掖廷連姻戚里者必忠謹自持盈溢時戒然後能保富貴於永久而垂令問於無窮或驕奢盈溢滿而不挹則不能保全始終自速禍譴卒之潰裂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居戚里而蒙上恩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人主欲保全外戚又可不舉拳以戒敕之乎竊照長寧伯周彧壽寧侯張鶴齡俱託朝廷至親叨蒙侯伯上爵富貴已極榮寵莫加正當懲省忿慾謹守法度以上不負國家之厚意而下可垂子孫之緜福夫何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率從憑藉罕務檢修近者兩家家人因爭一鶴鶉互相厮打既縛人於私家復聚眾於通道擁列街巷勢若敵讐毀壞門窗行同

暴客地當輦轂之近名連椒房之親乃若所爲如此則其他閭閻小民商販遠裔又孰敢當其勢乎卽此一事可知其餘幸而皇太后聞知遣使切責陛下篤念親親姑從輕貸以致兩吻不興羣議稍息設若明正王法豈不重傷國恩甚或兩宮慈孝恐亦未免爲之動念也迹其所由皆緣下人有二等光棍無藉之徒交相援引結成羣黨依投勢要假竊威名非親者是親亡命者保命故雖戚屬之間亦被煽成嫌隙如此他如侵奪他人田地攬納各項錢糧把持行市而阻塞客商或佔據關津而剋剝財貨凡利之所在無不侵漁且如正陽門外賣菜賣米等項皆係貧寒小民借倩些少本錢僱口度日

而已此輩則多設板櫈蘆席分散各人每日要錢若干方許買賣否則趕逐毆打無容身之地矣又如崇文門外車輛往來已有官稅此輩則多方攔截不論官民每車要錢若干方許過往否則強奪阻遏無經行之路矣似此所爲不可枚舉姑疏二三以見大略蓋財者民之心奪民之財則傷民之心是以誘議喧騰怨聲載道然此等假名託像生事害人如此小民莫敢如何官司又不舉奏非惟天門九重無由得聞而皇親深居堂奥又豈能盡知其所爲若是之慘哉徒使利歸此輩怨歸皇親玷戚里之清名傷盛世之善政遠近傳聞實非美事若不早爲懲治痛加禁約遏其餘燄塞其涓涓竊恐日積月久浸成巨慝天怒人怨作爲厲階雖陛下篤念夫至親而王法亦難以屢赦豈可不審其幾而預爲之處哉伏望皇上懲創往事作戒將來特降綸音戒諭二戚尙念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不可狎恩恃愛輕犯憲章其家人僮僕原在門下者俱令籍報在官以防外人虛假仍要嚴加鈐束不許妄意求爲凡市井無賴及遠方亡命之徒投充皇親家人名色者乞敕錦衣衛緝拏轉送法司究問明白軍勒軍伍民還當差務要通行斥逐不許私自容留再敕都察院備出榜文於坊廂市鎭關津道路等處常用張掛曉諭如遇前項無籍小人仍然假名色以害人者就許被害之人并地方火甲在內拏赴

錦衣衛在外拏赴所在官司鞫訊得實照依喇虎事例問擬枷號充軍如此則法度昭彰人心知懼我國家固萬年不拔之基而外戚亦享與國無疆之福矣豈不美哉臣本以菲才叨居言路曩因論事不識大體荷蒙聖恩曲賜寬恤私相感激圖報未能竊惟陛下所以宥臣等之罪而不卽加誅者蓋以後日有事將誘之使復可言也今茲事體所係匪輕故敢不避煩瀆而復懇懇如此惟陛下矜閔而嘉納之非惟臣之幸抑亦諸戚屬之幸也

遺詩　附諫垣稿凡廿二首今錄一首

送弟原潤還家長歌　依三台詩錄改節

吾宗出自周文王畢公之後封龐鄉得姓於今幾千載支分派別最久長中間賢智愚不肖豈能一一無紛更春秋之世守不失戰國大將相縱橫漢廷名臣樹佳政德公高隱居襄陽鳳雛亞等臥龍者南州冠冕皆琳琅祥舸浩陵鉅鹿三太守曰渙曰肱曰仲剛由晉入隋更華顯越東總管來初唐涇陽大派到浙水廟祀千里專城隍堅公忠義貫金石宋相德業尤輝煌太中祥符有台尉施仁積德當餘慶爲愛勝地佳山水爰卜爰居寄此石湖之西岡五百年來世益衍幸能不斷詩書香或於中祕校文字或以萬戶宰鄉邦或爲節制威臨蜀或丞臨川居西江四一支最豪俠明一一支多善良馴

去殘蠹附枝葉八子時稱麟鳳皇石湖居士獨好學隱居樂義不與時低昂昔曾陰德活人命國初兩被徵薦章託疾不起守世德乃以有遺名其堂手植萬松遶屋花墅山下萬松莊莊前莊後盡虬翠十里十色千尺强餘功發我稼軒祖善積能散隨行藏歲丁壬午邑大歉出粟千斛裨兵荒我伯我父守庭訓六門和氣生福祥庭前芳槿悴復秀堂止椿萱耆而康伯仲壎篪迭應和季也襄贈黃門郎同堂二十三兄弟原宗老儒典教江右之新昌惟我與弟年最少弟更讀書能安詳相離每動相思切棄得看兒來大梁大梁新麥酒正熟半舉無慮數升觴我兒鶴齡適去贊山石根兒執壺樵也將外姪夏鎮性獨穎能與棨子同趨蹌正好綢繆解愁緒又聞話別添悽涼歸爲上覆諸兄弟諸子諸孫成百行台從期功皆卓立衣食頗頗安耕桑歲時慶賀走各宅矗矗舊居連新房更喜科名世不乏癸卯辛酉連翩翔识今秀才七八輩豈無一二能傳芳自是先世厚積累致此榮盛非尋常大家勉力做好事務使鄉里咸稱揚祠堂早晚加修葺先世手澤愼勿傷遺訓惇典空佩刻租稅及早輸官倉更請明師訓童穉莫教困落隨牛羊我今年已五十四齒牙脫落髮髮蒼況兼無才身又病竊茲厚祿徒惶惶才雖不逮心自誓清愼一節安敢忘若得天佑我門戶稼軒祖墓終焚黃更當乞身歸來山

光水色與我兄弟一笑一詠終餘生以徜徉

宏治癸亥夏五月二十五日書於河南布政司資政堂

三台詩錄云通篇分五段自序縱橫一段志兄弟離合之情四段勉諸兄弟五段自序家世次段述祖德三段志兄弟離合之情四段勉諸兄弟前段序家世次段述祖德筆揮霍幾及千言洎洎汩汩如江潮亂湧雖間有沙石望去不見其氣盛也

雜紀補

金谿吳世忠送福建大參龐公詩序云宏治七年七月陞刑科都給事中刑科日下疏狀視諸科特繁公參駁清法皆愜刑以平允宏治丙辰爲會試考官盡心所事多得人作詩文侃侃不爲輭媚語與人談尤以扶善類

恤小民爲急故一時公論靡不歸之

評事夏德樹先生鋹

明史夏壎傳鋹舉進士宏治四年謁選入都上書請復李文祥鄒智等官罷大學士劉吉忤旨下獄得釋久之除南京大理評事疏論賦斂徭役馬政鹽課利弊及宗藩戚里侵漁狀不報鋹素無宦情居官僅歲餘念母老乞侍養遂歸家居三十餘年竟不復出

台州府志夏鋹字德樹幼篤學博極墳典成化丁未進士不樂仕進乞放歸宏治辛亥始赴闕姦人李孜省等亂政鋹上疏乞就近府教吏部尚書王恕惜其才不與先是庶吉士鄒智應詔上疏進士李文祥上新政

疏御史湯鼐劾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紿事中方向劾太監蔣琮激昂標榜推李爲大將湯爲先鋒直聲振天下文祥方從咸寧丞入兵部至是獄辭連及智等謫戍殆盡于是鋹抗疏救之曰李文祥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人主知此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福固歸于人主矣因并論大臣聯衡蔽塞言路吉等大怒矯詔下錦衣衛獄鞫治無所得禁錮月餘釋之復謝病歸家居十年皆以强起值火篩入寇京師戒嚴人人爭議靖邊鋹獨以邊患雖可憂而士崩瓦解蕭牆之禍尤有甚者疏陳自治及杭由江渡淮以至漕下數千里閒百姓之流離賦役之繁苦勢豪之橫害與夫官司之不恤民瘼歷敘其饑饉死亡之狀以達聖聽且欲以宋太宗燈燕繁華之失爲戒以眞仁宮掖儉約之德爲師乞移見在之冗費以助軍需勿取已困之民財而充妄用語極懇切章入不省除南京大理寺評事守備內監違例受詞復奏奪其權尋以母老乞終養不起嘉靖初詔起用竟以老辭年八十有三卒父壎巡撫四川時鋹方弱冠卽爲詩以盈滿諷之壎欣然解組歸五年歿矣鋹雅不欲乞恩典訃聞命下而喪事已畢官給白金七百僅取以供祭祀餘悉散之貧族囊無留貲及鋹之喪人閱歲而不

克葬待郎新昌吳公乃爲舉其殯云見分省人物考

兩浙名賢錄夏鋹字德樹天台人父壎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鋹生於京邸幼篤志於學自專經外於書無不讀好爲古文辭上追秦漢由是著聲多士中都憲之將歸也鋹方弱冠卽推易象消息爲詩馳獻以滿盈爲戒都憲欣然遂成其志父子相期不於富貴而於道德類如此都憲歸五年卒鋹不欲乞恩求葬祭鄉人官都下者代爲請命而喪事已畢例得官給白金七百兩供祭典餘悉散之貧族成化丙午舉浙江鄉薦明年戊申進士乞近郡教授以便養母冢宰借不與遂落落不與眾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

鼎姜綢給事申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鍼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宏治十四年復起赴選時虜寇邊孔棘九重宵旰鍼在路自台歷杭由三吳渡江及淮經齊魯至輦下數千里聞見百姓流離科差繁重有司莫以告以爲茲惟邦本虜患抑在其次乃備述其狀以疏進冀止罷不急下寬條愛元氣以爲宗社無疆之休衷情懇側雖至觸冒無顧慮疏入不報久之當受職當局者忌其剛鯁不欲置近要遂除南京大理寺評事以疏處之鍼亦黽勉就職無悔心居歲餘守備內臣違例準受民詞卽論奏落其權軍民稱快以母老乞終養歸早暮庭幃承顏順志毋以壽終居喪稱孝世宗登極振作宇宙大起天下隱約而用之鍼獨以老辭卒年八十有三鍼爲人忠信樂易有文而寡欲其於事見義必爲務盡其力自非力竭不止官不過七品居官不過一考僅守遺田無尺寸增產卒至停棺八年貧不能葬呂侍郎沃州爲舉其喪事而俾楊循吉傳其生平以勵風俗云

遺書

赤城先生集序

太平趙大佑撰　三台文獻

赤城先生嘗自哀所著書以十千類爲卷目藏于家其始得嘉禾沈氏槩而王貳守延棨又增刻之趙方歷太司馬合二本參校以先生自定本爲的與會稽侍御劍汝虞重鋟板今所傳本是也

遺文

固民心以保內治疏　台州府志　稍節

臣伏聞陛下前日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非爲邊陲侵犯故邪以臣愚見國家尚有可憂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陛下視今天下之民其生理何如也臣籍浙江台州本州之民逃亡者多於見在饑寒困苦者什八九臣之州如此鄰近州府大率皆如臣之州去是則爲杭臣之來實道過焉天下稱繁華莫過杭與蘇而不知杭民內實貧也多列新奇輕靡浮侈之物以夸人耳目取人銀錢以營一日之食非其內不足則不暇爲是是其爲繁華乃所以爲貧也臣又道於嘉湖蘇常天下稱殷富莫過焉而反致其弊一家而兼十家之產則一家富而十家貧一家而併百家之業則一家富而百家貧是以

四州之民貧者反多于他州而富者冷亦不免于貧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夫自淮揚以至畿甸臣所過州縣蓋不止三十處所馬頭船埠人煙蕭瑟餘則彌望白草寂無鷄犬之聲雖臨清徐濟二三馬頭號爲輳集又皆四方逐利商賈去來之人土著無幾及其內城治所不免冷寂易感而淮揚一帶五六百里近又益以大水稻麥浸爲湖波屋宅棄之魚鼈臣過宿人家居民婦女揭竈而居是何如徵應也問之舟人猶曰今年幸以豐熟不然更是惡狀然而牽夫水卒猶食糠粃衣單布抗寒風去轉死無幾其他遠近地方猶有甚于此者陛下皆未知也昔宋太宗嘗于燈夕張燕語呂蒙正曰測喪之餘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數里外饑寒死者甚衆大抵人主不能視近及遠多此類臣願陛下以爲前監陛下之民凋悴如此陛下亦知其故乎賦斂橫流徭役山壓加以彼乾此澇收田之入不足以緩公府之追求則有破家去產而已其他養馬地方困于責駒煎鹽地方困于賠課近王府則困于王府之侵奪近戚里則困于戚里之恣睢地當孔道供應私濫土產方物貢獻私濫如此等類臣不能盡數亦不能盡識然臣屑屑爲陛下言者豈願陛下不役一人不斂一錢臣雖至愚必不若是妄也特以天命一人以養萬民不專以自養也雖陛下之心萬

萬無是而事之迹則若專用自養也何者臣見陛下之吏自內至外自布政司以至一縣之官晨起坐衙傍列吏卒不曰某科未完則曰某差未解不曰某糧未運則曰某稅未徵未聞某州某縣某圖某里飢餓未賑災患未卹雖使舉州逃竄合圖飢死亦須完事取過目前臣嘗怪而思其所以豈陛下之吏無一人有仁心且不知重惜邦本哉急於此則不暇急於彼勢使之然也若是而曰陛下未嘗專用自養也人亦不信陛下縱不惡其實盍亦避其名乎臣按宋眞仁之世用度先自宮掖奉給上至帝后一切裁損于內然後詔諸臣議減浮費於外或置局均節或差官詳定昔之人主雖在盛際尚不

忘撙節以舒民力況今西北多事正聚財實邊之時止可就移見在之冗費添助軍需豈宜更取已困之民財增充妄用伏望陛下近求宋典先自宮掖凡燕飲之娛錫賚之寵齋醮之厚費傳奉之濫官器物觀示之虛美可減則減可去則去而又于工戶二部三科簡其才敏分置一局專領內外各項物料蔵計之數通其有無覈其餘不足以盈縮減罷庶元元之膏血不復聚爲灰埃以資盜濫仍敕太僕卿馬戶轉運卿竈丁王府戚里貢獻祗應等通加禁理務在止暴虐去私冒行之以實不貴虛名臣見天下之人皆曰吾君之養我也而陛下之心白於天下矣矧生理遂而民心固民心固而內變消事惟不善馭之不得人乃爲可憂亦豈若民心轉移之可畏也臣爲陛下畫久長安治之策莫過于此惟陛下留意焉

禆益睿覽疏台州府志　稍節

臣以病免于今二十有六年區區之心無日不在聖主左右但無由進納一言祗用爲愧近聞陛下學古師臣觀書乙夜臣不勝欣慰茲欲就事一言儻有少裨于睿覽或可損愧于餘年如唐陸贄奏議宋諸臣狀劄非無可觀但代遠年祖傳聞寂寞孰若本代之人耳目尚熟意見自親讀其書使若同堂接膝而語也臣愚以謂方內變消而中國定雖有邊虞得一將而善馭之可保無賊姓困悴自逞惜民財不以口體剝民膏血聚爲灰埃仍貪盜濫收民心不以區宇貶民怨譁崇爲挺刃卒難留挽如此之類不得盡述于是見孝孺之文囊括眾敝兼總禮刑深切緻密非唐宋諸臣專言時事者比也至于結底一著雖孝孺執見之陋國家未必無益臣嘗竊計周人享國之長夷齊二子與有力焉孝孺實本朝之伯夷也願陛下決用臣之愚不廢孝孺之言惓惓之心惟在于此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三台文獻　稍節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

御史湯鼎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于外至今未還臣前處遠不知朝廷之事以爲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太有爲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然臣正以是勸陛下也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皆見于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于國而陛下容之猶未見陛下之大儻其言無益于國而陛下能容益見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爲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方今在廷諸臣恃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頷貶所漂泊海徼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懽悅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而容之則言者無禍亦無名罪愈輕名愈鮮而名歸人主矣是以忠臣喜薄其名豈願己有令聞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此先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今日之事非陛

下之意皆大臣劉吉誤陛下也蓋朝有直臣既非小人之利尤于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殫萬安又論尹直懼其一旦及己也于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璋者出爲吉既不能引天下賢士其事其主乃反陰仇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而聽言路自爲阻塞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輿論所棄實不減萬安尹直也伏乞陛下斷自宸衷特敕吏部追文祥等還其官罷劉吉還其家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行此二事以應天道臣見人心大悅宗社獲福不足以言其應也

乞恩宥過終養疏　三台文獻　稍節

臣庸暗無識狂滯有名少讀經書志惟苦於無位既登科第念始虞於進退臣原籍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人先臣壎由進士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功成乞退蒙恩終家臣實不幸獨子承緒有祖有母兩世三人二祖高年竝過九旬母氏單居六十有五成化丁未臣始與計吏偕來會試禮部蒙聖主增收過采擢臣進士待事吏部離親遠祿於是鞠凝百出進退兩難矣臣當時便欲求歸待二祖之終還老母之養草疏略具有詔將行闔命裂草習事工曹期月乃去提身就道載熱還家而病作矣臣之得病內見傷殘而不知外逢嗜慾而無忌漸之既久防之太遲是以始則寒熱更進其名爲瘧久則血氣頓悴慮且成勞臣始知藏疾養患遠醫

去備之不可測也及病既去嚴祖大愚固命之慈母盧氏欣許之謂臣必輟幾日之養宜赴一朝之忠行道於外歸榮於家理難二見恩欲兩酬臣是以流涕出門割情得路止是爲親濡滯實非無故遷延去魯遲遲不聞祖在毋存窮衢駕車豈但官虧祿損彌子用之以免罪聖人行乏而垂法且人必畏疾病官必信文書今吏部雖或察臣之情尚有疑臣之跡若將置臣於罪必至枉臣之心伏望陛下念臣之父曾展忠勞閔臣之身未齔例蔭十世之宥用其一世特敕吏部餽臣送問放臣還養廣求忠之路寬行孝之罰如此則不止微臣一家死生老少戴日蒙土幽明共荷而已也臣眛死又言臣見

自古國家深畏大忌莫若人情壅隔聽聞不徹也臣則不才有司既以賢錄臣先帝又榮臣進士臣比衆人宜加數等而犬馬之情不使上通則自臣以下雖有枉冤急迫之情何由自達此臣所以不避斧鉞候死以聞非徒自爲也

謹按夏赤城素負文名有集三十三卷亦云富矣今觀奏議諸篇繁冗支離詞不達意甚有如柳子厚所謂用助字不當律令者謹僭爲刪潤似較原本稍爲簡明其他雜文僅取數首以概其餘覽者幸毋病其略

撫松軒記三台文獻又有西軒記知樂齋記不錄

張文成佐漢爲韓功成乞退慮不旋踵諸葛武侯審起佐漢大功未就以死爲退陶靖節自以家世晉室宰輔有子房爲韓之心宋業漸隆賦歸去來有孔明不仕孫曹之節三子者志義才權俱百代人物陶翁但未用耳子嘗寤寐尚友情至而若私焉執鞭之役殆未足以喻吾款也今年子入城綢庵任先生方築室四楹於正寢之北刺取陶翁之辭以爲牓目曰撫松以記事請噫綢庵亦慕陶翁之爲人因事以見意者邪夫陶翁之罷彭澤賦歸來夫人所知而其羨也既歸無事撫松盤桓亦固其所至若遇田夫野老草酺泥飲漫廢不束殆無雅人之度此則衆人之所未厭而子也亦嘗少槩於中於

乎其殆有由然也夫人負才傑遇時艱愍世揣已豈不願贊大策立大功以展見於時既一不獲逞則韜機略解方嚴舉胷中之礧碨盡于平易紆隨闔茸焉出之勢也以陶翁之賢生晉宋之交豈不願入而謨帷出而踐閫梟寄奴壽興午如子房孔明所樹立既而大事且去無所更望不得不爲是慢廢不束也紆隨闔尤也不然必發狂疾觀其述史詠荊軻諸詩拒道濟餽遺等事翁之鬱鬱不逞矣翅可想綢庵起家文學博士雲閒再轉分教南雍所在養士外又有斷塞姦弊寬民等疏居南雍三年外憂服除引疾臥家甚決視陶翁亦可無愧但所遇之時不同耳綢庵生長清朝從容進退疏堂安樂

不願泥飲吟諷太平不願詠軻又以見陶翁生世之不幸豈惟陶翁子房孔明無不皆然雖日功成名顯殆亦非其所願也綱庵曰然遂書以爲撫松軒記

送王龍淵報成序

皇朝法古爲治百司内外皆三考在官誅賞卒事在初供職之臣低首累氣救補濊除不暇厥後治煩其目教逸其本士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爲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率用忘民以逞行事供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於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其職無不可對人言者夜則狹

昏告于天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由是上功報成擇言實書出其肺肝臣之見君可無愧色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服無不可也今之不然者求一二於千百吾尚患其指之未易屈也本府監郡王公殆其人乎公行身以清馭民以簡嘗視篆吾邑既至先理濫費民得解縛於衽席之上訟止而不深事省而不留子以古稀之年十一在外令之去來所見多矣閒有如陳如郁三數人頗順人意未見快心明目如今日者民旨公之政欲得子筆爲頌章會公有報成之行子不得辭因事直書亦不知其言之過與否幸其人誦之內各自省世道或有小補云

謹按天台縣志陳衮字廷章新城人宏治十五年至廉介有守撫字惟勤祀名宦陳世顯莆田舉人宏治十八年至存心寬厚律已清廉祀青田名宦　郁浩字子淵永州進士正德九年至廉慎明決平徭役恤民困民畏愛之又台州府志王廷幹直隸涇縣進士嘉靖二十年爲府同知龍淵倘即其人與

海山歡頌詩序　三台文獻又有與戴師文書上于天官書張風傳祭庚十兄文居閑賦皆不錄

良子弟出而憂國長民必行其志不爲利勸不爲威止靜而篤焉動而不欺其效使民樂其業境内休謐天下恃以無事嘻此豈非賢父兄之所爲教所望於其子弟而不可必得者與夫仕宦而及其親之存築養堂於廨

次迎而致之朝夕承歡如在家畿既不忘君乃生世不可必得之至願幸而得之豈非人子所大快而百念俱廢者邪雖然使民心不悅於其上勢將胥怨以及其親吾見門屏以內烹金饌玉列竹竦絲疊綵幢旌之儀與軒蓋爭赴門屏以外則蹙額舉背怨歎呻呼之聲與歌鼓接響養於治所而忘民以遑尤非所以厭賢父兄之望而有其教也我郡侯東橋顧先生用直道改官再起爲吾郡二年於此政以勇濟不忘志素尤重民財參覈節均去苛抉弊民閒絲毫不入姦墨筐篋中民心欣附至謂侯之勤恤我者過我自爲期耋之年亦自謂眼中未見世常言文章政事鮮能兼兩

亦自侯見之所謂靜而篤焉動而不欺以道寬民者邪賢父兄之所爲教而望焉不可必得者邪今年月日愚逸公以迎致實來七月十一日公七旬初度辰也以侯貴烏紗白髮坐閱觴酒詔服金緋葢異數也於是闔郡鄉大夫暨士庶咸勤目竦意翕然頌聲流於六界際海窮山無遠弗至先期二守周侯親睹民樂重以同官之好謀於府推王侯購冊軸錄繪事用藉羣言名以其實曰海山歡頌既又以書幣抵鄴俾爲之序於乎人才難得鄴適念此黯然慨慕寥寥遠賞得一人而醉心焉豈但同眾人恂恂徒樂其政德其上而已也因不辭爲之序

遺詩三台文獻選錄三十八首今錄四首以見一班

遊蔣山

冷冷玉澗泉鬱鬱鍾山石至今秣陵尉逐盜留遺跡畫闌秋雨深繡瓦春苔積升階眺靈光寒日掛松柏

燕京看月

五載重來客長安看月圓清光近北闕流彩過中天八表同時見一輪何處懸丹心空自許慘淡曉雲邊

黃巖路

兩舍鷓聲篁竹地數椽林影白雲村千山北望連華頂萬壑東行到海門渡口煙曛留短欵道旁冰雪霽微痕謝家酒賦經年斷去坐方巖子細論

望金山

十年聞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參政秦雪庵先生文

兩浙名賢錄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宏治壬子以毛詩中浙江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授南京行人司行人轉司副丁外艱歸服闋遷刑部郎時逆瑾亂政羅織京朝官刑曹場染尤甚文以身殉法不少貸讞獄精明老吏皆自以爲不及瑾竟不能害未幾遷貴州提學副使以母喪去服闋仍改陝西文之兩以憂歸也借宅以居蕭然無長物終喪三年哭虞祭奠悉中禮其兩持文衡也以身爲教親爲講解大要以抑奔競黜浮薄爲先兩地士習爲之丕變在陝二年遷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時河圮爲患民生凋瘵而武宗日事巡遊征調無藝文慨然以不得行其志爲恨遂乞身歸時年五十有六耳杜門謝事教養子弟者十二年而後卒文歷官三十年十介不苟至晚年持之益堅蓋天性然也其自陝入覲時嬖倖錢寧孫安廖鵬輩各以其故來視輒謝不見或以禍福惕之文毅然曰君子立身自有本末奈何與小人作緣聞者咋舌其堅正不撓類如此其學術以聖賢自任仙釋之說一不入於耳復不爲近世門戶同異之習四方士多就正之稱儒宗云

浙江通志秦文字從簡臨海人宏治癸丑進士授行人

正德中遷刑部郎中時逆瑾亂政羅織京朝官文以身殉法讞獄精明瑾竟不能害遷貴州提學副使改陝西兩督學政以抑奔競斥浮薄爲先士習爲之丕變遷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抵任覩河洛居民凋敝而武宗巡遊調度日急遂告病歸本獻徵錄

台州府志秦文字從簡號蘭軒晚號雪庵自少穎敏絕羣博通經史宏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乙卯授南京行人戊午轉司副四方聞其名從游日至外艱服闋陞刑部郎中時逆瑾干政羅織京官每下刑曹輒以身殉法不少爲假借讞獄精明瑾竟不能害遷貴州提學副使兼兵備事教士外區畫方略軍民便之又以內艱歸起補陝西督學懇懇以行誼勗諸生抑奔競黜浮薄兩地士習爲變入覲嬖倖錢寧輩各以其故來視輒謝不見後亦不能害之遷河南左參政抵任覩河洛居民蕭條而武宗荒游無度徵調日急告病歸杜門教育子弟及鄉之後進皆有成立足跡不入公府天性至孝九齡喪母哀毀如成人父沒每出入經父所嘗寓地必惕然感傷舍車徒步而過嘉靖己丑卒于家年六十有七所著有幀東集關中等稿今祀鄉賢祠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八　紹興府志卷之五十五

大韻夏廷評感春按廷評名鐩

款客衙羣吏開章動浹旬窗虛多得月亭小自宜春灌

遺詩三台文獻載六首錄四

竹留池水題詩拂硯塵一官山下路未是出山人按玉篇倘蒐遠貌言疏遠羣吏也

夜渡揚子江至金陵

一帆月色楚江秋兩岸風聲載鶴舟深夜涼生人不寐遙天波蕩地疑浮覆厓碧樹明漁火墮壁蒼煙沒海鷗舉目長安應不遠孤篷秋雨自生愁

太平隄即事

出郭官隄畫裏開馬蹄鎮日此盤迴青苔白石聽僧話獨樹孤雲共鶴來海氣欲秋人倚閣山光初霽水明臺石根有句終難覓隔竹清風自洗埃

誕日遊雲峰

潦倒羞看甲子週角巾蕭散出林邱山尋絕頂連雲步水傍遙村入畫流鳥和歌聲供野酌鹿行禪石伴清遊何當更踏尖峯頂萬里滄溟六望收

遺文三台文獻載六篇錄四

有竹居記

刑部廣西司廳事後之東偏爲軒三楹其南楹揭三大字於楣間曰有竹居前大理卿朱公作之已莫考其年其中楹有記前主事湯公作之槩之年惟宏治丁未猶昨也余視之諦亟呼之曰茲非王子猷所謂不可一日無者哉而於斯乎有之迫之見有告者曰隱有哉其昔之人乎其避也夫延伫久之惘然若有失也或曰京城

大族延此君也多矣誠求之可興致也或曰茲地多人蹤此君厭焉且受蹂宜別爲之所從之已而自軒坐于庭百務交集塗目塞耳解而退且哺僕執鞭以候馬側顧吾軒弗可居卽居亦倦且臥鳴呼此君可有也如吾何然則茲二策也其終已乎抑將何以處此君矣夫其筠而刻之也以詩筒而鳴之也以樂聚其籜而緝之也以冠席其陰以祛午暑也以琴以樽以彈棊投壺觀書有此君可也其中之虛也以容人受善外之直也以守法持正色之潔也以愼取與絕苞苴處剝落之秋而生氣不改也以充吾仁民愛物之念而施諸獄事雖不有此君可也有不有迹也有不有閒有道焉卻其迹存其

道培於家茂於庭斂而歸之軒卽無此君其可謂無也乎遺其道徇其迹物而不化軒砌之閒上窺湘渭隱微之地荆棘莽如也又安在其爲有哉仍其名而申記之以自慰且白此君之心事以告後之人

徙建臨海縣儒學記

台郡治東南去百步許爲臨海縣學地逼塵市規制弗宏太守姑蘇顧公璘治郡之三年已卯按正德十四年庠士以請公曰需哉明年庚辰弊革政成士復以請公曰可哉一日謁朱文公嘉滕公膺祠於龍山之陽顧謂士曰居夷臚徙哉惟茲其良士曰唯唯乃與同寅周公倣王公宸陳公餘馨余公信協心共議遷二祠于

學造物者密藏而緩出之其有大孚發矣惟山於德惟仁厥體惟靜靜故克壽仲尼錄焉以迪諸徒故士法之施仁自邇達于海隅動罔或撓死不渝節惟庖羲氏畫卦以艮象山周冢宰旦繫之以思故士法之以道寧志職思其居罔或諂瀆以犯非分惟有虞氏肇州表山作鎮周人瞻仰宣暢詩歌故士法之以峻厥德抗厥操絕類離疇鎮壓海宇中外屬望嗚呼惟學世重匪地在人

朝宗嘉會記

皇上十有三年天下朝臣大宴會于京師之慶壽寺惟時羣兇殲殄井厥庭宍齊魯吳越楚蜀之民稍就安全

虜酋番騎喙突遠塞西極甘肅東抵遼左關無失險戍士歸屯雲貴兩廣諸夷閒或侵犯尋且竄伏賓貢恐後海內底于乂寧京兆十三藩梟暨于行寺凡二十有八人於是恪遵彝典入覲天顏有懷必達罔或壅閼退而與冢宰中丞面議僚臣爭可否公定陟黜已迺持觴赴會握手論心賦湛露之令儀陳鹿鳴之周行晏然無內累以攬迺心亦樂矣哉竊嘗聞之人有病瘍而愈者有醫之良過焉有難色問之故曰惟中惟元寶尸厥辰瘍乎殆有甚焉今天下之瘍去矣惟是中元之變議者難之夫善言匪爭在心夫簿書期會匪治在道心以爭君俾罔愆德厥中用和惟廟堂公相之責道以治民俾罔弊於徵求厥元用調惟余徒其奚庸辭行矣其各懋之哉人有言曰惟兄弟具翕家用以昌惟人臣協恭和衷立厥邦又曰同涎而稱觴弗若有孚于遐方作朝宗嘉會記是會也地惟京國時惟上元殺蔬惟儉序會以爵酌同齒序王秩天彝交伸罔漏任賢率殺繁文崇忠信薄盟歃交情話卻管弦皆可書已

說鷹贈李原復之廣東僉憲

今聖天子嗣登大寶黜幽陟明首以秋官郎華亭李原復爲廣東僉事年友留者設餞于郊文以謁先帝梓宮及北衙弗預僉以贈言需文既還浹旬趨賓主禮未有以塞責者胡君廷佩索遘甚亟因述歸途所聞作鷹說以告之曰去京師三十舍有鞭鷹於道者余舟過焉叩之曰獵者也詰其故曰吾見是巨身廣翮修喙利爪欣然喜曰疇昔搏鵬於楚者非是也邪捐吾貲以致之啖以肉食貯以金鞴供億實繁以爲吾妻子所託者在是矣既彌月縱之祇見是浴大河以潔其羽沖層霄以張其勢乘長風以作其聲昂然號於禽曰吾搏若者非若儔也已而江鴻縞吾稻粱而是弗知野狐掠吾鵝鶿而是弗恤陵而侮之者獨棲棘之雀宿草之兎耳吾妻子何賴焉鞭而遣之余聞而有感焉出小技以享大恩不可哉國家設都察院十三道以司內臺設按察司以備外臺士既第矣尤必遴其美爰巨負翅然特出者以統自王侯將相以下皆得糾劾故豸其冠繡其袍班列庶僚之右恩必特賜遷必美秩猶生人之畜名鷹也或者錦繪文宮金鼓闐道聲勢恐嚇以加於人曰吾劾若者非若偶也考其所得非重聽之丞則受遺之吏至於蠹國大姦蝕民巨憝非惟漫不加省又從而翼成之其負國家矣啻鷹之負主人哉顧晏然居其位何也嗚呼是何異於國之日耗以索也乎原復君產士族守祖父家學之粹以春秋魁天下士擢秋曹衣服舉動不甚致飾而胷中權度有人所不及者故刑案過棘寺出自君者什九無反榮辱升落言不之較而銳於建立致在先帝朝應詔陳言者甚眾而君所上十策獨切治

體推是道也庶其免於吾之所病而稱其爲國之名鷹也夫雖然晉崔洪爲御史治書時人稱爲北鷹漢郅都中尉宗室號爲蒼鷹是二鷹者皆所謂搏鵬者也然一則列於名臣一則儕於酷吏其故何也君之爲鷹也固宜愼所與哉

氣節之學九　清節六

僉憲符松巖先生驗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台州府志符驗字大克號松巖匡之子按匡字允試號正齋正德中歲貢益陽訓導升邵陽教諭攝武岡州事見黃巖志宦業傳領鄉薦第七登嘉靖戊戌進士宗伯霍韜與語奇之簡南京福建道御史累上封事指切利害及劾貴幸不職悉協輿論奉命巡揚子上江剿捕劇寇行部疏剔姦墨長吏至有解印綬遁去者考績北上冢宰許公按明史七卿表許讚爲吏部尚書自嘉靖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人閣以其才堪治劇擢爲常州守比至值旱荒郊行賑恤詳諮民隱遂痛鋤豪右拯無告民皆尸祝而強宗巨室大不便焉陰中之謫判蘄州臺諫交章稱枉踰年移令建安建有鐵冶鑛徒取鐵者率異郡無賴之流慮其釀他變也白撫按逐之出境籍其廬舍及違禁財物歸諸官創儒學講堂號舍復置學田以供餼養所甄拔皆知名當世秩未滿調彰德同知當道檄毀湯陰田賦履畝則壤招集流移民甚德之擢廣右按察僉事輒懇致政歸驗自幼力學造詣深厚事親盡孝執喪哀慕不置訓子姓以禮內外斬然家居清約出入未嘗乘輿顧性峭直剛介凡按治不能少徇權貴人即謫居藉藉亦不屑以

二字通政府竟以是弗究于用所著有留臺雜記四禮或問松巖遺稿

明一統志符驗黃巖人由御史出守常州之官不攜家累但持二敝簏從二蒼頭常供以蔬人目之爲符青菜銳意鋤强抑橫歲大旱蝗日出循行不勞供億以筐盛米數升菜數束而已

武進陽湖合志符驗字松嚴黃巖人進士清操峻節嫉惡好善以御史出守不攜家持二敝簏來隨一童奴供作糲食而已稀御肉常供蔬人呼爲符青菜鋤强不避權要有竄匿期必得之苟奉法而至亦不深苛志在興革凡都野遠邇險易圖之以便句稽乙巳歲嘉靖二十四年大旱蝗日躬行阡陌閒每出以筐盛米數升柴數束不勞民供億常道府橋見卸船傭奴有脯肉舉餐者怒笞之尤喜尊禮儒碩與徐問唐順之遊徒步過從竟日忘倦問以書規之謂宜稍存寬大然不能改也時郡人薛應旂官南考功主察留都爲姦人所紿驗竟坐不及調後知驗賢悔且惜焉

按明史薛敬教傳祖應旂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黜常州知府符驗大學士嚴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葢應旂坐驗不及固屬誤聽姦言而嵩則以他事怒應旂借此以罪之也

福建通志符驗黃巖人進士嘉靖閒以御史出守常州復以忤當事左遷建安知縣一僕自隨布袍糲食風裁矯然尤注意學校建學舍講堂躬自講藝籍廢寺田以贍諸生邑有鐵冶往往以采鑛致寇驗條陳罷之仕終廣西憲使民思其德卽其講堂專祠祀之

遺書

四禮或問見浙江通志今亡

革除遺事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此書卷首有驗序稱泰泉欲修國史之闕出檇李郁氏本俾覈訂爲十六卷以復於泰泉泰泉者黃佐之別號葢驗此書實因嘉興郁袞舊本而修輯之肇其議者則黃佐也又有一序舊本題爲郁袞作其文與黃佐集中所載此書之序正同葢傳寫誤題袞名袞書有傳無紀此書則列傳十卷外傳一卷冠以本紀五卷截然兩書不容移甲爲乙別本或兼題佐名考書中徐妙錦一條佐集載之題曰徐妙錦傳然則佐亦潤色其閒矣朱彝尊嘗謂黃佐革除遺事與當時紀建文事諸書皆不免惑於從亡致身二錄葢於虛傳妄語猶未能盡加芟削云

同治黃巖志初御史新淦張芹本宋端儀之革除錄取建文時忠於所事者四十六人次其行事其無考者則存姓氏鄉里於後爲革除備遺錄一冊泰泉黃佐復本宋張所錄而增廣之爲革除遺事六卷其成

書在正德庚辰十五年嘉興郁衮亦據宋張二綵弁何孟春續錄而彙次之爲革朝遺忠錄二卷其書有傳無紀此書則因郁氏本而修輯之爲列傳十卷外傳一卷冠以本紀五卷雖不及後來厝叔方建文朝野彙編之備然視黃郁二家所載則加詳矣有嘉靖癸卯二十二年自序及郁衮跋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台州外書

留臺雜記八卷明史藝文志入職官類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乃其爲巡按南直隸御史時所作專記南京御史臺故事因以上溯歷朝設官命職之由分爲十類曰天文曰院址曰院臺曰官制曰職守曰俸秩曰廨宇曰職官表曰宸翰曰碑記按千頃堂書目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統九氣節中六　四

日表日文合宸翰碑嘉靖記爲一故云凡九類驗自爲序嘉靖壬寅述其凡例然與

遺文

答郡伯陳梧岡公書三台文獻

某斥謫之人眾所鄙棄乃承我明公識超時俗量容疏謬自解官南歸曲荷存問若憐其志恤其窮哀其不肖之才力猶欲拔而置諸俎豆此大臣斷斷有容之公後世之所罕見而人生之所不恆遇者也顧某匪人何足以叨盛典哉是故日者使回力疾披瀝寸丹意明公之能亮耳迺伏承鈞檄獎督再三邑大夫庠博士趨命競勸谿童野叟欣覩盛事遂令人與山川草木均被榮光士伸於知己此之謂矣蚤夜圖惟深欲勉副盛德直念君子處世見幾而作上也徵色發聲而後喻者中也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避者下也某自童時有志事道亦

台學統九氣節中六　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桃源無伴夢中過祇應問卜供生計何事飄蓬泛海槎猿鶴故山休怨我更來重唱紫芝歌同上

過水口驛

谷口沙明兩岸村軒窗上下水渾渾轆轤聲轉桅檣遠阡陌人歸笑語喧野店山聲供白晝漁舟燈火對黃昏溪平始覺波濤歇不似前灘易斷魂三台文獻

林縣黃華寺

遠水近水通溪橋千峰萬峰積翠饒深春花木凍未發絕壑冰霜暑不消珠露色添瑤草潤洞簫聲徹白雲嬌自憐不是神仙骨空憶當年王子喬同上

遺文

念民生窮居靜處閱世事不可人者期獨行其志而成敗利鈍有所不恤又自慕伯夷爲人舉世非之不顧必期無負平生而後止落落不合心志未渝晚乃獲仕於朝自謂素志可酬古道必復不意暫辱臺端一麾劇地某於此時不能奉身而退謂之見幾可乎比至毗陵見小民之塗炭覩國課之缺需忿豪右之橫行傷風俗之薄惡思爲上下竭力以贖尸曠又不意志雖不怠性則乖違心雖愛民政妨巨室鄉校之不毀未幾而下井之擠石立至中閒雖藉臺諫論列之公而亦不廣之譽不足以勝求全之毀也不謂徵色發聲矣乎朱夫子曰當官而行惟知報國見險則止匪以鳴高今日之謂也而復欲冒進適足以自玷耳某之自玷不足惜恐累我明公知人之哲而不肖之罪愈深何則以柳下惠之賢世去中古未遠三代直道尚在人心且不免於三黜明公度今之世去士師之時幾何俯察不肖之僻遠士師之介而和者幾何而能保其不重困且踣耶事勢苟可爲雖降志辱身猶思自效力不能任古人有放言自廢者矣今幸爲時所斥逐復可不自爲喜而戀戀升斗爲身圖哉又杜子美云移官非主意某荷聖明批答之仁尤當殞首犬馬不宜自棄如前所云也第客歲以毗陵饑饉恐民生流離旦夕稅野廉訪疾苦溽暑薰蒸酷其外多難殃禍勞其心及今靜定百病交攻藥裹關心萬事

晚宿嶺店驛厥明治行西望峰巒攢疊卽恍然神爽予恐耽題品太康泉石得毋效方人之學爲孔師門下不暇也邪已而道石門兩山竝峙爲門澄潭在下乃涉岡而入川原嵐岫不類塵寰予意茲山目天台栝蒼來將出岸原作洋誤大海局兀隱勇成勢其造化顯才之窟乎子貢見夫子之文章而曰得其門而入意或類此南繞至石梁入石佛巖崆峒如屋高廣數丈左竅小穴如側軒右有摩訶泉頗甘東歷和尚巖按卽接客僧達章義樓是爲東外谷遠嶂近林沿閱如畫不能以名識西度謝公嶺爲東內谷嶺下兩崇崖逼夾奇石森布限眾流成瀦爲照膽潭白雨潭梅雨潭水各澄碧兩崖穴峒屢出一小

竅爲風洞常颼颼洞口紆徑入羅漢洞高數百丈兩土
壁上合下開深數十丈廣當深約十之一旁僬嶢峰其
覆如螺捲裏起一臺級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同
下如線叢降爲靈峰寺故址前亹雙靈芝二峰北爲北
碧霄洞大崖南爲南碧霄洞面五老臺五大石衍整徹
空自是窮壑幽窄更上爲仙人巖出繞而西爲連雲嶂
又西峰巖叢擁不下百數多不可名識轉奧繡壁一具
上突下斂高數十丈爲淨明寺故址前挹石井山麓頂
右聳鷹嘴峰復入爲蓮花峰出繞而西爲響巖羣巖四
簇而且峻虛中一道聲發谷響旋激有餘音頃之而出
巖峰展衍峭沓緣西入靈巖寺門當雙門二峰從東與

有水簾谷飛泉散墮如簾然有鶴井洞一石鶴立水中
西進爲四巖整傑遮道更進爲含珠峰二峯尖嵌大圓
石寺展屏霞嶂雄兀亙據展旗峰揚翥在左天柱峰偉
插在右嶂左安禪谷有石洞稍下會賢谷嶂右龍鼻水
兩石崖高百丈許倚合成宇下距二三丈遂亦數丈上
合處有條石嵌如龍形鱗骨屈偃尾上掉爪鼻降垂二
鼻孔滴水不絕又左有屏風蟾蜍峯右雙鸞玉女獨秀
卓筆諸峰及僧抱石鑾回嶂環序種種獨秀側泉瀑如
練爲小龍湫更上爲劍鋒泉石鱗水躍上如劍形展旗
中裂丈許深爲天聰洞捫蘿扳磴而視極底啟一竅淵
徹無盡予歎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在茲矣擬之初入
門如破吳亂齊伎倆尚亦淺哉晚宿寺之西館又明日
出西行至馬鞍嶺山形夾列規矱銳削踞蹲拜舞遞遞
奔突以千計皆不可名識隨道平疇鱗布野築星立雜
石蔽澗咸協輳景勝予伫嶺上眞若乘駿背馳遊八埏
忽悟茲山莫布諸谷直耿存一嶺彼出悅紛華勢利然
終聞性天道有骨氣有自來實以此敢不努力嶺南下
泝雲錦溪能仁寺溪石底澄甚如雲朵錦章迫夾一徑
通幽俊采如堅刺寺外羣嵐周織喬木方篁蒼階巨斧
皆古所遺更南下爲四十九盤嶺嶺內爲西內谷外復
重阻爲西外谷合東石門謝公密藏三窟予復悟機事
不密則害成以言列科尚遠三昧後抵詣一貫能變化

而進於是者貫則無內無外無暴無常無深無淺致一
之道也出則西北循雲錦溪行入鴈山書院院創朱蕩
南太守遂隱不露葢茲山別景乃天柱寺遺址西入歷
華嚴瑞鹿二寺故址峰巖美列爭妍逞奇不可名識者
無算瑞鹿上常雲峯下常危插層霄之表嶂崖巧疊右
畔如獅吼狀突引頭鼻又西爲翦刀峰二長石駢側如
翦歷龍湫菴入盤谷觀大龍湫谷嶂數百丈石回中水
噴瀉隨風作態變幻不一子歷佇觀瀑三亭自惟學達
才以全德所不置其惟心源也乎一心也貫其才也舍
一而圖貫鮮不僨耳漢以下用才類躡僨機晁賈（原誤息）僨
僨氣苟揚僨性陳竇僨身恭石僨天下明於大龍湫不

亦免乎嗟乎才德世道君子因事現才無所擅作其用必切中機宜不至於取僨凡以心體無古今動靜此造化所以無非教也獨茲山閣僻海隅又縮地鞠石不傳不移置中州爲人人具瞻且近朝闕得縉紳士劇玩之然山靈神徹不垠與飄輪湫盤長老亦云至矣是遊也海曲太華時亟有發明皆助予才者

忠恪吳惟修先生時來

明史列傳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攜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譁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與

版築亟治城復完賊乃棄去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姦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采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

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燈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時張狮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而狮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於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搆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脫帝亦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

玉太湘爲主使讞上詔皆戍煙瘴時來得橫州隆慶初召復故官進正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亟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勛陽僉都御史劉秉且調用時來言秉狂薦大監秦苪無大臣節秉位遂坐罷帝免喪既入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劄報聞尋擢順天府丞隆慶元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爲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閒住萬厤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

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
時來初以直氣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淪十餘年晚節
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閒連爲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
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
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案按史言時來晚節委蛇今觀其劾劉世延連乞休
歸曷嘗持祿養交以圖自全哉葢自萬厤十年張居
正既薨言官爭彈鋒銳搏擊當路與政府日相水火
其所彈劾者未必盡犯清議也時局既變黨論始興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先生亦惟乞休以全晚節耳史
乃譏其委蛇誤矣

朱衡傳隆慶元年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
中吳時來言新河受東亮以南費嶧鄒滕之水以一隄
捍羣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洩
其水入赤山湖（衡字士南萬厤安人時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
安洲詩錄忠恪釋褐松江司李以禦倭有聲時趙文華
巡視江南聞其名已列薦剡適公以事入謁甫下拜仰
視文華端坐不爲動公起立不終拜而出文華怒疏已
發矣追回去公名而後上或謂公曰少忍之此時臺省
可以立頒起懦
明史陶諧傳孫大臨字虞臣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及第
授編修吳時來劾嚴嵩大臨爲定疏草時來下詔獄詰
所共謀大臨不顧日餉之藥物時來亦忍死無一言
兩浙名賢錄陶大臨字虞臣莊敏公諧之孫（按會稽人年三
十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時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
言每共揚抗世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
嵩者因出其疏草大臨讀之曰是爲名計也爲勝之則
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
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大臨聞之泰然
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大
大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成去而
大臨亦以內艱歸仕至吏部侍郎卒年四十八贈尚書
謚文僖
按隆慶初大臨侍上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虞
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
於性眞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可謂要言不煩史稱
大臨寬然長者而內持貞介不以勢利易卽以吳忠
恪一事觀之已足見其爲人矣
兩浙名賢錄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
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
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乘城旅

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礮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予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汙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啟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郎當作狼諸路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噪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士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賚不先諸倭者至今快之而本始所爲緊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

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濘安能登卽登從高殪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乘其駝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隅中自相蹂踐我軍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莊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而本始所爲緊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

分宜父子橫甚靡其牙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游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詣解韜鈐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肩之出入危城躬履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贏弱爲貔虎障蔽全吳保甯畿輔跡其所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濘安能登卽登從高殪之易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既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時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

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暨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按時來仕至左都御史在萬厤十五年二月至十八年五月致仕卒在任三年餘此但言其隆慶中與高拱不合歸後事俱從略焉獨其敘松江推官事視正史爲詳

遺書

明史藝文志史類吳時來江防考六卷　又集類吳時來悟齋稿十五卷

千頃堂書目地理類吳時來江防考六冊　又別集類吳時來梧齋摘稿十五卷字惟修仙居人右都御史掌院事謚忠恪又橫槎餌執政之臣其罪何辭至若執政之臣與之交結通行

詆欺狂主下壞邊防撥厥所由其罪惟均若不一併究治恐病根不除久必復發臣待罪諫垣有聞而不以告是上負天子也臣聞四方多壘士大夫之恥也宋臣呂蒙正尚以四方無事要荒賓服自謂相業之盡人問其故以爲我無他能可見惟爲國求賢使文武各稱其職而已今大學士嚴嵩輔政已二十年若謂文武進退悉由吏兵二部則輔臣不宜侵其事令既侵其事而引用匪人以致蠹國害民邊事日壞誰之過歟嵩年已老智慮精神大不如前位極志滿無所他望惟黷貨之心不自饜足私念其子世蕃入直託言書寫干預國政擬票揭帖書寫出其手旨意未下先已傳播人口世蕃亦每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防考四卷　刊本

集十卷

右明僉都御史仙居人右都御史惟修仙居人橫槎革自九江府以下至入海統爲圖說列之卷首隆慶三年自序謂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蓋自永樂遷都後未之有改也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江防考六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吳時來撰王篆增補時來仙居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文恪篆夷陵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隆慶二年時來以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創爲此考六年篆奉命繼其任以時來書度

先示人不自少避嵩曾對臣言小兒之意如此如此臣
謂聖天子在上萬機獨斷卽有謀及宰輔嵩應竭其愚
不應謀及其子世蕃以輔臣之子自當謹身避嫌不應
窺覘幾微招搖權勢明以市私恩欺人于外也濫引伊
親萬寀爲文選司郎中方祥爲職方司郎中彼此爲姦
賄賂公行三部推一官覆一事必稟白世蕃而後敢推
覆狥曾有思報之心論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助其義
以忠於君上哉不過視其所入之多寡而已卽如趙文
華嵩所引用也征南回時將銀三萬兩帳脉送與世蕃
婢妾二十七人各金玉首飾與副世蕃猶以爲未足文
華告病疏章卽世蕃爲之若非聖天子在上則文華且

馳驛榮歸矣張經忽被誅也將銀五千兩送與世蕃求
救及其不免止將銀五百兩送經弟張申洲名曰路費
夫經朝廷之罪人也若非生前重受賄賂死後何爲贈
以路費乎若非聖天子在上則經且保首領矣玉汝孝
蘇州失事將銀三千兩央檢討梁紹儒送與世蕃止問
軍罪當給事中袁洪愈劾去紹儒時畏世蕃不敢言耳
蔡克廉一陞淮揚巡撫卽行吉安府將銀三千兩送至
其家赴淮不及數月賊勢方急克廉陞戶部侍郎去年
給事中張登乞要久任葢指克廉未顯言之耳楊順誤
國敗軍陞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而三蔭其子旣送監
讀書又爲錦衣衞千戶及百戶人言陞賞一次順其用

銀三萬方祥以職方承行亦得二千則三萬之多必與
世蕃無疑也臣思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
以蔭子之典加順有罪之人葢世蕃誤嵩嵩因以誤陛
下也吳嘉會修邊冒請陛下之所知也何功可錄乃加
三級而連蔭三子乎人言嘉會將修邊銀兩打造銀器
五損送文華轉送世蕃被尙書方鈍面斥其事今御史
萬民英劾其鑽刺結援其所鑽所援非世蕃而誰臣思
聖天子在上今已洞察其姦矣必不肯輕以蔭子之典
加嘉會有罪之人葢世蕃誤嵩嵩因誤陛下也夫爲朝
廷弭盜安民不過文武諸臣也然而督撫爲尊朝廷之
激勸人心不過賞罰也然而以得中爲權今惟賄賂之

行可以免罪脫身可以陞官蔭子亦何難哉軍民之脊
脂以博顯榮而復誰任難事以爲朝廷圖久安之業哉
且邊事之難人人知之若知其難必須自盡其力不能
則繼之以死不能死則宜自度罔效以聽命于朝廷不
應掩蔑大之罪竊非常之恩今日陞官明日蔭子欺罔
朝廷亦至此極也今則軍民貧困極矣謀國者旣乏長
算又敢私其黨類任其掊尅又酬以恩賞之厚無爲是
幸賊之來以爲市也不亦深可恨哉故今邊事之不振
由于軍民之困窮軍民之困窮由于上官之貪墨上官
之貪墨由于圖國之無人拔本塞源之論願皇上察之
也昔楊溥爲相俱可稱述其子以事受誅家累十萬金

今嚴嵩貪汙不比楊溥而世蕃之貪復過之竊聞二次差人搬運回家充滿道路絡繹不絕萬宋方祥南行俱各滿載人有萬萬方十萬之號其在世蕃又可知也伏乞敕下九卿衙門提訊如果臣言不謬將嵩放還田里以立國體世蕃肆諸市朝以正天討則姦黨弊革內治外嚴安攘大業掀揭古今而于天下無難治矣

方正學先生祠記　台州府志

甯海故有正學先生祠在臥龍之岡歲久浸剝隆慶壬申侍御南昌謝君廷傑以巡按至下有司凡名賢祠墓亟加修飭會新君嗣位追祀忠賢而于革除諸臣尤申明表章命所在立祠祀之于是知縣陳然奉行惟亟改建于縣治之西以謝君命徵時來記諸碑竊惟若先生者其學宜從祀孔子廟庭不啻一郡一邑之享也而祠將自茲以始因綴以詩俾春秋歌以祀焉詩曰天牖民衷知能惟良有氣浩然五典三綱人愛其私如水無坊假託管晏懿德以戕天挺先生昭世鸞鳳篤信好學希聖皇皇何以揖讓仁義之鄉何以蘊藉周公之堂發爲文辭天織錦裳抽奇闡祕不滯粃糠內焉以直外焉以方箴銘雜誡曷弗允臧臥龍之岡爲今首陽豈其首陽闕其芬芳微言大義克配宮牆惟茲宅里誰其表章觀風弔古爲世立防欽于來哲祀典未央

嵊縣修學宮記　嵊縣志

嵊之昉有學在山之麓既以水患徙山之嶠惟山故受雨於木易蠹惟高受風於瓦易毀自嘉靖初一修後迨今六十年棟折榱崩矣萬厤八年丹徒姜侯克昌來爲嵊令諸博士列狀請亟修理侯申請三臺咸報可而督學使山西劉公東星守紹與郡四川傅公寵督課尤勤委新昌劉侯庭蕙計其工值侯乃悉索諸賦歲編所積若干不足益以學租廢寺田價又不足益以金矢之贖而訓導傅遜慎而有心計爲綜理之侯與教諭章木訓導王汝源以時視其勤惰先正廟後詹六柱以石爲之避雨也次廊廡次戟門次泮池神座故用木易以甎經始于萬厤九年巳月戊寅落成于十年五月丙寅諸博士以廟貌之隳有年賴侯以炳煥于邑由得有贍依惟士暨民靡不樂觀厥成于已與有榮施相與鼓石命諸生尹紹元王嘉士徵余爲記夫學校爲賢才所自出政之首務也侯是舉得之矣諸博士與弟子日游宮牆戴侯之功思以服侯之教應必有自致以終侯弦歌之教者侯爲嵊救偏補弊節冗費以惠窮乏事多可記即修學其弛張先後可槩也

遺詩　見台州府志三台詩錄安洲詩錄今錄六首

焦山夜歸

古寺探幽去山城倚醉歸留人林月上醒酒水風微漁唱搖江渡村燈照石扉獨憐沙上鳥已宿尚驚飛

報因給假歸二十年丙寅補吏科轉戶科右給事倭陷朝鮮力陳大司馬石星議款之失總督顧養謙因朝議牴牾疏請孫鑛經略意在分過明諭言經督竝建事鮮責成後所言俱驗又疏請起用閣臣王家屏尚書沈鯉員外鄒元標等二十八人時家屏等方以建言忤旨歸由是失上意會枚卜銓部首列家屏選司顧憲成坐摘明諭復疏救之上益怒命降雜職用迫逐中立疏進竟削籍時年止三十餘士人在堂喜曰兒慷慨樹大節無忝所生矣考妣繼喪哀毀骨立徒步營墓身雜畚鍤之役服闋馬直指從聘劉撫軍元霖交章推薦不起杜門謝述卒年四十五天啟癸亥掌院趙南星追論遺直奉旨加贈光祿少卿有掖垣疏草行世西山遺稾藏於家

掖垣疏者夕郎盧公明諭所草也明諭台之黃嚴人字君教萬厤丙戌進士歷太常博士陞授刑科給事中公起海濱荷明主拔擢官在耳目之際矢竭孤忠孳孳補救如恐不及葢司諫可半歲一條陳邊事再請減滇南貢金及正椽入頓隆盜庫罪三請止東封四請用直臣鄒元標等皆民譽也而首歸德山陰二元老五論止經略孫鑛并責成總督顧養謙六請覓宥銓部會推王文端選郎顧憲成而公奉嚴旨降雜職用迫同官逐中立申救疏入而公再奉旨落職編戶矣明農十年齎志竟歿會光宗皇帝洎今上登極蒲車幣繻貢相望於嚴穴一時骨鯁之賢批逆鱗而甘九死恃強項而爭國是者不次蒙登等之異數公不及見禮臣推廣德意噓枯澤朽悉下所司大搜遺佚公子諸生應珂應扑等念公應格投牒郡縣冀綸緯翔洽黃壚公家故貧無金錢通輿府一時同志或前死或强半爲大官黃海非舟車輻輳地力不能自致郡復鄭重大典又故寥蕭不以上聞卽省會如隔九閽不復省錄予竊竊心傷之無何恤典一不遐遺贈公光祿寺少卿應珂等始相顧蘇蘇隕涕譽命自天先臣不朽先臣之孤得稱爲人子死且不朽乃奉其遺草付之梓而乞子一言之導也語曰勝觀數定則冰霜之嚴譴不免霽而滲陽和故有半生摧折忽焉積公輔之望是定故受特達之知亦有畢世湘纍隱然留爲今上統均風紀之定而勝亦定理故理而數亦理也試追數神廟末年王沈兩公繼筦絲綸鄒趙諸君子切重公之疏十行其二三公所疏之人十用其六七上用公之言舉人而徵示夫爲人臣者無樹之招而市之德上抑公之身而嘿示夫爲聖子爲神孫者當通其變而濟其窮於公之心獨無恔乎公所言裁一卷侃侃皆軍國大計其論經撫互相推委與封貢之誤閱世猶驗至其練朝章通國體不譭沓而靡靡不眠娗而巧核祛詖

淫邪遁之害歸平康正直之途卽張爲諫鵠可也嗟乎昔之阜囊患其少今之封事苦其多彼塡滿公車而譁卸不可辯洶淵不可分葛藤不可了違山十里螻蛄之聲尙猶滿耳而不可止積繁誨輕積瀆誨厭九原可作也公其能無愀然於時事也歟欽差整飭台州兵備分巡紹台道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蘭陵張師繹克儁甫撰

遺文掖垣疏草一卷凡七篇附文一篇崇祀錄紀略各一首今錄二首遺書有太常寺志二十卷今不傳萬厤二十一年正月

請召用直臣疏萬厤二十一年正月

臣一介草茅遭逢明主由常拇而轉諫垣爲天子耳目之任不易稱矣因思報德惟在進賢若知有海內忠賢爲朝紳推轂士林歸重足以佐太平而資中外者有不列名以聞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之職分也敢據所知一一陳之語云主聖則臣直夫主誠望矣臣安所事直易嘗言之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各從其類也唐臣陸贄云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宣精吏治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吏臣亦云陛下錄忠直故其下多折檻借劒之臣以是知主聖臣直語不虛耳臣昨歲條陳六事首以任忠廉飭邊備爲言隨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有以知聖意所向顯欲敘用忠臣不欲使天下之人謂英明如陛下乃有禁錮名賢一事世道幸甚臣因三復思之建言

諸臣必能隨地效忠何分內外何論邊腹但其閒膂力不無剛柔之異不容不分別所宜以當其用者況又有一等天植精忠以爲聖朝光寵如張棟鍾羽正萬國欽王教羅大紘湯顯祖饒申王之棟郭實胡克儉婁應麟舒宏緒李沂雒于仁李懋檜葉隆光其人或忠在糾繩或志切澄清或執法不撓而不便中貴或力主戰守而取罪柄臣所宜亟起清華之任以竟厥施弼成聖政者也至於任用邊方自有宜邊而邊者如賈名儒何選李琯江東之李植劉志選吳正志王德新等皆孤忠自許長才夙蓄若令周流九邊備嘗邊事以其英風耗之疆場庶過激之氣可融爲中和而用世之才亦裕於閱歷他日而任督撫握本兵則出其素所嘗試者籌之帷幄若輕車熟路然自能相機矢謀臨難決策調度防禦綽有成算故足賴也葢忠貞由天而賦才猷待習而成今邊方司道雖曰乏才然而以圓融輭熟爲機權以苟安媚寇爲得策歷練愈久機權日益熟邊事日益弛而彼之囊橐日益潤矣他日縱任之督撫任之本兵彼能勝其任乎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一鳴斥去豈必皆才然而忠肝義膽素所蓄積雷霆垂擊且不避也而何憚於邊塵豺狼當道且不畏也而何難於敵愾今竟令之困於下僚老於邱壑目不覩戰陣足不履邊陲他日縱任之督撫任之本兵彼能勝其任乎臣有以知其必不能

也合亞者以觀所謂忠者未必習習者未必忠二途既分國家常不得才德兼全之士而用之一旦大敵當前擊襟見肘不得不用偏才以支目前之急而貪夫得以藉口國事終無所賴則方今事勢是已臣目擊此弊故思習忠臣以邊事以需他日大受之器自謂千慮一得竊念臣明諏家世草茅叨蒙聖恩擢居言路自通籍以來此身已委之國家而此心則日以聖帝明王望陛下故補官數月隨事思效款誠乃蒙陛下屢屢優容不加譴斥沐此天高地厚之恩祗有蒿呼以報耳顧犬馬愛主之誠日甚一日若有所見不為陛下一言之此心皇皇如有所失寢食為之俱廢用是不避忌諱冒瀆宸嚴

疏入留中

葉謹按以人事君者大臣宰相之事達視其所舉者觀人之要道也先生此疏舉張棟鍾羽正等二十四人明史無傳者唯王之棟葉隆光劉志選吳正志王德新等五人耳其後再疏舉王家屏沈鯉鄒元標史孟麟張貞觀王如堅趙南星孟化鯉孫如法李獻可孟養浩朱賡吳宏濟王學曾朱維京張納陛諸賢群敷教賈嚴高攀龍安希范孫繼有譚一召等二十八人明史無傳者唯顏文選項復宏唐世堯陳遴璋姜仲弢亦五人耳其餘四十二人風節經濟炳在史書可覆按也然則先生之識度眞堪作相先生之學行必不後於諸賢矣

又按先生兩疏所舉皆建言獲罪諸臣如葉隆光唐世堯陳遴璋明史作璋等見萬國欽傳王德新吳正志王之棟等見姜士昌傳吳正志又見顧允成傳則其餘諸人之賢皆可知矣

戀留文選顧憲成疏萬曆二十二年五月

題為戀乞天恩矜宥耶署微臣以光慶典以廣聖慈事竊念臣明諏家世草茅叨蒙聖恩擢居言路自通籍以來此身已委之國家而此心則日以聖帝明王望陛下故補官數月隨事思效款誠乃蒙陛下屢屢優容不加譴斥沐此天高地厚之恩祗有蒿呼以報耳顧犬馬愛主之誠日甚一日若有所見不為陛下一言之此心皇皇如有所失寢食為之俱廢用是不避忌諱冒瀆宸嚴

惟陛下試垂聽焉頃者陛下允元輔之言命廷推輔臣用禮部尚書陳于陛沈一貫入閣辦事又以吏部會推事體不妥降處司官隨允輔臣申救止降文選司郎中顧憲成一員聖慈亦既優容而小臣咸服其犖矣顧臣反覆思之終不能無言者何也陛下之置輔臣也將屬以調和陰陽以稱鹽梅霖雨之任也然必枚卜之日聖情歡豫凝和於上然後吉兆告符和氣熏烝而變理之效可臻所謂人主和德於上而後天地之和應非虛言也今陛下一朝而置二相典不為不隆矣乃以降責郎官之故以致聖心違和於金甌盛典為之不光恐非所以重二輔臣之始進以應得賢為瑞而

為召和之端也故三輔臣及二銓臣皆引罪申救夫豈惜一選郎但念此鉅典曠世一逢而欲陛下霽威宣和以為百辟卿士之倡耳且前所推王家屏公忠亮節薄海內外蓋無日不庶幾其再起以光輔聖德臣愚不自揣閒嘗推轂以請念海內多故非從人望無以鎮壓邪謀在王家屏或取入內閣以備四輔之數在沈鯉或起充總裁以成一代之典其餘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敢下吏部酌量擢用而不謂天聽之益高也乃令輔臣及九卿甫承會推之命無不仰體陛下人惟求舊之心一時眾議彼同故於事體不暇詳考此在選郎不過依之執筆耳今日若據之以為罪他日將有援之以為功者置相何典也而令選郎得以為罪得以為功尤不可著之令甲也伏乞陛下念此慶典朝廷不宜因此降官惜此重典小臣不得卻此坐罪著令顧憲成照舊供職則聖恩浩蕩其於盛典既有光而於國體亦不失所關理道非細故矣臣于冒天威不勝恐懼待罪之至疏入

盧明諫逞臆激好生可惡且該部往往妄自推用多因彼此互相援援顯然朋姦之故願憲成著革職為民盧明諫降雜職用時科臣遂中立具題申救奉旨盧明諫革職為民遂中立降雜職用欽此欽遵祭陽尚書汪公宗伊公孫孟古俱受行至蒲圻復使來餽卻謝以詩

按先生本姓楊故有關西之句

朝迴使節發棠谿行入蒲州日已迷暮夜何勞勤遠贈
故人原自出關西

給諫吳明公先生執御會祖俸

明史列傳吳執御字明公黃巖人天啟二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為貪墨藏姦藪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劾吏部尚書王永光比匪用王元雅而封疆誤聽張道濬賄舉尹同皋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寵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納其言請召黃克纘劉宗周鄒元標忤旨譴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

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城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翊葉盛輩所為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末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為姦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內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

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
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眞君子他若侍
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
使章光岳邪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
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
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
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

按先生字君駕別字朗公初任濟南推官潔躬執法
不假色笑濟人呼爲吳靖街崇禎初御筆親除清介
第一獲罪歸里州府罕見其面及事關桑梓利弊持
救必力當道每景其義而舉行之甲戌黃儀悉出廩

藏爲倡存活數萬戶乙亥黃春坊道周謫歸千里過
訪信宿九峰相與感泣時事有未斷吾儕三惕憂之
句所著有江廬集刑垣疏稿見台州府志

又按先生獲罪在崇禎五年壬申時年四十三歲至
崇禎十二年戊寅卒年四十九當道請立專祠於縣
署之東今改建於九峰書院之東舊志謂先生卒年
四十六誤也

明儒學案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閒由進士擢
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
先生不往御史袁宏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
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

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
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遏葦之輩敕吏部
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
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
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
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
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嚴不阿
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
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
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邇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
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

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及御史遲大
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
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蠭伏尚多邪類鴟班
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
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
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温體仁與閔洪學同邑
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
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
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
說至海門言求已處亦篤信不疑故于克已閑邪謂不
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

理之識卓然卓然躬行君子也
江盧獨講
克復工夫是無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逐件做工
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使民時聚
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
予劉子曰精神只是恭箇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
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
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
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人死未盡散
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
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返而歸
者爲鬼
蔡按禮記載延陵季子之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
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又載孔子之言曰骨肉斃於下
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是人死
氣未盡散非朱子之說乃孔子之說也亦列國名卿
之說也豈亦從佛學來邪若死者之氣已散而盡則
祭祀亦無可感格矣豈先王之制禮乃教人爲僞邪
又言有無皆氣按莊老强以無爲道亦未嘗以無爲
氣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皆實有者也豈得以無
爲有哉
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

予劉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
車兢上線極渺忽處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
實上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遂令聖眞千載
沈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
蔡謹按此正言動靜一貫非判爲二物也蓋天之運
動其本皆由天樞使天樞可以易置他處則天反不
能動矣故曰居其所不動也蓋樞雖微動而得主有
常實謂眾動之主即謂之不動可也劉子之言殆如
惠子所謂飛鳥之景未嘗動也與

兩漏可求惟已七尺可問惟心
喜怒哀樂稍有盈溢便是氣
常存此心不爲氣動即是無終食之間違仁
遺文　刑垣疏稿二卷疏四十首今錄一首
劾首輔周延儒疏　崇禎四年八月初九日
臣聞仲尼贊舜以無爲又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及
讀尚書獨以地平天成歸之伯禹蓋舜之無爲非無爲
也有代之爲者也五臣各竭其智伯禹兼任其勞所以
舜得屏聲色黜聰明允塞温恭垂衣而治天下臣自客
冬入垣親見皇上文明濬哲亦舜之下僅見者乃太平
無期留害並至試問誰任宅揆非首輔周延儒乎延儒

閒閒之智煩煦之恩豈不儼然自居救時絕無壅蔽臣
即就今之時詰其所救者何事乎皇上登極以來頗風
雨調順矣近者旱則千里赤地潦則平陸行舟而飄人
之風蔽日之霾有識寒心問誰變理延儒敢自寬其罪
以歸怨於天諉咎於人乎皇上登極以來頗中外悅安
矣近者禁地而刓緡多人蘆溝而劫殺白晝始興之竊
縣令發源之聚綠林普明之抗巡撫流賊盜兵充斥道
路曠夫怨女仳離田閒問誰平章延儒敢自寬其罪任
皇上焦勞責羣臣分過乎且秋防戒嚴將之非懦則驕
猶昔也兵之非悍則弱猶昔也邊牆甚塌守禦無聞臣
每念及身戰神慄皇上試問延儒秋高馬肥邊城萬一
蹦入某將堪元戎大帥某將堪後勁前茅某兵堪陷陣
衝鋒某兵堪堅壁清野宜計六密告皇上此所謂軍機
此所謂戒備洩否則烏容偷安巢幕坐待風雨漂搖乎
凡此皆臣所謂庸而佞無救時之具者也使延儒自知
其庸感激皇上殊恩虛心簡賢才如姚宋之任人實心
求幹濟如韓范之砥礪猶之可也乃攬權壅蔽一味徇
私何地無賢才而辛未會狀榜眼探花館元必出蘇松
常淮四府況會元首篇覆帖大臣是何經旨而書藝三
承結句綴亞君子殊爲可駭狀元攜資挾妓而來通國
共曉試卷既有複字何以得列進呈之首江南例止二
三單言近於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延儒陰譎之尤意之

所忻吐滅興雲雨意之所忤呼吸下霜露實借票擬以行其私乎夫輔臣而庸猶可言也輔臣而蔽不可言也宋臣蘇軾之言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故聖人擢用臺諫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正以伐其萌而救極重之蔽也臣目擊邦本日枯邊事日壞金甌宜罅瓦解可憂皇上有文明之資而延儒不能迪以允塞皇上有問察之好而延儒不能引以用中肆欺蔽而累國家禍方甚大謹據實糾察伏惟皇上慨然省覽先罷微臣以謝延儒然後將延儒立賜硃斥更乞聖簡持心如水大臣祛壅蔽廣聰明安內攘外徐襄太平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忠任事朕所鑒知吳執御何得借端誣賴屬按私逞臆本當懲處念係言官姑且不究該部知道

遺詩

秋日同黃石齋年兄登九峰二首

到處看山只自然不貪邱壑不談禪兩眸佳趣憑秋水一枕奇書邈太玄深酌藤華神愈靜高吟雲際興孤騫嗟予廿載山林好此日頹然傷倔佺

武正韻軒騫與騫同左十一先韻故可通押

踏破芒鞋未肯休原來生氣自充周補天誰鍊難鞭石探海徒傷欲倒流且對朱霞紛夕秀那驚翠篠幻滄秋行行共說尋常話未斷吾儕三惕憂

贈詩

倪元璐字玉汝別字鴻寶會稽人官至戶部尚書謚文正時朗公先生既出獄文正時爲國子祭酒贈以詩

頂門一下是陽剛七十諫書飛血光政事堂堪名偃月纍臣志不在飛霜遂精周易囚羑里欲祭皐陶奈范滂滴滴月恩如海大將八兒肉放還鄉

紀善吳樊陽先生倖　附

黃巖縣志吳倖字存秩一字廉夫號樊陽幼穎拔以文學著聲嘉靖初潘御史景哲萃兩浙名士於萬松書院試青山綠樹賦奇之曰滄海遺珠也超貢京師授沂州訓導歷陞魯府教授奉命修玉牒成進紀善給假歸以吟咏老於家著有叢桂山堂類稿孫欽堯字大章邑諸

生以孝友著曾孫執御給事中

濟南府志吳倖字廉夫黃巖人選貢嘉靖時任光沂兩州司訓三遷爲淄川教諭神情淡遠榮辱得喪不掇其胷次設科條以造士創纂邑乘增製祭器修葺廟廡購置書史暇與邑中名士賡煙和月興會磅礴弗知老之將至任滿致仕歸築叢桂別業植三槐於庭萬厤改元忽語子姓曰我有德在淄其身後之桐鄉乎端坐而逝著有叢桂集二卷南宮倡和集一卷般陽倡和集一卷

紀名宦

遺書

淄川縣志見濟南府志宦蹟傳

叢桂山堂類稿三卷一作叢桂集
南宮倡和集一卷見濟南府志
般陽倡和集一卷見同上
遺詩
玉水和王九難韻
八月風雨何太霆波濤萬頃天沈沈遍地飄零捲茅屋
沙陵野老何處吟羣黎呼籲愁剝膚漂流共逐鯨波徂
民到魚鼈亦已矣彼蒼降割胡爲乎氣運一厄是誰咎
天地盈虛非我辜何人肯圖流民獻猶望我后其來蘇

三台詩錄
過衛輝宿梁園
飄零書劍二毛初迢遞嵩河萬里餘遠水獨依青雀舫
故鄉遙望白雲居客來衛地砧聲動夢入梁園雁影疏
舊日王孫重詞賦於今誰復似相如三台文獻
望華嶽
岧嶢華嶽障金天拔地三峰插渭川東望青徐分甸服
西連秦晉鬱風煙晴空露洗仙人掌陰洞雲飛玉女泉
已夢清秋尋白帝高凌絕頂快攀緣同上
和張大尹遊九峰韻
金剎同遊世界稀綺筵競舞越羅衣吟追仙鳥晨初往
漏轉銅龍夜未歸紺冰靜涵奎影射紫雲晴透露華微
山門玉帶今猶重碧海黃塵淨不飛九峰詩集

赤城志蔣煜仙居人有文學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煜性滑稽其臨事有立如此江失其名字仲明宣和寇亂載老母奔山水閒猝遇寇於東城之岡偪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詈寇卒死之呂丞相頤浩誄以文

宋史忠義詹良臣傳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罵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兩浙名賢錄蔣煜僊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指其膝而罵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罵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棻按赤城志人物遺逸以蔣煜次江仲明之後蓋以

死之先後爲序也宋史因之今攷蔣煜有文學必有得力於學者仲明既失其名又不知何縣人且其學之淺深不可知故特以蔣煜首列而仲明附焉庶得造端託始之意云爾

司農卿杜貴卿先生滸

宋史忠義鄒浻傳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滸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閫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藏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收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鐙脫天祥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滸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阮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滸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赤城後集杜滸傳未詳何人撰　杜滸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

天台吾鄉統名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獎異之丞相使北營滸力爭不可陳志道逐之去丞相北行諸

客莫敢從澣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澣之力也忠勞備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往温台招集兵財福安陷澣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屯潮陽澣謖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潰澣被執至廣州貧病無人色尋卒

赤城新志杜澣字貴卿黃巖人清獻公之從子德祐初集民兵四千人見文丞相於西湖上時文奉旨詣北軍講解諸客皆散澣獨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文公偕走淮甸由海道達永嘉益王卽位授司農卿空阬之敗被執以憂憤卒

兩浙名賢錄杜澣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初奉旨詣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澣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眞州眞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澣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澣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糞以餉天祥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蔡篠中兵入索之摘澣去澣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簀荷天祥澣單步從至高郵復由海道以達永嘉閒關危險走

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時天祥奉旨詣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澣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眞州眞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澣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飢莫能起澣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糞以餉天祥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蔡篠中兵入索之摘澣去澣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簀荷天祥澣單步從至高郵復由海道以達永嘉閒關危險走

余元慶遇一故舊遂密叩之許銀千其人曰吾爲宋救得丞相問建大功業何以銀爲業得船將謀遁而故所與狎老校忽醉中變事幾敗澣疾呼老校閉之帳俟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遂俾先踢路而千戶王某監相國無須臾離相國至沈頤家彼亦同臥起乃謀醉之伺其寢熟啟門出又是夜有劉百戶者至澣聞有官鐙提照往來從便語佯與好拉飲妓舍俾劉宿而己竊其鐙以歸於是相國變服出巷無呵問者既下船至七里江幾爲邏者所獲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舟子拜禱曰江南田相公也卽得順風同行皆相慶時景炎元年丙子二月二十九日也既脫相國於險至眞州將依李庭芝

集事而李方信潰卒言欲捕相國澣憤極至投壕以救免謂制臣不信我不如趨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相國從之一樵人導往高沙且行迷失道霧中隱隱見北騎二十餘相國匿竹林幸免而澣及金應皆被獲又以賄得脫葢濱危者屢而後從海道閒行達永嘉相國所謂甫淮甸護衛艱虞忠勞備盡又謂貴卿與子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無日不與死鄰平生交遊何在貴卿眞吾異姓兄弟也益王卽位澣佐府南劍州尋導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相國相失趨行朝蘇劉義疑其自來欲殺之賴陳宜中張世傑爲監護久之命復入相國幕空阬之敗又與相國相失趨行朝蘇劉義疑其自來欲殺之賴陳宜中張世傑爲監護久之命復入相國幕空阬之敗又與跋涉患難者年餘相國移屯潮州澣議趨海道相國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陷焉未幾相國亦被執澣在網羅中無所容力憂悴無復人形猶力疾於五羊城一見相國而卒其生死願相依如此澣始嘗宰縣繼奉朝旨改宣教郎除禮部架閣文字益王時晉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謀官又奏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葢國之臣始終以忠義相輔非相國門下士也余惜宋史及郡邑志紀載不詳據相國指南錄參以所見各書爲之傳

仗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輿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嘅鳥亂人意腥風銷客魂東坡愛巢客頗恨晚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天情貴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攜手行吟看白雲

泰州贈杜貴卿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遊半生誰俯仰一死共沈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按惠州疑相弟也

集杜句哭杜貴卿二首

昔沒賊中時中夜閒道歸辛苦救衰朽微爾人盡非高隨海上查子豈無扁舟白日照執袂埋骨已經秋

司農杜公贊謝鐸　尊鄉錄節要三

獨松旣破皋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侯王一旅焚焚痛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閒關海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曷歸公不可作拜公者誰不媿不作

太學博士王叔寶先生玨　杜文甫　陳仁玉

赤城新志王玨仙居人咸淳進士按係咸淳四年戊辰天聖二年進士玨別一人　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浚壕倡民起義堅壁以守城旣陷赴泮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虞服玨冠帶甘自殘以全玨遺體

文丞相天祥贈詩

使北贈杜貴卿二首

大清一統志王玨字叔寶臨海人又曰仙居人咸淳進士累官太學博士權知本州事元脅太后詔台州降玨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本州教授臨海邵囷集民增陴浚隍堅壁以守城陷赴泮水死

台州外書陳仁玉字德公一字德翰號碧栖仙居人擢進士第理宗開慶元年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歷侍郎告歸寓郡城德祐閒謝太后詔天下州郡降元仁玉與權知州事王玨募民死守兵敗隱黃巖海中石塘山戒子孫世世無仕元仁玉博洽工詞翰嘉定中嘗重刻趙清獻集自爲序又有遊志編及菌譜行於世（遊原作遜菌原作黍皆誤洪錫軒云序稱從嘉定中舊本重刊此似誤耳）

寶慶會稽續志提刑題名陳仁玉開慶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以祕書郎兼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除直祕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案按刻趙清獻集當在此時）十一月初十日到任景定元年五月二十九日特陞直華文閣依舊八月初二日回司二十九日十一日陞直敷文閣依舊九月初二日回司二十九日離任

台州府志王玨傳德祐丙子權知本州事伯顏南下玨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集義民堅壁以守亦忠義之士也

尊鄉錄節要博士王公名玨咸淳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遺文

瑞井記委羽山志云王玨字叔寶臨海人宋國子博士權本州事死國難賈台州臨海縣台州札記

歲景定癸亥冬余偕杜生用之抵巖邑訪李生景文景傳二生款余於委羽山中因尋二徐故蹟竟不能得是以傷道學之淪喪弔芳躅於蒿萊徘徊悵望者久之已而相與抵空明洞天時日方午風暫息因留洞口拂石坐譚黃白之事俄有一樵叟亦息肩於茲焉致辭曰諸君子能談神仙亦知此中琪樹所植之處乎予輩謝弗知叟指曰此前穴者是其處也閱歲久遠忽一夕爲風雷所撥里人斧以爲薪析之有文彩焚之有異香家人驚訝舉而棄之江自是無琪樹矣予曰有是哉是瑞也夫地能產異木或者下有異物乃命奚奴掘之甫尺有咫得方石無算須臾有泉湧出其味清洌甘美二生以

爲此地宜井遂命工鑿之因名曰瑞井云嗟嗟物之榮枯有時出處有數向使予輩不至斯地不遇此叟則琪樹無徵醴泉閉塞矣固知士有懷才抱德廢居穴處者不遇明良延攬則終於草萊而已孰得如是井之名於世也作瑞井記按用之杜文甫小字也李景文名森一名彬杜清獻公之壻弟景傳名材俱登鄉科號二李元不赴試

光緒僊居志忠義傳陳仁玉字德公一字德翰號碧栖武科清卿正大之從子博洽工詞翰涪祐十一年以經筵列薦入史館補常州文學歷將作監丞開慶元年御筆特賜同進士出身十一月以祕書郎兼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除直祕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得嘉定中所刊趙清獻公文集舊本重刻之仍爲之序景定元年五月陞直華文閣八月陞直敷文閣九月赴都供職歷浙東安撫使兵部侍郎告歸寓郡城德祐元年謝太后詔天下州郡降元仁玉與權知州事王珏募民死守兵敗隱黃巖海中石塘山戒子孫世世無仕元著有遊志編菌譜行於世

遺書

遊志編

按是書雖佚而其目具存始沂水泰山終武夷象山蓋有志於聖賢之學非徒以臥遊爲事者也

遊志編序

滄祐癸卯暫閒在秋景氣極高迥望屋角山光與天合碧左右矗矗獻狀似相招相延亡有不勝情者而余適病趾弗能遊焉時獨矯首引酌誦遠遊招隱諸篇以自宣暢因懷自古山川之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適雖其有得于是有感于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氛物欲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詠沂而下二千載間迄于近世張朱氏衡山之遊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參其間而目與之接胥應和而俱翔也吁世亦有好遊若余者乎旬有五日編成是爲序

天台陳仁玉

菌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仁玉撰仁玉字碧棲台州仙居人擢進士第開慶中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嘉定中重刊趙清獻集其序卽仁玉所作其事蹟則無考矣是編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四明温台山谷之間多產菌又周密癸辛雜識曰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合人尤嗜此品乃併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是南宋時台州之菌爲食單所重故仁玉此譜備述其土產之名品曰合蕈曰稠膏蕈曰栗殼蕈曰松蕈曰竹蕈曰麥蕈曰玉蕈曰黃蕈曰紫蕈曰四季蕈曰鵝膏蕈凡十一種各詳所也題顏漫漶門堠敧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傯亦遣蕈

生之地所采之時與其形狀色味然不及桐蕈則采瑜其故也（按是譜係節錄本其原書已亡當本有桐蕈而陶氏刪之歟　按爾雅釋草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呂氏春秋稱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是菌自古入食品然爲物頗微類事者多不之及陳景沂全芳備祖僅載二條存此一編亦博物之一端也末附解毒之法以苦茗白礬勻新水咽之與張華博物志陶宏景本草注以地漿治之者法又不同可以互相參證亦有裨於醫療焉（按地漿可以解百毒礬茗亦專治菌毒歟）

菌譜序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壯生訓之至若傳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僊居界台栝叢山入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黎莧之至腴蓴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卽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譜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遺文

趙清獻集序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玉自講廈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堠敧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傯亦遣葺

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遽既息瞻誦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爲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盡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孚也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卽而察之則無以異於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爲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人稱其孝於親

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濂溪爲僚而有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葢自濂洛教澧未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謹序

雜錄

吳禮部詩話大德丙午師道侍先君在仙居郭外數里南峰僧寺山水頗清絕嘗一至焉寺有藍光軒宋季名士吳諒直翁講授其上壁間題刻詩詞甚有佳者略記三首於後郭三益詩云山光竹影交寒輝下有碧浸吹漣漪沙痕隱隱白鳥去石聲鑿鑿扁舟歸芝蘭發香襌味遠雲霧吐秀人家稀須知眷事不可挽杜鵑已遶林中飛郭南渡後人嘗爲令陳碧棲仁玉騷詞云懷佳人兮山扃躡煙扉兮步輕蹇獨立兮山上空山無人兮寒松自聲懷佳人兮何許白雲封關兮猿鶴看戶羌有懷兮檐鐸語遲佳人兮未來聊逍遥兮容與陳有文名以白衣召用作此時年甚少葢懷吳直翁之人咸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老

用當得其實他書云登進士第非也又按騷詞當分二首

又萬嘉字愚民亦善詩中秋寄陳碧棲云秋氣清如此秋花香奈何人生還健在月色況明多有酒君當醉無愁我欲歌樓高俯松頂誰共酌姮娥

三台詩錄萬嘉仙居人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赤城新志林古泉黃巖人博極經史爲文詞下筆輒數千言如不經思慮伯生揭曼碩皆與之交以遺逸舉授溧陽教授未幾謝黃寇起古泉攝州事州陷遇害垂死罵不絕口賊怒磔其屍州南大樹上

徐一夔林先生哀辭始豐稿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黃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往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圖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於儒客吳楚閒以授徒爲業不喜表暴吳楚閒新進士初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久之去游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於朝政府無與爲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援羅遺逸擢先生教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鼈稻米之饒其州之人咸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老

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斷黃寇起溢出江以南且
被深上先生避居墟疃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
事有州將子鼓眾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世
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遂害
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絕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而
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葬於深
上錢塘之古唐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盍先生初服時
友也且同里始先生如深時嘗舍其處余嘗禍焉先生
既死其兄子某自深走告師所以死狀師既爲位哭且
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先生子立兮履操以強去墨來歸兮于道之京鄉邑參
落兮羣輩翺翔一枝不獲兮日夕彷徨鐘鼎以泰兮山
林以窮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上林翥鸞兮有事遠行
才則超邁兮命實不臧末路筮仕兮於此州庠祿雖麗
足兮時復不祥彼賊之訂兮何有天常以舌爲斧兮思
易其狂彼僭不率兮乃取其戕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
呼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沙彼深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
烈兮心神飛揚至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輟耕錄深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宇古泉吾鄉人中書以
著述薦得官是歲賊眾寇深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
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
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

縛於樹殺之

仁山金忠介達兼善先生泰不華按乾隆中譯改泰不華爲台哈布哈
元史列傳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
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
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
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
廷賜進士及第集賢脩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
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
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瑞拜中臺監察御
史順帝卽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
伯顏皆裂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加

徽稱相臣不當受玉圭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眾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五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做宋置撩

清夫用輥江龍鐵埽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祭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舸三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眾曰吾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牽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泰不華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

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僉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已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沈太平爲臺臣幼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

禍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善篆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赤城新志泰不華字兼善本白野山人父爲台州錄事因生長于台初名達普化後賜今名以狀元及第累官禮部尚書左遷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寇海上朝廷命招之國珍詐遣其黨陳仲達請降兼善覺其有異手劍斬之即前搏賊船奪賊刀殺其二人賊攢槳刺之既死猶立不仆國珍投其尸于海詔封魏國公謚忠介墓在唐門山將軍巖

崇節廟以祀之

三台詩錄拔公長於台學於台又以台籍應舉其送友詩云君向天台去煩君過我廬可于山下問只在水邊居明爲台人不得但列之名宦寓賢其在臨海或天台則未有確據也

台州札記公有送友還家詩云君向天台去煩君過我廬可于山下問只在水邊居門外梅應老窗前竹已疏寄聲諸弟姪老健莫愁予今莫詳其處按諸生吳敬儀府城南二十里地名上岡北爲三姐南爲葉奧至今猶稱其地爲狀元府云又按忠介所居在十八當生於大德八年甲辰至至正十二年壬辰殉節年止四十九不宜稱老又與上梅應老複疑當作頑健爲是已亥夕記

宋元學案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錄事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禮部侍

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陞禮部尚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

兩浙防護錄魏國公泰不華父塔不台仕台州錄事遂居台不華年十八舉進士及第授修撰順帝即位除江東廉訪使時方國珍燒掠沿海州郡遷不華宣慰使都元帥禦之以受國珍降遂被害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墓在唐門山將軍巖

元詩選兼善好讀書以文章名善篆隸溫潤遒勁盛稱於時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感勵奮發以讀書稽古爲事迨至正用兵勳舊重臣與有封疆之責者往往

望風奔潰敗衄遁逃之不暇而挺然抗節秉志不回乃
出於一二科目之士如達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爲最
嘉熙後知貢祿豢養之恩不如禮義漸摩之澤也故論
詩至元季諸臣以兼善爲首廷心次之亦足見三八之
采貞科名矣

雜錄

送達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臨川虞集伯生撰　道園全集十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
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
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

士策出入事令正天子於奎章之閣二日輟以爲行臺
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
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厭言之久而緩者深
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
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
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
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承幹按元至正刊本作而醫不敢盡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亡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
入兼善在閫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
旒黈之下非兼善吾誰肇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
序

祭白野公文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稿廿

惟公之心可以暴白於天地公之行足以孚信於神明
學優於人人名著於朝野公之生無憾矣自受命統兵
致身許國知無不爲而卒死於此嗚呼痛哉天不相之
此五丈原之恨至今惜之公之存也浙水以東干城完
矣保障固矣生民之安危繫焉天不鑒乎公獨不念夫
民與顧以公之用心民眾之樂從而事乃不克是無天
也其如公何嗚呼惜哉公年來爲時相擯斥而公夙夜
拳拳不忘乎君父有屈原之誠公志吞逆賊勢盡力窮
而罵賊不絕口有張巡之貞公之死無憾矣嗚呼哲人
云亡邦國殄瘁則予生之悲慟又不止爲浙東郡之民
矣繼自今以往學士君子其將疇依某辱公之知嘗從
公幕下而知公爲尤深適當遠違不能從公以死嗚呼
痛哉聞訃奔走載弔載唁悲哀莫已薄賻絮奠有牲在
俎有酒在樽神其來格庶鑒茲文

送達兼善赴南臺御史　仙居柯九思敬仲　丹邱生稿

楊花滿隄春已暮況是都門送客時共陪鵷鷺方自慰
遠乘驄馬令人思汀洲水闊生杜若山驛雲深哦子規
東南此去須行志斗米七千人苦飢

題達兼善書漁莊篆文　柯九思

閒居正憶龍頭客喜見秦人小篆文便到山中看摹勒
已拌半日臥寒雲

弔達普化元帥　黃巖戴氏婦也秋巖撰　三台詩錄

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杲卿猶罵賊
死先諸葛未封侯波濤洶湧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
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為丈夫羞

即謝文靖
釋所作
滴水灣國朝臨海馮府志滴水灣在馬鞍山側泰不華撫方國
田撰　三台詩錄　珍時死節處葬山下見尊鄉錄有詩云
黃山環滴水灣碧水環馬鞍山泰公討賊當其閒西接
洪洋西草菅賊旗搖曳愁人顏公去討賊何日還按此詩蓋瑤
泰公豪傑士討賊死空山血戰洪洋渚魂歸滴水灣睢
陽殘壘沒峴首斷碑閒祠墓今何在荒涼淚欲潸
唐門行同趙襄雲琛孫節堂撰　作國朝黃嚴牟潛柏
峰撰　排悶堂詩
懷賢梓里心怦怦白野山人起元代射策丁年冠廷對
入為言官直聲彰出任民牧仁膏沛獨憐國運遘陽九
忠誠空抱尊親戴竭來殉節仍故鄉埋玉此閒五百載
唐門之山瀆而幽唐門之水清且瀏生不能若東坡學
士赤壁游洞簫鳴鳴吹清秋又不能若士行渡江手擊
楫誓吞胡揭復神州登高望遠心悽絕洋山青青海精
出海精人海成鯨鯢海塢從此多白骨山人奉詔屢督
師能文能武世莫窺儒將風流古來少神勇況懾干熊
羆已焚火筏落姦膽畏威就撫夫何疑詎料渝盟同結

賛國士乃受賊民欺奪槊猛氣干星紀陰雲繚繞蚩尤
旗奎光忽迸碎欃槍掩其輝散落山水窟化作青燐飛
抱琴偕赤盜誓死甘追隨同仇張與李捐軀亦不辭到
今忠魂毅魄應相依荒冢年年哽子規子規嘵徹行人
耳棖觸往事猶涕欲我聞元季廷議罷科舉巴延兒悍
懾當宁救正雖有許有壬過橋坼橋亦何取未幾石人
識起舉朝愁一局殘棋委莫收成仁取義上法文信國
乃在江州台州兩狀頭當世始識科名重科名重在兼
忠勇惜哉表章古無聞兩生懷古吟肩聳感我老大聆
清歌婆娑起舞神為利以人傳地地增色詩傳人地更
如何行見英風健筆共不磨直與江頭雙墝爭嵯峨

軼事
元詩選達兼善為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開鄰
婦有娣姒夜績者娣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
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其言
起而注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
娣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兼善聞之未曙即去其清節
為時所稱若此
遺書
重類復古編十卷
元史本傳云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
有據云又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顧北集

按此書盖詩文並載不知卷數顧嗣立采其詩二十四首入元詩選又三台文獻載其詩十六首內五律六首元詩選不載

遺詩錄十九首

衡門有餘樂

衡門有餘樂初日照屋梁晨起冠我幘亦復理我裳雖無車馬喧草木日夜長朝食園中葵暮擷澗底芳所願不在溫飽之意士欲立品當從此始

榮根則百事可做生會言平生志

衛將軍玉印歌

武皇雄略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向方寶玉將作匠刖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紋太常鐘鼎旌奇勳君不見祁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賦得上林鶯送張兵曹二首錄一

春日陽關道鶯聲滿上林來從金谷曉飛度玉樓陰柳嫩難分色歌停稍辯音明朝空解語人去落花深

雪

朔風吹破屋曙雪下繽紛六合渾清氣千山盡白雲老蛟深閉蟄獨雁遠呼羣想像西湖路梅花瘦幾分

和年弟聞人樞京城雜詩四首

鳳詔頒初罷花陰轉玉墀鹽梅調鼎餗絲竹奏咸池風靜鑪煙直雲開扇影移紫薇花下客爭賦奪袍詩

山勢北來遠河流東去長天階羅虎拜帝室降龍祥石鼓苔痕碧金盤露氣涼悤悤無賈董策三伏獻明光

落魄南州士看花媿不先未承金馬詔及見玉堂仙日月開雙闕星河麗九天何階近帝袞身惹御鑪煙

霄漢樓臺湧春風燕雀飛櫻桃臣舊賜苜蓿馬新肥清漏傳銀箭紅雲護袞衣窮經初進士慚授一官歸

宿龍潭

倦游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鐙野寺鐘竹

雞喔雨過山杵帶雲春半夜波濤作長潭起臥龍

寄同年宋吏部

金鏡承恩對紫薇錦鞜白馬耀春暉謾隨仙仗朝天去不記宮花壓帽歸海國風高秋氣早關河雲冷雁聲稀嗟余已屬明時棄自整絲綸覓釣磯

與蕭存道元帥作秋千詞分韻得香字

芙蓉宮額半塗黃雙送秋千出畫牆廉底燕驚花雨亂樹頭蜂繞蘸塵香巧將新月添眉黛閒倩東風響佩璫歸去綠窗和困睡暫憑春夢到遼陽

春日宣則門書事柬虞邵菴

三月龍池柳色深碧梧煙暖日愔愔蜂粘落絮榮青瑣

燕逐飛花避綠沈僊仗曉開班玉筍雲韶春奏錫瓊林
從臣盡獻河東賦獨有相如得賜金
送趙常伯淮西憲副
東華晨霧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肥封事尚留青瑣闥
豪恩近出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牒風引春雲上繡衣
珍重故人千里別綠尊酒盡莫相違
寄姚子中
頽趨青瑣備朝班焚卻銀魚掛鐵冠琪樹有枝空集燕
竹花無實謾栖鸞漢廷將相思王允晉代衣冠託謝安
聖世只今多雨露上林芳草似琅玕
絕句二首

繡幃鉤月夜生涼花霧陰陰入畫堂吹徹玉簫人未寢
更添新火試沈香
金吾列侍擁旌旄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方退食
內官傳敕賜蒲萄
送王奏差調福州
春水溶溶滿鑑湖蘭舟長護錦屠蘇可憐走馬閩山道
榕葉陰中聽鷓鴣
題祁眞人異香卷
金閨芙蓉卷畫山天香縹緲碧雲閒夜深放鶴三花樹
自把黃庭月下看
送新進士還蜀
金絡絲韁白鼻騧錦衣烏帽小宮花臨邛市上人爭看
不是當年賣酒家
教授陳石門先生鏜翁
赤城新志陳鏜翁太平人洪武中平陽教授有石門稿入明薦舉
按溫州府志明時平陽爲縣有教諭訓導而無教授惟元自元貞元年陞州後志載教授十九人鏜翁與焉又載陳高學田記作陳鑑翁此係字誤實一人也鏜翁之後尚有趙儀孔涇二人則其爲元至正間任審矣赤城新志紀其官爲教授不誤言洪武中則誤也

黃巖縣志陳鏜翁字太希號石門初從於相祝蕃遠遊相蕃遠皆淵源於車玉峰者也元至正中辟任平陽州教授明洪武初以元故官不仕獲罪死著有石門集宋太史濂爲敘稱其學得考亭支流人品學問推重海內太平縣志陳鏜翁字太希號石門虞奥人其學得之祝進士蕃遠并嘗從桐嶼於相遊二人皆出車玉峰之門實淵源朱晦翁故窺極於理所爲文皆切實及門甚眾明初由薦授平陽教諭晚以非罪遭籍沒乏嗣人皆冤之所著有石門集
按此傳沿赤城新志之誤而改教授爲教諭則更非矣

遺書
石門集一作石門詩集今佚
太平縣志宋濂敘稱石門之學得朱考亭之支流人品學問推重海內爲詩氣充詞暢渾厚精醖大雅奏而黃鍾鳴非求工於一言隻字若蒼蠅之聲與出於蚯蚓之竅者也又稱至正朝起徵辟任平陽教授然則石門實以元故官不仕獲罪鈔沒前志載洪武徵辟爲誤此又闕先生生平出處大節附載於此以俟考焉
遺詩二首見方城遺獻
江邨漁樂
漁翁具小舟移家入清漲網舉鮮可食江闊槳難蕩天荒地忽老一夜風雨橫山山喬木折茅屋獨無恙此時然楚竹鄰舟歌且放身世了無羈浩蕩隨所向
瀑布
翦刀峰畔蜿蜒宅噴薄銀河下翠微天上但聞風雨至巖前長見雪霜飛千尋玉繭騰春浪五色珠璣弄夕暉底事山童催我去不知到此已忘歸按雁山大龍湫前有忘歸亭
遺文二首見赤城後集
悅親堂記
人之大倫有五而親莫親於父母人孰無愛親之心愛而能忠養者或寡矣同邑陳君子安倜儻而嗜學余納約久矣閟別十數年君之子益壯孫益眾堂之東有堂焉曰悅親山陰王氏汲古所書也且曰子爲我記之非徒定省以自勖將以垂法子孫焉爲君世居星嶼之麓昆弟三孝養惟均子安卜築水之西距故廬二里祁寒溽暑左右就養靡倦伯兄子英既物故季弟子文遠謫淮甸乃自念曰吾母之所以娛朝夕者我當專之乃經乃營復新是堂欲以迎養而母胡氏素安故廬若未易移其志者乃從宗族長老屢請之洪武丙辰秋九月始得請乃率家人子孫迎母來居甘旨滫瀡有其儀巾櫛盥帨有其器左右使令有其勝暑有窗牖以追涼寒有庀匜有其器左右使令有其勝暑有窗牖以追涼寒有帷薄以生温坐臥興居舉當其意堂之外有圃可採而蔬圃之外有田以杭以稻柵有雞豚池有魚鱉有以適其體有以悅其心忘倚門之思無昨指之念膝下孫曾鐙前笑語黃髮兒齒今且踰八袠矣子安可謂忠養矣子安古之人有平反以悅母有版輿以娛親有斑斕以詐仆視君豈相遠哉抑吾聞孟軻氏有曰悅親有道不誠乎身不悅乎親矣君當益懋夫誠身以爲悅親之本則人不閒於鄉黨宗族之譽矣君勉乎哉余幼負笈遠方長而踳踔江海風木之念每惕然於中於君安得不深慕而敬羨焉故樂爲之記
松桂軒記
天台雁宕之交有谷曰洞黃洞言谷黃言姓也谷之中峰嶽崟碕磯左右竝馳而南出若運肘然溪流盤東兩

山間路則自谷之口遡溪而入土田腴而鄰居少黃氏自五代時卜築於是今十三世矣環其居山厓間皆松也屋之前有大桂偃蹇輪囷當自其始祖時植之桂上歧爲二榦連蜷而蒼蔚旁挾煙霞下覆室廬勢有以抗羣松而與之爭秀黃氏谷春開軒朝夕盤桓其中延師取友論文賦詩或撫孤松而嘯或倚丹桂而吟因扁曰松桂軒來者浹旬朔而忘去各賦韻語以道其勝屬余敘其端余曰薰之松松而不桂詵之桂桂而不松今一開軒而並美具春林膩粉秋花屑金夏簟生寒冬窗含翠笙簧奏而天香飄可謂得讀書松桂林之趣矣雖然何楷讀書而何山以名李白讀書而匡廬以顯山谷之秀亞將因人發之乎其固名賁賁勉之不已傾籯金而旨禮義使後人謂是洞以爲黃公讀書之洞無林慚澗媿之識則在子而已矣

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閒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三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

氣節之學十一　忠節中

訓導葉居升先生伯巨

明史列傳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按平遙縣屬山西汾州府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幹弱枝邊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慫宋元孤立宗室不

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
滅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
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
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
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
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
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
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
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
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
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
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

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
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令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
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
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
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
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
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
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
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
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
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涸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
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
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拮摭務無遺逸有司
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
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差跌苟
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
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
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
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
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
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
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

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
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
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
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會率以罪人居之
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
夫强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
賊竄突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
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
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
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眾向者流移他所朝廷

許其復業令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令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裒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迺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太定紀綱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詐

吏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令之守令以戶口錢穀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洲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潦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

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墮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

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閒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當作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名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蓋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位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

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位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

肅王時追贈御史謚忠愍

赤城新志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洪武初由國學分教平遙縣適星隕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三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即爲書以進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煩也求治太速也累萬餘言皆切直上大怒詔繫刑曹卒於獄死猶不仆事見遜志齋集按死猶不仆四字似衍

寧海縣志葉伯巨字居升東倉人西澗公四世孫也按西澗宋相葉夢鼎性倜儻穎悟有奇才好讀書習於禮文少名於鄉居父喪哀毀過制遂至嘔血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人知其無他亦不之恨洪武初以邑庠生入太學會詔

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
亦愛之如父兄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奮曰今天下
有三事最切皆鑒觀前代之失矯其弊而太過者其三
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三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
吾心久矣縱不求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
事曰分封太侈曰求治太急曰用刑太煩今四方已平
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螻蟻
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
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
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
勞於上民困於下治惡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

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
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
爲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思難
見者也語甚切直詔繫刑曹問狀奭死獄中無子今祀
鄉賢按此傳略本遜志齋集

程棨謹論曰或問於余曰錫土姓者唐虞之治也並建
親戚以藩屏周者武周之制也有宋大儒若程子張
子朱子皆以封建井田寓兵於農爲三代聖王之
言良法美意殷殷然欲講明而修復之而深以柳子厚
疵忍封建論爲非是明太祖皇帝既有天下分王諸子
明哲保身之道耳吾謂葉氏用賈生之議其人亦似
賈生所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者也予乃

援齊黃削奪之謀橫詆葉氏是夷賈生於鼂錯也不
亦過乎或曰有宋諸儒吾子所尊信而勿敢倍者也
今乃橫議其非何歟余曰宋諸大儒直接孔孟之緒
默察神契身體而力行之誠非後儒所能幾及至論
治體則或有泥古之失反古之弊未敢阿私所好也
且如封建井田自秦郡縣阡陌而後必不可以復行
益無疑義至於寓兵於農則其妨農害民尤爲蒼生
之大患試觀杜甫石壕吏無家別諸詩亦可見唐之
府兵略仿古制而遺害已無窮矣然則井田封建兵
農合一之法雖起三代聖王於今日亦決不忍復行
焉平昔躑躅徬徨惟今年春天我禍殃復以母痛來歸
故邦喙息猶存恆若負芒念兄之義碣山帶江蒙犯禮

可吾猶惜其非採本之論耳而予乃反以爲過不亦
異乎或唯唯而退遂書之光緒辛巳臘月立春日
祭葉居升文寧海郭濬仕淵撰　三台文獻

制奔走室堂其我同志送兄永藏兄其有間豈在罄香
烏乎我觀天道豈眞茫茫寸未必短尋未必長紛紛聾
夫魚目夜光豈知物理必晦而彰我兄之死莫究石威
我輩無憾俗論何妨兄其聽之尚享
分教葉公贊謝鐸　尊鄉錄節要三
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識或不言曰非我職長沙年少非
漢大臣流涕痛哭歷數以陳公教一方論天下事剴切
萬言知禍必致仗馬一斥日食晏然噫公可作吾爲執
鞭
萬吉書　明文衡　論諫錄
臣居幷幸備生員首蒙寵錫令教山西書伏自開學以

來諫竭所聞訓誨民閒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聚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徬徨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懼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亟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詔書之求況臣愚蒙久承養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綱紀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閒未嘗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迄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天命眞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絕徼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漢晉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

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主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天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論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日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

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亦尊也漢謂諸侯王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位愛之篤淺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

以制限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未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位愛之篤淺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

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

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留死今之五刑也用
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
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
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
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
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及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
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心已藹然布乎宇
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
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
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非疑惟輕之意而
後好生之德治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

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
謂侍臣曰齊桓之家欲威之疫匿欲害於人欲利於桓
舊故耳今法司聽理二獄必深求以成其考令作何法
使得平允次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
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
爲主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
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
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
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

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
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救而任之以政

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驅駭潰散兼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眾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失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

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還徙爭一巢而還之我矣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聞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

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府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蒸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

先於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事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穀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早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乞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牘照刷亦未嘗差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鬬爭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堙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闇茸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

以社學爲重教民乞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牘照刷亦未嘗差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鬬爭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堙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闇茸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

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聞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但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買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

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恥之壞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令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辨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

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尙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憐其愚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嘉言日聞於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編修鄭好義先生士利兄士元

明史列傳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芥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

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按此傳略本遜志齋集

赤城新志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太祖皇帝十策一願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願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智三願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願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願責任躬省以致天下之賢六願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願限

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願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願禁妖淫聲樂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

鄭士利字好義士元之弟洪武初朝廷以空印事逮捕行省至守令數百人皆欲置之死士利爲布衣憫其無罪爲書數千言詣丞相府上之上大怒詔丞相雜治問所爲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且吾業爲天子活數百人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乃得輸作江浦永樂中累官翰林編修寧海縣志同

寧海縣志鄭士原當作元下同字好仁水車人剛直尚氣學甚該貫洪武初進士除懷慶同知兵後民著籍僅三萬

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齊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

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

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復鄭好義書三首錄一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爲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爲美故嘗僭爲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屬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爲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於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爲忠愛閒有及於其身劘切過闕輒瀕爾變色以爲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疏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疏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

漢甚閎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盡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區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眾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儻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爲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書乃張子

窮深盡變之論閒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闕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置去取於其間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置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頓首

臣瓚孟子答梁惠王（當作襄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至考古帝王治亂得失之由與國統修短離合之故知聖賢之言至明至當至親至切眞可爲萬世法而非迂也夫以始皇雄才大略僅能建二世之秦而高帝以寬大長者乃卒能就四百年之漢天下至大也能合而一之者固難能守而不失者爲尤難然則匪合而一之爲貴能守而不失之爲貴也合而一之者智力或可能守而不失者非智力之所能聖人知智力之不可以守天下也是以存不嗜殺人之心以救天下之人惟不嗜殺人而後天下可以合可以守是以禁止屠掠鎭撫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政高帝之所以定天下也蔑棄詩書以愚黔首任用殘虐毒害生靈始皇之所以弁諸侯也天下既定諸侯既弁守之以文景棄之以二世抑豈非二君嗜殺與不嗜殺之所由分也秦漢之跡具於史策開卷在目故凡論三代而下帝王者必首及之繼漢而有天下其興亡修短之效亦莫不然臣每讀史則深以孟子不嗜殺人一語爲帝王取天下之上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伐罪弔民臣生遐僻久仰聲教迺者大兵來莅鋒鏑之下無一冤民若廖平章湯大夫王駙馬朱參政之儔皆慈祥寬厚不妄殺人雖鄧禹曹彬之爲將不能過臣雖在萬里之外有以見陛下如天之仁宜其風雲龍虎將相大臣同心同德以定大業濟大事將見建立山河不拔之基享有天地無疆之休矣臣愚伏願陛下擴充此心每於命將出師之際必丁寧戒飭諸將以平定安輯爲功勿致屠戮妄殺若漢光武之敕馮異責吳漢則陛下仁德所洒愈博而天下生靈所活者愈眾矣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十二　忠節下

少卿盧希魯先生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明史方孝孺傳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盧原質鄭公智林嘉猷皆寧海人原質字希魯孝孺姑子也由進士授編修歷官太常少卿建文時屢有建白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皆被殺公智字叔貞嘉猷名昇以字行皆師事孝孺孝孺嘗曰匡我者二子也公智以賢良舉爲御史有聲嘉猷以詩文累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族其家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太常少卿盧原質寧海人孝孺姑子建文時屢有戰功燕兵至不屈與弟原朴等皆被殺

見明史及輯覽通論節愍

盧原質傳　臨海張輔　赤城後集十八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洪武二十二年中鄉試明年中禮部試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寘第三賜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以詞翰爲主所寵任歷太常少卿以弗與南郊左遷溧水丞單車赴任摩煦撫字不遑寢食不屑於簿書期會而趨事赴功者以後期爲恥尤存心於教化大修孔子廟不善與世俯仰曰寧以孤亢見黜不忍屬民以媚人後以他事坐逮至京師耆民數十百人詣闕言丞廉平狀至有感激流涕者上特褒賞遣還明年又以實徵事坐逮耆民復請如初時天下吏坐實徵者以千計詔特還溧水丞餘皆抵法既辭病作而卒吏民載其柩還縣治以次哭奠年四十二原質奉親得子道

於兄弟能友愛於朋友僚親有信義其在翰林太常也所得俸賜皆費於親黨知識而自奉如韋布時其在溧水也吏有強致生魚一尾於其家僮者原質既歸家僮以告太怒笞僮召吏還之其廉如此云

按此傳與史未同未詳孰是姑並存之

又按赤城新志洪武三十年丁卯科盧原質宰海人戊辰進士及第歷翰林編修太常少卿戊辰洪武二十一年也此云三十三年中鄉試明年中禮部試亦舛矣

與盧編修希魯書方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三月中嘗於河南鄭大參處留書煩其寄達既即扶疾

與二兒裹瘡登車四月七日至長安又半月至寶雞由寶雞渡渭始入山歷棧道凡計日以閏月一日抵漢中離家至此一百二十四日水陸幾七千里蒙被國恩例得舟車與妻子輩幸免徒步之勞途中過虎牢崤函潼關之壯瞻華嶽終南太白之秀觀周秦之故都弔賢君哲士之陵墓循漢祖就國之故道追惟當時俊傑奇謀雄烈令人慨然而感忘乎所經之險所之之遠也第恨病餘才思拙澀不能悉見諸詠歌以發胸中之所蘊以是慚負古人耳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絕少生徒數十人聰明者不二三見文乏師儒五經亦無全者昧爽至昏黑嘵嘵從事授書改課程僅如村

學舍蒙童師如此而望道德之修學業之增其可致耶以是恆自媿恐益無所聞知以副當世期待之意報聖主知遇之恩每一念及心腸爲熱流汗沾衣不知故人親友亦有爲吾慮此者乎水土暴惡男女有年三四十不能行步者大率垂膺項間十人而伍初見大駭以爲怪物學徒中亦多有之見之令人畏避恐久居此將亦不免是病又頻年水災米與百物皆踴貴在此者八口方謀耕舍旁隙地種蔬菜與諸生攜飯談聖賢自修治之道痛以禮義自繩約既率已之頑惰又以化頑惰者使之知操身行世之大方孝親忠君之大節他日或有分寸之善及乎人庶可少塞無能之萬一但省事者

寡言之雖切莫爲受之文辭更無可語者欲舉鄉里士人作訓導臨紙自笑孰肯輕千里而相從於寂寞之際乎因復不果向時指授數人頗識端緒今復棄之而來譬如農夫棄美地而耕瘠土耕者勞而美地失其利然不敢怠不敢厭庶幾歲晚有金庾之獲少時志意無窮及今寥落未見所成毛髮已有變白氣力羸倦無復壯夫之態重以旅寓乖離之思亂其心俯仰應接之勞疲其體其不足至乎君子之域也可知矣吾兄與文昭左民輩幸以古人自勉以利時及物爲已任俾孤陋者有所企效而取法焉此則區區之私願也四川請考秋試使者坐待幾兩月必欲俱行勢不可止殊悶悶無聊偶

見便人略報一二
大清一統志林嘉猷初名昇以字行寧海人與鄭公智師方孝孺孝孺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中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入史館爲編修尋遷陝西僉事燕王稱帝坐方黨被逮死福王時贈太僕卿謚節愍
隆四十一年追賜謚節愍
雨浙名賢錄林嘉猷名昇以字行臨海人臨官作寧少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姻族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至漢中追送泣別人高其誼後與鄭叔貞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踵接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

文初薦修高廟實錄入史館爲編修遷陝西按察使僉事事嘗被召入燕邸得其隱知王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孝孺言之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詣燕許世子玉燕燕內使王儼引見世子計且得行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壬午六月內難平坐方黨逮至京不屈死之
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聞世子計且得行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不屈死之
又陳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方孝孺薦之蜀孝王拔當作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詞藝公智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事精敏持法不阿至亦論死初先生事邑人王琦琦坐累

家徙雲南姻族無衰入顧恤者獨徒步千里追送贈遺涕泣訣別及高其誼卒死方氏之禍益始終義士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陝西按察使僉事林嘉猷寧海人師事孝孺閒燕之謀實發自嘉猷坐黨被戮見明史及輯覽
通謚節愍
御史鄭公智寧海人以賢良擢任嘗師事孝孺坐黨被戮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
答林嘉猷書方孝孺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

士子眾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三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獨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弗戚戚以思仳仳以慼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冷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

珍自誣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疏俊者銳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宏才氣之弗勇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之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當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賤已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無以踰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議病且亟與之辯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教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已者舉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已者委之畎畝蓬藋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姑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烏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三人者束書

別家陵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寢乎虎豹之林而

從迂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愼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已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忘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已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乎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子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遼鬱鬱於是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

邑貴賤毀譽稟乎命而在乎人在已者吾修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乎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眾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遇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近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

贈別石君恆德序　王台文獻　按石允常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舉人甲戌進士河南僉事見赤城新志

承始卯角從伯兄習句讀于邑庠師于時習進士業者數十輩軒然以髦俊自器以對策大廷膏澤黎庶自志者纔五六人而石君恆德其一焉時尚幼騃未能究其淺深然竊知其爲用世士也暨伯兄登進士第授職天曹予往問而遂留焉別石君者五載後伯兄歿于官舁柩歸葬復會石君于邑庠究其業益深則其容則粹和之氣溢出耳其議論舉舉有哲士風予驚焉知其爲用世士益信居無何予游學山南與之別復五載今年游成都而石君已爲進士授行人職奉命至蜀相會于錦

官傳舍握手道舊驩甚叩其所蘊則非止倍蓰于邑庠而言曰予去家萬里從師授經弗見庭闈故舊者五年矣且伯兄之歿已久凡舊所遊歷之地與嘗吟詠培植之物皆常珍護而不敢忽況見其平生之契友乎予安得亦爲君之來而喜去而戚也追記會君于邑庠而別而再別而又再會于此僅十載間少者壯而壯者死欲求伯兄之言笑而不可得矣顧人寓形於天地間果何所恃乎其可圖不朽而長存者其惟立德乎斯別也尚當一心王事攄誠賢勞秉公忠慎密之心鼓勇銳直方

之氣隨所遇以行致君澤民之政他日功成名遂致事故鄉執杯酒於江園桑梓之閒以爲君賀孰謂未可卜乎豈非爲士者之素願哉石君聞予言欣然笑躍然喜歌伐木之詩數闋和皇華之詩一章遂揮手而去

按公智伯兄益卽鄭士元字好仁者也洪武初以儒士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未嘗登進士授職天曹也唯寧海縣志云鄭士原洪武初進士除懷慶同知陞湖廣按察司僉事空印事起輸作江浦卒於京師與此頗合

侍郎盧士恭先生迥　鄭恕字本忠　鄭華字思孝

明史卓敬傳同時戶部侍郎死者有郭任盧迥迥仙居人爽朗不拘細行喜飲酒飲後輒高歌人謂迥狂及仕折節恭愼建文三年拜戶部侍郎燕兵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台人祀之八忠祠

大清一統志盧迥字士恭仙居人洪武中以貢入太學累官戶部左侍郎燕兵起與郭任主抗禦之策京師陷抗節不屈死　本朝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節愍

廣輿記盧迥爲人疏俊每飲酣善謳人以爲狂及歷顯達恭愼自將會靖難師渡江迥以戶部侍郎抗守不屈將就刑長謳而死

明史顏伯瑋傳鄭恕仙居人蕭縣知縣燕將王聰破蕭不屈死二女當配亦死之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東平吏目燕兵至州長貳盡棄城走華謂妻蕭曰吾義必死蕭泣曰君不負國妾敢負君華曰足矣率吏民憑城固守力疾戰城破不食五日死

大清一統志鄭華字思孝浙江臨海人建文時以御史建言貶授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圍東平州長貳皆棄城走華率士民固守及城破不屈偕其妻蕭氏死之

兩浙名賢錄盧迥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迥疏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酣卽長歌人或謂迥狂旣仕顧折節恭愼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又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尙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

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混姪溫汲謫北平種田又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註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華乃稱疾尋醫攜家託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皆棄城去華獨率吏民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未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戶部侍郎盧迥仙居人與郭任主調兵食燕兵入被執不屈長謳而死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

蕭縣知縣鄭恕仙居人由行人貶官燕兵至州長貳皆死之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東平吏目鄭華臨海人由行人貶官燕兵至州長貳皆棄城走華獨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見明史及輯覽通謚節愍

雙忠祠記　仙居應良元忠撰

台僊居有二忠臣焉曰戶部侍郎盧公迥蕭縣令鄭公恕昔嘉靖初郡守羅公僑始卽郡之城隍山刱忠節祠以祀正學靜學二先生臨海附郭縣也又因縣人請祔行人鄭公華於義協矣尙惜當時咨詢弗周盧鄭二公未及也嘉靖丁酉九月郡二守朱侯行縣至僊居未浹旬善政纍纍觀聽一新縣廨西有妖祠與縣後堂相值俗稱後堂廟歲時牢醴懽趨若狂瀆亂失經殆數百年侯立命撤之卽其地建新祠祀盧鄭二公前樹之門復表諸通衢曰雙忠祠後隙地爲寢堂後爲小齋翼以廡線以周垣因以爲士子講習之所昭勸忠也謂良於二公爲鄉後學知其故爲詳屬之記謹按二公皆僊居縣正學之門從游最密其死也在壬午夏六月亦與正學同時令其故居曰西盧者久已爲若敖氏之鬼矣鄭公初由歲貢領訓導陞知蕭縣壬午夏靖難師至率鄉兵拒戰敗而南奔尋被獲以八月十七日誅是都以二公故頻抄屢籍科糧數倍迄今遺黎困不聊生是以田夫牧豎人人能道之君子之澤未斬也鄭誅稍後而族屬竄匿者赦後得歸椒聊蕃衍故其事彰盧先生族誅故其事晦獨吾邑知之稍遠者弗聞也二公之官守有大小世裔有興滅事迹有顯晦而要其精忠大節所以光日月高華嶽震千古表四裔者無異轍焉余因作而言曰節義之氣正氣也鍾毓於天地而培養於朝廷當靖難兵起而蹈白刃如飴者計五十七人賴列聖褒忠追

邨已次第表揚崇祀矣至於寧海之方正學太平之王
靜學俱叨祀列獨盧鄭二公未與若非後賢爲之表章
不幾湮沒無聞乎迺今郡丞朱侯專祀二公於縣表以
雙忠復祔於郡之忠節以爲正學靜學配閫百代之潛
光樹風聲於永世而能仰體列聖褒忠追邨之仁有功
名教大矣侯且祀鄭公二女於杜氏眞僊之祠祀故守
邢公宥馬公伐羅公僑於名宦歎李公顯忠之忠烈而
時不遇也因故廟有像修祀惟嚴皆事關世教宜併記
之異時國史大書不一書牽聯得書將必有考於斯侯
名世忠字良弼豫章人

郎中齊源澄先生汪

明史王佐傳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
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庶僚則齊汪字
源澄天台人以進士歷兵部車駕司郎中
天台縣志齊汪字源澄號靜菴太坊人登正統丙辰進
士累官車駕司郎中英廟土木之變汪與尚書王佐學
士曹鼐等死之初北騎猝至文武官軍踰山而逃或勸
汪亟同泣曰吾聞扈駕而出未聞先駕而入也竟死其
難楊御史善弔以詩云扈從旌旗出錦州知君志與國
同憂義明主辱身先死厲鬼猶思斬寇仇詳會通記祀
鄉賢參三台詩錄
忠節靜菴公畫像記天台齊召南次風譔　寶綸堂集

先忠節公以駕部殉土木之難景泰改元襄邨文武死
事諸臣公得贈官賜謚蔭子招魂葬衣冠於其鄉而于
公殉難之懷來縣則建顯忠祠崇祀之當是時公長子
諱廷輔歸公喪撰公行狀者同郡郎中林公瀚誌墓者
泰和祭酒蕭公鎡也成化中同邑布政龐公泮方爲諸
生倡議祀公於鄉賢公次子舉人諱廷臣建繼武坊並
乞永新內閣劉公定之爲公像贊正德中解無爲州教
職歸鳩工建家祠董其事者公曾孫諱望霞玉霄者也
嗚呼天地閒正氣萬古不磨惟忠與孝我齊氏自南宋
始祖宣義公遷天台傳七世至公又十二世至於今緜
緜延延益以光大豈非天所以報忠孝者久而愈新遠

而愈熾乎哉我　朝康熙中巡撫高安朱公軾建清聖
祠擇台郡先賢爲之配公與杜清獻方正學陳恭愍諸
公與焉雍正五年詔郡縣竝立忠孝祠吾邑推公爲首
乾隆初　恩詔天下修先賢祠墓部臣督撫論核甚嚴
臣按惟公與徐竹溪先生奉　勅有司防護於是忠節
公專祠益顯至懷來顯忠祠以召南官翰林時答直隸
督臣書據明實錄正史條列姓名祀典俾勒石廟中具
載宣化府志今公舊像日久破損迺更摹新像張設丹
青炳然若劉文安公讚已錄舊像之上不復贅
遺詩三台詩錄
元宵燕集

京兆筵開聚德星何須追憶古蘭亭溶溶月影穿簾入
款款歌聲倚席聽火樹通宵看不厭銀箏勸酒送無停
高情未足還相約他日重來醉酴醾

題司馬悔橋

終南不及九峰高雲鎖青山雪卷濤羽客已辭天室眷
餘情猶悔出蓬蒿

題忠節齊靜菴先生出征圖　天台徐光綬印卿撰
　　三高士文鈔

齊忠節公出征圖洱海趙淵卿筆也正統中公以兵部
郎中奉敕簡川蜀兵送滇南靖遠伯所郎監督其軍指
授機略深入不毛三閱月而平孟養還朝之日有司饋
黃金寶石堅卻勿受時淵卿在督府幕中爲繪川蜀滇
洱形勢題曰清風萬里圖以贈公此行橐中一圖而已
嗚呼自古戰陣未有不自監軍制肘以生亂者用書生
與任宦官無以異也推厥原本其弊不出二途軍旅素
所不習而柔懦者畏事剛愎者喜功任性自用則俱足
以覆其軍此無才之故也至於自倚麾節折挫兜牟來
則索例錢還則遨厚賮有則掘尸可報爲新級無則薏
苡可指爲明珠劫掠甚於亂兵奴隸視其甸帥以至將
怒士離外賊未除而內蝨已反戈而接其後放兵四出
蕩寇敢爲戰場變名城爲敵國者豈非放利之一念階
之厲也哉嗚呼此士君子論古讀書撫時感事未嘗不
長太息於監軍之設也傳皆如公之智勇具備廉潔自
持將何敵不摧何城不克更何有於區區之夜郎自大
者綏有感於斯見公此圖悼公不可復作而天下事將
漸不可爲也則即目此圖爲一琴一硯一拂焉岳鄂王
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矣綬以爲千
古忠臣義士惟不愛錢者即能不惜命官不論文武也
公後以隨征北虜殉節顯名非其徵哉若夫筆墨丹青
之妙趙淵卿故自有名可不必道也

　　郎中余仲栗先生寬

大清一統志余寬字仲栗臨海人正德進士歷文選司
郎中世宗時爭興獻大禮下詔獄戍海南隆慶初贈大
理寺卿

台州府志余寬字仲栗號約中侍御史鐵之後按鐵字
茂器號困學成化十一年進士知昆山縣擢監察御史巡
按廣西事竣還京卒于途年四十九祀昆山名宦宏治
甲子薦於鄉正德辛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以才品轉
吏部考功員外郎陞文選司郎中公忠服物廉白無私
嘉靖甲申翰林部寺臺諫諸臣力爭興獻帝興國太后
本生二字不宜削跪伏左順門自辰至午帝命司禮監
諭退不去大怒命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張翀余
寬黃待顯陶滋林世茂毋德純等八人繫詔獄楊慎王
元正等乃撾門大哭帝益怒并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
四人次日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謫寬戍海南餘以
次罪譴丙戌以御史謝汝儀言放歸卒於家隆慶改元

丁卯褒錄先朝建言死事諸臣凡三等其繫獄戍邊斥死瘐下如唐胄余寬等二十八人俱復職贈官贈寬大理寺卿祀鄉賢祠參明史何孟春傳

遺詩三台文獻

梧江夜泊

布袍初浴罷敲枕聽松聲月掛海天碧蓬開夜氣清閒愁流水去物態泛鷗輕何處歌漁父應憐楚客情

陸方伯石湫泛舟飲別晚復移席海珠寺

洋河解纜正潮平勝地移罇宿雨晴湖海風塵驚老鬢古今出處見交情波翻石壁靈襟淨樹落雲容玉液清一笑相忘寰宇闊白鷗不住往來輕

題方丹山狎鷗亭

芒履荷裳早息機野池竹屋護荆扉偶攜白社開尊俎笑對青山無是非波泛白鷗簾影靜待拖翠帶雨花肥寂寥千古懷元亮濶蕩斯人亦少微

縣令應吉生先生昌士

大清一統志應昌士字君寧仙居人崇禎中特賜進士試第三場首題諸生不知所指或云此憂疑爲題也昌士中選焉庚辰以特恩賜進士授安定縣癸未冬闖賊圍城昌士倡民兵登陴效死以守越月被執奮罵不屈賊先殺以脅之昌士笑曰各成仁錄應昌士字君寧仙居人崇禎庚午黃石齋主浙

恩賜進士授安定知縣癸未闖賊圍安定昌士倡兵民登陴死守越月城陷被執賊欲降之昌士奮罵不屈妻周氏與女貞在旁亦奮罵賊先殺以脅之昌士笑曰各得死所矣終不屈械至蘭州僞帥親釋其縛從容勸曰識時勢者呼俊傑昌士舉杯擊僞帥首郎席遇害僕趙登裹屍還安定與周氏合葬於東山　本舊通志

臨海縣志應昌士字君寧號吉生崇禎庚午薦於鄉庚辰特賜進士授陝西鞏昌府安定知縣莅任際流寇猖獗闖賊李自成殘暴所過無完邑安定土狹民瘠無戰守具公與典史葉暹共議城守賊至環攻旬日矢石交下竟不能破先是舊邑令王垣四川人以署會寧縣爲賊所執至是執垣至城下令說公降垣紿賊請登城以說賊信之垣既上乃勸公死守賊怒薄而乘城遂斬垣於城上城遂陷執公不屈賊磔之安定人義之立祠祀焉

擊僞帥首時漏三下卽席被害僕趙登親覩其事仍裹屍還安定與夫人合葬於東山　國朝定鼎士民追悼潼關一破秦無堅城長吏望風納款將帥倒戟相迎獨安定應令以斗大孤城登陴誓守勢既不支身膺白刃巖巖大節眞可與日月爭光允宜俎豆以孚明綸康熙壬寅夏安定令烏程張眞侯以憂旋擔趙登載三骸歸窆於麻姑山北麓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安定知縣應昌士仙居人崇禎十六年闖賊攻安定集眾固守城陷被執不屈死妻周氏亦遇害見一統志

通諡節愍

運使楊知白先生時熙

臨海縣志楊時熙號知白萬厤丙午舉於鄉授遂安教諭陞瓊州同知轉兩淮運同署運使事適值崇禎末年淮揚淪陷城破死之見明史通諡節愍

侍郎陳寒山先生函輝

明史余煌傳陳函輝字木叔臨海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靖江知縣爲御史左光先劾罷北都陷誓眾倡義會福王立來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事敗歸魯王擢爲禮部右侍郎從王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峰山作絕命詞十章投水死按府志言赴水淺不死縣志言自經死當得其實

紹興府志陳函輝原名煒字木叔三槐子也按三槐字用慶號晉堂萬厤壬午舉人教授青田陞廣州府司理轉南康府丞外艱歸卒祀鄉賢母應氏誕時夢

寒山子至家因號小寒山天性不羈父早喪母織紝以佐讀弱冠日誦數千言鍵戶雲峰山寺文名大起客茗中偶居停膏油不至戲賦買油歌太史韓敬見而驚爲曠世逸才天啟丁卯薦于鄉登崇禎甲戌進士謁選授靖江令靖久缺解額日以文章課督士子自是秋闈連獲雋科名與武江錫山埒居官吟詠不輟吏事十三唱和十七署中蓄梓八數百指月有紀歲有逃又開月河八十八里直達維揚水利以興已卯分校南闈得士來集之王揆等皆一時名宿庚辰奉旨視師海上渠魁就擒捷書既上擢兵科給事中爲忌者所抑迫居里治園曰誰園日事詩賦時金華許都叛飛檄連三郡兵討平之甲甲間變從郡大夫爲位哭江東之役同事猶妒其功用函輝曰予何能久置一喙與之辨但觀後日何人能死何人不能死則是非定矣事敗不入城徑上雲峰自擇六月庚寅日死時尚隔旬餘自序小寒山子年譜作自祭文雲峰埋骨記絕命詩十章及別親友詩更發笥中楮帛便面爲別親故書併詩數百函既完曰他日視吾屍者必縣尉某復草一札曰或當事疑其僞則左手有禮部篆可取爲驗屆期赴水淺不盡服溷又吐寺僧與諸妾交勸止之不應但命僧爲繞室誦經死按誦經下當補遂自絕命詩世多傳故不載已而果典史來驗遂葬于雲峰寺前著有七寒九青諸集行世子臣謙異之孫守約守鍾守經守綱守躬輩皆以能文名

雜紀

臨海縣志苕上沈氏聞聲聘爲子弟師初至任逢自放主人訝之不給膏油繼夜公賦買油歌數千言太史韓求仲見之驚爲曠世逸才由是聲震苕上授靖江令公日分定之也吾爲諸生時讀書雲峰山寺曾夢坐靖江堂上及莅任因題夢江齋以志驗居官吟詠不輟姬妾不離於側有馬季長風喜交遊大江南北諸名士座上常滿旅進旅退半昧平生以是謗議蜂起罷官居里乙酉江東之役諸同事猶妒其大用至丙戌五月十三日自經于雲峰山寺年五十有七稟葬于寺之左所著有苕茗游小寒山子詩砥越吟青未了寒光寒香諸集

明詩綜譚梁生云木叔眞率自矢不假藻飾其詩十九贈僧信手拈出使人有才多之憾

台州續攷黃巖郭肇昌著乙酉春山西僉事鄭之尹予遵諫有江東之役函輝與張國維朱大典等迎立魯藩監國明年事不支國維赴水死函輝哭入雲峰寺作絕命詞八首有落日樵夫祠上應憐故國孤臣之句從容笑語扃戶自經死

萊按先生之死史言投水而志言自經一姊也府志言自擇六月庚寅死而縣志言丙戌五月十三日死二舛也益先生先赴水後自經哭入雲峰山在五月

十三日而自擇死日在六月庚寅當以府志爲據語有之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若先生者可謂從容就義矣豈不難哉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函輝臨海人初聞北都陷倡義勤王後從魯王航海相失投水死一云自經死見明史及輯覽通鑑忠節

南疆逸史湖州舉人溫睿臨著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麗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治而左君摭拾小過

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之及　大兵徇浙江郡縣向附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耻繼統于是乎在王盍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尙何冀乎大事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技勇句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足以立國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于王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國維督師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阿殿相爲誇耀以兵柄授方王二魯王封方國安荆國公王之伯宰國公　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函輝歎曰大事去矣夫無種蠶之材而有伯諮之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峰入文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沈死年五十七

遺書

崇禎靖江縣志十七卷

崇禎十四年辛巳知靖江縣臨海陳函輝撰有自序二首內載記十三首碑一首祭文三首上上官帖三首議五首圖說一首文約二首詩六七十首又載周延儒寒山陳公遺愛碑顧錫疇送木翁陳老父母榮

赴召命序

寒光集四卷見千頃堂書目及浙江通志今未見

按溫陵黃居中明立寒玉集序曰木叔自署曰寒山子而名其集曰寒光別集曰寒香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嬋娟此以寒得光者也不是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此以寒得香者也至其公車初第之作余題之曰寒玉盞取玉山高並兩峰寒之語則兼掇光香之勝而全收天地之精矣据此則寒光

寒香二集皆其少作也

寒香集七卷千頃堂書目亦作四卷

按是集皆香奩體故名寒香凡五古二十四首七古

十一首五律十七首七律九十九首五絕四首七絕四十二首賦雜文十餘首有梁溪華淑字閒修序光緒己丑臨海葉書以聚珍板印行有跋

寒玉集十一卷千頃堂書目止作十卷

按是集刊於崇禎辛巳取已刻詩十五種計三千餘首刪存五百七十六首又賦一首温陵黄居中題曰寒玉凡五古二卷九十七首七古一卷三十四首五律一卷百三首七律二卷百七十一首五七言長律一卷九首五絕一卷二十八首附六絕三首七絕一卷百十五首四言一卷十七首賦一卷有自序及黄居中吳弁疑錢邦芑序

寒江集三卷

是集皆宰靖江時所作文也上卷文三十一首內載靖江縣志十六首下卷文十九首皆時藝序也中卷未見蓋在靖江時申詳禁約之類載靖江志者凡十二首

寒喜集二卷

是書皆爲僧家所作文也上卷募疏等二十七首下卷序記雜文二十三題有一題十則一題十四則一題三十三則者其論護生戒殺之義最詳盡矣

寒山集未見

明詩綜陳函輝初名煒字木叔鄉舉後改今名更字

木叔號寒山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以疾乞歸有寒山集按此集疑即府志所謂小寒山子詩選也

薄寒集未見

寒松集四卷未見

見千頃堂書目及浙江通志

寒耘集四卷未見

見浙江通志

按府志書目八寒集寒香寒玉寒光薄寒等集又有小寒山子詩選俱陳函輝著而人物傳則云著有七寒九青諸集行世今所見書名已踰八寒之數不止七寒之目也

青精草一卷

是集亦宰靖江所作詩一百八首附外贈詩四十八首有自序及許經定宇江城九脫唱和詩跋

青留草一卷

是集皆崇禎初年未第時所作宰靖江時取十年來未刻之什得詩一百八十一首附詩七首名曰青留有自序按傳稱九青今所見者二青耳

青未了集未見

砥越吟未見

茗游草未見

小寒山子詩未見

按以上四集俱見臨海縣志今姑存其目

遺文

重修靖江縣誌序

脩誌於靖而其令先有不可解者七夫左遷班瞲之牒皆斷自唐虞而靖邑方建於成化七年卽一代已非全史矣此其一昔之長馬駝巡簡司耳今儼然令矣而其卑殆有甚焉其民則貿貿然如故也此其二蛋人之君擯在島外會盟不列於邾莒人輒埒崇明而並稱且曰是夜郎王而扶餘國主也何以說也此其三浮山一拳也孤山一礪也而且半爲陸矣長江浩浩數萬里發源於岷而實自昆崙以外大小殊不稱山川將安攷實乎此其四令雖小敎之以文林郎官不上應列宿乎而城隍猶社伯也封典缺然則祠廟爲之不光此其五往往者附庸之黑子也國書已寥寥而登又欲中分之卽藝文一編豈可盡搜斷簡此其六大川天所塹也自應隸於江北而動於江以南執手版令一載半舟航一月半參謁此其七客有進而言者曰如君言缺陷多矣靖誌可以不脩乎是示人以弱小也崇靖並駕之說又何以解焉陳子曰夫崇安得比靖崇遠在海若之鄉數百里幾於天子不得臣而靖則不然靖於金山下流是秣陵之咽喉也於君山上流是毘陵之臂指也從來孤立濤浪中而今沙隄新漲西接雉皋北接海陵爲走險長驅之極境行將用武又文運新闢郁彬初秀芸窗之甲盾三百藝苑之虎彪六千行將用文夫靖而又安得以崇比也客曰如君言則靖宜有誌久矣而聞是誌纂於嘉靖之中葉而脫於萬厤之末季今先生爲詞壇小白又安所多讓哉陳子曰不然輝少而失學未嫻於丷索董倚之書簽筆非令權也請以謀諸野者獲而煇於簡末姑序所自起焉使後人知邑君一片苦心與荒洲一二逸事足矣客曰有說乎陳子曰有之夫江南所以薄島外者謂其繁華勝儉嗇也嗟乎繁者之終虞耗札華者之漸落奢淫天下事已見其兆矣不有樸塞一隅挺然自固於風氣之表者乎則何反譏靖之東帛菱菱也卽季子之所留亦無一非好戰鬬鬨好色失差之所壞卽至今四郊多壘賦額頓增小東亦告勞焉不敢避征繕也赤烏之著號坰牧之流聲一出而空冀北不可歌天馬徠乎且夫吳大帝開霸之英也岳將軍訓忠之烈也巃嵸其前陰沙屯其後先臣有慮及此者請改縣官治之俾知禮教而今已滔滔乎江河之愈趨而愈下也可奈何客曰靖無人焉而昔既立之監今又佐之史是其修救修備之權盡在吾子矣陳子愀然曰客惡知靖之所以難治乎先此吏靖者草昧之初百度未舉猶倣

之後六事莫支宦之途指爲蠶叢鳥道以靖塞官謗一歲或三褫之而遞及陳子陳子始下車復有才陳子者數下尺檄議改而之他而陳子固久持老明知足之戒守汲黯臥理之說安陽城下考之分則語人曰十步無豐草乎三戶無俊民乎七年旱而九年祲無補天石乎而陳子雪涕逃道州之詠願以告上官剖肝繪監門之圖願以告我后無何而陳子惻矣鴻雁嗷嗷乎近郊也無何而陳子懼矣狐鼠乘閒而竄伏也無何而陳子豈不日戒矣鯨未從而鯨且跋扈至也無何而陳子傷謗書矣鴟鴞盡見於其側也無何而陳子死而放還矣大鳥欲來會閒閒止坐隅也無何而陳子死而放還矣梁木其斐臯廡邑於是乎始有版築猶未也葦輅遠矣梁木其斐臯廡

葬也夫陳子於靖如此而又烏能誌靖所以難治之故乎客曰誌成矣君不言誰知之者陳子曰苟言之則如東方生上書王武子爭功非自嘲即自譽雖然請言其凡也夫江而何以獨稱靖也詩曰肆其靖之曰靖其靖位書曰以嘉靖我邦國靖之義繇於與民安靖靖一方以靖四方也故曰自靖自獻於先王此蕞爾者靖予觀其蚩蚩食土其青青食古而獨其眈眈者乃欲搏而食之交拔茅連茹而玉筍班遂甲於上國邑於是乎始有人陳子於是知所以治靖矣試一至陳而客聽之向圖總紛而入矣自條鞭法立而石壕不敢上下爲奸邑於是乎始有筦庫向捕役紛而出矣自游徼法立而虎冠不敢剚噬四出邑於是乎始有雞犬向豪右紛而多事

不嘗特以入告乎邑於是乎始有武略葢嘗內書心碧外記殺青大莫如國額而賠補幾於剝牀之膚細莫如囚糧而措設甚於下車之泣併六十櫃爲六收承里役不過數月練三百人爲三駟簡鄉勇堪代選鋒鋪行之小票日下則民不堪命矣爲定價而勒之石者平給面發之八字經不獨革其名鋪設之上司歲易即官亦疲於奔命矣爲按簿而代以田者公儲私用之一歲租不獨賴其實更可笑者靖人言蝗蟲之以祠祭也捕瘞之務殫自陳子履畝必躬始也靖人之秋成奉之以販糶也葢藏之有收自陳子徙木立信始也若夫一方虞芮之質勸之使有閒田兩畔梁楚之爭禁之使無怒轍養老於四民之中恤其無告放生一牛之故推及有知此皆令所應盡之心應脩之職而以點綴靖之新書其可曰此令一人事而非靖百年之事乎而陳子驅小吏何敢遽言功成拂衣獨言老母在堂捧毛檄而未能養也道山之符玉樓之使殆九死而巫咸招之曰歸來遂初尚可不賦乎而陳子於是可以謝靖人矣客遂旅進於庭曰使君能靖之杞宋之無徵若何束牲載書今日東諸侯長也願以干江之野乘一煩帳下之衙官而陳子復寂然釋毀曰昔之陳子强項令也今之陳子瘦腰人也夫陳子不能以其靖終靖而嘗爲建樓於蕪署中額之曰青立分而言之合而言之皆是念而已矣記自

丙子迄辛巳六載以來嘔血剜肉之一寸心不可不以一詞告之大眾併以告大江與先民焉而陳子又多言也矣其併以告後來之君子也夫崇禎辛巳孟夏上澣天台小寒山子陳函輝木叔父題於青立樓中

社選寒玉集自引

選寒玉集者爲陳眉公何无咎群千仞許令則潘木公諸社長而題之以寒玉者則黃明立先生也諸先生皆詞壇祭酒而明立以庚辰之秋年登八衮扁舟訪予江外偶見選刻梓成扶杖過予曰君子比德於玉子美有云玉山高並兩峰寒子之山寒山也盍亦以玉自珍乎予拜而受命則以予稱詩而未有當於名此詩意也夫玉天下之至潤者也玉韞而山輝焉以有美在中矣剖而爲章其器則就而璞已殘然而執之者有戒心因其重視此玉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老氏之言曰磋如玉不若落落如石夫作者之心亦豈無玉石二視乎始予初學詩竟不擇題詩無論六朝以上即唐人應制皆不得已爲之其集中最嚴投贈之篇故每自娛小柄有極簡貴者若予詩則終日應酬纍纍半紙之以姓字矣予漸攻苦於詩又患在步步顧題昔人十九首皆意在言外併不知題爲何而作即初盛諸大家詞旨卓然而可以行墨逕畦推測乎若若予詩即或字字刻削而神采已索然無遺味矣及予詩漸有頭緒又患在不復

鏡題試看前賢得意詩一題到手鬚眉畢炤心曰欲傳故所謂詩中有畫蓋古人徵其詩而出之以怡悅也若予則多以予作詩無復影頰形而形贈神者矣凡此皆予詩病也予是以學之幾幾三十餘年人或謂予捷得之以叉手限步而不知亦有神穿髭斷面如死灰而不得者卽如五言古一道向苦如石壁不能入迨入之又苦如鐵關不能出今漸喜出入其閒則復苦矜慎意多靜恬意少而況其他諸體駸駸爲應酬涉獵之具者乎予是以翦燭稱詩肅然斂衽而長太息夫作者之難夫古人皆所謂如玉者也若曰琱之琢之復歸於璞此必不得之數也詩道如江河日下邇來雖石破天驚轉令何若持數首打油以傲束帶諸君子流霞一杯胡麻二假使清精可以卻老余家天台山上黃精亦未能恆餌走筆應酬之章矣枝官閒不過不作詩作何公務句當

有心人抱玉而泣無已仍返而球之於山山深則空谷萬端詩心泠泠其陰映此中者殆無盡乎而爭嘗登瓊臺雙闕寒明兩巖間未嘗以玉山炤人自炫迺然則黃先生所謂成我以玉而復教我以寒其意或如此而已矣辛巳花朝日小寒山子自題於江外之寒峰閣

青精草自序

僊家有青精飯食之能好顏色使顏色好不如使詩句好顏色終歸死詩句不死之草也人言冷不可作詩潘安仁河陽懷縣題詠盈篋又言冷有祕譜少飲酒多食飯彼士元淵明皆飽食終日者乎不知爲冷蠹者獨有簿書鞭扑與催科裕字劭不可醫耳余冷孤鳥中一拳石千村草五十里沙而千尋怒濤時在几案之外期月後與小民休息庭無隻牘以冬餘農隙爲開園河自東徂西恆負畚出郊勸督馬上卽推敲故多治河諸什戊寅秋後虜寇內訌小臣恥之故多聞警唱和篇去年蝗退飛過界今夏遺孽再孳捕禱交竭茫鞋艮苦偶讀波公浮雲嶺詩感而和之復有捕蝗二詠而此外則皆走筆應酬之章矣枝官閒不過不作詩作何公務句當假使清精可以卻老余家天台山上黃精亦未能恆餌何若持數首打油以傲束帶諸君子流霞一杯胡麻二匙迸有加飯下有相思不素餐兮此卽小寒山子服食求仙之道矣已卯孟夏日小寒山子陳函輝題

新建縣署江峰閣記

縣治中向末有閣閣之自小寒山子爲令始縣以江爲名然四周相去不啻數里而遙又限之以阡陌圍之以蹟闖雖憑欄極目江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江止諸峰探髻窺人耳古之君子登高作賦望遠懷人往往窮其耳目之所至用以舒嘯而寄慨每求異代陳迹荒亟故壘悲歌徙倚而臨之故過大梁如見侯生登廣武如揖劉項其胸中皆有所存出而與山川相敵煙雲相盪非苟焉已也蘇長公淩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爲邪見山故築臺焉失爲見山而必築臺以求之此其人決非俗吏可知也若然則揮毫而吟倚杜而笑搖塵尾以

酬清論移胡牀而就芳樽於以集賓從消燕閒遂足以
盡茲閣之用而攬江山之勝乎曰殆非也江自岷峨發
源逶迤萬里而始至於海天險地利造物者蓋默設之
以劃限南北是苻氏之所不能投鞭而佛狸之所不能
飛渡者也此地在三吳則爲門戶在留畿則爲喉吻在
淮揚則爲股肱往日萬家之聚孤懸巨浸中猶垂偏霸
者之涎而來竊據者之睨矧今西北一線滄桑易改假
令中原有事戎馬生於郊三三百里中平原曠野無深
溝可限無高壘可憑譬如一人之身既舒臂以當豺虎
之衝復坦胸以當箭鏃之集危乎不危乎往物力盛時
船場大開舳艫畢集遠而劉賓百濟近則閩粵膠萊百

貨津通商旅饒樂令海道梗塞厲禁霜嚴涕惡不禁其
外輸狡慄每肆其傍瞰兼之鼉竈失業荏苒伏讎三里
之城僅栖蛋聚無組練可習無鶡鶃可摝危乎不危乎
且也杼柚告空劉瘡難補徵調四出及瓜而遠戍未還
刮索時聞計畝而算緡時溢逋亡久而未復追呼急而
不應即爲之長吏者經年罷給餐俸倖舍每歎無魚則
登斯閣也惟有矍然盧黯然愁皇皇然認以爲籌筆之
驛籌邊之樓即江山清麗終日到眼猶不能託其秀分
其翠也況乎簿書圜繞鞭杖喘吁或終日無一飽之時
或終夕無十枕之熟而高甍畫棟可以收雲氣而延昕
更不便舞文諸猶吏便魚雅紳衿不便竿郵請託莅政
僅及四月而靖捕百年之弊疇昔之困湯火者已出而

乎然則是得已之役也何不已諸曰吾嘗思古人矣昔
諸葛孔明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厠
圊藩籬皆應繩墨即三月之行不改其初蔡凝自中書
還晉陵更令左右脩治故廨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此
其人豈好刱惡逸糞土財用而以博一眴之歡適哉春
秋諸大夫每行軍按律好以暇整相尙郭有道所過旅
舍雖一宿之暫必洒掃潔塵而後去度葛蔡兩公之意
庶幾在此後之登斯閣者徘徊江天峰影之閒俛仰古
今人物之感度不以余爲多事也

邑侯晏公去思碑

昨余就選人不當得縣即得縣不當得靖輦下君子有

薄靖而兼忧余者往往搖其首曰君亦知萬里長江乎
彼其發巴岷震夔峽奔流荆門連合九江不知幾千層
折而至於斯也而竟以此地爲尾閭葢深惡俱瀉焉江
窮而海見豎則島橫則洲土盪則下滿颶發而蛟涎恆
河沙中此爲大苦聚而何以身試險爲其長者則又教
余曰是其土閒而處窪宜業多沃野宜田坎而深宜漁
土之操緩而襲璞者宜訓以遜敏猶未也前令晏公有
循良之轍在宜規隨宜畫守余所以慨然而來者以此
及入邑問公前政大抵便單赤不便豪右便鄉三老賤
更不便舞文諸猶吏便魚雅紳衿不便竿郵請託莅政
僅及四月而靖捕百年之弊疇昔之困湯火者已出而

祖之其夙爲城社者已發而驅之矣今天下無處不苦賦而江南諸邑其瘼蠹也患在於民入其數而官不知稽卽官示其數而民不得覩中飽者鼠雀甚壯外部者羊簿籍急縛一二巨奸簣三尺而向之以耗羨啖者以科罰餂者皆束手楹鬱下不敢旅進公又爲繕城隍修斥堠飭廨舍謹儲備邑西北牙錯通泰兎穴虎嵎憑淩難問公數軍實而詰潛究伏莽者皆竄去規約佐尉不假顰笑誘掖嚮髦秉空拭鑑桃李有蹊稂莠無顏統加之誅至今在贛泮閒而公日御無陸玩一枰肉衣三澣而安之淡然若野僧高士之寓於斯也余來時公方讀禮家居時司度支者急貲邑逋省歷清卿其精神意念無時不注厚并州然則孔庭詩

逋掛公名遂及顯罰然逋實不始公有溪壑是者公代之僵余憤焉於是悉搜諸盧胥付諸法錙匾收鍰建庫貯藏條編法立而輸納有期知單給帛而數額有定差役屏迹而村壚不擾罣捕嚴懲而善良獲安皆本公美意而以張弛行之以緩急劑之其所爲不便豪右不便舞文不便竿郵請託者視公時尤甚余亦岌岌以身聽之是非毀譽不計也或曰晏公名父之子其家蓋有縣譜焉何然而亦以催科罣吏議也夫巨木不綴於岑靈鮪不宅於潦瑣瑣美綺之鬻也忌在貧里彼惟不擇枳棘以爲鸞翮疢子尤而效之殆又甚焉且不見前此飲盜泉者乎相率鼓其腹以去何兩人者沾沾焉棄農嗜

航淡苦以井丹憐范丹也余笑曰人各有相師氣各有相類余不敢言蘭蓀之氣謬通公然可以矩矱之近幸師公公仁者也又廉者也廉則久而清則長誰言之公家乎仲言之也公莅此四月不爲久乃孔邇之澤推之不遠愷悌之懿釋之難諼長者如是久者不如是耶宣尼但言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膴宦則必達也然而暮月三年晝然自課豈有漫無程效而大言以欺人吾不必遠引公家嬰但引東家丘足矣公尊人懷泉先生初令太平與余邑密邇炤鄰之燭至今猶光及補劇蘭陵惠愛之思三十年如一日已登南省歷清卿其精神意念無時不注厚并州然則孔庭詩

聲公固近取諸家他日勳名定相韻頌吾君之矛又何怪爲謳歌訟獄所歸哉朱君仲與偕諸同志爲公立石而余爲述其執言之意如此睠乎邑諸君子之爲此舉也以親其上不以炎易涼以敦其故不以暫忘久江流浩浩濁汰清導激發後人召杜張趙夫靖又何可薄也

告城隍文

煇奉聖天子簡書之命出宰是邑入城循職守宜謁拜城隍廟尊神禮也諸生以祭文來曰相沿如此嗚呼此令典也明神在上太祖高皇帝之靈實憑式之豈曰相沿而可以套詞報塞者哉函煇於是再拜以思思甘

六日將渡江已布下愒于大川亦曰誰司厥靖早惕然於階下也敢不肅爲文以告之夫陰陽一理也陰司歲事神爲政陽司民事令爲政同受職昊天之子而以一靖專責之雖遠在江外其報稱也愈難抑神則何弗靖之有函輝承老茲土以調燮佐神休夙夜靖共緊民是視豈唯苛政足以擾民哉其有借釐剔而生事端民弗靖其有託枚寧而滋議朏民弗靖其有急奉公而石壕之刺作民弗靖其有抱緯恤而保障之術疎民亦弗靖輝聞之諸父老實遍江處往歲泛溢不時風潮爲災廷問蒭絲野歌蓑楚自去歲年始登令夏麥秋告成函輝即未服官敢忘神賜願自今以始大有與穀詒共頌小

裒與秕政俱消敢告冥冥請指水盟心以禱雖然士四民之首也邑自成化始專設文運初開陶君重先生之後皇主皇劉俱倩南宮而昭北斗郎今日者靈光在望猶有典型而已酉以來賢書未振茲當丙子丁丑之壇諸士濟濟彬彬砥志競奮輝不肖忝稱司牧以兼作人所望神靈默祈之於上帝及司文之主爲朝家廣掄俊彥以光兩榜與下走其襄靖嘉之績則詎獨輝借重而拭目焉而神之錫我庶幾邦家之光矣輝之詞蕪詞也若夫煌煌誓詞業既悉之謂之曰套則不敢也此輝心亦神心也蘋藻非馨鑒茲積愫敬於莅任之初三肅而請命焉

遺詩

客子買油歌有引

余作客自辛酉始初用館人油盞前此皆匡家壁也癸亥秋盡夜漸長時案上星郎已乾死坐而待旦旦遣僕夫就市買之市人貴油而賤儒者悲哉客心可向誰語曷亦歌之以自告乎油油然往而忘節即曰此客子打油腔可矣

久矣哉天地陰翳之氣埽不開山河漸漸生劫灰帝子銀河暗中織罡風吹落屋塵皆舊煤聞之尼父手提不夜燭混沌赤日再爲浴遙想在陳絕糧七晝宵爨火無煙應早宿以此有佛出世號曰日月鐙鐙煌日月之所

不及爲明明漢宮日暮新傳蠟楚子筵前赦絕纓猶有餘光分與東家貧女紡恨恨乎夜雨短檠吟經生我爲此情潸焉出長涕大恨飄零李白不解事古人秉燭照夜廬肯向花前作游戲曾記更生較書天祿閣文光燭天天帝愕夜遣太乙神人下九霄然取杖藜慰寂寞客子搔涕發長歎世界緜來如此難憶昔少年場中學裘馬輕與兩儀擲兩丸自誇丈夫拾取青紫如反掌誰知今日空彈冠空彈冠心未死十年不問是書生一日致身見天子爲此獨嫌天台山上毋乃寂夜傍琉璃映四壁牖中窺日管窺天縱饜牢尼寶藏無人識見說王氣今在三吳七澤閒蹋躅踏擔簦辭故山東道主人憐我困

留我南園同閉關逆旅居亭誼難紀男兒有胸許知己千金報母眞薄夫不念遠迎西江水坐來懷古歌伐檀彼君子兮羞素餐感佩主人情如此敢復屢屢借鐙佳夜闌夜來暗中徒摸索曹劉沈謝俱淚落相逢各道未遇時并古英雄盡落魄旦遣僕夫出買油空囊羞澀無錢留市子對僕笑其主何不尋春學蝶遊僕歸卻訴市肆吉我嘗市人反達觀頗毛種種已三十雙脚猶未到長安長安鐙市萬家火長安燭侯相輒史嘗侈道金蓮送歸學士院未遇之時亦一我買油不如買一醉烏有先生堪件青州老從事長揖笑問高帝何如主丙夜挑鐙眞世諦眞油不如買竹牀北窗一枕傲羲皇匡衡鑿壁偷光願如玉兔乘雲端走電芒願登太階調玉燭願作紅雲捧玉皇九願油井開爲海大疵天下苦心之士加盃汞生願容我他年成佛時長在鐙王如來座前爲導師有願誕丞敢匿妄得焚書坑把炬火盡倉頡小兒鳥官跡更有求願猶蒭成但嫌客子久微而望輕願將天地陰騭之氣一埽清一統萬年戴大明古云不生尼父如長夜怪得結繩之世無油賢木叔作此買油歌豈比齊諧咨怠怪

與同門陳伯玉金渠臣朱閒玄牟子遊二十人謁座師困懷同社不第請兄弟錢邦芑曰拾人牙慧登第便輕視故交寒山古道自愛只此一題號功名薄何必鑿開康壁引燭旁照耀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生花未夢腸斷白頭私自憐北尺身不向遊諸吳倚對倚閭望遊子不思歸戴機杼勤織紬每夕傾東北爲燐照耀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生花未夢腸泳滄牛生哭有豬康嬾自憐自笑還自訴世人那得知從古賢關堪皓首考槃何怪突沈冥寒玉集

其故此志恥與魑魅爭此身都爲儒冠誤不信儒冠解誤汝同學少年朱朝紳試問當年寒窗不歲買心油幾百斤乃知貧者士之常冬雪寒夏螢囊血流乎股髮懸在梁悪年揣摩成可以出而說當世之王我以此心頓發廿年大宏願願取人世華堂歌舞鐙讀盡古書乖萬

現清草堂

劉伶卷

有酒宜放頌知君恥獨醒回車經巷口荷鍤信邱冥死豈人雍得言猶婦可聽閉關當日飲想像只忘形明詩綜

南屏包氏南莊　劇使創包涵所別業

獨創樓船水上行一天夜氣識金銀歌喉裂石驚魚鳥鐙火分光入藻蘋瀰漫西園出聲妓豪華金谷集文人高才未肯甘岑寂何必逋仙與結鄰杭州府志

知軍石克齋先生敦

赤城志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石敦臨海人字子重祖公孺辟庚子之亂自會稽徙此後以詔舉遺逸補迪功郎敦從朱文公游自是里人知有洛學歷將作監太常寺主簿終朝散郎知南康軍事見文公所爲銘

赤城新志石敦字子重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朝散郎知南康軍事早與朱文公熹游文公稱其端慤

穎悟不羣年十四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有不可犯之色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爲文明白勁切似其爲人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舊志稱邑人知洛學自子重始今祀鄉賢祠

台學源流石克齋名敦字子重其先新昌人大父公孺始遷臨海先生自少端慤警悟不羣及長刻意爲學從舊氏陳公良翰游後與晦庵朱子交好彌篤晦庵嘗稱其論仁之體用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

可見無一不合簡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又謂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涵約爲佳爾又謂敬字之說深契鄙懷且云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又云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賴矣先生以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四縣差監登聞鼓院知南康軍累遷太常主簿卒年五十有五晦庵志其墓又稱其外和內剛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處兄弟孝友備至振貧卹孤恩及道路棄子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也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甚切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疏賤一

旦見疾子盡言竭忠未嘗爲迂迴避就之計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多賴以知鄉方而君未嘗少自足也其始終見重於晦庵者如此陳賈窗者卿修郡乘謂里人自克齋知有洛學吳荊溪子良作六賢祠記獨於先生稱大儒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又謂其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飢甿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吏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軍玉峰若水亦云克齋石公所謂丈人爲已之學深造而自得者也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文集十卷傳學者其中庸集解晦翁刪定爲輯略至今存云

浙名賢錄石敦字子重新昌人拔原籍新昌遷臨海幼端懿警悟博覽羣書以發明聖學爲已任登紹興已丑進士授桂陽簿遷同安丞歲饑白府請捐租酌以便宜民德其惠改知武進縣有訟數年不決一訊立辨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鉅萬敦執不可曰剝民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民數千人相與詣郡俟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襆帷者守不能禁因更調尤溪縣時學校久廢敦延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旦夕率佐史賓客往諭之開陳理道諸生莫不感奮他郡士有裹糧來學者至不能容乃爲拓地廣齋舍置田數百畝贍之更攷古制舉行鄉飲酒禮於是士咸知學而

民俗大變監察御史陳舉善丞相史浩先後薦於朝有旨召對首陳君道與天地準言甚剴切上嘉納之累遷太常主簿代朱熹知南康軍未行熹使浙東聞新刻飢民轉入台境亟以屬敦敦毅然任之不辭勞劇所全活甚衆熹曰此儒者康濟之效也敦天資高邁究心理學與熹友益講明經傳宗旨盡得其精奧發爲著述簡明醇粹多與熹合所著中庸集解熹嘗采之爲中庸集注章句又別爲輯略以存諸儒之說而敦尊經衛道之功益彰矣當時學者多師事之及卒熹爲志其墓有文集十卷集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傳於世明嘉靖間紹興郡守洪珠特建書院於新昌之鼓山崇祀而表章

之

知南康軍石君墓志銘 朱子

吾友石君子重諱璘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公孺辟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嘗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

縣丞天旱民飢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二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箠其曰乎守怒未已遣莫府官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既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媿謝而去它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

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大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申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稽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謂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賈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鄰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

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顧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旧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攷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旧與比鄰爲仇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

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眾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荼按陳舉善字能之臨海人紹興十八年進士歷官御史提舉浙東常平太常少卿終祕閣修撰　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

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元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宗族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已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疏賤守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以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學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旦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盱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淛東聞新劾飢民轉入台境甚眾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飢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徵繼喻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爲文明白勁切初祺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冷有文集卅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徵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谿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傳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醻也時若可娛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谿之莖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州學六賢祠堂記祀鹿部郎何石南康豁商侍郎飛卿郭正肅區卿陳司業耆卿杜清獻範節錄

夫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敦有如石公者乎石公之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去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葬吳子良撰兒赤城集

祭石南康文餘姚孫應時季和撰燭湖集十三

嗚呼論斯交之盛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師友凋落使遐鄉後來無攷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懷孤立寡助之戚頻年之閒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荷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心雨淚而不能自已也嗚呼有如先生之喪其尚忍言哉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非耶先生居鄉何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而登朝造膝極論忠犯顏色風猷聳然當是時天子有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誼有不得留者謁告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爲吾將焉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稱歎自恨弗及而先生之勇聞於天下矣自頭諸公言論風旨稍見於世譏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歸然徇道獨未有非之者此其規模氣象眞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茵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胸中自強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靡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乎天乎何言哉某來官貢巖始拜先生於台每捧檄上下府城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怠而荒也乃五月之晦面會某曰子朝多而去官過郡其館於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別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謂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某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揚焉夙夜求寡乎媿怍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

南康君先生贊明黃灝謝鐸鳴治撰尊德錄節要

朱既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驂台學之傳實自公始皐登攸導坐友朱子刻意斯學不懈終身歷試郡邑共惠我民視民渴飢悉爲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客亦久陛對上悟帝衷不爲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亦留時不可俟誰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爲空亦有輯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爲公御

君南康溧挽詞宋鄧縣撰攻媿集　編次五律三首

鞿鞿君河轉恂恂衣不勝平生憂國志長夜讀書燈大防

易窺至古中庸進宜能惜哉天不慭無復見川增

家有春秋學淵源更得師風高葢公舍淚落蔡邕碑官
早終難進才全竟弗施遺編屬賢子孝謹不須衰
伊昔爲君御儒流賴生盟執經容後進傾葢若平生坐
見蘧黃壤空勞望赤城友朋相與泣反袂不勝情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

中庸輯略二卷

宋石墩編朱子重號克齋新昌人蔡按其祖石公
孫由新昌遷臨海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
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玄目
錄云此書於別錄作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

蓋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
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
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
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
傳遂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
遂旨詳故墩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
太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
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
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
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
章句并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亟君子按原作復取石
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
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
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
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毗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
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
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
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
如第十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文章或問中亦力
斥其紀錄失眞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
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葢按葢以程子之說
也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四書類

中庸集解三卷

宋石墩編宋周子二程子張子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
時侯仲良尹焞九家解說中庸之語朱子中庸輯略即
據此書爲藍本也

中庸輯略二卷

宋朱熹編因石墩中庸集解而刪其繁蕪無據中庸章句
序葢初附章句之末其後乃別本孤行也

清蔡按總目但有輯略二卷第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
蓋耳簡明目錄乃別有集解三卷豈石氏原本尚存
耶中秘耶然朱子集解序只言分爲兩卷而此乃多一

卷抑又何耶

舟瑤按道光中獨山莫友芝從衛湜禮記集說中所引十家之說輯出復取輯略及眞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爲中庸集解二卷而刻之以還石氏之舊焉莫氏序跋宜采錄

中庸集解序　朱子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

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遺漢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程夫子又得其遺言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蓋亦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雖居間容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

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若君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攷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端訥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六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沉思坐誦逈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

汲汲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抑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帝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蹈於高毋騖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空談之弊矣抑予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金壇王罕皆步青曰文公作是序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略復爲或問以論次之今攷章句序中所列殆合章句輯略或問而彙爲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略乃僅存於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蓋尠矣

菜謹按中庸宗書子思發明夫子之德以著道統相傳之重也歷敘堯舜文武周公以明道統之有自來旁及顏淵季路以見道統之有所授蓋其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舉在此書矣有宋周張二程諸儒出實能接孔孟之傳而朱子集其大成於是作爲章句或問以發明其蘊奧而章句或問實皆本於集解則石氏此書信千古道統之所係矣今特著爲台學性理之宗庶士之有志者其勿迷所嚮方也哉

校刊中庸集解序　莫友芝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及程子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

章句既緣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宜溯集解以明取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曲當治醫者不析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已矣特是述朱子者謹守前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即束弃不觀故黃東發氏論衛氏禮記必斥其備載石本及增入諸家之非門戶在胸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焉者逮科舉學盛儿非章句集注之義又皆在所擯於是並輯略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閒嗚呼是豈朱子意哉且輯略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章句序云一工同志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而今世流傳又唯呂信卿所刊唐荊川本其中或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四庫全

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尙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以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句語其義不完者顚倒舛亂殆子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致慢學者踰三百年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眞氏所引輯略在今本外者尙四十餘條言皆大醇非應刪者私意眞氏未引爲唐呂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略旣非完本則集解愈足珍惜矣校旣竣同人趨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略所刪及刪而集編引爲輯略者各注當條之下欲使學者讀一書而得五書之益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更校諸別紙道光己酉夏五月書

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處未見他日獲之當申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吾友朱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略出於集解其分章處並倒題右第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十三章是朱子定說石氏分章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不失其當又特舉哀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三而朱子但舉哀公宗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六時問答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略既與章句竝行章題總注不應複載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仍集解其後三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注益之又於各章中値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閒隔皆非朱子之舊惜元本不可見耳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著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周易集解不知卷數久佚
大學集解亦久佚
遺文克齋文集十卷不傳赤城集載其文二篇
其徐季節墓志銘已錄於二徐先生傳後
節孝巷記亦赤城集十四

瀋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表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拊見奔走觀瞻歡呼歎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謁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謁安人生人莫大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騖乎利欲之途一遇藉戾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斁有不忍言況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絕無而僅有貢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乎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頒行成閭門名垂史冊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亙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澤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發始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冢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遺詩一首見台詩之錄

題途龜山如畫軒

京洛風塵久未開晚尋雲水上天台如何更下金鼇浦
縹緲江山首重回

長齋應仁仲先生恕

赤城志僑寓應恕栝蒼人字仁仲栝蒼人淳熙初寓黃巖朱文公熹以隱居老友稱之門人趙師淵等號長齋先生

台學源流應長齋先生嘗從晦翁游翁嚴其門人趙幾道輩尊之曰長齋先生以隱居老友呼之所與論學凡六書其一論大學中庸易本義且云不意遂達几下其二皆論禮書其一論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恨恨不能爲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觀禮以後就草稾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竹谿徐季河先生大受

跋應長齋祠堂文　黃巖杜範儀夫撰

余齠齔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誨言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固莫啟以至白首也吾

赤城志灋熙十一年特科進士徐大受天台人字季可終監行在草料場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事見朱文公所遺帖及丁可所爲行狀

台學源流徐竹谿名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早歲工於詩劉知過以詩名一見之云自此當臥君百尺樓上矣先生之志固不在詩也晦庵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竹谿方與學者講顏子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飛減卻春耳晦庵爲之擊節與辨疑義率多合遂定交焉嘗託以撰述且云願少低筆力使讀者不疑爲假手乃所望耳家甚貧一夕晦庵至無以款裂箕爲薪出葱湯麥飯相對甚歡至今故老猶傳其事云又嘗與趙忠定公汝愚相友善忠定拜相與韓侂胄同出御筆先生賀啟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其一言爲所信重如此登灋熙十一年特科官終監行在草料場所著經解文集藏於家邑東南六里有竹谿書院及釣臺

尊鄉錄云按宋史趙汝愚卒爲韓侂胄所害其機在此也觀此不惟見先生學問淵源而識見亦異於尋常矣易曰見幾而作又曰知幾如神先生有焉

東此花出華頂峰經冬不凋名山記云卽娑羅樹花他處所無竹谿於少陵一片花飛減卻春悟性是詩後二云云又於此花悟禪矣

附錄

遺蹟

天台縣志徐竹谿書院在縣東南六里有竹谿書院及釣臺

台志要又有竹谿釣臺在其側

遺書

赤城志徐大受號竹谿先生有文集經解藏於家

天台縣志理學傳其生平講解略見四書大全

又書籍門竹谿文集徐大受著

遺文

三台詩錄徐逸字無競號抱獨子仇遠稗史徐抱獨少與朱文公友公提舉浙東日過其家然鐙夜話至鐘鳴

徐大受初見宋梅庵書天台縣志十四
受嘗佩聖人好學之語矣學而至於忘口體之累惟言
苟芝修可謂篤學力行之士矣然不求正於有道則不
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毫釐有差其流弊遂爲異端偏學
之歸受不幸生於山僻之邦不能自奮於饑窮拘迫先
生長者之餘論罕接於耳然賤性淡於世味薄於宦情
年十二三即有意求道研窮於六經泛濫於釋老幾二
十年人皆以好學之名歸未得有道之正受竊不自安
焉齋心服形晝思夜索十餘年閒始於吾門脫然信之
因得而高視闊步於坦途旋而視履則向之所步皆旁
蹊曲徑荒蕪榛莽不可著足之地也然於此體認之切
之敬求一指之力不幾於自棄自暴者乎先生益亦憐
其四十年之勤而毋責其狂且僭也進之退之拱以俟
命

遺詩

題林詠道浮岡別業（岡詩錄誤作江）

密林凝晝寂一葉動須驚砌淨飛花影池深落果聲正
宜鋪枕簟且復倒瓶罌向晚催歸急煙江野艇橫

游石橋至塔頭路

招隱晴雲豁妙高峰頂頭竹輿搖午夢茗椀破春愁俎
豆羅千嶂虛空起一漚危闌閒徙倚萬象入冥搜
輓劉亦樂先生

蓍破青袍意弗遷廣文官冷客無氈軒車駟馬不挂眼
棋局酒杯長伴年一路果成飛絮識十年空費買船錢
破荒人物今何在衣鉢如今尚宛然
太萬年謁簡庵清老追和曾使君韻

踏破深崖蒼石棱入峰來謁簡庵清山花照座一兩點
雪犹叫雲三四聲詩帶煙霞藏舊刻門開樓閣見經行
平田淺草歸時路風月依然度百城（以上三台詩錄）
晝眠治平寺在西湖北山

頻年游覽不暫寘野艇往來無水程雨休最好是鷗浴
風靜更清聞鶴聲酒家新熟欠前債僧榻借眠餘宿醒
崧高黎華未挂眼贐影蕭颯難爲情（咸淳臨安志題徐逸作）
孤山

咸平處士風流遠招得梅花枝上魂疏影暗香如昨日
不知人世幾黃昏（全芳備祖題徐逸作）
以上二首見宋詩紀事

台學統卷十四

性理之學二　朱子學派二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台學源流林鈞州名鼎字伯和黃巖人初居邑之太平鄉今分爲太平縣父宣義郎興祥少貧業行賈有行義生伯和稍長刻意爲學博求師友不得得晦庵欣然願學以書請教晦庵稱伯和求道懇切而勉以三言以整齊嚴肅言持敬以先語孟考諸說切已深思言講學以充善端去邪志言省察且云異時漸有餘力讀諸書通世

務益亦未晚不須過憂失先後之序也乾道八年舉進士爲奉化簿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先生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槩量吏不得爲姦知侯官縣侯官俗澆先生靜以撫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木陰滿庭無復訟者在位行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閒閒頌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志其墓次子仲謙補迪功郎

隆興司戶有文名（棻按赤城志終承議郎通判筠州）

林伯和墓志銘（永嘉葉適正則撰）水心集十五

伯和林氏名鼎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實祖瀕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歡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咨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葢宣義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家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榜盡三日約民

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繇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白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侯官之俗澆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爲也竟不往改定海丞郡令受租輸縱民自槩量吏不得爲姦知侯官縣侯官俗澆先生靜以撫之民服教令終日寂寂無復訟者在位行其所知果決不回不以聲色徇上官至有怒拍案者先生從容報答之不能屈欲中以罪訪之民閒閒頌聲而止通判筠州未行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葉水心志其墓次子仲謙補迪功郎隆興司戶有文名（棻按赤城志終承議郎通判筠州）林伯和墓志銘（永嘉葉適正則撰）水心集十五

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產

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爲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禽縣胥移問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爲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爲家事貧而理賓友往來門內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決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爲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椁複縈門戶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戶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州司戶趙崇賢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則以伯和之行事觀林氏之盛衰所以蹙而復振者其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今退墮幾何矣而仲謙文詞奔放橫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衰而伯和不死矣故併敘而銘銘曰既爲鼎沒何所濯

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摧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思答林伯和書 朱子

示諭前此葢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猶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駁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慤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

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放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至省察之功益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媿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

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益亦未晚今不須豫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杜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與黃巖林元秀書　永嘉葉適　水心　集二十七　稍節

上覆元秀國材二兄尊友姚君俞之行附訊必達領來教慰喜不可言也冬中凝沍伏惟侍奉有相尊之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添拂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攻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輩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改習尚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福侯官事簡而閩中縣多佳非江浙費力之比但益入南非有志者所宜往耳添拂屋已畢否且喜國材親事有期見從黃巖來者皆云國材近日學問之規模甚嚴而此訊乃不曾說及何耶向亦曾說及子靜事不知曾記憶否世之所謂無志者混然隨流俗頹墮於聲利而已矣及其有志則又以攻之不詳資之不深隨其所論輩陷於寡淺缺廢之地此自古之所患是與無志者同爲流俗也與二君親厚非復他人之比每願相聚數日講學其所當言而事役參差竟不一遂將如之何改習尚書甚好取人差寬又省力耳老兄不可不頻惠書餘祝自厚不宣

葉按元秀伯和別字所謂國材益叔和別字也

祭林伯和文　葉適　水心　集二十八

嗟君之質堅厚而明敢決不回惟是之行我之厚君豈獨故舊望其誠然陽燧在晝家既淑友官既廉清進趨之行既恬以寧扃不安行按程百里誰促其步五十而已母喪未終遽失愛子府君壽考亦相尾死禍難之來東隕西傾四山合頹棺槨復營欲以情推天不我應欲力以救則非我能君之於善益其性爾至其所遭則有命矣雖以此說詘能勿怨我於君弟如我與君君之幼兒今爲幾歲學不可失我其與誨媿我遠役不能往哭念君如存陳詞以告

草廬林叔和先生墓

赤城志遺逸林鼐黃巖人字叔和與兄鼐及趙師淵杜醒兄弟皆從朱文公游以學行知名早冠鄉書當用累舉恩不就邑人尊之稱爲草廬先生詳見水心葉侍郎所爲銘

台學源流林草廬名鼐字叔和伯和之弟嘗與定海沈煥奉化舒璘爲友因言象山陸氏之學走上饒求之意見差異乃與伯和及趙幾道杜良仲昆弟受業晦翁之門述其爲學本末以請晦翁謂須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眾長以爲已善不可遽是此非彼入主而出奴也又云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只在

日用閒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又云道理只就自己身上體認使自見得及刖請一言爲終身歸宿之地晦翁固若根本上欠工夫終無歸宿處且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工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此須當深思而自得之使是歸宿之地叔和洛然有省年七十有一而卒葉水心志其墓稱其爲學少而廣閒博請長而採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事父不違其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黨歡如也後進賴之以疲及邑大夫之賢者資之以決疑獄革謬政鄉人化之尊之曰草廬先生而表其所居之里曰景賢菜按赤城志黃巖景賢坊在縣東七十步以林

廬居之故名則非居太平鄉明矣

草廬先生墓志銘　葉適　水心集　亦見赤城集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竦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歡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採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踦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牀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日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出奴也

祭林叔和文　葉適　水心集二十八

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易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益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卽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之善也豈孟予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爲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縞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雨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憶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矣詞如忘徒泫然

答林叔和書　朱子　三首錄一

示諭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己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

鳴呼我少狂勇自喜先登援而揭者獨君弟兄人之所利我匕之所諱君亦不我異君質甚和內涵至剛學窕而茂行沖而芳名馳勢弃其難在止始約終夥要信於已如水滌源細而常流行潦雖大豈爲海謀如山定居物所倚鎮嗜欲爭高摧壓必盡截彼委羽密化潛符敏不敢斥號君草廬芒芒生民之死奚辨有德者貴無德者賤昔君過我二樽三簋春筍秋花爛漫窗几厭勍後會不果其來書題永斷墓草新栽竹遠莫將菊尚可把薦君之清移植隴下

林叔和見訪道舊感歎因以爲贈葉適　水心集七

與子異州壤取友四十年狂心叅探索出語乾道前向來朱建安拊手笑淵源小心承父昆刻意睇回鬻不求隴斷登有路道如弦計其所不爲敵富逾百千眾駿跨險遠獨鵠超眇緜謂當共驂服可以爭聯翩誰知竟大謬寸影孤雲邊南省無姓名俛眉自愁煎家蔬僅掩豆野蝗來蔽天過我城西隅相視各華顛寒菊已收花枯井未回泉人生寓地上蟻垤交折旋中閒較得失區區等浮煙喜君佳兒姪放筆追奔川許身若臥龍斬蛟透重淵所處氣勢豪未受規矩鐫過翁非止肖奕世始稱賢從今掩蓬蓽同賦歸來篇

訥齋趙幾道先生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游得其指要文公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毋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令祀鄉賢祠

元史趙與票傳其伯祖師淵嘗從朱熹學家庭授受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洛闇奧衡雅敬之

伊洛淵源續錄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黃巖人嘗從文公游文公與之論校通鑑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綱目

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又曰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亦一事也又嘗答其書謂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

台學源流趙訥齋名師淵字幾道宋宗室居黃巖受業晦庵先生之門以乾道八年進士歷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相以讒去先生遂飄然東歸專力問學積十餘年不仕既而詔申前命以毋老添差通判温州歷遷太常丞因忤時宰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終年六十有一晦

庵嘗稱其所論時學之弊甚善又以論校綱目凡八書至謂某衰朽殊甚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又欲補稽古錄續大事記云此恐他日幷累賢者又與論讀史法云只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都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已得大槩范公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得精密尤好金華王魯齋先生柏嘗跋晦翁所與訥齋帖稱訥齋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昆弟相繼而進開之以道誼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然則訥齋在諸趙中晦庵所尤注望者與

大清一統志趙師淵字幾道宋宗室黃巖人乾道進士從朱熹游歷寧海軍推官趙汝愚薦授職事官汝愚去國遂東歸益究所學官至太常丞弟師夏師雍皆朱門高弟

雜錄

祭太丞趙公幾道文　鄭袁燮和叔撰　絜齋集

嗚呼人才之難久矣幸而卓犖不羣器能足以任重謀慮足以經遠者又不幸而正途荆榛時論枘鑿矧乎其難合則亦終不得以有所展布嗚呼公乎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英明敏達是非立斷宦游所至聲稱籍籍天資可謂高矣學問以充之師友以磨之養之以寬洪守之以堅正寧陸沈於下位恥阿世以苟求逮夫賢輔當國推揚甚偉可以奮飛矣時事驟變恥而懷之棲遲巖壑樂道無悶潛心於義理之精微周覽乎記載之浩博國朝之本末源流中興之經營建立講之尤詳固將以有爲也此志未伸獨以所學施諸閭內勞則身先之財則眾共之雍雍肅肅人無閒言善類推挽漸爲時用禮樂筆削之選亦稍清矣其若沮之者何沮之未害也其若病之者何病猶未愈也重以內艱朝方更化久屈復伸而公獨不預沈綿兩年竟不起疾嗚呼何其才之傑而命之屯乎公之隕傾海內所痛矧惟婣親痛當如何雖然士生於世患乎斯心有媿而已苟無媿心窮猶達死猶生也公復何憾若夫天下之元氣惟得善人主張之保養之則邪氣不能干天下之公論惟得善人主張之則邪論不能勝公之存歿所繫匪輕是則可憾焉爾想公精明如在目前薄奠一觴千里寓誠嗚呼哀哉

梓材謹按袁蒙齋甫爲先生壙蒙齋志趙宜人壙云訥齋爲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答趙幾道書二首　朱子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捨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微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能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

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院中亦是一事耳蔡按此闢象山陸氏之學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攷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麤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則不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仰止

萬厤黃巖志論　明邑令興化袁應祺文毅撰

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已

放亭綱目繼麟經也而筆削之權明屬趙氏其有功於吾道大矣然公始薦從班以汝愚被斥去繼丞太常以論山陵不合去出處之際不足以觀學哉

遺書

通鑑綱目分注五十九卷

黃巖縣志宋趙師淵撰本朱子所定之綱而刪掇通鑑條繫其下以爲之目猶春秋之有左氏也　按綱目分注爲趙氏之書先儒並無異議故康熙志載之典籍之首乾隆志削之非也益綱本朱子所定猶孔子之春秋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

目乃趙氏所編猶左氏之內傳朱子之綱固可以繼麟經趙氏之目詎不可媲盲左哉故特揭於正史之首與尙論者共質之

朱子與訥齋趙氏論綱目手書　八首　錄三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東平王蒼罷歸藩連下文幸鄴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補之矣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略目欲詳備而不煩尤耳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閒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論但其閒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

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卻於例中略見其意也

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攷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者唯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强而附之然終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熹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裹了卻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錄中書亂臣事時或不著其用事人姓名無以示懲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與其交黨之尤用力者使其遺臭無窮爲萬世之明鑑也

乞得出趙氏手不待言矣

四庫全書總目曰明張自勳綱目續麟附錄一卷備列朱子論綱目手書十二篇及李方子綱目後序王柏書綱目大全後徐昭文綱目攷證序證綱目一書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卽正綱亦多出趙師淵手

訥齋集

同治黃巖志宋趙師淵撰按王魯齋綱目凡例後語云觀訥齋趙公文集開有攷亭往來書問　四庫全書總目亦云師淵訥齋集中載其往來書牘甚詳則訥齋之有集明矣然諸家皆不著錄蓋其佚已久爾

遠庵趙致道先生師夏

台學源流趙遠庵名師夏字致道居黃巖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歷太理司直知南康興國軍終朝奉大夫與鬼幾道登晦庵之門悉得與旨嘗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其失出於一皆爲晦庵所許又嘗著春秋傳作誠幾箴惡圖以誠居中而爲本善幾居誠之下而正發惡幾旁列而斜生云此明周子之意又以二幾相對列誠之下云此證胡氏之失而爲說以附其後晦庵見而韙之又

嘗跋延平答問金華王魯齋嘗謂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未嘗不注仰也

明一統志趙師夏嘉定間知南康軍奏以星子縣請佃稅錢對補上供撥梅洞寺田及魚池入兩學立三縣社倉善政甚多

風雅遺聞趙致遠師夏爲明州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石曼卿籌筆驛詩刻流入郡衙中致遠請於某使君得復舊蹟明日過袁木叔家又見曼卿古松詩愛其摹刻之以爲尺聲撼半空語擘窠書筆法雄肆而慄并摹刻之以爲籌筆驛詩之對文昌樓公爲題跋其自跋稱古汴趙某不忘自出也

按赤城志趙師夏字志道師淵之弟歷大理司直知南康軍撫州今以朝散郎知西外宗正事子希悅字習之嘉定四年進士

遺文

誠幾圖說見朱子集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爲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安以意揣量爲圖如後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祖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益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益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先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棻謹按周易繫辭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今本無凶字依漢書楚元王傳補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周子通書誠幾德章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周子所以發明繫辭之說也蓋幾者動之微動而誠則善動而不誠則惡動而誠則德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也動而不誠則失德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知幾其神卽至誠如神矣見幾而作卽不誠無物矣蓋善惡之判只在誠不誠之間誠者聖也誠之者賢也至誠者神也遠庵謂惡亦誠之動所以異於胡氏同體異用之說哉敢貢所疑與同志者共商之焉

儒釋辨　見朱子集

止蔡云釋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爲性而儒者以主宰爲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境而生者爲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爲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遁徊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遁徊一級而僅相似卽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眞其於感物則不分眞妄而皆以爲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眞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

延平答問跋　見本書

延平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弟也李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紀知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覆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龐雜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天平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釐必辨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愚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爲千古訓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爲容悅之意哉北海王

耕道舊讀此書而悅之攝郡姑孰取之刊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宏矣師夏贊貳於此因得述其所聞於後以告同學者葢丙辰夏夜之言也幸貺其僭嘉定甲戌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香遠堂記赤城集十五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葢紹興乙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故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釄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皆趙公宗卿之手澤其勿廢諸而官於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恃以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

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葢取老坡酴釄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維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葢寡也得乎民矣而能久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爲謠誦偏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煙漫無遺跡而以怨詈繼之矣磨石礱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薦柱支牆斷棄弗顧而以非笑繼之矣圖形肖像託身佛老晨香莫鐙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罩鼠傷色沈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柯及之而本根拔矣乃能至於百年之

百年之壽矣後之人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託以無窮也記其敢辭公名彥逾字廷玉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運判趙知道先生師端　附

風雅遺聞劉克莊有挽黃巖趙郎中二首云朱公徒弟正公壻標致雖高氣宇和心向奏篇尤暴白髮因時事欲蒼皤訃傳淮甸邊情惜路出蕭山巷祭多最長郎君師友盛我知碑碣有人摩青衫昔作督郵時賞鑒除公更有誰勘獄不嫌人守法撰文常對眾稱奇築壇虛席生前意穿冢難酬地下知欲寫哀歌傳挽者身今戎服不能詩據詩人品宦業豈尋常一流

按赤城志淳熙十二年宗室進士趙師端居黃巖字
知道歷大理寺主簿知徽州司農寺丞廣東提
舉運判官終知婺州子希廣字欽夫嘉定四年進
士益即劉後村詩所謂最長郎君師友盛者也

進士池子文先生從周

台學源流池進士名從周字子文黃巖人嘉定七年特
科嘗游晦庵先生之門屢以書請益晦庵稱其嗜學而
勉以充拓之功云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向前更
有許多工夫豈可便慮其雜又曰觀賢者之意似只欲
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
終不免於昏陋狹隘而無所發明也

黃巖舊志池從周字子文號竹山西街人嘉定七年特
科進士親受業晦翁之門後屢以書請益晦翁稱其嗜

學官劍州以理學誨士崇寶黜華所成就者皆正人君
子遷丹徒尹興禮教息爭訟民咸德之告休歸行李蕭
然家室土田無豪寸增燕居獨處衣冠肅整雖祁寒暑
雨必危坐終日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則和氣滿容藹然
春風閉門埽軌數至空匱石克齋王魯齋敬而友之所
著有論語大學發微諸書行世戴良齊志其墓

萬厤志論曰欲知其人須視其師欲知其學須視其書
師則攸亭書則發微淵源師友乃見知之遡厥實事誠
有所資允為君子展也大儒

按宋有南劍州今福建延平府南平縣而無劍州縣
今不稱尹惟元有劍州在四川省而今稱尹魯齋至
台在寶祐景定間距嘉定申戌四十餘年子文當已
物矣焉得為魯齋友乎此傳蓋元末譜師所為舊志

不攷而誤
遂之耳

答池從周書　朱子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媿感詢及所疑足見
諸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
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須反覆
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
學反覆思繹常切遵行便是時習習之之久自有說處
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汎愛雖非為學之
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恝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
須汎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
論每每如此願少恢廓之不然恐終不免於昏陋狹隘

而無所發明也

與池子文書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某再拜子文省元仁友別久地遐不勝念舊之懷便中
得書慰甚然聞宿恙猶未盡平不知今何如人子為親
守身此實最大餘皆外也且須盡屏置功名榮辱之念
只取語孟六經隨意玩味不須耽泥思索兼看康節淵
明詩亦可求素問一觀待體健後科舉付之游戲若合
得時亦自會得也某守官奉親靡安邑小事繁辦財計
最勞無復觀書之暇學校成次第亦頗佳壬今守倅同
官俱相安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彥肅嘗為婺書記丙
戌榜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

耳林伯和之逝可傷惜一兩月閒恐專人往慰進之全之併通諸家書也何時合幷書不盡意按伯和之卒在七月季和時爲嚴州遂安令也越廿二年甲戌子文始以特科成進士則其年亦已老矣越九年癸未亦城志成於同舉郭商佐云終無爲縣尉而子文不書其官益未仕而卒也黃巖舊志乃云官劍州而不言其何官遷丹徒而乃稱其爲尹益亦誣矣故雖載其傳而附辨於此

題池氏所藏四君子帖朱文公呂大愚項平庵袁絜齋蒲江高斯得不妄撰恥堂存稿

熟觀四君子之帖其於池君聖夫切而磋之至矣而朱文公之訓尤深深乎其可畏焉昔之所謂師友者蓋如此池君既衣德言以就德性復寶是帖以詔子孫則其篤信好學之誠亦可尚矣嗚呼狹隘而不能恢廣昏陋而無所發明朱門高弟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按此則子文一字聖夫

遺書

大學發微見浙江通志今亡

論語發微同上

送池子文孫應時燭湖集十八

巾山秋思俯晴江樽酒懷人惜異邦千里誰能攜客枕一鐙還此對寒窗聖門莫忘心期遠文鼎何妨筆力扛去去成名深自警白雲飛處倚門雙

台學統卷四十

而無所發明朱門高弟猶有此病而況吾儕當今之世猶有能訂而砭之者乎否也按此則子文一字聖夫

以此推之子善有省平居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來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玉夫也又嘗舉知行互相發明之說晦翁云此心虛明萬里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是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本本推之達道耳先生服膺斯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觀於此言不特踐履之密可謂有得於合一之學者矣嘉定十五年

天台縣志潘時舉字于善世家臨海徙居天台邑治西思賢橋之側嘉定十年止舍釋褐官無爲軍教授嘗從朱文公游四書五經皆有注釋又撰語類數十條四書大全采台潘氏即時舉也今邑西四十里有上下儒堂世傳時舉授徒講學之處

尊鄉錄贊曰古人受業有答問者攷其要歸道無高下先生所受晚出武夷有疑來質不欺不知迨學既進往復經制武夷亦推公食是問領教育士已闢君門行必顧影敢畔師言嗟嗟先生後學之紀三復遺編高山仰止

遺書

小學書圖二卷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經部小學類　右宋潘時舉撰凡七十四圖攷證悉有據依首繪朱子像系以自贊并趙汝騰贊曰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有慶元初申行獨復按此編無序卷首不署名惟見於下卷神主圖式之跋尾因知爲潘作也潘字仲善臨海人

林叔恭先生恪

台學源流趙判府名師郯字恭父居臨海從晦翁先生游最見器重嘗以書質所疑晦翁稱其用意之精且云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親曾用力不能知耳晦翁嘗問朋後讀書如何對云愈見得己私難勝耳曰不須苦與爲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即與喚回卻無事矣晦翁常與呂子約書言台州有一師郯在此儘知用力不易得也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郯主簿者先往叅嘗論黨籍事謂恭父竟入其事部中欲脫之恭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紹熙元年宗室科進士

官鄞縣主簿歸嘉興府判官
臨海縣志趙師鄴字共父從晦庵游最見器重嘗以書
質養老祭義燕義鄉飲酒義內則學庸論語等說晦庵
稱之云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又云惠書得聞爲學
之志固已幸甚及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患顧非
親曾用力不能知爾晦庵嘗論黨籍事云共父竟入其
事部中亦欲脫之共父不願也其卓然難得如此又嘗
問共父別後讀書如何曰近學得意思卻不甚迫切曰
若只如此卻恐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又謂切已
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已私難勝也曰不須苦苦與他爲
敵但覺此心隨物而去便與喚回便沒事晦庵嘗與呂

子約書云台州有一師鄭在此亦儘知用力不易得也
與孫敬甫云天台朋友有趙師鄭主簿者尤佳以紹熙
元年庚戌宗室科進士歷官鄞縣主簿終嘉興通判
天台縣志趙師鄭朱子門人有癸丑以後問答見朱子
實紀

謙齋吳清叔先生梅卿　子諒

台學源流吳謙齋名梅卿字清叔仙居人嘉定十七年
特科仕至忠州文學嘗因果齋李方子獲登朱子之門
講授甚盛所著有經說語錄
吳諒字直翁號南軒梅卿子端平二年進士終慈谿縣
尉景定中太學生金渭等請與鄭雄飛同祀稱六賢堂

見府志
遺詩
題淵明愛菊圖　吳梅卿　三台詩錄
秋菊由來美願言愛者誰聞道陶彭澤嗜茲獨孜孜
嗟洛秋菊胡人淵明思我令忽解得不肯告人知
早梅　安洲詩錄
寒梅太早落欲開春尚遲嗟哦宦道路偃仰江水湄東
閣凭觀處西岡移植時不同桃李妍偏與冰雪期未葉
花爭放餘香蝶莫窺世無鐵面心誰能賦幽姿
同友玩月南峰　吳諒　安洲詩錄
山房有佳客山月似增明何處來虛籟無雲點太清旁
觀花影瘦並坐石牀橫夜氣侵人淡呼童問麴生
南塘陳茂卿先生柏　鄭雄飛
三台詩錄陳柏字茂卿號南塘仙居人與鬬灘洛閩之
學
宋景濂集天台顧氏先德碑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
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　梅卿　直軒吳直翁　諒　慥堂鄭景
溫雄飛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
吳禮部詩話魯齋王先生既錄吳台陳南塘柏茂卿夙
與夜寐箴遺其友葉適齋復載其懷友詩云攜書入空
山幾若與世絕俯仰一室間頗見古人別良朋令人思
思君意彌切食芹著自甘那得共君啜又有盛雪巢一

詩云皐夔不著書周召不決科端坐廟堂上四海臻泰和吾道固如是後來文藝多嗒然空山中獨抱明良歌皆知道者之言也

夙興夜寐箴見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益於其閒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瞭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爲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齋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自夕乾乾

讀書分年日程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之人寫一本置坐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誤按西山有夜氣箴

題朝夕箴後金華朱濂撰　宋學士全集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清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南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攷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詞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慥堂鄭雄飛景温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眞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生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置於左右則其所以尊尚者何如哉嗚呼前修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趣惟文辭是攻是溺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幷繫先生師友之盛以勵同志云

遺詩三首其懷友五古見前

花石行

鋘聲一發千鵬舞汴水黎童泣蘧鼓千年廢圃墮空荒蒼璧化爲圜下土江南肚生鐵衣寒落日驅車望靈武瑤宮飛墜黑山巔淚灑紅花作紅雨天南羈鳥歸不歸故園草荒陵樹稀

三台詩錄云上半感徽皇之召亂望靈武以後歎高宗不能有爲致二帝卒死沙漠也色澤鮮麗開元詩派

思親

天外東風吹塞沙忽聞歸雁落梅花江城此日正春雨獨倚闌干心到家

侍郎鄭慥堂先生雄飛　附

赤城新志鄭雄飛字景温仙居人端平進士累官祕書少監終戶部侍郎號慥堂以清節著今祀鄉賢祠

台州府志鄭雄飛字景温號愷堂幼以他事繫獄御史
異之命題階下小松有云如今暫好低頭看他日參天
御面難御史稱曰未易才也遽脱之端平二年成進士
累官祕書少監戶部左侍郎冰檗自守剛方不撓時國
事旁午度支浩繁雄飛出入持平務存大體會朝廷議
加派雄飛曰窮檐之困極矣又重以無藝之征速亡道
也坐趨之乃止景定中太學生金渭等請與縣尉吳諒
同祀稱六賢堂

遺詩

歸田即事

世事紛綸歲序虛故鄉且自飽蓴鱸柳風春動陶潛宅
湖月晴開范蠡圖老去藏身還適俗靜中齊物卻忘吾
青山應笑歸來晚慚媿疏家二大夫

題石史郭正肅公磊卿父晞宗

赤城新志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
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幸無所避初理宗微時
與鄞人余天錫善既即位懷其定策恩旋擢至執政而
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磊卿上疏劾奏之曰
臣聞鵷鶵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
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
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廁跡其閒是
卻行而求前也章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
位怙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
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起居郎不得言徑出國門
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帝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先生
進退兩難鬱鬱不得志嗚咽而卒時與杜成之徐元杰
諸賢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
沒帝亦念之不已特謚正肅爲立正諫坊以旌之朱白
雲石作文獻書院記稱先生與趙幾道玉杜同師晦庵

謝文肅公鐸亦云我台之學攷亭是宗孰見而知曰正肅公惜乎當時授受之詳無所於稽所著有兌齋集尊鄉錄節要石史郭正肅公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權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者公曰上不以某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徵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宰相史彌遠門不彌遠希楊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疏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公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騏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殷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廝跡於其閒是卻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正眷方隆留中不報公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當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公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嵩之耳目所得亟自歸止明日除公起居郎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公鬱鬱不得志遂鳴咽而卒時公與丞相杜公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為已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上亦念其忠不已乃特賜謚正肅命浙東提舉鄭雄飛為立

諫坊於邑之市橋以表其節公自少即岐嶷不凡嘗取康節先竹詩二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尤枝都與去倚天高榦半齊留益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為浙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謝齋趙公方山南湖二杜公皆從之游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

贊曰潛邸舊恩敦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擊三世相位豪可焚斁訟其惡冒死以聞不為起居郎為右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諫有坊來道益降穢心孔傷

雜錄

嚴州府志郭磊卿字子奇天台人端平三年由太社令添差睦州通判延納儒生誨以義理之學一干以私輒吮去都政不逮多所正救部使者以訟牒屬之日旁午磊卿從容剖決姦莫能遁邦人士翕然服之後召為太學博士及居言路皆稱其官子和中寶祐五年來繼父官其明察亦無忝云

郭氏種德庵記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集十一 亦見赤城集題無郭氏二字末無嘉定年月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與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

孫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嚴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來翁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族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邀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固尤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聚羣賢以與至治而殷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廁跡於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臣竊見余天錫詔交權勢謁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聞惟內惟貨而罔極原筮匪由於顯比彙征咸覩以冥升共嗔元稹之蠅遂入於此咸謂劉輿之厲近則汙人揮去未幾而復來患得既深而愈躁斗筲無取舟楫豈堪攻其素則耕獵並楊察所安則心閉俱市祇鼎雞犬亦既逾涯和羹鹽梅安用此物蔣現早謂廉平晚嶷節守心匪端而好勝故多暴其氣

學匪正而好奇故多離其餅謂苦口爲惡聲定甘心於善類佞邪莫掩徒誇張禹之魯諭貶刺非公有甚魏收之穢史既乖正地躐登之望而有仰天竊歎之聲忠報全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星履納言既辜惠簡廈氈勸講徒惑聖聰臣於天錫本無違言現之於臣嘗舉自代既公論已交沸豈言責之敢私圖報在斯莫問其次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遺集

台州金石錄郭晞宗墓志銘有郢中稾五卷義陽稾三卷漫齋稾六卷

荊城新志漫齋稾仙居郭晞宗著今其孫端朝家有鈔

遺文

論余天錫蔣現狀論諫錄六

臣聞鴟鵂入林則鳳凰遠去豺狼當道而麟自藏不仕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廁跡於其間是卻行而求前也臣竊見余天錫詔交權勢謁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聞惟內惟貨而罔極原筮匪由於顯比彙征咸覩以冥升共嗔元稹之蠅遂入於此咸謂劉輿之厲近則汙人揮去未幾而復來患得既深而愈躁斗筲無取舟楫豈堪攻其素則耕獵並楊察所安則心閉俱市祇鼎雞犬亦既逾涯和羹鹽梅安用此物蔣現早謂廉平晚嶷節守心匪端而好勝故多暴其氣學匪正而好奇故多離其餅謂苦口爲惡聲定甘心於善類佞邪莫掩徒誇張禹之魯諭貶刺非公有甚魏收之穢史既乖正地躐登之望而有仰天竊歎之聲忠報全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星履納言既辜惠簡廈氈勸講徒惑聖聰臣於天錫本無違言現之於臣嘗舉自代既公論已交沸豈言責之敢私圖報在斯莫問其次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遺集

台州金石錄郭晞宗墓志銘有郢中稾五卷義陽稾三卷漫齋稾六卷

荊城新志漫齋稾仙居郭晞宗著今其孫端朝家有鈔

遺文

嘉定八年十一月

本
兄齋集仙居郭磊卿著合其家有鈔本
郭磊卿遺詩
姑蘇臺
春花開秋雁來長風幾度姑蘇臺不見臺上人臺下空
銀徊岩樹梧桐生綠苔
傷歌行
長歌短歌傷如之何佚樂恆少憂患孔多死生兮東流
逝波富貴兮午夢南柯烏鳶螻蟻唯之與阿轆轤天下
嗚呼亞莉
長歌行

拔劍斫地歌歌長聲嗚咽問我歌何爲爲君歌一闋天
地冥高厚日月遞出沒一氣幹混茫萬化無凋歇君子
貫古今忠計朝夕寧爲半幾溜終穿泰山石莫磨寸
許雖小利亦何益
白紵詞
遥夜迢迢夜未央井梧月白啾寒螿感時念往誰不傷
隨湖雲泊暮逐湖雲瀉光儀儼神交晤言冀心寫飡魚
不知味采菊不盈把願垂白日影照我茅屋下林原作間作甫失上空字無理字
浮雲安可攀高蹈何恨旱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修
名如鳳翔嘉遯若龍矯棲遲二十年匣此不世寶灑露

溥紅蘭涼吹發青昊因之吐芳訊慰我夙昔抱
三台詩錄正肅與權姦不合攻之不去有不能一日
安於朝之勢必義伸止之棲遲能見幾也古興一篇

台學統卷十六

古興
我有莫邪劍欲揩讒人心讒人力回天利劍恐不任直行失眞性雅琴失正音坐令青青松化作惡樹陰至誣或市虎至堅或鑠金傷哉白日霰雪深

題顧德清竹居
繞庭惟種竹蕭散似君稀直幹和春瘦深林映日微寒聲驚鶴夢疏影落苔衣問外紅塵滿無因向此飛

輓都諫文肅公
更從別鶴立朝端白簡風生憲府寒宣室每前深夜席水天時染祕書翰琴思朱散久何在鶴返遼陽影已單

聖主愴然爲輟席九京莫作淚空漫

輓吳監獄
萍水當年共益簪定王臺上越人吟相親直說到兒女一別那知成古今紅紫盡輸塵土輩丹青難爲雪霜心安昌弟子何寥落讀罷長文淚滿襟

偶題
更無清興在杯觴不用蒲葵扇自涼月色靜時山鶴叫庭秋景藕花香

台學統卷十五

性理之學四　朱子學派四　杜氏學一

南湖杜艮仲先生曄

方山杜仁仲先生知仁　杜貫道附

赤城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杜曄黃巖人字艮仲與弟知仁號二杜終東陽縣主簿

赤城新志杜熀字艮仲嘉定元年進士歷東陽主簿嘗從朱文公熹十餘年得反躬力索之學自號南湖弟知仁字仁仲亦嘗及朱子之門以文行稱有詩文十五卷

易詩等說自號方山友民趙師夏銘其墓曰君少有俊才善爲舉子文曰是不足以爲學遂潛心六經及伊洛之傳曰道其在是吾知所止矣艮仲有南湖先生文集車玉峰爲之序今祀鄉賢祠

伊洛淵源續錄杜南湖名熀字艮仲弟方山名知仁字仁仲黃巖人南湖師事文公十有餘年文公嘗與之書曰自頃聞昆仲之名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艮仲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義理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閒斷則無不得之理又答仁仲書曰艮

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益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更須博以文始有進步耳

台學源流杜南湖名煜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元年進士官終東陽縣簿初與弟仁仲學於克齋石先生克齋以致於紫陽朱夫子於是師事紫陽嘗謂其論敬字工夫甚善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爲得之車玉峰稱其所受於紫陽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去穴長歸專一當其潛玩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不同則自一語之矻穴長埽淨而

學成矣又稱其爲文於義理之髓脾聖凡之關堺一一窮扣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而傾倒殫盡也其從孫則卿裒集成書名之曰南湖先生文集玉峰爲之序

台學源流杜方山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即驚人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雕鏤鍛鍊不奇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攷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

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睿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次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賓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庚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曰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未及哀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奧之原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氏君徐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

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止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君數試於鄉比皆不中乃大棄科舉絕意榮進時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謝無往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望劍佩之顒印則趨而避而讓道於樵降色言於寡弱施鈞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友民示己志也

余與君共學友也知余莫若君知君莫若余君疾且病余亟往救則已屬纊矣悲夫乃書其導廬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眾咸曰宜退而爲之誄曰君學足以有爲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於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

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請勒諸壙

答杜仁仲艮仲　朱子　六首錄一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攷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

一相思輒千里命駕眞是奇事計賢伯仲念我不置當亦發此歎耳彼此憂患之餘感今追往人生至樂不復全得固當益爲老親愛身自重紬繹故學課計新功稍贖向來悠悠之罪庶幾無負九原可以復見師友甚思極意面論相與激昂奮起神馳形隔是可若何頃不自量輒求小邑自試待成三年謂可專靜讀書尚有負笈求益之便忽茲趣行憮然悼之天分素定敢不臨事知懼故以政學禍福得喪固不敢知獨恐洪泯曠眡終無補於世道反爲世俗所變化耳兄誠愛我益有以痛警之嚴州在臨安西南三百餘里遂安又在西南三百四十里陸行甚難水道派谿亦迴遠窮山僻陋絕無將迎

事似頗簡然賦輸故重未易支吾也撥穴具報草草餘
惟艮食珍重不宣
與杜仁仲書孫應時燭湖集七
某頓首再拜仁仲祕校尊友久別如許彼此免喪之後
當復自奮起爲人甚願一見面相與極意熟論幾聞新
益然恨不可得也書來惠問勤懇不肖無狀荷朋友不
鄙不忘何以當此卽茲春寒伏惟尊候萬福某區區蹤
跡姑具艮仲兄書自憂患來血氣衰薄特甚體寒髮白
飲食益少讀賢伯仲書亦復有此歎是可若何此身萬
事付之造物獨吾初心決不可自負虛見易長實德難
進閱歷益多亦可以自觀矣努力鞭策尙可補過不然

竟墮無聞見惡之域其可懼哉他日有便凡近作文字
惠寄數篇可共商搉如兄美質又早有志僕所望於兄
者豈有限量責善不敢不深亦有以報之冗中語不及
究千萬加飡自愛不宣
與鄭仲禮　尊鄉錄節要
直齋別見北山四
先生學案
盱江別見北山四
先生學案
晦翁石克齋門人延平白水籍谿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
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不哀
南湖學案敘鄞全祖望謝山撰
宋元學案卷六十六
祖望謹按南湖氏之在滄洲亦其艮也再傳而有立齋
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矣其學傳之
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簣窗荊谿之文統車氏能正
之述南湖學案鄞王梓材材按是卷爲謝山所分立底稾
未全移入車玉峰腳氣集尙有黎洲原本

南湖學案表

- 杜煜　晦翁石克齋門人延平白水籍谿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
  - 從孫範
    - 車若水　盛象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潘希宗
        - 金叔明　附董華翁
- 胡常　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 王賁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沈可亨　並玉峰講友
  - 蔡希點
  - 戴良齊　並玉峰同調
    - 吳澄　別爲草廬學案　潘希宗　見上玉峰門人
  - 正漸
    - 戴亨
    - 方僕
- 杜知仁　南湖弟子　從孫範　見上南湖家學
- 車蓮　南湖同調
  - 似慶　孫倬　曾孫若水　見上清獻門人
  - 似度
    - 景山
      - 安行　別見木鍾學案
      - 若綰　別見木鍾學案

南湖學案目錄
主簿杜南湖先生煜　黃超然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高耕
布衣正木居先生漸　方儀見上木居門人
車先生似度
車密林先生景山　蔡起巖先生夢說
聘君車玉峰先生若水　胡思齋先生常
沈先生可亭　隱君蔡春山先生希點
祕監戴泉谿先生良齋　戴蠢翁先生亭
方樵翁先生僕按樵源作樵誤今正　高天逸先生耕
隱君潘柏峰先生宗　金先生叔明
遺集
南湖先生文集七卷宋杜煜撰從曾孫則卿編浙江通志赤城新志云今亡
方山先生集十五卷宋杜知仁撰浙江通志作杜知仁詩文十五卷
南湖先生文集序車若水清臣撰　赤城後集二十八

學之有問思辨爲有疑將以有行也以聖賢爲必可信道爲必可由無水火必不生活寒暑晝夜瞬息之在睫必抉乃已疑則正有以用力用力則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學之終也今之學者無疑豈有聰警之過人歟不切身而已矣友人杜則卿手編其從曾祖南湖先生遺集得其成書讀之義理之體髓聖凡之關堠一無窮卽以歸其安至其所以告人者則亦如已之有望於人毫分縷析傾倒殫盡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旨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力索而又返其卒之以去穴長歸專意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返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源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

在靜茲其用力之驗歟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語之祕穴長掃淨而學成矣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於克齋石公克齋則文公所謂大人爲己之學深造自得者也克齋以致於文公遂成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德業卽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獻可知也若水少年旁蹊窘步思以自拔如窮人之無歸遑事清獻得聞降志精思鞭辟向內之言卽今所謂反躬力索者學豈有竝說哉先生卒成文公之學而若水頡冥及老竟負清獻則卿屬序豈敢與於斯文念清獻之學之所自來

而若水之嘗聞之清獻也託先生之書存此語之傳以遺後人庶幾其有興者而先生成學造道之詳則卿具有述矣先生諱燧字叟仲詩文散在人間則卿收爲七卷又當有續云

遺詩

和成之翁西梅花韻清獻集原注方山叔祖諱知任字仁仲文公門人

寒梅吾故人歲必以文會婉墨尚可覆未知凡幾醉晚方得此詩山靈以爲最置身風月上出語色香外駕言孤絕處壞枝委顛沛懸崖折拔竹斷澗僵病檜窮交僅如此過是貌無韙碧眼苦好奇於焉有深嗜迎長得一作失喜以爲時可矣遂若天下春筆頭頓生紙我花一作陽花

屬閉關日一作事解作我亦可枝偕窟麻敢賀微陽來尚虞堅冰至一作未知其所至結束果何在飄零初不計政恐負歲寒或爲識者嘲

成之和篇至因求轉語再用韻

孤根要先覺一花已後會而況萬香中晚乃誇狂一作劇醉東皇兆羣物無物居其最對梅欲藉語當在梅之外君看龍蛇蟄中有江河沛其元陽復雷其貞歲寒檜貞原作眞避仁宗嫌名下同於梅觀此妙眼力憐湛輩無能根本求僅爲香色嗜一元無識者孤貞可知矣君獨遂玄機命筆方山和篇再和韻

殷勤里社閒談笑文字會平生一樽酒無慮千百醉問梅窮溯岡樂事此其最風霜盡木末冰雪封戶外誰其念岑寂自得以顛沛歲寒二三友已不數蒼檜卓彼方山翁自許偕行輩古心味玄酒於世百不嗜少小誦佳篇搜句亦奇矣年來久不作吾黨幾喪氣珠璧忽墮前疇昔曾夢寐三詠結束語坐令百感至來者恐未前往者非所計汗青幾多節徒起千載嘆

方山有求轉語之作并用韻二章

觀物非外索具眼以心會微陽花病槁寧供等閒醉我嘗課前作無言乃爲最譬彼清廟瑟一唱弦越外萬卉之至顧聞第一義更作向上計會有先天翁當發無極

嘆按晉書羊祜傳祜登峴山顧謂從事鄒湛云云湛曰公道德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蘇東坡詩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附錄杜清獻原唱及和詩

閒行谿西得梅數花喜甚偶成小詩呈諸趙兄

作意每不偶邂逅與心會疇昔問寒梅李園不成醉今夕亦何夕見此道花最獨立如高人凜凜塵世外藤蘚半侵剝風雪幾顛沛蕞爾離落閒勁氣奪松檜下視桃李場碌碌千百輩古淡不入眼何能供世嗜苦心抱歲寒天其知我矣此行得此花疑然爲增氣置之几席閒相對喜不寐有果碩不食明朝日南至芽蘖或未知爾乃太蚤計三嗅味清絕令人發長嘆

方山和篇再和韻

殷勤里社閒談笑文字會平生一樽酒無慮千百醉問梅窮溯岡樂事此其最風霜盡木末冰雪封戶外誰其念岑寂自得以顛沛歲寒二三友已不數蒼檜卓彼方山翁自許偕行輩古心味玄酒於世百不嗜少小誦佳篇搜句亦奇矣年來久不作吾黨幾喪氣珠璧忽墮前疇昔曾夢寐三詠結束語坐令百感至來者恐未前往者非所計汗青幾多節徒起千載嘆

方山有求轉語之作并用韻二章

觀物非外索具眼以心會微陽花病槁寧供等閒醉我嘗課前作無言乃爲最譬彼清廟瑟一唱弦越外萬卉之至顧聞第一義更作向上計會有先天翁當發無極

染春色生意豈不沛何物漏天機一點映寒檜我欲屋
谿曲種竹十數輩疏影浸清淺作此苦淡嗜方山於此
花論交亦久矣憔悴對冰雪中有葢世氣向來多朋從
痛飲忘夜寐舊事俱已非尚善詩抑至按抑至言相因
夫躬而至見前漢息
傳俯就相唱酬殆爲後來計一花未足多夫子亦何
嗜

四時冬復春造化一機會朔風空草木餘枿猶病醉梅
花於其閒居殿亦居最三春在何許不在粉蘤外我嘗
玩茲理若決江河沛冰壑臥寒松雪嶺立老檜見命謂
受獨落落一二輩有此不改節不與世同嗜抱貞開化
元此花而已矣整刷此精神寸草亦生氣嗟嗟迷復者

膠轕隨窊窾萌櫱尋斧斤豈知七日至擊壤詠天根巧
厭不能計持以印梅花無語獨歎嗚

送子謹叔并序

子謹叔自幼與某兄弟游略去位分相與論議反覆不
厭閒以杯酒爲娛適不啻若朋友交某之兄質氣實志
勤行端叔尤愛之而某實師之欲學之未能也不
幸天降之孽奪之師而兄已下世矣不復見矣今叔又
捨某而侍親數百里外異時蹤跡參差將不得爲向日
從游之樂叔以某之意爲何如也叔嘗援手而謂之曰
吾之行有以處子矣子何以贈我顧某嬰戚之餘志念
剝落故學寖忘悒悵無一可道而眷焉惜別之語徒足
以增感愴者又不足以陳然其情抑有不能自已謾成
古詩五章葢以平日所聞所知者而求正焉叔其一笑
許之否乎叔之處我者昔聞其略矣願聞其詳將終身
寬且明休哉有餘樂
大聖不可作立言百代尊開卷讀且想凜凜儼若存古
今寧異轍豈徒資討論檢點作用處聖思從此分記誦
不足言爲道忌多門
大雅久不作文士日以眾纘緝闕新美靡靡相濆須臾

禽囀巧舌但可供好弄取之以終身隻字不可用古來
名節人往往多樸重
少小從君游忽已各壯年蒙銅未披發憂孽故禀煎詖
君懷利器吾宗秀而賢刮摩盡結實涵採歸本源聖處
猛自力人物方渺然
聚首日嬉戲胡乃遽言別回首十年閒坐令肝膽裂東
陽古佳地先民有遺烈爲我一酹之山寒水清絕無以
持贈君高秋千里月

棨按子謹葢南湖先生子時南湖爲東陽主簿子謹
往侍而清獻公以詩送之也詩不以頌而以規眞得
古人相贈處之意

杜先生貫道 附

台學源流杜貫道黃巖人嘗從朱文公游文公稱其所陳諸說皆善但不已其功久之見處漸分明也又稱其所論讀書課程甚善且云思慮不可過苦只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又云仁里諸賢多得相處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耳或能相與一來乃幸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五 杜氏學二上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上 子濬 淵

史館檢閱黃震戊辰脩史傳丞相杜範字成己台州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己俸給從行者食一不爲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媼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元年除監察御史二年除殿中侍御史三年除右正言四年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五年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六年除權兵部侍郎兼侍講嘉熙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三年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四年薨贈太師追封衛王謚忠定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公之學以格物致知爲本以誠意正心爲用以修身爲基以齊家治國爲效其論格物致知曰物者事也格者至也窮至事物之理以求至乎吾心之知也其論誠意正心曰意者心之所發也誠者實也實其所發之意以去其自欺之僞也心者身之主也正者不邪之謂也其論修身曰身者家之本也修者飭也飭其身之所爲以率其家之人也其論齊家治國曰家者國之本也齊者整也整其家之所爲以率其國之人也其論治國曰國者天下之本也治者理也理其國之所爲以率其天下之人也其論天下曰天下者萬物之本也天下之所爲萬物之所爲也其論天曰天者理而已矣其論理曰理者天之所賦也其論性曰性者理之在我者也其論心曰心者性之所具也其論情曰情者心之所動也其論才曰才者性之所能也其論仁曰仁者心之德也其論義曰義者心之制也其論禮曰禮者義之文也其論智曰智者仁義之藏也其論信曰信者仁義之實也其論忠曰忠者盡己之謂也其論恕曰恕者推己之謂也其論敬曰敬者主一之謂也其論孝曰孝者善繼善述之謂也其論悌曰悌者順事之謂也其論學曰學者學爲人之道也其論教曰教者教爲人之道也其論師曰師者學爲人之道而教爲人之道者也其論友曰友者以道義相切磋者也其論君曰君者治天下之人者也其論臣曰臣者治君之事者也其論父曰父者子之天也其論子曰子者父之地也其論夫曰夫者妻之天也其論妻曰妻者夫之地也其論兄曰兄者弟之天也其論弟曰弟者兄之地也其論夫婦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其論兄弟曰兄弟者人倫之親也其論朋友曰朋友者人倫之輔也其論君臣曰君臣者人倫之義也其論父子曰父子者人倫之恩也其論夫婦曰夫婦者人倫之別也其論兄弟曰兄弟者人倫之序也其論朋友曰朋友者人倫之信

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黃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慝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揣取陛下之爵祿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說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祕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言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又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官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箝其口而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牘讒譖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非才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恣委之虜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昔風宋大振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

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
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於
請門者今分列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旁
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癡共爲姦利名位已隆者賈
在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
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
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付
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
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詐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
掠當重寄者恃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盜軍
羣聚而剽劫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剛明以體

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義毋以私情撓公
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關宦不使譖
諂得以售其姦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窒私徑同
以社稷存亡爲慮貼黃文以宮中宴樂太過爲戒範自
太臺屢丐祠至是復丐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除祕書
監兼崇政殿說書以韓虞寇江陵俾近臣條邊事範乞
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
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且用邊
頭義甲士豪與官兵相爲表裏因言虜見遣王樵持國
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不從則發
樵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僞亦伐其

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乃因講筵
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
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臣樸無他
腸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邪抑以臣異懦之質易
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以狂直之可取敢不勉竭以
報隆恩如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執守不固已爲親擢
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且昔
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
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踰平親政
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
曲調和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或因

緣而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
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
此極陛下以其言爲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
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
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奬其身則是陛
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
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
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雨淮震恐遂極論清
之橫挑强敵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
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彦吶及

其子珧夫昏耄貪鄙妄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
行鐫斥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庇姦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
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
未見大罪未忍行範亦不入臺官宅上促之入範奏鳴
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
辨言臺臣論臣未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爲
陳韓地欲扼史嵩之而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
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
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
廉鮮恥既而合臺劾其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

攻之鳴復猶眷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閤
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閤門手扞去之
始出關上遣中使召回範遇諸塗舊比臺諫行車避執
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範前驅呵殿中侍御史鳴復謂
其陵己泣訴於上範復合臺奏鳴復身爲宰執所交惟
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
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啟嫌隙妄
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
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
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二
至於此用是不免狥于天聽如臣等言是乞郎賜施行

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深矣人主
宜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
歪袁絡紫微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
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
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
等死景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
患之交至矣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壞者
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
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盡蔵私親請託如故也
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
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
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邊備廢弛凡今日
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爲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

乞內憂外患皆權相旦夕釀成之如養癰痤疽待時
而決耳端平改元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
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有甚焉
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
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
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
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宋史理宗本紀紹定六年九月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
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蔡按旨酒箴蓋即在四十八條內．使持此心
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
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
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閒政皆出於中書而
御筆特除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
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指陳宰執
臺諫與凡內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惰苟安徇私
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
撫勞備至卽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
言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
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豈止於減膳徹樂分禱
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內
廷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盡蔵私親請託如故也
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
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爲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

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
征斂以寬民力精白一意勉爲後圖貼黃言儲貳未立
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二劄
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
大夫既陷贓濫乃閒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
忘公之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亢
烈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卽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
命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
得雨爲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踊範不
勝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
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踊昔固有

之而升米一千（按是時用鈔一千僅値百許緡通鑑疑其太貴改升作斗非也）其增未已曰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譏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爲病昔所無也甚而閭門餒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滿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栖狼狽道路其泊於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虜爲之向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爲朝廷憂哉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爲之痛哭流涕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然宮中宴賜未嘗有所貶損左右嬪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

解散此幸迄四出以至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爲禦而怒潰復殺寖安故流此幸迄五也積此五幸將既迄以爲邪思其勢迄必然者也然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醫椋枵以延旦暮迄今殍於道塡於壑所至積穢無異殽骸相食之風盛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酋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爲民父母其得不爲之動心乎自洞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寇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幸之而朝廷亦自幸迄矣臣所深慮者懼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迄撥而爲太平迄粉飾以財用迄匱而可

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靡弊日甚而
溢當足者恩私使令歲有不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
甦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黨
趨和當是之時尙可幸而玩之耶又況韃虜多詐出沒
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
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具言宮
中宴賜之不節內殿修造之不時以爲皆玩幸而縱欲
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尙書十一月除權禮部尙書兼
中書舍人三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至日大雷電
範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罷宮庭之宴
賞懲在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

節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政祗押敕尾
範既來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
情茲相史嵩之外采輿容內竇忌之劉漢弼入臺劾右
並言葉蕭黃聞孜亦止章劾漢弼二人皆罷而蕭獨龍
以閣職翌日奏事因言蕭已先被劾則爲罪人乃借稟
諫之官以爲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
南劉晉孜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尙留要
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爲諫議大夫四年正月
除範同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屑
與共政而出範卽出關止遣中使召回且救諸城門不
得出範會來學諸生止書留範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

者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二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錯記不如所舉者竝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爲人僥舉四曰懲贓貪自令有以贓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貪贓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堪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招土豪十一曰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滿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清野多矣十二曰謂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珙擁重兵

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殉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幸勿以此見施琪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爲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範政政愛國知無不爲雖在疾疢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爲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劄賜謚清獻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與均禮雖御僮奴皆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亟頃糴給饘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爲公相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爲休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薨背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輛車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在我不可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

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爲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五卷稧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爲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範既薨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大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戶讀書淡然不問濬嘗以薦由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戶部欠以寬民力初國朝自紹興癸酉兇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輭爲貪佞無敢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闖其死紿其子約以保門戶而鴆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惕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譬如

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

風雅遺聞高不妄恥堂稿有近者昌言多出諸賢之後有感詩吾觀唐虞時輔佐多世胄一時謀謨嘉十世典刑舊古道日以衰象賢始不懋近者梧桐鳴多出芝蘭秀杜李唱其前劉胡繼其後自注云杜清獻之子洲李行之子務觀則洲已立朝有聲丞相有令子後人或不能舉其名考古者能不慨然

杜清獻公祠堂記　宣化程公許季與撰　滄洲塵缶稿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終始金石崇論宏議焜

耀策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名明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爲能得以地產私其有然嘗論之天下惟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是非之公訂之鄉黨爲得其實必其修於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已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里者推之也蓋古者尚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沒得祭於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老孝悌有詔月旦有評至於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都相之塋過者爲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謂無媿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人自不

能弭忘者民之秉彝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送於鄉第春官仕州縣也耀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歲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爲郎中祕安知其際更化於端平任言事官以直道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逮其出輔碩藩入扈禁禦兼掌書命擢貳事樞蓍見嫉於枋臣歸食洞霄之祿猶前日一耀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望又際更化濬祐入秉國鈞以全德始終也先是甲辰歲時宰以憂去位上觀監久若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異論蠭起公許奉祠寓書被起家之詔以左螭直禁苑嘉平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宣麻之命遽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奏范公竝命拜左右丞相兩夜草制脫稿進入偶當上意翌旦路朝宣布搢紳舉笏更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延佇驛召旁午且申戒都邑長吏趣發人情厭於朋比徯公相國一振刷之以六旬始克輿疾造朝理機務甫八旬而遺表上矣疾革索紙筆欲有忠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上深悼爲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公許屬當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遺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澀雖數字敲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實也嗚呼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斯民何薄其祐而塞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伸屈往來如環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數奇爲善者不能以勝夫爲惡者之朋猶陽之奇不能以勝夫陰者之偶乎然何望治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溫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呂獻可臨訣謂天下事尚可爲以今揆昔信可爲於悒而流涕也已閒者邑子戴君汝曰過我谿澗嘗及其長官趙君必适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禱昔心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已無何以書來申前請益堅嘗聞黃巖之爲邑與赤城雁宕岡阜聯屬下際滄海渺無涯涘育秀孕奇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堂也尊賢紀善崇化厲俗非但爲一邦衮

繡之跨圭璋特達近接耳目之間見羔蒿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爲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祭杜丞相文　祁門方岳巨山撰　秋崖集

嗚呼天不弔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於今百六十有三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其更化弦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諭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援而登爭睹其儀刑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公也是何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嗚嗚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勤神疲於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安然猶國有蓍龜吐有砥柱若不見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聲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舍旃將恐上心漠然於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於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爲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祭杜丞相文　祁門方岳巨山撰　秋崖集

嗚呼天不弔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於今百六十有三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其更化弦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諭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援而登爭睹其儀刑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公也是何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嗚嗚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勤神疲於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安然猶國有蓍龜吐有砥柱若不見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聲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舍旃將恐上心漠然於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於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

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爲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祭杜丞相文　祁門方岳巨山撰　秋崖集

嗚呼天不弔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於今百六十有三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其更化弦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諭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援而登爭睹其儀刑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公也是何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嗚嗚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勤神疲於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安然猶國有蓍龜吐有砥柱若不見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聲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舍旃將恐上心漠然於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於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

同其夙夜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爲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祭杜丞相文　祁門方岳巨山撰　秋崖集

嗚呼天不弔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於今百六十有三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其更化弦一時之兒童走卒亦皆諭名氏兮而都人士之攀援而登爭睹其儀刑者亦皆咨嗟太息以爲甚矣其似文正公也是何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嗚嗚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勤神疲於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爲者曾微江河之一涓雖移疾者安然猶國有蓍龜吐有砥柱若不見運運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聲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遇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而舍旃將恐上心漠然於此矣而元衮亦無與相彌縫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於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

施於民丞相賓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

清獻杜先生贊　謝鐸　十大儒之一

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清獻惟清獻公知之益眞益擴而大底於精純守之以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尚友千古南渡以來相者幾人紛紛鄙夫匪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壞公起扶之眾賀以拜眾方仰成天竇奪之天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絜德校功孰居公右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道之宗

丞相杜清獻公贊　謝鐸

壽皇中興思治如渴比之匪人眾弊膠轕端平大壞漫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邪僚高風盛德候公出處天爵休戚既老而相以公濡者之澤久不克濟我哀我民痛公百世

杜清獻公年譜　後學王棨撰

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十月乙丑二十八日公生於黃巖杜曲里公名範字成之一作已一作二字儀夫一作甫一作父友宣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也見本集

以公貴贈太師黃巖城北五里杜家邨人也一名杜曲亦曰小樊川遠祖唐延陵令羔宰相佑之孫自京兆經界籌畫曲當村翁野嫗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得自盡昔時侵攘隱漏之弊盡革凡三年而後成

十五年壬午四十一歲　秋赴漕司校文訖仍同義烏尊之曰立齋先生

十六年癸未四十二歲　冬司法秩滿旋里

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四十四歲　秋游雁蕩山
二年丙戌四十五歲　冬入都改選
三年丁亥四十六歲　調安吉司理參軍
紹定三年庚寅四十九歲　主管戶部架閣文字
六年癸巳五十二歲　除大理寺司直　始公爲安吉獄官見本州獄案已成上之朝廷至有二三年不下者干連拘繫多以瘐死心甚念之意謂棘寺刑部稽滯以至此也及爲大理司直方知刑部下其案於棘寺大小皆有限日縱有駁難往復亦有程期嘗詢其故蓋大囚之獄謂之死案欲其緩死奏上輒留是知緩死之爲仁而不知無辜被繫遷延歲月至於瘐死之爲不仁甚也及爲軍器監丞輪對遂首言之見本集

端平元年甲午五十三歲　除軍器局監丞每月點戎器必計正役多寡良窳而止下其食以示勸懲而其舍人
二年乙未五十四歲　八月升軍器局監正　十月除監察御史
祕書郎十二月除
三年丙申五十五歲　三月奏事請祠不允　秋除太常少卿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　十月除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　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極論鄭清之橫挑強敵幾危宗社併言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上不聽公亦不入臺復極言奏鳴復寡廉鮮恥既而台臺劾其鄙夫患失復合臺論其無識固位并自乞罷斥　除起居郎不拜
嘉熙元年丁酉五十六歲　正月二日甲寅渡浙江歸三月除浙東提刑改浙西公辭召赴行在又辭
專若水來學
二年戊戌五十七歲　八月差知寧國府公一再控辭不允
三年己亥五十八歲　三月赴寧國任郡大旱以便宜發常平米粟四千斛振之　冬流民張世顯謀作亂擒斬之
四年庚子五十九歲　增建韓文公祠於寧國　召赴行在公三辭不允　五月道朝入對仍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　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
淳祐元年辛丑六十歲　四月兼權兵部尚書　差知貢舉　十一月除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
二年壬寅六十一歲　六月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三年癸卯六十二歲　三月三日庚寅公乞歸田里詔不許
四年甲辰六十三歲　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不拜時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公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詣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益恚　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御史趙倫呂午承嵩之風旨並論李鳴復杜範於是鳴復復範並除郡公不拜　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十月壬辰詔起杜範游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錄用　十二月辛丑詔趣游侶杜範赴闕　丁未再趣游侶杜範供職　十三月庚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提舉實錄院兼提舉編類聖政見館閣續錄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起公公以遜游侶不許

五年乙巳六十四歲　正月公力疾入覲　二月丙寅朔造朝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賜之公上疏專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更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止求治甚急用仁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條上十二事皆素所欲施行者　二十六日公疾甚請假養病　四月甲申塡星犯止相星公疾革以觀文殿學士致仕　二十一日丙戌薨爲相纔八十日止輟朝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　五月壬戌歸殯里第輛車所過聚祭巷哭行路嗟悼痛惜以爲蒼生無祿也　七月葬於本縣靖化鄉黃杜嶺之源在縣西七十里即其地爲造

五鳳樓以鴻福寺爲香鐙院建弼直坊於宅里以表之

公所著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議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所存者古律詩四卷奏劄十卷雜文五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

三子溍淵皆能世其家法　溍由大理正知汀州有政績纔三月卒見黃傳　淵立朝以敢言稱見高斯得恥堂存稿

六年丙午三月郡守丁璹建州學六賢祠祀鹿何石駱商飛卿郭磊卿陳耆卿及公六人吳子良爲之記

八年戊申正月邑令趙必适建公祠於學宮程公許爲之記

之記

承纂杜清獻公年譜既成因序其後曰宋史稱公從其從祖煙知仁游從祖受學朱子至公益著今攷集中送子謹叔及和方山詩公未嘗師二杜也蓋公之學實由私淑皆得而兼資於漫塘劉文清公宰觀公跋其墓銘謂與漫塘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凡持身居家莅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漫塘之學出於朱子而公與漫塘實在師友之間則公之學固朱子之學矣然其不師二杜者蓋二杜之學得其淺而公得其深二杜之學見其細而公見其大也攷公書晦翁書

出師表後云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與歸謂諸葛武侯朱文公
祭劉漫塘文云董葛不作謂董子諸葛武侯吾誰與歸可以
知公之所志矣其軍器監丞輪對劄子首言天下之
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公而已矣
而跋鶴山書季制置墓亦言大本所係唯公一字公
在之則義之與也其跋徐季節文則曰盈天地間皆
實理也理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可以
知公之所學矣竊觀公之首結主知蓋在輪對一劄
未幾而遷中祕任臺察歷常卿殿院已駸駸嚮用矣
向使稍以勢位爲榮委蛇班行卽可坐致卿相而公
危言極論抗直不撓再起再去無所戀嫪上不負主

知下不負所學其剛方嚴正實與朱子之道若合符
節非夫口耳浮慕之徒所能希其萬一者也其與眞
魏二公雖嘗同朝而未嘗有攀附往還之迹然觀其
輪對貼黃言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之
學此正大臣格心事業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嘗訕
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
爲於天下萬無是理此爲西山進講大學衍義發也
其邊事奏劄言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
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無或稽留而端平三年三
月奏劄謂近者督府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
而遣之其終也模黏而罷之皆爲鶴山覩師京湖發

也是公於眞魏二公固嘗力爲毗助以冀吾道之行
特不屑如口耳浮慕之徒依草附木强託淵源徒資
標榜焉耳蓋公學本公誠志希蘧葛清節粹德終始
不渝至計忠言直陳無隱未嘗講學而實接朱子之
傳不待入相而已負溫公之望向使天假之年久於
其位董朱之道德葛馬之事功庶一以貫之矣天不
祚宋故奪公之速也豈不重可惜哉雖然世之爲士
者誠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則雖窮在草茅而隱然
挾公輔之具達爲卿相而超然無異於韋布之時亦
何豔乎浮雲之富貴而執鞭從之也歟同治甲戌六
月丁酉立秋日邑後學王棻謹書於柔橋之玩芳草

堂

舟瑤謹按車玉峰南湖先生文集序先生初與其齊
方山公同學於克齋石公克齋以致於文公遂成於文
公當時見而知之而得其傳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之
德業卽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清
獻可知也按玉峰親受業於清獻而其言如此則清獻之學淵源於二杜塢然可信特二杜未及
柄用事業無所表見宋史本傳言從祖學業朱子至
範益著此言最有據酌且玉峰謂清獻之德業卽二
先生之所講明可謂推尊已極今謂二杜得其後見
其細恐未免以事功論人也

性理之學六　杜氏學二中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遺書

經筵講義三卷　見宋史本傳當入羣經類浙江通志入別集類今佚

進講故事五卷　見浙江通志黃巖縣志入史部今佚

杜右相外制三卷　見浙江通志制誥類今佚

杜右相奏稾十卷　見浙江通志奏議類今在清獻集中凡五十五篇

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　見宋史本傳今清獻集中有詩四卷文五卷

清獻集三十卷　同治庚午署黃巖縣知縣孫熹重刊板藏九峰書院

簡明目錄云凡詩四卷文四卷奏稾十卷書札一卷而附行狀之屬爲一卷範耿直敢言其風裁幹略具見於奏稾之中詩文雖非專門亦具有體格

四庫全書總目曰史載範所著古律詩五卷今此本四卷又雜文六卷今此本十卷又多書劄一卷又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今此本俱不載而有行狀本傳祠記等一卷列於卷首　按無行狀有黃震脩史傳共爲二十卷蓋後人重輯之本非其舊矣範有公輔才正色立朝議論鯁切其御史時累劾朝時又極內憂外患之交迫而勸理宗以屏聲色遠邪佞言多切摯及其爲相前後所上五事及十二事無不深中時弊雖在位未久而沒不能大有所匡正然奏議終見於集者大都悱惻懇到足以徵其忠愛之忱矣

杜清獻公集後序　瑞安孫衣言劭聞撰　遜學齋文鈔　九

往歲予在杭州爲黃巖王子莊棻求杜清獻集幾一年不可得今春予與子莊先後至京師而予同年御史錢樾菴桂森富藏書問以清獻集樾菴有之亟取以示子莊子莊喜甚既手錄副本因復求予書其後曰清獻當南宋理宗之初崎嶇侵削之餘民窮而財盡兵弱而敵強其勢固無可爲矣而清獻以疏賤新進爲國昌言凡

宮府內外是非邪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忠肝古誼若必欲使宋易危而爲安易亡而爲存者而當時史臣亦謂其三河之役卒抗元兵而邊將孟珙等亦皆洗心聽命則可謂用之而效矣使理宗早聽其計而鄭清之史嵩之等羣小人不相齮齕宋亦未嘗不可爲也然則國家之勢苟未至如南宋削弱之甚顧一切置之不爲或反恣肆酷烈自速其禍豈不可惜也哉古今數千百年亂亡之數可謂亟矣然其所以由治而至於亂由亂而至於亡則漢唐宋以來未嘗不如一轍余讀清獻之書所謂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

於私費至於言賄賂之弊則以為旁蹊曲徑競致奔趨
邊方帥臣貢金不行於反閒而以刺探朝廷厚賜不優
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而論臺諫之失職則文以為迎
合時好循默備位自壞紀綱徒塗耳目其言當時禍敗
之繇若南宋為尤甚然試由宋上推之以至漢晉由宋
下推之以迄遼金元其叔季潰敗之政蓋未有不出於
所言豈矣之將亡人國則必先奪其鑑耶抑人君狃於
治安習於淫佚戒懼之心日少嗜慾之蔽日深其頗倒
惑亂必至於是耶嗚呼豈不可危也哉然子以謂理宗
之時宋雖已危而猶有滑鯁幹略之臣如清獻者感慨
憤發維持補救於其閒而理宗之於清獻雖其英斷不
足以用之而始終敬信亦誠有庸主所不及者使後世
貼危之際遂無清獻其人或僅有之而摈棄摧抑惟恐
不及則其取禍更何如耶嗚呼以清獻之賢當時之人
至方之司馬文正而清獻之自命亦實有不在文正下
者文正當哲宗之世卒能以道輔成元祐之治利澤在
生民威名震敵國而清獻當理宗之世未能少究其用
至於為相僅八十日而薨人才之幸不幸不能相強固
如此耶而猶幸其遺書之存可以考見其深謀遠慮忠
言苦口之大略使後世之人主知當無可為之時苟得
其人未嘗不可以有為而獨患一切置之或恣肆酷烈
以自速其禍也然則清獻之書豈獨南宋前時之言也

哉同治戊辰瑞安孫衣言書於京師

杜清獻公集跋　後學王棻撰

右杜清獻公集十九卷附錄一卷蓋明人舊鈔本為泰
州錢謙伯侍御所藏而瑞安孫琴西師假以眎余亟錄
副本以歸凡三百八十葉云始余考吾鄉先達之德業
文章未有如清獻公之盛者求其遺書三十餘年而未
得見今歲計偕入都槐市鄰廚搜求殆徧無能知其目
者既而禮闈報罷方欲徜徉南旋驟見是書如獲異寶
遂淹留旬日走筆迻書復屬同人分卷繕錄而卒業焉
舊本訛脫頗多稍加校正其無效者闕之且將尋之梓
鳴呼以清獻之德業文章冠絕當代至今才六百餘年
而遺書之在天壤者已不可多得則失今世六介之士

道德不積於躬功業不被於鄉文章不及於古人不名
於天下而欲以千祿之餘稍涉古書略窺著作輒抒其
得衰集成編將以傳播藝林垂示來世豈不難哉夫文
章者道德之枝葉功業之輿隸也進德修業則斯文在
茲矣然業必因時德由自立誠使今之學者明道立德
能如清獻則功業為緒餘文章為土苴其傳不傳固無
藉乎此也況其文亦必無不傳者邪若第求之於文而
以為若者足傳若者不足傳則如清獻之文淵茂條達
氣體豐潔而其奏議諄切懇到忠誠溢於楮墨尤有不
可及者乃傳之六七百年遺集幾於泯沒況乎文之不

逮清獻而德業又無所表見者邪余既錄清獻書因書之以自警且以告吾鄉同志諸君子焉同治七年歲在著雍執徐閏四月望黃巖王棻謹識於京都楊梅竹斜街之寓舍

杜清獻公集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佚篇攷一卷

後學王棻輯補遺文二篇詩二首附錄詩十四首文三篇佚篇奏稟四十三首書劄雜文十餘首篇目可攷而文佚矣

杜清獻公集校注一卷

後學王棻王詠霓同撰

杜清獻公年譜一卷

後學王棻撰今錄其略於上卷

清獻集校注序　王棻

杜清獻公集刻既竣而吾友子裳歸自甬上得南城呂氏賜書樓寫本殘帙爲雍正丁未西圃蔣繼軾氏用刻本手校者因據以校此本則脫葉三異同數百字多可以證錢本之失惜卷二以前不可得見其訛脫尙不知有幾也既而歸安陸存齋觀察據所藏明刻本手校寄示則第一卷之首卽有脫葉而送趙寬堂詩而下又錯二葉三卷以後則與蔣校略同乃歎前此之亟於付梓而不復博訪當世藏書之家是正闕誤爲可笑也子裳既據蔣校重訂復刺羣籍疏通證明可謂清獻之功臣

而卷三以上則余以存齋先生所校補訂其自三卷以後頗亦拾子裳之遺而芟其複穴爲清獻集校注一卷大旨妄欲發明清獻之道用爲鄉邦後死之資至於文字異同無關宏旨蓋不多及復取舊刻校勘記掇其要者附之此卷其餘魯魚亥豕之辨概從刊削不復載焉嗟乎非勤西先生之廣爲蒐求則不獲覩此書之美非存齋觀察之勤爲寄示則不能訂此書之全非子裳同年之好學深思參互考證亦安能發予固陋相與覆審而箋釋之邦哲之人爲學所以必求賢師友也豈不諒哉

光緒三年丁丑首夏晦前一日黃巖王棻書於中山書院之太雅堂

重校杜清獻公集跋　黃巖王詠霓子裳撰

同治戊辰予友子莊玉君自京邸借鈔杜清獻公集二十卷蓋泰州錢太史收藏本也越明年出以示余爲補校如右庚午冬日余客四明復得南城呂氏鈔本十七卷缺卷首及卷一卷二卷中有雍正丁未西圃蔣氏手校字凡蔣校皆朱字據刻本改補間以意是正蔣名繼軾江都人官翰林自號拜集老人蓋專力於丁部之學者　補遺訂誤爲力不淺亟以重值購歸則玉君鈔本業授之梓刻垂成矣余歲東裝北上攜諸篋笥因卽初印本覆加校讎凡補缺葉者三增刪改乙將數百字繼以赤城論諫錄所載奏議十七首互相審定又攷之正史參以野紀別集於公之出處時事略爲箋釋於是乎是書之

傳庶曰可讀惜余所得者尙缺卷二以上不敢謂頓還舊觀也清獻公之殁在史嵩之去國之後而赤城志以爲嵩之所酖此大誤也攷簒窗作志止於嘉定癸未是時杜公尙未爲少監下距漳祐乙巳差二十餘年而今本所載有除待御證清獻等語皆後人羼入非陳氏本書證一竹汀錢氏跋以爲明人後增按謝志斷自嘉定此爲元章嘉脩天合郡志時羼入始於杜公已刖有傳決不妄增數語疑宋史程公許奏言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元杰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雪涕來已似都堂會食事或有之然徐右史之亡或以爲中暑見續通鑑考異是當時法官已無定讖則所謂人言籍籍者亦一時傳訛之說證二續通鑑書四月丙戌公

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越二日而薨則公既以疾解機務嵩之雖殘忍決不毒罷官致仕之人證三黃東發戊辰脩史傳謂公雖在疾疢不廢機務與宋史言力疾入覲者合按本集中相位奏劄屢言疾病凋耗暈絕分眩遺溺不知蓋八十日中無日不在疾疢則疾革而薨決非暴卒證四余友董覺軒沛言清獻決非嵩之所酖宋季說部如癸辛雜識等書詳紀史氏之惡亦無一語及之且公爲相時史已歸慶元矣宋史理宗紀不誤而宰輔表於漳祐四年不書嵩之終喪五六年不去大非有是四證而公之鞠躬盡瘁公爾忘私出處之際昭然若揭矣謝氏赤城新志謂公與金華王柏實相爲師友故其道德勛業有如此者按謝氏欲尊杜公而不自知其誤也杜公之學出於南湖與晦翁若親瞥欤

遺詩四卷二百八十餘首今錄十四首

南窩齋

豈男某日有感而書四言

敏不可恃鈍宜自强詩酒荒嬉恐暴汝良我日衰惰賴汝以張安肆日偷古訓洋洋我與伯氏短檠夜書矻矻待旦我所不如每一念之按涕痛乎嗣而昌之其後人敷

耕甫歸書約信三字爲別四言三首

氷失其防一決莫止人心惟危殆亦若此會子之守愼習在是以約失之蓋亦鮮矣

實之謂信言巽行果言有不實自喪厥我誰其掩之不善已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丁丑別金壇劉漫塘七首錄四

黃綺避世翁萬乘輕商顏翻然爲羽翼國本安泰山出
處義與比盛衰世相關懷古誦考槃令人欲長歎
詞章道之華於世非小補施之非其宜文繡被泥土自
昔重立言一語萬鈞弩誰其厭來者是非實千古
女蘿去長松籍紛委地朦朧辭詔相十步九顛躓弱
昧慙陋質先生未終棄再拜願有聞服膺敢失墜
人生玩歲月世事變朝暮三年在門牆一日泣歧路窗
前長新綠生意自呈露願君日强飯安排濟時具
送耕甫弟赴補
所性常存存危者惟人心子才秀吾宗一歎凡馬瘖俊
快恐易蹶謹勿輕千金賢關集多士轡策方駸駸功名
自寬一縱不可尋蚤夜念倚門翼翼如有臨亟歸慰慈
抱毋浪花邊吟
耕甫弟寄示秋懷二章穴不能皆和次韻後章謾見愛
助之意
杜曲傳詩書百年植門戶汝少秀而賢中上期可語胡
然織錦機未半已投杼謝彼游治徒前功尚可補墮身
泥滓中起穢實自取細讀玉汝章此意可近古凡物甘
以壞其成在堅苦要須心自鞭勿以言浪許它時觀厥
成一笑相爾汝
書于立齋自戒并示諸子

晦以昭明德怯以成勇功用拙巧莫尚持靜動攸宗惟
柔養眞剛自下升穩崇虛可使實積小乃與大通守約
博有歸味淡甘無窮萬理以是觀一心須自融戒哉驕
與盈外强中空空
詹世顯老丈舂米爲贈時有張老之子攜其父詩求月
助卽以詹米轉饋之詹丈以詩送米和其詩
歸來兩見春載耜老矣陳人姚髮士書生活計常苦拙
瓶粟屢空固其理石莊好義無不爲獨將飽腹念朝飢
擔石賴肩來叩戶要轉兒嘐成歡嬉此腸何敢望此老
況有新詩非草草再拜爲之驚且悉錦章玉粲鬪新好
我貧猶有稻粱謀更有貧士需麥舟爲君乞與君然否

樂施渴計誰家留
有感
捧檄來茲邑勞勞兩載餘親庭千里隔家信十分疏有
婦聞多病諸兒盡廢書低檐秋雨滴點點正愁予
繼和嚴君壁上韻
山舍榱楹朽蠹餘塌來小圃作閒居推移寧免人閒世
灑落還同心地初鷗鷺齊盟忘物我薜蘿交翠映簪裾
恭惟不負傳心印已把浮生付六如
恭謝侍讀仁皇訓典徹章御賜杜工部紫宸殿退朝口
號詩并鞍馬香茶三首錄一
丹地從容接細韺豈徒口耳謾周旋帝王家法由心法

典策言傳以道傳章徹誦筵天意悅恩隆賜典露華鮮
禮文稽古皆成憲主德由斯志罔愆
遺文五卷八十五首補遺二首今錄七首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載攷舊聞追存往哲像而祠之以植聲教行於有司非
飾具崇美也謝公嘗守是邦風流遠矣李仙相望數百
載游於斯歌於斯其媲美竝祠也宜邦人讀二公之詩
載瞻遺像肅容知敬然昌黎韓公就食之地而祠顧未
及焉何耶客有爲予言者予亟閱其書如復志賦歐陽
哀辭第曰江南而示爽詩首指郡名蓋是邦公有別業
在焉其祠尙闕豈昔人偶未之考耶公之文辭上接先

秦爲千載模楷余未暇論視其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至孟軻氏而無傳非確見道統何能截爲定論若
此斬斬也窺前靈超孤舉講習是專實昉於是其痛抑
釋氏以續七篇之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後學聞風師仰
而是邦未祠豈非其所大闕耶功在斯文宜祠于學已
列從祀或謂匪宜遂卽謝李之祠而三之俾邦人敬事
久久無射像旣成率郡僚酌酒奠拜且爲歌以侑之歌
曰

大原自天兮匪人曷傳孟氏旣歿兮寥寥千年卓有人
兮鉤深纘玄豈無詞華兮孰究淵源絕彼羣飛兮矯翮
孤騫以道自任兮力與孟肩異端辟易兮聖緒昭懸祠
之斯堂兮光溢二賢敬亭之岡兮連縣宛陵之流兮縈
旋有翼其臨兮儼然瞻遺像而讀遺編嗟此邦之人兮
其毋怠愆

跋楊慈湖爲陳孔肅作脩永室記且自爲之書

孔肅名室之意深矣蓋知道遠難至而欲勉強力行以
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廣其說至無思無爲之妙其
旨幾乎過高且修之爲義似亦未之及然觀其字畫端
嚴清勁使人望之懍然亦足以見其所存不惰而隨寓
有則學者因是以收斂此心而日加存養焉豈非所謂
修已以敬者耶孔子曰俛焉孳孳而後已余與孔肅

尙其勉之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余自少讀出師表輒爲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
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
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尙可想
見使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己亥立秋後十
日京兆杜某書于宛陵郡齋

跋韓仲和尊人墓銘

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蕺山隱處
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
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
其所學與平生立作大概旣又出其先大夫銘文示余

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靖春劉先生得實之一字爲終身受用蕺山宏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墮余聞之肅容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與无妄人之生天之實也棄其所以生而憑虛以欺世飾假以幸功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于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于是乎書

跋劉漫塘墓銘

余曩尉金壇獲拜公于漫塘之上不旬日輒一往往輒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莅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殆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去金壇迨今三十餘年公之風

裁愈高朝廷之尊顯愈至天下之仰望愈不可企及一代偉名流芳無極而予碌碌周行塵出埃入恐終不異于庸人冀聞砭劑以起痿蹙則九原不可復作矣又未知尚能不負疇昔之教他時不復媿公于地下否也讀

蒙齋銘文爲之雪涕而書時濬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

跋鶴山書季制置墓及實齋銘後

鶴山書云有宋公忠廉直季公之墓實齋于四字各爲銘

季公威信著於兩淮余昔北也聞其名恨弗及見今公之季子來尹嚴邑介然清白之傳余與邑人均拜公賜一

日示余以鶴山之篆實齋之銘俾余書其銘將併其篆以鑱諸石顧何敢辭竊謂四字之義各有攸屬而大本所係唯公一字耳公仁之則義之興也私意不立一循乎正亦安有不盡其心而或陷于貪且枉者哉仲子伯宗不足爲公道而事君一念亦加令尹子文一等矣以二公之品題余益恨昔之弗及見也濬祐甲辰秋七月既望立齋杜某書

祭少監劉漫塘文

嗚呼紛彼有生閒出爲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跅弛不羈若足有爲詭遇獲禽殆失其馳博聞多識古人與稽畫地作餅慮難療飢蓬蒿不作吾誰與歸猗歟漫塘斯

其儔儻受材於天亦既瑰奇刻意汗簡鉤玄索微恍慷論事動皆中機自任以重毀譽不移少年莫辨纖露囊錐欿閭四揚荐墨交蜚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玉密勿天塗顧當盛年牢蔽煙扉超然物表山巔水湄譬彼大木絜之百圍既繩既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於彼道謀乃棄弗視而拾桷榱端平親政弓旌屢貽天子側公扶顛拯衰高臥不起蒼生其咨凜凜清節終始莫疵公豈矯激果於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官雖詘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望則丕施於家庭井井怡怡施於里黨捍患振饑君子爲善曰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輝較彼在列孰成孰虧嗚呼

性理之學七　杜氏學二下

清獻杜立齋先生範下

吳興劉承幹校

奏議十卷五十五首今錄九首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端平二年秋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聿新庶政一介滯遺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于上卑巽下苟止則爲蠱蠱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事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爲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爲蠱之時耶三四十

年權臣擅國百蠹交潰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紀綱之蕩廢者未修政事之苟玩者未飭風俗之頹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千紀而遠邇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調持之憂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爲張皇以慮患爲過計以振職爲生事以持正爲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于驚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夕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雖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陋以丹艧丹艧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贏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盡何由而治而否泰剝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于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遠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好異惡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毅有執而果於徙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于兩可

德而或濫于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乎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昵于私聽士木無益之工或侈于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尾批敕事不與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于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于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潮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敎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于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默而充位處補綸省闥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情而風采之由爛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

吏姦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弭守令無撫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實之喪而不以實上聞誇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取譽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于事之相關者則挾詯以啟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妒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爲屏蔽而彼乃自相爲仇讎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自營爲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爲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爲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于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爲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輒變厲行而輒止無益于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于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嚮也以因循致弊而今也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爲是以上輕于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于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于上人事乖于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已篤欲側身脩行不以富貴爲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爲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槩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采衆論以定是非厲篤實之意以斥虛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實之喪而不以實上聞誇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取譽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于事之相關者則挾詯以啟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妒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爲屏蔽而彼乃自相爲仇讎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自營爲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爲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爲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于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爲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輒變厲行而輒止無益于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于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嚮也以因循致弊而今也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爲是以上輕于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于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于上人事乖于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已篤欲側身脩行不以富貴爲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爲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槩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采衆論以定是非厲篤實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徇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洗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以行公道脩明此綱紀政事以大布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攣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訌鎮定綏輯惟在輔相既同心于忠愛亦何分于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擴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脩廢補弊以公利害扶顚持危毋有纖芥之嫌以來讒人交鬬之口毋爲形跡之避以壅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羙職京局之猥任悉歸于堂除又有堂除擬下者亦占爲堂差此叅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之途因仍不改以致今日瀆亂綱滋長吏蠹莫甚于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縱未能遠跡前憲亦宜近考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事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

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同天下嚮方之心其他盡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徇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甲後甲之義圖其始必究其終規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剝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

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蓋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闢陛下之心術爲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于用未視厥成此當責之于用功未實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爲清談無益實用而

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爲于天下萬無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薄儒學之意而姦慝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富貴者乘間而售則人心失而國本搖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亦崇儒學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資誦說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菜謹按清獻之學唯在公實二字故首舉以告君蓋公則心正實則意誠此即大學明德之旨實爲大臣格心之事孟子所謂大人者清獻其庶幾矣至貼黃所言則爲眞西山進講大學衍義發也

入臺奏劄　端平二年十二月

右臣一介迂疏誤蒙聖恩拔從庶僚寘之臺察自維力綿責重兩具控辭天聽弗回罷勉拜命既在言責其敢顧私畏縮以負陛下親擢之意抑區區有當先陳者臣竊見曩者權姦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爲臺諫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于旬日之間烝烝然有向治之意然舊習猶未盡去意向猶未昭白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而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今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伍風憲之責更欲一心臺綱以仰副勵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好循默備位是自壞其紀綱自塗其耳目聖明圖治夫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意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以伸敢言之氣以折姦回之萌臣當瞽竭愚忠以上報君父儻舊習未除是非不別白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黜者雖眾天下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乎治惟陛下裁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邊事奏劄　臺中上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懷近憂者其國危至于玩目
前之憂則國非其國矣自韃虜南寇蕩析數郡積骸千
里今襄報雖寬而光圍已急勢迫蘄黃聲震江面可謂
憂在目前或者曰春氣已深虜當自退又曰韃虜已退
其搶攘于荆淮者皆其投拜戶及德安叛卒爾此皆容
悅幸安之論不足深信臣聞前歲韃虜滅金之時追逐
而南自汴京而應天按宋應天府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南自應天而蔡
城皆盛暑之月荆淮風土與中原亦無甚異是殆未可
以畏暑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拜戶及德安叛卒今
爲韃用與韃等耳韃雖退不過宿師近地以爲之聲援
其衝突之計意實叵測又況秋高馬肥風指數月去歲
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苟且因循守禦無備旦寇至束

手驚惶令若幸其苟安虛過日月則蜀漢荆淮莫非創
殘之地邊塵一警望風驚遁設不幸有一騎涉江而南
陛下能晏然玉食于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于無
事否乎靖康之初金虜三月退師九月復至臣子所不
忍言其覆轍可鑒也臣每念及此不遑寧居然熟視今
日之事上下晏然無異平時至廟堂之上其所施行皆
不切之細務其所關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爭
猜防已甚遇風于同舟而相救之不聞載車于絕險而
將助之無有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閫外之寄奏劾細事
亦且稽于報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氣責其禦侮之功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視若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
願陛下赫然震怒汎埽舊習篤憂勤之念以身先之舊
剛果之斷以身行之內而宮掖凡燕飲之娛靡頒之費
外而親屬戚族凡土木之侈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恩
務從省節日與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
急務使之同心體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
情而廢公議毋以小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爲事功
毋飾具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屬將
帥以蔽遮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衝突
仍令條具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

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
無或稽留昔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覺
報緩而請不獲召掌吏問之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
請輒得今以執政而請報不遽何也曰呂夷簡爲相特
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
以呂夷簡爲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早與區處而速
報之毋視爲泛常使之觖望而疑懈也臣激於憂愛之
忠僭塵聖聽惟陛下裁之

案按端平三年十二月以魏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
馬三年二月召還此疏蓋正月所上了翁尚未召還
也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觀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韃今則不止韃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荐食千里爲墟幸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帥臣所恃以爲腹心者忽反戈而爲仇陛下所恃以爲干城者乃乘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況藩籬失守迫近風寒其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奪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顏色想夫日不暇食夜不甘寢思祖宗付託之重念天命保守之難凜凜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脩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于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于聖慮而未形于設施惟羣璧于聖容而莫聞于政事且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安居閒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于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于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且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己足以優于天下至于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太事而不爲小人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閉此誠論治之格言實爲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尙存繼體守文之舊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斷失于優游權綱紊于姑息聰明惑乎牽制政事蠹于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爲蓋藏恩不切之舉廟謨尙緩于邊陲廷虒先及于肺腑閭巷之人亦相與竊訝之而大臣方且爲固位持祿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爲私之情一身之廉不足以蓋一家之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幾于具位視顚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令立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模貊而罷之徒有五山之費曾無鎰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猶且不可尙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邊臣之撫養北軍殆如騎子不爲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于怨而生于易彼誠見夫朝廷之秕政舛令不足以服人邊陲之庸將弱卒不足以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窮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則其他之在譙都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曏之人做之屋棟宇橈傾牖壁頹圮日懼覆壓而徒以幄帟障飾之具燕笑

其言雖甚愚者固亦爲之寒心也豈若去幄帟之飾罷
燕笑之歡孤相與盡力爲整葺支撐之計哉少康以一
旅興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爲一旅一邑
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顚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亦在
陛下與不與盡夫臣深思力圖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
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總覈唐憲
宗之剛明果斷以肅惰而革偷以黜浮而抑誕奬直臣
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財計用賓才以集事功明諭三
軍共臣協心以體國盡血誠以慮患圖社稷之大計
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螽種之治越玉猛之治秦凡不急
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罷去毋牽于人情
毋撓聖明裁之

殿院蔡事第二劄　端平三年十二月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躐登朝列已嘗冒膺耳目之寄

毋役于虛譽毋襲于具文使朝綱益新精采振發則遠
近改聽而姦宄革心此古人所謂折衝尊俎固有在于
臨陣御敵之外者至于重江陵之鎭嚴沿江之防臣與
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所措置當救焚拯溺之
時而尙爲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而百
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召對其所論奏謂人主悔過
則上天悔禍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詔臣愚謂
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陛
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以
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儆擾之變心已渙離
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于天下以求濟

難乏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勇泣父老之思見
而以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爲
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紂忽爲願陛下以
此忽爲願陛下以篤實懇惻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
憂而天下有復得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邊面事
宜惟見根本之未強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潰浸微之
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爲陛下言之儻察其微忠賜以
采擇其於內脩外攘之政不爲無補冒犯天威不勝隕
越惟聖明裁之

殿院蔡事第二劄　端平三年十二月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躐登朝列已嘗冒膺耳目之寄

聖朝寵光綏其罪斥遷貳奉常尋長祕府又進之經筵
其猶思恩侍位未有甚于此者臣退省震懼方欲俟邊報
稍緩即申前請今又復以向所負荐之地陛其職而畀
之臣固辭不獲命黽勉就列嘗慢然以思夙夜不寐不
知疏遠非臣何以上簡睿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腸行
絕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尙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選儁之
夫易於調護而姑使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爲可取臣
敢不勉竭自效以報隆恩如以爲易於調護則臣向也
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
則臣之罪大矣臣竊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

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悉不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弊其所彈擊多牽制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於人臺之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至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會無施行之實事甚者悉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異於班行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開陳且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貶而文理不全或至易寫而臺印無有申嘗不敢執奏見者爲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稟承豈無中閒之嗼昧恐非清朝之令典徒虧太道之公行不意聖明之時而

其相仍也弊令至此極也陛下以爲害不可用則疏而遠之亦可棄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入者其出也不爲從臣必爲卿貳其入也又困舊職而陞之則是臺諫之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崇獎臺諫之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可以蓋其實者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虛心求言屈己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以開忠直之路察邇言以防蔽欺凡臺諫之所奏陳亟降付外廷裁奪毋令留滯

命而後至揆以行不俟駕之禮合坐徹上從康之誅廊廡侯謫而趣旨愈嚴疏遠微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以其患朴之腸鬱憂之論不識避忌亦足仰裨睿算迄三蒙收召始則以在家臥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萬一耶臣感激涕零固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忠隱情惜已不惟辜負聖恩抑恐干玷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慾者爲陛下言之不自知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陛下視今之時爲何如時耶旱暵薦臻民無粒食楮券狠輕物價翔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之政內地剽掠相習成風已開異盜之端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大戎乘勝而善關中原纍盩假名而崛起搏我邑罰據我荊襄擾我

淮塌遊又由夔峽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棘雖以春漲而退郭寧保秋風之不來疆場之臣肆爲薇埶因其斂兵則張皇言功飾無爲有至有敗衄則掩覆不言以有爲無士孚曰楚撤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諉曰天心仁愛將未警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曰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邇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爲怒也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

等死計萌何所不至則其驚疑已轉而爲怨也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太平天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且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者哉伍撫觀古昔諦考興衰大抵人主所以致危亡者昏闇也怠荒也淫刑重斂也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威靈唐之僖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明邁古洞察事幾未嘗有昏闇之失曰親庶政廑憚勞勤未嘗有怠荒之愆哀矜庶獄雖債軍朱泚猶從末減未嘗用嚴刑蔵鎡常租雖國用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益橫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罪諛佞者無所售其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無所投其姦以此數者論之陛下曾無致危亡之證今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爲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爲陛下詳其故蓋自囊者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旋至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

護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號爲更化天下忻忻有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反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反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儆緝熙有記文義燦然環列左右使持此心念振起傾頹以無負列聖付託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閟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除或從而申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志慮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慴或失之陛下名所以照臨百官既失其所以自強百官則而象之宜其渝渝訑訑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

寧復計一身之利害其相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忌同心協慮以躋康平乃今徇國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蓋其求勝之私外若爲寅恭之同中實有叮畦之異以有爲之歲月而虛度于兩持莫可之中其所職者而顧爲是睽異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正賴風采之振揚何取循默以苟合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臺諫方入朝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招集每示意向以充位論或切直則譏其好名彈及權要則罕會付外于是或强起而輒告病或辭職而遽遄歸中外懷疑莫知所出必至於以侃侃爲戒以容

容爲能邪論之臧殆莫知所終矣至乎內而百職事習爲媮婧之態以苟安於燕幕其視紀綱陵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而邊帥浚竭朝廷之事力朘生民之膏血其視軍政不脩邊備廢闕未嘗恤也譬如人之一身內外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爲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絕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爲之醫者識標本審虛實而時進其粥食密輔以良劑庶幾萬有一焉可冀其同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改而羣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餌束手相顧而莫之投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嘗妄謂今之自上而下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包容而惡甄別由是官無內外人無賢不肖皆得博取陛下之高官美爵以飽其欲而於陛下了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爾以若所爲施之安平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可循此軌轍以悠悠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社稷之阽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感方士事土木窮兵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刻責至曰朕向所爲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於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漢業復安唐德宗志平藩鎮禁旅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之詔至曰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天變於上

而朕弗寤人怨於下而朕弗知於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二君者其悔過之心皆未及施行有政而一念之發出於眞實遂亦足以導迎善氣消遏亂源實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陛下以彗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詞旨散緩無異平時人以是覘陛下徒爲減膳避殿之虛文而無反躬脩德之實意也臣愚以爲今日之計非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內以禦外臣恐日復一日寢以淪胥陸沈無及矣伏望陛下奮發宸慮堅秉精誠以災譴屢形天怒未釋爲大贅而常懷戒懼之心以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爲大恥而常厲脩攘之志必側身脩

行使百姓見憂如周宣王必臥薪嘗膽使種蠡分任如越句踐誕下明詔責躬自勵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大臣以協心爲國共濟時危而無事形迹之嫌責臺諫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爲調諛之舉博求良實忠純之士列寘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陲以張形勢取建隆開揲與紹興興復之規模而力行之直言可用者不徒外爲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親者不徒陽爲尊敬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不省實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國裕民整軍經武之事不爲自一人之勤以至於內外大小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於六宮貴戚內外臣庶無不恪循彝制庶幾國勢强而夷狄知畏民情悅而天意自同於以迓續景命鞏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出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易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爲補綻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略賜采擇而用之則雖以狂僭受鈇鉞之誅亦分之宜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八月已見劄子嘉熙四年權吏部侍郎時上

臣聞自昔之爲天下國家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其國危且亡唐虞君臣之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圖成王之孚時保乂弭變於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脩行百姓見憂遇變而知懼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國厥鑒昭昭具在簡策陛下亦嘗念今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於海陬不及見濬熙之治爲嘉定進士客於京師見市井喧闐文物富麗人謂已非濬熙之舊至紹定端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非端平之舊今纔四閱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計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讒鬬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爲病昔所無也愁歎之聲相聞怨怒之氣滿腹里巷聚語首問粒食之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跖于道投于江往往有之軍伍竊誶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于京城衆大之區也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白晝行劫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輔密邇之地也江淮諸郡失抵皆旱江西閒有稍稔豈能旁給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朝廷以措置遣使

不過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例以盜賊待之有枉莫訴欲歸無楼道路狼狽見者閔痛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彼將千萬爲羣奔逆南來何有遮截或捍拒之已甚必懷等死之心相虜從虜爲之向導巴蜀之禍尚可鑒也豈不深爲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內飢勢合爲一有桀黠者鼓倡其閒侵犯州縣又豈不爲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以旱告自淮以北乃以稔聞虜有殲糧之資而無清野之阻似聞邊聲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爲飲江之計何以禦之又況蕆門要地付之一貪黷殘暴之夫

專上流之寄者安坐鄂渚迫之莫進朝廷無糧以爲之助又將收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乏食已久皆無固志萬一虜騎復去年已闖之蹤歷以重兵窺伺鼎澧震動湖南又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爲之計而南詔復有假道之傳矣如多病之身惡證俱見元氣已消有淹淹澌盡之形已壞之屋棟桷戶牖傾蠹無餘有凜凜欲壓之勢臣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爲之痛入骨髓繼以太息流涕以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然宮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也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斥遠也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也貂璫近習未聞有所絕也朝廷政事未聞有所脩飭也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也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

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頒而夕廢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已合而風離之雨欲垂而虹蔽之避殿減膳僅行故典竝禱羣祀見謂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寧有油雲沛雨之望星文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占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已迫而恐懼之實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爲甚其將燕坐以委海內於鼎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於溝壑乎其將暇逸以聽夷狄之侵陵乎其將因循以聽盜賊之蠭起乎其將優游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社稷之覆亡乎臣又爲之痛入心脾繼以慟哭唏噓

也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陛下念藝祖之創業高宗之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續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所望者謂何天意之所屬者謂何人心之所仰者謂何而使世變至此爲之震懼自省爲之奮勵有爲命二三大臣同心徇公戒舉朝百執事同心徇國詔中外臣庶思當今之亟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正匱糴本若何而可辦細民飢饉荒政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諸閫專利茶鹽若何而可收虜情叵測邊圍若何而可固上流無備軍政若何而可脩凡關於目前之至急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扶危濟變之策其有濟時拯難之才

沈於下僚隱於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於上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決行之訪其可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責事功去虛僞如衛文公之定難如句踐之復讎毋崇美觀毋飾大體毋信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總核名實之政天下庶或可爲不然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倘以臣一得之慮或在可采厲精改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駑鈍繼之以死如以臣言爲張皇罔惑上聽卽乞重加貶竄以懲不忠之罪臣區區之愚盡於此矣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蔡按此疏痛哭流涕甚於賈生盡瘁鞠躬伴於諸葛其後爲相僅八十日而薨所謂自竭駑鈍繼之以死者一踐其言眞不媿武侯矣

相位五事奏劄（淳祐五年二月上　續通鑑編此奏於四年十二月誤）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遠兇佞召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似起之家食擢畀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凜懼弗堪臣聞更天下之治易凝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機括所在至可畏也聖人於易發之夫巽而止爲蠱蠱壞之象也而彖辭乃曰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藏福也乾坤交而爲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福之藏禍也今陛下乘大權下移眾弊膠葛之後一旦發憤而改弦易轍薄海內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爲喜而愚臣獨有隱憂爲蓋權是耳臣不敢遠攄往事姑以陛下臨御以來近事言之且端平嘗改紹定矣而弊反甚於紹定（按紹定史彌遠相端平二年嘉熙三年之喬行簡相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於端平三年李宗勉史潤之相潤之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爲何哉蓋端平失於輕動嘉熙失於徇情而潤祿則失於專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徇情者其私在掠美專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於私而專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卷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爲害而以諸葛亮所以處身治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敢不盡忠竭節捐私徇公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陛下克去已私動循公理相與扶植世道遏絕亂源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攄五事爲陛下獻

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之地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書爲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嘗亟黜免擇其忠與賢者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德裕始得自盡其才創平澤潞廓制河北諸鎮幾致中興大抵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若懲下移之弊而欲悉出諸己則是人之腹心耳目無所於寄

左右近習得以乘閒而竊取之名爲獨斷實出多歧是
豈可不慮哉漢武帝憤田蚡之除吏於是宰相徙取充
位而嚴助吾丘壽王得以制外廷宣帝戒霍光之專政
於是宰相止總衆職而洪恭石顯得以蹤已欲武宣尚
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但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
宣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
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眞聖子
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
法凡廢置爭奪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
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
爲天下不以一己爲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宣曰蕭宮闡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致成周太平
之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閽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
宰其意蓋甚深遠也今固難與古竝論然人主一心攻
之者衆外廷遠而易疏內廷近而易褻親士大夫之時
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密檢柅之不至則淫
怠奇衺之習進得以賢亂其聰明私謁請託之風行得
以干撓於政事或託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
不敢問而令甲爲虛文矣陛下春秋既高歷變多而閱
理熟固未必爲此蓄搖動然其閒乘罅伺隙狐鼠憑附
固不能掩或者紛紛之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
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動之微一顰笑之頃皆左右
近倖所售以爲欺者也或潛聽默窺公受賄賂或陰排
密譖圖報怨讎於是士大夫之無恥者從而趨附之其
門如市徒使陛下蒙謗於天下是安可不深爲之慮哉
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天下惟我祖宗家
法最爲嚴密程頤常深嘉而屢道之臣願陛下嚴內外
之限絕干請之私縱未復成周六典之舊而諸葛亮所
請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者是亦布
公道之大端也

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通患其善惡賢否明白
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姦似忠大佞似直者亦未暇論
且均是善人也均爲君子也而長於治民者或不長於
治兵優於聽訟者或不優於理財惟各量其能而器使
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材必至敗事於是
亦人之有小才者執以藉口謂善人君子但能空談無
濟實用而兇悍生事之術得以售其奸矣是不可不謹
也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緝熙聖學其任至重
今率爲兼官講罷亟退仍供本職程頤所謂積實意以
感動者何在哉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如程頤范祖禹
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言之精奥助聖德
之光明爲益多矣給舍臺諫任繳駁彈奏之責其選尤
不爲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觀望風旨浸以成
俗洊陛下親攬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於除授必

出聖意是故得收威柄之大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純厚謹默巽懦無立不與焉則朝廷設施資其正救者多矣至於內而侍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司一路舉刺之權亦難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實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之彈奏如是則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天下之治舉矣

四曰惜名器仲尼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爲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之有貼職武臣之領閤衙皆朝廷以是優賢勸功而非賢與功者不在此選祖宗朝於此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臣徇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罷免曷嘗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於此乎在若朝廷不以爲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戚之子弟親故遷轉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論軍功動踰萬數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徇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尚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

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蓋已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最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用度視紹興乾淳之閒已不啻倍蓰況邊戍未徹芻輓之費至夥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亟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凡侯王邸第之營繕后妃嬪廟之供給宮內非時之宴賜一切減省以助邊儲儻然後取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句較其出入補窒其罅漏攷鹽法楮弊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爲怪區處有方而人不以爲疑庶幾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爲慮哉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之耳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奏堂除積弊劄子

臣伏蒙御前發下黃袋一封頒示臣太學生方大猷等伏闕上書一軸臣已再三閱視其言三事及君子小人消長爲治亂安危之分實爲愛時之確論而申明亦多有未知朝廷事體習聞世俗之議而輒爲之言者如謂股肱日趨於惰臣讀之不勝悚懼告假日久機務積滯官曹多闕臣之罪也迹鄰於惰何以免人言陛下必已念臣之病知其非眞惰矣其言堂除一節陛下豈以此事爲臣所建明故特以此書示臣耶臣雖在告固亦嘗聞外議之紛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不力爲陛下告竊謂積弊不可以不革而人情多習於故常革之以公則

不當顧流俗之議革之以私則不當執己見之偏且銓選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權歸之廟堂而不行吏部之事祖宗之時無此也自三四十年來權臣執國柄以公朝之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闕而歸堂除玩習爲常所取益眾煽奔競之風抑孤寒之士以至人心盡壞人才衰削其關於國家之利害誠不爲小臣向來在州縣在班行聞每切痛之今陛下不以臣之愚使備位右輔敢於奏事之初他未暇論首以是爲請已蒙聖明付外施行矣臣適以病告久不入堂故於投劄求闕者報應少遲而發下部者長貳亦未有處分誠未免有久困羈旅者此亦臣之罪也俟筋力稍健旦夕參假自當與范鍾亟議行之然孤寒援與共恬靜有守之士素爲沮抑者亦聞發下部闕莫不歎然相慶以爲公道將行而巧於進取素干堂闕者一旦無以售其謀遂至紛然騰議而學舍諸生亦習於聞見乃以資格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縱臾爲之者且其爲說謂國朝任官循常調則有部授別異等則有堂除是未嘗深考也所謂別異等者如祕省之召試學官貳令京選通差皆不次擢用以儲人才非若令之所謂堂除也限以資格殆與吏部循常調無異此豈祖宗之法哉若曰儲才則如架閣書庫京教及所留幹官等已自過祖宗時堂除之數正不必多留美闕以侵吏部之職也臣豈無鄉曲之情豈無親故之交豈不願一循舊例多留部闕以應其干請可以植私恩可以賈虛譽何乃固執偏見爲此等不近人情之事而甘心於召怨招謗耶獨念臣之愚拙無以上酬聖恩惟有以公滅私盡忠爲國耳中夜以思當今積習之弊不止一端每欲罄竭所知隨宜漸革雖力不勝任才不逮志而猶未敢自墮於苟且而止也陛下如以臣之言爲是則當止下相與堅守行之浸久人情漸安便者必多而謗者可弭矣如以臣言爲非則是人之浮議足以上惑聖明之聽而臣之固滯果不足以有爲徒負簡知臣敢不自知進退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蔡按公以監丞輪對卽言堂除之弊及至爲相首以堂除還之吏部此可以見公之所言必踐而違不變塞也若夫鄉曲親故不留美闕以應其求此則人之所難而公之所易矣末言臣敢不自知進退此尤足見公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視棄相印如脫敝屣耳古之大臣其所守蓋若是歟嗚呼吾黨之士其尚知所取法哉光緒辛卯中秋後三日

性理之學入自車氏學上

隱君車敬齋先生瑾　隱君車隘軒先生似慶

車密林先生景山　車韶谿先生安行

宋元學案車瑾字元瑜號敬齋黃巖人究心理學隱居馬家山

馬家山

遺詩

山頭紅日生山下蟻蛙爭朝市誰能問煙雲我自耕胡麻調紫蕨黃獨煮香秫無意隨園綺逃名更得名

宋元學案車似慶字石卿號隘軒潛心理學隱居樂道年已及耄觀書猶至夜分釋經評史推古商今不襲簡策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言所著有五經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公陳簡窗爲之序嘗與王侍郎方巖友善及方巖擢高第登顯仕强而附者鱗鱗然先生至絕迹其門郡守屢挽之不能致予倬字章甫能世其家以身爲鄉社倚重者四十年

遺書

五經論一卷

同治黃巖志宋車卿撰五經各爲一篇又序一篇陳簡窗稱其縣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聖賢氣象易書詩尤迥迥透軼前輩非眞見到者不到也赤城新志云令有鈔本赤城後集載之經義攷云佚誤也

閒居錄浙江通志入小說類誤當入子部雜家類

同治黃巖志宋車卿撰皆自志其平日讀書所得其孫若水又搜采舊聞附益之赤城新志云今亡

車隘軒閒居錄序　杜範儀夫撰　清獻集十六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於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沈約處首白衣褐者可偃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少概見者可勝慨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車君若冰袖其祖隘軒閒居錄訪余於窮閭之下既而又得其尒稾讀之得陳簡窗之序讀之於是隘軒之文蠹卷累帙鏗鍧炳燿殆與插架名編濯濯爭麗閒居錄蓋公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冰又搜采舊聞而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推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說簡策之陳言迥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攷之如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凌弱畏勢等語誠不易之確論至謂以辨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尚書之說卑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隘軒

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之
甚陋於聞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陋也昔王氏
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世乃或致
疑其閒謂獨其家以爲名世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
以比太公家教耳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
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
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福時輩不能收
堅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概見終泯泯
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爲子若孫
者耶若水蓋車氏之福時也強請余敘之辭弗獲姑敘
其略以俟後之論定隘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黃巖邑

西馬家山云

隘軒文集浙江通志作隘軒先生文集作隘

同治黃巖志宋車卿撰蓋合五經論閒居錄及小稟爲一書凡生平著作皆在焉今佚

隘軒先生文集序臨海陳耆卿壽老撰　簣窗集三台文獻七

於是隘軒年八十一而五經始論集作五經論後三年五月孫若水始袖畀余又二月始完領他述蓋余郡補家需集作官需之明年也初若水來余問尊翁壽幾何飲食起居若何娛老以何若水謂年及耄匙飯飲作不滿掬觀書每薄夜半倦劇引牖天未雞朗吟五經論一過曙即起外是無旁娛嗣余得論讀之縣深婉澹文有漢風內宿

聖賢氣象易詩書尤迥透佚前輩府志重迥字佚見到者不到也若水又謂論既成他述隨以板板二年印帙前三一自畀一大田今一先生我祖於此訒矣余觀經論數千言十不集中一隘軒自敘獨此介介他述冷莫挂語疑不彼重或不精及層掀統玩意弗痕句無鏤古腴天況太略如江潭未波而淵然之神固在知非不重不精而精重有大於彼者文獻無於字聖人書敬齋緒也既大之宜不老不著不人不畀訒著則訒畀矣論如許他述可徵也隘軒車氏名似慶表石卿敬齋其先人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端平丙申三月朔賀窗陳耆卿序

遺詩

巖竹

陽和不草草萬物逢春好唯此巖上竹形色尚枯槁非干造化私擇地苦不早吾聞魯兩生甘與夷齊老

偶書

餓死夷齊清到骨登山猶作采薇吟誰家桃李三春樹比我江湖萬里心杖藜田廬供直筆簞瓢門巷伴靈襟逃名應得傳家學安得白雲深處深

謝方石云公父敬齋有詩云無意隨園綺逃名更得名故第七句有家學之云

步月

庭除步明月皎月澄空裏照形不照心恨遂涼風起

遺文

五經論序 赤城後集 二十七

五經聖人成書萬世標準聖人既沒遭秦之亂禁網嚴密天下學士逃難結舌以書爲諱天下無全書矣漢除煩苛約以三章惠亟君挾書著律猶未盡去老壯者沒少者亦耄期矣未必盡能記誦也伏生年過九十始克口授不全之書他經不至於泯絕者漢儒補葺之功爲多今讀其書者知漢儒記誦傳習之艱苦而默會聖心於萬世之上可也作五經論

易論

易性命之書也惟窮理盡性而後可以語易一氣未形易涵太清眇於無形出氣既形易散萬象統御有形故道非形也氣形道也易非書也書名易也以書觀易在書不在易以易觀書不在書使時至中古八卦不畫天下其無易乎曰非無易也易在無形之始而是書之畫爲形易之器乎自易形於書而天地之數以定天地之數不過五十百千萬耳非是易行乎其中則天地之數殆窮而所謂成變化行鬼神者將非數之所能囿也吾今以易之理觀諸天地則見吾身觀諸吾身則見天地日月之迴旋星辰之轉徙即吾精神之運動也變遷見於四時往來著於寒暑即吾身一氣之參舒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莫原其所以然即吾之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羲皇不作八卦其無畫乎文王不興八卦其無重乎周孔不繼爻彖文言吾身有不盡之象辭乎豈特吾身而已天下之物飛潛動植小本長短始於無形者誰乎兆於非形者誰乎麗於有形者誰乎大而形色之彰灼與夫山川之雄時小而形色之眇微與目睫之不察生於山者入於淵莫知其生莫知其入也育於水者升於天莫原其育莫原其升也容聲氣也異貌殊形事事有徵物物有理孰範圍是孰曲成是迨其變也生生不窮有形者莫察無形者莫稽指天地而言則成象成形可以見易不可以盡易指萬物而言則芸芸變化無有紀極可以徇易不可以準易然天兼乘陽者然也地乘乎陰者然也萬物得其偏者然也吾中天地而立卽陰陽之運我能宏易易不能宏我彌綸六合而非有餘寂然方寸而無不足窮理盡性樂天知命皆吾量也益至於是吉凶悔吝豈待動而後知進退存亡豈待知而後至幽明之故生死之說亦無待於仰觀俯察原始反終而後得也知者可言至者可知耳聖人不作其孰從而知之孰從而至之哉嗚呼易無始也易其有終易無終也易其有始求之於書而泥於爲教者終身不能極其變舍書

而求則離於象數者百世無成說將因書以求易乎舍書而得易乎是書也其盡易矣乎（棻按論稍過高而實有心得）

詩論

古詩甚多夫子刪爲三百篇惜乎刪之不盡也夫子刪詩何取乎國風傷化敗俗之辭父不敢以訓其子師不敢以淑諸徒爲子爲徒者亦不敢以請於父師然則詩將奈何曰非夫子刪之不盡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喜怒哀樂當其未發寂然不動中而已矣一塵不來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發而中節感而遂通和而已矣萬塵不侵也卽是而爲詩上而君臣之賡歌下而蓬蓽之咏哦卽禮之性情易之隱微書之渾灝春秋之謹嚴樂之中和五聲調八音諧薰之郊廟則動天地感鬼神被之民物則教化可美風俗可移今讀周南之詩見風化之始如陽春一氣萬物生生始於根荄暢於枝葉自宮庭而刑天下溫乎其正也粹乎其潔也雍雍乎其和也肅肅乎其敬也召南承王者之風如坤之承乾順乎天而時行國而侯家而卿大夫閨門容止皆天下夫婦之經人倫之本也二南而降列於二雅刺之切矣而非激也傷之婉矣而非懟也怨之至矣而非棄也哀惘思誘規戒誨誓望之亟而辭之複慮之周而思之孤也頌之無媿辭美之無諛辭揖遜詠歌之作孔氏已不得其詳湯文革夏商之末習人心近厚凡刪於孔氏之手者皆

可攷也周道衰綱常毀敗淫靡淪胥國異家殊君公卿大夫倡於上小夫賤隸和於下皆得以交譏互刺功詆醜況上聞之不以爲怒而心愈蕩下詠之不以爲恥而風愈流當此之時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人心溺而天理晦欲其發於性情止於禮義不可得矣自詩之譏刺蕩佚至秦而甚上不能制誹謗偶語之禁焚書阬儒之禍所以獨慘於秦者由邪詩之無忌憚也漢興爲詩者有齊魯韓毛今之所傳者獨毛氏章句得於後學之傳習詩之未刪邪正雜糅不知其幾自夫子正之刪其蕪穢筆之餖飣者皆正詩也而邪詩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於私室之閒

策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刪之哉秦禍之酷聖學不傳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篇斷簡於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詩以補秦火之餘黨同專門各是其師將非夫子所刪三百之全文也古人謂子夏作大序則詩之小序不類者漢人專門名家之辭也今觀孝經論語與夫禮記左氏之書引詩以證得失賦詩以見情志辭皆雅正孔子教小子以遡之事父遠之事君與門人切磋琢磨且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邪詩斷不在三百篇之內吾於風雅頌之正者知出於孔氏之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本旨噫亦孰知

夫子之心哉蔡按魯齋王柏詩疑之說蓋本於此然其實非也

書論

世變日下聖人傷之聖人非不欲以吾人身挽而迴之也然生斯時遇斯習以一聖人之身不能信於一時以一聖人之空文可以昭揭於萬世而無媿後世有堯舜之君臣其遇與不遇天也聖人不暇計也後之君子有能讀聖人之書衡茅甕牖若面承巖廊之都俞殘編斷簡若親覩殊泗之紀錄與聖人同此心則與聖人同此書與聖人同此書則與聖人同此觀以聖人心讀聖人書由聖人書以洞萬古聖人之心則書之次第可得而言矣夫自唐虞夏商周之立國君臣上下紀綱法度代各有史非百篇所能盡也夫子集五代之史綜爲一書取之非無去之非贅也今讀其書而唐虞三代之行事如日月之照臨繁星之麗天燦然在目也唐虞三代之氣象如春榮而夏麗秋實而冬凋隱然在心也周道衰夷狄交侵不絕如綫五霸莫盛於威公之九合文公之一戰二公於王室諸夏若與有力焉秦人僻處西陲抗衡上國曾無一念周室之存亡自殺之敗作爲誓詞意簡潔而深長悔抑諄複而思遠苟堅是心以行其言尊用老成撫民睦鄰以奉王室倚諸誓詰之門牆正復何歉夫何不能忍於彭衙之不戰自是令狐河曲兩國報復駸駸不已始末詳略春秋備錄而不恕一悔諄諄有言不踐尙復何取聖人豈以天下之人諱過者多知過者鮮能悔而自訟其過者又難乎其人歟帝王之書威文不與而秦誓得踵其後嗚呼以吾對越聖人之心讀聖人之書知聖人非樂於與秦也蓋自揖遜而天下爲家世一變矣自天下爲家而爲征伐世再變矣自征伐而爲霸國世三變矣秦楚吳之君迭主夏盟世變之下極矣聞韶而忘味聖人何心也謂武未盡善聖人何見也齊一變至於魯聖人何取也聖人定書不威不文而終於秦人之一悔聖人非不知秦之不足與夫亦傷周道陵遲世變日下非齊晉強大之國所能與其勢終將趨於秦而後已乎嗚呼余生千載而下遐思慨慕心游聖門神交意會肩淵鶩而友游夏而足躡埃網塵點我衣旦暮引沂洙之水而潔之未見其止孰謂不親見聖人而師承之而妄意聖人定書之旨於千萬世之下可乎後世之議是耶非耶以俟君子蔡按先君梅庵先生亦謂聖人錄書終秦誓知周之將爲秦有也其說與此閻合然蔡緒觀穆公悔過之言實與聖王改過不吝之旨相合夫子所以錄之而人君能持此心其後亦安有不興者乎

禮論

天地成列人位乎中三綱五常備於有生之初羽毛鱗介昆蟲草木莫得而與焉遂古聖人觀陰陽奇偶之數剏而爲男女男女有別不可亂也於是乎有夫婦之禮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天性不可離也於是乎有父

子之禮然天下之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自强弱之相陵而强者得之邪正之相形而正者主之於是以天下所同欲者定其名號而推戴之得以申生殺予奪之權制天下之命等其上下立之紀綱別以文爲辨以服飾亦不得僭大下不得干上君臣之分自是而定而天下始得相安於分守之中而各從事於禮文之内故禮者天地之定分人心之本然天地得之而清寧人物由之而生聚此禮之不可須臾離也聖賢之世君臣上下無一日不修明是禮以達之人心守道之士無一日不參稽是禮以垂之後世天下之人耳目之所覩聞四體之所服習一念不由於禮則私心不可留也一動不中於

禮則媿心不可文也惟恥於禮之不知爾無非禮之犯也恥於禮之不中爾無背禮之作也故辟遜廉恥之道長而刑政禁防之術弛後世舍禮之本而周旋俯仰於形器之末民不見禮惟法是覩辟遜不修而攘奪之行起取予不公而貪暴之習勝於是上之相與講明無非形器之末節下之相與趨避無非刑政之麤迹凡所以陷於刑辟而不知止者非不逃乎刑乃犯乎禮也今不深察夫人心之晦蝕皆是理之未明而尤防閑之未周不亦過乎世之君子默觀天下之變而準之以人道之常體之吾心驗之吾身一念之差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暗室屋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自吾身而達之

天下由宮庭而放乎四海雍容進退於一堂之上風行草偃於四方萬里之遠使貪暴陵犯之氣潛消於升降揖遜之中介胄干戚之容媿避於佩玉衣冠之際雖夏商之末造周秦五代之季世斯理晦蝕彝倫攸斁天地人物顛倒反覆亂亡相尋靡有底麗亦必至於禮行而後已嗚呼禮之爲物與天地相爲終始世道相爲窮通視聽言動守之以誠撰之吾心俯仰無怍天地鬼神猶將敬我而況爲天下國家乎子曰君子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至微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茶拙此論不就禮經推勘以見先王制禮之精意而但泛言禮之大體頗爲不切

春秋論

天子有史侯國亦各有史春秋胡爲而特筆乎曰爲東遷之君而作也曰春秋萬世禮法之權衡平王在位逮魯隱之初元已四十九年矣春秋不始於東遷之初而始於平王之末年何也曰聖人以周公之心望後世之君也且平王遷洛之初晉有扞王之功秬鬯圭瓚之錫以賚其來作文侯之命以寵其歸名器之頒尚周制也苟平王始終一意無有懈怠振周家之法以維天下之諸侯幽雖亡周周未亡也自犬戎之禍鎬京寶賂無復存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宮室黍離堂陛無廉隅矣宗廟邱墟藉田無黍稷矣洛邑之都周公之遺制可想捨其舊而圖其新正有望於平王也以四十九年之扶顛

持危興滯補弊而天理人事顛倒錯亂莫甚於此時則知平王不足與有爲而周公作洛配天之心孤矣春秋筆削烏得不始於平王之末乎曰春秋之作何以謂周公之心也曰武王都鎬成康繼之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京邑翼翼也九州逖成五服聯合宸居嚴也爵列五等土分爲三夷蠻戎狄各有安居王制明也建明堂以朝諸侯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四塞告至道里均也制禮作樂天下大服鳧鷖既醉歌詠太平薄海內外皆無恙也而周公急於營洛視豐鎬故都若不能以一朝居太保相宅周公往營而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矣王在在鎬有那其居天下所同安也又非欲成王亟捨故都而卽新邑也祈天永命之辭國之存亡若在朝夕而召公無所言何哉曰宅洛之心爲後世舉非爲成王慮也逆知後世子孫有如幽之亡周而平之東遷也夫以豐鎬之有故而望之洛乎平王不足以有爲桓王一以豐鎬之有故而望之洛乎平王不足以有爲桓王一戰天地反覆自是而春秋戰國矣聖人之心卽周公之心以聖人今日之所作而推周公當日之志也豈不悲哉豈得辭其責哉曰春秋天子事也孔子胡而在下何以得專是非天下之柄乎曰春秋非孔氏之書文武周公之書也以文武周公之法繩周之天子苟周之子孫不能守文武之制復周公之舊春秋不作則周公之志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誰其議之哉曰然則何以經筆於獲麟曰麟賊之懼太平之階也聖人欲詩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係之周公春秋書成而麟應爲麟絕筆夫亦以周公卜洛之心而始春秋以周公麟趾之應而終春秋天也非孔氏之私書也故曰春秋之作周公之心也（大哉之嘆以私意推測非聖人本然之心也然大體尚爲醇正）

宋元學案車景山號密林故齋孫博學能文舉鄉科上春官不第遂老於家　又云耶似庶度隱君瑾之子與其子景山皆老於儒

宋元學案車安行字正路號韶谿黃巖人景山弟游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教於人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潛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於詩所著有鏤冰集

黃巖縣志鏤冰集宋車安行撰稱林吳泳爲序稱其寬平雅淡不與近世吟人較圭角而自得清修之趣云亦見浙江通志

性理之學九　車氏學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玉峰車清臣先生若水

赤城新志車若水字清臣號玉峰山民黃巖人初事陳質窗耆卿學古文其祖隘軒先生不悅也乃從清獻杜公游始大有得遂潛心性理之學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又嘗著道統錄宇宙略紀與究窾諸書皆行於世

台學源流車玉峰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祖似慶號隘軒謂書好古多卓識玉峰初從隘窗學古文隘軒弗悅乃從清獻杜公游聽其談議大悔前日之所爲於是潛心理學又往來王魯齋之門得聞晦翁緒論乃會眾說而求其至當嘗欲取大學知止有定以下二條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質於魯齋魯齋驚喜以爲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因作大學沿革論以表之又嘗著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爲終始無疑又著宇宙紀略列載圖象或謂其出自邵康節先生亦嘗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峰先生

極書亦未之嘗具至於一陰一陽圖圖中一半是墨如烏頭狀與白地犬牙相入所謂陰陽互爲其根是已此圖或謂蔡季通得之蜀所旁注曰昔有異人玩月中黑影得之以爲此圖云又著世運錄及玉峰究窾其友胡立方稱玉峰貌癯而瘠口吶不能言創之既熟回視胷中狹者寬塞者通陋者廣眞益友也

宋元學案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賈似道再聘入史館不赴先生嘗登眞窗陳耆卿之門眞窗學古文於水心葉氏適而得其傳者也是時吳子良先從眞窗已登科聲譽甚震先生以晚進一旦質窗於人前揚之過當同門皆不平久之乃服已而事杜清獻公範乃自以爲求

道之晚嘗著道統錄自周子至勉齋講明性理若水博學工古文自號玉峰山民有宇宙略記世運錄道統錄玉峰究窾大清一統志車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與同郡周敬孫楊珏陳大瑞等師事金華王柏講明性理若水林正心於朝宋史趙景緯傳知台州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又楊文仲傳詔卿監以上爲人才文仲薦陳存呂祈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柏天台車若水也尊鄉錄節要初先生之祖敬齋隘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隘軒隱居讀書玉峰之下所著有五經論聞居錄先生亦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

先生嘗作敬齋記有曰周衰古人之學漸失往往騰說而行不掩聖人嘗謂宰我於言語之科既而悔不觀行豈爲聖賢之覩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閒事於是確然如親覩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聞而所學自眞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騷然矣　冗葉

清獻先生答先生嘗有曰顧某不敏之資復已衰墮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既已自得之益鞭辟向內深求爲己人之本意開易明白未嘗爲艱辛險絕之辭也大學一篇只第二句新之字稍生使已說而爲親殊不顧中三

賀曰玉峰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聞淵源師友清獻嘗嘗直遡閩洛泝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爲侮襲辟者誰力求爲己亦有頓悟是曰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輿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費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嘻歟何爲

遺書

重證大學章句一卷

同治黃巖志宋撰取大學知止有定二節合聽

新字之相應其餘章句顚倒錯亂不勝其當正也既經二程子各有改定朱子又從而正之宜得其本旨無可疑者矣程伯子先取三綱傳列之於前自是一規模也朱程叔子乃置之於首章之後七傳之前又一規模也朱子則從叔子淇澳一章二程皆於誠意傳後取而置之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乃獨殿於止於至善傳之下者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又以沒世不忘爲至善之極故也至於平天下傳叔子以殷之未喪師與惟命不于常易置而明道朱子皆從元本此所以見三先生各求其心之所安非強於異而苟於同也惟有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漢儒不知其亡也必以經傳分比然後知之朱子

固已追補非不字義親切旨意分明然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朱子嘗以爲未盡善昔吳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朱子曰而曾效而爲之竟不能成以朱子之精義筆力豈有所不足於此然古今風氣不同終不可得而强移也每讀大學至此不能無遺恨焉咸淳己巳九月初得黃巖車君玉峰書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之下未爲得宜朱子始移於誠意傳之前則固已在致格傳之位置矣八也朱子於聽訟章固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則知當合知止一段共章明矣九也朱子之意固已知其當在此終以知止一句承接之緊未勇於移況誠意章於易簒前數日改猶未了假

甚緊故云先生確然信之不以爲疑三先生不以爲疑後學乃敢易之無乃僭妄乎然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樂有所未盡善夫子不敢取於武成一言之善曾子不敢忽執燭之小童之歌之善夫子亦使聽滄浪之孺子於是反覆思之亦有不可易之理焉此段既是經文何爲後不爲傳一也若以右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便接前三句豈不尤緊也與其以朱子所補合湊不入豈若用此文氣宛然三也以致格之不可無傳而此尙可少緩四也古人不區區於文義之間只是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矣況此章既有知字物字自然可以爲致格傳五也致知云者

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初知其所止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豈非致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謂知本即知至矣七也聽訟一章元本自在止於信之下程伯子移在沒世不忘之下程叔子移在首章之下未爲得宜朱子始移於誠意傳之前則固已在致格傳之位置矣八也朱子於聽訟章固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則知當合知止一段共章明矣九也朱子之意固已知其當在此終以知止一句承接之緊未勇於移況誠意章於易簒前數日改猶未了假

以歲月安知其不遂改乎十也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大深儘有在所以開後人窮理之門而不限之以一定之見歐陽子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說與同志商榷而歸於一云按魯齋集多五百六十六字文字亦多異同然當以此爲定本又有大學沿革後論今不錄

題大學衍義書正文後　寧海方孝孺希直甥　遜志齋集　十八　節錄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餘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葉按據此則王峰之書正學猶及見之第王文憲之說實本王峰而此又謂王峰之書本於董文清葉西澗王文憲三家之說未知杏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

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

世運錄

黃巖志宋車若水撰是書雖用編年之體而大旨主於論古今世道之升降故於甲子或不具列赤城新志云其族孫教諭廣家有鈔本今未見

世運錄題詞　車若水自撰　三台文獻十三

遺忘大海一勺嘗鹹而已謂之無意固不可謂之有例則不敢年不備不能爲紀年曰世運錄然而霸王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興亡治亂之故則亦略具矣康節之言曰歷代之治也未始不由於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乎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於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叛逆之道盛嗚呼三千有餘歲之汙隆二十代之興亡何莫非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齊一治一亂而禍者未嘗不徒爲後人驅除蓋非有湯武拯民之心不過謂之幸亂雖秦隋之季摧綱剝紀敗政蝕興暴骨如亂麻存者危於墜露不得不起而剿之而陳勝竇建德之徒不足自救矣雖自亡秦

隋亦惡幸亂者也自餘如曹操劉裕朱温諸人之興雖垢賤淺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發者春秋之初鄭莊公始有霸志霸卒歸於齊晉而鄭數百年受霸之禍夫假仁糾合未爲無功於生民而王道之變實天意所謹也而況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質不同其道一揆漢雜霸唐霸晉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漢用夏之治有元魏散亂之得國有唐莊宗自是以降無以汙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經制之變古今之異其事皆在於春秋戰國秦漢之間積波沿流有往無返至於本朝始見先王之意而政則備益以唐觀漢漢不可及以觀本朝本朝又仁厚也

道統錄

黃嚴志宋車若水撰其總目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王魯齋見之謂非有大學力不能作赤城新志云今亡

跋道統錄　金華王柏　魯齋集五　赤城後集二十八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呼偉哉書乎所以開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眞者不敢與於斯云

宇宙略紀千頃堂書目入正史類復見史鈔類今按當入子部雜家類

黃嚴志宋車若水撰首爲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攷有釋有論至於乾坤民物禮樂制度莫不備載皆采先儒成說而以己意評說於後赤城新志云其族孫教諭廣

家有鈔本今未見

宇宙略紀序　車若水　赤城後集二十八

凡形於天地之間者皆天也萬物有性萬事有理循循整整不容以不然天地亦物耳日月往來寒暑晝夜亦事耳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者非能不爲天也先之而已矣後天者非能爲天也後之而已矣陰陽對待奇耦唱和本末咸通臭味附麗尊卑大小親疏隆殺是非曲直無不先有至當之則而後人爲及之良孚牛月生字字生五月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莊子以爲人僞正天理也物生必蒙而喜怒愛惡不見其失正豈人僞哉是故天可以厥地可以井人可以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可倫冠婚喪祭之可紀水火金木土穀之可修耒耜弧矢舟車宮室之可制賦可經用兵可衛國以至牛馬之可服乘雞豚狗彘之可食莫不有不容不然之道聖作明述文理大昌後之人無以加焉豈其不可加歟抑又人事至天而止也若水少服祖父之訓而先祖又傳之曾祖殆四世矣才乾志强忉忉不進杜清獻公憐而收之又服清獻之訓則古人之學概乎其或有聞也而稟氣素羸疾病辛苦十餘年閒舊聞日耗曾未半百齒脫

毛凋近得健忘之疾讀書不多改步輒失自知無以塞父師之責矣宇宙之書先儒論定頗念散於諸家無所統一因萃爲一書闕者成之私以自備遺忘倘雞肋可惜僥倖有傳豈無助於幼學至於采摭之疏略評說之卑舛有能取而玉成之使不至爲學者之誤則刪塗其所願焉

宇宙略紀序　金華王柏　魯齋集四　作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成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按理宗景定三年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卽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略紀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攷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富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某黃巖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歡命爲之序子不敢辭於是乎序

腳氣集二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車若水撰因病腳氣時所著遂以爲名殊不雅馴其書略如語錄之體所論多堅持道學門戶往往橫斥古人而援據攷證亦頗有精確之處

益若水初師陳耆卿接永嘉之派後改師陳文蔚稱攷亭之傳其學問原在兩歧之間故變而有所不盡變也四庫全書總目此書據其從子惟一跋益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腳氣作書自娛故名曰腳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為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篤窗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譏俞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證以周官尚有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留柯尚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為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蔡按此本其祖陰軒五經論之說而王氏詩疑即用陳氏之說也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為疫氣傳染尤為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為申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刺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園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結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於宿主公羊以及為與之說宰咺歸賵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注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懵然亦為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為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為大逆謂王羲之帖不宣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為以杖擊地論應劭注漢書誤以夏姬為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蔡按書中稱立齋先生乃杜清獻公範非克齋陳文蔚也

腳氣集跋車惟一　蔡按據胡立方墓銘玉峰生於嘉定庚午卒於德祐乙亥年六十六歲

咸淳甲戌冬伯父腳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寖復成編因目曰腳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絕麟之筆也凡平昔有書之別帙者可勝紀哉兵火禍滋咸為煨燼惟賴此編之獨存亦云幸矣從子惟一百拜謹識

節錄腳氣集　本書百三十七條說郛錄十五條宋元學案黎洲錄十一條謝山錄十條今錄七條

養氣要緊在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段著力不得也著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為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為勿忘者言也摳苗是為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草長而苗且不存又何

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有事與勿忘工夫只願勿正
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
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全祖望謹按所
子棻按朱注以揠苗指告子極是以其專用强制工夫
也若如玉峰說則告子是忘矣夫忘乃天下庸人之通
病豈告子所獨哉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爲至則有可籌繹者格
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
也愚嘗謂格是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正
此爲邪此爲輕此爲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稱格
之此字必有傳承玉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
彼之字義多出於古時經注格至也是堯典注不知度

渚星渚以面看屋久之無說蔡按趙景緯字德父號星
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與本文合向曾以告星
玉峰爲上蔡書院山長
魏文侯自請於周爲諸侯又爲田和請吾爲卜子夏段
干木恥矣蔡按家語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於
敬王四十一年子夏當二十九歲文侯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始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至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始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相距七十六年子夏當百五歲矣後十八年乙未始爲
田和請侯子夏恐皆未及見也且以齊梁稱王而孟子
皆游事焉則此恐亦未足爲子夏段干病乎孟子言尚
友古人必論其世淘篤論矣
潁考叔取蝝弧以登純孝者如此乎蔡按戰陳無勇非
先登何害其爲純孝所失者與公孫鬬爭也潁考叔登
車以取殺身之禍殊非在醜不爭之道耳
西伯戡黎竊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如密如

昆夷甚詳采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爲西伯矣蔡按此說
甚是蔡傳引或說已如此
趙幾道說誠無爲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
箇善字偏旁云絲寫箇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是宗
嫡攴人沈可亭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
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先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始有中節與不
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卻
不是這中先生介中節旋生个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
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
出不枉屈蔡按趙師夏字致道嘗作誠幾善惡圖見宋
子文集此云幾道乃趙師淵誤矣又按人心
本誠正出則善偏出則惡未發之中正出則中節偏出
則不中節致道之圖朱子亦以爲是沈氏疑之車氏駁
之似皆未當也

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
亂俗儒補輯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保
章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用意
勤甚子遂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得之甚喜董華翁又
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子
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攷有一證據周
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
亡也但冬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他官使人自曉
自推俞氏乃斷定撥置其爲此說之累多矣王梓材按
董華翁當

是董正翁楷之兄侍郎樸菜按可亭叔明皆字也不知其名宋元學案據胸氣集爲二人立傳似可不必今附見於此已足傳二人矣

玉峰冗稾十卷

赤城新志冗稾十卷玉峰著今黃巖諸家有鈔本按今已佚

玉峰冗稾序　車若水　赤城後集二十八

若水少事質窗先生學古文是時荆谿吳明輔爲同門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諸彦皆穎脫若水最爲晚鈍先生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語言排閒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祖隘軒不悦也年踰八十妄意吾祖衰矣諸老凋謝孤坐數年忽覺自疑清獻立齋先生自御史歸來往拜之親其談議始悔窮年掎摭不但去道日遠而古文亦不如此刪焚殆盡遂幷疏筆研然又有偶得於管見之微而勉於人情之不得不爲者久復成編未知能進與否至於宇宙略紀之書雖不足以窺天地造化聖賢制作世運汙隆之萬一他日君子或有取焉豈敢弄文墨也

紀事

北風何颼颼木葉下未已閉門讀古書世念書中起酒

饌傾南鄰笙歌喧北里懽娛極寒香不知漏下幾忽聞

南來雁起坐頻撫几樹謖未有期食芹空歎美

折梅寄故人故人青雲閒青雲杳無路夢裏相往還我

愛梅花媚彼惜桃李顏相逢不相契何事勞追攀守此

歲寒心持以贈所懽

遺詩

游靈巖

一徑碧如合四山危欲墮天低鳥不飛露溼龍常過嚴

根小葉下境淨不可唾深杳洞出雲冷鐘佛驚臥川僧

住八年有此清福太而我尋盟來坐借蒲團破鐙深眼

雙青各話其所課我穀未必實他華已成果歸來宜有

扃守殘經一詩耳立齋嘗謂之曰韓退之雜詠古體有三百篇氣象子更涵養意思充積而發不患其不近乎以質於谷口谷口曰才力開拓其源當出退之清臣聞之曰吾安能學退之前輩謂退之不能詩吾方知與其俱不入詩家耳葢其以古文名高不在詩也子得其詩文雖不多最愛之時爲人假去輒刻之梓貧不能多刻清臣之作未艾也姑開其端

贈詩

病後感興寄車玉峰先生　李景文名森有東谷集杜清獻公之壻也詩見府志宋詩紀事

餘吾道豈全懦壁閒清獻存當年媿輕和按杜清獻有游雁山諸詩先生葢嘗和之也

儳言

媧皇識五石鍊之能補天補天有何迹五石世不傳五石豈不傳人心稟靈堅一日彝倫敘千年造化全此石經幾鍊天亦經幾補火候吾有之吾師魯男子

不寐

通夕不能寐隔戶聞鐘聲野雞四方唳披衣天未明蕭條六合內耿耿華髮生斷蝕何能立四極杞人憂天自心失黃昏野沽添一盂孔孟行世非我力見賀窗先生

關局守殘經坐几刓無漆風驚雨急破窗寒猛心直矢聖賢室蟭螟眩光彈夜紙一膜不透秉燭里帖幘縶奎照屋明中津弗截衣帶水敦彝久掩生深塵太啟戶牖來無人眼中孺子差可語可語不語悔乎古

寄鮑府教宏博

漆文蟲章孔壁冷秦煙不燼收餘鑛人心萬古無代謝六龍當天樞極炯赤帝受嬴能幾年叢葭亂葦書千千商盤周敦鬻今古魏殿吳宮鑿後先汗將九牛牽不上從容一絲經萬象百年文獻來典謨我欲盟君分石渠

戚氏學標曰玉峰所著有道統錄宇宙略紀重正大學章句賈師憲柄國再聘入史館不赴王原吉詩所

寄瑞巖僧

浩劫義解丞相召經證大賢遺也從容一絲經萬象公自明其著述之意如此

玉瀾尋梅思先祖隘軒著書處

瀾水流寒北莓苔片石平寒山幾點白殘日一杯清希聖言猶在斯人天不生當年結深屋豈爲適閒情

江湖偉觀蔡按烈湖葛嶺蔣星院止有閣榜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與懃建三台詩錄題改作西湖非地

十年不向此憑欄景象依然一望閒龍蜃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銜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不是閒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按此詩載咸淳臨安志通首寫景別無寓意三台詩錄以天大海爲指德祐航海謬

庚申

襄陽耆舊總堪羞有寵公邑大州自向芭蕉眠夜雨來堪更鼓在牀頭按理宗景定元年此宋第六庚申也故有更鼓在牀頭之句是年蒙古世祖中統元年至明年改國號曰元

明妃

萬里來朝拜寵歸琵琶下馬冊閼氏虛傳千古和戎話不道當年虜已衰

申秋有感

柯屋牛欄鵁鶄晚吳江一葉鶺鴒秋北邊又聽寒來信近日何人萬戶侯

寄瑞巖僧

涼月窓山挂袒衣猱嘯塔樹昔人非春風早已青青柳
莫在梅花飛後飛
小谿道中時己亥荒甚按己亥嘉熙三年也
風前有地皆榆莢秋後何人問菊花客路一杯茅店酒
相逢僧亦話生涯
與史宰山泉
十畝山田手自耕括囊安分是平生西州豪傑無皇甫
賴去虛干向上名

遺文

答貢窗先生書　三台文獻十四

伏蒙賜書遣畀論孟紀蒙端拜擎讀身認心體一念爲

之肅然感戴感戴因思聖經自漢而後漸有箋傳不爲
無得於經也得其一二而務足其帙則鹵莽以具章句
者有之矣近世大儒哀彙成書脈絡前後斟酌毫釐性
根道原究討咸極雖天地有終不能廢也人冥行而失
之塗投以一炬衢道乃見至於皓月澄輝月落而朝暾
一炬不足功也然則箋傳者聖經之一炬耳自儒林文
藝之分於是經術文章各以偏閩自雄曾未有泯一之
者韓退之六經之文跨越百代至於李翺訓釋論語乃
以智巧窺格取搜異工雖不叛於聖人終不免於智者
之過王金陵非不高也而君不君則臣不臣之論識者
謂馬先生之文當代所讓而經術之邃乃出於文人意
料之表蓋義理精微非文之高者能之乃心之卑者有
見也先生所謂平平無奇論者此正孔孟之世以俟後
人而近世大儒之所以著體統接淵源者也然若水因

訓不足論而吾荀子迄性惡之非孟子思可憾也當時或
有所見願先生垂報焉不然舍先生無任其責者矣

讀莊子　三台文獻十三

莊子窮萬物之理知吾心與天地同量自孟子而下未
有此大惜其與孟子並生梁惠王時而兩不相值高其
聰明輕視當世蓋智者過之耶春秋戰國之末巧掩詐
襲上鬼下蜮詩書澤竭而仁義違矣老莊始欲滅絕仁
義何仁義之尚存也嗚呼當時所謂仁義者如是矣仁
義之亡生民之不幸也仁義之存仁義之重不幸也生
民不幸仁義未亡仁義未幸生民亡矣吾嘗謂告子獨
外義莊子兼外存莊子矣至是也疾世之已甚而言之

激也文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人始可與議論盡欲盡天下而愚之使萬物爲芻狗生民如野鹿而我以無爲爲治悲夫莊子固寓言也安知焚書阬儒以愚黔首者不出於此乎始皇之初固不辜爲相李斯爲客卿招致賓客游士三千人用其計謀二十餘年竟平天下天下既定始皇固忌儒矣求神仙而老莊之說入所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正有當乎其心視世之所謂儒書者慄慄焉恐其爲盜也則阬焚而已耳噫彼豈知入覽六論之書正倫理之賊而師荀卿者盜儒邪且莊子末篇敘六經大義其言明正截斷確然有見深慕鄒魯縉紳之士如不可得而自列其身於百家曰往而不返必不合矣至今讀之悽然也其謂天下沈濁不可與莊語於是肆其繆悠之說荒唐之言參差之辭奈之何人更以爲莊語也天下惟患敬誠慤足以開頑冥服蠻獷然苟一毫之未至則固未易也語曰眯爽丕顯後世猶怠矧戲笑跌宕其能無悔乎

南窗焦尾集序　三台文獻七

夫子多學而貫之語在貫不在學乎不學矣貫將焉施有學無貫則恐縱萬馬於洞庭之野而不知馭之此貫之之說爲多學者道也惟文亦然昔西崑諸公徵晚唐峻嶒勤苦以營朝暮率愿民也嘉熙戊戌二月晦麻奧曹氏女同母范鄰屋二十輩宋筍陸婆阮范爲虎得三十輩悉驚潰女執范手推虎而叫曰舍吾母吾代飼汝

也范知不免瞥瞥然命之去叫執愈疾結行數百步虎
釋范掉尾拂女若媿若思踞坐熟視女以身翼范捧之
下山尙喘息會救者至布衾裹以歸歸死而屍得完余
閭而哀之酒升錢千弔焉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
代吾母死也三辭父爲之拜受而出面山而嘔同予行
者八人皆爲之流涕嗚咽是夕歸路遇虎蹤焉行前者
殆卻步也則豈不益有感於女之事也飢餓之躬訓教
所不及倉卒之禍擬議所不到倫理確然是不足以見
天性哉而世之丈夫智士自期炳炳一日之閒有能不
媿於斯者或寡矣自東漢有列女傳而傳孝者殊鮮豈
漏耶曹娥廟在會稽堰墓在廟右腋士大夫泊舟堰上

遐慨冰精月魄於酸風怒浪閒恨不復起千載之臥今
此亦曹娥也力不足以望旌於朝苟士大夫有慨之者
使其不至於不可以朝暮世勸亮矣及其生不必其死
也女小字九七奧與阮皆瑞巖

竹米記三台文獻

嘉熙以來黃巖頻歲不稔灊祐改元之春米斗八百民
采薇葛木皮食之時竹華於山以爲不祥已而華者咸
實其華如稻而色紺碧或紫其實肥於麥粒有半薇葛
盡試采炊之香美甘潤與稻麥不殊人日可一二斗斗
可米四升病者起羸者盡復及麥民忘其困焉予游京
師語諸公不信出示之曰怪不祥夫鳳凰食必竹實竹

實固與鳳凰俱也天不使生於百姓仁遂九韶來儀之
際而使飢民以之延一旦之命在竹實誠爲不偶當是
之時有竹實寧無鳳凰按唐景龍開元閒京畿終南藍
田嶺表竹凡三實飢民得不死則竹實之益未爲無前
聞也乾道元年池州飢竹大實民呼瑞竹郡守魯察襲
以奏御史大夫章服以爲妖駁去之章服賢御史也而
造化之妙膠於見聞不識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一元
之氣混淪块圠上際下蟠萬物盈其閒者孰非是氣之
融會陰陽相傾分野贏縮而生生之心固無閒斷也天
地之所以立者人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於天地者
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戮人之類不滅也太虛不能

無氣氣不能無所攸屬不屬於此則屬於彼理固有之
也且燕齊吳越瀕海之地鹽實出之其去海之遠者或
出於井或出於池或出於石又有出於木者理固有之
也先民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
陰陽之氣循環迭至不知此也則雖桃李之華之實亦
怪矣

塔鐙記　赤城後集九

台之巾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羣鐙環之光閃半空問之
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銅錢三萬予曰噫此三百人一日
之糧也餘算孤獨癃老廢疾與我同生爲人及門呼叫
不能得一錢至於飯伊蒲給游手猶曰人受用之施齊

然鐙比閭不足以照織冥行不足以測路以其可以活人者棄之高山之顛暴殄之罪斯造物之所怒而何福之祈且浮屠嘗自言長竿大帛懸旛迎風不如以衣親戚之窮人眞可惜也友人蔣叔亨聞之曰子久遊江湖可謂淺眼近日天下雄刹高觚傑楹金泥翠木一日之役費貲如山銅鏁三萬可言耶予默然

台州新繙五邑坊場河渡錢記　赤城後集三

唐末五代無藝之征如米麪柴薪芒鞂耕具嫁緻之類本朝皆除之而猶有未盡何歟坊酒坊場稅場也酒坊蓋唐人所謂山澤榷酤者國初權於近城二十里之內其外許民承額專沽不承者不得釀稅場則承稅邏小商如酒坊之例焉河渡官初出船既而人自爲船而官雇之不知何爲不雇而反征渡也台州舊爲酒坊六十有六稅場十有九河渡十有五總爲賦三萬後爲一萬五千又後爲一萬然而有名無實害在村落而利及於有司有司無所獲上徵不貰遇太守怒卽一旦束溼窘承額承額者摘所不快繫於官羣羣鞭撻不知何以獲罪河渡共一窠名相牽而起有時絕港矣景定四年七月郡使君國史著作星渚先生趙公奏於朝有旨免爲三千於是郡中自以帑錢代發廢其征士民歡然以爲如天之恩來求予記予謂茲使君之細也眾弗應予曉之曰使君以正學高節爲儒林所嚮講道於西山精舍

朝廷雖強起之未久還山世想其風采前守王公既正風俗之偏於是集五縣之賢而有行者舉鄉飲之禮以起古道建正蔡書院會萃英彥求古人所以用心之學請於上願得玲樞密大參平舟先生楊公與今使君爲之師楊公主其綱於朝使君謙遜未決天子乃命爲之時既至無他號令大書陳古靈論俗散布於市廛山谷之閒又作勸學歌辭其辭曰子有不順親無不可百姓有感泣者既而講大學於郡庠講中庸於書院抽神吐祕千古昭然使爲農工商者進而爲士之識爲士者進而爲希賢希聖之識此於人心最爲有造吾之所謂如天者也聽訟決獄物各付物不以一毫己意參於其閒

譁訐成朋魚貫遠徙田里安枕夜不閉門使久於其道而將興往興遂和祥千里而暇書其細邪又況利民之績磊磊者何限如補王公五縣之規建黃巖當社之倉六十有六謀民餐春免民徭役動捐七八萬代輸小戶希纔粟米之征數百萬其視三千之蠲殆其一塵耳眾無以應旁有負薪者愀然曰君之一塵我之如天也試舉酒坊六事某村某姓者其坊主也承官額不知幾錢吾父兒骸骨久龕欲舉吾屋柱傾欲治必輸坊錢坊錢未備如畏犯法不然坊主來詰汝能無酒而成乎沽誰酒爲之乎釜甑雖戶隳突囂然未幾官符及之而養生送死有不獲者矣麥之稅

穀之秋歲之夜則家致瓶水而取百錢他徵何算官之虐有時鄉之虐無時咳吐之間簪璧壞矣承稅亦猶是也噫古之時所以教化易行者民俗安故也先王予惠莫先於困窮作爲舟楫以濟不通有不備不吝其乘輿後世縱民苦之而且征其力欲咎人心之不尙耶使君之政本末一源遠大切近隨人所見其日用不知者非笑貌所及而目前困窮之蘇利涉之樂正與所謂嘉嘉者同一絜矩而尤切焉誠不可謂之細也昔程叔子放魚於津有喜而爲之記夫放魚何足爲程子道而道之眞體實用流行充溢而不可誣者莫驗於此而況於人乎既仲士民之願因備其語庶幾他邦之君子聞之使

君諱景緯字德父去歲七月至人方倚爲明師慈父甫期月除考功郎以十月入朝景定癸亥九月望日記

天台縣平價倉記　赤城後集三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社倉最爲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賦又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爲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爲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於四方至於今有賴然而四民仰食食易償難貧者無措頒者相挺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本意而無補虧落眞難爲謀也天台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里米舶無至而爲閭溫入京孔道往來屢增饗其閒弗井貴糴扇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備不易一飽太傅平章魏國公每遠餉以振其乏歲歲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義立平價倉先捐府廩三千石奏佃龍翔道官之租撥沒官之租通八千石委鄉寓眞州司戶趙君時漪鄉貢進士曹君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凡非收穫之時皆平糴之日捐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上免追逋亦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不能自溷邑民拜賜甚盛肇於景定之庚申十年而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鳳曹君淇俾若水書其事蚍蜉負山分量有截苦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廷之信史平價民閒之事固草茅之所得書也噫古人事君思天下之飢溺後世魏官寫爵適爲

鄉黨之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黨者豈望其有天下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所而欲天下之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不能人人而濟則聚眾賢於朝精選牧侯於郡國公之所以思也此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代有通其懋遷禁其防遏仍即此倉成規勉天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爲善所在有儲目亦舉矣其閒有欲糴而不能者輒附記焉天之生物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徒蓋造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有望於人者也聖賢爲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於此其法殆不可見後人微有攷於井田之閒未八回而受一夫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其有

也後世斯人無依怨愁凝瘁是以和祥不致而天人隔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煢之飽食煖衣奢盈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彘之餘朱丹金碧暴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爲先儒之議必難矣略倣三代附食之法量寺觀之豐約多寡而以其時考其饑寒彼固以慈悲爲法必將安而無忮不動聲色而斯人之廩滿天下矣以來羅廩平民以不羅廩無告之民生人之事備天地之心安矣比聞祠曹放牒甚嚴可謂強本正斯人之有食也按太傅平章魏國公者賈似道也賈於鄉里尚爲有恩而此文亦不過於諛末言廩無告之民正欲規賈之所闕

黃巖縣社倉記　赤城後集三

黃巖邑治在提封之偏東江之東北山之北不半舍壞於臨海其西磽确阬谷惟南爲稻鄉而多僑田州舡鄰舶旦暮移去又漏而馳之海以故率苦貴糴邑聚千戶而大姓甚稀其田且少附郊囊粟至自金玉之而貴糴尤甚邑既貴於是以其貴標表於諸村不但者吠聲而起遂不可復落而四封皆病矣瀦祐八年南明王公華甫來令學問之政有綸有經明義利以正士氣脩淑也職以鄉士有司不敢與焉況以民閒之積而爲不肖之窺覦乎王公興社倉而不能必社倉之不壞而不壞則自史侯始自亡增助之後後之賢者必更增助之不能助者必亦瑟縮姺畏平平而無恙也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之說長矣并記其事使來者觀焉王公以宗

台學統卷二十二

黃嚴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　車氏學下

雙峰車經臣先生垓原名若綰

台學源流車若綰字經臣別號雙峰深於禮學爲趙守景緯所重嘗以學行薦時不利隱於馬家山終焉所著有性理要旨內外服制

宋元學案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峰韶谿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迪功郎浦城尉不赴遂於經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

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

少府雙峰先生車公行狀心泰馬良驥撰　通釋附錄　內外服制

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峰先生者也昔在黃帝車氏職於星官春秋時三良一門漢田丞相亦以車爲氏居京兆五胡亂避永嘉五季亂來黃巖之謁韶殆四百四十年按五季至宋未僅三百餘年耳公之曾祖諱瑾號徵齋隱迹馬家山事載郡志祖諱似度父諱景山號密林公生稟異質幼而穎悟年十二三通詩書奧義爲文章有法度比十六與父密林公同年領鄉薦既而不第歎曰顯晦命也何可與造物競遂不爲舉子業日從事於爲己之學以講求其所未至會季父韶谿先生安行登

永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得攸亭傳授以歸公與從兄玉峰先生若水俱受學焉其言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服行之自是學日益進知日益明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索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續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續衽爲裳之上衣之旁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尙或遺略公乃作內外服制通釋一編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晚年成性理要旨一書上自天地陰陽日月星辰春秋禮樂孔門諸子

伊洛武夷之學下及荀揚佛老太玄潛虛之流皆會衆說而折衷之其書雖不完尙足徵也公爲人氣和而貌恭色溫而言厲與人交久而彌敬凡鄉閭有大議衆說紛紜公默然若愚少焉從容裁以數語莫不厭服嘗蓄一琴曰治世之音時出而鼓之以發舒情性玉峰爲之銘曰和不流清不隘外端莊內蘊藉裕乃德發乃聲羣籟靜南風生蓋肖公之德性也景定中會稽王公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集英彥講義理首以碩德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凡政之大與獄之疑必咨焉公識見聰敏理明義精隨事剖析無不當理王公愈加敬愛始公與玉峰講學雖以著書立言爲務而隨衆未嘗廢舉咸濛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縣尉公既老遂不赴太守星渚趙公景緯兩以公學行薦於朝而平章修齋王公瀚亦雅知公以史才薦未報而國家平宋之師渡江矣丙子冬（景炎元年卽德祐二年也）公逃難山林以疾卒於馬家山敬齋隱居之地十一月癸卯也享年五十有五子男五人長濬老瑛老俱蚤世次漳孫玉峰立以爲子次琮老瑢老孫男二人女二人夫人臨海賀氏端重嚴整治家有法閨門內外穆如也處事合義動必由禮親戚族里之貧者必賙之識見超卓邪說不能惑惟於家廟時祭必恭必誠務極精潔更化後嫡居一十八年冰霜之操凜若古人同居共祖之叔死且無嗣

族長上欲以次子瑢老後之義驅而利誘人情所趨夫人獨曰不可天絕之矣我焉能逆之未幾他來後者亦死鄉人服其有識車氏聚族遭丙子兵燹高祖敬齋庵宇近在二里外眾毀拆以營居夫人不能遏獨戒二子曰寧無屋廬弃祖謀身是忘本也片瓦寸椽兒慎勿取後建議者俱遭變故鄉人賢之是時兵革甫定夫人與二子惸然孑立無所于歸乃往依外家以教子爲先務凡三徙就學今二子有立夫人之教之功也後公十八年終至元癸巳（三十年）八月庚戌也年六十有一琮老等將以大德丁酉（元年成宗三年也）十月甲辰奉二柩合葬於謳韶鳳凰山之原琮老等泣告良驥曰先人託久要之好

知先人行事莫詳於先生敢以狀請艮齋先生之友而參政平舟楊公棟之門平舟之子於公爲甥壻公訪平舟必與艮齋連牀夜語承公之謦欬多矣艮齋易解書成有疑必以咨公公必領之公尤粹於易嘗語艮齋曰伊川患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術數論義理者淪空虛因而作傳以明體用一源顯微无閒之要旨使學者派流以求源有所據依至哉言乎舊交零落世故感懷於琮老之請義不得辭烏乎有道無時有才無命卒老死於丌園如公者蓋不多見也於是敘其梗槩若夫公之瀠略道德性命之奥由學以致顧吾力有未至耳乃與從然曰顯晦命也我豈能與造物競哉然聞皇帝王伯之父兄諱若水字清臣合志而共講焉久之覺胸中往往發而爲言閎放無涯涘於是車氏之學擅雄於州里開

雙峰先生卒於至元丙子而葬於大德丁酉死骨既朽宰木加圍距今將三紀孤琮老亦且老矣乃始勤勤介其外姻項炯可立請予曰昔吾翁學得於己而信於人人謂其必得有以自見就令不大潤澤於時願豈不能取世一科一級如射者必至於彀而巧與力違亟得復失晚遭改物以幽鬱死尚幸家書一二僅存餘澤未盡殄滅惟是隧閒之石未有刻辭敢以狀私於執事使琮老他日有以下見吾翁而吾翁託不朽焉是在執事而已予忝可立久敬之交而皆業於文不鄙見詵其何敢不諾然而聲迹之不相聞也輩行之不相接也徒將攷

王華父守台新上蔡書院城東東湖上首以賓禮致之雖政事微有闕失亦藉以彌縫調濟凡皆以學故也咸淳末沿特恩授官得迪功郎調建寧府浦城縣尉郡守趙公景緯薦其學行而丞相王公爚亦雅知先生有史才將延入史館奏方上而國事去矣丙子閒兵棘攸興盜鋒孔熾先生蹙蹙不能容去之曾祖隱處馬家山隱焉遂以其年十一月癸卯卒於馬家山得壽五十五子男五濬老瑛老天漳孫爲從父兄後與先生問學而成者也次琮老瑢老配賀氏臨海大姓女先生卒時琮老瑢老尚幼賀夫人攜之三徙遂依外氏以再造其家進二子於學有毋道焉卒至元癸巳八月庚戌年六十一

合葬故所居里鳳凰山之原十月甲辰葬之日也孫男七伯湛公杲公采伯殷伯禮伯威延年孫女五皆嫁爲士人妻曾孫男七女二當先生自力於學時里中仕者雲起門戶烜赫過者不敢側睨未五十年已聲銷景絕卫墓所在夷爲畦遂而先生之世崒然秉禮方以昭德炳幽爲事則天定之勝久矣初先生之季父韶谿先生諱安行蚤登潛室陳氏之門陳氏爲徽文公高第弟子其授受最有原本清臣既委已就學得其宗要而先生又繼起從之凡天人之精蘊義理之淵微毫研縷究蔀發綮露知之而必可言言之而必可行若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運行春秋疆理禮樂刑政之分合孔門諸弟子河汾關洛之緒傳荀揚佛老縱橫捭闔之機籥會稱衆說歸於至當則有性理要指訂叅禮經分刊制度謂喪禮之親疏隆殺深衣之續衽鉤邊雖家禮之證定往往有爲之志吾不知造物者一何靳也嗚呼君之卒也二子方髫齔遭時多艱侍母東來縣縣如一綫之引千鈞而卒能三徙就學訖於有成此豈非爲天者不能勝夫人之定耶思昔兵戈彌天君以疾死窮山而得備棺斂之禮以殯二子雖閒關百罹而能以親之未克葬爲戚悸悸然逾二十年如一日乃今卒得夫美地以葬此又豈非善人之宜有後故天相二子有志而事竟成耶嗚

敬齋之後有如吾兄氣質純篤問學精勤早薦秋闈子和鶴鳴鄉州盛事光煽襄營幾上春官點額雲津退探埋數妙闈中扃河圖洛書互相發明先天太極贊炳丹青深衣同異喪服疏親攷訂改定禮法昭陳天文地理窺測采精一琴得趣玉峰遂銘騷吟雅調發舒性情惜罹兵火故稾灰塵實翁義役借重椿庭知周慮密閭里興仁兄擴先志花添錦茵晚授恩科抱負期伸乾綱忽圮齎志幽冥嫂稱閫儀弗墜厥成世無盧扁一疾遂傾幸有二子克紹家聲发卜陽月吉日亘辰忍死遷殯合瘞佳城我忝天屬曷勝傷神一奠永訣有淚盈盈

又祭文 賀友山

嗚呼經臣有經世之學有用世之志又有驚世之文而卒不偶於世豈非命耶方君妙年馳聲鶚薦人咸謂天其將大啟之卒至桑榆僅得一官而已時異事殊此又豈非命也耶夫天付之以有用之才而終不得以遂其有爲之志吾不知造物者一何靳也嗚呼君之卒也二子方髫齔遭時多艱侍母東來縣縣如一綫之引千鈞而卒能三徙就學訖於有成此豈非爲天者不能勝夫人之定耶思昔兵戈彌天君以疾死窮山而得備棺斂之禮以殯二子雖閒關百罹而能以親之未克葬爲戚悸悸然逾二十年如一日乃今卒得夫美地以葬此又豈非善人之宜有後故天相二子有志而事竟成耶嗚

呼是可以無憾也已我自卯角獲與君友雖則懿親藥石良厚思人琴之俱亡忽歲月之云久慨雙劍之永藏諒夙志之不負日吉良辰將卽亚阿率我顯相絮酒薦哀千古之別在此一杯

輓章　鄭楨箕

謳山翠層層淑氣鍾秀美天胡無其終粹璧竟銷毀緬維少府公穎拔眞卓爾妙齡發英聲一鶚秋風起外物逸難憑鷁退青冥裏掉臂謝京華投身寄田里穆穆敬齋翁探道詣原委平生五經論按五經論臨軒上究百聖髓玉峰銳其鄂公也尤韡韡大帶束深衣步趨有規矩玉佩雜瓊琚鏗鏘自宮徵金聲水碧秀奇寶世莫比

有才苦無命白駒空谷裏栖栖遲莫年一尉那足喜世事竟大謬奪此天下士空山迴松風殯宮泣鼫鼠里母識其慎荏苒幾三紀一朝雙劍埋知君良有子悲簫梗長途淚月墮寒水青山葬斯人哀哀淚如雨

又二首　馬心泰

格致工夫到驕矜渣滓無雕蟲占實學若虛標題則仍稱九卷注存而不注缺益未敢斷後二卷之新雜謝解肢中有此語凡楚存亡日夷齊飢餓夫謳山星隕地必佚然今所傳寫皆與彝尊本同則此二卷已佚矣據

三子奉三虞馬良驥所作垓行狀其深衣疑義本別爲一書特附錄於此書之後良驥所舉用皇氏廣頭在下之注以續程爲裳之上衣之旁者說亦頗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配擇女中賢名家盡範全誓舟將二紀設俎及三遷冰雪眞同操丹砂莫引年明朝成劍合彤管可無傳

又　陳竹岫

圖說卷三至五三殤以次降服卷八六深衣疑義卷九以今俠男珩所編次按珩當作璐見千頃堂書目有行狀墓表祭文輓章附後

內外服制通釋序　牟楷

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則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卽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鳥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峰先生之季也至元後己卯暢月下澣葛屋野人牟楷仲裴謹敘　按己卯順帝至元五年距先生之卒六十四年矣

內外服制通釋跋　張復

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思少角時從　玉峰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能眞以三隅反矣雙峰先生玉峰先生之季也宜其熟於禮也嗚呼微契不能啟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如風之於草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望日東海布衣此山張復謹跋

又　車璐

先君成此書未脫稾而更化及逃竄山谷竟以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璐兄弟尙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　先師栖筠鄭先生亡璐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益　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璐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望日孝男璐百拜謹識

又　車惟賢

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吾　伯父雙峰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有補於治教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中澣從子惟賢百拜謹跋

重鈔內外服制通釋跋　王棻

始余讀朱竹垞經義攷知吾鄉車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一書雖頗殘缺而傳本尚存訪求累年竟莫能見假藏行篋攜至都中手錄副本既竣因作而歎曰孟子有言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以儀禮喪服一篇子夏特爲之傳沿至六朝學者專門名家甚眾可謂知所重矣自唐許敬宗修顯慶禮去國卹一篇流俗相沿以喪爲諱往往有生盡其情而歿則苟焉從事者益可歎也雙峰先生此書於正降義加親疏隆殺之等辨析至詳且具疏其所以然之故誠足矯末世之失而補說經者所未備矣然而沈薶晦蝕幾六百年卒不獲大顯於世豈不以犯俗所忌而爲學者罕嘗究心也哉雖然如有知道之君子必以此書爲可貴矣

同治十年歲在重光汁洽病月下弦黃巖王棻謹識於京師雲居寓齋

又　王詠霓

右鄉先輩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七卷海昌唐氏藏本而同里王君子莊自金陵假錄以傳者也昔人謂朱子家禮一書雜出於門人之手於經意無所發明讀雙峰是編可以補其缺矣舊本轉寫誤王君於手鈔之餘多所攷訂瑞安孫君仲容亦有是正稍還舊觀余更以翰林院所藏曝書亭朱氏寫本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撫采進吳玉墀家藏本有竹垞藏本顧流傳勿損汗界印蓋卽秀水朱氏本而轉入錢唐吳焯吳城敦復諸吳尺鳧氏者也　互相讎校凡奪文之宜補者如第七卷爲夫之從祖祖父

母一節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子一節俱脫去七行第一卷外族妻黨服圖爲人後及女適人者爲母黨外族降服圖俱脫去標題悉爲增入其朱本並譌脫者如三父八母服制圖嫁母爲前夫之子從己者服不杖期則據第四卷不杖期章改正妻爲夫黨服圖母爲嫡子齊衰三年則據第三卷齊衰三年章改正外族妻黨服圖妻之親母雖改嫁被出猶服則據第七卷爲妻之父母服緦章改正外此又得百數十字惜乎第八卷三殤以次降服與第九卷之深衣疑義缺佚既久不可得而見也子莊下第南歸將以語邑宰孫公重授之梓而爲校勘記附諸后焉因書以志歲月同治辛未舒月黃巖

王詠霓謹識於京師南衙街寓屋

棻謹按此書序跋完具後附行狀墓表祭文輓章亦井井具在不應中間失去兩卷據大雅翁跋云先君成此書未脫稾而更化則此八九兩卷有錄無書乃原缺非後佚也不然何以謂之未脫稾哉儻好學者能依原目補成完書正先生所望於後之人者耳光緒辛卯壯月下浣

深衣疑議一卷

黃巖志宋車垓撰經義攷云存按卽內外服制通釋之第九卷今已佚矣

深衣疑議序　車垓　黃巖舊志無序字非

深衣括要云古者衣裳不相連惟深衣上下相連被體深邃故云深衣以白細布爲之裳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布六幅交解裁之分爲十二狹頭在上闊頭在下除縫削外實廣六尺下齊倍之此下裳之制初未嘗言前後連屬之幅數也按玉藻云深衣三祛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葢祛者袂口也其闊一尺二寸圜圍則二尺四寸三袂則總七尺二寸既分爲三則前後裏各爲一祛明矣其前後二祛稍狹則綴二小衽以足之卻均裳十二幅爲三以屬爲三祛庶乎前後裏闊狹均齊稱身端正如此方與正經三祛之法脗合於先王法服有可觀矣又按禮記深衣圖本則著前四幅後四幅裏四幅前有小衽綴於衣旁卻甚分明正與三袂之義不異近世大儒朱子訂正家禮於深衣之制則以衣四幅各綴裳三幅與禮記不同殊不可曉愚嘗三思曾依此製上衣四幅闊裁之以合七尺二寸之數則衣身太寬不能貼體狹裁之則不及三祛之數且前三幅後六幅闊狹不等豈能相對整齊斜牽衿下繫帶未免强合胸前布幅偏頗不正何所取於先王法服哉既無小衽則兩頭不橫何所取而名爲曲裾欲其領之方可得乎此所以啟愚之疑而不可以不辨且如續衽鉤邊之誤鄭氏已注明白而惑於熊氏等注疏之謬楊氏直言朱氏尙未及修定可謂一埽去愚意家禮雖晦庵成之而深衣之制往往沒後門人續添以足其書非朱子訂正故也然理有可疑不可不辨學有未達不可不講況深衣之制欲服稱身以應規矩繩權衡之法然所謂辨亦不出禮經之意何敢以己意而妄議哉今纂出禮記深衣本末以附於後使服者知所擇焉

性理要旨

同治黃巖志宋車垓撰浙江通志云車若水撰誤也垓性理之學最有淵源其所輯必能得其要領惜已佚矣

車氏世系表　附

車瑾　元瑜　石卿　倬　章甫　若水　清臣　入繼
敬齋　似慶　臨軒　倬　章甫　玉峰　漳　孫
似度　景山　密林　垓　經臣　雙峰　滃　老夭

安行詔豁正路□□

- 惟賢
  - 惟一
  - 瑛老 天璋孫出繼
  - 琮老
  - 瑢老 大雅子 七人
  - 孫七人

性理之學十一　杜氏學派

布衣邱木居先生漸

宋元學案邱漸字子木黃巖人也受業南湖杜氏之門故與清獻爲莫逆交講明道學以淑後進清獻枋國先生多所贊畫然欲援之仕則不可卒以布衣終門人甚盛四書衍義其所著也門人之最著者曰戴亨赤城新志邱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與清獻杜公爲布衣交杜公柄國漸始終贊畫焉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所著有四書衍義

遺書

經義攷四書衍義邱漸著佚

祕監戴泉溪先生良齊

赤城新志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五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號泉溪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所著有中說辨妄通鑑前紀曾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答徐始豐書有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漢儒之說有不純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爲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於今朱夫待也觀此則其學之源委可見矣宋元學案同

台學源流戴泉溪名艮齊字彥肅居黃巖之泉溪因以
爲號今屬太平縣先生初以古文鳴後乃潛心性理之
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時韃虜强盛先生
深以爲憂上疏言崇德修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又陳
四事曰懲奸曰勸賢曰保民曰理財又進君臣交修之
說詞甚剴切帝嘉納之所著有中說辯妄通鑑前紀曾
子遺書論語外書孔子年譜世譜七十子說林公輔嘗
云當今經書雖皆完具而禮經獨爲殘缺加以濮儒之
記有不純者鄉前哲戴少監嘗力爲之辯草廬吳文正
公師之而得其說於今未行也又以其文與陳簡窗書
卿吳荊溪子艮竝論謂其光芒四達蟠際霄漢可謂雄
偉不拔者矣既卒鄉人祠于學謝文肅公鐸爲之贊云
唯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峨峨孔廟俎
豆以陳公心不媿夷夏君臣

王舟瑤按所陳四事卽崇德修慝之目故疏中言此
崇德修慝之第一事第二事今云又陳似另有四事
豈金氏求核此劄耶

館閣續錄戴艮齊字彥肅貫台州習詩戊戌進士景定
二年四月以太常寺簿除祕書郎兼史館校勘兼莊文
府教授十一月除著作佐郎五年正月除著作郎咸淳
元年正月爲軍器少監

遺書　共九部無一存者

禮辨

經義考禮辨戴艮齊著佚

論語外書

同治黃巖志宋戴艮齊撰蓋集孔子之語散在他書者
故曰外書如薛據孔子集語楊簡先聖大訓之類經義
考入之擬經類然云佚矣

通鑑前紀十卷　見浙江通志已佚

孔子世譜一卷年譜一卷

黃巖志宋戴艮齊撰舊志有年譜無世譜府志有孔子
世譜一卷無年譜蓋本是一書前譜其世後譜其年也
今佚

戴氏宗譜序戴艮齊　太平縣志

戴氏宗譜　浙江通志作世譜

我戴氏子姓出於宋戴公之後降及末世支派分散類
居東南爲多廣陵劉溪蓋嘗號爲江左之望族矣亂離
遷徙譜系罔問然而於台之南著籍者亦數四焉所在
相望乃至於不相往來每念到此欲考其所自出而無
從然遂置之不可也竊維我先祖分派自平陽金洲鄉
遷居泉溪今三百有餘歲繼緒蕭條竟未有能大此族
者而世次亦幾於無傳是以譜而列之嗚呼本根之遠
可不念與枝幹之弱可不畏與傳曰夫氏姓之不振豈
繄無寵皆炎黃之後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嗚呼

尙監茲哉咸淳元年七月望後

會子遺書一卷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七十子說見赤城新志今佚

中說辨妄一卷千頃堂書目入儒家經義考入擬經類云佚

泉溪集赤城新志云林亞卿家有鈔本今未見

太平縣志宋戴少監良齊著少監以古文鳴理宗朝尤精性命之學所著禮經辨吳文正公師其說此集嘉靖時其裔希光猶守之其建白於朝如崇德辨惑疏分四目曰懲姦勸賢保民理財無慮數千言皆切中時弊家食時復以便宜白於守土之官如經界水利社倉賦稅俱國計民隱所關非但學優實有用之才

遺詩

夜坐觀星

中夜不能旦浩蕩思無期茫茫宇宙間俯仰伊何時起坐憑前欄粲粲天南垂寒芒燭辰尾歲德何所司耿耿獨無寐坐觀極輪移更籌忽五唱空中聞子規

寄立齋先生二首清獻集附錄

幺雲太山阿倏忽起天際悠哉復何心適與飄風會雲日乘治亂之幾不爲之怵惕震厲戰戰恐懼于民生之盛隆之世罕衡大臣所爲切劘其君者如此孔子論詩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而況於履艱危之及至末流未有不以危亡禍亂爲諱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以君子安不易禍至之無日日思所以祈天永命者哉昨歲旱川原□□人心皇皇風景大異人曰是戾歲之徐孽而害氣□□也背冬歷春雨雪時降民氣稍蘇慮若更生人曰是戾歲之旣往而善氣之將應也頃歲以來莫不以

聲來九天星漢浩無極嚴嚴北有斗可望不可卽極望

翡鴻時以南翡鴻時以北翻翻堂前燕來往逝安適秋

作者幾俯仰旣千載願言慰斯人名實施四海

開翔虬螭蜿蟺炫五彩萬生方喁喁豈但千里內吾鄉

丙午丁未爲戾歲而今也則歲運而往矣儻遂可以幸無事也國其庶矣乎抑臣竊惟天地氣化醫之寒暑之運其極也至於折膠鑠金而其變之漸也微矣氣化推移非遽能截然於一日之進退也夫豈必丙午丁未之爲戾歲耶天道六十年一變則固有常運矣宋興以來再六十年矣建炎丁未變復之會也又十餘年而國勢始立兵革始息自是國家殷富而乾淳適當其盛淳熙丁未會昌之際也又十餘年柄始下移王室始騷自是國家靡弊而聖朝適當其艱十餘年來山劍邱墟淮海荼毒鞾之所殺吾國之民數百千萬喋喋遺黎顑沛無所而吾之國事日棘財力日困

物產日耗民生日蹙風俗日靡姦宄日滋凜然朝不可以謀夕之慮而昨歲丁未遂有枯渴之祥□□十數年又均一歲數耳非必乃歲而後爲戾歲也氣化推移其亦往而復耶其亦或未易致詰者耶而陰狡之虜飄然無常既田河南以便入哨又方歲從事於西南夷規欲陰肆擣虛之計南丹娥灾頃又告矣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一日迸裂勢將安支外弱中乾下巽上止天時人事憂虞萬方賈誼可爲痛哭流涕韓琦直爲晝夜泣血以今準昔當何如耶書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今日毋亦惟德是用務乎斡回氣數消弭禍亂以安定於厥家其幾豈不在於陛下陛下有欽明憲天之資有豈弟

近民之實有憂勤惻怛圖治之慮致寬而禮下有仁祖之風沈潛而能斷有孝宗之略可謂盛德矣而時未易然也則所爲增脩於盛德以對天命者宜何如臣聞先聖之訓固有崇德脩慝之目德之有未崇慝之有未脩也德者此心之正義理之公而常易以汩慝者此心之孽意欲之私而常易以勝夫惟虛明應物之地不使一物留於胸中而粹然一出於至正主敬以行義體信以達順而私意不得作私欲不得萌則德日以脩而治可保矣故臣之所願於陛下者惟崇德脩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而以四事爲今日獻其一曰懲姦臣閏義者正之本利者姦之原義克利者治利克義者亂是以君人

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而後足以正軌度弭姦慝頃者大姦涸天下利原開天下利路以擅之一身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天啟神斷一日斥去而正路清矣而陰邪之徑貨利之蹊芟夷蘊崇不可斷絕賂行於幽陰而私謁可得也賂行於韋布而公論可雜也氛翳出沒上薄太清於是命德討罪之義或得而澆好善惡惡之意或得而移而九天非時之旨諭亦或可以時而得也聖學高明枉直畢照豈幸嬖邪氣所敢干哉而怙恩寵以竊威福納賄賂以行請謁終有不得以盡絕者其居勢然也語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陛下毋以是爲細事而可忽也賂之一字浞莽祿山嘗用之

矣令萱得以進祖珽力士得以固林甫皆是物也比日僞書乘隙叩閽得亦無爲之內應者乎此制治清源之原也伏惟陛下深軫憂畏而痛懲之清明在躬一絕利源振飭宮闈一正左右則紀綱可肅姦邪可息而治化可成矣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廷內維民之章此崇德脩慝一事也其二曰勸賢臣聞天下不可謂無人也作之則靡惟上之人焉耳方端平初豪傑才俊如林而起一時精明號小元祐於今淵謝相望晨星晉明帝有言欲無復十人如何斯言可深畏哉恭惟陛下即位二十餘年之閒君子亦或見棄而未嘗不卒於尊用小人亦或見用而未嘗不卒於棄斥用舍此心卒歸於正天下固有以服陛下之無我然而歲月浸淫意緒銷鑠人方日靡國且謂何輔弼大臣宜使日夜討論大經如天章閣故事而後足以盡其才而聖意或幾於少怠朝廷綱目宜得天下英俊俾之分任以裨政本而後足以當其才而聖意或幾於徇私周行接武人才實難昔進今亡項背相望非其得罪而去則或遠引而去矣其閒豈無亟當召用之士而聖意或幾於違忤之未忘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作而用之畴非心膂如天如地何容何私陛下盍亦以天下而顧使之得以議國家今百度垢坑庶事壅滯朝廷之勢未重縉紳之氣少衰望端平已不易及如國初何伏惟陛下恢經綸之志屏意欲之

私明識察之量公任用之道明詔大臣振舉綱維齊一統類以正朝廷而正百官則天下英俊亹亹競勸皆足以佐下風而立治道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崇德脩慝二事也其三曰保民臣聞設官分職制官詰禁無非以爲民也今天下之民其不幸而陷於寇戎之域者固已無逮於仁矣其得爲天子之民以戴陛下之德者豈非仁聖之所隱哉郡縣之政民所莅也今或一大縣而無良吏或比郡而不得一賢二千石貪冒之人閒且覆出其閒而猥弱昏謬交爲民蠹莫之勝沐也重之賦斂亟而督責之莫紓版籍壞而趣辦之可哀官職壅

而冤滯之不伸藩籬破而蕩析之靡定非陛下德澤振救之安所歸命乎所宜精按察之選重州郡之任嚴贓吏禁錮之罪寬督責之征復經界之法脩勤恤之政料簡牧守委任責成其卓然任職者旌以內職等之朝列而因任之且使監司守貳歲中各任其屬經考滿替必使批書保任無有貪縱不勝任贓私等罪必有保任乃聽參選而痛嚴其他日發覺同罪之罰科別其宜斷之必行如此則凋敝之民庶其有蘇息之望矣邊圉之事非愚臣所敢妄言然通國所共疑而不敢及者督視一大事也夫備禦之事建遣大臣行邊如慶厤故事可也而猥置大幕府以隆虛名事固已無及矣然今督視不

過兩淮則既歸之一制閫矣制閫將何爲乎抑但使之爲一城主已乎蹙邊城之事力空內郡之儲畜賦調盡矣科需極矣取之錙銖用之泥沙國何以堪乎晉陶侃都督八州千里道不拾遺此一大帥府事也若有入寇之警則都督征討中外戒嚴聞無寇乃止未聞於無事而徒自蹙也今韃未滅也備禦不可一日懈也督視之建則將何時而可已耶陛下盍亦慨然遠覽亟思所以處置之宜不然腹削未已凋瘵不復臣恐江之爲淮矣腹心之憂所必慮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方內之民病矣西南之證兆矣維持安固之謀不可不重慮也此崇德脩慝三事也其四曰理財臣聞財者民與國所繫命時務之尤急者也始者姦相欲盡民以爲國天下乾耗累歲幸而脫免而繼是迄今曾未及大爲之疏理已而爲國用所已而爲田事所其欲以紓吾國甚至臣竊以爲未也且方建紹之際外逼僭虜羣盜干戈搶攘蕭然煩費方其時非有內府百年之儲非有南庫四方之積非有日進千萬之楮一時倉猝猶足以支而今上下皇皇然若不足者何也渡江之初國家草創革華崇儉飭自上躬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費無左右宦寺之蠹是以能支持於內外多難之秋而今也則既襲承平晏安之弊而不可振

矣此大本大原也而政事其次焉昔唐德宗庸主也猶能出內帑歸之有司後唐清泰極亂時也猶能捐三司三百三十八萬今以陛下明聖國家猶爲閒暇時而何遽至於不可爲也哉在陛下爲之與不爲耳陛下上爲皇天所子全付所覆率土之濱孰非天子之財豈若臣庶私之篋篋而後爲己物哉況今內府不屬之士大夫其姦蠹之弊殆有不易言者而國家何利焉今若力屏嗜欲力崇節儉力剗弊例省無益之費放成周司會國初三司使以凡中外府藏盡主之版曹使得以稽其存亡通其利病御史皆得以時察之而總之大臣昭示大公立政之事核名實除冗濫紀綱軍國以制用度如此國可以少紓楮可以少振祖宗破分之法可以復而國家亦可以治且安矣昔乾濛閒士大夫以多藏爲恥買田宅者不敢自爲之名乾濛既遠風俗大壞階此一貪夫禍至於今未弭凡今天下之財往往偏聚士大夫之家占田廣者或乃至百夫千夫之地其爲無道至矣彼豈有毫髮憂國憂民之心而陛下何愛焉陛下縱未能誅梁冀以滅天下租賦之半滅刁氏以濟京口饑困之民盡亦用限田之遺意以濟括田之所不及先經之以限田之法赦其不義不法之罪而酌量其數使之自效於國以歲中和糴若干之數分之於名田之家公其權度使歲各以其力自致此不過一出令耳令之不聽正

之以刑豈不至簡至易足以大滅羅本之費孰與膠膠擾擾勞而少功者比哉若任事者能以身率天下此亦毀家紓國昔賢之用心也孰敢不聽獨所慮者不能斷之以爲耳戴驩謂齊宣王曰王太仁於薛公太不忍於諸田臣竊恐陛下之過於仁而不忍也夫不忍之於此而顧璧璧於國弊弊於民豈不甚可惜哉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中今天下眞有水涸魚死之勢非可以牽繫之私付之不治而聽國與民之俱璧也此崇德脩慝四事也天下之事不可勝原以臣至愚何有一得妄陳四事竊效愚忠仰瀆天聽不自知僭蔑分有一足補大猷惟陛下垂聽而亟圖之陛下毋以

時事之靡定扈歲之既往而忽不慮也動靜之相乘變化之相顧理數之相勝是有不可得而知者今年以來邊遽稍息來牟呈瑞疑得天人之祐助矣而北方春中雨雹震電越二日大雨雪陰盛陽微其證特異往建炎三年之春紹興三十有一年之正月其異亦皆類此當時證應今可覩矣可不爲之危懼耶而況於氣化之屢遷人事之已極江浙之郡閒已苦旱歲復一歲可爲寒心寧少須暇而遂可以幸無事耶經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臣以爲古今國家惟崇德脩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恭惟本朝以至仁一天下聖祖神宗一念昭假中更禍亂國既卒斬而大命復集于我宋以迄于今夫孰非祖宗之德乎且以其一二言之建紹初海水震蕩人謀頗錯陷於危亡而卒能挫百勝之虜以紹配天之基此祖宗之德也紹熙之末乾棟傾敧萬姓睽睽覆壓是懼卒獲展宗臣之力以辦取日之勳此祖宗之德也至若完顏亮氣吞江南下至逆全驟動淮海非其自斃豈國家之力能制其死命乎此祖宗之德也祖宗之德不可恃安危之幾不可忽培而植之固而存之以基我宋無疆之休豈非陛下之責與陛下克己求治則綱領正矣虛心用賢則才俊出矣懲姦黜欺則風俗變矣修政明刑則事功立矣務悅民心感召和氣則國家之勢固矣詩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而傳稱之曰武丁能聳其德以至於神明崇德脩慝是在陛下此一心之神明

耳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君臣交脩奏劄　論諫錄七

臣既以崇德脩慝之說爲陛下獻敢復申言古者君臣所以交脩之義臣聞昔武丁之命傅說也曰爾交脩予罔予棄脩之爲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無不善之謂脩交脩云者凡所以脩輔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復磋之既琢矣而復磨之交脩之義然也夫古聖賢端此一身以治其國家不啻足矣而何孜孜於人之言其不憚煩若是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眞有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苦不自知者又況羣臣萬民四方之廣欲其無有壅蔽之患豈一人心術智慮所能周哉道之使諫宣之使言而不敢以憚煩者非務容納爲美觀也理勢然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以武公之德豈其猶有不足則其所貴於交脩者切矣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工執藝事以諫命百官官箴王闕凜然此身規諫之中而後得以立於無過之地下至齊威晉文猶曰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而後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義顧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恭惟陛下始初卽政竦惕之意浸加於前覆護之俗浸成於下往往好同惡異近於惟予言而莫之違臣竊以交脩之義顧如此恐非所以爲國家之福也聖度恢宏容德覆燾凡在臣子視如手足雖草茅狂斐未嘗一有戮辱之事顧豈不能容一二違忤之臣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說矣自古言格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則其德誼素孚其學識素明正身無屈言皆可法懇實之意格于上下以其正己之學而爲格君之學固將不待於有言也而況於言乎今也有所論刺而或自不免於偏頗有所矯拂而或自不免於疵議其所陳說論辯而又或不免於詞旨之失中人品之不類宜其未足以動九天之聽也雖然君明則臣忠君仁則臣直此非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敢直爲嬰拂以自取戾耶彼其言之有失得也詞之有遜悖也人之有純疵也要自其身之責而非吾事也獨所宜急者顧其言之足以中吾過否耳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石之麤厲物之至賤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焉豈復以其麤厲而棄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過也是明主之所欲急聞也吾而改之其益大矣而又何尤焉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愼則曰朕之德不脩不敢含怒細民之誹謗聖人不敢惡焉而惟日省諸己敬德之爲務況其有列於朝皆得以自獻於上而槩以違忤去豈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諫臣尤駭物聽事有未審纔一獻疑又已亟遷而驟去之矣天下之事與天下成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職在諫諍固不當是非可否其閒耶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惜之豈徒以將順之爲是而正救之爲非豈徒以逐志之爲賢而逆心之爲罪豈徒以怨己量主之爲忠責難陳善之爲有邪心耶竊窺時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欲獻也故曰和

如和羹同如濟水若以同稗同盡乃棄矣夫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則其弊必至爲詭隨爲迎合爲附和爲拱默雖存亡安危反覆手閒亦且結舌而不敢發豈不殆哉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陛下獨不觀之於端嘉之際乎方其初旌擢忠鯁樂聞直諫一時治象爲之翕然不數歲而羣諫紛舍往往相繼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無慮亦以是而汰斥於是大姦掉臂而入莫之敢格而國事幾至於不測賴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豈不爲深戒焉而又寧使再誤而再悔耶側聞孝宗皇帝嘗命近臣隨事規諫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又嘗謂唐文宗仁弱顧省而歎曰朕不獨有歎於文宗蓋

亦以漢威靈自警而陳俊卿直引威靈以諫游獵不特不以爲忤而遂登用之一太學正奏對數及王忤之惡即日斥忤在外不爲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豈非陛下所宜法耶別惟今日雖寧有安靜之形而實有危逼之勢左馮右翊夕思朝議所以弭亂持危保邦之道恃諫諍一路耳若意嚮少差順適是與望風相戒不敢忤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則是使人主自聖且孰與共憂天下之事也哉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臣不勝大願惟陛下以頃歲近事爲戒以孝祖前事爲法淵澄大慮砥厲初心振飭臣工交修不逮闓忠讜之

路開不諱之門不以人廢言不拂於從諫不吝於改過毋以切直難堪之言自爲盛德之累則天下忠哲志義之士皆得悉心以佐其上而陛下爲克己從諫之聖主豈不盛哉昔者仲由問事君於孔子謂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難於犯顏之諫也而聖人猶以是戒之何也則犯顏納諫之爲最難而有懷不敢盡卒不免於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義天地之經也臣至疎賤言不敢僭然幸獲一日之登對不敢不效其拳拳之忠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賀氏二女傳（赤城後集十六　府志作賀氏二娥祠記非　節）

孝女二娥臨海人賀朔之二女也大曰英如小曰華如同乳而母卒父以不利棄之呱呱然三日夜不死鄰母勸遂舉年十九力過健兒井曰機絲捷便如神鄉鄰有困者脫簪珥濟之有不孝者教戒切責改乃已唐長興二年八月父漁於海溺死二女與異母弟瑄年十三號泣江滸求父屍不得二女欲投江人每止之越五日竟投其弟追至舍北三山邑見所躡履四曰二姊悲號呼父呼姊不絕聲亦投於江次日二姊一弟仰天悲號呼父呼姊不絕聲亦投於江次日二姊一弟手足相宛抱父屍而浮至邑下邑一名三石山去其父所溺海門外東首三百餘里二女卒能致父屍由是鄉人哀而異之爲收葬焉後每遇天日晦冥二女出游邑洞中人多見之江上舟人或見二女一男子列坐於邑

頭有里母經緯忽三丐女來傭織梭躍如飛俄而布十餘丈卽畢母飯之不食撒地上挽之不留走入三山邑水中又時與里女同緝麻而忽不見人咸怪之以爲水仙爲置香火於三山邑頭名其邑曰小姐邑洞曰水仙洞鄉瀕海數百里人家及舟中皆奉祀之至於商賈漁舟經過小姐嚴者必鼓三通獻紙錢爲禮顯德四年周世宗平淮南遣使聘於吳越國王俶俶盡括國中戰艦以應之一艦風飄至三山下其矴百數十人拽不動令泗者下覘矴見二婦人金冠霞帔及戴幞頭人坐兩傍因問父老具以二娥神靈告之戰艦請禱許建祠宇不數十人而矴應手舉起自是靈通感應揚休海陸凡雨暘不時盜賊災患之作人家蠶畜女工不利有禱必驗鄉人福之縣嘗上其事不報宋宣和三年寇金七佛陷黃巖侵掠近境有二寇忽巫下而言曰我三山小姐邑之神來救汝汝慎勿東東鄉兵盛此北去無虞也寇東望旌旗滿山乃北時郡司戶滕膚正發兵伏其處寇被紿遇伏敗滕侯屬羅從願表二娥於朝有曰孝感天庭奪父屍於魚腹神揚水府移官艦於龍磯又曰虛張旗幟以扞鄉實引虎狼而陷穽威行千里功蓋萬夫朝廷議封二娥不果鄉人仰其陰福幷稱其弟爲校尉歲時修祀不絕昔漢之曹娥著名宇宙於其孝不於其靈今二娥精貫山海孝通神明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千載神

魂彌久彌章與漢娥同不朽宜矣獨歎時人玩習其孝不與力奏朝廷闕其旌圖誌失其書良可悲哉今其孫一正持陳公輔所表來示余嘗於傳以俟後之史氏

蠶翁戴子元先生亨

赤城新志戴亨字子元臨海人師事木居先生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其教人以無自欺爲第一義嘗銘于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弗爲朱元學案同王梓材按台州府志先生號蠶翁黃巖戴祕書良齋之從子也

台學源流戴蠶翁名亨字子元臨海人時木居邱先生漸講明道學爲後進所宗蠶翁從之游其學以毋自欺爲第一義嘗銘于座右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所著有太極圖說人心道心說近思錄補注朱子詩解北溪字義辨正

樵翁方儀父先生儀樵學案作懋誤下同

宋元學案方儀字儀父黃巖人少從邱木居學復參問於徐徑畈劉後村林竹溪諸公俱愛敬之性沖淡溫厚待人以誠沈思於易至老無倦所著有樵翁玩易十卷及感遇歌候樵存稿

遺書

樵翁玩易十卷　見浙江通志久佚

候樵存稿五卷　見府志浙江通志已佚

感遇歌見黃志浙江通志今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嘗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傳開門授徒黃超然高志伊方儀皆其高第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宋元學案同三台詩錄起巖隱居錦川留心洛學時稱錦坡先生

遺書

經義考詩箋八卷蔡夢說著佚

遺詩

岳王墓

讜論盈廷久厭兵蕭蕭風雨自雞鳴誰知南北勢離合只在英雄身死生愛國安能爲子計旌忠尚幸有君明何人冷聽東窗話敲落鐙花對短檠

宋元學案高耕字志伊其先觀察使棟從高宗南渡居臨海先生詩文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已也晚歲益奇自號天逸所著有帚金集　蔡拔赤城新志高志伊爲蔡起巖高第弟子故附焉

思齋胡立方先生常

赤城新志胡常字立方號思齋恬靜好修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台守徐宗臣曰若思齋不可涴之其相

重如此嘗彙編晦翁語錄十卷歎曰窮年矻矻庶于此歸宿乎所著憂釜吟三卷有曰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亦可見其進修之大略矣

台學源流胡思齋名常字立方黃巖人恬靜好修不慕榮利親堵庭戶一唾不委于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若手未觸視書必端坐未嘗行動挾攜雖在市塵跬步不出戶外嘗彙編朱子語錄十卷曰窮年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又著憂釜吟三卷有云十載苦心常自覺一毫私意便非仁與車玉峰相友善長八年玉峰以兄事之嘗自謂反躬篤行未如胡立方又稱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閒不獵交以幸譽不矯高以孤眾

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不啻疑以養暗也王實翁華甫令黃巖親訪其廬洪石窗穉繼之禮待尤厚二人皆有善政立方之助居多然自是景緯與實翁相繼守台皆加敬禮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眾天子錫恩台士令盡赴春官皆由郡貢徐守宗臣見重如此一日疾革以書別諸友玉峰往省神色如常時猶奮語及大學疑義既別去復以書抵玉峰已而屬纊玉峰誌其墓宋元學案略同

胡立方墓銘　玉峰車若水撰　赤城後集十九

友人胡立方諱常台州黃巖人曾祖礪錫父升予向年與立方鄰谷口訪予必訪立方予始知立方一日與谷口同往縱觀所藏古刻名書遂見勿庵思齋說言語甚至於是始交立方思齋者立方所名齋也立方長余八歲予兄事之立方尤執謙二三十年未嘗一語慢褻眞所謂久而敬者乎編諸子史胡氏春秋黃氏儀禮方氏禮記等書無慮四十巨冊予恨心龐不能也嘗愛其彙聚朱文公語錄其分門寡其聯屬者不殊使人從容探討而閩蜀所刊大快後生雖工無益杜清獻公亦以爲然初立方幽居久琴書自娛雖在市塵一步不出戶外

繼之禮待尤厚二人皆有善政立方之助居多然自是不得閉關矣實翁守台數致之星渚趙公景緯與洪公共居天目山訊黃巖士友及來守又致之遂徐公宗臣嘗與星渚同在講筵又知立方立方雖少出而有問未嘗不告一日論折米錢吏人固爭立方引王使君故事徐公喜減三之一天子錫恩台士使盡赴春官悉由郡貢徐公曰若思齋不可挽之其相重如此自壬子癸丑間得殮泄疾試藥久不效緜緜十有餘年遂煉硃砂養火三月煮台附吞之喉舌不利醫者謂上壅大進涼藥泄甚胃不受食穴脈如吹緜緜再進硃砂死矣前數日與趙良夫別後事悉以屬焉遂作書別予并屬銘墓鶩往

省之神氣儼然予嘗疑大學末章錯簡尙記奮語相問
予歸有書復予又復徐公書遂屬續咸淳乙丑十月十
六日也星渚在嘉興聞之驚曰哀哉斯人失此直諒多
聞之友矣年六十有四夫人鄭氏名巽號巽齋有婦道
門內不聞聲先君十年卒子二人長妝爲既冠且娶立
方始再得子命鞠於兄嫂他日以父母之恩事之遂名
似孫立方先葬夫人於靈雲山今妝爲將以明年春二
月甲申奉柩往葬先期來取銘立方恬靜好修親埽戶
庭一唾不委於地几案光潔如洗書籍圖畫端正完整
若手未觸觀書端坐未嘗行動挾撋通達世故有規模
諸公問政陰及物者甚眾日中所爲事一一簿而記之
義氣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堅如金石其書戛釜吟三卷
朱子彙語十卷皆予序銘曰窮約命也獨善分也既窮
奚及物也其所有脫誤前日閉關之樂乎悲夫

遺書

晦翁語錄彙編十卷　今佚

台州外書宋胡常編自謂窮年矻矻於此歸宿其書視
李方子傳道精語楊與立晦翁語略互有不同尤見抉
擇之精

晦翁語錄彙編序　玉峰車若水撰　赤城後集二十八

癸卯春立齋先生在宥府一日退朝之暇若水葢侍言
焉先生歎勿庵之亡恨失一經筵士且恨未能致谷口
於京師因顧若水曰每閱江湖雋英才華暴耀念爾淡
如也若水曰襲自力於古文退征覃搜知不可賴也反
躬篤行猶媿未如胡立方先生曰鄉人耶曰固勿庵谷
口之所器也曰何如曰其家雍雍秩秩其氣恬以閒不
獵交以倖譽不矯高以孤眾其學謹靜愿實必謀必訪
不含疑以養暗也親見其彙編朱文公語錄自謂窮年
矻矻庶於此歸宿乎先生問其年問其里喜曰歸必識
之又曰是編良不易比得蜀本較售無論普拙誠能志
此幾人哉初立方彙編既成俾書其凡若水辭未足以
知也立方曰險軒而祖也勿有聞乎又二年乃克裒數
語以介於立方夫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遽有喜於
顏子坐忘曾子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
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
聞之士往往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且自
負淵源之祕不在於多聞嗚呼有是哉任已過重視物
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其定而議
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文公統周程之正用力加勞奧
之於性命富之於事物經之於日用常行放之於治國
平天下無一不究其極而奇經怪志蠻夷外國之書無
一不察其變以吾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據雒邑
坐明堂綱紀於四方偏陲裔壤各奠其所無敢溷焉諸
門人所錄言語大略雖識有精粗記有淺深然自五星

聚奎以來講明之備未有盛此者也近年頗見其門人自編彙者昭武李公方子有傳道精語建安楊公與立有晦翁語略章抉句摘奇綴巧附殊極精便而觀者無探求之功則未知其果二人之書歟今立方所纂之合不奇之分不縷旁尋五見潛心者進體認者無窮耳雖然若水誠未足以知也姑書其凡首之癸卯所聽蓋以誠有以知之者也立方名常

憂畬吟三卷見浙江通志已佚

石潭王蘊文先生賁

赤城新志王賁字蘊文號石潭天台人介特有守鄉俗化之不敢爲非王賓翁創上蔡書院金華王魯齋爲堂長賁具古冠服來謁及魯齋歸乃敦請代領其事既卒無以殮門人爲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故易言敬以直內程子言心有主則實心要在腔子裏正欲其操存於中也其中一點是此意也易言閑邪存其誠夫子教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欲防閑於外也外兩點是此意也中庸欲養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正不欲有所偏倚也懸其兩旁是此意也孟子戒人陷溺其良心以梏之反覆則違禽獸不遠正恐失於下流而陷溺之也下一兜是此意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而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

性而事天皆言等而上之與天相通虛其上是此意也聖賢言心反覆詳備其與字義悉相脗合人能體其言思其義日夜用心於存養之閒則心足以統攝性情庶不失人之所以爲人矣余將求心於既放之餘故別其養之放之之異畫爲圖以自警及卒無以斂門人爲治其喪將葬道有小而捷者衆請於其婦婦曰先夫平日未嘗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曰有是婦哉先生之德益彰矣

棻謹按心字篆文作[illegible]虛其中而空其上以明上達之意其中左筆下流以示下達之易其旁兩筆以防其心之偏倚不中義甚精美隸變作心中一點與下一兜乃篆文之[illegible]旁兩點乃篆文之[illegible]蓋戒偏倚而弁防其下流非以中一點爲心之主也惟古文心字作⊙與日字相似中一點爲心之主圍其外以防其心之放管子有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是古文大篆心字本與日同故管子之說如此攷之說文如古文愼作昏从心从炎聲炎火火餘木爐字古文惡作[illegible]从亞从心字昇字皆从心字古文之驗也石潭不明古篆而以楷隸說字義雖其言實足爲學者之則而博古之士或反嗤之然郢書燕說其國大治在善學者亦取其言之足法而不必以小學繩之可也光緒辛卯九月癸亥玉棻謹識

脚氣集友人王賁字蘊文今之隱君子也今七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問此語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王石潭帖跋　金華王柏會之　魯齋集五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而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覓古冠服執弟子禮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去

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强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歧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爲有志者法

隱君潘柏峰先生希宗　蔡希點

宋元學案潘希宗字景昭一名煃黃巖人縣志云大德人從蔡春山車玉峰遊宋景定二年領漕薦文丞相器重之有往來書札宋亡隱居不仕號柏峰居士有文集縣志云大理少

卿牟獻志其墓

遺集

柏峰居士文集久佚

宋元學案蔡希點字子與號春山太平人按是時太平尚未分縣當作黃巖人博學善詩隱居教授從游者以百數多擢高第躋膴仕先生安貧樂道以終其身所著有春山雜稿

遺集

春山雜稿見浙江通志久佚

楊浦城先生明復

赤城新志楊明復字復翁臨海人操履純正博通經籍著有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冠昏喪祭圖號浦城先生

台學源流楊浦城名明復字履翁一云復翁臨海人少從翁丹山學操履純正博通經籍景定間王守華甫聘爲郡學正所著有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及冠昏喪祭圖

遺書

周易會粹經義考云未見引謝鐸曰周易會粹臨海楊明復著今亡

尚書暢旨經義考云佚　赤城新志云今亡

詩學發微經義考云佚　赤城新志云今亡

冠昏喪祭圖久佚

性理之學十三　魯齋王氏學派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

赤城新志黃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與車玉峰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既卒賜謚康敏其謚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肅華胄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于易安居恬靜不以貧富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

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按謚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謚康敏

大清一統志黃超然字立道黃巖州人從王柏遊得性理之傳尤深於易著周易通義三十卷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絕意仕進築西清道院居之賜謚康敏

台學源流黃壽雲名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不舍晨夜研精探奧絕出流輩每雞鳴盥櫛就書齋戒子弟不得通賓客及關白家事必待午餉後乃許行之率以爲常嘗往來魯齋之門得性理之傳

而尤深于易推本周子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著周易經世二十卷發程朱二傳未盡之意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詩話筆談及會要厤各十卷傳學者嘗曰與其多述以詔後曷若及吾身而面命乎乃構義塾生徒遠至誨之弗倦燕坐凝然雖悍猾輩見之斂退其聞先生之風者咸起慕焉先生兩與鄉貢及元代宋遂不仕衣麤啖稗一不介意嘗自咏云不知乃不慍古人歎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慍亦何從生自艾年以後絕書不觀唯扃一室默坐反觀內照以爲有得士友或竊窺而笑之則奮然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作詩云我有數行書藏在元關側樵夫

與稚子箇箇各自得乃築西清道院以居自爲之記所著文曰西清集卒年六十有二謚康敏識者謂先生生不仕元其介分截然矣推其志豈肯受元謚哉

案按尊鄉錄節要云元至治間卒則當生於宋景定中而赤城新志載趙景緯以寶祐六年守台嘗齋爲上蔡書院山主實在此時及考車若水台州新鐫坊場河渡錢記則趙實以景定三年壬戌七月至其聘魯齋爲山主亦在此年時車玉峰年五十三壽雲當亦年二十餘矣益生於宋卒于元宋亡時年四十餘歲入元二十餘年又三十年至至治中始賜謚耳又按積庵記庵係元貞丙申八月建其記當作于此時

至趙子昂書在延祐四年益在公沒之後也

壽雲黃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六經之理易爲最矣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溺於虛卑或滯數閩洛未興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閩洛通義以名下極爻爻上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喝雷迄宋歷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儉德之否玉峰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沒有顯謚公德在人延於世世

柔川書院記　晉寧張翥仲舉撰　赤城後集四

書院之設肇於唐而盛於今朝自三代有學後之有國者法古皆立學而通都大邑民生必眾則長材秀民有非一儒官可周教事也於是有鄉學有社學猶古之黨庠遂序也又於家有教者焉五季濁亂士去其業多林居野隱執經講授及時寧平遂即其所寘書院賜敕額列學官益以俊秀有造於是風化有裨於朝廷所以納民於法度之域畢由學校不可一日而墜也今柔川書院建於黃氏之塾黃氏故家閩宋工部尚書懋始徙台之黃巖州柔川里爲州望族九世爲承奉郎汝霖生兩淮提舉希愈提舉生光山令應時令生太學內舍景龍內舍生壽雲先生超然先生幼有高志聰明博達讀書晨夜不舍研精探奧絕出流輩兩與鄉貢世革不復

仕蘄以立言自見衣巖啖稗一不屑意於是推本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著易通義二十卷發程朱二傳註未盡之意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識蒙五卷其於消息造化之機應事接物之際旁及老莊之言孫吳之法醫方卜算農圃家言抉其隱微衍以新說至於諸史考詳必竇不從虛文也故學於門者往往於道有聞若他所著西清文集十卷詩話十卷筆談十卷地理撮要十卷凝神會要麻十卷與歲計錄載賓祭工役器用施舍周卹之宜二十條一一皆可法嘗曰與其多述以詔之再傳故其論易殊有源本見台州外書是書推本伏羲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發程朱傳義著易通義二十卷台學源流作周易經世台州府志作十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亦作二十卷

同治黃巖志宋黃超然撰超然之學出王魯齋爲朱子後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事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易象周公所作象辭獨見於魯則其晦又可知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間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八索雖其詳不可考意蓋可推矣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儀文而並翼也世皆不知學驅之饑寒逼之禍災又莫能思患而預防之故

者咸起慕焉卒年六十有一子中玉初庵山長克承先志闢塾爲書院中祠二程子朱子侑以先生東西兩廡爲師生之舍後堂爲會講行禮之所庖湢器物悉具弦誦時發衿佩翔集有司以聞部使者厥以上中書下禮官議如章請謚先生曰康敏寘山長掌院之教事方今兵革之時人無定居乃立書院似迂闊非當務夫豈知盜賊之興正由教化之不行邪說得乘隙而入亡其秉彝好德之心耕鑿有生之道而流爲凶悖污辱之行使之習知有親有義有別有序在人心之本然者因啟迪順導之孰忍自棄於非類哉今爲吏者不知教爲民者不知學驅之饑寒逼之禍災又莫能思患而預防之故

至此極耳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若夏有司能明先王化民成俗之方恢宏學校以風厲之民思王化今時亦易然也有不興起而自新也哉予故因黃氏之舉而詳言之是爲記

遺書

周易通義二十卷台學源流作周易經世台州府志作十卷錢大昕元史藝文志亦作二十卷

周易通義序　赤城後集二十八

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爲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羲之易夫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闢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周子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爲暴白其於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嗚呼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求之周子邵子之書又取朱子本義讀之始儼窺蹊隧尚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於是悉其疲苶參會互考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部闔以竭其蘊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衮目曰通義通義者蓋卽夫子之義通文王之義以上遡伏羲之義也嗟夫

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包羅理氣剖析象數而已一畫一辭迺理氣象數凝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闢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爲出於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題周易通義後　赤城後集二十九

通義初成或咎余不當以先天後天分體用或謂固與於中古昔未嘗廢或謂易道圓通不當以例括之膺之曰先天後天誠自各有體用但二者對言則先天當爲體後天當爲用矣大率天地之間有對待斯有流行先天卦位主於對待而以起乎終亥列二氣之消長是以謂之體也後天卦位主於流行而以起寅終丑著萬化之生成是以謂之用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是二者亦未嘗有所偏廢也如記曰樂由內出禮在外作豈謂禮果在外哉言固各有當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夫子之意固未易窺測予謂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此語亦不可不深玩也天下之理有廢斯有興有興斯有明不有廢也何以言興哉昔者庖犧畫易始乾終坤六十二卦皆包於乾坤之內至其列之卦位則乾坤定於上下而震巽坎離艮兌各以其偶對列凡此皆天地不易之道迨至三代各以作用推易夏曰連山以艮爲

首殷曰歸藏以坤爲首其於庖犧之易寖以殊矣獨文王祖庖犧復以乾坤爲首故上經首乾坤以明天地定位下經首咸恆以明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濟未濟以明水火不相射一以庖犧之法綱維於六十四卦之間故夫子不傳夏商之易獨傳周易者此故之以也第古事遼邈難於明言故曰雖其詳不可考意蓋可推矣亦殆有微辭焉覽者或未察也古者入國必問禁入鄉必問俗未有入易而不求易之凡例也如不欲讀易則已讀易而不知凡例之所在猶未讀也難者曰讀經必有例乎曰唯易與春秋不可無例繫辭傳說卦傳卽夫子之發例也夫子刪詩定書皆不立

傳獨傳易者知凡例之不可以已也春秋夫子自作故不自傳也但繫辭傳說卦傳略舉宏綱不及細碎吾所謂例云者辭義細碎之間而已中人以上淵識沈潛固無以吾之書爲中人以下則吾之書有助矣故吾之書非爲易設爲讀易者設也凡或者之言固自有所見然予亦幸其致疑故備著其論如此世豈無人必有同予之見者屠維單閼良月吉日書　按己卯元至元十六年始一統

周易或問五卷　經義考云佚

周易釋蒙五卷　或作釋象誤台學源流作識蒙經義考云佚

周易發例三卷　元史藝文志作一卷經義考云佚

周易發例序　赤城後集二十八

余嘗竊譬箋易當如畫家寫六十四卦之義三百八十四爻之情正邪險易利害攻取猶之老少妍媸意態情性各隨其人不但位置耳目口鼻而已後世明智之士數喜談易觀其筆力馳騁上磅下礴可謂健矣然未免自以意位置故雖極天下之至工而其人則不似也似不似未暇論或置口於鼻易耳以目則又不復爲人矣凡掩襲時義悖亂上下象外生占占外生說者皆顛倒耳目口鼻之數也易以德位時義爲重有此德當此位適此時行此義處已治人之道趨吉避凶之機差之毫釐謬且千里如其實象失眞虛理任意當貞反動當承反應聽其說雖美考諸事實乖是又如比五音而強目

既明易乃可窺作發例

地理撮要十卷　見張翥柔川書院記今佚

會要麻十卷　見浙江通志舊志作二十卷誤按張翥柔川書院記作凝神會要麻十卷今佚

詩話十卷　浙江通志入文史類今佚舊志話作畫又連筆談作十卷俱誤

筆談十卷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今佚

壽雲集　赤城新志云有鈔本今未見

西清文集八卷　浙江通志壽雲集赤城會通記作西清集今按當別爲一書蓋壽雲集乃詩稿也張翥柔川書院記作十卷蓋合壽雲集言之則詩稿當爲二卷也

歲計錄　按柔川書院記云歲計錄載賓祭工役器用施舍周卹之宜二十條一一皆可法此書黃巖志不載補錄於此

右書共十一部無一存者其詩文可攷者附載於後

遺詩
古風
不知乃不愠古人歎難能我謂直易事學道非干名本無求知心愠亦何從生所以茅簷下高枕曲吾肱琴書坐中友雲山門外朋肺腑欣有得耳目諒無憎願同子揚子白首太幺經
三台詩錄云清淡學陶公秋懷云未知鄉湛輩安用名長垂名垂亦何用但有糟粕遺具見足已無求之學
遣興
曬麥有餘粒雙鳩下庭際知我無殺心相忘兩無礙風暄物意樂雲薄花影晦試知春已深靡覺靜可愛紛紛門外客經過不相詣不邀亦不卻有酒當共醉
三台詩錄云首四忘物中四樂天末四更見處人我閒絕無成心晉室渡江來惟淵明人物胸次最高吾論康敏亦然雲薄花影晦眞景以無意得之
鴟梟獲腐鼠
鴟梟獲腐鼠歡喜同八珍鳳皇翱千仞琅然落清音事有適相值梟遂生嫉心仰首遽一嚇謂鳳當見侵鳳皇睹腐鼠掩鼻方微翳投惠且不納奮攫豈所任崑崙有竹實去去不可尋
班婕妤
涼颸射庭樹蟋蟀終夜鳴紈扇雖棄置采色固鮮明年南薰集尚愜君子情不似妾薄命零落不復親或作稱疑非
秋夜
已斷江湖夢猶存塊磊胸茆簷午夜月竹寺九秋鐘芋栗謀全拙詩書計亦慵蒲團端有味臨老得相從
秋近園林風露涼蟲聲無數出頹牆前朝舊事過如夢不抵清秋一夜長
遺文
禮說三台文獻十二

春秋聖人之禮書也道本無形品物之節則有體可見所謂禮也禮本無愿因事而是非褒貶可識所謂春秋也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大抵典章法度故實皆謂之禮雖易象亦周禮之一也周衰凡小國能守其先君之舊典者雖大國必畏之惟無禮者先亡春秋褒有禮貶無禮惟邱明深得其意後世良史如馬遷班固書事鉤情不復以禮爲急矣此豈其智不足以及哉所以然者先王之說不明於後世故也禮肇於伏犧而詳於三代三代之禮其曲折纖悉吾雖不得見嘗執是說以按後世國祚之長短益灼然如蓍龜也秦禁詩書殺學士最無禮最暴亡隋以吏術束天下亦無禮二世而亡曹魏雖功定中原而民不見德所

以扶持憑藉之者舉無之僅四十年而亡晉自司馬懿
以來麤知除民疾苦遂能混一海內然內則宮殿不肅
外則夷夏不分天下遂大亂猶以未盡絕禮如秦隋也
潰裂百年而後亡宋齊梁陳偷生一隅日尋干戈之不
暇何暇治禮義哉五季之亂有如弈棊無議焉可也獨
唐貞觀制度紀綱最號詳密有意用能傳世二十垂三
百年漢規模宏遠事親孝取民寬祈天祠地獨知慎重
三代而後有禮者莫如漢用能傳世二十三垂四百年
由此觀之失禮少者其脈永失禮多者其數促永有無
禮而久存有禮而遽亡者吾嘗味辛有適伊川之言以
考石敬瑭父子之報然後知敗禮之驗如此嗚呼豈惟
國哉士有志於道欲以傳其家視此可鑒矣

西清道院記　赤城後集五

壽雲居士中年無所於巢乃避世於牆東小屋小屋之
西又有屋少甚劣如蝸牛之廬其前脩竹百个微有清
陰因名之曰西清道院以爲讀書之所然今日之讀非
復昔日之讀矣夫自有文字以來世之著爲書者何其
多也往往書益多世益不理興亡盛衰循至無窮甚者
叔末之所遭乃有載籍之所無者世不悟本尙欲馳驟
於言語聲技之末欲以夸當代而垂無窮凡若此者皆
非居士今日之所讀也居士少時頗慕雜博然止資以
爲詩行住坐臥莫非詩也其於舉子業游焉而已既而

所業不工閒爲同輩所嘲侮於是發憤爲文擷詩不爲
者數年神搜鬼鈌窮深入微肥皮厚肉脫灑淨盡技成
欲試則時已尙武回顧舊習駐步之閒倏同芻狗書不
誤字而字自誤也兵後每念插架千帙悉隨雲煙辛勤
記誦十不省一西清之內松牀竹几蕭然終日抱一守
中以遺視聽居士今日之所讀書蓋如是而已客有過
而笑曰子屋甚陋不得爲道院故以道院名院固無書
又自贊爲讀書之所然則莊周列禦寇殆復生於今耶
子固笑之居士亦笑曰不笑不足以爲道也龍集著雍
攝提格良月吉日記　按戊寅至元十五年元已代宋

重修黃巖縣學記　赤城後集一

邑故有學素不治丙子潁洞士皆解散於是棟撓桷摧

東蹟西仆禮殿棟樑櫺壓士相與議曰是不可綴迺謀
之凡爲士者之家於是各以穀米來相上虔下勸閱十
有幾月學宮成堂廡整嚴丹臒明麗邑之老稚經行頹
垣敗屋之中驟覩聖人之宅皆相顧以驚曰嘻偉哉何
成之易也僉謂不可無記迺以屬超然竊謂古之學官
自爲之而士不及知今之學士競趨之而官不及爲蓋
時有今昔事有緩急亦其勢然也聖人之教惟曰言忠
信行篤敬先之以孝弟廉恥之訓次之以禮樂射御之
文又宏之以大學平治之道迨其成也剛果者沈厚柔
和者高明以至當大事而不懾治小事而不欺臨財則

不苟得臨難則不苟免隨其所就悉有實績自近世儒
先急於授受概以天地混沌之源性命精微之蘊泄之
以語人耳剽目攘者私焉以步趨舒徐爲涵養察其所安則心之所欲與口之所
擇者有若冰炭圓方之不同是故古之學道者修辭以立誠後之學道者修辭以立僞弊流而末失枝落而節
隕至有不可道者此豈先聖先師所望於學者之意哉
吾邑古號多士名儒碩學肩項相望自一二十年來亦
稍歇矣今之學士獨能相與葺舊刱新於瓦礫殘毀之
餘視他郡國已爲上瑞苟復能察聖門之所以得與近
世之所以失精剛純篤默成實踐謹操舍於眞妄之端

辨舜跖於義利之限使閭邑之士皆有矜式則士風一
振不但學宮而已超然不敏輒書所見以詒同志者而
願學焉

忠應顯靈侯廟碑　赤城後集六　元貞元年乙未二月
立石

世有挺特不羣之才其生也患不及用其用也患不及
盡生而不用用而不盡人皆曰制於天也然有窮官峻
職天偶不用之於生前而特用之於身後若顏卜之修
文郭嘉之中郎與夫蔣子文之王鍾山柳子厚之侯羅
池蓋無得於此則有得於彼不伸於顯則當伸於幽天
於挺特不羣之才故不忍使虛出而虛逝也維黃氏自
尚書府君由閩徙台始家黃巖之柔山垂二百年隱而

未發是生從大父顯靈侯諱希旦字仲魯侯有神力視
扛鼎搏虎殆不足爲戲擇鉅竹一握即碎重屋脩棟可
挾而動也爲兒時嘗誦書家塾晝覩緋紫數人捧文書
若告身者示之曰帝命若主此土言已忽不見甫弱冠
而卒方議卜窆巫言當有大風拔木處即吉地也里中
今置廟處適木拔輓至即軸折遂以葬焉於是靈響暴
著遠近咸集乃即墓立廟宋寶慶閒賜額忠應寶祐閒
賜謚顯靈超然惟漢關張唐裴鄧皆以驍勇雄武號萬
人敵關張雖功名不終然猶焜耀史冊而裴公鄧公遂
圖形凌煙稱唐虎將竊聞侯之才氣與故老所傳平生
行事益軼出關張裴鄧之上使得時遇主萬戶侯何足

道不幸蚤死不少概見既生不得爲名臣死乃遂爲明
神風馬雲車翕忽有無民水旱必禱疾病痛苦必請谷
答響鼓應桴殆百有餘年而如一日嗚呼天不用侯於
生前而用侯於身後豈不以長材壯志暴白於一時者
有限豐功盛烈福應於千祀者無窮向使侯生而及用
用而獲盡則亦已矣安得英風凜凜沒而愈彊使一方
永賴到今哉廟嘗再新今丹艧已暗碑猶未植使侯之
英風駿績與前朝褒錫之盛泯泯弗彰無以揭當代而
昭無極豈非缺歟超然少有此意自揣無拙不足以稱
豐碑恐而不敢爲伺筆力少進心口相謀謂爲之未晚
今年益衰筆益退不敢覬復進若自靦其文則碑終闕

矣乃卒爲之深恨不能發揚萬一則又爲歌詩以膺祀
其辭曰
山巖巖兮水湯湯篤生異人氣開張奇骨神駿如龍驤
謂宜勒勛紀太常忽乘白雲朝圓蒼天宮有勑鎭此方
前朝錫命恩煌煌靈旗翩馬侯來翔吏士整肅不可當
約束魑魅虎豹藏我民無厲歲有穰福及子孫祈嘏昌
簫鼓嘲轟進侯堂割牲釃酒弗敢忘山可泐兮水可量
侯祠千載德彌光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記　赤城後集四

天台縣太平鄉義社同志鳩田聚穀拋置
天台縣太平鄉張君士雅率鄉之同志鳩田聚穀拋置
義社以備急徵隘罄匱遏叫囂倡輯睦條簡而慮周辭
不辟
蜂記三台文獻十三

正而情洽其說曰此子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相扶持意也倉成求記於余惟先王和民善俗之政雖
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於鄉者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
業鄉師稽器以共其事鄉射以聚德鄉飲以賓賢又加
鄉老於大夫之上以示所尊祀先生於社以久所敬使
其樂生重本之心固故各知愛愼而其教也易入恭長
慈幼之習勝故不相暴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
相友相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濘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
實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萬古罪首然猶鄉置三老
以掌教化自後世言之鞅可盡訾耶今張君生千載之
後獨能合一鄉之善士相煦以溼相濡以沫遂拋斯社
外以膺賦役之需內以協閭里之好諄諄焉惟義之戒
可謂有見也已抑予嘗躡屩負笈經從台嶽之下望瓊
臺赤城崒嵂崔嵬磅礴幽然以深闊然以達卓然其弗可企
也意必有隱君子棲息其間如古所謂鄉先生云者而
世特未之見也諸君家是鄉其高仰是山者素矣靈秀
之稟視他邑當夐異更願抱璞以益求其志觀善以益
端其趨使異日弄文者傳襄陽之耆舊好事者繪荀陳
之德星不但義社而已余居委羽山中目擊不義者如
蚊蚋嘈雜散聚恨不卜鄰二仲之閒故樂爲之記援筆
不辭
蜂記三台文獻十三

山居宜蜂蜂往來游泳寂寞聞之尤宜予滋喜之於喜
之中又有甚敬者焉凡蜂之聚必有王王存與存王死
與死義無他適吾取其節每歲春秋之仲蜂有死黑而
大者曰烏蜂烏蜂能卵子爲王後王將蠢動前王即別
徙眾多隨之其不去者則留奉後王野人謂蜂分吾取
其讓一日兩衙以朝其王吾取其禮園花爲糧釀露爲
醴其所飲茹必草木之精華與夫沆瀣之清泠舍是不
屑顧與屬飲播閒之食者遠吾取其潔數千百爲羣朝
採暮衙各競其職其王未嘗數數然策之也彼自力耳
吾取其整春之食儲以防夏秋之食積以御冬吾取其
豫門守甚設他爲患者以死拒之不使得入吾取其嚴

養蜂之家時其蜂之盛割房取蜜又取房爲蜡足供世用載在本草尤爲醫家所重吾取其惠噫吾人處世偷生以圖存習嬾以爲安勤不足以備乏才不足以利眾有媿是蜂者多矣蜂之節張巡許遠躍人也其讓魯隱公之所媿也其禮三代之儀也其豫九年之蓄也其潔屈大夫所爲列於離騷者也其整諸葛武侯王猛之理其國者也其嚴齊之徒人費也其惠仁人君子所以利物者也然則予不特甚敬之又甚媿之欲髣髴焉而不得者也作蜂記

縣令陳古堂先生天瑞

赤城新志陳天瑞臨海人咸淳進士師事金華王柏精性理之學志潔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遁林壑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書甲子文集五十卷兩浙金石志元陳天瑞月巖詩刻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畫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兔漏天孔正透清風光明自照如來境肯學姮娥西復東至元癸巳中春望日江干後學雪江陳天瑞題摩崖正書八行字徑二寸在西湖鳳皇山陳天瑞字德修號南村天台人公輔之後也登咸淳元年進士與周敬孫楊珏楊錡俱師事王魯齋明性理之學爲金華令有能名宋末隱遁林壑詩文極高古效淵明有甲子文集五十卷互見元史周仁榮傳中按癸巳至元三十年也據此則古堂未嘗不書元年號矣

遺集

遺詩

大暑松下臥起

朝遊期汗漫暮息倚磊砢劃見赤松子乘風亦入火邀登王母宮共啖蟠桃果言此是玉堂世上非責瑣悠哉白雲謠青鳥嘐送我我歸臥亦起身在松下坐斫穀更從遊此去無不可

炎威一何驕不有商颸慘蒼茫雲海路飛龍不可覽我本灌園人昔乃從鉛槧萬事已灰心十載空嘗膽亭亭松篁邊小池開菡萏芬清泥自汚根固波徒撼終日哦

其閒一臥寂百感相期晚節香看此秋容澹
三台詩錄云古堂人物清高有柴桑之志作詩題甲
子二詩首章託意遊仙末章寄思松菊總以明不欲
仕元也

機宜楊簡齋先生珏

赤城新志楊珏臨海人咸淳進士號簡齋爲機督官入
元不仕

台學源流楊簡齋名珏字君賢臨海人從王魯齋遊講
明性理之學咸淳四年舉進士爲溧陽令有治聲轉機
督官入元不仕子圭克世其學

宋元學案楊珏字君賢號簡齋臨海人也咸淳進士爲

督府機宜官入元不仕

楊樵寄先生琦

台學源流楊樵寄名琦字宗圭臨海人初名錡字宗彝
從鄉先生余汝楫施洪游二先生謂其莊重眞淳才氣
宏博可宗韓稚圭者因爲更其名若字云弱冠游郡庠
聲譽籍甚已而師事王魯齋於上蔡書院魯齋謂之曰
子有用才也吾語汝學之體用於是受師說而推明之
求知其性以盡其心同舍張達善自以爲弗及也稱之
曰畏友其父嗣炎寢疾每旦必焚香禱天願減己年以
延父壽居喪極哀毀至元閒族兄叔虎以嘗仕宋爲酒
官至是以善酒政召叔虎不欲往計將自盡先生以誠

諭使者乃得以姪堂代行叔虎泣謝曰吾獲生全吾弟
賜也先生自號樵寄幸民制置司及臬司辟皆不就徜
徉泉石閒蒔花竹教子孫以自樂鄉子弟來學者教之
不倦嘗取周子通書家人睽復无妄四卦義扁其堂曰
端誠其友陳古堂爲之記一日語諸子曰吾師魯齋先
生而聞道參之濂洛諸儒宗旨皆合焉雖不獲施於時
亦無憾矣及疾革謝醫藥語後事詞色如平時索筆書
曰八十有七失德事無啟手啟足吾知免夫命遷於正
寢翛然而逝所著有拾撰等稿上蔡師說藏於家

太學周子高先生敬孫　朱致中　薛松年

台學源流周太學名敬孫字子高臨海人生六月而父

隨卒母李氏食貧守節鞠成之嘗與同郡朱致中薛松
年師事王魯齋講明晦庵遺教所著有周易象占尚書
補遺春秋類例先生嘗遊太學宋末隱居不仕子仁榮
仔肩皆以學行聞亦見宋元學案

遺書

易象占　經義考云佚

尚書補遺　經義考云佚

春秋類例　經義考云佚

按朱致中號春江右之祖也見陶凱朱府君行狀

性理之學十四　元儒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待制周本心先生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
元史儒學傳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
學生初金華王柏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
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
事之受性理之旨敬孫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
例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
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

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爲變後辟江浙行省掾
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
遷翰林脩撰陞集賢待制奉旨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
作不復還朝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
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登延
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
兄俱以文學名宋元學案略同

輟耕錄吾鄉周待制先生仁榮字本心篆一室纔落成
友人楊公道興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
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廿八莫有
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
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眾封籍自
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棻按孔子有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待制此舉
眞不媿孔子之徒矣顧或者以先生不許其弟分財
爲非此未知先生之心也死友之財固當歸於其子
一也死友意固在是非恐其弟分之也謂死於他家
將爲主人所乾沒耳今喪事費自已出則固可以對
死友矣豈不足以謝其生弟乎二也呼其子來與之
其子能分與叔父已不任恩其子不分與叔父已不
任怨但知理宜如是而已豈可借死友之財以市德
乎三也卽此一端而待制之學識行誼夐乎莫可尚

已乃台學源流不列其名元史儒學不載其事藉非
南村先生表而出之孰知先生之爲眞儒哉光緒辛
卯九月丙寅

書史會要周仁榮字本心天台人由文學累官至翰林
待制以文章名而楷書宗歐陽率更尤爲時所重

光緒鄞縣志周仔肩字本道臨海人延祐五年進士七
年爲鄞丞律已廉介究心民瘼遇事立斷判決如流會
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
老宣德意教之爲義役縣西林村民當受役者三十五
家首相與謀視物力厚薄各捐已稟得錢七千五百緡
爲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

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曰詣有司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士論咸謂科舉得人如仔肩不多見也至治三年去任爲長興州判官百姓立祠祀之按今祀鄧縣名宦祠

康靖孟森碧先生夢恂子士廉

元史儒學周仁榮傳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皆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拯鄉郡有功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朝廷賜謚號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宋元學案略同

同治黃巖志孟夢恂字長文號森碧備禮鄉人自幼開悟與周仁榮同師事楊珏陳天瑞講解經旨體認精切務見行事四方從游者服焉部使者薦其行義署本郡學錄建議復學田行堂試法聘主江浙鄉試先是有辨牛入市觸殪官馬四嗷長文曰兵兆也會兵興豫陳備禦策城藉無虞郡以練達兵韜薦於朝授登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賜謚曰康靖先生著有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元史有傳子士廉明辟府學訓導拔赤城後

集稱孟教授

雜紀

雲門精舍記明崇德貝瓊延琚撰　清江文集十六

青州之鎮山曰雲門上有穴如門廣可以通方軌雲氣朝暮吐納其中故以爲名而起原張先生世居之先生一號古邨少學於天台孟長文而長文之學則出於金文安公蓋六經之道漢唐諸儒不能通而一之至宋朱文公集周程諸說而大明焉當是時受業其門者非一而高弟則有黃文肅公黃文肅公傳之何文定公何文定公傳之王文憲公王文憲公傳之文安先生私淑於百年之後可謂純正而無弊者歟緜是講道淮楚之間四方遠近翕然從之皆稱古邨先生仕至衡州路照磨

卒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謚軍追封清河郡公其子紳克世其學嘗出遊三吳郎姑蘇建塾誨其邑人子弟題曰雲門精舍示不忘其出且祠文肅以下五先生於中明其先後原委之的不倍於朱子者也嗚呼天下之才局於所見恒昧性之爲性道之爲道得此遵彼而異端之說益肆可勝歎哉朱子析而正之至精至密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旨若日月既食而復几有目者莫不覩其光彩彼簧鼓一世以罔匹夫匹婦者不攻而破視昌黎韓子之排二家其功倍焉雖其紛紛起爭而求勝强附於道以參立天地閒然眞僞之分得失之歸烏可得而掩耶古邨不憚數千里涉江而南從長

文學之師表於時及所著文集凡三十卷皆可傳也今紳繼述於後而又合父師而奉焉其守之固如此則所謂雲門者實道之所在山將與之而益峻已是可以不書乎

案按孟長文與黃文肅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竝祀稱五先生則其學術之正名德之隆當不減於四先生矣史稱四方從游者皆服焉觀於此益信　又按明史吳伯宗傳洪武十五年登州張紳爲禮部主事劉庸所薦以爲鄠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此所稱古邨之子紳殆卽其人耶

瓊臺集序　崇德貝瓊　清江文集二十八

滄海之涯赤城之麓有學道者嘗製瓊臺法曲十年而始成其音律之和可以合於鈞天九奏乃率弟子按之玉霄峰頂出神魚下玄鶴鬼神恍惚而至也信非人間世俗之樂所能伴者焉欲往而求之其人已化千有餘年而其詞亦已佚不存矣又安得天才倜拔如長庚仙人者起而補之乎且將訪之四方冀其有遇也今適來中都會李廷鉉氏因出其所著蘆軒稿語奇而意深大抵出入法曲之遺將續其響於既絕誠不易得也余聞廷鉉以彭城郡侯桂巖之孫謙善處士君敬之子而嘗受業於森碧先生孟公之門一時薦紳多稱之近謫居潁上奪其山水之樂土而置之狐兔之邱失其綺紈之

貴遊而混於樵牧之賤宜其抑鬱無聊不能一朝居也乃能肆意於詩籠絡萬象入於肺腑可謂不以貧賤撓其中者歟熟玩是編無慮數十百篇其五言七言近體必擬杜甫其歌謠樂府必擬李白嗚呼志亦勤矣余嘗謂詩至中州概乎無足論者而乾坤清氣恨靳於人如此苟得之則發爲麗藻使千萬人攻之而不足吾獨從容爲之而有餘抑可畏已夫越二年復見余求書其首既喜而不厭遂復題之曰瓊臺集俾覽者知東南猶有若人而無誚山中之寂寥云

案按清江文集二十四有蘆軒記云天台李廷鉉之謫潁上也日讀書一室中泰然自足復題之曰蘆軒本其生長天台故復題之曰瓊臺集而爲之序　又按朱彝尊曝書亭集王彝傳彝字常宗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醖雅時楊維楨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

遺書

四書辨疑　赤城新志云今亡經義考云佚

漢唐會要　見千頃堂書目赤城新志云今亡

性理本旨　見千頃堂書目赤城新志云今亡

七政疑解　千頃堂書目入經部書類黃巖志入子部天文類佚

筆海雜錄五十卷 浙江通志入小說類黃巖志入雜家類赤城新志云今亡

遺文 附

台州府儒學題名記孟士屋撰　赤城後集四

皇上誕膺景命撫有萬邦際天極地罔不臣附武備既修文治聿闡乃洪武三年詔天下開設學校置師弟子員給廩祿稍食以養育之冀其成材而任使焉德至渥也後十五年又下明詔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羣試於有司以登名天朝時清漳林原亮氏來典教席越三年丁卯生員之領鄉薦者三人又三年庚午亦如之郡守閻彥清同知寧希周經歷王中嘉其成效之屢臻相與謀爲題名以記台學興賢之次序林先生一日造余

而言曰台郡建學先生實創其始於時生員李德遂水邱曦嘗與賓興之選於前矣今先生典秋闈文衡而吾鄉士子樂於教育連茹彙征者又不乏人則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茲承郡守之命而屬於先生幸無讓士屋辭不獲於是拱而答曰台之爲郡上應三台川嶽孕靈人物鍾秀載諸圖經可考也矧今聖代啟文明之運郡守宏文治之政郡博士司訓廣文學之教是宜多士濟濟學行彬彬朝維暮習克底有成而預名鄉薦者累世有焉信不可以無紀勒諸貞珉俾後之來者惟實學是務芳躅是紹有引勿替以無忘先生之造就與太守之勸奬則庶乎無負聖天子養育之盛心願不偉歟先生拜手謝曰是可以爲記遂列其姓氏之次第於下

綦按據此則士屋嘗爲郡教授在洪武十七年甲子又嘗聘興浙江鄉試在洪武二十三年庚午益明初各省主考皆由大吏聘請但採物望不必定由科目出身也

州判盛聖泉先生象翁 孫侍道

赤城新志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歷平陽汀州路教授以昌國州判官致仕嘗游車玉峰黃壽雲二先生之門學者尊之曰聖泉先生今祀鄉賢祠

宋元學案盛象翁字景則黃巖人也學于車玉峰又師王魯齋而與黃壽雲爲友累官昌國州判官學者稱爲

聖泉先生所著有聖泉集

同治黃巖志盛象翁字景則三坑人嘗游車若水黃超然之門得淵源之學士人遊其門者踵相接也因其所居與聖水山近遂尊之曰聖泉先生延祐間歷平陽汀州路教授聘典江浙行省文衡識陸文奎高古之文終昌國州判官著有易學直旨本原聖泉文集從祀鄉賢祠

綦按奎當作圭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延祐設科一再中鄉舉即其人也

遺書

易學直指本原或作源舊志無本原二字元史藝文志有

黃巖志元盛象翁撰本其師黃壽雲易經通義刪去蕪說獨標旨趣以理爲主而兼及象數經義考云佚

易學直指本原注
黃巖志元盛侍道撰侍道字希曾號通源象翁之孫蘭谿學正取其祖所作直指本原注之益以闡明天人之蘊余佚
聖泉集亦見浙江通志
亦城新志黃巖盛象翁著今亡
遺詩三台詩錄云李五峰論元初詩人十數家聖泉在焉
五龍山在新河山麓有陶昭書院
塵居趣自幽脫巾挂龍石浮雲宿檐端幽篁翳瞑色萬卷伊吾聲半山鐙火夕笑談紫陽詩躋攀謝公屐皓鶴唳海東月明松露滴
題丹崖寺壁

相士林心月求詩
昔人一寸心未言情亦吐後人一寸心對面不可覩對面不知心而況越與楚炯炯月行空老盡翁與姥此夕復清光照我庭中戶舉頭問明月何人心獨苦
命兒學農圃
堯舜壽百年子皆不可傳孔孟少無父爲聖爲大賢天司生大命猶且付自然宜乎父與母教訓徒拳拳我有四男兒識字俱未全豈無一成立髮已白我顏及春姑
買牛驅之事田園賢愚不必計且免飢與寒
入城歸路
忽見殘花淚滿巾紅桃白李昨如新淒涼風雨千家路

鴉絆煙霞七尺身誰解作文驅五鬼豈懷投筆到三神
東君緣盡山頭樹不染茅檐白髮人
西湖晚棹
西湖湖水千畝寬湖光蕩漾玻瓈寒短棹輕移入煙雨斜陽一抹染流丹舉酒烹魚知傾倒拍手扣舷歌窈窕碧波驚起鷺雙飛劃然月出東山小
北隴春耕
東風扇起寒雲低膏腴萬頃環清溪落花雨歇飯牛出一犁耕破芳草肥夕陽滄滄烏聲碎水雲桃柳青蓑肥臥龍久臥人不知一聲長歎杳無際
題丹崖寺壁
句漏仙昇幾度春言尋石室度嶙峋枯藤線繞枝何古寶刹巍峨景自新竹色滿亭人是晉桃花夾岸世非秦支頤獨立斜陽裏魚鳥依依總可親
遺文
與趙子昂書三台文獻十四
聞物之配於道而列於器事有極智者之深思而遁思者之邵笑其惟文辭乎或曰文辭小藝此不能文辭者之論也夫文辭之體原於性命其用關於政教關正運奇積順發華操之無底詣之無涯衍聖賢未盡之旨洩天地難言之情通微悃於九重播皇猷於萬里明之可以感悟冥頑幽之可以和樂鬼神前之千百世而如見

後乎千百世而如授豈可以尋常小藝目之哉今有巧思之人目接眾技無不精工父母教之文學則勞師傅瞶歲月而無成功又有強記之人經史百家瀆溢胸臆使之執筆爲文非蹈襲而不擇則枯澀而不暢無他蓋能爲文者才妙天成無規矩之可授機斡心腑非簡編之可習人爲萬物之靈能爲文者又人之至靈者也故一代超卓之士百年不過數人一時警拔之文平生不過數篇豈非文者天地之奇氣人世之至珍或者不能不知乃以易視之此志士甚所不甘者也雖然六朝之末以對偶爲工晚唐之末以音律爲工宋之末以科場立說之異爲工穿鑿大道投合時好皆文之靡者也其

鄙於人固宜至若浩然正大之氣藹然和平之音則治世不可一日無者況欲鄙之乎但不多見耳昔人言作者如牛毛識者如麟角非確論也天下豈有能作而不能識者乎仰惟閣下鍾神秀於星嶽傳訓教於階庭雲錦爲裳蕙蘭爲佩掃時文之塵腐追大雅之芬芳肇力扛鼎賦聲摩空一字落世千金莫易皇元初混江南收拾文臣首得閣下聲價之重百倍機雲是非薦引者眞知閣下斯文將興天啟其衷也某於是時已有垂翅附鴻之意故嘗介養蒙張先生以賤名通於左右矧於奎躔炳赫賁於吳越某也敢不早夜奮迅以自託於光照之末但某學不先人心甚企古自總角從事於斯文者

有年矣雖未遽追於前修自謂稍異於流俗顧嚮鄉里儒服累百而相知者不一二邇來客在閩荒之窮不可與語者益絕矣於是深閉齋廬歌詠舊所爲文頗自娛好而門外之人莫不聽而非笑之夏蟲不可語冰尙何言哉抑又竊比陳黃自特以不躬之志有當今之蘇長公在止敢爲斯文之受詘訟焉非爲己訟蓋爲吾道訟也幷錄古詩二十首止希采覽秋林小簡未諧律呂惟閣下憐其志而教之

書李次淵孝經講解後三台文獻十三

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昔孔子舉萬善而授之曾子惟曰唯授者無復丁寧受者無不掩萬善而受之孔子惟曰唯授者無復丁寧受者無

有疑難孝特萬善中一事且出於曾子說之繁哉或者謂孝經詞衍旨複非孔子之書蓋漢初諸儒派曾子之傳者爲之爾夫苟足以派曾子之傳雖謂孝經爲曾子之書可也聖賢不世習倍降而告戒瀕撞鐘被鼖灼炬開矇時實使遂然也漢初去孔子之時未遠其辭已不容於不詳況後二千年哉況遐荒絕徼素昧先王之政者哉西蜀李仲海次淵教汀之歲講解此經旁譬曲引累十餘萬言謂次淵非孔子忠臣可乎亦不得已也嗚呼跛足之羔反哺之雛不言而喻今首冠足屨乃使爲師者諄諄其誨可以媿矣余後五年來汀聞而求其簡學徒無能習者吾猶恨次淵之解未詳

也茲因同鄉[illegible]山連宰公出示錄本感歎而書其末

案按以上二篇皆爲汀州路教授時作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赤城新志周潤祖字彥德臨海人嘗學于周仁榮與達兼善爲友隱居教授四十年至正中被召既沒而恩命始下鄉人相與即其所居尊稱之曰紫巖先生所著有紫巖稿十餘卷

案同臨海縣志周潤祖字彥德大父繹齋嘗師事晦菴高弟黃直卿先生承其家學復師周本心而與達兼善爲友精性理之學德器温粹原作邃爲文端莊中法度隱居教授考究聖賢之道四十餘年子弟與行鄉有不善者以誠諭之其次終身羞恥不敢爲非吏胥催科過境上恥爲暴戾當道衙部必造其廬而禮焉省臺交剡不起會朝廷使者經略江南薦擬國子助教既歿而命下鄉人稱爲紫巖先生立祠祀之所著有紫巖稿十餘卷

贊曰彥德師事本心隱居教授澡身淑世居題通德里號荀陳幾於入恥爲非雖古王烈無以加焉可稱大儒矣

雜紀

寒夜有懷周紫巖先生曰號奉寄且以酬黃柑之惠劉基

柱下先生住紫巖倚天愁嶺氣巉巉客來每託青猿報書寄還憑白鳳銜曰上寒光生水石月明晴翠落松杉

驚先生居家每旦必會集諸昆弟迨暮亦然賓至如歸年滿七十與少者爲禮亦謙讓不肯坐上坐先生之爲人如此是以薰陶其鄉爲良善之俗變其民爲質厚之民繡衣持節之使凡過是都者聞先生名字亦無不請問其廬而禮焉先生不事矯激無所依隨冠帶見客人滿意薦書絡繹視之泊然蓋其積累之厚故其操守之固是其有本者然也竊嘗慨歎夫開物成務之教衰而世之爲士者擴充或未極全盡涵養或未極至到善不足裕己誠不能動物往往急於自成能無媿乎先生者寡矣先生之學誠中形外始終一節效驗明著才能超卓而位不之及德之所被止於一鄉然至於鄉人祠祭之舉其慘怛之心思慕不能自已之意將子孫世世是保則與享貴富於一時不旋踵而磨滅者得失相去豈不千萬也哉因又爲之作詩以係記後使歌以祀神靈有知其尙遲遲而不忍去也詩曰

坎坎兮擊鼓青山兮環堵風盤旋兮屢舞此有宮兮維子之所擊鼓兮逢逢薦芳馨兮庶豐儀神駕兮在中神所欲兮我能汝從神之德兮如春善煦物兮以慰我人我人所報事兮毋敢弗勤神毋去我兮我子有孫

遺文

重修總管府碑　赤城後集二

皇朝襲古制地方千里置郡郡有守秩視古侯伯其治所謂爲總管府所以布宣天子明命統州邑羣有司以聽徵命蓋禮樂政教之所在其府宇宜曼碩尊孚式熙侯度以示民有嚴非獨去滯恚亂危訽有脫理達而事成也台郡治重修於達魯花赤也都居帖木兒公歲月易遷風雨時至復拔夷不可支至正改化總管禿堅阿中順公視郡事首詥諸監郡達魯花赤哈剌不花公曰自吾居之弗理也何以理乎外監郡學道愛人素稱長者因曰必艮於圖無寧以爲民病同知佛留公治中賈公讓推官楊公惟忠並以典刑碩德爲政尙體要經慼張公惟艮知事靳公直照磨胡公必發皆衣冠偉望能以清愼主畫諾上下交贊以爲當務總管中順公迺庭

選郡士謹厚有幹材者六人俾職繕修授以指畫給以公帑且慰諭曰既以役逮下無以公事廢若生業徐爲之弗亟也吾不以嚴期程若也六人者樂以功自效朝夕從事若裕其父蠱材需其艮工遊其巧向之傾陊離剝者撤而新之漫漶黝黑者丹臒之自堂徂門以及兩廡東舍凡百十楹井井完好視昔加壯經始於春之二月至冬十一月分考其成曰後之民將不利於木土矣余謂考績之法廢仕者視官府若傳舍視其民若舍下兒蓋邈如也遑恤其後哉公視天地民物爲同體故凡持節三臺分茅兩社所至輒有終譽治台之初爲民鋤姦雄暴酌利害而興革之嚴吏選以杜倖門疏鹽筴以

舒民力綱張目舉烝烝焉爲鄉化未期月也會行丞相府檄公轉粟龍灣民皇皇者累月將歸父老以香花絳旗候公于會稽境上復署安民父母神事之以爲公壽丞相知公治效素有聲復遣使者以督辦貢篚禮起公民懼公之復去也爭臥轍遮塞道路車不得進留不獲卽泣訴於使者曰願多謝相君無久奪我慈父是歲六月不雨公歸不就燕寢卽走禁百神出已槀給禁贲燎煙始升正晝輒晦風雲雷雨若取諸方寸民大忭舞謂昔也望公之歸猶望雨也公歸而雨天其善應乎嚮至矣余嘗觀詩至魯閟宮所以頌魯侯能啟修其宇也首曰是饗是宜而帝假莫不率從而民順末章始及松柏之者修其本不徒事其末也辭曰

壽尺者先其德後其事也德本也事末也烏有本立而末不舉者今余於是記也所以謹歲月昭成功迺特書公之繫民心動天地魯頌之義也蓋將使夫後之嗣公者修其本不徒事其末也辭曰

維皇建極配天秉圖利用建侯神道乃鋪五侯利用白茅青社有監有式協恭亮采百務以敘式章遠猷睠茲公府亦罔不修黃堂中峙兩廡翼張重門靜閟室陰洞陽上閂六符下蹴九霞五雲烝宇萬壑結阿以宣皇風以謹侯度牖藂攝龐澄源去蠹侯燕于寢仁漸義摩罔我安宅鼓腹含餔侯躋于堂有儀有章旨酒兕觥報以壽康松柄有昌德音弗違丹楹刻桷否德乃讒莫厚匪

德莫堅匪石勒作貞符以永侯則

重修捍城江岸記　臨海縣志十二

皇元大一統盡隄天下城郭以示無外獨台城不隄備水患也城下爲隄以捍城也按台襟江帶河南匯爲龍湫磐石踞江面天大雨西南萬壑水至直擣磐石怒濤橫齧城下至與潮汐鬬勢益張宋慶厤中城決西南隅木石盡東去民半入魚腹城距今滋久隄且弗固歲以官令理之令頗無遠畫朝作夕圮民用大慼至正九年

聖天子嘉惠元元易樹賢守監達魯花赤僧住總管達魯花帖木兒特被天眷同牧是邦既上郡巡視所守因相語曰台固水國倚城以爲命弗治如民人社稷何乃選善辦事者六人授以方畫給以義助錢董以府史張某俾專任禦水事公退身至江滸勸相無虛時六人者樂于趨事若裕父盡瘁石高山取灰于越外聯大木築之抵堅以壯其趾內積巨石累之極深以果其腹地之卑者封之而致高壞之虛者除之以布實亢其背而不墊澱其塹而不澈不墊則外不淫不澈則內不訌延袤崇廣周帀堅緻視昔倍蓰焉明年夏工考成達魯花赤公舉酒勞役者曰爾築弗傾民生是憑我心攸寧一日胥慶敢用酒總管釂酒于江曰方今聖明御極嶽靈川后罔不效順繼自今所不能保厥成功者有如江父老子弟歌忭鼓舞請書貞珉以無忘侯德余聞柳子之言

曰古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然人心橫流頹波浸潰有藉于三綱四維若奚獨曰水哉水哉今賢守監之爲國也莅之以廉明正大之體鎮之以簡靜貞一之固所以立我民命視水事孰能輕重之者信哲夫所成固在崇臺堅壁之外哉是可以恢張侯度慰答民心對揚明命矣雖然物之廢興無常而水之性善變以無常而遇夫善變乃欲論其貞久亦人心有以勝之耳後之來者於此有考而述則焉倚有常而無變則賢守監之德不亦遠乎夫書善而不備君子不責也乃申之以辭曰

惟台建邦須女之野大江西來蕩我民社城隄捍江將復爲隍守監惠來操城之綱掌固獻功石工具在手障狂瀾納之東海昔也淵水今也衽席是翼是馮惟守監之德厥德伊何有那者麟族姓振振信厚且仁聲聞于天帝命錫女爾公爾侯分茅胙土六德敷施五事具舉是心之充視溺由己懷下以德報上以忠銘德表忠用需觀風

隱君陳西山先生紹大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世以儒學名家元初鄉人競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章必傳經義治尚書作四書辨疑生徒至二百餘人若潘伯修趙友閒姚懋誼皆其徒也嚴毅方正未嘗言人過失居斷江西山下躬耕樂道不求仕進門人尊之曰西山夫子見兩浙名賢錄

遺書

四書辨疑 經義考云佚

遺詩

平泉歌爲應景裕作

九峰山前一泓水隱居洞庭三百里夜深倒浸星斗寒一波不動光如天涓涓餘潤發清藻行人飲之甘且好

天飄馬鬣如可期釀酒更送澄江麋

靜正牟仲裴先生楷

赤城新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爲文章凡以性命爲先詞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辨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辨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辨四書疑義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 宋元學案略同

同治黃巖志牟楷字仲裴號九溪又號葛屋山人茅畬人刻志正心誠意之學早喪父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至數百人持身嚴肅鄰里沾化揖讓可觀爲文章凡

以性命爲先辭華爲後有九書辨疑河圖洛書說春秋建正辯深衣刊誤定武成錯簡管仲子糾辯致中和議桐葉封弟辯四書疑義等篇門人名其書爲理窟尊之曰靜正先生從祀鄉賢祠

遺書

河圖洛書說　今存二篇其一缺後

定武成錯簡　經義考云佚

春秋建正辨　經義考云存

四書疑義　經義考云佚

九書辨疑　見浙江通志陳德永九溪先生傳作九經辨疑今佚　按今牟氏譜有之凡五條七百二十四字理十四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深衣刊誤　經義考云佚按今牟氏譜有之凡五條七百二十四字理十四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餘字則實未嘗佚也

深衣刊誤序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稿二

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嵐居閒者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因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沒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僞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著爲深衣刊誤且欲與逢掖之士共之其閒尺寸裁幅之誤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者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淶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爲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遺詩

悼陳氏兄弟

生男但願柔且魯不願生男尚雄武君看戶牖兩兒郎孟浪於身竟何補大兒汪罔軀瞳光炷灶火虬捲鬚背拖雙鞬翼兩戟跣踏荊棘馳虎貔小兒鳶聳肩腰駢捷疾如猱猿丈八蛇矛託鐵堅十盪十決無當前滄溟鎖脫支祁吼奮競誇爲萬夫首樓船三戰三擲戈意望雲稟畫不朽鄱陽江上屯蟻封猰貐吐涎畫昏濛憤君不悟子魚膽跳踉再試桀石雄賊奴金斗期聚臂黃口呼僇若兒戲荻花洲畔委狼牙鸞肉枯魚不知處鬼雨茫茫高野黑血汙遊魂杳鄉國兩家內子泣烏烏老牛舐犢悲何及英雄要知本天賦二子向來元自誤南山山下有黔婁荷笠晚歸先飯牛

秋日書懷

畫虎屠龍技莫高日長周蝶且陶陶支吾風月吟千首埋沒林泉見二毛世路未諳休强出生涯隨分勿徒勞秋聲昨夜來庭樹獨對青鐙課楚騷

遺文

河圖洛書總說　黃嚴舊志十

河圖示人以陰陽五行之造化凡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實不外此故四時行百物生而天道成者河圖之功用也洛書示人以尊卑上下之紀綱凡后王君公大夫師長之所以經理國家天下者實不外此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人道成者洛書之功用也然河圖雖具陰陽五行之造化而尊卑上下之情理存焉洛書雖具尊卑上下之紀綱而陰陽五行之妙用在焉先儒所謂圖與書相爲經緯表裏者如此而已若謂圖即書書即圖亦可以爲易圖亦可以爲範則一圖足矣何以書爲此恐非上天出圖出書之本意也或曰聖人之所以則之者何也曰則河圖者則其象而已則洛書者則其數而已則其象者取其陰陽奇偶之象以畫八卦而成易也則其數者取其自一至九之數以列九疇而成範也謂易亦有範之理範亦有易之理可也謂圖即書書即圖卻不可也或問河圖洛書之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且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圖與書不可以概論也河圖之位隨五方之位而配之以五行也故一六爲水而居北北水位也二七爲火而居南南火位也三八爲木而居東東木位也四九爲金而居西西金位也五十爲土而居中中土位也此五方之定位

四六八之在四維者則爲臣庶卑下之位也愚故曰洛書示人以尊卑上下之紀綱也愚嘗即此而推廣其義以見天下之理無不備於是焉以禮樂論之則河圖爲樂洛書爲禮以仁義論之則河圖爲仁洛書爲義又大而論之凡聖人所以發政施仁哀矜簠簋欲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者皆河圖陰陽對待之理也凡聖人之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近君子而退小人先教化而後刑罰皆洛書崇陽抑陰之義也故河圖之義行則君臣上下之情通而上不至以虐其下洛書之義行則君臣上下之分明而下不敢以陵其上二者固當竝行而不可偏廢也小而論之治家者不明河圖之義則必至於

虐其僕妾怒其妻子而家道不和矣不明洛書之義則必至於主僕之分不立尊卑之序乖亂而家法不嚴矣以是推之何往而非此理哉在學者深體而默識之耳

送堂弟子禹子南赴舉序　牟氏譜

宋元祐中我三世祖主簿公擢進士第踵之者二三人其太學童科胄試鄉舉者累累焉乾坤再造故家淵替吾族爲甚然詩書一脈猶未息也子南子禹子同曾祖昆弟執經予館下皆敏悟辨博當以文振家聲又從黃子約遊識益長文益工至正甲申將挾所有以決策於明有司予嘉其行也進而告之曰資興詔下距今十有九年闔浙之士由是選而仕吾州者往往有之而吾州乃獨無一人登仕版者是固有命焉抑亦器之未利也今子之往也庶幾一舉以光迺祖之前烈乎吾貧且病不作此夢久矣二子其勉之哉　按牟企元祐三年進士超然從子牟若畯字南號南軒子禹未詳甲申至正四年也舊作王申誤

張務光先生明卿　父莘夫　林弦齋　邵素心

宋元學案張明卿字子晦天台人父莘夫隱約田閒能以詩書自振入元用薦爲鄉郡儒學正鄧文肅公當受業焉　按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縣州人徙錢塘仕至國子祭酒　先生始成童而學正卒即知家學是荷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詔求直言先生慨然爲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於朝既而歎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其以爲干祿乎盡止之于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于門者傍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師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叱之不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先生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之謝不往其學術一以考亭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爲不易心于貧賤不屈節于名勢綽然能任人師之重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先生長身疎鬚衣冠整厲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其所自號務光稱之爲務光先生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及政事書藏于家　按元豐末至建炎初屢蹕南渡遂爲天台人榮四十餘年恐非熹之弟也協生武節大夫埏埏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碣銘　浦江宋濂原濂撰

宋學士全集二十三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爲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爲弓正而賜姓爲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肅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爲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爲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協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爲天台人榮四十餘年恐非熹之弟也協生武節大夫埏埏

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潣潣生某官逃逃生某官伯熾
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菜菜生莘夫
字某隱約田里閒能以詩書自振逮入元朝用薦者爲
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卽知
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
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覆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
毅靳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閒有詔求直言公慨
然爲政事書二卷將渡大江淩黃河以獻於朝旣而歎
曰吾爲生民計耳不知我者以其當作爲干祿乎盍止
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
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倦縣慕其爲人聘致爲子弟

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
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
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
爲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
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
鉄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襄事今不用奈何公曰
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
歲惡拔延祐元年也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飢者輒予
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爲意唯見官政
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
子稱焉生平不耆榮名築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

鵞石爲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釃酒賦詩
望之者猶世外人織毫塵土蓋不足涴也作爲文章珠
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
畫竹石韻度清灑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
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爲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
之事爲不易心於貪賤不屈節於名勢綽然能任人師
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
識見夐異以辭章自豪雖與公友恭無閒獨於論辨稍
不相合必面頸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鬚衣冠整嚴
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
稱之爲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藝編六

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
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
四人曰公昌大宰路儒學正曰公顯滁州儒學正博學
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艮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
環趙永其壻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
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
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積嶺之原既已成禮公顯
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聞天台爲靈越
奧區所謂金庭玉堂瑤樓瓊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清修
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庚子眞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
其殆任庚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秕糠

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爲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遘而大耋是遺詘伸雖人顯晦則時乃浚洛伊乃達泗沂乃牖夫民彝積嶺崔巍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爲務光先生之碑

務光先生張君誄辭　義烏王禕子充撰　忠文公集

古之君子出而用世則天下被兼善之澤處而立言則後世蒙嘉惠之私其操雖殊其志則一皆所以究心而信道及物以爲仁者也有若臨海務光先生張君殖學厚深秉志貞亮攬儒林之英秀搴藝圃之芳華自其壯

年有意當世會詔求直言時丁多故發采家國之利病酌古今之權宜撰爲政事書將詣於朝廷獻諸君宰而事不果行志弗能究遂乃居鄉闡教開門授徒執業者皆英才講經者無虛日益其學術一本於伊洛而上達於洙泗純而不雜信而有徵於是推其躬行心得之緒餘託諸毫分縷析之章句所著有言志錄六藝編世運略等書凡三十篇皆辨理精詳論事明暢鄙王通續經之僭陋揚子守玄之譏誠足以自成一家永垂千載者也嗚呼先生執德不回雖離蘧於當世而立言不朽實惠利於後來謂其無媿於古君子非歟維昔學士大夫之歿禮貴飾終請謚謀誄厥有彝典先生之卒學者既

棺正斃儀刑旋逖嘉惠猶侈後生晚出將孰憑倚謁焉教思罔文無紀以濯其潛以焯其煒庶無媿詞敬爲哀誄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五　明儒一　朱子餘派二　以下皆同不復著

貞成郭暢軒先生模字子熙　從子元亮

台學源流郭暢軒名模字德茂高祖世卿正肅公之兄也暢軒自僊居徙家黃巖之松山里今屬太平縣少勤學問比肚時有所悟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用心燕居獨處衣冠修整即祁寒暑雨危坐終日及與人接和氣滿容簞瓢屢空晏如也二句雨浙儒林錄作雖居貧常有以自樂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言動應酬一循乎禮邑人士原作士人多從之游其為教必先收放心曰收得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即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不克葬者十餘年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葬已始御酒肉毋疾衣不解帶親為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閱月手指溼爛成瘡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鄉人化之雖狡猾者亦革面輸款終元之世隱居授徒嘗作感秋酷熱諸詩以寓意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太祖嘉其廉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熙躬操井臼一日諸生及門聞打麥聲視之乃先生也卒年六十二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謝文肅公鐸贊之謂其奮起於正肅之後家學有源委云熙博學篤行能世其業從子元亮有文名嘗著尚書該義雲間張恆兩浙儒林錄略同赤城新志郭模字德茂黃巖人洪武初為饒陽尹勸農桑興學校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既三年邑以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于途囊無長物故所著書及詩文藁一篋爪髮一束以聞於上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所著有易說雜評暢軒稿數十卷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今從祀鄉賢祠

饒陽知縣郭公行狀　黃友義太平人　赤城後集二十

公諱模字德茂號暢軒其先東陽人五代時有為永安鎮都監者因家焉永安今仙居也傳八世至宋朝請大夫諱仲珉始大仲珉生瓊筦安撫宗之宗之五子曰森卿夔州通守曰明卿湖南總幹曰世卿兩浙都兵馬台州路分曰嘉卿以朝請大夫致事賜號繼一處士曰磊卿右正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正肅公皆以風節振厥家聲其世卿生太常寺丞勉中勉中生左右司員外郎友直是為公祖也父敏夫不仕以儒世其家友直娶樂邑橋亭劉氏遂居橋亭至公始從伯父參知政事寬夫遷黃巖之松山里焉公天性明敏少勤學問迨壯獨有所悟脫去詞章習由伊洛上溯洙泗求聖賢眞心實

行以自進德安居獨處衣冠修整祁寒盛暑危坐終日若不可犯及與人接和氣滿容閉門埽軌簞瓢屢空晏如也其所涵養專用靜中工夫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士大夫閒莫不尊仰之如泰山北斗初尊府君既沒以兵荒不克葬者十餘載公抱憂戚未嘗破顏迨營冢壙或以左道阻之公曰陰陽家禍福之論實不足信苟得先人入土雖死無憾遂葬奉母杜氏極其婉愉晨昏温清衣服甘旨出乎至誠長兄梁多子累生理且艱母顧念不忘或有所需百方營辦以進不以空乏凝母志母患風疾奉食飲進藥物衣不解帶倦則假寢于牀下不敢離左右親爲沃面澡身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溼爛成瘡終不許人代比卒哀慟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襲含衾絞悉遵古制朝夕哭臨于禮則有過焉四時祭祀必請長兄主之祼獻陟降恪盡誠敬鄉里稱之事兄盡愛敬先府君遺業兄欲售於人命同署券公略無吝容亦不分其直兄或告寒即解衣遺之或告飢雖斗粟亦剖分之又收兄次子蕭教食同於己子宗族姻親恩義俱至雖鄉里狡悍見公亦皆革面輸欵其誘掖後進必使收其放心曰收得放心方驗得聖賢言語有歸著又曰學者若不懲忿窒慾則自家都壞了此大切要處又曰作詩寫字誤了天下多少英俊不過作者之聖變更之終不見文武全才又嘗與學者論治道曰治

天下當法三代蓋世降風移事業僅及漢唐效漢唐則下矣必須力埽積弊大更張之方可不然爲治皆苟而已皇明洪武四年監察御史李公時可薦於朝召試吏部公以性理之學辭考官怒公有才不屑抑授饒陽縣知縣饒陽隸眞定府之晉州先是府若州人緣公事以漁民者塡溢公門公下車望見威儀縞相謂曰是豈私我者耶皆遁去署事日察兵站以革豪戶之冒緣撫遐荒以來飢民之逃匿以倫理開僧道使之有耕以禮義諭倡優俾之從良立分數法以均田賦設方同令而平力役勸農桑興學校表節義黜姦猾懲吏弊汰公卒毀廢寺壞觀淫祠以葺理公廨文廟稅局眞定衛議選軍

科本縣五百戶責流民未著土者充之公以民戶凋瘵方招集之未遑今復選以充軍是行誣誘術豈爲民之父母哉遂力爭於衛不得已於北口流亡不根著者三丁取一得五十戶應命幕官周公矜公懇款止以二十五戶少壯者入軍餘遣還民甚德之既而軍中著刷民間騾匹公謂民間有頭足或倚以當差或仗之給食刷去民何爲活復卽申答民尤賴焉五年夏旱舊俗鄉社聚龍王像以禱公命焚之出舍公廨秉誠默禱天卽大雨一尺深民始驚信秋聘授分垣同考試官越明年旱蝗薦作民食木皮草實公上其事上敕尚書劉公賑之仍免田租弛力役旁及晉薊武强安平南宮新河武邑

棗强等處繼遇派辦軍裝令民出布官酬直布一疋支鹽二十斤棉花一斤支鹽六斤後大名府申時估布一疋直米三斗鹽二十斤直米六斗劾爲倍給省垣命八府照例追還饒陽該米千石之上公以歲凶民艱又上其事朝廷責問分垣如此非惟法度不一抑且失信於民已收者給主未收者免徵公以身體民不顧利害類如此至今有自北方來者莫不曰郭公爲政當於古人中求之七年秋解組饒陽其新令尹左公景仰公德率僚吏餽絹一車爲道里費追運至京師卒辭不受改陞間有旨凡重刑之家不許敘用公以從兄學士故放還翌日巡事者察於途囊無長物惟得所著書與詩文一篋爪髮一束以聞上亦素知其忠清加賜紗幞銀帶及寶鈔一百貫以華其歸後因念平生所學弗克少展遂更號台南丌者公生於壬戌正月二十一日以癸亥洪武十六年也四月二十九日卒得年六十有二從子煜洎諸友人翰林脩撰趙新考論公之德相與私謚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有雜評一帙有易說未就而卒以是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温嶺之西原公配徐氏與公相敬如賓事尊章善執婦道先公八年卒公德之成徐氏有助焉子男二人熙娶陳氏烝侍公出仕以疾卒於金陵孫男聿孫女萬金層娘友義既與公爲忘年交且熟聞其世系事實茲從熙請姑掇其大者爲狀以俟立言君子銘於不朽云

同治黃巖志郭楨字德茂號暢軒高祖世卿右正言磊卿之兄楨徙邑之松山里少勤問學以理學爲諸儒倡燕居獨處衣冠修整與人接和氣滿容士多從之游其爲教謂必先收放心方見得吾道端倪卽聖賢言語皆有歸著又曰學者懲忿窒慾是大切要處父沒會兵荒久不克葬茹蔬抱戚未嘗破顏迄乏始進酒肉毋杜氏患未疾衣不解帶親爲沃面浣衣滌席凡六越月手指溼爛成痏終不以人代與其兄友愛尤篤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授饒陽知縣值歲饑旁令嗛不敢請楨上其事得旨蠲賑澤及九邑有省楨不便民甚苦之楨又執奏廷議韙其言德被八府在任三年勸農桑興學校均田賦平力役表節義毀淫祠境內大治五年夏旱舊俗聚龍像以禱楨命焚之秉誠默禱天大雨深一尺以從兄事坐免遷者察於途簏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暢軒稾數十卷及爪髮一束以聞上嘉其清賜紗幞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號台南丌者年六十二卒門人私謚曰貞成先生有詩文數十卷雜評一帙易說未成從祀鄉賢祠子熙號遐菴博學篤行葉夢得嘗從之游既卒門人私謚曰文康先生曾孫琤字端朝號筠心克世其學所輯有郭氏詩選文獻錄

太平縣學鄉賢祠台南先生郭公贊　謝鐸　桃溪淨稾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昜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兀者

遺書

易說經義考云佚　按黃友義所撰行狀稱雜評一帙其易說未就卒舊志說作學連雜評爲一書誤

雜評一卷　見赤城新志兩浙儒林錄今佚

暢軒稾　赤城新志云其孫端朝家有鈔本今未見

附

尚書該義十二卷　郭元亮撰見明史藝文志赤城新志經義考俱云佚

郭元亮詩文集五卷　見浙江通志今佚

郭氏文獻錄　郭珏編謝文肅鐸爲之序

郭氏詩選四卷　一名郭氏遺芳集謝文肅鐸序赤城新志云郭端朝家有刻板今未見

遺詩十二首　見赤城詩集三台文獻

感秋三首

梧桐老秋枝零落獨何早紛紛石欄下已復不可埽豈無井中泉不及濡枯槁夜坐久寂寞涼月空皎皎有材爲世用顏色不自保襟然蒿與蓬青青上盈道氣運固如此能不傷懷抱

秋卉亂紅綠雜然不知名感此風露移故亦競敷榮亦有幽蘭花中含芳潔情晏然處明晦不以臭味矜奕奕保天和豈謂殊死生

青楓如渥丹變易誰爲者感此風露肅赫然顏色赭上天夫何言令行物趨化虞廷任臯陶亳都舉莘野肫肫二君子乾坤一陶冶李斯輔嬴秦遽變鹿爲馬況乃刑政施尚出德禮下古風久磨滅頹波若傾瀉安能混茫昧亦復繆趨舍懷哉魯叟聖舉錯有餘師無德禮之施舉措顛倒首章從君子得志次章從小人之幸遇說到君子之廢棄說到小人化民較速於刑政惜無能行此者君子守貞末章言德禮待聖人之出而明舉措而已貞成嘗論治天下當法三代效漢唐皆苟而已是意復於詩見之

酬余汶中惠楮扇

青藤雪花劉水春劉女洗花鋪白雲吳質并刀弄織巧手裁玉盤圓皎皎蒼苔顛倒魚罟芒銀絲殺紋秋水光

水晶簾箔射秋月卻笑人間汗流血吳綾女兒背面啼半生空踢鴛鴦機

鴛鴦軒爲林君周民題

龍伯國人碩且脩巨鉤緇索海底投雄風倒山浪波立六鼇引首珍盤羞欲攬長虹綴明月海上歸來膽如鐵長庚墮地喚不醒采石醉波翻碧血腥風千載襲餘子淫浪半空思一擊疇能鞭驅出鼇上戴首軒車目予向雲移員嶠鶴不驚月落洞庭人乘榜哀猿嘯虎野山遠滌露酌霞神骨放湖邊小梅千蕊春魂香眼潔冰無塵夢入烹鮮睡寒玉行將起放青衣倫寄語東濱碧桃客策勳十五勞形身

殘臘雨夜
黯黯雲低樹溟濛雨拂窗雞棲同涇蟄人語亂紛咙撫
事渾疑夢持心未肯降把書頻入夜白首俯銀缸

借潘孟翔先生宿山陰花字韻
寶匣霜飛拂劍花白頭吟客憶仙家飢餐石室青泥髓
渴飲瀛洲五彩霞截錦爲詩陽父美鉤銀作字小王佳
水晶宮畔春猶在應有嬋娟護絳紗

曉行
天明未明候落月客行欲行聽盡鐘青鞋萬里涉遠道
黃鶴九皋鳴在松神龍變化豢可醢野翟耿介罹于罻
丈夫心地本空闊更須絕頂看羣峰

酷熱
赤蘇朱幡降祝融炎官熱厲漫燒空要令民物歸燔灼
始信乾坤有鑄鎔五岳翠雲同日槁萬源溫水一時通
漫膚焫焫愁無地祗願清涼釋困農

立秋
西風卽已轉江城涼氣紛紛入夢清魚鳥不堪歸燭灼
園林衛復見飄零露從今夜浮新白人到明朝向老成
對此豈能如宋玉高樓乘月聽吹笙

次韻饯謝伯遜氏遷居桃溪伯遜卽謝孝子溫良文肅之曾祖也
親交與子幾年餘憂樂甯云不繫渠此日移家成契闊
登覽豈無蘇內翰題君孝友配前修
憐予衰鬢獨蕭疏入春萱草萎能起茁砌蘭芽美自如

郭端朝詩四首見三台文獻方城遺獻
去得玉川風月舊終身無復問幽居
雨中次希賓韻
淒風淫雨驟十日下隰高原如九江雲氣朝來黑到地
濤聲夜半寒動窗農人望歲苦至骨天地有心仁滿腔
且復相從醉春酌街頭升米白魚雙

詩附
郭元亮詩三首見赤城詩集方城遺獻
鴛鴦軒爲林君周民賦
五山出東溟迴隔風雨外蟠根寄靈龜聳立分峙戴中
有神聖居金石互輝蔽扁舟杳莫尋弱水浩無際今君
復何修鴛鴦結軒砌六窗明倒影半落歸墟內梁津不
鞭石穩踏黿鼉背花木散幽妍琴書閟清麗遊遨集飛
仙韻響珊鳴珮慚予釣鼇手投犆無良計早晚御尻輪
逍遙其流憩

弔金烈婦水洋金彥敬之母梅氏
烈婦處其變感激蹈勇決引刀裂其吭悲風灑腥血孤
兒弃弗顧毅氣凌冰雪天仍卹其孤不使宗社滅

題洞黃黃氏集怡樓
大山飛鳳小蟠虬中有幽人結翠樓碧洞靜臨花萼晝
朱簾高捲雁行秋相看得句追靈運共喜謀生擬少遊
登覽豈無蘇內翰題君孝友配前修
郭端朝詩四首見三台文獻方城遺獻

寄葉素軒先生

梧葉秋風老驚聞節序移壯懷孤劍在離恨一燈知
枕寒蛩切機書旅雁遲何當明月夜洗耳聽塤篪

暮春有感

年年客邸送韶華又見光風度絳紗宛馬秣殘吳地草
蜀鵑啼老楚山花青岡白石多新塚華屋朱門幾故家
正是倚闌吟不得一聲銅角夕陽斜

題雁山諸景

遠鴛雙鷺海上來巍巍天柱倚高臺石屏似爲安禪設
瀑布誰煩玉女裁霞障展旗光掩映天聰卓筆勢崔嵬
不知龍鼻涓涓水洗得靈巖幾劫灰

皇鄱陽先生

纖柔鱸膾爛蒸瓜蠻酒紅於頓遜花一樣山莊閒趣味
無因寄與五侯家

遺文一首

跋潘省元宣德碑文後太平志

宣德碑未樹而方國珍遺盜殺潘省元伯修依違不受
朝命復遁入海至我朝始納款予得碑文副本於李知
白先生名禹鼎字德新每讀未嘗不爲省元揮涕而三歎也則
僭書其後曰國家之氣運在君相庶事之康寧在宰臣
一俞咈取舍之閒而成敗興亡之機決矣帖里左丞御
史左納二公之招諭國珍也初未得其要領決其誠僞

而遽以乞降上報請授流官使納其戰艦散其徒眾二
公度能制國珍之死命否乎言何容易也於時脫脫爲
右丞相執不許請遣兵征討章留中不報及脫脫爲元
主所忌受命率諸將討徐州賊定住方居中用事竟可
二公之請由是損國威而張寇勢元之國祚至不可救
云一宰臣之用舍而國家之成敗遂夐然懸絕如此後
之任相及柄國者可不視爲龜鑑乎元之事已矣獨惜
省元以清廟瑚璉之器乃倒持莫邪干將失其用以自
殞其身兼碑文褒貶稍失實獎帖里左納而抑脫脫非
當時實錄也應梅魂名夢虎字彥文及知白皆有詩悼之子非
不知省元者也惜其遭時不偶又其文必且傳後恐後
人以帖里左納之計爲果可用故書所見以質省元於
九泉如其有知也其且爲予搤腕而三歎也乎恨梅魂
知白之不得見也

文附

葉艸菴答郭退菴先生論綱目書太平志

艸菴首奉書艸承學門下得讀貞成公遺書有通鑑綱
目諸說論及廬陵劉氏友益書法有一二未盡處嘗默
識之茲領教令參訂其數條奉復艸安足以及此竊惟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爲萬世之法比事屬辭褒善貶
惡其要旨在於尊周室朱子因司馬氏之通鑑作綱目
以正百王之統綱以效經目以像傳其要旨在於崇正

統此天地之常經君臣之大義而聖漢之本心也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備著褒貶書法杜元凱何休范寧注解復有書法凡例一以尊周室爲說春秋之世周室衰微諸侯强盛以地則僅比一小國以兵力則不足以自衛然而歲首則必曰春王正月其行事聘問一則曰天王二則曰天王楚與吳不請命而僭自稱王則貶而斥之曰人曰子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至於齊桓晉文以尊周室也子朱子雖不敢言續春秋然知春秋之奥旨者宜莫如朱子矣當其時吾鄉趙幾道先生從遊門下以意旨屬令創撰綱目初稿其詳見於所與商論諸簡可

攷也趙氏之言曰綱目之作在於崇正統如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禁諸葛孔明漢賊之討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功而不可易爲者豈非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名分不可廢乎春秋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方遜志先生有釋統論正統一變統二諸先輩皆驚服以爲卓有高見綱目書法今劉氏一依朱子大書其世代年月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凡不開行列書者皆爲正統則其說褒貶之間亦必有未盡處然非殫一生心力不足以議此先肅奉咨俟及門詳請教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序

予嘗錄吾鄉先正諸君子文行之大者爲尊鄉錄幾年矣閒有得其名而不得其實者則往往求諸其子孫已漫不可考恆竊自歎以爲文獻之不足徵也蓋如是夫夏殷之禮夫子雖能言之猶必取杞宋之文獻以證況欲以無稽之言爲不足徵之論而妄窺其萬一者乎苟卿氏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信哉筍心郭君珵一日出其所謂郭氏文獻錄者而觀之自宋迄今上下幾三百年而其文章行業之載於碑板傳記者歷歷如前日事於乎筍心於是過杞宋之君遠矣杞宋先代之後時王之所象賢而崇德者也有宗廟之典籍有有司之法守而文獻且不足徵筍心以一布衣而能之乎嗟夫自秦人坑焚之餘天下之所謂文獻者蓋已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其不足徵也久矣君子生乎千百載之下而欲考論於千百載之前以盡知天下之文獻不已難乎雖然文獻者其迹也粲然者也不於其心於其迹於其粲然不於其所以然吾夫子之所謂文獻者其將然乎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百世損益聖人蓋已知之而預言之矣予欲筍心不徒以一家之文獻爲文獻如子之局於一鄉而小也因推其大者作郭氏文獻錄序

明史桂彥良傳慈谿人晉太子而諸王傅亦愼其選彥良與陳南賓茶陵人蜀府左長史明初特重師傅既命宋濂教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字恩巷郴人左春坊右贊善等觀傅徐宗實尤以嚴見憚徐宗實名屋以字行黃巖人少穎悟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尚主帝爲觀擇師難其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向而布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水暴溢隄圮議修築吳人皆以爲便請旌元節閱數祀顧問敷奏剴切授司風紀官斂不就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毋就養忤旨謫役淮陰驛至則郡邑爭延爲師多所造就尋起爲駙馬都尉胡觀師觀援他府例設位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宗實憮然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手引駙馬位使下聽講明日貽書責以三事大義觀媿謝執弟子禮愈恭上聞大喜召見獎諭又奉旨作鐃歌鼓吹十二篇以爲樂與東宮命題仙女醉歸圖援筆立就中寓人情易盡之義且欲付諸火上愈喜召見褒賞洪武末授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萬石賑活饑民時方春暴水溢隄興役治之采訪使以爲妨農宗實上言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亟辦倉卒宗實碎銅馬能以師道自尊召見獎諭擢蘇州府通判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春漲病隄庳相度原隰大興築捍之役部使者以爲妨農勞民庳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孰甚且令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爲勞哉卒就其庸民以爲利屬邑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庳言死生有閒則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官終兵部侍郎黃巖志徐庳字宗實以字行號靜齋石櫃人父存翁元樞密院都事宗實天資穎銳聞永嘉史伯璿得考亭正傳與弟宗茂從之游有經綸天下之志洪武初應聘詣闕數被顧問敷奏剴切授司風紀官斂不就除銅陵簿

佛像以應之上下驚肅蘇守李善薦其才可大用擢兵部右侍郎上疏請移整風俗裁定賦稅等十事皆切時要奉使淮浙條陳所建議密緘以聞上手詔褒其深識得便宜行事有樓貞婦奏乞旌表禮部謂前朝事不允宗實言比干之墓誰封禮官不能奪從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歸夫家成喪養姑翦髮自矢采訪使上其事請旌之所司以年不合例宗實駁議特奏從其請嘗道過旋風甚怪遣人蹤風至湖上風止乃決水得數屍於葭葦下衣帶中有小印及校布記目知商者爲盜所害乃紿言部劄買布甚急且溢其價於是人競輸布潛以小印驗遂得賊浙西有郡庫密邇

僧寺俄而失火眾以寺僧延燒下之獄宗實詗庫貯桐油知非僧罪取油數篦置烈日中驗之皆自焚其獄得釋及靖難師起奉命招集兩浙義勇會建文遜位被遊至京不屈死年六十二籍其家所著有靜齋集門人黃少保淮表其墓從祀鄉賢祠

靜齋徐先生墓表 永嘉黃淮宗豫撰 介菴集十

先生諱厓字宗實以字行姓徐氏其先東海郯人宋南渡後有諱千一者（菜掖干一排行非諱）爲黃巖令其子榮祖遂占籍爲黃巖人先生之曾祖也祖諱已元以子貴贈承事郎行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父諱存翁仕元爲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母車氏贈宜人先生兄弟三人而先生

居長天資穎悟勤敏好學仲弟宗茂學博才捷昆弟白相師友人稱爲二難幾冠聞永嘉彭公庭堅承徽國文公正傳講學鄉校先生躡屩負笈從之游深有所領悟遂贅居永嘉以便力學年漸富而學益充負才尚氣有經綸天下之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恆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語拊几昌言曰必如是而后可以言仕矣居無何元運告終弗克以展其素蘊於是韜光養晦設塾授徒若將終身焉淮童丱時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剛毅嚴正約敎條爲學規若官府號令賞罰勤怠悉當其情諸生咸知振勵洪武壬戌先生應聘

其論治道時淮年纔十六亦叨選入邑庠充弟子員有司以禮敦遣先生赴闕數被顧問數奏劄切灼中時宜太祖高皇帝深喜得人敕銓曹任司風紀先生以草茅愚賤辭除銅陵簿復請歸迎母就養重忤上旨謫輸役淮陰駙郡邑校官聞先生至爭出迎除館延致爲賓師多所造就會朝廷選駙馬都尉功臣子胡觀在選中慮其失教爲擇師而難其人爰命起公比授館教法嚴明如在鄉塾時觀受教惟謹既冠入府成禮畢每當講授中使援他府例設駙馬位於堂中北牖下南面而置師席於西階上東面先生慨然曰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豈以我一布衣而詘師道哉輒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爲說書既而明日復然先生乃爲書貽之責以

三事大義及富貴驕人之說觀泣下媿謝執弟子禮愈
恭略綺紈之習尙儒雅之風太祖深喜之召見奬諭再
三由是德譽日益彰著洪武末荐登仕版初任蘇州府
通判用薦陞兵部右侍郎兩持使節罷而復起轉上寶
司丞其判蘇州也奏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當春暴水
暘隄爲患巡行郊野相視原隰大興治水之役采訪使
以爲妨農且勞民阻之先生上言他役可以妨農止水
不退則田不可耕妨農莫甚焉況今規令有田之家量
多募募貧人出力而飢者得所資正所謂以佚道使民
曷爲勞民哉屬邑有節婦王氏郡乘載其事元末旌表
未及行先生請旌之禮部以前朝事不允先生上言封

此千墓非前朝事乎至今以爲盛典朝議謂其知大體
皆從之其入爲侍郎也首陳十事指切時要凡會廷叅
決疑議先生是是非非有所見歷言之不徇私不黨同
一揆於義以故多有矛盾者其出而奉使也在兩淮多
所建明政舉而民安之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
嫁而夫亡歸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翦髮自誓守節
不二采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先生
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
既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翦髮於葬姑之後雖剡目
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可與守節尋
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

過被劾怡然去職其爲尙寶也年漸老而力漸衰伏遇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優待老臣遂上疏乞骸骨許之
歸家杜門謝客課子孫閱耕稼逍遙林泉之下冀盡餘
齡以遂考終而已越二載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
得疾卒于旅邸垂絕侃然之氣不少眩是爲正月二十
三日也按在永樂三年乙酉距生之年元至正甲申享壽六十有
二冢子鏞扶櫬歸葬于岱石山之原配潘氏繼室林氏
俱永嘉士族子男三鏞銑鐶皆側室出也女一適同里
金沓水南徵士道源之孫也先生平昔交游皆四方知
名士或同事於試院或邂逅於旅寓或談笑歡洽於尊
俎閒慷慨豁達肝膽相照酬歌激烈分韻賦詩竟日忘

倦訃音遠聞傷之者至號慟頓足歎息士林之寥落也
嗚呼剛直嚴正人之美德也先生以之立大節陳大義
致位通顯收令譽於當時其亦不幸由之以貽嫉召釁
終至於垂老客死于外其得其失何相去之遼絕耶識
其得也由乎已道之所有也其失也係乎人莫之致而
致也莫之致而致又何尤焉淮也侍鉛槧之日淺違善
誘之日深弗克容扣以卒所業然而師生之分沒齒而
不忘爰摭行業之顯著者表諸墓道以慰遐思且以昭
示後人俾有所觀感云

蔡按赤城後集亦載此文而異同甚多詳略互異今
姑以本集爲正

遺詩先生所著靜齋集久佚不傳今從三台詩錄得詩二首

樂琴圖

美人冰雪姿娟娟愛幽獨天風灑枯桐寫此庾廷曲白鶴叫窮林幽蘭吐空谷神隨蝶夢遠氣與秋天肅曲罷淡忘情飛雲自相逐

獨遊

霜滿空階夜色闌好懷何事動憂端鄉山自作三年別客夢惟無一夕安志節喜從貧裏見世情多向靜中看紙窗不有梅花月誰伴清吟到夜寒

敎諭徐宗茂先生森

黃巖志徐森字宗茂石櫃人宗實之弟少穎悟博究六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淹貫嘗篝燈讀漢書一帙被落燼熄半坼史伯璿游得紫陽之傳與兄宗實俱從永嘉史公蒙陽之傳與兄往侍相質難史公奇其才曰昔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又與從弟禮部主事宗顯輯歎塡補之後得別本校之不誤一字尤深造於易嘗窮歎曰理數之賾天人之妙俱盡於是矣聞永嘉史公文璣得紫陽之傳與兄往侍相質難史公奇其才曰昔所謂東甌二徐者今復見之遂呼爲後二徐我太祖高皇帝始設科取士卽領鄉書蔡按赤城新志先生由鳳舉得官此誤佐教頒上斥邪詖明正學諸生咸知振勵越二年丁內艱服闋遷徐聞教諭條約嚴謹躬行率士所著易說及詩書禮記經義四書辨疑以授學者一時藉藉所造就登科第者彬彬輩出諸藩重臣仰之交聘以主文衡學士劉三吾薦其才學可大用召入侍講經筵詳闡古先哲王爲治之要啟沃君心未幾遭疾宗實爲請得典敎本邑以奉祭祀建文四年卒於家年五十五少保楊榮銘其墓從祀鄉賢祠

音訛謬兄宗實謹奏曰徐茂是臣弟也臣已委身事陛下矣故山先隴爲乏守管乞放還家芟蕪奉祭俾臣得紓所懷庶可以竭愚忠上可其請令典教本邑於是自西橋徙居石櫃里故今子孫在焉先生季弟宗原暨從弟宗顯才質亦異世稱黃巖三鳳年五十有五嬰氣疾終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七也革除建文年號故稱洪武生於元戊子正月十二日娶同里金氏水南徵士道原之仲女也生子珽璋女一適西橋葛天正又室林氏生瓘按前文作研頗有父風孫男十舉崑巖密嵩嶠巍嶠嶷孫女一適甯川王氏滂先生卒後六年戊子六月廿一日金氏亦逝珽忍死卜以是年十一月合葬於石佛山之原遭家多故未遑揭銘茲瓘爲今官深懼先德久而弗著故祈

生丙銘銘曰

惟性之精勤學博而殷惟行之孝嫺德謹而恂蚤覩楓宸嘗以聖賢之治沃其君失既合而既親則遂處之於要津奈二齒遽離乎齮齕而致位之不尊抱道之眞止淑諸人而竟以是終厥身蓋非其生之不辰實命之迍嗚呼太史銘墳百世弗湮亦足以永其令聞

案按此文似譜師所爲恐非楊勉仁手筆今爲節其浮冗夸詡之言稍明淨矣

遺書

易說見浙江通志已佚

書義考見浙江通志已佚

詩義見浙江通志已佚

禮記義見浙江通志已佚

四書辨疑見浙江通志已佚

遺詩

次韻答李夢吉

疎林日落涼思生羅衣淡蕩西風輕丹桂吹香露華溼玉蟾倒影金波明已知處世若大夢底用防意如重城明朝擬泛五湖水短髮蕭蕭歌濯纓

性理之學十六　明儒二

訓導許士修先生繼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赤城新志許繼字士修甯海人號觀樂生力學正行以古賢哲自勉尤善於古詩其高妙處偪漢魏有觀樂生集傳於世洪武中以薦授本縣訓導年三十七而卒遜志方公銘其墓有曰予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如吾士修者則其爲人可知矣兩浙儒林錄許士修先生名繼字士修浙江臨海人按當作甯海人兒時卽有大志以古賢哲自勉善賦詩玩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博稽約守以爲致用之地與方遜志友善遜志卒卒時神志不亂洞然於晝夜死生之故云

許士修墓銘　甯海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二十二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修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眾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修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欿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至作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邪士修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按赤城志不載遂家焉後徙甯海爲甯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修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歎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修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賾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嗚呼士修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邪初士修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修相好士修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託子銘子謝曰子兄弟與士修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修弟顯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修之親友盡矣子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騖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原嗚呼士修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豈

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闇微以勖髦士

觀樂生傳　方孝孺撰　遜志齋集二十一

觀樂生者越南邑甯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于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棻按由即四岳堯典帝曰咨四岳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即堯欲讓以天下不從之事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

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瞳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眾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觀樂生傳　節略　甯海王琦脩德撰

生家貧壁立與知已語必忘食對俗客或不發一談即談亦不久暇日作五言詩以達其情有陶柳之風列朝詩集

雜紀

宜耕軒記　蕭海王瑛蘊德撰　三台文獻五

宜耕軒者余姻友許士修隱居之所也士修居甫海清泉山中抱志卓犖讀書養親而躬服稼穡之事嘗謂子曰莊生有云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夫職有大小業有貴賤而事有勞逸皆天之所授分既一定不可復易譬之於物各有所宜而不能相通也是故舟宜於水車宜於陸牛宜於服重而不宜於執獵馬宜於致遠而不宜於守廬古之人有端委垂紳當皋夔稷契之任者其分之宜也有荷簣植杖與長沮桀溺之流服勤於農畝者亦其分之宜也樊遲學稼夫子以爲不如老農徐穉明習稼穡人問治政則默而不答何者各有所宜而不相越也今余生長草野雖嘗讀書爲學而志不獲施少時衣食於父母無妻子之累今齒加長矣甘旨之奉不可闕而妻子仰余以字矣吾欲學仕微祿則吾斯之未信賤取貴出逐屠沽之流規什一之利吾又不忍爲也意者天授余之職其在於耕乎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則耕者吾徒事也以宜耕命軒孰謂不宜余應之曰子所謂宜其終身之宜乎其一時之宜乎子前之言矯激之云乎然吾聞君子與時推移無適不宜阿衡武侯之在有莘南陽也嘗宜於耕矣及其出也則亦無所不宜也小道不可以致遠曲士不可以語通君子則異於是今子蟄處田里而自謂於耕爲宜固也若偶坐夷踞解后敬餼有一見而賢之則所以乘風雲奮翼鱗而皆宜者必別有在矣余在鄉里時與士脩日相往來於阡陌之閒嘗與往復論比今相別四載而士脩以書來求余記余因書疇昔所論者復之而系以詩曰原田膴膴清泉之下有士藏脩服耕其所春雲烝烝靈雨繼之我驅我牛我耕我私耕亦勞止汔可止息偃仰詠歌有軒翼翼耕以給食學以自怡懷眞抱全識者其誰悠悠白雲在彼空谷靜言思之其人如玉

祭許士修文　方孝孺　遜志齋集二十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詔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汙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怍我圖其行爲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瀁瀁污濁不發其光卒斂而藏天果何爲安可揣量

豈謂斯世爲可厭歟清都玉房招予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予來歸翱翔帝庭垂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子壽孰謂子夭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復何尤予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畴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謂將附子以託不朽子今死矣予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堊室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會予嘗弔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予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與士修第二書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遒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畏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閒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而原無而字數數然噪於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邪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眞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況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與王修德第三書　稍簡　方孝孺　遜志齋集九

與足下別後三遇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瘠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閒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窩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淪明修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

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過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織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發我意其可以其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戸而天遽奪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夫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

識者乃其詩耳而亦未必識其眞也況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至今十餘年矣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敎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足下姑修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被於人則僕且將依附末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

靜志居詩話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明詩綜十六

士修自號觀樂生賦詩九章其言曰天地間物物可樂也況垂象成形之大者乎塵土憂勞亦人自爲耳靜以觀之取其寓於目而樂於心者爲觀樂九詠九者何青天也白雲也初日也霽月也丹霞也滄海也遠山也澄淵也古書也侯城爲之作傳心悅而推服之士修夜坐詩云不知片楮閒乃見古人心自道詩云聖言久彌宣有求卽可得皆守道之言也

遺書

赤城新志觀樂生集甯海許士修著有刊本

觀樂生詩集序　方孝孺　遜志齋集十二

無窮者天下之理也不易者造化之運也乘乎運備乎理不以古今而殊者人之才也千載之上有異才焉出乎其間所得之理與今同也所乘之運與今同也其言安得不與今同乎千載之下有異才焉同是理也同是運也其言安得異於古乎古與今云者人之所云也非天之所設也籧古之初羲黃之世人以爲古也焉知天不以爲非古乎並肩而居接膝而談人以爲今之人也焉知天不以爲非今乎故由後以視先則後者爲今矣由未至而視已往則今有非今者存而奚古與今之足閒哉以一日爲久則百年之爲久可知也以百年爲遠則千載之爲甚遠又可知也苟以天地之始終爲旦暮齊古今而洞視之則千載百年也均之爲瞬息之頃也

人顧妄相詆贊於其閒以古爲高以今爲卑隨人爲輕重徇時爲毀譽不亦大惑矣乎是皆未涉乎道之流未造乎術之垣私意之變眩其中而不自知爲蔽也君子之取善則異乎此善誠足稱矣忘今之爲非古誠未足取也忘古之爲非今其忘之也并其時與世而盡忘之而況較其身之貴賤顯約乎以貴賤顯約視人之言者不知言者也以前後古今觀人之才者不知人者也吾友許君士修生乎今之世而心存乎千古無一塵之華一命之勢而其志在乎生民其所得之深醇虛明同乎前而合乎後者衆人知尊之而不能識之予雖識其所存而未足究其所窮也閒嘗因其詩而求其所自致溫

厚和平歸乎至理而清雅俊潔出乎天趣詞修而不浮意凝而不窒程邵之所存陶謝之所達沛乎其兩得之於是乎忘其爲吾友不知其處乎今之世而君亦忘乎非其偶也相洽以心相啟以言雖然有足樂者嗟乎君之樂余知之前乎千古後乎萬世同得是理者知之而衆人固莫之知也不斷乎衆人之知此君之所以合乎古人者耶因君之詩而知君之道則吾亦安知其非古人之徒耶

題許士修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師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眷民性之不遽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溯汶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固云衆惟此悟昏罔右初日

遺詩

觀樂九詠

漫漫垂八紘白日正高懸織塵自不受至仁充大員我非知化者但視蒼蒼然心閒目逾曠語忘樂已全嘯歌仰空闊優哉盡吾年右青天

幽谷吐靈氣清明凝上浮遙升羣峰頂薄空藹悠悠映日光且潔因風卷欲收無心自搖曳寓跡寧滯留怡我靜者妙聊用忘餘憂右白雲

揚輝啟羣陰升曜昭萬象迢遙羲和御鴛龍復東上海波方照灼巖霏盡開朗遂令一羽徵飛飛亦求養冥行紛微飛飛亦求養冥行右初日

碧霄靜風露纖翳久已滅清輝滿瑤臺素影流銀闕蒼
茫九萬里皓若冰玉潔天步夜迢迢但見疎星列虛懷
自無念對此方洞徹右霽月

一氣升赤水五彩騰丹霄麗綺何足方餘耀散飛燦爛
爛夾皎日光景絢晨朝餐之不可得忽焉隨風飄悠悠
懷眞想遠在王子喬右丹霞

茫茫浸坤軸浩浩浮天綱歸受江河流洗濯日月光我
願登碣石一覽窮扶桑目力縱不逮心胸已開張嗤彼
自喜徒至此驚望洋右滄海

幽興何所極遠有天際山高空淨無滓秋入層峰間微
風埽煙黛薄雲籠曉翼黛翼不足惜何物乃相關誰言
是中意使我心獨閒右遣興

水色本明照況此靜以深泓渟幾千頃流永凝元陰空
光若天合倒景青山沈默鑒不遺物至虛宰受侵願言
寄潛玩湛然契明心右澄淵

去聖幾千祀瞻仰勞夢寐匪由方冊存曷見古人意俛
默欲忘食謂若有深味至道諒難聞元文豈云祕世玩
方眩人於焉發長喟右古書

雲山圖

幽峰雲上出雜樹煙中斷澗光浮夕陰野色含春暖臨
風懷歸隱山深路復遠不見舊遊人悵然離思滿
度桐嚴嶺

鵑啼山月落旅枕鄉夢返迂途謝平皐首路指崇巘石
門天梯峻逕逐蒼崖轉谷樹碧雲深澗花紅露泫回頭
望故隱我行亦未遠風景豈不佳羈懷自難展

遣興

世道日云降何人激頹流於時競靡靡去古良悠悠鴻
鵠有高志一舉橫九州藩籬自云廣燕雀方啾啾

擬遠遊篇

朝涉滄海水暮上三神山洪波千萬里揚帆出其間陽
侯弄神怪半空舞層瀾載驅龍與螭復御魚與黿萬怪
共奔逐百靈相後先潮生秋月白潮落曉日殷因攀桂
桑枝沐髮挂余冠仙人觀我食玉女朝具餐清嘯引長

望冰光流素寒颸風夜來息但見水吞天回望齊州土
窅靄空雲煙

重過潘氏隱居

刻詩新篁上粉節吹幽香密林若廣厦萬斛含蘆涼陰
草澗芳潔古苔石老蒼諒無答清景詠言示不忘

夜宿期王修德不至

城西掛纖月夜色回春逕出門候所思花露沾衣淨悠
悠醉餘意寂寂靜中聽燈暗清漏初煩愁亂孤興

述懷寄修德

昔遊登四明回望天台峰蒼茫見遠色積翠浮遙空維
時凝雪霽萬里來天風想像瓊臺觀杳在丹崖中眞源

隔迷塗曠絕不可通煙蘿冷秋月夜雨鳴梧桐夢寐發
幽感徒嗟塵累蒙王子吹笙侶高情亮誰同清言契夙
心奮策得所從振衣石梁上思躡飛仙蹤佳遊復我愆
有懷鬱忡忡猶憐雙飛鶴來候巖前松
送希直遊金華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
雞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竟原作意難酬
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
原渺何極仰止在山邱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遒原作尤
顧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遥遥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
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
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遠我心復何求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遥方
子閒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斂胸臆早歲能充饒深造
入玄閫精研昧腴膏發爲五色文光燄萬丈高吐辭信
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朒白首慚俊髦受知潛溪
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聲價凌海嶽
山澤焉久遨神珠隱自現寶玉終難韜中使隆優禮特
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遒紀載小班馬明良
慕夔皐徽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徼同鄉託交誼容懇豈
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

感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秋夕書懷
高空生夕涼秋意入河漢馳雲若奔駟明月隱復見天
機感衆物夜色閟深院鳴葉響蕭颸吟蟲發清怨追思
童稚日膏火事黃卷撫跡今已非慮深志亦倦頹波惜
遷運往節閱驚電浩浩古人心庶於靜中見
村中晚興
微吟循清流長眺際遥巘山秋雲氣深野晚日色淺危
柯涼似振時稼熟初偃一念故林居情隨飛鳥遠
秋夜二首
夕涼滿庭戶悄悄林下宿蛩韻連廢階螢光映深竹虛

懷感末事往節驚瞬目起舞明燈前驅愁瀉醪酸
短檠照幽榻秋氣夕逾爽雨止風葉鳴天清候蟲響嗜
古思有爲困學愧無長往已來不聞撫心徒偃仰
懷友
高臺多涼風朔氣橫暮雲黃金與時盡駿骨爲灰塵荒
煙走狐兔落日蔽棘榛感慨百代下誰是悲歌人平沙
漫浩浩黃流去沄沄遠遊諒已倦歸踏江南春
夜宿淨土寺
山空吹夕風暑盡生夜涼禪宮極清閟天籟過虛堂煙
鐘悄已寂華月未流光玉繩帶銀漢夜色耿穹蒼暗汲
石崖溜時聞瑤殿香觸景自不寐臥聽金琅璫

下嶺樵歌
名燈緣蒼蒼負薪下層峭歌聲相應發山木閃殘照近
驚幽谷響遠荅清猿嘯欸乃江上音煙波豈同調
夜歸
夜歸人已臥山月猶在戶驚鵲翻暗叢哀鴻響遐渚風
虛籟靜壑霜肅氣澄宇顧影忽興懷孤身在羈旅
雨中有懷
入春幾晴光物意轉蕭澀冰雪寒□餘雲陰晝常集清
晨林端望兩目縱所及白水天際渾青山雨中濕飛來
雙幽鳥復向花上立心賞不可同何以舒快邑
雪

山花寒不開庭雪曉還積江南十日春東風未相識蕭
條新柳姿清淺故池色日晏啟原作起誤荆扉迢迢遲來客
夜坐
雨歇宵影澄天清月華素空山秋欲來涼意先在戶蕭
蕭林樾風泫泫幽篁露草蟲亦何知含悽感遲暮深思
無與言美人隔江浦迢迢銀漢章無聲自西去
結交行
識人人識已騰口自相譽譽至毀亦隨憂患安能去麗
公不入城孔明拜牀下識士不欲多乃是知人者
中夜聞風雨滿林明旦即為重九情之所至輒見一辭
徊清癉閒喬木夏陰散涼亭螢暫歇陰沼蛙方亂匡牀
寢不寐病骨勞展轉青燈照愁心幽花為誰燦雞鳴起

陽適茲日興感眷時序柔道方彙征嘉名固宜與嘹嘹
鳴鴻翔撼撼涼葉委撫跡徒有悲抽思謾無緒登高候
明發新寒薄衡宇黃花滿山籬采采懷儔侶
九日登山
處喧久忘靜臨曠始懷眞步登干仞岡眷茲九秋辰餘
滓澄廣澤薄氛散高旻浮空白雲遠冠日丹霞新海嶼
互出沒天峰秀嶙峋清眸窮四遐逸興蕩八埏興懷慨
前古一瞬迹已陳無令東籬菊靜笑悲秋人
雨望
蕭撼木葉聲慘澹山雲愁郊扉度清夏一雨驚涼秋茅
茨望不見蒼莽非舊邱羈情信怏怏世事良悠悠行人

夕已稀耘者方未休煙深語儔侶草上驅羊牛眷錙豈
不勞志願無外求所以沮溺徒不為堯舜憂歲功歎已
矣慨焉懷緣疇
對雨
沈沈時雨積冥冥晦平莽臥起人事閒臨軒坐虛敞繁
林滴餘潤曲池散清響去家徒有思出門亦何往山深
亂雲合村暝孤煙上飛鳥望不還空愁結遙想
自雙溪將還家月夜有懷作
月圓當今夕客還候明旦天空影自流道遠情猶閒徘
徊清癉閒喬木夏陰散涼亭螢暫歇陰沼蛙方亂匡牀
寢不寐病骨勞展轉青燈照愁心幽花為誰燦雞鳴起

促駕路出煙林畔半生羈旅蹤江山浩興歎
石林道中
客行石林道還顧望海門日午蜃煙滅雄濤浩渾渾魚
船集遠步百里腥風昏岸遠野塘色潮吞沙渚痕危嶺
過九折前登畏崩奔鳥啼怨山雨山深傷客魂舊歷宛
如昨夏木今已繁路難欲自慰沽酒溪前村
曉度范家灘
魚梁障清湍水落灘面闊天風石籟秋數里聲聒聒晨
涉思揭厲川廣畏難越浦口人不聞扁舟遠如月寒波
望空霧曉岸指毫末新曙野始分清涼木先脫別離既
含戚遇景聊暫悅初旭轉滄溟彤霞麗雲闕迴瞻極迢

遞凌步多曲折前念青山行采芝養高節
賦蜘蛛落葉
秋氣感木葉故林飄墜時不成棲蔓草還復綴蛛絲屢
舞涼風得高懸落照宜多情似留戀爭奈已辭枝
送別
寒日照荒野驚風號遠林蕭條暮秋節眷戀故人心雲
起看馬首天清聞雁音更堪明月夜夢斷北城砧
自遣
獨坐還長眺高歌祇自聽雨中苗盡綠煙外樹重青病
久憐形瘦愁多畏酒醒芙蓉將爛漫采采憶江行
答希直

黃巖王　棻輯註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十七　明儒三

忠節王靜學先生叔英

明史列傳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叔英固辭歸二十年以薦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以禱立應建文時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歲旱絕食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姦剔蠹抑強帝嘉納之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京城不守會齊泰來奔叔英謂泰貳心欲執之泰告以故乃相持慟哭共圖後舉已知事不可爲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閒自經於元妙觀銀杏樹下天台道士盛希年葬之城西五里其詞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繼僞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建文初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閒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難行而行則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

儒林錄王原采先生名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冒母陳姓後乃復王篤志力學洪武中同方正學楊大中葉見泰林佑並徵至京固辭還鄉因與正學友善相切劘賢名籍甚二十年薦授僊居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學考滿擢知漢陽縣著惠政遇旱禱雨與神約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五日減二食至六日不雨當絕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不忍見斯民飢死而己獨生是夕即大雨連三日不止慮其爲潦也復禱晴於神如前

誓是夕果開齋邑人大悅建文元年正學柄用欲復井田先生貽書力阻之略云方今明良相遇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君子之用世所以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辯邪正納諫諍審材否愼刑賞明利害定法制而卒論創守相成寬猛迭濟之宜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先生上疏曰太祖高皇帝除姦剔穢抑强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其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

培養其根苗上不省靖難兵起先生奉命募兵廣德未幾燕兵渡江郡人皆散去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先生疑其貳志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以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爲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死時年未四十死後妻金死於獄二女死於井弟元默捕斬剉屍幼子遣戍大同天台道士謝希年受遺囑葬先生於廣德城西五里祠山之麓先生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奬拔善類嘗表薦楊士奇於朝士奇由此召用正統中士奇題碣曰翰林修撰玉

峯將進適尚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遂止退館於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此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公原宋之墓而祭以文略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成化間莆田周瑛守廣德嘉靖初安福鄒守益謫州判皆修其墓崇禎末補謚文忠

黃綰王靜學先生傳先生姓王氏諱元彩字叔英棻按諱字亘號靜學黃巖人也少孤因母嫁陳氏故或稱陳元彩實王氏也居亭嶺今屬太平縣洪武中爲仙居教諭陞漢陽知縣革除初以薦爲翰林修撰與正學方公先後被召或云正學薦之嘗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當時急務又曰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鋤强梗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然急於去疾或傷其體膚

漢陽時聞正學先生被召貽書曰子屬於高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狂如蕭何不得間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賈生於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此賈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規風正學甚至識者以先生所見又踰於人矣比入朝與正學相期身致三代之治未幾太宗皇帝入繼大統先生與正學皆死之時先生方募兵廣德將進適尚書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遂止退館於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此死作絕命辭有曰嘗聞夷與齊公原宋之墓而祭以文略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

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粲曰生既久矣媿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帶經於庭之柏月明大吠隸人啟戶視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斂之後亦不聞有顯者先生所著有靜學集傳於世其文章爲葬於橫山楊文貞公士奇過廣德題其墓曰嗚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黃巖人義士也隸人上其狀與方先生死先後曰耳邏捕其家妻金氏死於獄二女死於井殉先生行部過之聞讀書聲曰兵衣時主塾漢陽村落中先生云余聞諸父老云楊文貞公布革之後久不聞此矣異乡人視爲文貞避去見粲上詩文一編文貞作也爲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爲遂致薦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子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試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

之嘗讀文貞他文有曰子素與先生相知審理之除實其所薦又文貞與人手簡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讀之說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讀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東里小傳曰文貞少遊湖湘漢陽府學聘爲訓導不就則父老所傳及文與簡所云蓋漢陽時事府學之聘亦先生薦之耳至入朝又薦之又聞云鄉人張璣者嘗遊先生之門正統間試貢入太學文貞詢其後鄉吏以璣見公待之甚厚後爲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謫戍大同因璣語知文貞以百金與鄉人孟範訪得之又以金若干遺揚州教諭某人使教誨之久而學不成返諸文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無

識慮遠哉

忠節翰林修撰靜學王先生行實太平葉良佩撰

先生自幼篤學力行常以古賢人君子自期洪武初以薦辟任仙居訓導改德安任滿陞漢陽令遇旱絕粒禱雨有惠政及民革除年方正學先生召爲講官銳志議行井田公移書勸止之已而公亦召入爲翰林修撰乃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公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賞刑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高皇帝除邪剔穢抑强扶弱如醫者之治疾農夫之去草夫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也然體膚疾去之餘則

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爲經濟遠略云永樂初靖難師起先生奉旨募兵廣德無何而成祖渡江兵部尚書齊泰貳矣令州人執之泰至告之故乃釋泰來奔先生曰泰貳兵廣德人今分隸太平洪圖再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於是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并自贊於案而死臨終時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卒收葬之希年本台人棄家爲祠山道士云尋有詔治姦黨夫人金氏痰死獄中二女亦投井而逝或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宜自盡厥心耳置不問楊文貞公士奇寔公所薦公既沒文貞追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先生原采之墓申以言曰先有詔治姦黨妻夫人金氏斃於獄二女投井而逝嗚呼

貞哉正統中少師楊文貞公士奇始表其墓既而廣德守莆田周公琪大庾劉公節暨義士濮鉅相繼葺理塋祠漸備世傳幽光備名臣諸錄及靜學東里諸文集具載可考乃者太平令泰和會才漢秉義敦化遂旁求先生遺裔樹立之恆念邑無特祠爲缺典議創與作適二守南昌朱公世忠撥部請允而贊其決焉乃即校鄰隙地作祠四忠節明先生近聖人之居無媿乎讀聖人之書斷以風厲人人不徒便於展敬而已時復建貞烈祠祀金氏夫人并二女焉會侯檄閩郡守南康周公議以克協徵予爲之記嗟夫有天下之大故常與變也有綱常之大故忠與邪也有一身之大故生與死也當夫聲

聞京城陷自經死妻金氏自經二女投井見明史及輯覽通謚忠節

忠節祠記　臨海蔡潮霞山撰　靜學文集附錄

嗚呼此吾鄉先哲修撰王先生祠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采別號靜學自少有氣節初本黃巖人今分隸太平洪武中爲漢陽令革除初召拜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皆經國遠猷切裨世政會靖難師起因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并自贊於案遂自縊以死時年未四十（按先生以洪武二十年春任仙居訓導其時年當三十除矣越十六年壬午當云年未五十耳四字誤也）祠山道士台人盛希年收葬祠山之麓尋有詔治姦黨妻夫人金氏斃於獄二女投井而逝嗚呼

貞哉正統中少師楊文貞公士奇始表其墓既而廣德守莆田周公琪大庾劉公節暨義士濮鉅相繼葺理塋祠漸備世傳幽光備名臣諸錄及靜學東里諸文集具載可考乃者太平令泰和會才漢秉義敦化遂旁求先生遺裔樹立之恆念邑無特祠爲缺典議創與作適二守南昌朱公世忠撥部請允而贊其決焉乃即校鄰隙地作祠四忠節明先生近聖人之居無媿乎讀聖人之書斷以風厲人人不徒便於展敬而已時復建貞烈祠祀金氏夫人并二女焉會侯檄閩郡守南康周公議以克協徵予爲之記嗟夫有天下之大故常與變也有綱常之大故忠與邪也有一身之大故生與死也當夫聲

折江河勢崩雷電之際變斯極矣盡瘁報國蹙蹙靡騁忠有餘而力不逮雖欲爲東海之蹈西山之歿勢有所限而義且不可邪而生不若忠而死食焉不避其難固其所也他復何爲哉於時台士立朝者一死於人一自死之均一絕命之詞均一從容就義正學方公靜學王公跡雖異而心無不同同一正氣之所爲也非其養之素充講之素明安能處常變酌經權而光明俊偉之若是耶迄今垂二百祀而始表揚於其鄉無乃有數存其閒乎而後鄉人士仰忠節之祠而臣子有所法瞻貞烈之祠而閨閫有所效典制具在非細故也爲此舉者其敦本識治者歟嘉羨太息之餘爲之秉筆而不辭仍誌先生絕命詞并贊語於碑陰使篤信好學之士有所攷云

祭王靜學先生文　楊士奇

維大明正統六年歲次辛酉八月朔十有六日己卯門生廬陵楊士奇敬以清酌庶饈之儀致祭於故翰林修撰靜學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倏爾歸泉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薄陳觴豆神其來歆尚饗

修撰王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三

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

孤竹子不惑眾見百世以俟豈無周粟無原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遺書

靜學文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黃巖人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竝徵至叔英固辭還鄉後以薦官仙居訓導改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建文時召爲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詔募兵行至廣德會齊泰來奔知事不可爲乃書絕命詞自經於元妙觀邏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蹟具明史本傳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忠節史稱叔英在建文朝嘗上資治八策又稱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之書曰事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難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云今是集三十篇僅存序記二體而所上八策及貽孝孺書竝無之按徐敬孚跋稱楊士奇嘗欲纂集叔英之文求無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謝世修者欲募刻以廣其傳蓋搜葺重編非其舊本卷首林佑序作於洪武中者乃後人所錄入非即爲此本作也叔英嘗自云趙孟之貴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願使吾文如聖賢是吾心也今觀是集大抵

皆規橅昌黎稍失之拘而簡樸有度非漫無裁制者比所存雖少已可以見其生平矣前有黃綰所爲傳稱其文章有原本知時達勢爲用世之儒蓋不誣云

案按靜學文集二卷初刻于成化壬辰邑人謝省爲後序徐孚爲跋謝文肅赤城新志云靜學集黃巖王叔英著有刻板蓋即指此本也衡守徐孚定之刻于衡州再刻于萬厤丙子知太平縣事翁仲益爲序益以漢陽祈雨文三首及黃綰所爲傳三刻于　國朝康熙乙酉至寅始刻成太平參將郭鎮邦爲序四刻于嘉慶甲子迁江王秉乾王國永等捐刻邑人項調陽爲序補明利害策一首資治八策及附弔謁詩七首案復據赤城論諫錄補資治之一

策八首并序一首明利害策已見項本釐爲三卷而附序跋傳記等十六首并附詩七首爲首末二卷計共五卷云

四庫所收蓋只上卷序記三十首而無下卷傳志書說等三十五首故無貽正學書也又詩十五首故無貽正學書也又

以徐孚爲徐敬孚不知世修爲謝省之字皆似失考

今與方正學書具在下卷又補資治八策於先生之文亦稍備矣光緒辛卯十一月九日邑後學王棻謹識

靜學齋文集序　臨海林右公輔撰　赤城後集三十二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之寥寥也於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賢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沈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純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

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賤我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則我之尊於彼者多矣雖在飢寒之閒猶爲可貴而乃爲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子觀古今文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未嘗不爲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儒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之呈技斂散反復機括轉移之閒又非在己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

吾心也其氣節庚庚略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驕慢人世廼所以重乎天也昔傅欽之名堯俞別本作章子厚非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也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於乎世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爲取富貴之資而已耳得如原采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序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洪武某年月日書

新刊靜學王先生文集後序　邑人謝省世修撰

昔歐陽文忠公謂衆人之與草木鳥獸之死同一歸於腐壞泯滅獨聖賢於其閒異於衆人草木鳥獸雖死而不朽逾久而彌存也若吾靜學王先生國朝仕至翰林修撰西江楊文貞公實先生之所舉者壬午歲不病而客死於廣德逮今壬辰七十有一年矣生氣猶凜凜不朽而存非得聖賢之道能之乎省爲邑人於先生死後二十年生又二十年喜從長老談先生節義事始知先生之所以死而內闇安人死于狂二女同死于井噫臣生素定于胸中而自處處人同一心也林先生公輔吾台名儒序先生之文稱其氣節庚庚略不爲勢家所屈死于君妻死于夫子死于父非道充于身行于家能之乎先生尤善于文章省恨不得一覽去年冬從吾台守阮公必成得是集讀之無一言不本于仁義之所發其義者眞難矣其扶綱常植彝倫豈淺淺哉先生洪武中送友人應薦詩有曰吾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于皇天寧令就義死含笑歸黃泉數語當時不知先生者孰不以爲夸詞後先生卒踐其實可見死生之際先生之生如此則能如此死也不難矣林先生所序之文棄散不存此則十之一二省恐久而亡失謀吾衡守徐公定之斥俸錢繡梓布傳四方俾大夫士讀之見先生之行不違其言實有得于聖賢之道所以異于衆人草木鳥獸之死不朽而存者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先生名叔英字原采靜學其別號黃巖人葬在廣德無子孫以世其家惜哉是歲冬臘月吉日邑人桃溪謝省世修

靜學王先生文集後錄　邑人徐孚定之撰　靜學集附

嗚呼節義人之大閑也求能眞知而實蹈者鮮此亂臣賊子之所以常接踵于世也惟知哲之士灼知天理之在人本實而無僞是以知生有不重于義死有安于生故寧殺身以全義不求生以害仁也若吾邑靜學王先生其眞知而實蹈者乎先生于死時沐浴具冠服作絕命詞一首而告逝嗚呼人孰不死求如先生之從容就義者眞難矣其扶綱常植彝倫豈淺淺哉先生洪武中與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行著名林公嘗敘先生

之文而先沒方公亦繼先生謝世今其文章有刊刻流
布者矣先生之文東里楊少師先生存日欲加纂集求
無完稿深悼惜之今寶慶太守謝君世修甫慨生也後
而不及拜先生以承其教幸得先生文將以私錢募工
刻之爲序于後以廣其傳使後來景先生之行者可因
文而考先生之心發以書來告且俾相其事嗚呼林公
序先生之文詳矣死而成仁取義夸恐歲月易更將有
不知其詳者敬以幼聞父兄之言暫達謝君附之卷尾
使後讀先生之文者庶因而得先生之本心云成化癸
巳邑人徐夸敬書 按徐字宇定之御史湯宇敬之之弟
統六年辛酉舉
人衡州知府

遺詩

留別胡饒文詩

我來遊天台非爲求神仙行行山水閒將欲遇才賢邂
逅得吾子姓字聞昔年開懷吐言論文彩何郁然山花
與澤卉照耀春風前酒知盛名下眾口非空傳相會惜
遲暮忽別誠可憐飲我綠玉醑贈以瓊瑤篇冀我即來
返庶以相盤旋茲情既云厚孰敢違所言館客況有地
舍此復何遷還期誓不遠恒看山月圓攜君一樽酒相
候大溪邊

送友人應薦詩

平生愛交友相知無幾人如君晚結好乃獨深相親自
從交接來始歷三秋春其閒僅數會每會必傾眞好語
類弦直和氣如酒醞世道日卑降友義久已渝不意凡
礎中見此席上珍自謂得良友可以資吾仁君今應薦
起得失未足論嗟余獨感歎黯黯成銷魂夫人出處際
我固嘗能言不仕既非義豈得徇私恩嗟乎今世士未
必皆愚惛奈何貞素節未見有赫烜淺夫或未喻君宜
識其原咎罪良訶譴玉石慮俱焚視貨可扶難遂長利
欲根以茲重獲戾刑獄亦已繁謀身有大道始仕將未
聞人生貴盡職福祿何足云爲子必恭順爲臣必忠勤
君父我同體淑慝寧無分天聽果遐邇縱死亦何怨吾
觀古豪士道在身可捐與其不義生有媿於皇天寧令
就義死含笑歸黃泉肯從濁濁流包羞亭畢鮮嗟余有
此語蘊蓄會未宣匪爲知已謀何由出咽咽君其諒無
感當爲後世傳

詠窗前竹二絕句　有序

齋窗之前昔年手種小竹五株今歲始覺生意漸盛余
自顧贊教于茲歲將七週矣兩年之後又當考滿而去
與此君不能久矣代余而居此者今雖未知其誰使有
賢于我繼余以交此君吾亦知此君不能忘情于我矣
慨然有感遂成絕句二首一以勉諸生之善學使勇于
自進以滿鄙懷之望一以期後人之善教俾臻于有成
以爲斯文之光云

七載論經在泮林窗前種竹未成陰自憐相看無多歲早發高梢慰我心

眼底新篁欲作林栽培一一自經心後人得此宜深護留與琴書作好陰

遺文

資治策　并序九首今錄四首

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唐宋而已漢高祖起布衣順人心除秦暴此最得其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亂雖以周臣代其位然出於人心所推戴亦得其正者也唐高祖雖隋臣亦因人厭隋政以除其亂亦庶幾得其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傳之也遠自漢唐宋之外無足數者矣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元政衰亂羣雄競起之時以布衣提三尺埽除兇僞卒成攘夷狄安中國之大功創業之跡方之唐宋尤無慙德眞可與漢高祖並稱矣是則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漢與我朝而已然自高祖之身已受挫於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開廣歷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於武帝窮極兵力而後夷越以定匈奴漸衰豈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漸闢四夷咸賓身親致之其功比之漢高蓋益隆矣且漢高又以過愛寵姬欲廢嫡子而立庶子後雖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終非出其本心於

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於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於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羣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娛樂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臣竊以爲得人心於一時者易得人心於永久者難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猶淺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蓋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爲堯舜觀陛下今日所發號施令而措諸天下者固皆本乎堯舜憂民之心矣安知異日之治不能匹儔於堯舜而臣爲是言哉誠以其身已能而不厭乎人之告戒者堯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

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堯舜之臣也稽諸虞書可以見矣
臣學術疎淺才無一長固不足以爲堯舜之臣然獨有
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自許平居每思當世之務時有管
窺蠡測之見私竊自顧處賤踈賤欲以上陳則有出位
之嫌恆恐徐徐無分寸補益當世與草木同腐今幸遭
陛下以堯舜之道爲己任求賢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
愚昧亦蒙徵召爰自聞命以來且喜且懼所以喜者以
獲覩聖顏庶可陳其平時素蓄之志所以懼者以才術
疎短不足以應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識各
有短長臣之事君惟當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强其所
不知以爲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廢其所素知以爲

不知者於是輒自奮勵而敢陳其愚昔徵見於陛下也
臣聞帝王之治無他求以安民而已蓋爲治之道必本
於修身必在於親賢親賢而後可以任官任官而後可
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民安則雍熙之治可以馴致
矣臣今謹陳資治策八條其一曰務學問其二曰謹好
惡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辯邪正其四曰納諫諍所以親
賢也其五曰審才否其六曰愼刑賞所以任官也其七
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政立則民安矣
伏惟陛下自繼位春宮日與儒臣講求理道固已體諸
心而見諸行及卽位以來凡所設施無非順民之心而
不私於己則於學問不爲不務好惡不爲不謹矣日以
進賢退不肖聽言用謀爲務則於邪正不爲不辯諫諍
不爲不納矣俾內外大小之臣各舉在位賢否賞不僭
而刑不濫則於才否不爲不審刑賞不爲不愼矣聞利
必舉聞害必除著而爲令布之天下則於利害不爲不
明法制不爲不定矣是則凡臣所陳皆陛下之所已能
者也知陛下已能而猶不已於言亦庶幾追慕乎堯舜
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納其忠愛之
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則於久
安長治之道未必無補於萬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
可以永膺矣謹陳其策如左

一　務學問

昔傅說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
訓乃有獲事必師古乃克永世臣以是知爲人君者不
可以不學而所以學者必於古訓而後可蓋古訓者先
王已行之法載諸方冊而其善惡治亂之效已章章乎
可驗而不可誣者後世君臣雖有賢聖所言所行豈能
過之故爲人君者誠能於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
可以爲法惡而致亂可以爲戒者體之於身驗之於當
時而力去取之則於治天下不難矣臣竊觀三代之善
惡治亂載於經漢氏以下善惡治亂載諸史陛下如欲
師其治而鑒其亂宜倣前代置經筵以有識儒臣爲經
筵官聽政之餘使之朝夕以經史善惡治亂之說講陳

於左右陛下聞其善行則宜反而體之於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無則修之有則加勉可也聞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體之於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如是則吾之行無不善矣不獨於行然也聞一善政亦宜反而驗之當時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無則舉之有則守之可也聞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驗之於當時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則去之無則益修可也如是則吾之政亦無不善矣行與政俱無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強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

臣言爲然也亦惟在乎勉強而已矣

二　謹好惡

臣聞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趨人君之所惡天下之所棄是故上好仁則人皆興於仁上好利則人皆興於利上好忠則人皆興於忠上好佞則人皆興於佞譬之形立則影隨聲發而響應固自然之勢要不可以不謹也凡人惟豪傑之士爲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從化於上者昔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矩於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爲忠而爲佞於唐非不能佞也以佞非唐所好故不爲佞而爲忠夫忠之與佞固若薰

猶冰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變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則知臣之善惡惟視君之好惡何如耳君陳之書曰凡民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皆言爲人上者不可不謹於好惡如漢之張釋之蓋亦知此故於文帝善嗇夫之口辯欲超遷之而釋之不奉詔因言於帝曰恐天下隨風而靡爲口辯而無實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措不可不審帝善之而止釋之可謂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賢烏能從之今陛下之好惡固已皆謹未聞有不得其正者惟願謹而益謹焉耳謹而益謹之道何如必也於一舉動之閒內以度其可否於心外以質其是非於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於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亦無不得其正矣

三　明利害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蓋爲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旣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傳之十章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大略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

斂未平而田多荒萊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汙雜之眾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未眾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官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舊然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至今不行故富强兼并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而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所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故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輕惟係於官者其賦重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爲瘠賦當重而反輕者有之以瘠爲肥賦當輕而反重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

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租賦之餘而又有可以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萊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有餘丁不爲商則爲工亦是不耕而食於農者今務末者眾而務本者寡實由於此此軍卒有餘多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

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眾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然營利無異於汙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於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託佛老以爲生無有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者足以獲福且較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眾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汙雜之眾可除省助農而未除省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每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

之法每病於費廣食眾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
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不給反稱貸於
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生業而
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
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
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副其一家之售由是務末
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誠以務末恆勝而務本者
常負之故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眾者乎古者
天子不過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天下
精兵亦不過二十萬以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
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
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

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
用乂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
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
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多員冗而有素
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亦由於
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
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浸多
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其役民歲亦不過一十日蓋
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
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移州縣人

丁應役諸役不給丁才當差亦有男丁有故而役及婦
人者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
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
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時又盡其力也斯二者豈非
有害於為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
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
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
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急近利者眾故其入洿池多
以數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魚鼈常食之不充此所
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
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

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多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
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
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
收穫之時勸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其法今皆未
行或有水旱之戒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
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之制婚姻
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
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
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
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凡吉凶之禮僭於公
侯者有之至於齋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百數千緡

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以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有婚姻之事往往貸假於人務爲浮奢以資觀美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或窮竭家貲設作齋醮以杜外議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諸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乎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難行也陛下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爲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閒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固爲已知內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者博

而教化之行有不蹙者乎

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

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送教諭韓君歸廣東遷葬序

天台學教諭韓君與吾仙居學教諭麥君皆廣東人俱以郡學生中洪武丁卯歲鄉貢進士第由是竝擢爲學官二君生同方學同業舉同年官同職且同郡甚相好也今韓君以其先府君之墓侵於城郭假歸改葬麥君亦欲歸葬其親故韓君取道仙居將與麥君偕行而麥君適以事牽不果二君之意有不釋然者余解之曰人之生同方者多矣而學同業者有幾舉同年者有矣而

官同職且同郡者復有幾二君昔之所同不圖於同而自同今之所異不圖於異而自異其同也若或使之其異也若或禦之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豈所謂冥之爲而爲者豈非天乎人惟知天而後能盡心於其所當爲而不妄意於其所難必若然則雖大而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有不足以動其心矣況其事之細者耶二君皆賢慎君子蓋幾於知天者故余以是告之既以慰麥君之心復以相韓君之行云洪武二十有四年正月壬午序

送洪仲蕃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恆乏其人而學校闕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闕師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職武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先生台黃巖人始隱居鄉里元處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黃巖人始隱居鄉里元處鳶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遊獨以經史詩歌自娛而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所嗜及應教職曰祿焉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後學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既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舉子業自職教

儒之職尚猶可任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遂與否固未可知也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先生然自託交以來蓋三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年而某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三年之間亦兩會見其爲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固不能無悵然於懷聊叙歎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且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爲伍乃以年壯欲退而不能甚可媿也如先生眞足以淑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可惜

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也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媿也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蔡按丹邱舊隱圖序作於洪武三十年十月言洪仲蕃年五十餘佐敎武昌郡學余今年春亦來佐敎德安郡學則是時仲蕃當已六十矣靜學自云年頗後於仲蕃託交已二十餘歲則洪武之末靜學之年當在四十以外無疑矣

草心堂詩序

爲子者之不足以報其親之恩亦猶萬物之不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聖如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報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類而賢如曾參足以承順父母之志者亦可謂能報矣然而曾參亦未嘗自謂能報之矣然而堯舜足以參贊天地之功者亦可足以報其親也故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萬物之恩也故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心亦未嘗自謂足以報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萬物之所能報而萬物之中有取於郊之詩語名其堂曰草心人固不能無疑於公者余以謂不然人子事親之心凡其易於自足者必不能孝於其親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於親者也孝如曾參且不自足公固學曾者也烏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心也不惟能孝於親要必能忠於君矣不惟能忠於君凡日用彝倫之閒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人道於是乎盡矣若然則顯親揚名將於是乎在豈果不能報其親如寸草之於春暉乎公固以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自期於公者觀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爲之作爲歌詩者可見矣公以諸公之詩宜有序而以屬於余余辭不獲故爲說以序之如右

一清軒記

天下之物莫貴於清莫不貴於污天下之情亦莫不好

清而惡污何也蓋清者善而污者惡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物之出於天者其清莫如風出於地者其清莫如水風之清以動萬物爲功水之清以潤萬物爲功而物由之以生以長以遂以成清之爲用大矣是以王者清而四海以平侯伯清而國以寧官師清而政以成蠲清則明明則公公則仁仁則何處而不順哉故君子惟患不清也今夫人見一廉士焉鮮不貴而愛之以其清也見一貪夫焉鮮不賤而惡之以其汙也至於其身則不知所貴而乃汙之豈親其身不如他人哉利欲交於中而不能自克耳黃岡張侯以一清名其軒求余文以記之余謂張侯蓋知貴其身者歟人固患乎不清也而清又患乎不一能一於清則小物不足累大物不能移而吾心常超乎萬物之上矣其貴孰加焉夫人亦有於平居無事之時頗清明自期及臨利害僅如絲髮則窮智力巧爲趨避以求必得者蓋由其守之不一耳故清而能一斯可以言清不一則不足以言清矣書曰惟精惟一是則一豈易能哉要必精於義理之辨而後能不然則事物之來眩惑於前而莫知所從烏保其能一乎故君子必貴乎學也張侯爲武官而好文辭其接人貌恭而言文蓋喜學者昔呂蒙爲吳將初不知學後與魯肅論議而肅驚之以學故也蒙之學徒以知軍旅之用猶有過人者況學君子之事乎張侯年盛力强又幸生太

平之時職務多暇足以有爲苟能因其所好而事學焉則他日所就豈余所能量哉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冬十二月某日記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刖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爲公爲侯爲卿大夫爲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爲農爲工爲商賈爲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二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攸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强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鋒刃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則執鞭之役吾亦爲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爲其分之當爲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媿於

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媿於爲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媿於爲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爲者漫不加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爲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爲永福丞以廉能有聲罷復還鄉里囊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觀京師將獲有職任之寄余欲其無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爲也故以所嘗爲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勖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愚齋箴

求君孟直以愚名其齋求余爲之箴夫世之愚者莫如余其何以箴求君耶然其意勤甚不得無言非惟以箴求君也亦因以自箴焉箴曰

天之生人少哲多愚愚之與哲相去雖遠化愚爲哲其道則近我觀古人哲人如愚是以益哲愚人自哲是以益愚夫哲莫如周公孔子然猶恂恂如弗能兢兢如或失學如不及夜以繼日矧於愚人其當何如今吾後人其果哲耶固宜退然若愚志師周孔以求其如況其愚

也可不懋焉夙夜孜孜惟周孔是師

跋宋名臣八人遺像後

右宋趙韓王韓忠獻公文忠烈公司馬文正公歐陽文忠公黃太史王荊公蘇文忠公八人之遺像元史官周伯琦跋其後以謂其先出於霜月翁劉訥之所畫今本則忠獻公十世孫謂屬吳郡張渥之所臨也劉訥者余固未知其何人然趙韓王在太宗之世而忠獻公以下七人皆在仁宗以下之世則此八人之像其初非出於一人之筆明矣蓋訥之本偶得此數公之像臨之併爲一卷耳今以此八人之事言之若趙韓王則專以功業聞若忠獻忠烈文正三公則兼以功業道德顯若歐蘇二文忠則以文章事業著若黃太史則專以文學名是七公者其閒固亦有不可並列者矣荊公始以文學操行取重當世致位宰相卒以其術敗亂天下爲宋禍跡其所爲雖欲與黃太史並列亦不可得況可列於司馬文韓諸君子之閒乎吾用是知劉訥之本非以此八人可以同列而其圖蓋出於偶得諸像臨之而併爲一卷者也且八人之像惟趙韓二公迺在朝之衣冠而忠烈公以下皆退休之服此尤可以見訥之本爲偶得諸像而臨之者無疑或者不察而妄以八君子名之至有謂荊公之操守有非諸君所可及者可謂失之甚矣余固不可以不辯然余又即諸公之像而觀之惟趙文韓歐

四公之貌稱其功業道德温公以下三人皆不稱其德業文章而荆公之貌温其如玉者也由是觀之以貌取人其失者多矣是豈不可以爲觀人者之鑒哉觀此卷者以余前所言而能求自進於君子之列以余後所言而寧使德勝其貌而不使貌勝其德如是則觀像固爲有益於身而圖像又豈不有補於世哉

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閒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係天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

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閒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

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間知

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性理之學十八　明儒四上

忠文方正學先生孝孺上

明史列傳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洪武中循吏自有傳孝孺幼警敏雙眸炯炯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貧豈獨我哉父克勤坐空印事誅扶喪歸葬哀動行路既免喪復從濂卒業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撝樞薦召見太祖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後爲仇家所連逮至京太祖見其名釋之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明年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時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皆爲總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學博士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聞齊黃已竄上書請罷盛庸吳傑平安兵孝孺建議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盡赦燕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詔五月吳傑平安盛庸發兵擾燕餉道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將許之孝孺曰兵罷不可復聚願毋爲所惑帝乃誅勝以絕燕未幾燕兵掠沛縣燒糧艘時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又饋餉道絕孝孺深以爲憂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於燕王嘗欲奪嫡謀以計閒之使內亂乃建議白帝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幷安送燕軍前閒不得行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詔徵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陳其說燕王不聽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而陳瑄以戰艦降燕燕兵遂渡江時六月乙卯也帝憂懼或勸帝他幸圖興復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卽事不濟當死社稷乙丑金川門啟燕兵入

帝自焚是日孝孺被執下獄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

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孝孺有兄孝聞力學篤行先孝孺死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及二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爲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仁宗卽位諭禮部建文諸臣已蒙顯戮家屬籍在官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其外親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放還萬厤十三年三月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凡千三百餘人而孝孺絕無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洪武二十五年嘗上

書闕下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謫戍慶遠衛以軍籍獲免孝復子琬後亦得釋爲民世宗時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一時士大夫信之爲纂歸宗錄既而方氏察其僞言於官乃已神宗初有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於南京首徐輝祖次孝孺云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字德廉撰　赤城後集二十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系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侯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戊戌生先生癸卯母歿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至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

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於翰林公視其凝重不遷於物穎脫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草疏將詣闕仲理值父歿扶櫬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道每初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於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意濯然常新未始有竭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序其素有之善勖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

先生往省不獲爲文額天願以己之壽年輸委乞延師
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
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
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
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
敢儲君四川遵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先生辭四
川赴京府甲戌春朝蜀獻王道經夔得謁宋太史公墓
而偪其家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賜號其讀書之室曰
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書啟往復無虛時其賜
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己慎
行益厲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皇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
考文京府庚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
省躬殿銘凝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
出先生手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
中丞基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
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
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基
命錄武王戒書訓釋周易枝詞十餘卷宋史要言起太
宗盡哲宗凡十卷今皆不存所存周禮辨疑宗儀雜箴
雜戒深慮公子問對釋統上中下等篇然當時有禁又
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鋟梓以傳南安守華亭

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
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予小子景仰先哲直
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台學源流　明臨海金賁亨字一所撰

方遜志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父克勤號愚菴好古嗜
學研究羣經及濂洛關閩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精
思力索而允蹈之慨然以爲不合天人以爲學非學也
嘗爲濟寧守以風化爲急府庭之閒不陳桎械其政績
名一時云先生侍父宦遊歷齊魯之墟覽周公孔子廟
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既而從潛溪宋
景濂遊潛溪見其文深器之名流老輩皆推讓弗及識

者以爲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先生末視文藝恆以明
王道闢異端爲己任嘗曰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
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謂道之於事
無乎不在因列所當勉者爲二十一箴又作雜戒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章家人箴
一十五首以告其族人謂先王之治先德教而後政刑
作深慮十道謂簒臣女后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
作釋統三篇其言多先哲所未發者又自悼空言寢多
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
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悶愈眾其論靜則本於無欲
謂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耳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

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其論敬以操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外方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其論攻異端如攻病當追求其本魁然鉅夫非自耗其元氣病何由入之善養者當補元氣元氣既完卽病易去耳其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見者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先生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奚獨我哉洪武中以薦召至京上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處以賓師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爲更其號稱正學先生云後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革除之際與練子寧等不屈而死年四十有七文廟嘗與楊榮論子寧等曰使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爾仁廟亦謂宰執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詔從寬典鄉紳始刻其遺文四十卷後刪定爲二十四卷邑令郭紳爲立祠祀之其所著周易枝詞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註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不傳見蘇平仲文集潛溪集天順志齋集鄞志尊鄉錄

蔡按明史太祖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在洪武十五年壬戌越十年壬申四月太子薨九月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今以莊士云云更其號稱正學先生後爲以爲謂皇太孫誤矣又云更其號稱正學先生生於至正丁酉至建文壬午年四十六耳

赤城新志方孝孺字希直號遜志幼時從其父濟寧公北遊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爲縱顏閔未可幾及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遽讓之但世無孔子不得所依歸爾蓋其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弱冠日讀書積寸五經百家皆已醞釀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從宋太史公游公所收皆天下名士一見深驚異之以爲莫之與京洪武中被召爲漢中教授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於官所著有遜志齋稿二十八卷太史公稱濟寧之學謂自晦庵文公紹伊洛之正緒傳道而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爲極盛流風遺韻迄今猶未泯若濟寧守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蓋其學實本之家庭益擴而大雖功業不究而道德文學識者以爲當代一人云

文學博士方先生傳　海鹽鄭曉窒甫撰　吾學編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己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

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沈揭樞薦召見上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按當作皇太子此莊士當老其才以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大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荅孝孺嘗作詩曰斧扆臨軒几視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攄得香煙兩袖還又曰風輭彤庭尙薄寒御爐香遶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延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用以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章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及江上晝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一見悲慟聲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若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

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此朕家事先生無過勞苦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宰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裴夔州

孝孺自漢中走荆榛往祭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備至與林右王紳郭潛劉浩葉見泰王叔英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王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深然之及柄用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三十八篇又作雜誡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纂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遜不傳

洪熙初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姦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或云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倘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愍慟能言雖言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姦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海寧海

儒林錄方正學先生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

海人幼精敏雙眸炯炯讀書以寸爲日人呼小韓子年十四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皆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年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潛溪先後凡六載盡傳其學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朋以文詞相問者謂文不足爲必告以道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縱盜於家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

閒燕王父子燕王幾殺其世子燕兵渡江力勸帝固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不聽時齊黃出走先生獨留宮中火先生服斬衰哭臨於家初文皇南下姚廣孝啟曰孝孺必不降幸勿殺殺此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入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廖銘往先生怒曰汝讀書幾年不識一是字耶兩子復命遂使人繫置獄中及草卽位詔蓋文皇旣負慚德欲得先生筆以塞天下之口日服天下之心及召至哭聲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先生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曰朕家事

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先生投筆大哭曰吾腕可斷筆不可枉文皇大怒曰汝能遽死耶朕當滅汝十族仍繫獄中每抄提輒示先生使先生知交友門生戮殆盡先生不從乃磔於市先生慨然就刑年四十六妻鄭及子女先經死連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廖二子拾先生遺骸葬聚寶門外亦見收論死是時溧水尚書魏澤謫寧海典史藏其幼子德宗於雲閒門人俞允家招贅邨孤師門再造以故先生今猶有後先生眞諒剛毅尤篤人倫其學得之家庭而淵源於伊洛文章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注帝王基命錄宗儀九篇嚴誠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嘗國惠帝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

宋史要言文統遜志齋集若干卷行世南渡諡文正

明儒學案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閒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屬文皇曰孝孺

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率天下而趨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羣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明儒學案師說黃宗羲述

方正學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啟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三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媿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竝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過益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文學博士方孝孺寧海人嘗從宋濂學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初有大政事輒咨之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燕王陷京師逼草登極詔罵不屈磔于市弟孝友亦死妻鄭氏二子中慥

中愈俱自經二女投秦淮河死見明史及輯覽

方孝孺通經勵行取義成仁無負平生洵稱儒者證忠文

右建文殉節諸臣專謚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掞撰　遜志外紀上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聞嘗聘置左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修體驗爲務與公論辯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合王愈加斂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也遂賜名其讀

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明於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負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動以百計其爲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蕩盲耳目者爲甚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道遂若歧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爲何如哉尙幸閒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閒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頹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獨立於百世之下皆閒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瀧落之懷得理奧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羣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淩高鶩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捉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孚而遡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審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送方教授還漢中序　王紳　成化集本附錄

立志而期底於聖人出言而能傳於後世此士之所當然而爲學之所當勉焉者也蓋士之爲學不以高大自期則立志不遠不以斯道自任則出言無補於世自昔大賢君子所以德脩而名不磨者以此也人徒知其道尊業盛如景星慶雲麗乎重霄之上紫芝朱草挺乎衆艸之中見者爲之嗟嘆者爲之景慕下至兒童走卒莫不有所歆羨焉所以得於人者亦已重矣而其心之所存固不在此也若是者其教授希直方先生乎先生天台人也自幼知尙其志凡立言著述非關世教之語不形於文翛年甫弱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閒國初大老如太史潛溪宋公教授長山胡公卽以斯文之任爲屬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澄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迄今德性凝定年益壯而業益成所謂屬於其躬（原作窮誤）者若固有之非若世之章甫其冠逢掖其衣而聲聞過情者比也然則垂棘孚尹照乘灼爍不足以比先生之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

德五采雜施十日並照不足以喻先生之文惟夫學顏
予之學志伊尹之志攻攻於博文約禮之功而思致其
君爲堯舜之君澤其民爲堯舜之民乃其素志而士亦
以此望於先生也甲戌之春以蜀府召命至成都賢王
虛已待之先生日推其所學陳于前王與臣下言必稱
先生爲賢者先生益感知遇之深視義理之精微性命
之玄奥知無不言言必中節及承教旨有所述作尤研
精覃思必歸於正而後已若先生者可謂閒世之英才
士林之宗主矣然其道豈止於一身哉乃邦國之華也
紳也辱先生之知最深且久於其還也士友咸賦詩爲
餞故紳特明其志述其學而爲之序云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濂潛溪撰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
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
已也予以壯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俞皆散落四
方黍稷雖芃芃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
生希直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
聞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呶百鳥中見此孤鳳皇云
胡不喜越一年刖去明年丁巳予蒙
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
之統人物紹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
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
巖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
念予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蹝蹝媚學徒三步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按珞當作璐

素編耽清晝青鐙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薰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芃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詣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爝欲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榦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遲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
奇之館寘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
之統人物紹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
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
巖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

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知孰爲後孰爲先也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眞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與璠道眞器乃貴奚須用空言綵事務

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聲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曾先生與趙伯欽書云太史公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

蓋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惓惓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按遜志外紀有林公輔葉見泰郭潛跋俱散見各卷遜學方先生贊黃巖謝鐸鳴治撰　尊鄉錄節要一按稱遜學者蓋合遜志正學而言稱之

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派伊洛如麟在藪如星在晨旁觀

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濯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幻波起伏清温玉嶙峋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作家後先各繽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艮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獲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祗爲所見眞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酬兩耳熱劇論如抽繙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眞儒在用世毋徒滯彌文

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欿然銘盤書紳雜誡愔愔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顧孰忌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在作者

從祀文廟奏議　孫刻本附錄

禮部謹奏爲遵　旨議奏事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閣鈔出十八日奉　上諭給事中王憲成奏請將明儒方孝孺從祀學宮一摺著禮部議奏等因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方孝孺昌明正學躬行實踐其事實具詳明史本傳其著作具詳所著文集黃宗羲稱其致

命遂志得中庸之道與激烈殉節者不同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曰及至身臨鼎鑊而抗詞直斥侃侃不撓未嘗少降其志凜然大節洵爲無忝綱常正未可以其謀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　聖諭煌煌允爲千古定論謹按朱子之道傳授黃幹幹傳何基基傳王柏柏傳金履祥履祥傳許謙謙傳宋濂濂傳孝孺查黃幹及金華四子久經從祀文廟而孝孺學術精純足爲師表與從祀之典相符等語臣等伏查道光十九年奉

上諭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崇報等因欽此茲查明史列傳方孝孺寧海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長從宋濂學

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洪武二十五年以薦召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及惠帝卽位召爲翰林侍講國家大政事輒咨之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燕兵起廷議討之詔檄皆出其手燕兵入成祖欲使草詔孝孺投筆于地慨然就死孝孺工文章醞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門人王稌錄爲縣城集故後得行於世又查四庫全書總目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明儒學案稱其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謂人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誡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則其學術精純可見其居官也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已任及靖難兵起力排眾議誓守社稷卒能致命遂志全節完名是以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賜以忠烈明臣匾額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稱其大節凜然無忝綱常則其經綸卓越可見歷代之論孝孺者明太祖稱爲莊士蜀獻王目爲正學姚廣孝謂爲天下讀書種子蔡清謂爲千載一人而黃宗羲師說列孝孺于有明諸儒之首嘗私議其當從祀孔庭是方孝孺學術經綸久有

定論覈與歷年從祀學宮成案相符臣等公同商酌擬如該給事中所請准以明儒方孝孺從祀文廟再祀典次序現奉　諭旨繪圖頒祭臣等當詳細查覈另行具奏其方孝孺從祀之處如蒙　俞允再行按次增入繪圖恭呈　御覽所有臣等覈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爲此謹奏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遺書

大易枝辭按與蘇先生書云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爲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眾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據年譜云成於洪武辛未先生年三十五經義考云佚按他書載有周易考次易乃稽字之誤故經義考不載

周禮考次目錄一卷經義考云存有自序年譜云成於洪武己巳先生年三十三見明史藝文志

周禮辨正年譜云成於洪武辛酉先生年二十五按本集卷四有周官二首周禮辨疑四首蓋即此書也

春秋諸君子贊二卷經義考云存有自序按載本集卷十九經義考云又有舉命論一篇見本集卷四

孝經誡俗一卷見明史藝文志經義考云佚

幼儀雜箴一卷見千頃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小學類又廣說郛載宗儀一卷今俱見本集卷一

武王戒書註十卷經義考云未見有自序千頃堂書目入儒家類

帝王基命錄千頃堂書目入正史類今佚年譜云洪武乙亥成先生年三十九

遜事頌末一卷千頃堂書目入別史類今佚

宋史要言千頃堂書目入史學類今佚年譜云洪武庚午成先生年三十四

文統按容王秀才書云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年譜云洪武辛未成今佚又有雜誌一卷見本集卷一宏治辛酉蜀人鄒魯摘出別行見四庫全書總目

遜志齋集二十四卷附錄外紀二卷見千頃堂書目按顧璘重刊刪爲二十四卷嘉靖辛酉台州知府王可大重校刊加附錄一卷萬厤壬子南京官刻本上元姚履旋編外紀一卷明史藝文志云黃孔昭謝鐸同輯按寧海知縣鄭紳刊

遜志齋集十二卷

周禮考次目錄序　遜志齋集十二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歷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爲姦必藏其法俾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不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

而舞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鄰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故去其籍爲尤甚今之所傳者蓋出於諸侯毀剟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是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淑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省書之周官言六卿之職莫矣冢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聽於冢宰者也冢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冢宰今周禮列於冢宰之下者預政之

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廚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冢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冢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教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教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教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教教之大法及冢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簒入者甚眾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者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喜讀周禮憂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

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冢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於冢宰者七十存者八以司馬之諸子訓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有一自司寇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

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旅師
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焉有稻
人焉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
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山虞澤虞川衡林衡金玉
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蚤山澤之所產也故各有主之
者以致其用苑圃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
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廩人倉人
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
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廛有人肆有長賈
有師泉有府質人有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
形方山師川師邊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珍異也故自司

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
雍氏掌水禁有萍氏除毒蟲猛鳥獸蠱物黿鼈有冥氏
庶氏穴氏翨氏若蔟氏翦氏赤友氏蜮氏壺涿氏庭氏
攻木殺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
焉六卿之屬由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眾也
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
簡矣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
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
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余非疑周公之
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辯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
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

名而不爲哉

蔡按宋俞廷椿有周禮復古編一卷割裂五官以足
冬官之數論者譏其變亂古經先生此書視俞氏爲
尤甚殆未善也

武王戒書序

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
古文闕有閒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
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不誣者多矣湯之盤
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
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遂爲夏書之首六
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徵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

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
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
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乎因爲註釋其意
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
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
或足以延年衍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
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
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書而用之亦可
以保身治國矣

基命錄序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靡

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智爲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啓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弈世之勛勞積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糜夕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閒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特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益先祖有以啟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止乎旦夕而不爲久遠之圖爲己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爲天下計者哉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啓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弈世之勛勞積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爲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後之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倖而欲守之以智力糜夕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數千年閒庶幾知商周聖王之用心者惟漢高文二帝唐神堯文皇宋之太祖太宗爲然此三代之君或奮起隴畝或階一官而得天位其初積累之舊未能過於秦隋也特以知守成之難不敢用其智力而參以仁義知傳世之不易不敢特法術以爲治而放於道德所以培植邦本而維持國勢者有其具故民心歸之而天命集焉跡其所爲雖未及三代之懿然寬大豈弟之政行而苛刻慘薄之風息皆能變愁苦爲歡欣易凋耗爲富庶子孫黎民受其利者數百年夫豈偶然也哉益先祖有以啟之於前創業之主又能承之以德而爲天所眷者商周是也上世無可憑之澤而創業之主能事天養民以永國家之命者漢

唐宋是也俱無焉者秦隋以降享祚不長者皆是也夫

處乎百代之下而必欲比跡商周之盛亦可致矣然則漢唐宋得民永命之由庸非後王之所當考法者乎予是以掇其大要論著其事爲帝王基命錄非曰可以究天人相與之原然願國家之長治以利生民於無窮固亦仁人志士之所取也夫

讀基命錄　蜀獻王椿撰　遜志齋外紀上

武王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方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願學在斯人雖處江海遠擬欲踐臣鄉苟非堯舜道肯向觸展陳嘗笑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書累萬言所言皆歸仁爲君視此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撫卷再三歎良書四海屬經綸爲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聖賢友多聞可媲典墳　按方原作宋誤

王稌與童景庸書　稌字叔豐仲縉先生紳之子　遜志齋外紀上

王稌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劉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德原作門與使誤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侯動履迪吉賢

伯仲均紱多福爲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呶呶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修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脈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長史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歎會閒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臾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

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屬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不宣徐再拜

案按　四庫全書總目謂門人王徐藏其遺槀即據此書也

昔昌黎韓子以高才碩學服當世人謂其抗顏爲人師學者知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省察自脩之心無乎而不在也觀乎五箴之訟己惡其所以自治者盛矣千載之下讀之者亦知所砥礪焉信乎君子之立言之有益於人也天台正學方先生蚤有盛名自童時鄉人即呼之爲小韓子迄今年既壯而德愈凝固其爲言益宏粹嘗著學箴九首其明體適用之功成己成物之志於斯爲至其視韓子五箴復何媿焉成州文學黃永高氏先生同郡士也質稟温良有志於學閒求言於先生以爲助遂書九箴以界之永高復請紳識

其下方紳謂先生之言盡矣使紳有言可出其右哉雖然士之爲學不患無所聞患乎有聞而不能行惟能行雖與謨訓誥皆空文也今先生願以斯箴遺永高其望之者有在矣其亦視夫永高力行何如哉

遜志齋集序　臨海林右公輔撰

流而不可止者勢也習而不可變者俗也與勢俱往與俗同波者衆人也知勢俗之所趨而能確然以聖賢自守不浸淫於其中者君子也非惟不爲勢俗之所浸淫而吾一言一行之所達天下之勢皆隨以定天下之俗皆隨以化譬若烈風震雷鼓撼上下無大不摧無幽不

人雖有强梗自撓亦安焉廢於其下此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當周之末孔子之徒已沒楊墨之說盛行於天下孟子慨然於布衣中脩明仁義之道而楊墨之說以廢孟子以來更歷秦漢既遭坑焚之禍天下學者不見全經而老佛之徒唱爲私說鼓舞天下天下之人皆相與師而尊之曰此當今之聖人也使三綱淪而九法斁其害有甚於楊墨者雖以韓文公之雄才竟不能爲天下變至宋程朱諸子者出一掃陋習頓回天下於大道之中天下之人幡然而改曰吾道固在是也然後老佛之說爲無用鳴呼當其肆爲邪說乘吾道之無人賊賊其間根蟠枝散固植人心漫不可拔天不生程朱於天下則天下之人終日昧昧如瞽者之宵行何由睹煮天而見白日也哉故曰能定天下之勢化天下之俗非聖賢豪傑之士不能也有如雲之舟方能適無涯之海有烏獲之力方能負千鈞之重有天下之才方能剖天下之事才不足於天下而欲剖天下之事猶乘小舟以適海驅孱夫以負重不待識者皆知其不可也是故不患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化惟患我無蓋天下之學耳彼郭林宗王導之徒屑屑衣冠之間猶能使天下之人效之況吾佩服聖賢之學而謂天下之勢不我定天下之俗不我變哉惜乎當今之學者則異於是汙下議論卑淺齷齪然無復有大人君子之態吾友方君希直奮然而起曰是豈足以爲學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學爲學賊其身者也發言持論一本於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來未始見也天下有志之士莫不高其言論將盡棄其所學而從之嗚呼豈非豪傑之所用心也哉常士世生豪傑之士不多見而於吾希直見之又豈非吾之願也哉希直之文吾評之矣譬若春氣方至眞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之物各有生意天下之人莫不信之此特其一事耳要其大者不在此也雖然文所以達志也不觀其文何以知其志之所存余故又序其文云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

又義烏王紳仲縉撰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蓋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逢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當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託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

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於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習之久而弊愈甚於乎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希直負精純之資修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望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出類

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又烏可不自元作自不疑力有原作作與有與聞焉也紳不敏幸忝同門之列於君之志竊與有故特著其說於文稟之首洪武三十年冬十一月金華王紳仲縉序

案按已上二篇皆遜志齋集原序非今本也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臨海趙洪廷節撰號曰溪景泰庚午舉人靖江教諭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名有大或作木誤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一本作宰坐累先生數請以身代獲原泊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王一作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入都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閒所爲惟先生之容四方夷裔得一字琛於圭或作至誤璧晚路碕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履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澌蕩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傷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褻儲物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掇乎噓燼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錄按侯卿字邦彥號抑巷天順戊寅鄉名鑑見臨海志卓行傳

與夫博采士夫閒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二或作三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裒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漢既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寡僻乏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爲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資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鄙而不少爲輕重者特爲吾鄉饁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閈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奠朝社

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闖聖藩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輯湊洪當倩巨筆以書成美敢飾厥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同郡晚生日溪趙洪謹識

案按此爲遜志齋集後序

未全之本也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黃巖謝鐸鳴治撰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百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瀕加

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稡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益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益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又何以其傳不傳爲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猶必有待乎人

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爲先生計也爲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卽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益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卽魏潔奴得從寬法而爲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爲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益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幷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爲別錄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晚生黃巖謝鐸謹識

又　黃巖黃孔昭世顯撰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諭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

然先生之學已不媿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僉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諸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召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顗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

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夏五月朔日後學太平黃孔昭謹識

菜按此爲遜志齋集弟二刻爲卷凡四十最多之本也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弼字汝弼華亭人　嘉靖本附錄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齋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稾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縝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關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嗚呼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嗚呼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南安府知府後學華亭張弼拜手謹書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顧豈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願悲楚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儿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漫矣乃會下閩

菜按正德庚辰顧尚書璘守台重刻遜志齋集刪併爲二十四卷疑卽此本也是爲弟三刻

重刻遜志齋集序　吳郡范惟一

往予在京師得遜志先生方公集讀之既卒業數于其書不能釋去夫先生道德士也其所操志皆三代聖賢軌業豈暇韓柳諸家學哉或稱先生文似蘇長公非知先生深者先生嘗奏記太史潛溪公自謂大者宏廓敷

揚其所傳於世其次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
下此猶當著一書攄所蘊蓄續斯道於無極陞乎斯豈
謾言哉乃今考其時去關洛漸遠學無所從受先生獨
奮然起身任之以遜志名其齋學者遂稱爲遜志先生
云今按集五卷以前多微言爲論誠有冥契神解於其
間而達諟石畫又時時於深慮論諸篇發之以紓其疑
患之思至論正統變統之辨則自左史以來所未見道
乃先生又豈徒言者以今究視其行已立朝本末所謂
始終典學死而後已者非邪論者謂先生行嚴言峻激
亢過烈未達從容之域予以爲先生在聖門蓋孔子所
願見之剛者跡其所存立已足綽於世而垂教無窮矣

奚過言之云歲庚申予行縣由永嘉造赤城見諸山遊
海壁立森聳峭厲如端人介士整襟正色屭屭不可犯
而顯氣飛越雲霞之上有終古常存者乃知先生獄降
其地實靈異所獨鍾慨然想見其人爲之低徊不去人
之已復延問長老考其俗進諸生與之論德校藝察祇
其性術大抵彊執脩直砥厲繩檢猶存先生之風焉郡
有遜志齋集故刑書東橋顧公爲守時所刻予取讀焉
見其編漸漫漶因謀諸兵道唐君及新守王君重刻之
二君躍然敬諾越數月報訖工予乃偕敘次所論以識
景行之私云唐名堯臣南昌人顧名璘王名可大皆予
同郡人嘉靖辛酉夏五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賢治
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吳郡范惟一撰

敘刻遜志齋集　南昌唐堯臣

君子脩辭立誠可與居業殆未睹其業而人已試其誠
矣惟誠故達達故利於川也方先生之學一本於誠發
而爲文鑿鑿皆實理是故其大者麗玄黃而細不遺於
蚊蚋之微明與日月爭光而幽贊默成若或授之乎造
化之柄近而家庭孝弟雍敘所橫被者放之四海而皆
準也夫其爲志專故詞無枝葉其行直故義存而不變
其弘毅故胷塊凝厚亦惟仁以爲己任者能自得之焉
則水之爲物緣理而行不廢小間動之而下蹈深而不

疑障防則清愈遠則致卒成而不毀以生萬物成天能
人槩有未睹己而獨見其觸砥石撼頹波必決而之海
乃稱之曰水哉水哉云是集今昔具有評近又折衷於
范王二君子隱有定衡予爲用復贊其詞第爲贊斯文
者付屬之曰請志之須與霄壤俱敝焉可也亦緘附志
於二君子云是歲閏月三日後學南昌唐堯臣書

重刻正學方先生文集敘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賢治
尹浙江台州府知府吳郡王

文不足以語先生而先生之蘊蓄底裏操履經略實固
文以見當元之季紀綱禮教淪蕩淅盡國朝受天明命
誠意景濂諸君子起而倡率之禮法聿興文命肆布先
生歸依諸君子以講明道學爲己任以振作綱常爲己

責以繼往緒開來學爲己事以輔君德起民瘼爲己業養植既粹文彩自沃以故緒言餘論見重當時而二百年來不問賢不肖皆知有先生皆知有先生之文先生爲郡寧海人舊有祠在郡久而朽弊督學中方沈公謂兵憲貞山唐公曰予司文養士而正學先生質公分地也曷相與以新之秋九月中方公校士於台則命可大校梓而敘之夫寧海自天姥迤邐而東土根靈逸狀與清淑之氣已萃於臥龍諸山而桐柏盤礴又環其左右滄溟之溪瀕海之浩渺三面入之其產有異才也固宜先生自童稚時即慨然有意於顏閔之學明粹毅直盡襲取者哉有伊尹周公之志而尤不滿於伯夷叔齊之死有緹縈孔褒之孝而尤大其親濟寧公之學有董仲舒王仲淹起遺經於絕學之功而尤不雜以賈誼公孫弘之疵駁然則先生之文其有稗於世教名義寧不重且偉歟使其繼誠意景濂諸公立在朝廷考故典敷文教薦宗廟勒爲一代之言以澤國家之盛則豈使後之人悲先生之心而益有感先生之文耶先生之文醇正如紫陽朱子理學如濂溪明峰樵史送牟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淡漁子大笑生等傳閻王廟碑樓子兩程子敘事如司馬子長論議如陸宣公而精神縝密則與昌黎韓子相上下耳讀其文想見其人後生末學不復見先生者當於文而考之嘉靖辛酉夏五月至日

重刊遜志齋集凡例　嘉靖本

一是集先生歿後六十年臨海趙學諭始得散落詩文三百十四篇梓于蜀者爲蜀本又二十年太平謝文肅公貴嚴黃文毅公徧輯四方所藏得四十卷郭令尹梓于寧海者爲邑本又四十年郡守姑蘇顧公梓于郡齋者爲郡本今據三本而參酌之

一集中諸論舊多遺闕近時江文莊公稍加補正名爲論淵梓行于世今據論淵以補其闕他所訛誤若讀尉繚子之類考諸經史子氏及正韻玉篇等書正之其無考者仍存疑

一宋學士文粹序貞義處士鄭公墓表皇明文衡爲金華樓公琰作然邑本郡本皆有疑先生與樓同門同舍而代筆者仍存之

一勉學詩二十四首文章辨體刻爲吳人陳子平作而蜀本邑本皆有亦載爲先生詩悅旌堂詩話惟云未考藏者謂子平未嘗至蜀而初本得自蜀中當爲先生作無疑故仍收之

一蔣伯宇字說將氏異瓜辨廻衝峰樵史送牟元亮等序復齋梅所等記淡漁子大笑生等傳閻王廟碑樓君墓銘俱載邑本而關王廟碑又載寧海志及三先生文粹今悉補入

一送李參政王文舸李生及方氏族譜序越國公神道

碑雖皆見潛溪集而邑本各題下有代太史公作字則實爲先生筆故收之

一遊峨眉及歌風臺詩俱載蜀本而峨眉篇又載四川志皆補入

一遺安堂記載三先生文稱中山晨望及閒居詩舊傳民閒併見吳越錢氏家乘謝文肅公嘗有不及早見之歎故特收之

一陸陸齋記邑本郡本皆有然嘗刻于黃文獻公集內而續文章正宗亦屬黃作且輯正宗者乃先生友人鄭柏門人王稼也決知非先生筆故去之與木棉花歌舊載邑本亦以正宗爲熊勉谷作而郡本去之

者同耳

一原本所載如送趙教諭及族譜序告佑順侯文等作於先生文頗不類以無據不敢刪去又如聚咎閔知靜學齋等賦上蘇范二先生等書皆闕誤不可讀然實先生筆仍存之以竢知者

一附錄原止錄蜀獻王及同時名公贈遺諸作今以傳狀祠記及弔祭詩文而續附者存始末也若愚巷公墓文孝聞孝友二先生暨二烈女詩傳此先生一門道德節義不容泯者亦併附焉

菜按此爲弟四刻乃參蜀本邑本郡本而酌取之後人重刊皆据此爲定本惟附錄間有增刪耳

又按萬厤壬子中丞嘉善丁賓鴻臚歸安錢士完諭德餘姚孫如游復梓於南京是爲弟五刻上元姚履旋編外紀二卷

又按正德郡本有顧璘序嘉靖郡本尚有徐階序萬厤江南本有孫如游序今皆未見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山陰劉宗周起東

方先生死事距今二百四十年而凜凜生氣薄日月震乾坤愈傳愈遠遂當前無千古後無萬古則論世之外尤恃有先生之遺言在也遜志齋集若干卷已盛行於海內之日久獨吾浙寧海爲先生闕里向無專刻生於其里與宦於其里者不無杞宋無徵之歎抑亦後人之責與乃者盱江張君來令寧海下車首謁先生祠宇愾焉焉仰止至欲讀其遺文缺如也因謀之所知姚江盧生演正從雲閒方裔搜得善本卽以遺令君乃亟付之梓梓成遂因生請序於余余不敏竊嘗一再讀先生之書矣先生以閒出之資上下千古發爲文章如昔人所謂周情孔思日光玉潔者庶幾近之蓋昭代之業未有尊於先生者也而先生非徒文而已余將因是以窺先生之學先生是先生教授蜀中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因衷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故後人遂稱正學先生何居乎先生之學之正也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七篇蒙好辯之譏而一時無父無君之道息且曰我亦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云菴學術之邪正而人心之邪
正卽係之世道之隆汙恆必繇之此古之聖賢所以悲
憫當世洞視萬古甘以身胥天下之疑至犯天下之大
不韙而有所弗顧也孔孟既歿禍亂相尋者千有餘載
而有宋諸賢始起而撥蕪微言紹厥墜緒然身遭中廢
以闢諛辭擬改皇綱未張淩夷至於勝國而天下之亂極
矣天乃篤我高皇帝誕起中夏撥亂世反之正先生遂
應運而生以進附於見知之列有不倜然者先生自少
以古聖賢自期既而出自宋潛溪之門頗得淵源考亭
上泝洙泗其著述之大有周禮辨正大易考次枝詞案
當作周禮考次辨正大易攷詞及武王戒書註等皆佚不傳傳者獨賴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此編自箴銘雜誡以往繇其言考其所學想見其踐履
之密操持之固願力之宏與經術經世之富有而先生
之於道已擴然升堂而啟室矣其處也非孔孟不師其
出也非伊周不任世以爲程朱復出眞程朱復出也故
曰正學也乃先生抱此耿耿方將次第見之行事而不
幸處鼎革之會按鼎革當作革除遂靖一死於嗣君報兩朝之
知遇至轟轟以十族殉創古今未有之局無乃忠而過
者與易曰大者過也又曰大過之時大矣哉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先生有焉允矣其爲正學也天地以貞觀日
月以貞明聖人效天下之動以貞夫一皆正之爲也皇
王而降世道亦多故矣聖人以其貞夫一者效天下之

明二百年莫不以方正學先生之忠爲出三閭信國之上顧未有能言先生之文爲是離騷正氣詞之所不及者是則猶爲不知先生耳於是盱江張侯躬被道德以禮樂治寧海幸莅先生之土得大聚其文于雲肩金之石之以弦誦一邑其意以爲節義易正文章難精一日慷慨求畢其義以爲是文士所不能不知其數十年之學積精抗材以忠事其文章者壯夫當之有失其力耳先生之言曰道明氣昌則文自盛是故先生之文有本而多合嚴茂高典則亦遷固華儁周贍則亦枚馬幽仄翔舉則亦仝賀充朗流逸則亦曾歐是謂集文大成文不在茲乎文皇帝聖作欽明斷謂非先生文不可詔天下顧當此時何容可得苟不得之何容不怒先生以一言沈十族不悔文皇帝以一怒族先生亦不悔蓋皆以文也時龍飛崇禎壬午季秋吉旦始寧後學倪元璐撰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序　華亭陳子龍臥子

甚重其文章之故先生是以曰正學文皇帝是以謂之萬乘之威據鼎鑊之上裂肢體湛十族灑然無以動其心哉此賁獲無所較其勇仇季無以衡其烈也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黼扆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滿國之强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齊黃興黼錯之謀爲侵削諸侯之計以致眞人翔於薊北電埽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辯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疏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使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盡謀臣之過哉我于是而知高皇帝之治化過漢至當或少有出入耳死未必非中行而不死未必非狂狷記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豈非儒者之正軌哉周公惟知有王室而流言不避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周公有焉孔子欲誅亂臣賊子而知罪是聽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孔子有焉假令周公孔子不幸而死何遽不爲周公孔子哉俗儒不察每每尙中庸而誣節義此世道之所以日卑也有宋諸儒復明聖道繼鄒魯之微緒明興有宋潛溪氏方正學先生出於其門而益大之以立一代綱常之極而聖人之訓大明於天下今讀先生之文而徵其所學大要本之以愼獨出之以大居正洵乎聖人之眞傳矣不然豈能抗

高遠矣漢高矜馬上之治簡忽詩書重功利輕志節故
休養二百餘年賢君屢作而風尚已成士寡廉恥王莽
以斗筲之姿異姓之屬一旦據成業以竊天位而赴難
之臣惟翟義守死不仕惟龔勝耳高皇帝崇儒重道橫
經典學拔先生而老其才於蜀故一傳而文皇帝以嫡
肖尊屬靖我邦家非有改物改步之事而先生首倡大
義於天下一時貴戚大臣以至樵夫漁子不屈其志或
轘屠市朝之閒或枯槁巖石之下者不可勝數孰非高
皇帝端其本先生正其教哉三代之英周孔之道如是
而已自列聖以來褒顯先生而遜志齋集浙行於世南
城張君令先生之鄉瞻其祠宇愾焉景慕購善本於雲

閒重梓其集以益顯先生之學昭示來哲嗟乎以文皇
之威凡先生之支黨交屬鉤連駢戮以千百數而不能
絕其裔孫方寸之紙數行之墨如同禁書而其遺集終
炳然於後固知忠臣之必報而聖學之必傳也張君之
所以維風而澤世者偉矣張君名紹謙令寧海有善政
崇禎十六年歲在癸未季夏吉華亭後學陳子龍撰
重輯方正學先生文集序　淮南俞化鵬抉九號青嶽
天地開闢以來風會遷流渺無紀極大儒挺生其間所
以持身立世亙千古而不敝者有二曰節義曰文章顧
古來忠臣義士當時窮事起捐軀致命之秋浩然勃然
誓不反顧英烈之槩誠足以光日月而薄風雷聞之者
亦相與悲其志而樂道其爲人及乎世遠風微且有沓
然不足以動心者其平生志氣之磊落學術之醇正不
有著作何由昭垂故夫節義之不墜又賴有文章耳獨
是其所爲文章者代不數人人不一格大都遊之乎詩
書之途養之乎仁義之原理明而氣昌閎中而肆外確
乎有得於心而後卓乎有見於世豈猶雕章琢句剽掠
附會之說哉前明正學方先生當文皇帝革命之時慷
慨廷爭九死不悔煩免慘毒天地爲昏弈世傳聞尚爲
變色卻步而先生當日處之怡如此豈無所自得者能
之乎嘗從諸選中讀先生遺文率皆深醖博大光明洞
達之言始歎先生學有本原故能臨難不懼如此則益

思盡得先生之文讀之矣丙子春余謁選天官得浙東
章安之寧海其地環山匝海土瘠民貧莅事者號稱難
治但念此爲先生梓里其流風遺澤披拂人閒得以憩
弔景仰則又心竊自喜下車之日謁先生於祠堂徘徊
瞻溯穆然深思詢其後人則先生之全集具在向之所
未見者得以縱觀而卒業焉願是集刻於前朝壬午年
閒爲時既久黎棗率皆剝落而闕文亦多余心憾之而
未有以易也今歲戊寅適有門人葉生大魁自郡來攜
得伊族祖文巖先生振發幽奇一冊復出先生裔孫潛
家藏善本剝落殘缺之處咸錄寫無遺則爲喜不自禁
退食之暇與桐鄉門人姚生弘源重爲輯訂付之剞工

而先生之文始稱全璧夫先生忠肝直節昭暴天壤其傳世不以文章而況其中之稍稍殘缺於先生何損益哉竊意吏於斯士而使一代大儒之述作有抱殘守缺之慨是豈表揚先哲之志且何以揭示斯人使三復先生之文章而益追慕先生之節義哉至若先生之文如萬斛原泉隨地奔湧博綜經濟穿貫天人其中無所不有而大旨一歸於明道韓歐程朱要非二人則世固久有定論焉余未敢贅也時

大清康熙歲在戊寅仲冬吉旦淮南後學俞化鵬撰

菜按此即依崇禎張本而略修之非重輯重刻也其昭垂則諸先正論之尤詳更何容贅一辭顧或疵靖難之師稍殊篡逆先生可一死曷不以智免其族人不知竹垞推爲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其談理淵懿醇正雖溯熙諸儒不是過至其致命遂志大節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每卷之首亦稱重纂皆欲附名以傳耳至同治癸酉署黃巖縣知縣吳縣孫熹始重刻於杭州是爲弟七刻

又按崇禎本爲弟六刻康熙癸亥松江重修舊板有會稽魯超序爲弟七刻同治乙丑新會盧朝安屬會稽宗稷辰重加選錄凡文六卷分上下詩一卷又首末二卷刻于濟州是爲弟八刻有朝安跋稷辰後序則癸酉所刊爲弟九刻矣

重刻遜志齋集敘　吳縣孫熹歡伯

同治二年四月給事中王君憲成疏言明寧海方先生學行請從祀孔子之庭　制曰可於是先生之志欲爲

顏閔者百世而可知先生之學比於程朱者易代而愈顯越六年丁卯余奉檄宰寧邑式先生之里躬拜祠下訪其後人得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又拾補外紀各一卷蓋崇禎壬午盱眙張氏道益刻也歲戊辰調署黃巖又得淮南俞氏扶九刻本爰屬同縣盛君朝彥邑人王君棻唐君賡同爲校勘出餘俸以授梓人工始於壬申二月迄成於癸酉七月乃爲之書曰先生之文秀水朱氏竹垞推爲閎深博大駸駸乎馳逐昌黎眉山之間其談理淵懿醇正雖溯熙諸儒不是過至其致命遂志大節昭垂則諸先正論之尤詳更何容贅一辭顧或疵靖難之師稍殊篡逆先生可一死曷不以智免其族人不知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春秋之義凡已成爲君者直書曰弒當先生衰絰相見時成祖猶以周公自比得先生折之而綱常大義始昭著於千古自來取義成仁之士識力既定則百折不回絕無瞻顧使先生當日稍有冀免其族之心又安能成就如此卓卓哉先生既歿一時好義諸公輯其遺文冒厲禁而不顧而後之斤斤寶貴網羅考訂以永其傳者又接踵於數百年之間於以見人心之不泯而先生之文遂與浩氣而常存也梓既竣因恭錄

通鑑輯覽御批及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并從祀奏議

俞旨冠諸簡首仰見我　國家列聖相承於褒揚忠烈崇獎先儒誠度越前古而後之人讀先生之文者庶

可無悲先生之遇已時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在昭陽作噩仲秋前知寧海縣事
吳縣孫熹謹識於蒼谿署齋

書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校勘記後　吳縣盛朝彥

同縣孫懽伯大令既調黃巖之明年郎寓書郵致方正
學遜志齋集命校付梓翻摭全帙爲卷二十六爲字五
十萬工繁費重深慮剞資難繼中輟可惜爰致書懽伯
量度始終而復書毅然以必成爲期更從藏書家借得
明季江南刻本寄予乃自壬申春始工癸酉秋蔵事朝
彥既預讎校之役而黃嚴孝廉王君棻唐君熙復加覆
如線在當時好義諸公冒重禁私錄祕藏已爲難能其
後黨禁漸弛而謀梓其集者不啻如飢渴之思飲食有
勘因郎原本江南本異同處作校勘記一卷附刊於後

然亦不敢謂無遺憾也載攷是集肇於天順癸未距先
生畢命時已閱六十寒暑學諭臨海趙洪始得散落詩
文三百餘首梓於蜀中爲蜀本趙自有序又二十年成
化庚子太平謝文肅公鐸黃巖黃文毅公孔昭編輯四
方得文千二百首釐爲三十卷又拾遺十卷寧海郭紳
梓於邑爲邑本黃謝二公皆有序又四十年正德庚辰
吾郡顧尚書璘爲台守刪定其文爲二十二卷詩二卷
重梓於郡齋是爲郡本有顧自序嘉靖辛酉兵道南昌
唐堯臣提學范惟一序徐階序范王亦皆吳人也萬
訂重付手民有范惟一序徐階序范王亦皆吳人也萬
厤壬子中丞嘉善丁賓鴻臚歸安錢士完諭德餘姚孫

如游復梓於江南是爲江南本有孫如游序崇禎辛巳
盱眙張紹謙令寧海又加纂刻且益之以年譜有倪文
正劉念臺陳臥子三先生序蓋至是已六易版矣　國
朝康熙戊寅淮南俞化鵬爲寧海令復取張纂本卽其
裔孫家藏本補綴闕佚重訂開雕俞亦自有序茲刻實
依此爲原本而參以江南本其闕佚之無可補者一仍
其舊懽伯曾宰寧海且嘗梓杜清獻公集矣而今復有
是役誠足媲美前賢良有司留心文獻卽此以覘政治
可知已惟是先生慘忠奇節千古無倫遺集之存不絕
如線在當時好義諸公冒重禁私錄祕藏已爲難能其
後黨禁漸弛而謀梓其集者不啻如飢渴之思飲食有

明一代至六新其版吁可謂盛矣我　聖祖仁皇帝既
賜額褒忠煌煌　天語照耀寰區今上御宇之二年
特允禮臣所請得從祀文廟位曹月川先生上其所以
表揚之者昭如日月從此俎豆馨香永於無既而是集
與先生剛大之氣雖歷萬世而不磨矣嗚呼先生有知
定亦含笑九原也同治昭陽作噩相月哉生明吳縣盛
朝彥謹識於武林寓齋

方正學先生外紀小引　附　上元姚履旋

嗚呼先生纘聖眞之緒扶綱常之大肩任詎不重哉於
文章求之進而得其節義於節義求之弘而顯其道德
蓋體備性靈淵邃自韞脈分派衍莫窺其涯際矣至於

染翰摛詞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毫端夫何所
不有然而黜華存質是能爲長卿而能不爲長卿者也
若乃臨難申忠如歸赴義此豈蹈烈士之忿矜矯激以
雄逞者仁不求生識烝定耳總之諧於大道則窮達語
默生死之際先生豈有意焉其於以振俗維風不將終
始天地者乎所傳遜志齋集序者爲說已詳集中皆先
生之自爲言也因別摭夫言先生者以爲外紀自附錄
而推廣之由表揚以迄祠典分爲十則後有續者當再
紀之萬厤壬子冬白下後學姚履旋紀事

方正學先生年譜小序　附　盱眙張紹謙遹益

嗟乎此先生之年譜也先生齒閱四十六年仕歷二十
三十年而遂食靖難諸君子之報至今養士三百年豈
竟不收一人之用徒令人益掩卷流涕思先生而不能
已已也何者亦如先生痛哭而思青田先生也崇禎辛
巳仲夏知寧海縣事盱江後學張紹謙謹題

正學先生小像跋　附　俞本有孫本無

茲集舊刻先生小像板經屢易漸失其眞康熙戊寅淮
南青嶽俞邑侯暨桐鄉姚君星濤同里葉君斗函較補
全集苟先賢遺像濕漫無稽亦表章者之憾也爰從方
氏家廟所奉眞像敬摹而校梓之雖不合畫法而神氣
鬚眉務求逼肖俾百世下讀先生之文思親炙而無由
者展卷如相晤對永始非訂正之一助也若先生之亙
古爲昭垂天壤而不敝且不因其文而又豈以其像哉

黃巖晚學蔡元鎔謹識

蔡按蔡元鎔字季迪號陶山康熙中貢考授教習工

詩及畫此像葢元鎔所摹也像旁有蔡印元鎔及陶山二印然與嘉靖郡本小像鬚眉冠服全不相同未知孰眞孰贋攷古之士幸細辯之光緒辛卯季冬旁死魄

性理之學二十　明儒四下

忠文方正學先生孝孺下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遺文

侯城雜誡凡三十八章明儒學案全錄今錄七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爲志是謂利祿之蠹耳剽口衒說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謂務名之蠹鉤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訾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爲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爲新奇鉗齒刺舌以爲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右第四章

棻按務名之蠹似謂陸學訓詁之蠹則今之漢學是也而宋元之世已有之若錢時之書解王應麟之詩考陳應潤之易蘊等書是也然諸家之說亦多可采者固當並存而不廢焉耳且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博奕猶賢乎已況文詞訓詁其賢於博奕遠矣寧可以爲蠹乎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勳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教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己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所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

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誣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 右第二十五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貪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

足甚益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己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深慮論二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

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勢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

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壅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虞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

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梃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梃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哉眞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欿然夸辭不出於口怵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效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爲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爲卑諂以媚適

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是國家之大權潛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故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爲聖賢相逢驩然其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爲壅蔽彼固以爲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爲計之愚適爲奸臣之所笑哉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有其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眾庶之言以爲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壅蔽者也

蔡按莊烈帝之亡正坐自恃其聰明耳先生此言眞萬世爲君者之龜鑑也

君學上

人君不患乎無才而患恃其才以自用不患乎不學而患挾其學以驕人遡乎無爲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恃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爲是曷若不學之爲愈乎漢高帝椎樸質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爲羣臣莫己若（原作出誤）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爲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譬之兌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濟其惡而爲盜豈戈與矢之不善

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爲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足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離而爲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雜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辨勞而少功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于此古之聖王爲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爲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爲之謀仁者爲之守勇者爲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心舊作學非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案按太史公言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非謂徙蜀後作也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譜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

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欝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不正而欲爲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曹參

其速生乃速其死之道也故善治天下者先以不治治之曹參之相惠帝日以飲酒爲樂掾吏縱酒謁而不問弛然不復加意於政教朝廷之閒幾於亂矣而海內以治何邪若參可謂知治亂之方矣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秦之燄而熾之也故參寧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史以參比蕭何參亦自謂不及然何非參比也何智謀雖過於參而不學故干戈甫定而役民大治宮室其意務媚於主而無撫民之心參苟居何之任必不爲此以何代參

則何亦不能如參之明於國體而無所變更也漢苟無何則參之才足以立法苟無參而他有才者繼之則漢之法亂矣天下易得也而安之爲難安之猶原作爲易也而使民安於吾之法爲甚難參蓋嘗聞君子之道矣故其所爲近道如此而先王安民制治之大法固不止如參之所爲而已也於乎道之不行也久矣哉

棐謹按明建文之時苟以曹參輔之一遵太祖成法諸藩不削宮制不更則靖難之師何自而起惜乎先生能言而不能行之也且漢初制度定於蕭何太史公亦稱何有術學曹參自知不及故守其法而不變先生乃謂何不學而非參比蓋失之矣知人則哲

論古猶然豈不難哉

裴敬

將興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集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帝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

夷翦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裴敬遷都之說卽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諭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輻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卽日下詔與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眾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

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蓋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浸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他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嘗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趙苞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匪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必曰璧重匪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況善於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眾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況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下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言命

方子雜疏於圖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而後可以言命之麤而余何暇言之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嫗之甚時既培甚宜其蔬爲最盛藩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而不治時雨既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色吾罔二人者之爲葺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既俾蔬無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慮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修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

福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閒之喻也非王者之閒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閒也仁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而厥兎其租月賜之酺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得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

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窮福康寧者乎亦卒乖戾者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人所能知歟之所該也不然而然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眾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賤貧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圖中之蔬歌太平之盛以與子言命

策問十二首錄其一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爲

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按本大戴帝繫篇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爲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還謂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疏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姑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按年九十固未老老也而還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爲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

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按此篇蓋據此史記三代世表以發問也

文會疏

伏以道術之分九流儒者實禮樂之宗主浙水之東八郡金華乃文獻之淵林在天躔爲婺女之墟於壤繙資賢人之聚自宋南渡有呂東萊繼以何王金許眞知實踐而承正學之傳復生胡柳黃吳偉論雄辭以鳴當代

之盛遂使山海之域居然鄒魯之風天實啟之世有作者惟我朝創業垂統之初載得華川潛溪之兩公或以誠篤博大鎮朝廷或以忠節剛方聞夷夏修九十三年之元史爲百千億載之成書雖盛衰榮辱所遇難齊而道德文章俱垂不朽繼其後者夫豈易哉恭惟仲縉先生推其學則潛溪之門人論其家則華川之愛子耳濡目染於斯道斯文之慈不出於戶庭而得之心解力行於厥父厥師之傳能紹其箕裘之業矣是以名播萬里來觀王國之光經授諸生聿佐郡岸之教夫成都自文翁興學不乏楊馬三蘇之才況賢王尚文已成周召二南之政教化行而風俗美固曰本於人君師道立而善人多是所望於吾子尚念溥熙乾道之大統皆振民育德之宏規夫何近代以來徒爲謀利之具慨想一時之羣彥鮮不隨波而逐流苟非振古之英賢孰克任重而道遠本六經而敷五教慎無負於孔孟在天之靈備九德而配八元庶有待於唐虞致君之士謹疏

文獻之傳

與士修許襚字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非有述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

坐召而問焉取其所著者而觀焉從其予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勉成一書藏之學宮俾人人有所效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修己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即得位亦未易行況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巖有待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徘不自勝閒暇能一見

與王修德第四書稍節

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

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圀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原作圀誤）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堅而況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烏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之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身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閾愈眾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其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靳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

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圀未免此近訪得太常爲原作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原作圀誤）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堅而況者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烏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眾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身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閾愈眾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其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靳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

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媿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

與王修德第五書 稍節

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哨原作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爲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澀疎略不足考其本末雲鑿事問兩耆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

他若山南樗園愚可學可見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望二三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邪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

棨按據此二書先生嘗修寧海縣志未知成否然佚久矣

又按與鄭叔度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即此書也

與鄭叔度第二書 稍節

僕頑鄙之資無與於人少之時鄉里見其癖於學多指

目以爲迂雖姻連密邇者皆然也獨先人見奇以爲可教及先人出官於外攜以自隨愚有所述多出以示人稱譽如儕輩先人之意自謂庶乎見其有成也不幸而遽棄以死僕日夜痛恨恐卒無所成流於庸人以虧先人之明故思自奮拔立名以自見於後世退而深惟有祖母存諸父伯兄可以養矣夫子欲繼父遺業揚先人名祖母所喜諸父伯兄所欲也烏敢辭讓焉遂勉而從學求學者舍婺無所往故至於足下之鄉學於太史公而後知爲學之道大也聞太史公之言而後知天下之鉅人也嗟乎太史公之愛僕足下知之公之知僕惟僕自知之雖號知某者皆不知之也公嘗爲僕言聖賢之

道所以處僕者至厚矣僕雖非其人然頗識去就知好尚安敢忽哉知人天下之至難知已者尤古人所重也僕嘗怪以魏舒之賢以其季父知人之明而終身不知之使之守確事見晉書魏舒列傳夫人蘊輔相之才而其季父日與之接其容貌辭氣豈無少異於人乎猶不能知之則夫俊傑之士非恆人所知亦明矣顧智者乃能察之耳恆人恆多智者恆少世而遇一人愛賞拔於羣笑之中喜其可既邪古人之重知已誠有以也僕於太史公雖欲不思其可得哉相與處也而樂相乖闕原作闕也而悲謂非人情可乎惟足下知之耳足下之待僕雖昆弟何以過而僕於足下亦無所不盡然僕之愚何益於足下

足下之爲賜則既多矣僕嘗謂辭令趨走非所以報朋友故受人之惠未嘗以語言謝之惟存之心繼之以不忘有所成立則報之未艾也此僕固陋之私也足下其謂然乎足下湣明慈良有君子之器又篤學不倦其至於古人也奚禦願益加之意以果所望僕近辭正周禮始成書欲修邑先達事行爲人物記無相輔者恐未易采錄相見當在明年久不得太史公動靜遣人送書聊具一二

蒼王仲綰第三書

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啟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暢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澀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胤征以及商周訓誓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褒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皆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

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發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整而右柄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採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稗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歸原作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決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

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雖憩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談故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殷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議論有益也

案按此因王仲撙爲先生序遜志齋集因答書與之論文其爲文之宗旨具見於此矣

答胡懷秀才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閒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論議倡酬往復沈潛乎天人之奧博覩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懵不待粱肉而肥

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亡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猿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舉輒瞑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誦徐吟問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視尋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譁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啟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逐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深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

自入秦且三年未曾有一人以文相賙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儼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古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眾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益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其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案按二公雖未敢與曾冉同列而於聖人之道皆有聞先生此言似稍過矣僕

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解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性（原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紊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足下乃以賈韓相儗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勤漢文以寬大韓子之酷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庸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增力益衰則沮謝隤穫（原作獲）有悔往歎今

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强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爲未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追僕而出其前猶騁駑駘駑蒲梢而逐伏櫪之駘焉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修飭其身心而無預斷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眾人之竊笑也答俞敬德第二書　稍節

某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相將形貌即有願學之心每綴寸紙署其名與同輩諸學子顧視而指麾之父兄雖加呵禁不止也既而年十歲餘漸省事見當今之爲仕宦者不足道以爲聖賢之學可以自立外至者不足爲吾輕重也遂有慕乎道德之心又四五年侍先人北游濟上歷鄒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跡問陋巷舞雩所在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歎以爲彼七十子者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時豈皆讓之乎迨今又五六年閱理滋多約心愈久始知古人未易卒至每興傷今崇古之思發爲言語道政事必曰伊尹周公論道德必曰孔孟顏閔稷而思者此數君子也猶恐流於過高如古狂人而不適於用是以深自制抑若中無絲毫學者見庸眾人猶且畏而卻避之況大賢魁儒如曾子子思孟子亙千載而特立者焉敢覬其萬一哉足下乃以某爲可庶幾而至此言一出惟恐流俗將以笑某者笑足下矣然足下無或怪其笑也孟子曰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之識屈原曰非俊疑傑庸態然也近有人問某狂言輒頓足撫掌如聞怪聲且欲來瞷形貌果類古人否所親者以告某笑應之曰形貌與今人不異但心似古人耳所親者亦大笑要之此事不必與流俗爭但汲汲力求千載以上之人爲師以俟諸百世之下知不知不暇問也　答金景文　稍節

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黃嚴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於國史其餘卓卓者數十人類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僕輩而言學於諸公之前眞可恥矣几今之稱引才藝以夸世俗者皆可恥者也然古事日遠後生無從知之僕近者嘗欲爲一書紀載前人行業使隱沒微晦之跡昭然布聞耀人耳目以爲州閭法式事在國史者已錄得數卷不幸棄遺於太史者甚眾欲求其子孫而耆老淪亡無所考質夫人劬一世之力以成其身顯名譽於當世蓋選千萬而二三者也生乎其後者不

能爲之發明以表揭其志義顧使與庸夫恆人同於泯滅不亦違天道而負公義乎僕文采雖不足取執筆憤悱旁求博討執事年高多聞於嘉言舊事必能記憶幸詳教我府學赤城志并望見借當令人鈔錄送還羅先生適縣志不載其行惟云事見鄉諫議洁送董遵逸序及州學三先生祠記秦少游所作生祠記少游文已得之三先生祠記學中必有煩令善書者錄示僕觀古豪傑之士居乎位必有益乎位居乎鄉必有益乎鄉如使因循乎衆人之中於事無所補則與衆人奚擇焉自京師歸又五年矣於聖賢之道未能有絲毫之補欲成小書以贖前過執事以爲可否乎

茹茶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葢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劘心摧腑殆不能人綱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耆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焚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溝逝雖欲自名爲人尚敢望耶是以日原作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疑原作後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閒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駑陋葢深意屬之不幸寘俾先公遠棄以去嗚呼尚忍言邪天之苦予一至此邪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邪然思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

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辯義至於輔原作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辯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頹然墜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忠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周處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益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

黃文獻公溍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或說作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

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遺詩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采

本乏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獲顧我私聖猷同山岳徵忠劣毫絲黽勉諒何補徒與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目縱望淵與岑逍遥羣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蘊眞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窮達各有適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願言領衆妙無爲鬱沖襟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孤忠匹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淩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沈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

為君談笑清胡塵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
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
銀河掛空灑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為愁
金閨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
千載人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傍笑酹廬山一巵酒
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
盡傾江水洗寰區

承宣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為別錄一卷好
千載康成學羣賢惜異時典章秦火盡禮樂漢書疑聚
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二月十四日書事二首

斧扆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得香煙兩袖還
風輭彤庭尚薄寒御鑪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
多情莫向世間來蔡按此時公輔已歿故後二句云然
杯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穀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
書比藏眞更絕倫
精通八法楊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
忍飢村巷欲成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體
卻笑黃河是濁流
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麻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巍豪未脫風沙氣
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氣
散作桑麻雨露恩
立春偶題　二首錄一
萬事悠悠白髮生强顏閱盡靜中聲效忠無計歸無路
深媿淵明與孔明蔡按此詩葢建文四年作先生之自訟切矣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一　明儒五

處士葉拙訥先生　補

赤城新志遺逸葉補字士冕號拙訥太平人博學通經史眞知實踐以古道自持貧而好施授徒所得束脩恆均諸鄉族之貧者嘗折衷學庸眾說撫取朱子語錄及黃超然通義相發明者附周易本義繕錄未終而卒
葉艮佩七先生傳葉拙訥先生名補字士冕邑之温嶺人博通經史好古力行嘗受業於郭文康得饒陽性理之學隱居教授其徒常數十人其教以孝弟誠敬爲本而以文藝次之家徒四壁立然性好施與授徒所得束脩計入口經費外卽以均諸鄉族之貧者以爲常卒後四紀從祀鄉賢祠子原徽號素軒原紀號一得皆能以文學世其家時號二葉云

拙訥葉先生墓志銘　吉水劉儼宣化撰

黃巖有處士曰拙訥葉先生卒且葬嗣子原徽以其門人蘭陽司訓應君志和所述行狀介武庫主事章君仲寅謁余銘章君具道先生之學精修篤行上泝濂洛之淵源里俗爲之丕變於乎世有斯人也使有之恨不能起之與游銘奚可辭按狀先生諱尙輔字士勉拙訥其

別號也其先閩人五季時避亂徙黃巖遂占籍焉六世祖檜居州之米陳務曾大父養初贈江浙行樞密院經歷事見元翰林承旨潞國公張翥所撰墓銘大父道祐避地溫嶺隱德弗耀父希性號東澗學行並著邑志母陳氏先生有異資夙抱大志凡厥猷爲輒以古道自期其父家居教授先生承其淵源自得之學敦本黜末一以眞知允蹈爲務讀書以四書六經爲本下及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旁搜博覽以極其趣雖有疾病不廢呻痛言雜莫之辨晚年益精於易清修苦節造詣日深措諸行事惟義是從視世之紛華富貴漠然無所動於中此先生之學也事父母鞠躬盡瘁養志無違居喪葬祭及歲時奉先之儀一遵文公家禮事兄愛敬兼盡終始一致弟尚夫鰥且獨先生與之同居共食怡集終身命少子原紀爲之嗣兄女少孤育之如己子既長具粧奩嫁爲士人妻平居無惰容御下無疾言遽色暇則端坐一室左圖右史雖盛暑衣冠不苟去身家法嚴正內外肅如也此先生學之驗於家者也其遇宗族姻黨歡然有恩燦然有文不以疏遠而廢貧者周其急弱者植其生老而無居者迎以養之少而失學者收以教之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鄰里以急告亦振卹之恐後先生居貧而好施與如此是以門徒雖眾而贄見之儀一毫不爲己有衣麤食糲泊如也先生師道尊嚴循循善誘名

及歲時奉先之儀一遵文公家禮事兄愛敬兼盡終始一致弟尚夫鰥且獨先生與之同居共食怡集終身命少子原紀爲之嗣兄女少孤育之如己子既長具粧奩嫁爲士人妻平居無惰容御下無疾言遽色暇則端坐一室左圖右史雖盛暑衣冠不苟去身家法嚴正內外肅如也此先生學之驗於家者也其遇宗族姻黨歡然有恩燦然有文不以疏遠而廢貧者周其急弱者植其生老而無居者迎以養之少而失學者收以教之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鄰里以急告亦振卹之恐後先生居貧而好施與如此是以門徒雖眾而贄見之儀一毫不爲己有衣麤食糲泊如也先生師道尊嚴循循善誘名

理典實雅贍有粟菽之味詩尤沖淡清逸追配古作者著有稾藏於家此亦莫非先生學之所著也先生生於洪武辛酉仏月初四日卒於宣德辛亥四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一配李氏子男四人長承基次承統早卒次原徽原紀俱好學克世其業女二人皆適於士族卒之年十月廿三日甲寅葬於溫嶠山之原吁先生之學質而通博而要刑於家族著於鄉邦彰彰若是使天永其年昌其施有功於後世爲何如耶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先生其庶乎又何憾焉是宜銘銘曰

塵世紛紛名利遂雞鳴而起爭奔趨先生視之猶泥塗

斂迹不出恐沾污俗學之弊陋且拘坐看大道生蓁蕪
先生義利分毫銖胸藏萬卷如石渠蘊爲德行碩且膚
卑不同俗高不迂發爲文章德之符工不嫵媚光不枯
天爲吾道生眞儒握瑜待價而沽諸四方負笈來學徒
坐擁皋比講唐虞身雖云晦道乃腴緜緜慶澤遺諸孤
嗚呼先生已矣夫有封若堂嶠之隅貞珉深刻無媿辭
過者爲式嚮範模廉頑立懦敦薄夫

拙訥先生葉公贊　謝鐸撰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戎
懷我人誰哉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彼何
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媿饒陽之

門

遺詩

中秋月蝕次韻答應谿南

徒把臣企古太阿青冥無路護霜娥忍令怪物來吞噬
愁對清光漸滅磨玉斧難修今夜缺褐衣空憶舊時窠
一年好景成孤負奈此西風桂子何　臣企謂盧企褐衣

禍之徙指
月中冤言

用昌黎毛穎傳衣

借韻答谿南

曾期滄海探明珠客邸深懷會面疏倚徧石闌花落後
眠破山枕酒醒初化龍未合雙神劍烹鯉空懷尺素書
回首東風春又晚囊書何日返幽居

遺文

趙氏祠堂記赤城後集八

朱考亭祠堂之制士庶之家可立也其所以報本反始
之心尊祖敬宗之意胥此焉寓所聚匪輕人之開業傳
世者欲守名分聯族屬其可不以是爲先務攷諸禮經
而不背揆諸世變而適宜參諸人心而允協誠萬世可
常守之宏規也趙氏祠堂官嶼趙巖維石之所拊以奉
其先世神主也趙氏世爲士族其先居越之蛟井至後
周銀青光祿大夫諱仁暉者始遷黃巖之洪洋源深流
永寖以繁衍元季兵燹其十五葉孫東庵處士諱明祖
者又自洪澤再遷同邑之官嶼官嶼之原趙氏世有祖

墓在焉助教世顯宋贈大夫允濟武翼大夫亥保義郎
桂孫其墓皆在茲原之左右故處士於此築室以居至
維石又四世矣舊無祠堂即所居東房以爲藏主之所
湫隘不足以容衆聚立維石謀諸季維陽氏曰我家世
以孝義稱至我不令子孫乃不克營一祠堂何以承其
家乎於是卜地於所居之東營祠堂三間其制度一倣
朱子家禮締構精密面勢宏敞足以妥祖考之神靈起
人子之敬心而攸繫重矣維石恐嗣人不知刱始之難
所繫之重而怠於修理因請記其事於石并刻祭田祭
器之數於石之陰以垂示久遠余知維石幼沖失怙獨
與母居撐拄門戶與世酬酢雖日不暇給而子職之供

未始或違自奉甚菲薄而賓祭必精潔豐備非篤於孝敬能若是乎吁有奉先之實斯有奉先之具人之事親自始至終克盡孝敬者奉先之實也其營祠堂立祭田祭器者奉先之具也有其實而無其具者亦有之今維石兄弟既有其實而奉先之具又完且美矣其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爲何如耶余於是重有感焉世之營宮室者峻宇華榱雖法制有不當爲亦悍然不顧而祖考神主或置之於尋丈之室或栖之於咫尺之棚題字積塵漫不加省抑獨何心聞維石之風寧不媿於心耶余嘉維石有孝敬之實故不辭而爲之記後之覽者能以維石之心爲心繼述而不忘不惟祠宇常修飾好語遣之久之進按察使決遣極斃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鐶而止或問之曰姦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擊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八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撤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

有陳選廣寇流入贛州奏聞不待報遣兵平之憲宗即位嘗刻尚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注以教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改督學政立教如南畿汪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亦人師不敢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憚好語遣之久之進按察使決遣極斃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爲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鐶而止或問之曰姦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擊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歷廣東左右布政使肇慶大水不待報輒發粟振之二十一年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奏乞均徭戶六十八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怒選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賄將許之選立逐之去撤馬兒罕使者自甘肅貢獅子將取道廣東浮海歸云欲往滿喇加更市以進選疏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帝納其言而眷憾選甚先是番禺知縣高授御史巡按江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

秦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眷意其怨選引令誣證選褧堅不從執褧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編修張元禎爲選治喪殮之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罪人選抱孤忠孑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勵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朱旻及同愛佐勢養姦致眷橫行胸臆穢衊清流勘官行頤指使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詳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

取眷意臣憾選厚賂敢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顧天終無異日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其姜爲夏姬誣伯夷爲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疽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員韜父子皆持

操甚潔而員韜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庵遇物亦稍峻人謂員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嘗割田百四十畝贍其族人暨卒族人以選子戴貧還之戴不可而止宏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贊曰陳選冤死爲可哀讀張褧書又以見公正之服人者至而直道之終不泯也

廣東通志名臣陳選字士賢臨海人明禮經天順庚辰試禮部學士邱濬讀其文喜曰此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後爲御史所至有聲累遷廣東左布政雅瀾無異聿布每飯疏羹除重徭罷和糴備賑濟爲惠養計事涉風

教必捐俸爲之務以德化民其聽訟不事刑威隸人拱立左右而已訟者使自拘被訟者使自歸民樂其不擾皆不忍欺數辨冤獄闖漁人賴克哥等三十餘舟遭風泊潮邏者得之以通番論死選讞出之邑人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選一訊得實人服其神執法不避中貴時提督市舶司韋眷倚進貢爲姦利以苦役戶選特爲裁減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通販詭稱蘇門答剌國眷受賄不問選發其僞又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泊浮海還國復以更市獅子陷我選言不貴遠物豈以隳國體而勞外番眷益銜之乃誣奏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巡按御史勘問

無實行承眷頤指賂選所黜吏張褧誣證其狀褧不從遂拷掠褧務文致之逮選赴京廣人擁留數千至有泣下者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後以張褧疏奏得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而眷竟罷鎮守選性約素其學以古人爲宗臨利害不能奪其治行至今爲嶺南所稱

葉良佩名臣五公傳陳公諱選字士賢臨海人方伯員韜之仲子也正統庚辰中會試第一遂登進士第歷官御史提學副使按察使終廣東左布政使近世稱名節之士必以歸之始公之出按江西也風紀大振雖不以刑罰立威而官吏相戒自不敢犯憲皇嗣位公上疏力請追復直諫之士勑去大臣倖進者數人尋命提學南

畿子視諸生愍學者競爲浮華之文欲變其習乃於學宮立困學館每巡歷至則居宿困館默然端坐以身爲教又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皆翕然感化遷河南提學副使其爲教大率如南畿進按察使剗革宿弊殆盡卽同官亦竦然加謹畏尋以憂去士民爲立去思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使廣民疲困公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爲安養計獨摧抑貴倖勇不顧利害竟以是得禍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偪娶婦公爲奪還之而寘武職於法有提督市舶司者緣進貢爲姦利公每禁抑之乃誣奏公他事當路不察竟遣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之弗能得行至南安以疾卒學士張東白爲治斂具歸其喪且表其墓曰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士林以爲知言公自號克庵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嘗注文公小學及序宋史道學傳皆行於世正德中用言官奏追贈光祿卿謚恭愍

兩浙名賢錄陳選字士賢臨海人自少潛修獨詣不求人知惟以古聖賢爲志天順庚辰試禮部嶺南邱濬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置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濬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風紀大振布按長貳謁每易素服以入選曰此非憲綱體也人臣覲君服必視其品顧獨殺於御史乎於是皆

動色相戒不敢犯已督學南畿校士一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不爲糊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耶至誠相臨無不感動條冠祭射儀令諸生以時肄之每按部就止學宮徐行審觀周旋磬折弦歌俎豆古風郁然前後三載變色之言不施於衿佩而成就興起至不可縷數遷河南兵備副使尋改提學中州學者咸慶得師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俯趨拜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提學非都御史比但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直愈怒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具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無

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選徐步而出蒐轉按察使擢廣東布政使時嶺南市舶太監韋眷專恣掊剋勒富民供辦選奏減其數眷復縱黨通番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獨移文奬瑤眷深銜之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據選黨比高瑤和同貪墨上怒遣刑部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質選褧不從行等阿眷執褧拷掠褧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曲庇屬官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衞士辟除始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

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敏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儉以時服公志也張褧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近惑於其母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曰可鑠金而毀可銷骨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佔冒之中尙懼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沈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少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小之閒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觀以致眷橫行胸臆污衊清節縈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

快其憤宵人佞毒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姦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鎭守宏治初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恭愍初選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祀先周族名思遠莊迨卒族以選貧甚舉田還其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媿乎人謂選有子云

明儒學案陳選字士賢台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

邱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峰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殺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俾砭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宪大於都御史邪先生曰提學宪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船奄韋昏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昏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上疏止之皆昏之所不利者也昏乃誣先生黨比屬官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其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褧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誣褧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

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紿或咎其薄元禎曰公生平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褧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昏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昏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逐臣於理彌日拷掠以厚賄陷臣令抵/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篋乃依傍昏語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厖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姦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昏鎭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

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庵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徒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褧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師說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褧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嘗肅好古信道眞不媿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治

儒林錄陳克庵先生名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邱文莊禎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文莊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人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級從學案補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負鼈望風解綬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先生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改提學南京先須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諦視周旋磬折紘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燭前導巡行誦讀兩廡鐙火熒然

吾伊不絕士風爲之一變先生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進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節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己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繼折簿之笞不加於輿皁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曰君何官耶先生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直既憾其詞氣又諸生從者儼集習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滄囚除罷

諸幣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贓吏無所貸寬閭毋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先生在官坐堂上令輿隸刖之閭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鼓原作鼜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主教嶺南苦鎮守中官璜儓驁然先生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掊剋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采方物先生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發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先生發其僞逐去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

上疏止之是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先生從便宜發倉賑民眷因累舉前事奏先生黨比屬官和同貪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其鞫同愛畏眷不敢反異謂先生有黜吏張褧意其必怨偪令誣證褧堅不從同愛執戮拷掠數百乃枉判奏入詔錦衣官逮繫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逮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行復使其養子密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昌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紿曰陳公清儉絕眾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褧同逮至京深痛忠良銜屈從獄中上書按張褧上書云臣擯斥罪餘秉來田野百無所圖是褧未嘗同逮書亦非從獄中上也不報第以

他事罷眷鎮守先生平日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庵讀書潛修嘿會不求人知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奔喪還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其騶從宏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雪先生冤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評論

惟公立朝方嚴寡儔君子是親小人是譬育才如春持憲如秋小學有注公取並收尤邃於禮孜孜講求橫渠之學入門所由抑孰如公閫然曰修

楊廉撰贊

先生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贍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資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無媿乎人咸謂先生有子

辛全記

台學源流陳克庵名選字士賢臨海人父員韜巡按福建辯活沙寇之酋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先生自少有文名比長篤志聖賢之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讀書不資文詞遇格言即手錄於冊爲力行之助天順庚辰上春官遂魁天下初爲御史一疏奪二學士之命再疏移太司馬之權天下已凜然仰其丰采謂質鐵面不可犯也及督學南畿敷德屏威日與諸生講明正學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特注釋以頒賜使學者知所從入

每巡歷減騶從刻日期居止學宮談經習禮時或同膳餼若家人焉諸生翕然咸服雨地士氣聿爲之變轉河南按察使尋以憂歸服闋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遺之廣民困於苛政爲革宿弊抑權倖殫力拯援與市舶中官不協竟爲誣奏卒於途年五十有八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冤之先生剛果自持勤儉成性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臨大事決大議則屹然萬夫之勇不能奪之既歷貴顯惟服先人故袍帶客至瓦盂疏食相對無慚色自河南奔喪還一輛而已及之廣東騎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者俸餘則以置義田周宗族之困餓者焉張侍郎元禎表其墓稱先生有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過於天下之大勇識者以爲名言毛給事中憲請於朝贈光祿卿謚恭愍羅守僑奏立祠祀之

謝鐸撰

廣東左布政使陳君墓志銘

洪　桃谿淨稟

成化丙午夏五月廣東左布政使臨海陳君士賢卒於江西之南昌南昌太史張先生廷祥以禮殮歸其喪且抵余書將表其墓而俾爲之志余執書爲位哭明日吾友通政黃君世顯復以書俾其子戴來速銘嗚呼君天下士也其赫赫不可葢者固不繫銘之有無獨念君故知我者重以二公大義要責其奚敢辭初君之在廣東也權貴人有據市舶餘戶假貢獻通私番以毒民蠹國

者君連三疏抗折之遂誣罔君賴上聖明不即罪然卒
從吏議將逮君詔獄民老稚號泣遮道以從者動千億
計有故吏張褒嘗爲君所黜至是權貴人鉤致之將幷
中君張顧廷疏訟君冤君雖不幸死道上然天下益以
是壯君且信其得民之深有如此者而一時貪冒患得
以傳成其獄者聞茲吏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始君之爲
御史也上方厲精開言路諸在言責者爭拾苛細以自
售君獨抗疏請追復直言之士幷斥大臣之將柄用者
且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關焉一時風采獨楊御史
琅與之抗君子謂其憂治世而危明主也益如是雖其
言不盡行然天下自是始畏公議而進者沮矣蓋其出

而提學南直隸河南也念學政久廢士之務浮棄實者
比比而是所至必先使之習小學而後及科舉之業立
困學館至則居宿以身爲教仍下冠昏祭儀俾諸生習
焉既至廣猶特刻道學傳以詔之蓋至今稱提學之善
於其職者舍君亦無與歸君歷官先後幾三十年服食
居室無所增嘗呼其子謂曰吾藉祖宗慶官二品祿入
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爲思遠莊以祀祖先周
宗族其克己爲義尤君子所難於是益足以見君生平
之大節不誣矣於乎君固天下之士也而止於斯吾安
得不爲天下惜哉君諱選別號克庵士賢其字也陳氏
本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由婺徙台之仙居再徙而爲

臨海曾祖濬圭號鈍靜祖泰生贈監察御史父諱員韜
景泰初仕至福建右布政嘗活沙尤盜之脅從者數萬
人民至今德焉母金氏累贈夫人繼母沈封夫人配王
封孺人繼張子男四長蒲次翼俱郡學生早卒次戴次
□女二孫女一俱幼戴將以年月日葬君八疊山之原
君學博而深於經詞章非其所好嘗從翰林檢討逸庵
陳先生游先生深器之以禮經領景泰庚午鄉薦天順
庚辰會試第一人歷御史按察四轉以至今官生宣德
己酉享年五十有八而已有丹崖集若干卷藏於家君
性內剛外柔居常謙謙言若不出口至其臨大事決大
義則屹然萬夫之勇而卒莫之奪吾嘗求古節槩之士

得一人曰君其陽道州乎道州爲諫議且七年始一論
裴延齡陸贄事君爲御史三年耳而剴切論諫急於其
職乃若是道州爲司業日與諸生親宜其罔不率教者
君徧歷徐揚冀豫之域而教澤所至亦無不及焉道州
爲刺史自以追科政拙不奉侏儒之貢君力障五嶺之
民忤權姦以至於死嗚呼凡若是者君子謂視道州難
而功倍非耶君之行不止是輒敢取其大者以銘庶天
下後世之欲知君者得以攷焉銘曰
深文傅比訐私拾細臺史法吏歲課月論棄根掇芸提
學校文國肥民瘠下損上益轉運方伯世方競趨我絕
不窺世所不爲我勇赴之嗚呼士賢而止於斯吾安得

不爲斯世而悲……南昌張元禎廷祥撰　赤城後集二十六

廣東左布政使陳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敗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過於天下之大勇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厭厭無氣節閒有之而檢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恆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何可議哉公諱選士賢其字別號克庵世家臨海由鄉薦同吾第庚辰進士試禮闈時爲第一人筮仕監察御史巡江西理河南山西湖廣福建四道及三法司事出督學政於南畿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初治軍政繼仍命督學未幾轉按察使太夫人卒服除陞廣東右布政使亦未幾轉左布政使公爲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援倖閹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抗章留之不報其督學也正己以範物日與諸生講明聖賢正學丁甯以務實近裏毋徒辭章口耳之事兩地士風聿爲之變長憲命下立辯釋死獄數百貪酷吏爲當道所親知者百餘輩悉斥去不兩月眾弊一清幸閹有廣東人勢熏灼甚在京嘗來謁不與見其弟豪占孀婦之居甫下車亟欲還之市舶之閹肆虐嶺表諸司素無敢何公獨不少徇閹因誣公數事詔使臨覆之無一可以緇公者在廣數德意卹民隱更張弊政

右布政使亦未幾轉左布政使公爲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援倖閹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抗章留之不報其督學也正己以範物日與諸生講明聖賢正學丁甯以務實近裏毋徒辭章口耳之事兩地士風聿爲之變長憲命下立辯釋死獄數百貪酷吏爲當道所親知者百餘輩悉斥去不兩月眾弊一清幸閹有廣東人勢熏灼甚在京嘗來謁不與見其弟豪占孀婦之居甫下車亟欲還之市舶之閹肆虐嶺表諸司素無敢何公獨不少徇閹因誣公數事詔使臨覆之無一可以緇公者在廣數德意卹民隱更張弊政

惟日不足冤抑之平反者亡慮數百蘇門答剌國入貢供費當鉅萬撤馬兒罕使臣欲航滿剌加市獅子以獻公具疏民貧不堪擾且謂詭野獸恐貽笑外番俱請卻之公福建右布政使員韜先生之仲子自幼沈毅寡言笑嘗從游檢討陳先生璲之門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卽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卽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沈甚輕心一在於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辭稱頌爲名御史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屢矣然切切感慕者惟公以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誣時兵民數萬

填溢衢巷號訴於詔使多涕泣者閹復以賂嗾公所黜吏張褧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天下士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臣必僉曰陳某陳某都風紀者或乏必僉曰此非陳某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僉曰此非踰陳某者公歷官垂三十年俸餘悉以置思遠莊祀其祖及睯其族人家更無贏資寄死於吾南昌無以殮吾與閔都憲珪侯方伯英及其鄉人王國賓永壽應王相璧共賻之柩歸復無以葬浙憲使戴君珊更檄其郡邑資焉卒成化丙午三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一日距其生宣德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三十八葬於明年正月一日地曰八疊山母金贈夫人繼母沈太夫人配王封孺人繼

配張子男三薄翼戴女二孫男三恪協愍女一公之卒
吾南昌也將易簀氣絲絲語予曰死能遺我以不隨世
磨滅者惟子子吾知友中惟知我也久且深嗚呼公之
卒識者痛哭聞者痛心公之風聲氣概足以震動乎一
世益深乎其植煥乎其發非彼不本諸其躬者士習得
公而人以端士氣得公而人以振積益久將所漸者益
深陟益峻將所被者益溥顧位僅如是而壽僅如是悲
夫茲豈公之不幸實吾人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謹拭
淚而表諸墓上之石

重修丹崖書院記　臨海金賁亨妝白撰　一所集二

丹崖書院陳恭愍先生昔所藏修以薰及其家若邦之

子弟者也先生沒有司暨邦人遂即而俎豆焉既而毛
給事憲請於朝錫謚建祠郡守羅侯僑爰拓故址崇構
維新顧侯璘李侯金各置祀田若干嘉靖丙申杜史張
公按浙屬今守許侯繼判駕林侯鏢相厥垣宇而敦緝
之益廢剎田三十畝以優及其子孫與上蔡書院一時
聿興邦人大悅書院故未有記判府以屬賁亨義不敢
辭維丹崖在郡城西北峭峻絕塵下連闤闠如處深谷
曉光相映春色隱然外障大江壁立如斬前則兩峰駢
起煙霞閒如端人碩士氣味攸同而相對無言者也先
生擇而居之夫亦有契於其中與先生少承若考勿齋
公家學而復游逸庵陳公之門益已知所向方及大魁

天下友四方豪傑若南昌張東白永豐羅一峰長洲吳
匏庵暨吾台黃定軒謝方石諸先生者率礪名節而期
進於聖賢之道先生尤以勇任之見義疾趨若臨崇岡
而轉巨石莫當其前莫掣其後其在臺察謂君子小人
進退繫治忽乃力請追復直言之士而廷劾大臣倖進
者數人於是異趨者肅然憚之其在督學易嚴以和子
視書生身代條約恭儉之風不言而信嘗立困學館於
學宮爲巡歷攸止俾易以親不覺化之入也其在廉訪
如臺察在旬宣如督學而風裁益以張惠澤益以遠矣
卒忤權貴遘讒以終先生所安而天下惜之昔吾夫子
嘗歎未見剛者然則先生非其人與設當其時受鏃羽

之訓焉殆未知其所止何如也嗟乎先生去豫逾五十
年而柱史之所以崇慕振作若有所固結於中而不能
解者如此是故由今以觀昔可以知豫士知南畿知廣
東矣矧生於先生之鄉而顧莫知所興起矣乎賁亨於
茲重有感焉柱史名景豫之汝陽人

遺書

孝經集注一卷　存
小學集注六卷　存
冠祭禮儀注　佚
重刊宋史道學傳
書刻小學句讀後　蔡雲程　鶴田草堂集八

文公小學一書流布宇內家傳人誦久矣許魯齋氏謂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亶乎非誣人之言也滇僻處南徼其他載籍略具獨此書闕而弗講余竊患之乃以所攜克庵陳先生句讀二冊稍加校正授大理郡邑刻之學宮以溥其傳庶俾文公並克庵之教徧行遐域豈惟蒙稚是賴固將庠校之士所宜俛首受讀以植嚮往之基者也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余雖謝薄是心也不有同然者乎刻成敬識於末簡

遺詩

懷人

空階凝曉霜落葉寒擁壁當此授衣時念彼遠行客客行日已遠我帶日以緩登高望歸舟鳥去煙波晚入門藉衾坐沈吟淚盈把豈無一斗酒淒涼爲誰寫

歎友

車行一輪摧鳥飛一羽肢人生失其友出入誰扶將相逢豈無人不如子獨良朝游羣英林夕棲萬鬼鄉春風吹南國宿草萋且長招君魂不歸割我欲斷腸豈不悟生滅至情悽難忘

贈陳大參用璣致政歸里用璣予家君門人復同官閩藩

之子命世才早貫金閨籍矯矯冰雪姿亭亭鸞鳳翼傳家一畝畬藝蘭剪繁棘宿抱一寸丹君民耿胸臆握符靖邊城再奠三山域云何當急流忽動蓴鱸憶緣知厭世塵早謝危途載歌園白日長高齋恣眠食悠悠幘下江垂綸對鸂鶒我昔趨庭時連牀倒文墨閒南一樹棠復共吾翁植念茲奕世交同心更同德我慚逐世華向道苦不力羨君早拂衣天涯復顏色何當遂洛盟詩成動悽惻

東坡笠屐圖

城南白日魑魅繁遠徙又化南溟鯤竹刺藤梢歸路晚濛濛霧雨天欲昏天涯禹跡不到處要使舊輩留新痕荷笠俄成牧羊叟誰憐海上屬國孫襄童怪笑接離倒蜀犬驚吠扶桑暾先生招怪每如此白首幸免長鬚吞

何人好事貌遺像風流不減乘珠幡此翁本是天上仙當時暫墮塵網閒我從象外得眞相神交心醉俱忘言

贈吳人作字

昔聞汝祖東吳英醉傳草聖令人驚汝今能飲不滿杯逸氣欲與相崢嶸與來把筆如把槊生絹揮灑悲風生勢挾大澤雷雨過聲聞三峽波濤傾游絲飄飄捲清晝高斗落落迴寒更自言靜中觀妙理故能變化窮其精嗟余早年學不就塵滿硯田長不耕覽時撫事增感慨胸中帆檣何由平空齋咄咄作怪語吟聲咿唔飢腸鳴詩成請君爲我寫墨池灑壁從奔騰是時黃雲散歲暮返照忽出寒江明手隨意去不聞語聲似突騎陰山行

令嚴不用響戈甲銜枚午夜登元冥安得師行亦如此
坐見埽蕩妖氛清鳴呼作歌聊贈汝不覺流涕沾衣纓
三台詩錄曰陰山曰北冥顯指當時小王子入寇及
陳鉞掩殺冒功激變汪直行邊張皇等事
雨阻
沙響聞雨來悽然生旅愁遥尋晚林磬暫駐寒塘舟窗
下一僧老林閒諸鳥幽誰言阻遠者翻使得佳游三台詩錄
首句來字當改至字
自敘
與世相違便陸沈晚年風味在書林一從沂水春風樂
千古寒潭秋月心濟世未忘三事位讀書猶惜一分陰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紀三十一　三　性理二十一
得閒莫浪嬉游過太華山高滄海深
被逮寄王大韶年兄
南海飛霜六月高孤臣萬里帝閽遥自憐鮑叔能知我
一命從來等羽毛
遺文
重刊宋史道學傳後序三台文獻十
選昔爲憲臣承上命總學政於徐揚冀豫之域得與諸
賢游日以聖人之道相講明將反之以修身而致用選
未之逮也而諸賢咸知鄉方有遠到之勢焉離索以來
睠懷昔游寤寐不忘特刻宋史道學一傳冀以資進學
於乎尚深攷程朱師友之淵源求至乎聖人之道哉小
用則善一家大用則善天下幸毋以己知己能者爲已
至也傳序謂程朱正傳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
要其言可疑夫明善則格物致知之功誠身則誠意正
心修身之效非格物致知之後復明善誠身以爲要也
聖人之道純粹至善之理而已矣理蘊於心而形於事
人多昧焉而不能全之程朱之學以敬爲本敬所以凝
是理於身心使其常明焉而不昏塞常全焉而無欠缺
也豈惟程朱乎孔門之教固然矣主敬以格物致知即
孟子求放心以學問也主敬以誠意正心修身即論語
修己以敬也靜而主於敬中庸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以致其中也動而主於敬中庸之慎獨以致其和也蓋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台學紀三十一　三　性理二十一
學問所以窮是理修己所以踐是理中指理之在於心
和指理之在於事故爲學而主於敬則心常惺惺而存
心存則纖毫之私不留原作著不得而萬理自森昭於日用
動靜之間以知則明而通以行則正而固矣敬也者其
聖學始終之要與敬齋箴曰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
而存靡他其適者言執事時敬如此弗貳以二弗參以
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者言操心時敬如此須臾有閒
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者戒夫不能敬以存養
之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者戒夫不
能敬以省察之此則持敬用力之方也雖使孔孟復生
與學者語亦無以易此世之名士者孰不祖孔孟而宗

程朱及考其所學多役志於文字之間否則冥心於虛寂之境殊與程朱不相似嗚呼以如是之學而欲由夫道此與橇行於南冥之墟而望至於恆嶽之顛者何異諸賢念哉學以敬爲要而日新不已道將爲爾有矣

小學句讀序　三台文獻汁

昔二帝三王我朝二祖四宗之道統聖天子既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騖虛文無以贊道化也復慨然俞商相國之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有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蓋亦思所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止其辭而已耶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學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已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化道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騖虛文乎夫爲學而不嚴諸已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文肅謝方石先生鐸　上

明史列傳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攷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縉紳棄廉恥飭官司者周卹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卹族黨自

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攷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眾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剋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方怨憤塡膺孰肯爲國效命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宏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眾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爲南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鐸經術湛深爲文章有體要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卹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卹族黨自

奉則布衣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

儒林錄謝方石先生名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友契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並有時名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帝嘉納之隨條上備邊事宜言甚剴切進侍講入預經筵丁內艱去屢薦不起孝皇嗣位用廷臣交薦起修憲廟實錄李文正公賀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進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又疏

上修明教化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正祀典是時有詔攷正孔廟從祀諸儒先生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吳澄忘宋事元宜從芬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尚書傅瀚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絀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鄉堅相庇先生議六事竟寢不行明年乞致仕八年上用博士楊廷用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吳澄仍以瀚故得留先生歸里十載上思任用儒宿即先生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先生以前在南雍所建白祀典未見用於是復疏請行之且言納粟納馬之例此徑宜塞具條教人斂才之法皆師古義不徇世要在主持風教訓士務先養其廉恥監故有贖金爲祭酒費先生盡籍監籍於官均贍僚屬構東西樓以庋經籍北監廟街斜側市地修闢益爲廬舍三十餘區以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裒金不肖私一錢十七年以年七十引致特賜告六館諸生詣闕留者千餘人正德三年奄瑾矯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嘉靖初禮官援先生議罷黜吳澄從祀所著有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赤城新志方石文集等書十四種行世并刻方遜志集以傳先生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

蔬食醴飲而已學者稱方石先生

評論

蔡虛齋致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定表章所養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資不能藉是以私淑爲媿耳三集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沈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執事之功大矣

章楓山集內董遵云謝公鳴治北監祭酒先生南監祭酒風化重地得吾浙二公爲之師表不亦盛哉又云張東白嘗稱浙中如章謝人品俱高又楓山序云先生少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既而有所不樂遽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將十稔作會總亭於祖塋之側導祖親族修德立功莫非孝經之行也據此則分理學一席不媿

兩浙名賢錄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數年宏治初召修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請別祀叔梁紇曾皙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

國子監祭酒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阜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鐸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點晉隋胡元之統識者譏之上疏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鐸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父學師事終身其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閭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

計嫦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恆第疏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理致謹體裁放訂評贋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予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嵓忱橐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葉良佩名臣五公傳謝公諱鐸字鳴治初號方山後更號竹石天順己卯中鄉試第二甲申第進士出身入翰林爲庶吉士乙酉授編修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帝王之讀史鑑但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內省思齊長慮卻顧則大本立而萬目隨言甚切當成化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會秩滿遷侍講在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少忌諱戊戌以家艱去既免喪謝病不起且數年宏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宮國子祭酒以身爲教先是諸生有六堂班見禮公盡革去之捐阜役錢沛諸僚屬籍膳夫餘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用庋鐫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其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諸論列尤多已而復懇乞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公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

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乃就職請增號舍修學宮謂廟門衢面多狹斜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用省僦直皆出夫阜顧役錢餘錢悉籍爲公用諸生有貧困者死而無以歸其喪者咸有給又請別祀叔梁紇以曾皙顏路孔鯉配用全倫義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意居二年再疏乞歸不許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又不許後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候病愈聞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不果用庚午正月廿有四日終於正寢壽七十六朝命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諭祭治葬咸如著令云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然

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焉家居極孝友自違養後無意仕進嘗從其叔父貞肅先生學師事終身父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給諸弟又置義田書院田凡若干畝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姻黨知識困乏者咸有周卹顧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居常第疏食醴飲而已一日欲買地治歸來園問其直須五十金公倒囊不足其數乃還地券會江心寺起文信公祠永嘉令汪循奉二十金來請碑文公笑曰園成矣其無厚蓄如此乃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公爲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文尚理致謹體裁攷訂評隲多前人所未及所著有桃谿集續眞西山讀書記

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論諫錄祭禮儀注凡若干卷長老爲余言公既歸會敬皇帝賓天爲之大慟已而權姦用事公聞劉謝二閣老致仕去輒又慟已又聞劉華容謫戍又慟自後凡有北來人輒顰蹙問邸報又輒連慟見素林公俊嘗曰謝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余問縉紳則咸曰謝公之高在出處之際其進也如不得已其退也追不及距故見素云爾

方石先生墓志銘　儀封王廷相子衡撰　浚川集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於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謚文肅命官治葬事於其里暘奧太夢山之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逝矣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縮實悲之君而何嗟乎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生而姿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卽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游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一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

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略曰河北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選

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
歸權勢剋減之私辦納之苦怨氣塞腹志義且乖離矣
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陞侍講入
預經筵反覆推究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外艱飲水疏
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
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犍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
逸老登眺方嚴雁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廷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
錄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
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史館於汪直王
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

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
任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略曰
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實衍延
平之脈新經之闕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
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
仇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願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
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
適喪仲子先祀罔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
日重薦者益力銓部仍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
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
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遷

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
胄務先養成器識濯殲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
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
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
費先生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
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用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
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命馳驛歸
時六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毋慮千人正德三年吏
部薦先生儒術宏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在
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
有稍贏即別貿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

建方巖書院賜宗戚昏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
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谿集續眞西山讀
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
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文集詩集論
諫錄總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樂公宋經略使孰
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良再遷桃谿今隸太平曾
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考衍封
編修累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贈淑人配陳
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
興義皆天興實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黃侹俱夭次適
金忻孫男一必昨興義遺腹子以廕補國子生曾孫男

二從叔父寶慶知府卽逸老先生及弟王城山人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節愼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不厭故乎生不吝義退不榮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己奮迅而決之雖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粤自成化以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闇汨朝政士必夤緣依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蹈德迪義高邁清遠之儒不陸沈於下僚則擯棄於草野夫以三原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

之使不得久於其位他可以鎭壓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寡廉節習染污風三事九列有媿於具瞻者亦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宏濟大烈以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激貪立懦而又何慊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維聖之尊持正於家倫義靡忒持正於國忠貞匪石講筵渠渠啟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則鳳鸞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啟其節匪公諄誠孰遺其哲道做風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台之陽有正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祭謝方石先生文　黃巖黃綰宗賢撰

於乎先生有德斯峻有功斯碩彼人而人不知覆世而世不識辟彼高嶽生雲而沛滋者弗思而施者亦何伐也益世以進取而先生林壑以自拔世以姸婀而先生方介以自勵世以汙濁而先生玉雪以自潔天日一心始終大節夫可死者身而有不可死者不得與身而俱沒也猗惟小子懷舊歸恩注踵貫髮喪不與斂葬不與

祔方巖哉哉桃谿滅滅千古傷心一慟奚怛

遺書

祭禮儀注二卷　明史藝文志入史部儀注類今未見按桃谿淨稿此書乃謝省撰明史誤也

元史本末　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黃巖志云明史藝文志入儒家類朱子伊洛淵源錄記周程張邵言行及程子門人而止繹續之起羅豫章從彥至王文憲柏凡二十三人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云二十二人蓋遺蔡九峰未數也有成化庚子自序初王知府璐刻板在廣信嘉靖己丑金提學賁亨復與伊洛淵源有跋並詳後

名臣事略二十卷　黃巖志云錄分前後二集前集與黃所著見明史藝文志世善堂書目按千頃堂書目云前集洪武時人別集永樂時人後集則鐸以史事赴召時化時人赤城新志云黃亞卿家有鈔本今未見後集洪熙宣德至成

尊鄉錄四十一卷太平志云初方遯志欲蒐邑里遺事
貿窗圖志乃本遯志意爲先達傳未就文肅閔中祕書得陳
板與故老所見聞萃爲一書今佚

尊鄉錄節要四卷拾遺一卷黃嚴志云四庫全書總目
五卷益并拾遺數之千頃堂書目載尊鄉節錄四卷
又尊鄉錄節要五卷實一書也四庫全書總目云
明王弼撰初謝鐸嘗著尊鄉錄四十一卷載其鄉先
達事實弼復以己意節其大略取十大儒五大臣六
忠臣十五孝子各爲之贊卷末附拾遺二十事事各
爲詩又遺書總錄則謂尚書王欽所修節弘王欽官
終待郎未嘗爲尚書且此書已載赤城新志之例凡文
所撰無疑再弘赤城新志其非王
皆不署名第曰某人刻在某處而已後人不知往往
以刊書人姓氏爲著書人姓氏即府志尚不免誤無
怪總目之沿其誤也若王欽所撰乃

尊鄉錄詳節十卷明史藝文志無詳節二字擇四節要
尊鄉續錄因方石此書而續之耳

導彥良爲刊板於書
坊以行於世今未見

赤城新志二十三卷黃嚴志云陳寶窗赤城志終宋嘉
定癸未此書起宋嘉定甲申迄明
宏治丙辰凡二百六十三年之事迹分爲十六目首
圖譜表三卷合二志而後
補舊志之缺而辨其誤中閒風俗宮室典籍三卷亦
不以年斷討續舊志者十五卷通前後而書之者八
卷其異於舊志者藝文則別爲一編於寺觀
仙釋一概不錄有自序自跋及郡守陳相序

宰輔沿革　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國子監續志十一卷初那讓有國子監志二十二卷擇
之並見明史藝文志職官類今

未見

方石史論　千頃堂書目云載文獻彙編第七十八卷

朝陽閣書目　桃谿淨稾有自序詳後

謝氏宗譜　謝省謝鐸同撰見懷麓堂集有長沙李東陽序謝鐸重修宗譜後序

四子擇言　見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

續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亦見千頃堂書目太平縣志云
夏至漢唐歷代相業文肅更取宋一朝相業有台於
西山攷評者附其後所載皆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大
事也今未見

編輯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黃孔昭謝鐸同輯見
明史藝文志寧海知縣郭紳刊

桃谿奏議四卷見明史藝文志焦竑經籍志

桃谿文稾四十五卷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又江
蘇采遺書目云此集李東陽所訂

桃谿詩稾三十六卷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又江
蘇采遺書目云按此集共三十九
卷

桃谿淨稾八十四卷合文稾詩稾爲一集蓋晚年定本
也四庫全書總目云是集凡文
四十五卷詩三十九卷蓋李東陽因其舊本再取而
芟之故以桃谿淨稾爲名然瑕瑜參半猶不能悉爲
刊除
也

蝸忱稾　歸夷雜詠　汲綆餘誠　浙江通志云按兩浙名賢錄有詩集蝸枕
稾歸夷雜詠續文獻通攷有汲綆餘誠今按歸夷汲
綆蓋用韓詩命名三集殆皆淨稾之初本也今並佚
矣

赤城論諫錄十卷黃孔昭謝鐸同編明史云輯天台人
書總錄云自宋左司諫陳公輔迄明正學方孝孺卷
後有謝鐸序文之有關治道者宋十人明六人遺
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裒其鄉先輩
奏議自南宋至明初凡十四人文六十六篇又吳芾
葉夢鼎二人在宋末亦以言事著稱而奏稾不可復
得亦附名於後略載其
出處行事以存其人焉

交游別錄一卷黃孔昭謝鐸同編以林克賢將僉憲福
建因取嘗往來詩於克賢者錄以遺之
以識久要之誼見
三台文獻今佚

赤城詩集六卷黃孔昭謝鐸同纂府志作林克賢編誤也所錄郡人詩起宋左緯迄明鄔望凡五十九家詩二百六十一首太平志稱其抉擇極嚴詩不多而皆精美可傳應憲副志欽李太守崇信刻之廣東林僉事一中又爲下建陽書坊重刻赤城新志云有板在郡齋

赤城詩集補遺五卷續編八卷赤城新志云俱黃巖知宏治丁巳文肅以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家居因修台州府志更採李縣李葵刊按李西涯集八十四篇今未見

赤城詩集十八卷此書合舊集補遺續編爲一集起唐凡九百八十五首宏治壬戌項斯迄明陶舡凡一百五十三家詩八月李東陽序鐸自書後

赤城後集三十二卷黃巖志云方石既撰赤城新志因倣林表民赤城集之例舉記序傳志之文萃爲一編刻板在郡齋今有鈔本凡記九卷傳志十七卷序跋七卷內如上分縣封事雜入記中蓋以無類可附若遺後庵松桂軒等記及謝孝子傳序雜入傳志中疑寫官所竄亂也

伊洛遺音太平志云方石既撰伊洛淵源續錄又取諸儒所爲詩凡一百五十七首錄爲此集寄廣信太守王貞王瑭刻之浙江通志入儒家類

方嚴書院詩一卷栝蒼潘特詔辰爲序錄後

緱山集七卷皆謝氏墓亭詩王知府弼刻板在興化台州外書謂即挑谿淨棄誤也

棣竹吟情集績文肅錄其叔父寶慶太守省王城山人績與已唱和之詩新喻傅侍郎潮序

三亭雜詠三亭者望海亭仰高亭宋藻亭也皆在會稽庵側是編錄其與李西涯等唱和之詩亦傅潮序

同聲集二卷謝鐸李東陽同撰見焦氏經籍志李東陽書後

右書共三十五部三百餘卷除複重同撰不計外得書二十部二百六十九卷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晦庵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萃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爲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爲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眞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貌縯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概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儻有取焉

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成化庚子春正月吉旦黃巖謝鐸謹識於長安西館

題伊洛淵源續錄後　桃谿淨稾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庵文公紹伊洛之正統號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與婺爲特盛婺之學實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之黃文肅公幹幹則得於文公者也文定公一傳而爲王文憲公柏再傳而爲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爲許白雲謙台之學實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煜與其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皆親登文公之門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爲王文憲公柏再傳而爲玉峰許白雲謙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呂祖謙朱子友也自黃幹而下終於何基王柏皆傳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等七人則

車公若水玉峰則又締交於文憲王公而壽雲黃公超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閒者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子閒者亦可知矣今是錄於婺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不敢輒列清獻玉峰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闕而愼言之耳是錄之成益久惟藏之篋笥時備檢閱以致吾景仰之私而已寶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春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錄之刊若獨有私於王與化存敬者乃不得已謹取而應之良玉篤好古學今其所守正鵝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無如昔賢之辨者良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國朝名臣事略序　桃谿淨稾

重刊伊洛淵源二錄跋　臨海金賁亨汝白撰

嘉靖己丑余董學事於閩懼弗德無以率先諸士乃取伊洛淵源錄及續錄合而刻之咸俾觀焉庶幾有所興起而自得師若徒獵取以供較藝是爲閩生一贅事也是余重得罪於諸先哲也諸士子念之臨海高賁亨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伊洛淵源續錄六卷明謝鐸撰是書所錄凡二十一人益繼朱子伊洛淵源錄而作以朱子爲宗主始於羅從彥李侗朱子之學所自來也佐以張栻呂祖謙朱子友也自黃幹而下終於何基王柏皆傳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等七人則全錄宋史道學傳呂祖謙等七人則全錄宋史儒林傳李侗等六人略采行狀志銘遺事其輔廣一人則但載姓名里居僅數十字而止尤爲疏略按廣即世所稱慶源輔氏明一統志載其始末甚詳鐸偶未攷耳明史鐸本傳載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時上言六事其三曰正祀典乃請進宋儒楊時而退吳澄爲禮部尚書傅瀚所持僅進時而澄祀如故夫澄之學雖曰未醇然較受蔡京之薦者則有閒矣鐸欲以易澄益以道南一脈之故而曲諱其出處也然則是錄之作其亦不出門戶之見矣

國朝名臣事略序　桃谿淨稾

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斯理也亦勢也世至於元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蓋不若是甚也噫此我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追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之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在秦有上下之交在復有朋來之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相桓攘夷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子猶動色稱之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凡親被其賜者亦烏得而忘之哉曩予病廢無事既爲皇明鐃歌以贊詠聖祖之功復取諸臣之謨謀勳伐行業文章足以

垂裨一代太平之治者稡爲此編以致仰戴之私未幾以史事赴召至京邸閒有示余所謂國朝名臣諸贊者雖其閒不能以不異而益得見所未見因取其在永樂中者爲別集又取熙宣以來至今日者爲後集而以舊所稡者爲前集乃總題之曰國朝名臣事略而各著其實於篇不敢加一詞焉第恨載籍缺遺聞見寡陋不能無挂一漏萬之失尚論其世以補其所未備後之君子將必有慨然於斯者矣

尊鄉錄序　桃谿淨稾亦見節要首頁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

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梗楠豫章雖不能不產於深山窮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眾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簣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未就自是以來寖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塵一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祕書乃得簣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稡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誣先正若乃攷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詳節引　桃谿淨稾　又有書後一首不錄

詳節節是錄之所未節者視節要而詳之蓋以是錄過於繁而節要失之略故不得已而復爲是非別有所區別也昔溫公旣爲通鑑而自病其繁因掇取精要之語以爲目錄旣又病其太簡乃復爲舉要歷以適厥中噫最爾紀錄曷敢妄窺大賢之述作惟夫裒多益寡詳取而愼節之在是錄固有所不可得而已者耳舊錄四十

一卷節要四卷今別爲十曰儒林曰文苑曰宦業曰科名曰孝友曰節義曰隱逸曰貞淑曰僑寓曰官守各以其類爲卷直書其名而不諱者本赤城志亦史法當然也

尊鄉錄節要引

孟子論尙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葢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媿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驚下窴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爲贊以識吾私噫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尊鄉錄拾遺引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贊之後葢感發懲創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以油然於吾心將有不能自已者故雖一事錯出而異義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按桃谿淨稾有台州雜詠二十六首皆詠台州之故迹此節錄二十首附節要之後又按節要拾遺二引皆當在詳節引之前

赤城新志序　郡守海陵陳相撰

台爲文獻之邦舊矣葢兩浙諸郡恆莫之先焉宏治甲寅秋予守茲土每欲索郡志以攷文獻不可得訪諸父老咸曰昔宋嘉定時有赤城志乃國子司業陳寶窗先生手編也事實詳明顚末備具千百年之文獻一覽可知奈何宋季涉元書與板刻委之劫灰閒有存者亦多殘缺無足攷據自嘉定至今又幾三百年矣其閒或作而未成或置而不問遂成缺典予憮然曰是誰之過歟守之過也於是汲汲圖欲修之復訪諸監丞陳公旅長史應公璧僉謂司成謝先生鐸昔官翰林兩修國史文章炳炳在天下今致仕家居杜門不出欲修郡志唯斯人爲宜予曰公論也遂飭禮容率同僚拉儒宿遠造其門先生慨然曰吾素有志於是第未能借力有司以成之耳又曰筆削不敢不公去取不敢不當唯在子堅定厥志不爲衆論所惑以底於成固一郡之幸也予曰敢不如命既退聚吏書人役於方嚴書院以給繕錄先生遂以舊謄閣本證以僅存殘編爲赤城舊志自嘉定歷元明旁搜遠紹賢哲無遺掇拾節要典章悉具爲赤城新志刪剔誕謾蒐羅精英爲赤城前後集累閱月而始告成焉噫繼簣窗之功於幾墜之餘著文獻之懿爲垂遠之計使官守有所戒士夫有所勸風俗有所勵而一郡之文獻不致泯滅者先生之功也其有功於台豈小

補哉先生命余序之余媿不能文又重違其命故强述一二以紀歲月云宏治十年歲次丁巳菊月朔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知台州府事前南京戶部郎中海陵陳相序

赤城新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敘彝倫敦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攷而文獻不足徵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人謂述作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作則誣誣則是非混淆眞僞錯雜雖有繼者亦將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而作者愼焉後世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謂其紀帝王世緒以堯而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禹雖善譜若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百年而爲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爲十六世噫賢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閒猶不能以無憾則所謂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愼而苟焉以妄也哉吾郡赤城志刱自宋國子司業簣窗陳公未幾吳公子良輩繼之至元乃有章嘉者悉更其舊而名之曰天台郡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爲元統志矣然其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簣窗志耳自是以來

作而間及於今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卷諸家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案山積衰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德高南郭紘檢閱參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巖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爲副在書院而正本則上之府於是太守公又方幷取舊志鐫刻撫印相與並傳於乎吾台千數百年之文獻於是乎不至於無徵矣宋有青社齊公今有海陵陳公誠所謂莫爲之前莫爲之後者矣其有功於吾台也不亦大哉獨恨余詞蹇劣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將復爲文獻之累此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耳宏治丁巳秋八月十有一日郡人謝鐸識

鐸從諸父太守先生與一時海內名士讀書四十餘年於方巖書院

朝陽閣書目序　桃谿淨稾

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貞則堂以祇奉先大母之訓則特於其東闢藏書之閣曰朝陽閣益念先高祖孝子府君之遺書無幾而深有俟吾子孫於無窮也越十有三年庚子先人棄諸孤鐸歸自官遂以中祕暨四方所得書置閣中閣中遺書獨尚書西漢書韓柳李杜集各一部皆殘缺不完憶兒時尚及見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廬州效杜子美七歌詩皆墨藁而今不可得矣昔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鐸固未能讀者而幷其書失之豈不重可惜哉乃以所存與今書類藏之益自列聖訓誥六經子史以及漢唐宋諸名家之作具在已無慮數千百卷矣或曰聖人之道至六經而止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而奚以多爲哉予曰不然天地事物之理家國治平之道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以至禮樂食貨兵刑之類益皆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苟非參攷而博求之則固無以體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所求於書者不越記誦訓詁詞章之間以釣聲名媒利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是奚以多爲哉噫考亭朱子之訓吾徒所當世守以爲家法者也不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

日有媿乎此而未知所以終始其卷帙目錄如左以不忘吾祖父之志以俟吾子孫於無窮而已矣

續眞西山讀書記乙集引　桃谿淨稾

西山眞文忠公讀書記甲乙丙丁凡四集其乙集專記歷代相業自虞夏迄於漢唐以正已格君謀國用人四事攷其是非優劣上下數千載間治亂之機具在而公經世之心亦略可見矣公生宋季卒不克大用以盡酬其志故載之空言有如此者鐸嘗讀其書悲其志閒取宋一代相業有合於公之所攷評者錄其一二以附漢唐之後益將明公未盡之志有待於後世者庶其在此非敢有所竊附以僭踰於其閒也嗟夫公承濂洛關閩

諸先生之緒諸先生且未嘗一日得公之位以試其所
謂相業者於公何憾哉於後世亦何憾哉

桃谿雜稾序　茶陵李東陽賓之撰　懷麓堂集

余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
士同爲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
刻有法爲保齋劉公□品柯公所甄獎又見其經史之
隙口未始絕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余少且劣
心且媿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愈古日
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有所規益必盡肝
肺見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
幾十年每恨不及亟見見其所寄古樂府諸篇奇古深

到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召盡見其桃谿雜稾若干卷
乃起而歎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學有二要學與識而
已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
學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以來作者
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
肩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冥行窘步卒歸於
泯滅漸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無詩哉患不得
其要耳先生蚤負絕識雖古人詩鮮或意滿而自視亦
嚴甚命志帥氣顧劣者所不及則其屣脫靡靡力起頹
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

甚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
本性情非體與格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發
而爲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何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
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
生之賢斷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余無似懼終不
能自振以名託交游爲幸因序論之先生姓謝氏名鐸
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

石桃谿其所居地也

桃谿淨稾序　上元顧璘華玉撰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
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
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其閒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
辭命寖繁黍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
眩眾則羈臣棄士哀鳴悲思以抒其憤懣者也即國家
何賴乎是故觀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
材由之矣惟我皇明聖祖神宗履道敦化至憲孝二朝
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龐湛滅益天地一大運會也時

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閒吐發正義抒宣宏辭以潤色
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與如邱文莊公程篁墩公吳
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臺閣
之望儒林之宗也攷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益不

俟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歎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阼見其遺文若干卷益文正所選定者其文明健閎博根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遠聲利爲情詩與文同志合發情止義之則而鍛鍊馳驟莫爲有無益其所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爲忠而常恐媿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爲義而常恐媿乎其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谿淨稟仍舊名也刻在學宮正德辛巳仲春既望守台州姑蘇後學顧璘謹序

赤城論諫錄序　莆田周瑛撰

台爲州萬山中羣賢出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而其論諫亦往往達治體識事幾忠愛誠懇明白剴切足爲後世諫官法程甚矣台之多賢也益他州莫之或先也成化十五年冬瑛入京師台有仕於朝者若吏部黃先生世顯翰林謝先生鳴治相與來視瑛翌日出赤城論諫錄屬瑛敘之瑛奉而卒業焉益皆二先生輯錄其鄉先正自宋左司諫陳公輔以下十數人奏疏共爲一編者其意將以詔告天下後世而與謀人家國者其之不但成其鄉多賢之譽而已也顧瑛譾薄何足以敘羣賢之言雖然瑛嘗聞之天下之事有幾有勢有形幾善惡也勢輕重也形治亂也幾動則勢趨勢趨則形就是故幾動於善則天下皆趨於善矣天下皆趨於善善重而惡輕及其至也而治成焉幾動於惡則天下皆趨於惡矣天下皆趨於惡惡重而善輕及其至也而亂成焉夫治亂固有形也而其始也係於善惡之幾知其幾者其天下之至明乎用其幾者其天下之大勇乎故謀人家國而救其幾者上也救其勢者次也救其形者又其次也當時羣賢論諫或在於草昧之初或在於治平之後或在於存亡危急之秋其所敷陳非迷於幾也所值不同也所值不同而猶汲汲以救爲者此愛君憂國之至者也後之君子有志天下事者讀其書體其

心審其幾而用之天下其永安哉此則二先生集書之意亦當時羣賢惠澤及人之餘也是歲己亥冬閏月甲寅後學莆田周瑛書赤城論諫錄後

題論諫錄後　桃谿淨稟題作書赤城論諫錄後

鏵既輯吾台先正諸君子言行爲尊鄉錄又輯其文與詩爲別錄既又謂其繁而猶或莫之備也乃與文選黃君世顯取其文之有關治道者爲論諫錄益古之君子修德立言得以攄發所蘊以告於其君以成其功業於天下者莫先於此禹皋之謨伊周之訓皆是物也三代以降不獨君鮮以此望其臣而臣之所以告其君者亦異乎是故漢唐上下數百載閒卓然自立若董仲舒賈

誼陸贄者僅僅可數惟有宋諸賢一時論諫之風號爲極盛以至於我國初猶有存者觀之吾台一郡而天下可知矣然或者於諸君子猶有不盡用之歎夫誼不然雖身殉其友若田光荆軻者亦何足多哉始予與世顯爲布衣之交若儒珍陳君者蓋十人詩特於一中往復者得在錄要皆一時漫興之作意之所至不復更易以著其實工拙蓋未暇論也

成化已亥冬十一月朔晚生黃巖謝鐸謹識

赤城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爲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心也古者道同化治天下之爲詩者皆無所於議暨其變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鄭衛各自爲風漢唐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爲盛衰逮至於元其變愈極而其閒賢人義士或奮發迅厲爲感物言志之音者蓋隨其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詩爲教使者不以采詩爲職是物也若未始爲天下之重輕而所關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於天下者因其所得而求之亦罔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地也其人固多能詩吏部郎中黃君世顯翰林侍講謝君鳴治誦其遺篇而胥歎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輯宋宣和閒至我朝洪武永樂得數十人人得若干篇爲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詠道者嘗輯爲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錄張存粹

輯黃巖英氣集而不及旁縣至是始粹然成編予得而觀之其音多感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蓋宋元季世甲兵饑饉迄無寧居國初一統莆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意風標義概或出於憂患疢疾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載之閒有如二君者時輯而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於數十人也則及是而爲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屬其友按察副使林君一中錄梓福建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爲續集今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赤城詩集跋　桃谿淨稟

赤城詩集六卷凡爲詩三百六十一首皆吾台先正諸君子所作也諸君子言行之大者鐸既著之爲尊鄉錄又取其文之關涉治道者爲論諫錄文選黃君世顯又以是爲不可缺也於是而是集成焉昔者先王之世列國各以其詩隸之樂官以備觀省以風化天下而因以爲教後世之詩體既屢變用亦不同獨其所謂攷俗尚知政治者葢可得而推是集起宋季歷元以至於我國初如久勞而息如久病而蘇如窮陰沍寒而繼以陽春如驚風駭浪而躋於平陸治不忘亂樂不勝憂故作者往往憤激悲壯多閔時病俗之意而其要率皆歸之倫紀名教讀之可使人感發而興起也然則吾台一郡之詩固不止是集而是集之可見哉初是集之成應憲副志欽李太守崇信嘗鋟梓廣東矣僉憲林君一中病其字之訛而傳之未遠也乃重爲校正下建陽書坊刻之以益廣黃君之志若夫攷據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予也又不能不以吾邦之文獻而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因識其末以俟

書重刊赤城詩集後　十八卷本

成化己亥予與故亞卿黃公世顯輯吾台諸先正詩爲赤城集內閣西涯李先生嘗爲之序既梓行矣宏治丁巳予致仕家居重修郡志因取而觀之謂其有關於志也而猶有所未備乃更加采錄以爲新集舊集六卷起宋宣和至我朝永樂詩凡若干首新集十三卷起唐會昌以迄於今詩又凡若干首越六年壬戌予赴召復官國子暇日偶閱二集見其新集參錯無序且板刻大小不倫因請於西涯先生點竄刪定合爲一集凡爲卷一十有八爲詩九百八十有五作者凡百五十三人雖所錄不遺於近而其存者不敢輒及以葢棺之論未定而詩亦未備也既成先生復更舊序俾重刻之庶幾與郡志並行而亦或以備吾台文獻萬一之缺閒有疑之者曰郡之所載據事實書以垂監戒而詩之所取徒以其詞未必皆有德之言也而顧有及於是何哉予曰不然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則其言之所形不能無是非今之爲詩雖或不得皆如古者列國之風悉陳於上以考其政治俗尙以行其勸懲黜陟之典然學者卽是以觀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則亦豈非勸懲之一助也哉況言不以人廢而封菲並采使後之人得以因言而攷行則所謂監戒者蓋亦存乎其中矣方今聖明在上重熙累洽禮樂百年而後興固其時也又寧知觀風之使不以此爲職樂官之隸不再見於今而大行其勸懲黜陟之典也哉姑摭見聞用存一方之詩以俟舊集刻於故福建僉憲林公一中茲將謀之亞卿之子今文選郎中汝修屬其所親蔡汀州從善重刻之汀州吾黨士其樂善之心僉憲公亦豈得而專美之哉宏治十五年秋八月旣望郡人謝鐸識於橋門之東廂房

赤城後集序

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之所輯錄凡文章之有關吾台而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於文章具載則繁繁則無以示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攷其詳故不得已而別爲是集將以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於要也或者乃謂文章末技載不載殆不足爲志之有亡是不然文章道德之英華而功業之在天下後世未有不待是以傳者故不朽之論雖不能不後於功德而究其所繫反或有重於彼者然則欲攷一郡道德功業之所在與夫政治俗尙之異同沿革興廢之顚末非此其何以哉用是取其自林氏輯錄以來凡爲吾台而述作者輒次第之以爲後集昔人有言文章不關世教雖工弗取是集之關世教不敢知如用以存吾邦文獻之舊以終太守公作志之意庶後之人有徵焉是亦寧知非世教萬一之助也哉宏治丁巳秋九月朔旦　結銜　結銜志

伊洛遺音引　桃谿淨稾

序同郡人謝鐸序

予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奧博茫無涯涘因取其詩日誦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七首萃而錄之曰伊洛遺音或疑詩人有志者所不屑處矧伊洛之道顧於此而求之不亦左乎是不然虞廷之賡歌周室之進戒古之所謂大聖大賢者詩固在所不廢伊洛之詩亦豈外是以爲道哉獨怪世之冒伊洛以爲名者其發而爲詩不曰太極則曰陰陽不曰乾坤則曰道德不曰鳶飛魚躍則曰雲影天光往往以號於人曰此道學之詩也是詩一出遂使詩家者流指爲口實以吾儒爲不識詩有若顧子敦者乃欲與伊川讀通典十年噫不亦重可笑哉昔者趙括徒能讀父書而一將輒敗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道學爲詩者固不足爲知詩而以吾儒爲不識詩者又寧知詩之所以爲詩哉予生也

晚固未知伊洛之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
錄所見以示今年秋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良玉乃以書
來索予詩予詩豈足以示人而以涜吾良玉哉因取是
編以應或者良玉刊之郡齋與淵源錄並行以竊自附
於三先生論事錄之義則亦豈非欲知伊洛之學者所
願聞哉

方巖書院詩序　景寧潘辰時用撰　赤城後集三十三

方巖書院詩一卷凡若干首翰林侍講方石謝先生之
所集也成化庚子先生以憂歸黃巖服闋不起日讀書
於會總庵庵在所居之東杜山去杜山不數里而近是
爲方巖先生讀書之暇則以教其宗戚鄉黨之子弟於

是從游者眾因增築傍舍以居旋圖爲書院將請其季
父寶慶公主教其中而左右之宏治改元詔修先皇帝
實錄先生乃以史官赴召遂弗果因留貲屬其宗叔怡
雲翁踵爲之今年夏翁報書院落成先生聞之喜以其
面方巖之勝名之曰方巖書院乃賦詩二章以寄意且
以酬翁一時名公如李西涯吳匏庵皆爲和章以相之
先生稡爲此卷間以示辰辰讀之則歎曰於乎古道之
不復也久矣書院之設其亦教化之源爲道德風俗之計乎益先生爲學務求斯道之大而無益之書未嘗一經於目先生爲教務盡躬行之實而苟求利祿之言未嘗一出諸口天下率以道義高之而先生則飲然不自足也將見台南之士仰其風猷於鼓舞作興之餘不惑於異術不奪於外誘曉然知所嚮方庶幾人極賴以不墜帝衷賴以不泯是詩也誦而傳之則先生之澤雖曰百世不斬可也抑吾聞先生往年嘗抗疏論天下事思以其學兼濟一世而剛介寡合故雖在朝署而退修之志爲多明年且將復歸與寶

慶公講學於書院志則偉矣而辰竊有所請者今天子
明聖簡拔俊良以圖治化風聲之所鼓盪氣燄之所薰
蒸信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賢如先生者宜在左右以贊
維新之政彼一鄉一族固道德風俗之所係然亦烏足
以盡先生之所學哉矧寶慶公耆年碩德師表後進於
休致之餘則書院之教可以專主之而先生不必以身
親之矣辰不佞僭書此於卷端益以天下之重望先生
或者先生不以余言爲贅也

會總庵詩序　莆田陳音師召撰　赤城後集三十三

黃巖謝氏居邑之桃谿實自考二里曰杜家山孝子之墓在焉墓之西北且百步許爲
往往衒詞章矜名勢趨利與祿而不知止其高者則亦

孝子之子原穆君之墓二墓之間有閒原孝子之曾孫
世懋始得之世懋卒其兄寶慶守世修既致政乃與其
從兄封翰林編修世衍甫作庵其上歲合其族人而祭
之曰會總庵庵成既自爲記復爲詩一章以貽編修公
之子侍講鳴治閒出以示同志之能詩者皆續而和之
既成卷而又屬余序夫自高祖以至於曾孫其世則由
近而寖遠其情則由親而寖疏其服則視其世與情而
爲隆殺殺而至於總總而至於無服則愈遠而情愈疏
矣君子有不得已焉會總之庵所以合疏以爲親者其
仁孝之意遠矣推是意也則凡吾祖之墓雖一木一草
亦將培植而愛護之況吾祖之子孫也哉愛之也至則

其爲思慮謀畫也必詳富不遺貧而思以給貴不遺賤
而思以振賢不遺愚而思以教凡可以致力於吾祖之
子孫者無所不用其情以是爲心則雖降總以至於無
窮亦相與篤厚而不忘而況今日總服之未盡也哉寶
慶諸兄弟益得仁孝之道於家傳者孝之道可以敦理
成俗而其極可以感天地格鬼神謝氏之盛固孝子之
澤而今日之傳緒與夫後世益保守維持於不墜者亦
豈非孝子之所望也哉諸君之詩皆爲斯庵而作其詞
旨優柔深遠三復諷詠使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謝之
子孫能珍藏而世守之亦敦家肥族之一助云

總山集集凡所以紀述詠歌於茲山者首會總庵見山
之所以名次孝子府君墓見庵之所以名次方巖書院
見於此而藏修焉次三亭雜詠見於此而游息焉次墓
祭學田見所以左右乎此山者不廢次宗派孫子見所
以源流於此山者無窮凡爲文序記表志題跋若干首
爲詩聯句次韻五七言古絕律又若干首益自洪武永
樂以迄於今皆一時賢士大夫之所述作總之爲七卷
集既成叔父太守先生顧而歎曰若知茲山之有今日
乎昔我孝子府君之卜葬於是也益猶在國初擾攘遷
徙中一墓之外固非己有迨至天順而始有茲山又至
成化而茲山始有庵乃今宏治改元則庵之外復有書

院有亭池以及門路之標表有若是者益我國家承平
之久而吾祖之積累亦已百年於是茲山之所宜有者
始與墓稱而紀述詠歌之得於遠近見聞在諸公亦固
有不能自已者矣吾與若等曷敢忘之而不益思所以
延永茲山之名於不朽乎鐸曰古所謂自立於不朽者
不以德則以功不以功則以言然則山之於不朽也亦
固有若是者哉先生曰匡廬之山以李白之詩顯天台
之山以孫綽之賦顯永州之山以柳子厚之文顯況尤
有大於此若歷山之聖德塗山之神功者耶吾與若既
未能上窺聖賢之德業而又無二三子之文章則所以
不朽茲山者誠不能不有望於諸公若乃挾其區區自

信之過而以爲足以不朽也不亦誣茲山也哉抑豈吾
祖宗之望於後人者哉鐸曰諾謹錄諸梓以藏諸山中
以無忘諸公之德以爲吾謝氏子孫百世之寶乃若先
生所自著與鐸之所形穢於諸公之旁者在茲山或不
可缺菹亦有不能自已焉者若曰以是而將竊附於不
朽之地則其爲茲山之累也不亦甚乎先生曰然遂幷
書之以識諸其後

跋緱山集後　汪循　仁峰集

方石先生始以是集見屬於太守文侯也不以循爲不
肖貽書俾循與聞校讐焉余駑無能爲役慚辱雅命既
而文侯卒循白諸通守黎侯偕平陽楊君終其事以復
茲山千數百年之靈祕悉發於此吾祖百數十年之積
累悉萃於此而一旦成事假手諸君於予心能無德乎
嗚呼循何敢貪先生之功是集之傳又豈草蕪之言所
敢贅也第三復書詞於中不能無感焉夫有此山川之
靈而後有此人物之秀有此人物之秀而後積累有此
行蹟之偉靈祕所鍾積累所到而後篤生賢哲如先生
者有賢哲如先生者而後能徧交天下之賢而來紀述
議論歌頌之美而成此編然則是集之傳夫豈偶然哉
茲山靈閟開闢未有萬數千年而始發洩於茲反若有
俟於人者固茲山之幸抑足昭我聖朝文明之治超軼
於前代也不亦遠哉其所記皆道德之懿其文皆性命
之純咸本於天而古人所謂不朽者天下後世凡有血
氣者莫不知誦而寶之興起而得之觀感之餘矣矧先
生之世世子若孫耶不然雖咸陽之鼎鄴都之碑且不
知其處矣矧板刻之足恃耶

棣竹吟情集序　新喻傅瀚　日川撰　赤城後集三十二

予友侍講鳴治謝君暇日示予詩一編蓋其諸父贊慶
太守世修王城山人世懋暨侍講君三人之所唱和者
予受而讀之詩皆清苦激切有古作者風致其閒雖多
離合憂喜之故而問遺往復未有溺於私者其於世故
無小大無難易無遠近顯者不忘學而晦者不忘當世
一皆於詩焉發之期待戒勉之情彼此合一君子謂唱
和之詩莫之或先夫詩本性情者也詩而不本性情則
補綴琢削之閒穠纖輕重必有人可得而移易之者適
然遇之非不足炫耀俗目然於世教於身心何與哉唐
之人名詩多矣惟杜子美緣物賦事渾厚切實論者稱
爲詩史以杜詩性情之發也發而皆本於杜謂非謝氏
諸君之作得耶雖然不獨詩也聞謝氏黃巖故家國初
有稱謝孝子者太守曾大父也世有宿學逮太守王城
侍講次相授受其家學益傳以盛孝友忠義之篤蓋信
能見諸行者不獨詩也詩之工猶世所難而況不獨詩

哉則吾謝氏諸君視子美不猶愈耶文視人以爲輕重如斯集者其傳後必矣詩自成化丁亥至辛卯之八月凡若干篇爲三人詩自時厥後凡若干篇則王城已亡爲二人詩繼於今者其篇章尚未艾也題之曰棣竹吟倩葢取棠棣竹林之義

三亭雜詠序　新喻傅瀚曰川撰　赤城後集三十三

三亭雜詠詠三亭之所以名與其景之尤勝者也亭在浙東黃巖之縣山山平曠衍迤有田園林池之勝予友謝方石先生曾祖孝子府君之墓在焉墓北爲會稽庵葢謝之緦親墓祭於此會食山故名杜以會緦易今名亦冉谿易愚例也庵之南爲方巖書院又南而東爲亭於山之巔曰望海亭海在其東三四十里而近望海之西面方巖曰仰高亭巖葢天台雁宕委秀而來觀然高者庵西北爲采藻亭以有事於庵而設亭下有池池外環以竹皆先生宅憂在告時偕其叔父寶慶太守公議處而作者也比起史事北來每談次一再及之西涯學士因與各爲聯句以倡禮部侍郎倪青谿諸公從而和焉得詩若干首聯綴爲一大卷西涯復題之曰三亭雜詠以予雅不能賦俾序之諸詩於望海則極言所接之大見於道之流散得所歸於仰高則極言瞻企之勞見於道之峻絕既竭乃力於采藻則凡巖敬芳潔之懿報本隆孝之實大率具見其辭雖多因物賦意然先生之

台學統卷三十五

性理之學二十三　明儒六下

文肅謝方石先生鐸下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遺文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成化九年　明臣奏議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三台文獻作講學圖治疏

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

九卷令修撰羅璟并臣鐸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

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

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矧在朱

時神宗理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

治之閒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望有如陛下今日之舉

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

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

八年矣恒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

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

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口與心

謀趑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愚竊觀今日

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

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盈於上羣

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

戾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

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備之戒蓋不

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

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

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

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

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閒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

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

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

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

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

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

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

退者矣堯舜禹湯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

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

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閒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

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庶可謂之智而苛察之智

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

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

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

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

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妒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是數君者其治亂安危之相去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相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紀綱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污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攷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眾貲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讖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閒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乎已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乎已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為左右啟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

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儒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為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至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為奇謀良策以坐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據大有為之勢操大可為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宰制無與阻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志不以出位為責不以未信為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

帝不納

維持風教疏　三台文獻二　稍節

臣愚竊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係仕途不可以不清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究員風教之濫究員不

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爲地震事題准各該條陳所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司之黷濫生民之愁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所關而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啟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者事關風教學校之首務也臣職專學校豈容隱默用是條列如左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

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哲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安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君事讎若吳澄者親爲有宋之遺臣而靦顏胡元之官祿名節埽地正宜律以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例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頻顒不安之心故又不得不發之言耳乞敕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矣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名爲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悉憑指揮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飭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爲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眞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亦有人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麾之初不以勢取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又聽自乞願授教職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

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揆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切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宸斷力加旋斡然後科貢可重仕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竊惟京師四方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竊見順天應天二郡實惟京府大興宛平江陵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未嘗有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

之精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一學校之官哉奈
何今天下附郭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
爲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
膳十名隨縣多寡以爲增益止以府學校官兼領其事
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
稍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爲官者類喜添設而難於裁減
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四曰塞捷徑以澄國
學之源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所以備國
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來
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不

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
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有哉
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
弊倫之堂竟爲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
弊預塞其途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
策斷不可行矣往年有因此輩在監不諳文理凡撥各
衙門寫本者俱各雇人今遂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
亦以雇人艱難爲辭目前流害其極如此乞照內府等
衙門事例許以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
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
士不厭其多但賢路所在恩倖之濫進昏眊之雜處殊
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太平縣志

臣愚竊惟天下之事有自其本而言者有就其事而言
者自其本而言雖若迂而實切就其事而言則若急而
實泛今日西北備邊之狀所謂就其事而言者然臣嘗
窮古今極理勢而論之有其本而不見於事者有矣未
有爲其事無其本而能終始無弊者也且備邊急務莫
先於審擇形勢而形勢之所以固則實在於將帥之賢
士卒之銳然所以任用其賢蓄養其銳者則又在於人
君之一心而輔之者宰臣也謹按古義輒敢以是爲備
邊之本而復詳具其事於後臣惟中國之於荒服衣冠

言語不同得其地不足以賦稅得其人不足以服役故
先王馭之之道惟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未嘗窮追
遠討罷敝中國爲無益之圖然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
於設險亦必因夫天地自然之險庶幾爲力易而其成
功也不難近觀往事宋之時北有契丹之雄猛西有元
昊之桀黠講好納幣特以曲爲隱忍羈縻而已今則東
抵三韓北出朵顏西極哈密吐番莫不奉貢來朝願比
侯服曷嘗聞其顯有名號如彼者乎宋之時全燕之險
既失於北橫山之險復失於西養兵守險特以力爲支
持撐拄而已今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
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爲城榦曷嘗聞雄據險阻

如彼者乎是荒服之從未有盛於今日者也險阻之得亦未有過於今日者也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爲羣穴是猶四肢無恙而一指不信豈足爲吾病哉然而數年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逺成功抑有說焉且以形勢而論失淮甸則江不可守失漢中則蜀不可守天生大河以爲關輔之限而受降東勝又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固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延綏榆林千數百里之內其何及哉蓋寧夏去受降不數百里既失受降則寧夏以東聲援不通而東勝不可守大同去東勝亦不數百里既失東勝則大同以西策應遠絕而延綏榆林不易守況自延綏徑榆林以至寧夏不下二千餘里而列

堡不過二十有三馬步軍不過二萬三千有奇校之宋時西兵蓋不能二十分之一而老羸半之兵弱而寡如此則雖狄青种世衡爲之將韓琦范仲淹爲之帥亦且無以爲用況萬萬不及者哉是以往年寇掠如履無人之境東則自孤山柏林諸堡而入中則自平夷懷遠諸堡而入西則自靖邊清平諸堡而入又西則寧塞諸處直抵金湯川安邊諸處自環慶花馬池抵固原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莫非入寇之路曾無可據之險又況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實爲至難朝廷久爲搜套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然往者劫營之舉傳聞道路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以虛張冒賞而已會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蓋不惟徒激其怒以堅彼復寇之心使敵而有知寧不反貽其笑乎幸賴宗社之靈近復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之時正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爲東西之援於是而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兼修千八百堠以謹烽火以河曲爲室家而屯田積穀於其中以受降爲門戶而耀兵振武於其外敵小至則彼此自衛扼險設伏以待之大至則左右召援堅壁清野以困之又大至則西發寧夏東發大同以至大河西南皆我屯聚策援之所以道路則大減於昔以險阻

則大過於昔道路近則我易於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於進退而奔突之氣沮所謂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者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簡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延綏環慶固原諸處備策應聲援而伐敵謀使彼欲侵掠吾外則有追逐之慮欲深入吾內則有邀截之危跋前疐後方且進退畏縮之不暇安敢自投死地以求無厭之利哉所謂畫地自守敵不敢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此則今日之必可行者特在朝廷所以任用將帥所以蓄養士卒者何如耳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不然則劒閣平地長江坦途亦安用近舍延綏榆林而必取受降東勝以爲險哉

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擇之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專馭之不可以無法昔漢宣帝欲伐西羌必使丙吉問趙充國而後用以爲將宋仁宗欲用夏守贇爲樞密使富弼力諫其不可蓋選用將帥必詢謀宰臣以大合天下之公論此國之體亦事之宜也不然一人之耳目有限豈能保其無所偏聽誤惑以禍人家國者哉輸錢諸價交結保明若晚唐之僨帥殷鑒不遠甚可畏也如是而擇將可乎李牧爲將軍市之租悉聽其用以享士卒狄青南征貴近之黨相聞駭愕不敢從行蓋閫外之權惟其所制雖天子之私人亦不得而撓之也不然左監右督甲可乙否惡能望其堅志獨力以爲國家之用哉邙山之戰河懷陷沒雖李光弼之賢亦不能以成功甚可恨也如是而任將可乎王全斌在蜀至解貂帽以賜之曹彬既平江南猶惜一使相而不與古之馭將雖未嘗不以恩而亦無所濫也恩濫則雖欲懷之不可得矣今則邊事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攀援已躋極品可復制乎城濮之戰殺子玉而爭伯江漢高平之役斬樊噲能而畏振關南古之馭將雖不專以威而實未嘗褻也威褻則雖欲馭之亦不可得矣今則誅罰不聞而猶得以高爵厚祿偃蹇退託矣欲坐享以終身可復禁乎夫所謂將帥者如此則其於士卒可知矣昔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服食病則爲之吮其疽竇嬰爲將陳所賜金於麾下聽軍吏量取以爲用此則恩足以結其懽心者也今則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甚至糧有剋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怨心忿氣充塞胸腹況得而使之乎呂蒙出師卒有取民一笠者即斬以徇張仁愿禦寇卒敢回首望城者必斬不宥此則威足以制其死命者也今則邊民不畏寇虜而畏官軍但聞增級之賞而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況得而用之乎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之士兵可用也今則始而召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爲方田立馬社厚以招資如曹瑋者何人無久戍之苦種世衡者何人强虜在外倉卒禦戰金城猶可屯也十七在田十三在堡今獨不可以此而省餽運乎寇敵在前艱難討伐渭濱猶可屯也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今獨不可以此而紓漕輓乎然而沃饒或兼并於豪强荒瘠或困乏於牛種耕斂或奪於私差輸納或豁於包攬徜所有屯田之官而因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使而全爲姑息於是屯田之政爲虛文爲故事而兵食益困矣雖然避三門之險以泝河入渭漕運之迹可尋也酌古準今繼耀卿故智者誰乎轉襄漢之漕由南陽入武關陸

運之路可通也因勢相宜舉歐陽遺策者誰乎今而聾
金駝帛日湧月增止以輸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
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
司但知軍需之重而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
有民因而掊剋者有矣何望其畏遏匈奴如郭汲之在
潦陽苟且交代者有矣何望其擊破寇虜如張堪之在
高柳有榷鹽以爲永利所以爲兵也然鹽率賣窩以侵
利爲商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鬻爵以爲權宜亦所以
爲兵也然爵或虛授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
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之肝腦以衛民
而民未嘗安法立弊生根連蠹結凡此皆非敵之能敝
者矣寧不啟爭釁之端聞有因貢使入境而掠撰其馬
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尊中
國之體頑狡曰了重譯接伴何以通外域之情在彼叛
服之由蓋亦有激於此不可以不愼者凡今之事率皆
類是臣欲徧舉以陳顧其序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
一洗而去之羸弱之人百駭九竅無一毫一髮而不受
病雖有盧扁華陀之神丹妙劑欲一一而救之亦無著
手處矣獨養元氣以壯吾腹心之本然後滌腸滌胃以
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
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陛

我我自做耳然猶未也聞有以交易茶馬而賊殺其人
者矣寧不啟爭釁之端聞有因貢使入境而掠撰其馬
者矣寧不重納侮之隙武夫俗流出疆撫諭何以尊中
國之體頑狡曰了重譯接伴何以通外域之情在彼叛
服之由蓋亦有激於此不可以不愼者凡今之事率皆
類是臣欲徧舉以陳顧其序有未及者茲欲通前之弊
一洗而去之羸弱之人百駭九竅無一毫一髮而不受
病雖有盧扁華陀之神丹妙劑欲一一而救之亦無著
手處矣獨養元氣以壯吾腹心之本然後滌腸滌胃以
大收瞑眩之效則病根不期去而自去病勢不期安而
自安然此豈他人所能預哉實聖心一轉移之間耳陛

下誠如前所謂無怠無荒者以敬守此心惇德允元而
難壬人者以愼用此心而又使宿德大臣得以朝夕輔
導啟沃於其側如孟子所謂格君者則聖心無不正矣
聖心既正必能奮厲如雷霆明照如日月不惑異端不
溺他好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經罷廟
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竇省坐食之穴以大寬
邊稅以大足邊儲凡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設施注
措於關徼邊境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室堂之上夫
如是則所謂不戰屈人之兵而守在四夷者也不必繫
單于之頸飲月氏之頭而來王率服之不暇尙何亂加
思蘭孛羅忽之足患哉凡此皆世所謂迂腐之談臣雖
至愚周思極慮所以禦戎之道必可行之永久而無弊
者實莫過此若乃相視形勢據險設奇臨機制變雖充
國老將猶以爲兵難踰度臣貌圖臆說豈敢自謂必然
而望其必可行哉臣愚不識忌諱不勝犬馬惓惓萬一
便殿燕閒少賜睿覽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也

按明史憲宗本紀成化七年亂加思蘭入居河套與
阿羅出合八年孛羅忽亂加思蘭入安邊營花馬池
犯固原寧夏平涼臨鞏環慶南至通渭九年王越襲
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於紅鹽池大破之諸部漸
出河套十年築邊牆自紫城砦至花馬池十一年八

月滿都魯乱加思蘭遣使來朝字典乱具遮切音伽

科舉私說三台文獻十二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爲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此而不有以迴斡之通變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生之政廢而民無恆産民無恆産則無恆心無恆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於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爲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爲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於是而迴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之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學苟於此而盡心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蓋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於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恆浮談冗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於國家甚者曰夷齊而心蹻跖名伊周而跡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爲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爲師以律爲治視其昔之所謂者曾筌蹄芻狗之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端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天下有道之士不亦甚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能至焉者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於此又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故曰已日乃革无咎鐸不佞敢私贅其說如右以爲天下有志者告庶識其勢之所在而亟反之於乎獨科舉也哉

曹參論三台文獻十二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郡邑封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紛擾之幾何不爲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淨一矯而反之以苦於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燄之中而沃以清洽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於參者蓋時雖厭於有爲而事之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概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益民而先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儕

憶於馬上之治當是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修什一於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瘳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也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於漢者亦以此

賀李西涯入閣書　三台文獻十四

三月初聞有入閣之命不勝爲吾道慶幸然既辱手書見報謙退過甚至有平生夢寐所不到之語且又似欲下詢於芻蕘者夫以執事之清德重望碩學宏材帝心所簡輿論所歸宜無出此者天下蒼生獨恨其不早耳僕將何言哉必欲以久要之故使獻其一得之愚僕愚亦惟曰不過充其前日夢寐所不到之心而已噫彼營營思得者豈能忘念慮於夢寐間哉惟其患得之心勝是以患失之慮周此心一萌無所不至而天下之事去矣執事始也既無欲得此位之心終也必無欲固此位之意充此以往必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安乎其位決不如近者之以明良自慶揚揚於廟堂之上而居之不疑也抑嘗竊觀執事昔者應詔陳言之疏矣上自君心下及民瘼懇懇乎罔有所不至職雖論思言實諫諍歐公謂諫官卑之所言者次第行之其誰曰不可於是而猶有所不可行其言宰相尊行其道今執事親居行道之位試取昔則晦翁所謂非其所愛而不肯爲則有所畏而不敢爲者耳僕雖甚愚亦知今日政本所在盤互蠹蝕之深憑藉固結之久誠非一朝一夕所可辦特大臣與國同休戚者今而天心未豫民力已殫是雖泰和極盛之時而不可不預爲苞桑善後之計顧復雍容廟堂以衣冠地望爲天下具瞻而稱德量僕愚誠未知其可也執事性識高明志節堅定萬萬無此而懼有於無丹朱之戒在舜猶然僕雖至愚又豈敢盡忘忠告之道而甘爲柔佞之友哉凡若此類又皆疇昔受教於執事所謂旁觀而高論者故敢忘其出位之思而不覺其狂妄喋喋至此惟高明亮察而優容之當必有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

書赤城志後　桃溪淨稿亦見府志

成化乙未予始得是志于祕閣中亟手錄以出於是故亟卿林公鶚黃公孔昭皆從予本而翻錄之蓋是志作於宋嘉定中至是幾三百年其藏之民閒者已鮮克見

念欲因此閣本特存其舊以廣其傳未能也去年秋太守陳公相以郡志屬予重修因訪得東門周氏本未幾拙訥葉先生之孫定中亦以其家所藏者來告蓋皆嘉定刻本也嘉定後不十年又有所謂續志三志者續志雖存而其所載無大關涉三志則并其本而亡之故今祇取閣本參二家而較之大抵二家者行款雖無甚異而視閣本則又有不同矣蓋其時所刊者各自有此三本因得彼此互訂以從其是太守公遂取而重刻之與新志竝行於是一郡之因革頗末皆可考而見也噫公於吾台之文獻其用心不亦勤矣哉

書赤城集後　桃溪淨稾

是集亦成化乙未中錄之祕閣者也集之所載碑銘序記等雖不必盡出於台之人而實有關於台之事是故足以備志之缺遺而不可無者第其所載寺觀仙釋事頗詳而舊志則已具矣是用刊之與舊志竝行庶讀者得以參考互見而不覺其繁且複也集舊凡二十卷今更爲十八卷云

贅言錄序　三台文獻九

師文既沒之三年厥父潛勉翁以其所遺詩若文如干首所謂贅言錄者視予且曰豪不幸短命以死其不死者庶其在是先生幸哀之無亦使之無傳焉予曰嗟乎此後死之責正吾人所望於師文者而顧以屬我不亦重可悲哉且師文自以其言無所用爲贅言而予重以無益之言贅之可乎雖然自濂洛關閩之說行而聖經賢傳之旨搜剔已盡於是而復有所言誠爲贅矣若乃一代有一代之典章一人有一人之履歷上之天道之災祥下之人事之興革目之所經心之所感其能已於言乎不能已於言則咏歌之於詩紀述之於文在後世固有不可得而缺者又烏可以爲贅而盡廢之哉惟夫妄意聖賢不屑以文人自處乃至肆爲欺誕高自標表卒之離眞失正反以害道則其贅也斯甚矣師文英偉特出其所自立者蓋將有監於此以求必至乎不贅之言而不幸未見其止此固吾人之所深悲而永歎者也雖然言之無用者爲贅言則人之幸而免老而不死所謂焉能爲有亡者不亦爲贅人哉師文雖短命以死而有言以傳則其生也不爲贅矣夫亦奚憾哉師文姓戴氏豪其名也以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廣東參政其操履行業識者以爲不愧其言云

永嘉文信國新祠記　温州府志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丞相文信公新祠成在永嘉江心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卽其地與其祠尚想見其風聲義概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爲烈也於斯祀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不眷眷於此也哉當夫

宋社旣屋天下淪亡公方閒關萬死脫京口走眞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以一至於斯也人孰不曰無可爲矣而公指日誓天載踣載奮鞠躬盡瘁不震不驚以一旅未亡爲興王之期以一息尙存爲報國之計必欲誅涅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閒强此之衰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難爲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負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卽是以究公之生平不難於死而難於未免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亡殉國以死者何限而獨公爲首稱焉居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

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游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於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今劉令尹遜所創令尹於公爲鄉後進知公爲詳因白郡守項君澄爲之旣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爲其有關風化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於乎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足者非此無以致其私而令尹乃能於簿書法令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固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頹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緬四海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塡兮臣心始滅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尙其鶩風濤而或來繫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太平縣學鄉賢祠記　桃溪淨稟

太平古黃巖故南壤也成化庚寅今兵部侍郎阮公勤守台始分爲太平邑小力不足甫營縣治學之制未備也令尹今御史袁君道至進諸生謂之曰學則孔孟尙矣然居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所謂鄉先生者可不

知其人哉別其人上師聖賢蓋嘗靡一世以爲心矣吾後之人不知尊崇之尸祝之可乎遂卽學之左建爲祠取黃巖所嘗祀者祀焉曰泉溪先生戴公曰聖泉先生盛公而又益以方巖先生王公台南先生郭公靜學先生王公拙訥先生葉公則故秋卿林公鶚今通政黃君孔昭合吾一鄉士論之公而爲之也未幾袁君以憂去更代者祠毀于風雨弗克治于是教諭黃君撝顧而歎曰是吾責也遂節縮其學之羨因門之兩翼而葺之以其右祠諸先生其左則六經子史與諸先生之遺籍皆在焉嗟乎自有天地卽有此山川有山川卽有此民物吾台歷唐虞三代以至于漢而始入中國歷漢三國六

朝至宋而人材始出于是始推三老六賢列于學官以至于今日如太平六先生之祠可數也夫自有吾台以至今日不知幾千百載其間棼棼而生泯泯而死者不暇論論其乘時富貴起而爲君長爲將相者不知其幾固亦雄視一世謂足傳之無窮矣今吾人之所尊崇而不在彼於乎士之生于斯而游于斯者盍亦知所慕乎慕而不止若沿河以至于海雖孔孟之道亦於是乎階矣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樂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使凡有道有德者教爲死則以爲樂祖而祀於瞽宗祭義亦曰祀先賢於西學凡以此也六先生之風節勳業行誼文章蓋皆本之道德而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易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元不失所謂先賢者史牒可覆視也敎諭君又欲著其概以示諸生以風厲邦人因各摭其實贊之如左俾來者得以考焉

方巖先生王公名居安宋淳熙中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踣大姦亦埽羣邪根極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愀讋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凜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泉溪先生戴公名良齊宋嘉熙初進士官至祕書少監景定何時安坐以戲韃之方張如火必熾誰其憂國永命祈天我拜公疏涕泗漣漣惟公之學最深者禮遠淑諸人曰吳澄氏戟戟孔廟俎豆以陳公心不愧夷夏君臣泉溪之南其流湜湜逝者如斯君子之澤

聖泉先生盛公名象翁元延祐中昌國州判官

宋學之盛實陋于元公生宋季亦闖其藩世遠日忘公學益弛杳不可聞言論風旨玉峰壽雲師友淵源究公之學此其大端七十之徒從聖以祀祀公于鄉敢告夫子

台南先生郭公名樾國朝洪武中饒陽知縣

我台之學考亭是宗孰知而見曰正肅公公後百年實奮以嗣家學之深有源有委憤世道降力起而更饒陽之政兆足以行澤止而卑易以天下於乎先生台南元

者

靜學先生王公名叔英永樂初以翰林修撰卒于官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衆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拙訥先生葉公名藩宣德閒以布衣終

斯學之大體用二者窮善其身達則天下悠悠九州我懷我人誰哉利物忘己之貧嗟公此心窮力所至彼何人斯而在高位公拙以訥公質近仁公學不愧饒陽之門

遺詩

台州雜咏二十六首　尊鄉錄拾遺錄二十首今錄八首

天台山　在天台縣北以其當牛女之分上應台宿故曰天台而郡亦以此名云

天台山高不極山中去天不咫尺台星下射扶桑赤羽旗殿爽招不得至今傳者神仙宅君不見周當盛時生甫申峻極者嶽能降神天台山高不極作鎮東南比天脊屹立乾坤自開闢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塹守之賊不能犯因以名山後竟破恩恩窮蹙赴海死

隆安亂賊勢鑾起入郡三吳盡風靡誰謂中流海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圮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靈鳳山　在寧海縣南晉末有梅盛者爲章安令知晉將亡即是山隱焉有靈鳥降其側宋文帝下詔褒之盛上表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今有梅長者祠

戔戔靈鳳山上薄青天起下有長者居高風屹相峙永初果何時鳳鳥亦集止褒詔是則然覽德云亦爾長者非宋臣食薇甘餓死亦有東籬花嗟嗟晉徵士

洛學始　石南康子重與晦翁爲友南湖方山二杜公因得登晦翁之門至立齋丞相又以其學授之玉峰於是道德文章台爲獨盛台人稱知洛學者實自南康始

洛學始開我台天與浙東提舉來洛學始石南康南湖水闊方山蒼立齋屹立倚天起玉峰西來勢相峙南望武夷不盈咫淵源直接洙泗洙泗洛學始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說附奏之陳迄不來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容爲之愕然

獨不至客輟觴樞密劾奏強侍郎獨不至夜已闌天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可奈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以本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吁嗟秦山一毫芒燔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眞虞黃帝力皞皞民皆忘

我獨行　杜大卿濟嘗糾議入文丞相幕丞相使北軍被執諸客无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於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衆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夫昂昂七尺身那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在只識田橫墓不識

翟公門
侯城里按此篇弔方正學獨無解題者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也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古木寒鴉圖
懸崖老樹如懸藤虬枝屈鐵相崚嶒陰風晝號不作雨衆鳥辟易爭奔崩寒鴉何來色悲壯兩兩枝頭屹相向仰參寥廓失狐疑熟視煙雲欲狼抗有時飛上朝陽殿許身願逐雕梁燕朝陽老鳳噤不鳴鶴種鵷鶵紛斥譴君不見江都日暮楊柳花至今腐草羞啼鴉
雲峰觀稼
洗盞雲峰外千邨一望閒亂塍爭入港斷隴忽依山國屢豐登願民深稼穡薄賦重城春未鎖五馬暮知還送鄭載道大尹還黃巖
短鬢西風昨夜秋別懷相對水東流淮陽不薄今須召河內尤宜敢重留萬古民心終皎日百年歧路此登樓
朝端風采行人語驄馬猶傳是鄭侯
太平道中
十載重來感慨頻西風吹鬢欲成銀江山百里驚初割井邑千年又一新文物敢論前輩事交游還憶舊時人兒童不識青袍在爭看中朝老侍臣

至舊邑有感
繞郭人家半出邨望中煙火隔秋雲遠宗自託千年在壯邑誰從此地分門巷斬新非舊雨江山如故幾斜曛
青燈白髮西窗夜津鼓猶驚夢裏聞
謁聖泉先生墓車玉峰先生高弟
逝者如斯日夜奔玉峰西下是淵源不渾竟亦成千折欲輓誰從到九原樹老秋聲悲宿莽天留春意與枯根
墓有松根七八十年不死濂溪溪上窗前草願起先生一細論
纂修命下黃亞卿世顯李學士賓之連以書來勸且示以諸公論薦大略愧感之餘聊此奉答
坐老空山歲月侵不知天路有升沈百方重荷殷勤勸一念應憐痼癖深淺薄可堪污薦牘遭逢終亦愧詞林
撫心尚憶平生在病骨區區恐未禁
再入經筵有感
講殿春聲雜佩環拜瞻猶得近龍顏七千里外新恩命十五年前舊侍班豈有涓埃增海嶽敢於毫末望邱山
極慚醉飽雍容地又送藥龍退食還
懸車舊第　按此過其叔父賓慶太守舊第而作
力辭五馬得懸車猶記歸來黑髮初轉眼光陰眞過客傷心天地此蘧廬藏書閣上清風在逸老堂前舊雨疎最是竹林追感地起公无路只欲歔

北窗幽夢正逡巡忽聽南來邸報頻鳴馬一空還立仗
震雷百里尚驚人癡心敢自渾忘世浪迹猶憐未絕塵
感慨不知圖報地白頭羞殺老詞臣四月十二日科道
桃溪絕山雜咏之一官悉逮詔獄

淺水難容棹繁花自作郁分明幽絕地不是武陵源
題扇面寄郭筠心

建水南行舊路斜石橋青竹野人家相思不及雙飛鳥
紅雨溪頭又落花

次陳儒珍韻

莞渭東頭去路賒獨乘羸馬到君家十年夢裏相尋處
依舊青山兩岸花

新河軍軍嘗笑予曰有官不會做有錢不會花只管在
屋底幽怎的予聞之曰軍其知我者哉遂為賦
此

五陵裘馬日更新白髮歸來苦愛貧除卻新河軍識我
平生知己更何人

侍郎王東瀛先生啟

儒林錄王東瀛先生名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
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邱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
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
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宏治間擢御史疏
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
韙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
縣令又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
報遇赦免久客梧州著通言等書瑾敗自蓬州守歷遷
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貢新茶新筍數事轉
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輯綏番漢地方以寧甲申遷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
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公府居八年卒
學者稱東瀛先生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
古衍義正蒙直解古文類選撫滇奏議華緑元鑑年統尊
鄉續錄赤城會通記義蜂記王氏族譜行於世

性理之學二十四　明儒七

侍郎王東瀛先生啟

儒林錄王東瀛先生名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
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邱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
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
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宏治間擢御史疏
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
韙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
縣令又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
報遇赦免久客梧州著通言等書瑾敗自蓬州守歷遷
江西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貢新茶新筍數事轉
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輯綏番漢地方以寧甲申遷刑部右侍郎詳慎刑辟
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公府居八年卒
學者稱東瀛先生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
古衍義正蒙直解古文類選撫滇奏議華緑元鑑年統尊
鄉續錄赤城會通記義蜂記王氏族譜行於世

兩浙名賢錄王啟字景昭黃巖人祖欽舉進士未廷試
卒父松母鄭氏無子娶妾黃氏初歸時雙鯉躍於岸眾
以爲祥後乃生啟幼穎異書史過目不忘年十六家貧
無應門者其父命執遞鋪役偶失誤當笞縣令鄭達明
恕人也見其氣貌不類凡兒心疑之問爲誰家子啟以
祖父對又問爾何業啟以讀書對面試以文立就鄭亟
歎賞令罷役收而教之比三年領成化丙午鄉薦丁未
成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鄉里以爲榮初知霍邱縣勤
政惠民操愼不苟有兄弟爭財者訟不息啟以宋人所
著兄弟吟令誦之使朝夕相對立廳事久之乃悔讓其
所爭而退選拜南道御史考滿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進

副使先是以事觸劉瑾怒遂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
嘗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敗起知蓬州擢
南雄府知府歷官藩臬晉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
雲南地雜華夷號爲難治啟輯綏有方人賴以安陞刑
部右侍郎以大獄免官歸未嘗有幾微怨懟意日事田
園閉戶著書足迹不至公府啟器貌魁偉虬髯星目心
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眞率無防畛不肯隨俗作好
惡以亂是非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飲食衣服纚
纚如野人所著有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大學稽古衍義
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撫滇湖華錄元鑑年統等書藏
於家

揖

公諱啟字景昭號學古後更東瀛姓王氏黃巖人始祖
益自越錢清遷居黃巖柏山橋頭世稱爲文正公後裔
曾祖玩初祖欽進士未廷試卒祖妣章氏旌表節婦父
淞屢試不利妣鄭氏生母黃氏初歸雙鯉躍於崖眾以
爲祥乃生公祖父二世皆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章氏鄭氏黃氏皆贈淑人公幼而穎悟過人書史過
目不忘甫弱冠領鄉薦連登進士時猶未婚告歸娶畢
出授霍邱知縣勤政惠民操愼不苟有兄弟爭財訟不
息者公以朱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
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公益敦教導重

廣西通志臣績錄王啟字景昭黃巖人登進士正德四
年以江西按察副使忤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瑾又行
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
罰米二百石待命未報會赦免久客梧州著遡言等書
比瑾敗乃復爲四川蓬州知州後正德十六年任廣西
左布政使嘉靖登極啟與右參政黃衷奏言廣西稅糧
初四十二萬有奇而宗藩及官軍祿糧且過三十五萬
將何以支上命發布政司鹽銀五萬兩濟之初中官鎮
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帝雖詔卻諸獻而廣西徵香貢
如故至是啟請罷之　文載
明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神道碑銘　邑人黃
　　紳宗賢

農事緩催科鋤强梗霍民至今思之於是名譽大起宏
治閒當道薦之召選南道監察御史盡職敢言皇親張
鶴齡家奴生事宜置國法及言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之
事人皆韙之滿考陞江西按察僉事詰奸滌寃既訟者
服未訟者畏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
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閒有見則隨手筆記所
著有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古文類選大
學稽古衍義等書正德丁卯秩滿越明年陞本司副使
擬改山東提學不果先是以他事觸逆瑾降廣西容縣
知縣謝文肅公贈以詩有不挫心藏國士風之句瑾又
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罰米三百石尋復以他事加

罰二百石待命久客梧州會赦免在梧著邇言等書比
瑾誅遞復爲四川蓬州知州鎮撫兩廣都御史林公廷
選以志節論薦陞南雄知府丁黃太淑人憂在途聞陞江
貴州左參政還家守制服滿陞山東按察使明年陞江
西右布政使奏罷寧濠私貢新茶新筍數事濠威虐方
盛人皆難之尋丁父艱服滿陞廣西左布政使以征蠻
督餉有功陞俸一級辛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人賴以安又著撫滇
翊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等書
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愼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
田園閉門著書足跡不至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年

統詩文稿尙多未經彙輯居閒者八年及疾帶衣巾坐
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日也公氣貌魁
偉虬髯星目心地坦夷不矜小節與人語率眞無防畛
亦不肯隨俗作好惡低昂以亂賢否是非及免官家居
未嘗懟怨性好著述然不甚刻意平生無富貴相衣服
飲食麤糲如野人今時俗淺偷士習淺薄惟公尙存古
人風今復不可作矣公配楊氏贈淑人有淑德早卒子
男五曰薰縣學生蔚有時名所著有青林稿曰爵國子
生曰鰲縣學生俱楊氏出曰炎女二俱庶室何氏出曰
煜庶室陳氏出薰炎及長女俱先公卒爵後公一歲卒
煜及仲女俱幼鞠於次室喬氏孫男九曰守壁曰守瓘曰守堦俱縣學生曰守璽曰守墀守祖守坦守

聘孫女八銘曰

仕始克勤允中惟協旣歷旣諳厥聲斯奕崇階攸躋貳
卿爰擢方期懋官阿丞可陟詎知果蹇雲草革適遯而
不尤是云忠遊矢詩不朽以俟考德

明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東瀛王公追贈祭葬神道碑
邑人王鈴子才撰

吾鄉先達東瀛王公在先朝爲侍從臺部執法之官素
勵風節忤權貴擯居故里旣沒踰三十年天子俞諍臣
吳公時來之請詔復其官追賜祭葬朝野哀而榮之鈴
忝鄉後進執役墓所旣竣事載筆於其墓前之石按公

系出越錢清王氏徙居吾邑柏山爲著姓曾祖玩初祖欽進士祖毋旌節章氏父淞儒士累應省試不售毋鄭氏生毋黃氏感雙鯉之祥生公自幼頴悟過人敏記問甫弱冠領鄉薦連登進士告歸畢婚筮仕霍邱令以清勤致譽政先教導重農事緩催科有兄弟爭財者令朝夕對立於庭誦宋儒兄弟吟久之各願讓其所爭而退宏治閒當道薦授南道御史首言張皇親家奴生事及守備太監董讓不法事直聲凜然秩滿陞江西僉事詰奸滌冤所至望風聲服暇日修白鹿洞濂溪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陞本司副使正德丁卯觸逆瑾降廣西容縣知縣又行令該省提問罰米五百石遷延久客梧州會赦免瑾誅復遷蓬州巡撫林公廷選以志節特薦擢守南雄陞貴州左參政丁內艱服闋起山東按察使尋遷江西右布政奏罷寧濠私貢雜科時濠威燄方熾人咸危公尋丁外艱服闋陞廣西左布政以征蠻督餉有功進俸一級陞都御史巡撫雲南雲南地雜華夷公輯綏有方邊境告寧陞刑部右侍郎值大獄與顏尚書持法不阿忤當國罷歸故里越八載日惟閉戶著書足跡不入公府疾革正衣冠坐正寢湛然而逝時嘉靖甲午十一月五日也距生成化乙酉正月廿九日享年七十有一公性坦夷不矜小節與人直率無防畛不隨俗作好惡低昂居處飲食衣服泊如也平居

好讀書著述如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僉江右時著撫滇詡華錄赤城會通記尊鄉續錄王氏族譜義蜂記巡撫雲南時著元鑑年統重修會通記居閒時著其餘詩文稿家藏未經彙輯者尚多配淑人楊氏有淑德早卒不再娶子男五曰薰縣學生蔚有文名著青林稿曰爵國子生曰鰲縣學生曰炎曰煜孫男九守坑守壁守墉守堦俱縣學生守璽守墀守祖守坦守聘孫女八人余童兒已仲公英名公嘗徒步過城市余從里中羣兒迫視道側見公虬髯星目蝟毛被手腕眞人中龍也

論曰士君子懷才逢時得行其志而恨不得盡攄其生平者古多有之獨王公然哉昔皐陶在虞執法而官蒙焉柳下在魯直道而位黜焉王公豈不願爲虞臣而甘爲魯士師哉亦時有遇有不遇耳當其既遇則以法而徇身非要名也及其不遇則爲國而受法非辱身也是則王公而已矣

乾隆黃巖志雍正壬子子王僉事第中夜有聲陡然自地出掘視之得王東瀛神道碑二一爲黃尚書綰撰一爲王僉事鈐撰其從孫以甫聞之贖歸柏山故里昇立宗祠已丑修志以甫孫若漢與分校備述其事爰並錄之

牧說送王景昭之霍邱　太平戴豪師文撰　太平縣志

往予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萬計其牧者甚謹朝露既晞即驅羣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日未暮復驅之歸羣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徐疾惟命不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羣勿近故其羊日以肥息家日以裕主人召牧者多與之直且勞之曰若善視吾羊用裕吾家吾持是爲若酬牧者安受之主人亦無德色又見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怠不事事日且午始出羊於闌羣趨水草如不及狂奔四逸輒怒而鞭之鞭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病也混一闌以居多染死者故其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詬曰若徒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去若且敗吾家叱遣之予歎曰豈惟羊也吾觀牧人者亦若此而已矣古人稱養人者爲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意猶古也下此郡有守縣有令皆有牧之責者令之守令爲西村之牧者相望也非直不遺斥遣而已顧多取直且受勞彼且自爲得計嗚呼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而國家元氣幾何其不日以朘削也哉黃巖王君景昭以丁未進士出知霍邱縣其同年蔡君從善盧君希哲屬余以言予特作牧說以贈之景昭將爲東村之牧者乎抑爲西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爲虞周之牧可也

遺書

周易傳疏經義考云未見

周禮疏義經義考云未見

大學稽古衍義經義考云未見

元鑑年統見儒林錄今佚

宋元綱目續修見浙江通志今佚

尊鄉錄節要後集此書因謝文肅尊鄉錄節要原目而續輯之凡續錄一卷三錄一卷其成書在赤城會通記之前舊志作尊鄉錄後集儒林錄後集儒林錄今佚

赤城會通記二十卷鄉錄節要及耳目序見後此書取陳氏舊志謝氏新志并尊鄉錄後集儒林錄後集儒林錄今佚

一紀宋以後則一帝爲一紀其載官吏則分名臣死難儒臣有事實官無事實官有疵官諸目紀人物則分鄉獻死節孝子烈女鄉僚諸目散入各紀之下又有異聞祠廟鄉試貢薦等目至山川分野以爲自昔而然則舉而列之夏后氏紀蓋自創格爲之志例多舉

善而此書兼志美惡存好惡之公亦足爲後來之鑒云見浙江採集遺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台州外書有嘉靖五年自序見後

撫滇頫華錄巡撫雲南時作千頃堂書目入地理類浙江通志入雜史類

王氏族譜見千頃堂書目分省人物考浙江通志

通言蓋繼近思錄而作據自序又有解千頃堂書目入小說類誤

正蒙直解舊志無直字府志正作啟誤此解張子之書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有自序錄後

東瀛遺稾二凡十卷今存三卷凡書四十八首序五十首墓銘九首祭文三首如府志所載尊鄉錄後集序赤城會通記序舊志所載後三槐堂銘樂清志所未有知其公埭記三台文獻所載東皋說皆此三散佚者多矣

古文類選十卷見儒林錄今佚有自序錄後

義蜂記見儒林錄

右書共十四部其序跋存者五篇錄後遺文中

遺文

尊鄉錄後集序　台州府志

文獻所係重矣大而天下小而一郡缺則時事不足徵故孔子序書自唐虞修春秋自魯隱細大不遺垂示精矣及乎後聖繼作雖百世可知也降此郡有志家有譜愈演愈密我台文獻肇自南宋篤窗陳公圖志之作而載籍始有所據迨我朝遜志方先生欲蒐葺先達故事更爲作傳而未果成化年間方石謝先生考篤窗圖志之猶以爲遠因發而爲通言通言則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無復餘矣近又慮其未備復爲解言二篇則不下帶而凡可問可察之事益眾矣雖然唐棣之華人所共見詠物者猶以爲遠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啟亦以爲然因爲之序

正蒙直解序

正蒙一書爲天地立志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作也其志專其慮遠明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麤無不貫通爲一也大哉言乎歷摭前聖之書暢通大旨者易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凡語天地鬼神幽明者之端開矣顯諸仁藏諸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語隱顯本末精麤者之端肇矣性命立極之書古今欲言之妙蓋已略

方石謝先生赤城新志之作其本諸此乎然世次不分人物難別欲其意中了了一覽無遺予是以繆有赤城會通記之集庶幾廣二公之志藏之篋笥以爲同志者其焉

遜言序　東濱遺稾

遜言者甚易知易行之言也然人不問不察則亦莫能知莫能行者矣昔孔子刪述六經自以爲近矣宋儒見之猶以爲遠退而爲近思錄近思錄近矣啟讀之猶以爲遠因發而爲遜言遜言則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無復餘矣近又慮其未備復爲解言二篇則不下帶而凡可問可察之事益眾矣雖然唐棣之華人所共見詠物者猶以爲遠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啟亦以爲然因爲之序

正蒙直解序

正蒙一書爲天地立志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而作也其志專其慮遠明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麤無不貫通爲一也大哉言乎歷摭前聖之書暢通大旨者易曰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凡語天地鬼神幽明者之端開矣顯諸仁藏諸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語隱顯本末精麤者之端肇矣性命立極之書古今欲言之妙蓋已略

具正蒙之所復何爲乎閒惟其義聖經齊物之鈞丈也正蒙鈞丈中之銖寸也銖有不明則鈞不可施寸有不備則丈不可用聖經宏綱大要也微詞奥義蓋未析焉是以異端得以假近似之說而亂本眞天地鬼神幽明變易也而幻化之隱顯本末精麤一理也而虛無之聖經立教之說至是反爲異端欺世之資正學滔天之禍故張子深爲此懼乃於千載不傳之後中夜仰思之際筆爲此書以扶世翼教蓋嘗誦其言曰天地法象而已鬼神二氣之良能也反覆乎幽明幻化之辨變則化由麤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喫緊乎本末有無之論所言者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及所藥者老佛之流深中其膏肓昔孟軻氏闢楊墨有言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誅兇慝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今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後世稱之曰功不在禹下是書要其用心功豈在孟子下哉雖其言者類於幻妄於義不能無失而詞嚴義隱鈞正丈齊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較之然後可見故其書知之者既希而世閒綺語妄言奪人所好讀之者又寡其僅存而未泯者幸矣啟嘗三復此書每懷咏歎故因參考之餘竊爲直解雖知凡近無所發明而作者之志庶幾由此而可知矣

近思錄序　東萊呂祖謙

百家龍而四子出四子出而六經尊訓詁罷而近思錄出而四子尊上下歷千餘歲絕續更十餘傳所言愈演而愈約其旨愈近而愈遠矣粤自夫子刪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於易詩書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爲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乎問答思辨之閒當時曾子傳其學專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其徒不能傳其道異端之說始熾猥以百家之言廁於其閒統紀不一學者莫知所宗矣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黜百家以尊孔氏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然亦多訓詁之儒而無究精微之實積久生蠹釋氏因得以近似之言亂之雖唐韓子知尊孟氏以闢佛老其作爲文章則見道未眞亦由其生於訓詁之後無自而知也至宋周子倡明道學作太極圖通書以授程子其書始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四子之蠹一去矣程子受於周子作經說諸書教人窮理觀物其書始發明顏子好學處四子之蠹又去矣張子與程子其語道學之要作正蒙等書教人知禮成性其書始發明中

庸文字輩四子之蠹盡去矣其徒守其書相傳既久不
能無失天欲啟斯文之歸於是朱子始出紹其道而正
其書既掇於釋經四書集註矣復輯爲此編蓋所以修
宋之一經大伊洛而宗四子明其傳之有在也旨哉編
乎不由是書不識其義則千聖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
無由而見矣其義云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愚嘗思
之人能收放心則必將求道道將求道則必有所思有所
思則必有所通有所通則必有不通以所通者而推未
通者其相去也不亦近乎其爲知也不亦易乎譬之炙
炭其生炎也必有初炎處譬之望月其生明也必有初
明處皆相因而不可相越也若無所通即强欲通有所

通不能類通皆蔽也彼釋致知者曰推極荅近思者曰
類推其義何居乎建安葉氏曾爲集解國朝文明之人
雖列學官然窮鄉晚出見者猶寡啟自守官以來始得
此書讀之每目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
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頻年奪志迄無所成且思書
以思爲名蓋欲人默識心通而自得之也故亦不敢爲
姑書以俟來者

古文類選序　東瀛遺稿

書經乃古之文也後世之文何其體之不一而用之不
同也唐虞三代之盛賢聖滿朝以鏗鏘乎治道所言者
皆國家之大經大法史氏書之以傳乎天下後世非有
意於文也而其文已炳然矣自秦火載籍之後非獨先
王之治不可復見而文之體亦遂不同矣啟嘗細推其
故文章雖關氣運亦各類其爲人有文人之言有造道
之言有有德之言有德之言與造道之言固不同造道
之言與文人之言又不同漢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孔明
庶幾禮樂唐韓子庶幾有文則幾於知道者矣自賈太
傅陸宣公以下則皆善於文者也宋司馬溫公之暗合
道妙范仲淹之先憂後樂亦幾於有道者矣自歐陽子
蘇子瞻以下亦皆巧於文者也伊洛關閩諸賢倡明正
學力扶世教則可謂有德者矣而胡澹菴文丞相謝疊
山之徒亦無愧於知德也夫漢唐宋之世視唐虞三代

之氣運固不同矣而數君子之立言又有道德文章之
不同如此況在當時而不用或用而不力宜其體之不
能歸一而治之不古若亦於是乎係矣至於國朝君明
臣良志同道合然後文章粹出於一視昔之典謨眞相
表裏猗歟盛哉啟嘗編諸葛武侯出師表等文爲一卷
既又取漢唐宋文之關於世教者釐爲六卷伊洛關閩
合爲二卷而國朝之制終之蓋非獨致從周之義又以
見帝王之治斷可復也爲世道計者當何如哉

愚辱軒詩序　東瀛遺稿

有鄉先生放言成文少鳴儒林老困場屋一旦辭饌於
師讓貢於友曰世之所謂榮辱者我知之矣雄與白榮

之門也雌與黑辱之根也彼智者專貴雄而賤雌專貴白而賤黑專貴榮而賤辱我愚人之心也盍亦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者哉其友鍾復思勸之曰子非都憲公之華胄乎古人不欲墜其家世而彈冠以出仕今知其雄何不磔其冠而搤其纓知其白何不啟其扉而瞰其雌知其榮何不高其車而華其衣何故絕人逃世非癡非曇貶已抑物如柳子爲先生曰嘻造物者各有當繁華非過時可求金紫非寒士可睇故巢父不受人之禪伯夷寧食山之薇吾將以雌爲萬物母以愚爲嬰兒以黑爲玄谷以辱爲天下谿吾既自愚則吾所居長嘯之上溪橋魚鳥扣之不能雲雨桂

柏竹柳花果掄之不中梁柱吾皆得而愚之矣惟其可愚故亦得相忘其爲辱吾於覽勝逍遙之時五漿有饋吾自以爲內廚光祿也羣鷗不驚吾自以爲上林黃鵠也於是友人舍然忘其所以言先生亦舍然忘其所有名有傳其事於京師者其子季綺時遊太學口不足以酬問者乃繪圖徵詩以聞於助教孫先生先生曰隱者也吾不可微其隱丈人絕倫隱君逼眞先生以聞於子予曰逃名者也吾不可沒其名秬其諱洪任其字老子之苗裔云

贈同邑林君養齋之亳州太守序　東瀛遺稿

亳爲商湯故都在聖朝初隸潁州今自爲州宋陽公所

稱古郡亳邦者是也嘉靖乙酉邑人林君養齋以鄉進士吏部考居首選得鳳陽亳州太守因子昔爲鳳陽霍邱令知其風來問政子曰伊亳之民生居帝鄉巧僞不習故老至今能道聖祖時事子愛其風淳也伊亳之土統在邦畿寶物不輸居民供上惟官馬是息子愛其賦簡也伊亳之政不隸諸司府直下州州直下縣無守巡分制掣肘子愛其令一也子愛此三者又惡夫衛縣並列城中而各自爲統其始也不過借其犬牙相制之勢而已其後也彼此相形爲縣者曰軍強矣得無傷吾民乎爲衛者曰民頑矣得無妨我軍乎相形則相忌相忌則相嫌相嫌則忮害戕賊之心生於是竭其智力以相

傾相軋蓋潁亳之舊俗皆然而亳新斯偏矣物不可以終偏偏必復其初予惡其偏而喜其復也故爲君道之宏治年閒武平衛軍職乘其世蔭習於驕很善結在京權貴以爲援凡遇有事不待出戶求挽權貴輒爲出力指點故事發輒息雖百發百勝而生事日甚軍職既得權貴相援以免於事權貴因望軍職相謝以資於用展轉相望軍職賄無所出則鴟爲虐罪以恐人曰某也盜某也倡吾將執之其人不竭所有以餽之則危禍立至尤於富人是害有家藏古畫者吝不之與其巡捕指揮竟以前術中之殺其四命予奉檄往勘覽牘未終喟然曰古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惡有愛一畫而殺其

四命者哉及初讞鬼爲旋風隨人不散再讞三讞人無敢懾勢同互者卒得白獄遂成蓋自衛重以來人波殺者不知其幾矣試觀在監築牆之白骨多於在倉之粟米罪惡貫盈天誅尙容緩哉既而罪人斯得縣亦隨陞爲州又設兵備以統屬之人猶未厭曰以向之惡雖赭衛之土猶不足以雪冤也又數年衛之首惡者果以叛逆聞殺戮殆盡惟循理者尙存州衛遂睦自今觀之謂已有權殺人可無事者豈不自誣也哉孟子一閒之言而於朱陸之異同本末之難可監已君行矣有前三者之可愛無後一毫之可惡猶操輕舟而遇順風無往不利爲我召其故老語之曰物平矣民樂矣官亦遂其安矣非聖祖之賜而誰歟雖世

道之未足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象山語類後序　東瀛遺藁十

啟嘗作原儒大要以爲儒者之學大本易領萬殊難究學者革去詞章之後一意收放心則大本必有可見然不能止於事物各付物則萬殊必不可得此二者終始條理之事內外交養之功也先儒論之詳矣啟獨以難易立說豈敢好異蓋嘗於心驗而知之近以先儒論陸子之說證之尤信蓋陸子之學旣曰專於尊德性則於天命人心之際宜無不知矣又以爲道文學之功少欠豈詩書六藝不如人哉亦曰萬物散殊之類未能究極耳原儒之說意蓋如此啟同年楊君方正一作震嘗輯象山語類出以示啟謂是雖與閩學有異同亦儒者一派也子豈可無言哉啟時方讀近思錄愛其求端用力具有科級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卽事卽物理無不在每目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以識吾願而於他書蓋不屑焉頻年以來宦遊奪志大本一節轉覺昏然其於萬殊殆冥然終莫能得也又安敢以陸子之學爲易而廢景行之私哉於是不敢忽吾方正之言而於朱陸之異同本末之難易亦未暇論也

與王陽明司馬書　東瀛遺藁九

安仁道中得拜舟中自此瞻仰星光無日或忘仰惟老先生開濟時艱實天生名世以應其期前此伯溫劉先生少保子先生皆吾鄉人也老先生集其大成者與但功高天下而不疑則郭汾陽能之況不爲汾陽者乎老先生其熟知此矣尋聞尊甫大宗伯老先生作古先哲凋零此關浙中氣運豈偶然哉王南湖行同謹此奉慰并問起居伏冀節哀自重以膺蒼生之望不勝懸仰之至

後三槐堂銘　黃巖縣志

啟少時讀三槐堂銘嘗斂襟而作曰嗚呼天道無常世祿之家不可恃也王侯之家降爲庶人此天前日所嘗福者也白屋之子出爲公卿此天前日所嘗困者也廢

興茫茫不可測摸於是天定之論益不誣矣蓋方未定之先青雲之士率多齟齬非故困之也陽春之欲澤物必先瘁之以霜雪天欲降大任於人天豈偶然非摧折於先則拂抑於後故能百試而不變倉卒中而裕如若伊尹君奭其人是已及其既定之後公侯之裔多復其舊非故福之也蓋其先世積累之厚所延功德可賴天欲復興其子孫以食其報近者數十世遠者數百世其流芳也長其餘慶也自遠若伊陟召虎世豈無其人哉但報應遼邈參差不齊故世之論者又曰庶人之子爲公卿公卿之子爲庶人蓋欲修之人以定天也宋兵部侍郎晉國王公文武忠孝將相宜其自有而不食其報正公遂相眞宗如取物於人即攜以歸豈不異哉蓋嘗論之當公以百口保符彥卿之時陰德格於冥冥之中天已相之矣雖不植三槐其子將不爲三公乎天特表而神之耳世之愚者不知所以然將以三公爲可倖而得遂欲冥然不修以責望於天豈理也哉啟未及拜瞻晉公故里而考其所謂三槐堂者家系魏公之孫將作少監扈從高宗南渡遂家於越厥後分析他處皆以三槐自號故啟爲晉公裔孫誦公之銘仰公之德有日矣雖不敢遠託華胄以自炫念公之世德尚存三槐無恙

其植三槐之時天故欲困之歟不然端倪之際機緘甚密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天輒應之使其子魏國文正公遂相眞宗如取物於人即攜以歸豈不異哉蓋嘗論之當公以百口保符彥卿之時陰德格於冥冥之中天已相之矣雖不植三槐其子將不爲三公乎天特表而神之耳世之愚者不知所以然將以三公爲可倖而得遂欲冥然不修以責望於天豈理也哉啟未及拜瞻晉公故里而考其所謂三槐堂者家系魏公之孫將作少監扈從高宗南渡遂家於越厥後分析他處皆以三槐自號故啟爲晉公裔孫誦公之銘仰公之德有日矣雖不敢遠託華胄以自炫念公之世德尚存三槐無恙

則王氏之子孫他日將或有復興者水木本源安可不早識也哉是用慨然因拜而銘之曰

嗚呼悠哉晉公之德先槐而存晉公之槐應在後昆既啟魏公位壓台垣槐高插天陰庇黎元魏公之孫榮銘故里其室非遙其人則邇王城既墟家復南徙庶幾就種以衍厥美天台之南晉公有堂徼帶三槐其德不忘嗚呼悠哉

遺詩

月夜過鄱陽

月色明如晝湖光湛若浮愧無舟楫用空有廟堂憂五老微微見三江細細流仙槎如可約吾欲入滄洲

西海子

萬水朝宗地寒光擁鏡清遠涵天地闊倒浸日星明龍逐春雷起風翻雪浪輕畫船歌舞處千古頌昇平

送陳太僕謫海陽教授

已領君恩復轉緋別離何自與心違逢人只說彈冠好報國寧知薦士非謫似長沙還授業居連湖海肯留衣三秋定有回陽雁爲報東吳逐客歸

金山望金陵

京華路近此躋攀望闕眞疑霄漢閒建業久傳龍虎勝金山長鎖水雲閒燈隨塔影江中落潮送鐘聲海上還欲問蓬萊方外事此身未覺在塵寰

登海門楓山

楓頂奇觀絕勝維神功誰解夢元彝東南天塹開危險
上下潮聲撼鼓吹屭氣蒼茫應有態仙洲縹緲竟何期
由來桑海殊今昔好向金鼇覓釣絲

性理之學二十五　明儒八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參政趙竹江先生淵

台州府志趙淵字宏道號竹江師蔡潮而與金貢亭爲友深明濂洛之理正德戊辰進士授行人以親老請改教職便養勿許隨告侍親歸家者數載復任未幾奉使湖湘便道歸省適母膳疾革人皆謂孝思所致居喪哀毀過常服闋稱疾不起累陞司正部檄兩至始就職僅五十日擢四川按察司僉事改督學貴州教士以正人倫敦禮讓爲先嘉靖壬午陞雲南參議上章乞歸養親當道疏留不允轉江西提學副使首興白鹿書院教勸諸生復兩章乞休弗允壬辰陞四川參政至則啟蜀王建方正學先生祠未期丁父憂即日奔喪擗踊屢絕奉柩葬涇山廬墓逾年始歸服闋薦剡日至終不起淵性至孝攻文辭飭行省躬淡於進取晚益自振拔虛已求益進進未已年僅五十有五卒之日正衣端坐惺惺不亂識者謂足覘所學云今祀鄉賢祠

四川布政司左參政竹江先生趙君行狀　臨海金貢亭撰　汝白一

吾友竹江子名淵字宏道姓趙氏舊傳爲宋宗室有字

所集六

時中者與其弟德中從弟彥中自黃巖來居臨海竹江
德中之來孫也曾祖諱參讀書好古與胡倥侗陳用拙
暨我大父牧菴十有八人結詩社自娛一時高之稱爲
十八學士以季子熙贈安陸州知州祖諱岳南陽府同
知以廉謹聞父諱璧績學砥行善吟咏自號夢鶴子與
余世父南郭先生辭辟長隱竝名于時封行人司司正
列祀鄉賢祠母蔣氏贈孺人君少有老成器度年十四
五與予同修舉子業英姿偉志已駸駸軼人弱冠以春
秋薦于鄉正德戊辰登呂柟榜進士授行人時奄豎竊
柄君請改教職便養勿許乃得分祿庚午奉使金陵事
竣請告家食者數載甲戌復任不樂就臺諫乃請使楚

隨遷右司副便道歸省時蔣孺人疾革念君而君適至
理湯藥躬奠含人謂孝思所致云戊寅服闋轉左稗疾
不起未幾復遷司正部檄荐至歲辛巳始就職五十日
出補四川按察僉事嘉靖改元霈恩君拜命已數月疏
乞以舊官封父母久淹都邸而縉紳不疑例外請封而
天子特允是冬按蜀不崇威不獵譽滌寃蘇困表俗化
夷孜孜如弗逮嘗攝學政數月而士之好進者不爭向
義者感悅明年癸未用監察御史陳察揚材薦改督貴
州學事以身則人以言輔則俛俛焉諄諄焉若欲傾而
沃諸人人而弗及也察士之貧且賢者從而衣食之其
惰弗率者薄罰而誡告之尤加意諸夷暇日單車歷洞
堡老稚貫魚走迓君以色笑親之詢其俗而更導之俾
隨寨立姓隨生記年以辨氏族別少長授之巾帽以脩
容止立鄉校以教其子弟稍進則升諸郡庠於是恂恂
然來就軌轍矣君嘗云聖人謂柔遠人柔之爲言不可
不深昧也君欲上疏歸養諸生懇留乃復分祿如行人
時乙酉遷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守滇海時征西廣猛寇
君介兩省閒整兵食厲防禦區畫井井卒賴以成功有
武定土舍鳳朝明者以其母命匪正而弗從也於是子
母昆弟迭相搆仇震擾邊境官府莫敢如何奏牘公移
積十餘年不結撫按以屬君乃毅然往諭不衛尺兵明
疑走匿以其幼子隨千弓出謁弓皆引滿君笑而拊之

款示利害俾反而來其父明猶疑弗□君復深入千弓
佯發君安坐若無人爲明乃出伏階下惟君命唯唯始
得以情法土俗議處滇恃以寧人謂君有子儀單騎之
風蓋忠信所孚非偶然也二事先後以聞凡兩受白金
之賜君念鶴翁既耋力請休致當道乞留或薦以大用
凡八疏有謂志行端方學術醇正者有謂學行素優夷
民向化者有謂素抱經濟誠感夷甸者而君惓惓爲一
若無能爲丁亥遷江西提督學校副使復便道歸省綵
衣稱觴樂而忘返越明年乃始之任江右素多明達士
君之化益易以行較藝之餘廉察志行拔其尤聚諸白
鹿洞相與講明晦翁遺教時或徜徉廬阜尋濂溪故跡

想像光風霽月之懷謂象山當時喻義喻利之說眞學者入門第一步特舉以發諸生一時俊彦翕然嚮風會南道有信浮言劾君者君聞之笑曰是豈誣我耶乃相吾歸耳越三日丁祀畢遂申前疏浩然而東諸生連舟累驛不能挽嗚悒以別余自貴之閩君侯于信州相對笑語甚適時有同受劾者刺刺出不平語君嗤焉不答若不與其事然居無何遷四川左參政復兩疏乞休弗允部督右司禮促刻日馳報鶴翁强之不得已復起之蜀乃首建正學書院以祀遜志方先生蓋先生德薰蜀人而俎豆無地君始謀于眾白于撫按聞于王靡不悅從有四承奉者遂樂捐千金成之且請君記之蓋蜀人

重君如先生故道之而沛然者如此居數月鶴翁之訃至矣朝聞夕發郡邑莫知兼程抵家躃踊幾絕奉柩居涇山滄糲啖蔬三年不入私室鄉耆舊好義者率往慰之肩摩于道既免喪薦劾日至勸駕益勤而所樂不存終莫之奪也君夙病癬風歲丁酉發益甚醫藥誤投遂至不起是年八月十二日也距成化癸卯得年五十有五嗚呼痛哉君脩髯隆準舉目成威而天性長厚望之若峻就之可親二弟異母曲意取歡諸姪早孤撫迪尤至處宗族姻故情禮周洽而恆若不足焉橫逆突加不怒而告以有過則惕焉自訟若無所容其身不以已長先物而聞人一善則樂道之若不能及或遇嘉賓客賢子弟談世故語理道則竟日忘疲或遇田夫野人笑坐林麓若不知有軒冕蚤崇名節攻文詞作大書及聞濂洛風旨頓自斂束靜居體玩默若有得而省躬克已希賢求益之心進進未已惜乎天不假之年也嗚呼痛哉屬纊之朝余往視已不能言猶巾服端坐舉手爲禮以指書予掌屬後事及家乘典籍惺惺不亂一無悲戚容嗚呼茲可以觀學矣是日鄉人相傳驚悼頃刻遍城郭老稚歔欷累日已而巡按周公汝貞劾舉兩浙遺才京師士大夫未聞君訃以書來詰云胡遺趙竹江也君所以孚於其鄉與其朝者如此夫亦可以觀人心之公也與君嘗謂程門惟龜山善涵養克己須上蔡欲合二家

精粹語刻之尤好玩易欲以所自得錄遺後人皆未及也惟所著詩文若干篇藏於家配吳氏太守玨之從子封孺人子男楫邑諸生室余女女二一適內翰邏巷陳公之元孫鴻漸一許妻余子立常孫男詳訒皆端敏可望嗚呼余與君交逾四十年相觀以善相勖以學退處林谷出入必偕淬礪漸濡之餘雖至微末事必相權尺而後行恆賴君以寡過而今則已矣古風漸遠修途寡儔余之所以悲君者將安窮邪楫來告余以銘寢其事爲述所見聞如右用請表銘于作家并備他日史氏採錄云

祭趙竹江文　金賁亨　一所集六

嗚呼鳩力而舉鼎烏獲不能及隻輪奔萬里之途吾懼其莫之給也嗚呼傷哉念吾與兄垂髫而交壯且老而益孚也擇術而修稽諸古而若符也未艾而掛冠相與飲靈江之瓢風丹邱之雩也將優游以忘老靜默以自娛也詎意溘焉先子徂也俾予怊焉若失憒焉若痛也緊古台之多賢胡迄于今而日孤也嗚呼傷哉予求友于四方指莫能以多屈羨我兄之温恭矧虛中而容物悅徽言其如怡或橫來而罔觝苟微瑕之在躬惕自訟其如熨培邱陵兮爲山日企瞻乎崒嵂胡造物兮靡恆俾贲土兮中託嗚呼傷哉居庭之行歷官之勳介特之操沖潔之文鄉評如史子復何云撫膺一慟奚止交親

尚享

追憶竹江兄一首　金賁亨　一所集八

有客當年鬢未星掛冠來聽石泉鳴閉門默坐僧疑定倚樹閒吟鳥欲賡野老猶能傳舊話山人何敢負初盟小堂風月依然在清夜如聞讀易聲

遺文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遜志齋外紀下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況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爲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爲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仁皇廣孝奪於今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祠廼偕僚宋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江

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寧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百金以襄睿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容葬于夔獻王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先生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列聖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若承奉諸君之效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嘉靖王辰年夏四月既望

復修演武堂記　三台文獻六　按先生時督學貴州

嘉靖三年三月巡撫都御史南海熊公到鎮甫七日往會川師底定芒部多士扣馬以告曰我貴自洪武迄於

宏治征不庭者五動罔不利正德以還凡六征多不利者今復有茲役演武堂爲之祟也堂故址踞子午向（據文當作踞午子向）宏治末有謂騎射地與堂背者遂改置東偏（東原作兩疑誤）申向今願竊有以復也公笑曰鄰之弗靖貴陽何與焉矧勞民會參將楊君仁亦以茲言告公乃以問總戎栝蒼牛公曰渠既以告桓矣時亦以患自夷爲也麾之雖然用其力使其心疑兵家所忌也盍許諸且子嘗佐神機營矣亦有壇而無宇也庸何傷既還鎮則復博問焉鎮守薊北楊公曰廣嘗佐圍營矣蓋正統爲少保所議建者識者謂有萬世不拔（原作抵誤）之勢矣夫興作視議而況於復厥舊乎御史安福劉公曰廷簠聞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是故民之不說雖商之遷都眾志靡定今說之然且弗勞也聽之便御史貴溪江公曰良材蓋嘗登三區焉申向者我渙彼激子向者彼伏我生多士之言不誣哉于時三司長貳言人人同公廼拜手曰一洙敢不敬承越明年癸卜十一月十一日公與總戎公率僚吏祇告明神命都指揮劉御李祖董其事是日也天霽風恬歡聲動地老者忘其衰幼者忘其弱病者忘其疲貧者忘其餒蓋不逾月而舊貫煥如也當是時黠酋安萬鎰暴死其弟萬全縛逆酋隴政以獻蓋總戎公覺而蹙之也又何沙埧之變垂三十年亦一洗而空之多士乃滇然謂若有鬼神相之者而諸酋亦自辟易

相戒不敢出門戶曰鬼神得無制我乎嗟夫其偶然邪抑固有此是故覩相生之氣則欲與聚所惡必弗施焉覩相伏之機則來者必懷之以德逆者必制之以威焉貴自此其將晏然矣乎然則茲堂之復殆非細故也公曰未也貴古羅施國也其地坤故其男子多陰詐女子多專外事我太祖以乾臨之而又錯絡之以衛所制其死命深謀密法超越前古至于閱武之制苟非隆寒盛暑月必數練焉可謂勤矣然而求一良將於萬一求一精士於百一莫之有應焉何哉承平日久奉行者以故事應之三官繆五教亂隱弊（原作顯禍不可勝言而諸酋一逞輒斃者蓋洪威昌福深謀密法具在故也夫恃其所可恃而復求其所以教之者上也得所恃而失其所以教之者次也二者咸無焉一堂之復曷損益哉頃御史泰和鍾公卿密緒雲施公山安福周公煦繼至聞而韙之咸曰吾聞聖人能內外無患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戎公顧謂淵曰咸休哉請爲記之以起夫後之人使知其所當恃與其所以教且毋忘其所以憂之者

崇慶州新作清獻祠記 三台文獻六

清獻祠何祀宋少師趙公抃也公嘗令崇慶之江源其澤之人人深也夫令江源日淺史誌莫詳則曷知其深於澤也公後此凡三莅蜀若風之入物種種自得焉故曰江源可知也祠之作吾不知其何許時迄今又不知

幾新幾壞歲庚寅夏御史練塘邱子道隆戒州守今蜀長史高君鵬撤淫祠若干以廓而宏之會淵自台過衢以公畫像來將有爲也而鵬聞之以請則旣顓然授焉而肖乎其中白鶴在庭有遺羽焉糸琴在牖有遺音焉蓋公祠像之在蜀者惟茲爲莊爲肖故曰新作云嗟乎公淺于令江源也而垂祀于茲者逾四百年祠朝作而夕像至焉夫亦天矣乎夫天輔德而厭愿其孰違之也公也晝之所爲夜必以告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是之謂畏天天其不輔之乎故淵嘗曰公之學得諸中庸者也曷知之中庸終始言天謹獨其要也畏斯謹謹斯樂惜未見其止以沒也吾聞其沒也其君曰吾臣司政者復

有惠若鄭子産者乎司言者復有直若晉叔向者乎其鄉人曰吾儕復有孝若閔子達若莊生者乎天下士大夫曰吾徒復有孟獻子東郭順子者乎莫不慟之冀之更生而今之祀之宛其不死嗟乎公誠不死矣夫淵小子忝再入蜀惟茲秕政寔遺琴鶴羞亦惟蚤夜與鵬聶圖所以淑之者以無負吾君吾民未能也乃練塘子按蜀逾年明大體急先務故蜀人謂見子如見公云

忠孝祠記　三台文獻六

九月御史按彭山諸父老來言曰御史所至興禮樂正風俗治先聖賢之宮之閭之墓我小邑惟漢張廣陵晉李漢中祠與墓咸在而宋楊昭祖我朝戴文信黃溥寔

致意焉今願有請也御史曰天下曷嘗有無父之子無君之臣而薄於二先生者哉乃以其言告諸參政趙淵僉事戴亢且曰文紀惟見順帝耳身且不見安見梁氏令伯惟見劉耳身且不見安見冼馬又曰不難於劾龔而難於感張嬰嬰知文紀帝不知也非不知也淺於義也不難於養劉而難於感晉武武知令伯劉不知也非不知也深於恩也冀能弒質帝殺李杜諸賢卒自殺而莫能殺文紀故君子可以知義知命晉非吾仇也卒仕之可蜀吾故主也而僞之不可夫不忘劉豈其忘蜀哉故知僞云者傳之者訛也（案按僞當作偏形近而誤楊升菴謂別本作荒非也）明日丙午禮于其祠祠介濠濶隘且善崩御史曰爾添其祀毋闕乃量工而命之以日七十焉丁未郊北行越龍門橋有林有堂有像有田有司墓人曰令伯妥哉然而頹矣爾敷政爾來鳳葺之乃命以日十五焉復東渡江側行倨徠山（按字典無倨字當作據也有竅若甘井然曰傷哉此嬰所築而非嬰者其賊之乎時簡州知州汪鑾從則亟使封土辟石治垣治堂問山之所止而召盤石僧一二人以司之乃命以日二十焉十月辛酉龍門墓成不愆于素添督之也丙子倨徠墓成愆十日蓋鑾益之以像坊一亭一而山之宜木宜竹宜麓宜菽者咸爲之

經之踐如也十二月戊寅祠成像入慰二十有二日添盞益之以址縱三十尋衡半之規宏而力廣圖遠而戒速也淵因竊歎仰遇聖明漫焉食食而蠢爾番獺方欲以嬰視之而未果我愧廣陵也鶴堂萬里逾八望九三疏而不得歸養我愧漢中也會諸父老來請記乃固謝之既復以請乃復爲之言曰夫自有天斯有人有天斯有父子有人斯有君臣天生恩人生義子其子焉惡知爲忠一變而忠孝名再變而忠孝之人著三變而無父無君者出斯君子所爲懼而懲勸之而鈇鉞立祠像治今夫雷頓而易解焉今夫風漸而易入焉是故斯二者君子並用之而意獨至雖然夫亦顯其政而又修德於陰爲之地吾見少習長順歲因代

有係焉時也地也人也吾盡斯心斯已矣諸父老曰然幸吾之未死也其蚤暮以御史參政言告諸來者御史姓邱氏道隆名汀人亢閩人淵台人添知縣敷政教諭朱鳳訓導姓鍾氏徐氏張氏溥之職邱同文信之職亢同其里淵同諸宜書者如碑陰云

詒遠堂詩序　三台文獻十

瀫溪葉守堇氏再築堂于祖居之東偏其戚樗散翁者乃爲賦文王有聲之卒章既又爲之辭而以詒于余余曰詩所謂詒謀云者豈曰贊武王之遷于鄗而已蓋鎬京辟雍化已洽于天下其遷弗徒也惟龜正之吉已協于鬼神其遷弗忘也且其德涵乎默雖弗遷而其所詒者固在也而無平王幽厲則其孝與鼎雖至今存其可哉夫平王幽厲武王之所不能知也然至是而後一變一大變則其所詒亦既遠也已矣守堇余未前識翁稱其知詩其將然吾言邪不然吾言邪然之則於翁名堂之義思過半矣夫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所詒者雖霄壤不同而其屬意于遠則一則翁所以名茲堂者亦豈爲越哉且茲堂吾不知其朴與華也朴則有師吾儉者斯亦遠之道也如其華則其規必廓儀必尊可以設墊可以敘族食可以行冠婚喪祭之禮其子若孫有賢不肖者可以大昭勸懲于此使守堇日坐堂上行吾言以顯其政而又修德於陰爲之地吾見少習長順歲因代

燕食隱笙歌而號之於人曰吾所詒者遠也則豈余之所知哉吾嘗怪夫世之人有攘人以峻宇者其子孫乃或肯構又嘗悲夫大人君子有大庇蒼生而自處容膝者其子孫乃或棄基噫若此者其常邪變邪其祖宗之故邪子孫之故邪願翁他日更與議之

遺詩　三首見三台文獻

幽居用韻答劉春官

深草秋門掩晨昏傍竹行買琴人贈譜曬藥僕詢名烏起扶寒色松翻墜雨聲客愁那可問近日爲君輕

雪晴
十日天青見麥田雁鴻隨處爪痕乾江邊一樹未消盡
定是梅花我去看
題張錄參平沙落雁圖
一片秋聲何處落江空沙迥蘆花明深深影共雙鳧去
想到滄溟夢未醒

性理之學二十六　明儒九　黃巖王　棻輯

尚書應容菴先生大猷　吳興劉承幹校

台州府志應大猷字邦升號容庵領正德丁卯鄉薦中甲戌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值宸濠變作留都震動大司馬喬宇曰事起猝然呼吸關宗社欲投艱批患須於各衙門內無拘職守共推一人當之方保必濟於是九卿臺諫推赴兵部計事大猷悉心經畫潛遣精兵守皖城扼其衝宸濠兵挫敘功居兵部屬官右欽賞甚優調

職方司值文選司缺主事時喬公適轉太宰擬用大猷司除者曰銓曹必先勳部漸至選部序也若逕入則先入者有積薪之嗟宇曰大猷異才也安用隨牒徑補之歷陞四司員外稽勳郎中居銓司數任謝苞直持法紀人不敢干以私當路有忌之者遂出為廣東參政撫勦有方恩威大著調江西時有大猾侵官帑數萬攤報平人直指使出其事被累萬家大猷力為申理與直指議格卽乞歸眾僚皆直大猷相率勸留直指亦悟遂寢攤報之事陞雲南右轄轉廣東左轄滇粵多異產而藩帑尤貨財所聚毫不染指行李圖書之外無長物也陞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勳臣世鎮滇南凡撫臣每先受其餌

紀法不行大猷嚴持風紀絕私交羣僚有犯必置之法罔貰改撫四川值都蠻弗靖勒兵出其不意直搗巢穴擒斬千餘級都蠻自是震讋已復爲山東撫軍嘉靖二十九年北兵犯京師甚急部步騎三萬人援時各路兵集者十餘萬獨山東稱驍勁陞吏部右侍郎先是侍郎但擁虛名所黜陟先事不聞臨事不議大猷曰我以佐銓爲職事不關白吾職安在且進退人才使天下共知與衆用舍之今僚友不與議何以示天下公也故銓曹事無大小必與冢宰協謀苟未當冢宰力主之弗徇政府風旨弗徇陞刑部尚書時詔獄頗繁讞獄者每以刻深自保大猷一持平恕曰吾知守三尺法耳嚴分宜用

事攘斥異己有戶部郎中孫繪以清慎名爲中貴所搆送法司鞫問力爲申救分宜嗾言官以是詆之遂閒住歸歷官五十餘年端潔仁恕始終如一士有片善憩於揄揚家無餘資樂於賑施朝廷賜存問者三卒年九十有七兄大經官學博弟大桂子存初存性存卓存素存徵孫汝化朝卿世功世科彥卿俱有聲仕路大司寇容菴應公行狀　臨海陳函輝木叔撰

應氏其先甯海梅林鄉人宋雍熙閒徙仙居縣夏閤鄉自宋至國朝世有令人爲大諫縣令等官別有傳至其祖巨生匡以學行著名庠序歲貢至京未受官而卒匡生司寇公諱大猷長兄諱大經官學博弟諱大桂登嘉

靖丙戌進士仕江西按察副使公字邦陞別號容菴少時與羣兒游每端坐寡言不妄嬉戲與諸兄弟處怡怡然無所乖忤事長兄尤謹有君實事伯康風母王氏係鎮江刺史存忠公之女鎮江公子若孫若外孫十餘輩獨眷愛公期以國器任鎮江時獨攜公往公時年十四鎮江公朝夕自訓誨至十八歲歸家補弟子員二十一歲舉正德丁卯鄉薦與同年王激許相卿同赴國子監講周程張朱之學二十八歲登正德甲戌進士未授官丁父艱徒跣扶櫬歸哀毀三年動遵古禮服闋除刑部廣東司主事因欲迎養母告願改南補南京刑部湖廣司主事時值宸濠謀逆聲言徑趨留都人心震動南京

大司馬喬白巖公諱宇者會九卿議曰今變故重大呼吸關社稷且事起卒然機在斯須不及題請若循職局則責在本兵何辭但南方承平日久本兵宜屬皆循資敘授非慎選練達以膺大難者今欲投艱批患須於留都各衙門內無拘職掌共推一人當之方保必濟於是九卿臺諫推公赴兵部計事喬公一切戰守事宜俱付之公公於是議嚴斥堠多調諜以防奸細揀軍實振先聲以安人心急遣精兵守皖城以扼敵衝使不得進於是宸濠兵至皖城而挫竟就擒及敘功先公居兵部屬官右欽賞銀一十五兩值康陵南巡人莫敢諫公率同志者王萱田登王世文祝品張峩范時儆等抗章叩行

宮力諍康陵震怒幾致不測賴輔臣梁文康公委曲救解得免于難聖心漸悟不久回鑾矣適因太夫人思家公欲扶侍以行乃謁告回籍續補刑部山東司主事居無何喬公轉太宰每宣言於朝曰人才可濟艱難者無如應某於是調兵部職方司主事值文選司缺主事喬公欲以公補之司除者進曰凡入銓曹必先勳部漸移至選部序也若逕入選部則先入者有積薪之歎喬公曰此異才也安用隨牒逕調文選司主事時大禮議起公率同志者數人伏闕號泣力諍忤旨廷杖六十幾絕復甦比釋歷陞稽勳驗封考功文選各員外稽勳郎中居銓司數任謝苞苴持法紀人不敢干以私然孤立行

一意不肯詭隨當路有忌之者遂陞廣東參政撫勦民夷恩威大著調江西參政考滿赴京至中途以太夫人衰年思欲終養乃以疾乞休銓部議留再乞得致仕比至家杜門謝事自侍養定省之外尚心著述凡十二年兩京臺諫及觀風使者交章保薦起補江西參政時有大猾侵官帑數萬依憑祉鼠攤報平人賣産完官直指使者主其事被累數百家公以爲利歸大猾害貽平人力爲申理與直指議格卽拂衣歸眾僚咸皆直公所執相率勸留直指素負氣者亦自悟其舛且知公性不可撓以非遂寢攤報之事公方仍就任豫章有輔臣初歸聖眷尚隆私第中門常扃雖臺使方面謁見亦由側門而入公行部至其地往訪之見中門不開卻立不前曰此非政府乃私第也我豈以行中書省而由人私第側門邪令左右開中門以入由是輔臣深銜之陞雲南右轄轉廣東左轄滇粵地俱産明珠文犀象齒寶石黃白等珍玩而藩帑尤貨財所聚公毫不染指行李自圖書之外無長物也往時藩司每遇聖壽元旦等節各官旣集朝服侍立龍亭前候直指將到方伯率眾官出門迎入公曰今日直指來爲慶賀非私交也況衣朝服不宜敘賓主禮眾已領之忽報直指至眾復徬徨無措竟出迎獨公與陸舉之先生侍立龍亭前屹然不動慶賀畢方與直指相見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勳臣世鎮滇南凡撫臣每先受其餌法紀不行恣其驕暴公至嚴持風紀絕其私交一切事必以禮法束之羣僚有犯必置之法罔貰由是勳臣踭踦不敢肆者數年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值都蠻不靖公勒兵出其不意直搗巢穴擒斬千餘級都蠻自是震讋不復跳梁公前在雲南得代時值大計後公於屬官不職者已疏十餘人罷斥及是復命例有舉劾公曰我上劾章適逾月耳若今尚有可劾是前疏匿也若無可劾而借無罪者以完事例我不爲於是舉賢能者數人無所糾劾言官以是詆公詮部覆留用而前豫章輔臣適起持柄竟擬閒住而考功郎中議留者亦外斥未幾輔臣以事敗公復以前都蠻功起

補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嘉靖二十九年北虜犯京師甚急公議欲集兵勤王或云兵行勝負難期今寧奉有羽檄徵兵邪不若按兵以待勿行無咎公曰君父有難尙可觀望遂揀步騎三萬入援京師時各路兵集者十餘萬獨山東稱驍勁北兵一遇輒挫遂夜遁陞吏部右侍郎先是吏部侍郎但擁虛銜諸所黜陟先事不聞臨事不議公曰我以佐銓爲職而事不關白吾職安在且進退人才將使天下共知而與衆用舍之今僚友不與議其何以示天下公也於是銓曹事無大小必與冢宰協議苟未當雖冢宰力主之弗徇雖政府風旨弗徇由是與冢宰大忤政府每遇大拜免雖勉如公議然其中弗愉也陞刑部尙書嘉靖時詔獄頗繁讞獄者每以刻深自保公一主平恕曰吾但知守三尺法耳不知其他是時分宜用事攘斥異己有戶部郎中孫繪素以清愼名爲中貴所搆送法司鞫問公力爲申救分宜嗾言官以是詆公得閒住既歸家盡散其履官餘俸給宗族親戚恥言求田問舍事見人貧困每傾囊周恤雖家無擔石不憂也人有善行及美才必汲汲引誘成就如已有然惟恐其行之弗竟才之弗成也嘗謂孔孟相傳不在於書心體力行動遵聖賢成矩與郡人趙淵諸公相與講學不倦以名節相礪尤潛心易學老而益勤延致文學通易理者三四人朝夕與俱坐臥觀象玩辭久而

洞徹義文閫奧著易說存疑行於世每喜吟咏然不爲纖麗語推敲必推盛唐靜重鮮交接有司欲見其一面不可得至於地方有大利害大典直衆所諱言者公必言之侃侃無所隱徇然賦性剛直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故於俗子亦鮮諧云隆慶元年萬厤二年有司上其行誼俱特旨存問萬厤七年又遣行人方萬山到家存問公生於成化丁未六月初八日子時卒於萬厤辛巳九月初六日子時享年九十五歲卒時有司以聞天子命官致祭遣中書趙景莊督造塋墓公男八長存初由舉人任湖廣麻城黃安知縣以廉能擢刑部主事次存性由進士任太常寺正卿存素由明經任學博陞知縣以子封山西御史存徵生員以詩賦草書著名存章生員孫十九人長世功由鄉貢任光祿寺丞世科由舉人任安遠張樂知縣陞汝州同知汝化由進士歷仕至江西布政汝辰庠生以子贈教諭朝卿由進士授建安普江知縣欽取山西御史終永平參政彥卿由拔貢授吳江縣丞陞福州閩清知縣台卿副榜詰封知縣曾孫四十四昌期由歲貢任麻城知縣昌祚由歲貢任武昌教諭昌禩由歲貢任州判昌祉鄉貢考選州同昌元由歲貢任武義教諭昌基拔貢昌士崇正庚辰進士授陝西安定知縣餘俱名諸生耆崇正十四年歲次辛巳菊月之

吉賜進士第兵科給事中臨海晚學陳函輝頓首拜撰

陰騭尙書　台州府志雜記

明應尙書大猷爲諸生時嘗習業臨海之清溪距城三里每赴城中會文日晡回館一日薄暮出城偶遇親友邀飲附郭之酒舍近三鼓方別道經義塚聞鬼云余幸爲彼世之專講陰騭者爲善而求獲報志已不誠作事但欲計功誼尤不正卽有一二小善烏能上格蒼穹哉然則欲行陰騭者亦究心於程朱之學斯可矣

又按明史宰輔表吾台惟仙居王一寧七卿表惟仙居應大猷吳時來臨海蔡雲程而已然則名居在明時實爲吾台之冠今乃爲六邑之殿非地脈有殊也人不力學也爲士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婦曰書筆跡不類豈假耶婦曰書可假銀不可假秀才素不相識何事以財物與人翁以爲然方寢改嫁之議越數日其夫適至婦私訴曰何久不歸舅姑苦逼將尋自盡非寄銀與書來幾爲黃泉客矣夫訝曰予初未有書胡以銀爲舉家皆驚他日公適過路婦指謂其夫曰此寄書秀才也邀入問故公告以鬼語之由夫婦因拜謝再生之恩公後復夜至義塚又問前鬼哭云我幾得代奈應秀才假書以活其婦敗我事矣傍一鬼云汝何不禍之前鬼曰上帝嘉其德已注爲陰騭尙書矣公聞之益自勵果登正德甲戌進士歷仕大司寇子孫登科者弗替云

案按陰騭尙書之事世盛傳之而不知公以眞道學乃能行此大陰騭也其餘利澤及物不傳於世者多矣非止行此一事卽得尙書之報也況公兄弟子孫登進士者七人非徒公之隱德蓋其先世必多積善爲彼世之專講陰騭者爲善而求獲報志已不誠作事但欲計功誼尤不正卽有一二小善烏能上格蒼穹哉然則欲行陰騭者亦究心於程朱之學斯可矣

又按明史宰輔表吾台惟仙居王一寧七卿表惟仙居應大猷吳時來臨海蔡雲程而已然則名居在明時實爲吾台之冠今乃爲六邑之殿非地脈有殊也人不力學也爲士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原交贈應邦升爲別　成都范時儆師舜撰

成都范氏時儆與天台應子邦升爲友閱視今古莫逆也昉自正德甲戌南宮之薦始一識姓字於時爲同僚友義均友義均也肆入官秋臺克共明刑於時爲同僚友義均也逮武廟北狩駐蹕南海同部郎關中田子有年倡請回鑾有友七人祝子公敘王子質夫王子時禎張子蜀望儆與邦升與焉批鱗捋鬚坎險在前邦升色不少動儆心異之蓋駿駸乎意氣相謀矣初邦升與臨海高子汝白暨祝子相砥礪爲聖賢之學克己反朔斂華就實沖養素矣儆則未之知也但習其動止有常不妄笑語心竊慕焉既而邦升以便養乞南儆亦上疏與俱將別

徵曰禍在南吾輩其先之邦升曰汝虞寧藩耶度當在三年後第往無慮徵迺西旋迎父槐山翁越沅湘而下抵金陵邦升俟我於江之滸時汝白亦已服官南部至是始得異同交濟而具聞二君之所謂學朝夕惕厲恐恐焉恆以立門戶飭邊幅爲懼責善而過必規之自是蓋心肺相通有弗謀而合者矣一夕宴坐汝白忽心動曰吾三人樂極矣天其久此聚耶無何果江西告變徵以督軍出三君繕城守變寢吾父乘閒西歸徵以憂虞疾發狂邦升直督獄事遽弃救執藥强曰師舜其爲我飲飲且先啖更七日不死錫予號曰復菴取易來復義也徵遂乞歸養二君亦相繼引去武廟崩今上入繼大

統召用舊老羅致俊良巖穴之士莫不聞風興起迺各以祿仕繼出邦升留北徵與汝白復南遊尋舊學邦升以書來曰尚欲圖南相與以了平生所未了者又曰近世學者不得力處大都在欺之一字一爲根株遂生枝葉須令此心明白洞達使過失莫掩人皆得而指之然後仲弓之敬恕顏子之克復可次第舉矣噫此乃邦升用力精到之語以之詔徵何切哉徵自是知所依據以免夫空虛之病乎於冬徵以外艱去公敘擢憲廣東汝白擢憲江西邦升歷刑臺而兵而吏陟司勳大夫暨徵復來而領南參伯之命又下矣嗟夫徵在先生春風中自不知爲何如人今茲之別復何言哉復何言哉竊以

古人之所以求友者學也學以行也邦升之學先立乎其大者矣然界限分明而瑕纇莫掩此其直內之敬未融而方外之義猶有滯于形迹也不有礙于行耶礙于行學之未至也學之道奈何易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斯固道之體用而吾人學問之極則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無爲者非塊然無事之謂也居敬以行簡稱物以平施而已矣以之治己則不煩以之治人則不擾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得而天下之理畢矣邦升其有意於此耶夫離合者迹也感愴者情也定性以約情而不膠于其迹要惟此心而已矣道無終窮學無止法徵故原吾人之所以交者以見終始

典學之意且爲他日考德之地云爾丙戌之秋八月既望識于金臺之地曹公署

是卷稿成侍御鄭思齋欲爲之寫後不果邦升別去道阻且長遂廢歲已丑余自滇轉官江右邦升亦自領南改參是藩今年汝白又以閩憲副來督學政邦升以乞致政不得來晚汝白且未至而徵復以侍養乞休西歸矣昔汝白謂吾三人者天其全此聚耶邦升尚須此卷以識不忘因檢舊稿錄之以復別邦升別汝白也固不在文與字也范時徵復頓首識

遺書

周易傳義存疑十卷附刻容菴集後但論六十四卦程傳本義之異同優劣而不及繫辭節數條於後以見一班有臨海陳錫序節錄之以下同安洪受校訂多贊其妙而未糾其失今附

理在人心備矣顧發明有不同者學爲之也容菴先生自結髮讀書即有志聖道登第入官其操行立業歷要散起廢四十餘年其要也不可比也其散也不可縻也其起也不可致也其廢也不可懼也然瀕危者亦三矣無所於勁也若是謂之一身皆易非耶雖然先生於易實平生所究心者但言寡矣今所見乃巡撫雲南時官署無事則筆札之或與程朱神論則又折衷焉人讀則喜喜則錄錄則傳其妙處固不在是也錫于易亦嘗玩而窺之繹諸語意每正之先生先生曰吾以易有二有得之地道圓得之天道自諸葛武侯以來得之圓者惟周濂溪程明道邵康節及我王陽明庶幾焉方無論也錫復憮然謂先生行截氣申渺不可犯亦至方耳豈知其中固以圓用哉以是益知圓由方出言圓固未可與也錫偃然卻走先生還坐曰天地之道方圓而已矣方圓也是錄王友欽臣所緝然恐其未知先生之身易也故以是語之嘉靖四十有三年甲子歲春二月吉臨海晚學陳錫拜撰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傳義俱以假作至似費力亦欠通快初之閑五之假正有淺深蓋閑者閑其外也假則心孚矣假是感假之假謂孚也故象曰交相愛也交相愛則不待閑矣

蹇上六濟蹇必須陽剛卦止三五二陽故象云志在內指三也云以從貴指五也傳義未見通快

革王假有廟恐只是感假之假王者德被天下而人心歡悅以奉祭祀則祖考享之故假有廟爲萃道之至傳義俱訓假作至似費力

渙按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象傳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言王者致孝以享其親而其親亦必來享之也此與家人之假家象傳釋爲交相愛者其義正同

井行惻也義謂行道之人皆以爲惻是也惻之而遂鴈之是求王明也蓋人惻而人鴈之非自惻自求也傳謂自惻而自求之非也豈有賢者不用於時自惻而自求哉伊川腳步素高亦甚嚴於出處之分而偶恕於此何也

評曰伊川只爲一求字束縛故也以此見超悟之難革已日乃孚傳義以已日爲終日既云事之變革人心未能便信又豈終日所能孚也竊謂已字恐是甲已之已大率論事論時以甲爲始以癸爲終自甲至已十日過半言久之而孚也革與蠱略相似已日亦近先甲後甲之意

菜拔已者改也庚者更也甲者始事之意蠱壞極而有事故先甲後甲象傳所謂終則有始是也巽重巽以申命故先庚後庚象傳所謂申命行事是也革當變改之會故象言已日乃孚六二言已日乃革卽九四所謂有孚改命是也容菴先生此說信確不可易矣

容菴集十卷乾隆戊戌重刊凡詩五卷疏表序記論辨雜文四卷書一卷有秦鳴雷陳錫爲廣雪

陳文恒序

容菴先生直道寡諧雖位躋六卿而所蘊蓄者殊未竟也余嘗爲世道慨歎之爲一日友人孫世光氏攜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睨余余受而卒業已乃斂衽起曰美哉製乎足以覘先生所存矣蓋變之以公諸人人夫君子之處世也致身霄漢則奮庸熙載沛德澤於當時晦跡邱園則摘藻鑄詞垂模楷於後世其究一而已矣明興以來藻卿麗士接軫後先率自相誇詡以爲可與漢魏爭衡晉唐方軌然多崇奇尙譎曲引旁採旣不足以闡道維敎又不足以達愫抒情辟則妖冶爲裳熊豹登俎而去葷薇之章大烹之味遠矣先生蚤負大志獨策儒區自筮仕以至於今諷誦遺編冥探博討如慾求飫至意所獨見處卽百口不能贊而奪之要在明析理道維繫綱常耳矣故命辭運意悉皆標準名賢根極理要華實仁義枝榦氣節觀其藻化理商略古今則廊廟

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總校永樂大典前兩京國子祭酒會典國史纂修官同郡華峰秦鳴雷謹撰

陳錫容菴集後序　不錄

余嘗寓霞城白雲山房得鈔本古文一篇讀之茫乎浩乎如望洋而莫測其涘乃明百歲陰騭尙書應容菴先生復張東沙書也其略曰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以步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雖工未必如孟周而叛道者多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構

宮室詩衰自杜始如庖人之充俎豆蓋謂其塞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共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于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於初唐至子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若所謂吐辭爲經出言成章則繫辭之爲文雅頌之爲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依蓋自左氏司馬蘇李已不足語此而可責之韓杜乎哉此書兀傲千古睥睨百代非俗學可得置喙余駭而心藏久矣今遊夏閎寓契圖公家得讀先生遺集其詩其文浩乎茫乎猶昔之望洋而莫測其涘也時公命嗣君永清等校字將重付梓需余言以爲之序余歎曾孫永其傳乎使今不爲之表彰不幾與五趙三杜陳

楊車黃諸書同澌滅以負祖先明道之深心耶吁先生之書出則眞儒之道明近而正學之脈遠而晦菴魯齋之緒俱賴以不墜矣夫豈偶然哉因弁數語以附不朽

時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孟春姻後學書城陳文烜頓首拜撰稍節

遺文

請武宗皇帝還朝疏　容菴集六

奏爲早回聖駕以安宗社事竊惟古之帝王遠見於未萌而避禍於無形故深居九重不事游逸慎重之至以保萬全書稱不見是圖易曰安不忘危眞萬世人君之永鑑也近者陛下出幸近郊匝旬未返京師內外之民

藉藉皇皇且驚且懼臣等忝廁清班方乘輿之出顧不能輒首乞留殞身當轍爲臣不忠神明所殛嘗觀漢薛廣德諫元帝乘船欲自刎以汙車輪郭憲因光武遠征拔佩刀以斷車靭二君者一則聽之而從橋一則始雖未聽而旋卽悔之至今稱君仁臣直今陛下有堯舜之仁而臣等反無薛郭之直背芒面汕食寢弗寧故敢昧死一言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所以愼保其身圖守其業也千金之子尙然況陛下一身乃天地百神之所依附九廟兩宮之所付託四夷萬國之所仰賴而乃輕身遠遊久宿荒曠之野甚非所以保安聖躬羣固皇基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旦出而暮不歸則其子則其不孝甚矣此臣等所以言出涕零而不能自已也且王者出入有常警蹕有度清道而行靜室而止然猶恐有意外之變其有不得已而出者必有儲貳監國本根盛大不震不搖又必百官國人謀罔不協而猶長慮卻顧必擇腹心忠良者委之居守用戒不虞今陛下孤立於上而久幸於外國本空虛人心搖動衞士守空宮百僚瞻虛位設有不逞之姦或生非常之變豈不殆哉況今宣大等關胡虜奸細潛伺出入都門十里之外白晝劫奪所在成羣此又禍幾之顯尤當備者伏望陛下俯從衆請卽日還宮以慰人心以安宗社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聞

章樓石八旬且得男序 按章嶽字伯山臨海人嘉靖初貢授銅陵訓導金一所爲作樓石記

余莫逆友四人曰金一所趙竹江柴雪松章樓石三人往矣惟一樓石相依戀以老茲壽八旬嗣續未繼於五月得一男子余爲之喜而不寐鄉之人無問識不識咸爲稱慶曰仁者宜有後也惟翁早歲篤學飭躬士林稱首旣再任儒職受知當道待以殊禮將薦以不次之擢而勇退以歸遂速負閉門養素無求于人而司府咸知其賢而數獎饋之以激勵頹風惟時鄉士人之向上者多趨焉若飢渴之赴飲食夫亦何所利于翁顧惟同心之感有不容自已焉耳其在婺有宗老楓山尙書素稱篤行高才者亦八旬得男卽今南雄守接也且子姓繁衍鄉人罔弗慶且榮之樓石之於楓山姓同壽同志節同八旬得子同行孚鄉邦而共樂其樂同蓋章氏二瑞偉然相輝映于金台之閒矣余素仰楓山僅一識面而弗獲竟領其教爲恨且恨金趙柴三公之先往而獨與一樓石相燁舊盟斯于舞鶴之筵弄璋之席倍有情焉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通家兩泉孫子鑑輩皆同志於翁而爲之需言于余乃樂爲之序

仕終樂會知縣見臨海志

贈譚二華郡守平寇仙居序

予臥老山中萬有俱寂所特安居暇食以優游者在賢守令不能釋然于懷余友金一所書報余曰新守譚公南駕部余南遊稔知金玉君子雅負豪傑台人其有甦乎台在浙東僻左朴木古避兵地也乃今王子倭變後賊每肆然轉戰深入或費千金不得一賊首且等閒嘯聚假道仙天如履無人之境當事者計惟閉關束手而已我二華公以乙卯冬莅郡值羽檄交馳遂奮袂為戰守之具修城池繕器械據險折衝之道靡不井井次第舉矣今丙辰夏賊以為台固咋也自示嘉登岸狂趨而東逼仙居肆為焚劫公時策馬繞賊前後為攻圍計或郡公之績非翁不能悉其素亦非翁不能紀其實予乃

勸沮之曰茲吾職守遑恤其他身率壯士忘食忘寢陽施陰設罔遺餘力自是賊不敢動而中有所疑出無所往蓋必死之寇也時值督府兵來乃合議兵備許公及張都司而縱臾盧參將之兵四面夾攻擒殺殆甚蓋先聲以為督府之地後實以就四面之攻惟公之區畫素定布置素密故賊不得擇地而頓且不得覘虛而奔以遂就斃否則圍之將無所藉追之將不能及其何能困於斷橋一宮之內而蕩平之以成不世之奇勳奠六邑之餘黎哉近倭奔自明州數且三倍於前過而不擾信宿底寧豈偶然也且公懸重賞而民不知費董大役而民不知勞麤衣草食與士卒同甘苦而民不知命倥傯

戎馬不忘俎豆與羣弟子略勢分而不知其為非師友地即古之良牧莫之能跂焉又聞公在駕部與士友論心論學若罔意興革時乎彎弓走馬率武舍生為韜甲之習取職經界之而身任焉劣今台職事乎哉昔滕子勤以戶曾力抗睦寇用有遺愛迄今廢晦今東南巨寇播揚海波騷動京國以勤四遠之兵不啻睦寇其來如飄風而難於備今去如滅影而無復留毒焉其為功又何如也蓋所謂文武吉甫者進而藩臬而督撫而兩府有事則出以定亂無事則入以調元將所在底績何獨為吾台一方保障已哉兩學師生某某等踵門曰惟譚

忘其不文而直書此以俟當局者採焉

黃巖縣重建廟學記　容菴集八

黃巖故無城守累世承平因仍且久乃壬子夏倭陡至大肆焚劫而燬及儒學錫山汪君汝達以進士來領縣事顧廟壖瓦礫愀然長歎謂學師朱廷弼周澤汪簡曰茲惟政本一至於此其將誰諉惟是兵荒旁午公私交憊不忍重困吾民而事不容緩奈何恒惻惻若有隱憂者踰歲政成復對學師等感歎不已於時國子生王銓等聞而相謂曰吾輩發身之地而未及卒業有餘情焉乃尹為先聖為後學勞念若此吾輩寧忍坐視尹聞之喜甚而賓筵之諸生益感勸以奮遂各捐財力庀材鳩

工分曹而治曰先師廟曰敬一亭曰兩廡曰啟聖祠曰明倫堂曰兩齋曰尊經閣曰櫺星門曰名宦祠曰鄉賢祠曰庖曰倉與凡屋之隸于廟學者咸一時竝新經始于乙卯三月十日落成於六月十二日釋菜之日遠近來觀者如堵咸嗟嘆交頌以爲未聞始事忽覩竣事又何其井井爾煥煥爾修前規而甲諸學也學師等謂此甚大事動以歲計今令以誠感之諸生以誠應之止費公帑若干而協力成之易易乃爾烏可無紀以垂永永遺生員高恂介吾友金君貴亨書來需言于予予謂學校始于舜舜察於人倫而命契爲司徒敎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定蓋前乎洪荒之祕至此而開後乎人文之著自此而傳而敎化始洽歷夏商而大備于周所謂三物之德之行之藝率由是道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然舜禹湯文之學播諸事業漫不可稽而以傳之孔子孔子不得其位而得其學而闡五經於大學之書其曰明德卽明倫其曰親民卽明民之倫牖於格物致知而放于治國平天下垂于萬世皎如日星天以之道明地以之理察人以之極立誠有如王通氏所謂夫子有罔極之恩而孟子所願學者也漢以後獵五經之糟粕以訓詁以詞章而割裂裝綴其學以幸進取而隨置之而卒無所用而帝王之學遂以荒然其傳之在孔子者罔弗尊信但或有廟無學或有學無廟逮我國家廟學禮文隆重蓋極盛矣夫尊孔子而學其學而廟像乃爲不失其所以學堂曰明倫廟曰啟聖

使善類不容而小人得以其術中之以濁亂海內至於索然不可收拾而始覺悟嗚呼亦晚矣然豈其志與才之罪哉且古來柄相徹侯無慮千百方其置身雲霄之上其風采氣焰何如也至于今不朽者幾人而其餘安在哉然皆無志於不朽者無足論也所宜不朽如介甫而今靡靡若是此千古英雄所爲掩腕叩心有餘恨焉耳執事有介甫之志而才過之而并其所謂偏且拗者而去焉則明通公溥之用行雍熙太和之治洽矣寡陋之見非惟執事能受盡言直以身任世道之責者莫之敢進也不肖病廢策勵弗前又以老母衰病日甚彼此懸切不獲已而乞休惟執事亮其不堪用之實憫其不容已之情與之生還以重惠母子寶大君子施德不報之地也如其抑而留之必發狂疾莫知死所矣疏稿附

復張東沙書

適拜教翰并惠大稿續集慰快慰快人咸知公之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學而不知其政事知其文章政事而不知其澤於道也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以步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棄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之工未必如孟周而叛道者實多也公之詩若文工而且富四縱五橫而歸于衛道吾不知其於孟周何如其於秦漢以來諸大家何如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構居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充俎豆蓋爲其嵩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共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於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于初唐至子美再振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亦公之責備賢者耳若所謂吐辭爲經出言成章等高論則繫辭之爲文雅頌之爲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似蓋自左氏司馬蘇李輩已不足語此而可以責之韓杜乎哉又若陶淵明性情瀟灑胸懷夷曠庶幾孔門曾點之流其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過太虛一切任情忘機而無所嬰其念其爲詩亦直寫性情多任質而未嘗求工蓋人品甚高未可以詩人陳子昂李太白輩例論也是故論韓杜者姑論其詩文而未可擬諸聖賢之文論淵明者先論其人品而不必律以後世之詩也再味公前後論說多主於任天眞而削人僞眞採時頂門針矣敬服敬服恃道誼眞切之愛漫書此附復不具

論學答一　所書凡十三首今錄六首其餘往來手札又十七首皆不錄

論學者須切於身心論人者當求其的實夫始則涉于鬬靡誇多而肆其才於文離割裂既已勞而罔功終則傷于矯枉過正而高其說於荒唐繆悠又且空而無據

及門者素服其才守之終其身而不變尙友者漫高其
說玩之溺其似而不疑蓋志本高而學則繆心本實而
路則差才本大而用之或未善也古有面壁斷臂心豈
不實志豈不高而捉風捕影有才將焉用哉其傳至數
千年而今猶高其說溺其似而不疑何怪乎高明者之
樂入其境而莫之悟也不有性命不著色相高則高矣
其最高者一祖至六祖爾恣其究竟豈惟無補天地閒
些毫事而人類亦絕滅久矣學之將以致用如知其無
用則又何以溺其說而玩之哉有人愛美石瑩白而以
寶盆淨水畜之而不得其長也久之苔衣蕩漾而疑其
爲長而畜之玩之終其身而不厭也然則所謂觀未發
之中而體驗其氣象者無乃養石而玩其苔衣乎哉平
生交游篤信莫如老兄殆竹江所謂信之太過未是者
將以爲是豈辨之累累而尙未釋然必其心有甚不安
而不能以面從者更惟虛心平氣以求其的切而要其
實用不徒溺於舊說之高遠已也何如何如

一以貫之矣晦翁平生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至晚年乃
不信其前之素履而信其後之定論且不知定論猶未
之定而貽後學紛紛之論夫亦深可畏哉中夫過庭更
希商量見示否則姑置之俟面悉

菜按王陽明取晦菴文集論學書牘摘出三十餘條
與陸象山之意合者爲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晦翁早
歲未定之論也當時羅文莊欽順已與書辨之詳見
日知錄一所先生未考朱子年譜故信以爲眞而從
之容菴先生亦未考年譜故以朱子爲謬而辨之然
卽此而觀則容菴之學眞朱子的派矣

悠而無所得力故程子深怪切責以爲學者皆入於夷
龜山所謂相傳觀喜怒哀樂未發而體驗之者蓋亦不
覺禪學舊套一脈暗通而傳至晦翁適當其痛恨平生
支離厚外薄內之病而遂忻慕樂道矯枉而過其正乃
深求之於愼獨之前而以愼獨爲第二層工夫是漫誣
程門而反得罪於孔門也否則奚將正心誠意之說付
之不問而欲徒正其心以爲洛學旨訣也哉平生莫逆
於己之惡不敢隱於兄之過不敢默知其過而默焉是
交友無信不但欺兄亦自欺矣流離顚沛之餘耿耿有
懷不能暫忘夫豈好爲浮辯哉惟兄遜志不必遠求只
求之大學正心誠意之旨而中庸之中與愼獨戒懼當

正只是一樣俱在幾上用力蓋聖狂理欲之間毫釐千里可畏莫甚焉故著戒愼恐懼四字以鄭重其言晦菴錯認不覩不聞爲深一層而求之於寂然不動卻嫌四字壓得太重而云略綽提撕想亦體驗不去而爲此遷就之說也夫一念方萌鬼神莫測亦已密矣豈至於已亦不覩不聞寂然而至於已亦不覩不聞則塊然全無知覺乃眞槁木死灰眞禪耳豈吾儒而有此乎哉禪之說近理而高遠反過於儒故程門高弟多入其奎二程防之甚嚴言之亦切而晦菴晚年矯枉過正乃復蹈之吾兄方且珍玩以爲洛學旨訣以垂過庭之訓及見元夫之書中夫之詩皆謹守之而牢不可破如其果不變

也亦已高出濁世者矣第恐說得行不得而無益於聖學爲耳連日益參其說益見其誤且益以自信不能不贅贅耳昔有見爲聖學晚覺其誤至咎其盲廢之不早者豈其作聖之心有二哉夫亦不覺其路之差而自貽其後之悔也今學禪固難其人卻有以禪自居且樂人之稱其禪者高明自以爲非禪蓋吐其名而含其實不知將何居哉自堯舜以來相傳至周程無有不從幾上用力者所謂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是已外此而先索之寂然荒唐繆悠之鄉乃後儒依違之言非先聖斬截之旨晦翁各註俱止於愼獨似無密于此者而獨于中庸深言之而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遂使學者以訛傳訛聲言求一至靜而實無下手得力處守此以上遡先聖賢之旨而求其脗合亦難矣世有廉謹寡過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者過小事卽脚忙手亂莫知攸措正所謂佛氏與之一錢則忙矣譬之關魂養石不明不活於何操其幾而修齊治平哉由衷之言援筆漫述更希虛心體驗果有依據得力則守之終身不變可也不盡不盡昔永叔不信周禮而魏公因之不言元城無書而溫公賢之韓持國多談禪而伊川爲之不樂諸公相信不知其淺深何如漫贅聊供一笑蓋不貴其同而貴其異何如何如

蔡按先生不信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足見所守之正

所見之定不爲陸王之說所移誠高出於一所矣而以朱子致中和注爲疑則非也中庸明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繼以致中而天地位則必有實在工夫朱子詳玩本文承上戒懼而以涵養爲言此不易之理也夫涵養省察工夫原屬一貫而講說必分兩層故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此言用功之序常戒懼而後能愼獨也末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此言成功之次意旣誠而後心可正也先生致疑於此後書又以一所牽合中庸首尾爲証所見似皆稍偏矣光緒壬辰二月壬子

前說未見通暢忘食忘寢不了不已夫山下出泉清

而有源流而不息者其體也濟人利物隨地而平施者其用也只被物來壅塞乃不清不流不足以濟人利物從而澄其混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則自足以濟人利物矣人心卽泉也本自中正通達只爲蔽交於物而中乃邁耳大學之誠意致知格物中庸之戒懼愼獨所以懲忿窒欲使外邪退聽天君泰然而達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而位天地育萬物卽泉之澄其混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而足以濟人利物矣今學者不教之懲忿窒欲從幾上得力而驟然使之涵養本原如保護泉源而不蕩滌其邪穢疏濬其壅塞其何能清其源達其流以濟人利物也哉禪家之心何曾走作只爲癡守此心不足爲眞正指訣而觀之體驗之然言之未見斬截行之未見果決舉竟是老儒迂遠之談其何能如明道之充拓得去到處卽風動火然泉達沛乎其不可禦也哉易之以開物成務洛學自龜山數傳至晦翁皆指未發之中洗心卽火學之誠意以正心而所謂洛學指訣者須求諸濂溪之光風霽月明道之吟風弄月數傳至延平之冰壺秋月使胷中灑落鄙吝不留乃眞得力恐未可舍而聖賢明訓鑿鑿可據者而索之茫昧未見痛痒之處而據爲指訣也何如何如

日者懇切之論乃日用飲食不能不竟其說禪學近理而過高而高明者類多慕之故程子曰學者多入於夷狄亦以其高明而入之耳衛武公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晦翁注曰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此只是愼獨工夫更無前此一段中庸末章之後亦曰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意亦不殊蓋悔早年之支離程門所謂高明入於夷狄之說使再歷數年又將悔晚年之定論矣早年之謬待晚年而悔晚年之謬又將何所悔耶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如知其謬而悔悟焉何論其早晚哉晦翁發身神童而高才博學晚年乃始知悔其甚至恨盲廢之不早蓋其心地本質腳跟本牢乃有此眞覺眞悔焉耳老兄覺未覺悔未悔不可知而謂之多年用力未能卒變未敢以爲然也夜夢竹江論學云不觀不聞爲一念方萌前此作何工夫答曰前此寂然固當存存但著不得戒愼恐懼字覺而悽惻達旦豈竹江死而有覺吾且生而無所事乎哉援筆書此請教

昨復漫論奉去近來惟白沙言似此豈亦厭凡近而慕其高而樂附之耶來諭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末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一則先靜後動一則先動後靜似無倫次而益知其無二矣章後又言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只言謹獨而遺卻前段又何爲

地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與上天無聲無臭同其妙而
輒以語學者從事於此門面好看實無下手得力處愈
索愈疑實有未安又將中庸首尾牽合恐亦誣耳
案按中庸首尾意本一貫不可謂之牽合說已見前
惟言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不可輒語學者則深中
一所之失一所之說蓋本陽明陽明之學蓋本白沙
而其源皆自象山來也與朱子稍異趣矣
遺詩五七古及聯句絕句共一卷七律三卷
詩凡五卷今錄入首
東湖聽琴得緩字
東湖夾長隄闃闇不相管湖光無襍陳十里荷花滿故
人解我意斗酒敘高款涼風自西來悠悠愜蕭散中有
羽衣客飄飄雲霞伴問之笑不答撫弦情以緩巍巍天
台高歙蒸透靈竅洋洋白水盈逝者恆不斷月照繞梁
虛波搖綠漪浣一唱而三歎榮名意俱懶碧箇吸流霞
芳芹入茗盌言雜知杯深興沈覺晷短顧盼天宇寬駕
言歸路坦有我亦已忘遲暮復何憾
陽江道中即事
早發西平驛行行路轉遙黃茅深沒馬叢樹暗通樵海
外多殊俗兵餘少二毛乾坤吾分事不了百年勞
謁杜祠用張東沙韻
乾坤高枕即吾廬底事偏憐水竹居不向黃虞追稷契
卻教白日弄樵漁平生空志千間廈落筆如神萬卷書

懷古我來初展拜息機亭下漫踏躇
悟來與一所
悟來了了萬緣無勘破先天太極圖欲向靜中參造化
還從心上著工夫煉丹須煉無丹處醫病當醫未病初
算慾息機均得矣笑看滄海月輪孤
論學寄一所二首錄一
歸來萬事一齊休每爲陳編費講求位育豈應分動靜
洛閩那得異源流天昏直是雲霾引心放須從意馬收
誤矣衰遲還自信敢云同道不同謀
書懷
憶昔長途早著鞭喜今末路遂歸田每緣省事還多事
那問增年是減年草木無知渾索笑溪山有約不輸錢
閒看出岫雲何意聚散悠悠總自然
讀白沙集用一所韻有謝寄陳白沙書詞與金一所見文集今不錄
洙泗源流在浴沂江河去去幾分支白沙空闊元無礙
卻把春風付酒巵
偶見
手插秧針布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正方成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七　明儒十上　兼朱陸派上

提學金一所先生貴亨上

儒林錄金一所先生名貴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初從高姓通籍最後始復本姓中正德辛未會試至甲戌殿試歷任江西福建貴州三省提學官至江西提學副使爲人清粹醇和少卽知學以名行節操自礪絕去外慕長偕同郡應大猷游南雍遇海寧許杞山爲同舍生相與論學旣知學問大指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葢踐履旣實德性堅定矣及留曹謁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書反覆潛玩一夕夢二程子在坐詣前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則大悟乃知前此用力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鋭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於是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一意涵養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瀰然冰釋凍釋處超然有解以是居官行政大抵主於崇禮教敦俗尚端蒙養維世淑俗之意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新樂舞

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黜無行士之貪緣援例者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乃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詮次其人如明道之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以和如豫章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有若春風之發物如延平之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如晦庵之心度澄明瑩無渣滓特爲表章參驗攷證源流刻其行述語錄相與推明雒閩微旨且疏請祀羅李二先生於文廟在江右優選志行之士萃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明澈紛過化之由究鵝湖異同之旨所以開發成就者極其懇惻先生天性純孝事繼母極誠敬年五十居

繼母憂甚嚴三年不入室饌弔客以蔬置祭田治祀事修譜牒率子弟謁家廟當祭雖隆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處暗室如公庭對妻孥如賓客衣服遵古制起居食息有常度雖造次顚沛不少變晚喜讀易當是時新學盛行鄉人方假其名以張聲燄而先生存誠守正一宗程朱嘗答應容庵書以觀未發一語爲程門相傳指訣極辯時說戒懼卽愼獨作一事看之誤謂戒懼比愼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而連引程子語以證之又作主一辨大指謂如昔人讀書不覺麥漂乃是心役於物不可謂一凡學者須是收其放心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歟孟子曰心

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歟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歟曰無適主不往也曰無欲容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因自號其居曰一所學者稱一所先生先生致仕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洪謨重修白鹿洞復聘至請主洞事以風俊秀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臨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繼其父視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教授諸生按嘉興施博姚江淵源錄云先生天稟純絜端毅處家百行淳備纖巨不苟著有學易記學庸議道南錄台學源流及詩文集臨海縣志行於世子立愛立敬立相繼其父視閩學乃重梓父所頒伊雒淵源正續二錄教授諸生

評論

王中嵩述古答金世龍書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駸放肆可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

兩浙名賢錄金賁亨字汝白台州人舉進士第歷官江西提學副使天性剛介力明理學毅然以聖人爲必可至動作語默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德性有懈初學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紀細過必錄嘗留曹謁告時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賁亨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宗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隨處順應不加襯帖眞趣日融內外合一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延平所謂瀝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故其教人必先之端已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先儒之言以淑後人意惻如也在揚舉行四禮斥大僚之冒祀鄉賢者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在閩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末端緒闢道南書院以崇祀五先生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師承之自在江右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親與講論聖賢爲學次第所以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也賁亨天性孝友自筮仕以至挂冠未嘗一日離父母側居繼母陳安人艱時年已五十餘矣執喪愈謹三年不入私室置祭田嚴祀事遇其日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薄田四十畝僅給饘

粥皆先世所遺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居鄉非大禮不入公門而於民閒利病先哲道脈則孜孜盡心晚尤好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尤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文集

明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一所金先生墓志銘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理營田前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温陵後學洪朝選撰文

學問至於今可謂明矣而識者常有將蝕將衰之慮何哉謂其言之太繁而行不足以副之也夫言本以明道而多岐之言亦以支道行所以輔學而不副之行亦以謗學然則識者之慮豈爲過乎此予於一所金先生之沒而深有感於斯文興衰晦明之際也先生姓金氏名賁亨字汝白別號一所浙江台州臨海人也登正德甲戌進士授揚州府儒學教授陞南京刑部主事數歲謁告家居病痊仍除南刑部陞員外郎郎中改北陞江西僉事改貴州提學僉事陞福建副使改江西皆提督學校自江西始致其事以歸以大耄終於正寢實嘉靖甲子正月二十八日也先生生而清明醇夷剛介端重得於天稟自少即知爲學絕去外慕不以富貴利達動心台斗僻入山海閒風氣完固與他州郡不類自國朝以來踵有名人其氣節視古夷齊逢干之流先生生其地故亦以名行節操自砥一日偕其同郡友應公大猷游南雍遇海寧許杞山先生爲同舍生論學先生與偕往聽之始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學者名檢爾因自歎曰是豈名檢足盡乎由是與杞山先生朝夕過從以講論咨叩爲事得其說必手記之杞山先生者所謂許公相卿以學行著聞於浙中者也按許相卿字伯台明史有傳嘉靖朝諫臣也先生既知學問大指於是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動止作息語默酬應務與學俱嘗愛橫渠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始學之初當以心爲嚴師及伊川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之語日用工夫莊敬嚴密言動有記細過必錄儒先論學方要有籍以求至夫聖人之地如是者若干年益踐履既以莊篤德性既以堅定矣而先生之心不自以爲足也及留曹請告屏居數月取明道延平二先生書反覆潛玩若有會於心焉一夕夢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詣前拱揖伊川起謂曰家兄最好工夫覺而大悟乃知前日工夫用意過苦責效太迫反入於銳進助長之病其於澄然眞體似未有悟入處由是爲學一以明道爲宗因誦明道先生鄠縣簿時詩及閒居詩有感自詠十律以見已志曰好詩歌罷見儀容宿雨初

收春日紅天地山河吾道在午天花柳賞心同極高人
品非身外最好工夫只眼中閒對青山且靜坐長安遠
近浪爭雄而於延平先生所稱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尤深味之終日默坐一室一意
涵養體認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靈明畢照眞有見
夫天下之事雖多以一心應之而不見其不足一心雖
微以之而應天下之事不見其有餘之言之非欺我者
由是隨遇順應不倚色相不加襯貼眞趣日融內外合
一矜持者裕莊敬者舒於明道所謂不須防檢不須窮
索延平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不覺已優入之矣賢士
大夫覩其儀容挹其光潤莫不以今明道稱之先生自

登進士即自乞爲儒官三爲督學一在貴陽一在吾閩
一在江西皆不離學職所至皆有以教人而必先之端
己範物由身以達諸言其所建立章程施置規模大抵
主於崇禮教惇俗尚端蒙養不爲彌文末務而推明先
賢之道以繼前哲表章儒先之言以淑後人意懇惻如
也在揚舉行四禮修釋奠儀新樂舞斥大僚之不當祀
鄉賢者按行狀云有故高尚書者其子爲營入鄉賢有
司欲以祠壞特新之以爲高地公待其成刻名
儒忠臣孝子爲三龕各標置行
實旌第甚嚴而高遂不得入點無行士之僥緣援例
者行狀云一生以無行點走京師輸粟故事當行原籍
勘實而生援梁宰相書來欲沒實報郡守輒語公曰
此自教授不可無傷也於是
縉紳知公端人薦章交至在貴陽未久而遐陬丕變
在閭發明晦庵之學本之延平豫章龜山明道具有本

本端序其始入士習溺舊聞尚未之信先生既闢道南
書院以崇祀五先生復記其說於書院之碑刻五先生
之行述語錄載於道南錄中由是閩士始知晦庵之學
師承之有所自也蓋自明道送龜山南歸道南一語學
者第謂龜山載道而南耳莫知其道傳自何人而又莫
知傳於明道者如何而謂之道也入耳出口爲日已久
至先生始闡明之曰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令驗道心於未發厥後豫
章延平晦庵畫一相授迭衍以光又因羅李二先生之
朱從祀疏於朝曰李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於羅從
彥從彥學於楊時時學於程顥兄弟顥嘗送時南歸謂

人曰吾道南矣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
傳於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統
者也又以五先生氣象稱述於門人弟子者如明道之
表裏洞澈莫見瑕疵如龜山之終日不言嗒然而飲人
以和如豫章之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如延
平之冰壺秋月瑩澈無瑕如晦庵之心度澄朗瑩無渣
滓特爲表章參驗攷證源流統緒灼有明徵又擇其志
尚尤異士子聚之養正書院相與推明洛閩微旨在江
右優選屬郡志行之士羣之白鹿書院中親與講論聖
賢爲學次第明濂溪過化之由究鵝湖同異之旨所以
開發成就之者極其懇切士人多所嚮風而惜其不久

也其他居刑曹僉臬憲多用人倫良心斷獄不專專爲文吏法家事而於貪吏豪民之能虐民敗宗者則痛裁以法一不少貸也先生天性至孝自筮仕至休致未嘗離二親側事繼母陳安人極其誠敬年五十丁陳安人憂執喪逾謹三年不入私室弔客待以蔬饌殯葬不用浮屠居封主事梧窗公喪亦如之傳家以忠孝勤儉教家以冠昏喪祭表祖先迷失之墓立宗人會祀之祠置祭田嚴祀事修譜牒纂世德黎明即起率子姓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以朱安人蚤世不及祿養終身懷皋魚之戚遇忌辰涕泗橫集朱氏子孫零落爲之經紀其家金氏自其高祖將仕郎公

隨母歸鞠於高氏遂冒其姓至先生始復之於出處辭受大義毫髮不苟居揚三載以風憲召雅欲奉親不樂就臺諫選冢宰文選咸欲得先生爲重竟稱疾不往至乞南曹以歸其後夏郎中良勝重先生行誼奏改北部仍以時宰新進用國論洶洶滋不欲留行狀云朝有大不合各分門戶搏擊人情悔禮二家大臣議公力求去吏部不能留　乃出僉江西臬不顧少待即爲督學也其於督學江右時朝議以孔子像塑非禮命所在毀之先生一夕夢孔子疾捧藥進數日而毀像徹下改江西方按試忽公矍然感歎且念二親而求去之志決矣　居家三十餘年論薦無虛歲至特起四川副使先生亦不赴也大節偉然而於細行庸言克謹必矜處暗室如公庭對妻孥如賓客薄田數十畝僅給饘粥皆先世所遺而終身未嘗輕受人一介之餽衣服冠裳必遵古制起居食息具有常度雖造次顛沛未嘗少變於平時也雖可怒可愕未嘗少形於詞色也居鄉非大禮足跡不入公門而於民閒利病鄉先哲道脈孜孜盡心如辛丑海潮之變言於郡縣所全活者以萬數如台學源流追自宋二徐以至黃壽雲諸儒言於郡撤淫祠以祀之題曰十賢又闢號舍寓莊士藏修其中平生講學會友之意至老不衰在南曹與崑山魏公校吾縣黃公偉華陽范公時儆相與爲談學交致政家居與同志舊游往來過從而特與同邑趙公淵爲講易之會悠然相忘於老之將至焉鄉

里後進有來問學者隨才告教諄諄不倦至於開門授徒標置門戶則亦不爲也讀書不泥章句專以聖賢精切要語實體諸身其讀中庸取衣錦尚絅一言以爲學者終身受用之地讀大學取顧諟天之明命一言以爲日用功夫得力晚歲尤喜讀易因書其所自得爲學易記其於大學中庸亦有成書至論晦庵之學原其三變象山之學明其非禪則皆近世儒者之所未及於本朝諸儒獨推尊白沙之學以爲合於聖學爲之擇其要語以示學者至如二氏百家迷戀光景耽嗜空寂依旁仿倆一以淫聲美色視之不爲惑也蓋先生之學要於自得不爲想像始時意氣曉嶽已植自立之地繼而用功

嚴密實肇作聖之基而先生方如飢渴之於飲食自求自證不得不止純誠之資敦厚之行又如礦金之方在鍛火力既至眞寶自露故其居於家也油然孝弟之風行於官也沛然教化之澤處顯而不改其素入幽而不愿乎外接物以仁臨財以潔內外灣備巨細無尤至其玩心於高明之地致意於諸儒之說者亦既有年然後於學渙然其自信於天下之理諸子百氏之書判然皆無所疑也於乎若先生者可謂道德之完人儒林之先覺者矣方先生之講學於家也同時在海內有爲體認天理之學者在同鄉有爲致良知之學者先生固不置足其門而不與之爭論抗衡兩家門徒推廣師說盛大

顯行偏於寰宇人人能道先生獨抱其所自得於窮居獨處之中脩然有以自樂至今無有能知其學者蓋明道延平之道本如是先生可謂傳得宗矣比年以來辭論日蕪士行日薄有志之士始疑其非相與講究聖學之淵源方且推衍明道龜山延平之所授受以及於先生而先生已不起矣惜哉先生所著有學易記學書記道南錄大學中庸議象山白沙要語台學源流文集臨海縣志等書皆傳於世先生生於成化癸卯距所卒之年月日享年八十二臨終戒子弟嚴終事一如家禮無一語他及高祖諱福德國初以才薦授將仕郎曾祖恩祖錦猥有名德號梧窗而封南京刑部主事諱紘者則

一篇之指要也其得於一脈相傳者如此猗與先生崛興嗣起玩味潛心獨紹斯旨在宋潛谿嘗稱晦庵傳學江南台盛莫匹在蔣道林稱台之學至於先生與洛合一嗚呼有欲觀於斯道之脈益觀於明道龜山中庸之傳與夫先生之所自得作此銘詩以垂永則

行狀同邑王宗沐撰　節略

公氣和色洽御僕下不見怒色而規格井肅妻子相對如賓家食三十餘歲終始一日公學既不盡展於時獨以詩禮教於家三子連登第以公故皆請官南京迎公就養公葛巾野服偕學士大夫悉行故所登陟處完名全節盛德備福如公眞無慚矣始公性故嚴毅遇人有非禮輒形詞色操持圭角人不敢犯自南曹屏居感夢始專心靜默一以明道爲師磨刮光棱涵濡沈粹中年以後志定氣完瑩如春風霽日內外洞澈灑然望者無不知爲有道公於理學庶幾以身發明者

賀金一所翁八旬序　仙居應大猷邦升撰　容庵集七

仁者壽是惟恆理其所稟有厚薄又不可以一槩論者歷觀孔孟以來諸大儒之享年最高者莫如龜山先生先生天資夷曠充養完粹於人無崖異於物無嗜好胡文定主張龜山似柳下惠人皆信然然惠雖聖之和而其所以聖不在於處鄉人由由不忍去在於不以三公易其介龜山之似下惠不在於寬大容物在於抗論時

相倣戒不少怠焉則翁之德之壽又將與武公相輝映矣諸公謂余知翁獨深屬筆爲壽云

祭金一所文　應大猷　容庵集九

子少翁四齡與翁同舉於鄉春官同下第同入南監同宿食起居者二年時得許台仲同講濂洛之學自後同心遂不可解既而同舉進士同官於南刑部復同宿食起居遂同引疾家食二年幸逢今上登極乃同起復後余轉江西參政翁亦以提學來同官數月又同致仕家食十二年翁遂堅臥不出今復游宦十餘年而歸同林泉之樂又十餘年又同有子姪科第接武而後來同嗣家學者尙未涯也翁性和易與物無忤而涇渭甚明且

恬靜寡欲中有專主外無他慕於人情所延頸垂涎者一無所動於中初登第不就京選而領教職後行取不赴科道之選而就部屬再持憲節而民有去思兩秉文衡而士敦實學益心行如一終始不渝士林罔弗尊信余嘗以楊龜山衛武公擬翁而知音者咸以爲然也年八十二而告終終之前週歲無一語及世事家事但云二郎歸極樂益胷中原無他念但以身後有所託爲樂耳福壽全歸舉世罕見翁自無憾余復何言惟是幽明永隔再覩無由爲情何限杯酒瓣香聊傾寸緒嗚呼痛哉尚享

遺書

學易記五卷　見明史藝文志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朱彝尊經義攷浙江通志今存

學書記　見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學庸議二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經義攷浙江通志今佚議明史作義

道南錄五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今存

台學源流二卷台學源流集七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今集亡而本書存分七卷

象山白沙要語一卷　見千頃堂書目

主一辨一卷　見尤氏藝文志浙江通志今佚

一所文集十二卷　見尤氏藝文志浙江通志今載本集卷五實止一篇耳明史藝文志作四卷千頃堂書目同作十二卷今存末二卷附錄志狀哀詞祭文也

學易記序　溫陵洪朝選撰

學易記者一所金先生晚年學易有得因記其得於易者也夫易廣矣大矣先生何如而學之也曰學孔子之身三才之理備矣學而學也孔子之學何如曰孔子之學易也將求之於書夫本立而知太始矣達道行而作成物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孔子之心猶不自足也反復易理於易之書見其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微而無有少雜歎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之過非夫人之過而不可不謂之無過也此孔子學易之心也然則孔子之學易也將求之於書乎求之於心乎曰孔子固有言矣曰生生之謂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謂易爲有形之書不可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謂易盡爲無形之理不可也易具於心而著之書書著其理而原於易孔子以其生生無體隨時變易之易者而證夫畫卦命爻繫辭之易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餘所得深矣然後書之於策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自是而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謂夫子之無所得於易書不可也謂所得之易非夫子已然全具之易不可也此夫子之學易也於乎微矣一所金先生崛起於有宋程朱二先生之後倡道

浙東自其知學卽以程門相傳指訣所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致力焉平居默坐體認反觀密照察夫思慮之所由起與其本體之所自復於其起復之閒而操之察之由是用功久而心體瑩澈施之應用從容閒暇綽有成矩乃以告人曰此眞聖學指要也先生素業春秋晚歲獨喜讀易沈潛反覆參伍諸家之說而專以證驗乎此身之動靜語默出處去就不爲經師以故於先儒之說不主一家但取其合於四聖人之旨而已亦不攻其未合者也蓋先生氣質温厚充養純粹剛介有立寬裕善容自其登第卽棄州縣而就儒官中歲督學閩南江右之墟漸致通顯而先生輒棄去居家辭受取予一依於義無所苟雖一室蕭然不以屑意然未嘗爲介也風格高遠湛然如深淵之停凝然如喬嶽之峙測之莫窺其蘊迫之不見其動然未嘗爲迂也蓋先生之一身無非易矣而獨有好於易其好於易而學之也乃以之證驗一身之言動是非學孔子之學而然哉先生此書之成徒以講於家庭之閒未嘗輕以示人也其介子中夫君參議吾閩獨出以示朝選且命之序朝選曰明道先生有言聖人之微言在中庸易論語乃其格言耳於乎先生既有得於未發之中矣而尤注心於此書然則易之太極兩儀闢闔象器之物豈外於未發已發之謂先生既已用力於大本之中者有年而又精義入

神以致其用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其所造將底於何思何慮之地而不自覺矣朝選末學何足以知先生敬因中夫君之命而序於首與欲學易者共焉

書學易記序目後三原李錫齡孟熙撰　惜陰軒叢書本

金一所先生諱賁亨字汝白臨海人正德甲戌進士累官福建江西提學副使自號其居曰一所故學者以一所先生稱之爲人清粹醇夷剛介端毅以聖人爲必可學居平言動有紀細過必錄默坐澄心一意涵養有文集四卷道南錄五卷台學源流七卷學庸議二卷象山白沙要語一卷主一辨一卷是編爲晚年讀易時所著故以學易記名書按宋人周氏方元人馮氏延登李氏舸簡何氏榮祖俱著學易記今周氏馮氏何氏三家之書已佚無從攷其體例李氏書現有傳本大致仿李氏舸祚集解房氏審權義海之例集各家之注而爲之閒附己意而已是編與李氏迥別不錄經文不輯注語直抒意見發前人所未發而不偏不駁深得易理更於程朱以下諸儒之說最合者斷曰是曰明白其眞不愜當者則曰未安不攻擊古人亦不依違古人其識旣高其氣彌平讀書之法莫善於是學者誠以是書爲嚮導更取諸儒之說而切究之則於繫靜精微之旨不已思過半乎

國朝編纂周易折中曾采其說以爲之注嘉慶丁丑臨海宋碩山師世犖官扶風日校刊台州叢書蒐求

是帙殆不可得知當日流傳之本又已稀如星鳳矣茲爲明代舊刻校錄一過因識於序目之後云道光庚子三月朔三原李錫齡撰

道南書院錄序一　所集一

昔明道先生自言其學於濂谿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比再見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先生志識超卓自其蚤歲已默受師傳反身自得如此至其學底於成道幾於化識者謂與顏子並其徒環天下而道南一語獨發於龜山穎昌之別其感深其思遠矣胡康侯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謝顯道曰伯淳最愛中立觀其氣象上相似大抵龜山之學以體驗

道心於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若所謂澄心體認若所謂默所以中之旨其喈然未發爲要蓋深有得於敬而無失即樂信乎無媿於吾道之託者再傳而豫章而延平而晦庵若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若所謂澄心體認若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皆是物也而稱之者或曰如春風發物並立而使人化或曰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或曰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孔門千五百年相傳之緒賴以弗墜閩之學於斯盛矣而或者猶疑於晦庵蓋未知其一變也觀其自言始失之禪中失之支離而其終也合一明道蓋其舍已從人日新不已如此其學焉者乃或蹈其所未變而未能得其所變無惑乎疑者之未解也嘉靖己丑貢亨董閩學事既作道南書院於會城以祀四先生而復推四先生之心以祀明道於時閩士相與觀歎若嚮往焉而媿無以道之也乃與吾友黃君偉節萃五先生言行心法爲茲錄將梓而人授之俾自得師焉爾

橐成貢亨謂官江右未幾謝事歸乃復與吾友趙君淵應君大猷訂正藏以私淑嗟夫篤信聖人猶不能免於三畏而言必識行必學者且有烏頭力去之憂此學之所以貴自得也獨茲錄之恃也哉

書道南書院錄後　仙居應大猷邦升撰　容庵集六

國家取士惟舉業一途士多以此學主司多以此取士而有志者所不能脫焉者也然舉業原無害道故曰不

患妨工而患奪志苟志於道矣斯日用飲食何往非學而況於舉業乎哉因舉業而窮天下於道固憂世者之微意耳宋儒之集大成者莫如明道先生乃以舉業進而卒明堯舜周孔之道以傳於龜山於豫章於延平於晦庵而道益以大明要之培植於茂叔與點之意而完績於志完所謂萬物各得其所而舉業不與焉矣夫不能使天下無事於舉業而欲因舉業者以明堯舜周孔之道故就明道道南之說而表章之將使天下曉然知大賢之所以爲學師其跡不離於舉業而於斯道有望焉則庶乎今日編稡之意哉

氏亦無序跋道南書院在福州疑閩人所爲也其書節錄明道程子楊時羅從彥李侗朱子言行末附祠祀始末道者公器傳道者亦統爲天下萬世之計不僅求爲一鄉一邑之榮況五大儒事蹟著述照耀古今亦不復藉此以顯是特夸耀桑梓非爲表章道學也所見亦云小矣

蔡謹按此書爲金汝白提學福建時編此以教閩人序跋甚明非閩人所爲也乃江蘇巡撫采進本偶缺序跋故誤以爲閩人所爲耳

台學源流序一所集一

台古荒域也歷漢及吳二三君子始以幽操貞忠有聞當世晉唐之際節鑿文章之士亦班班見典籍而未聞有所謂聖賢之學者逮宋治平宣和閒有二徐先生者出乃始傳胡氏學爲邦人宗紫陽朱夫子大書表其墓而以道學傳千古稱之於是二先生名用益顯縉紳學士若更耳目而別有所見聞已而石克齋子重潛心伊洛納交晦庵摩其徒杜艮仲輩往師之若昔賢之撤皋比者於是有識之士覬望市趨惟不獲朝夕考亭是懼當時飲河充量者凡若干人宋太史景濂氏稱晦庵傳道江南而台特盛豈其無徵也哉閒若趙然道昆弟則又兩游朱陸之門者也晦庵往魯齋王氏至吾台人見魯齋如見晦庵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學遞

相傳授迄於今不衰此其功也嗟乎台一也而產英毓賢後先頓殊若此豈斯道在人有唱斯和元氣之會不泯蘊不大亨邪夫安定一師也紫陽一師也魯齋王氏又一師也其爲教與吾邦諸賢之所以學其同與隨所見而見焉隨所趨而趨焉未敢必其同也其不同與壹是以聖人爲宗者也取權衡於吾心觀低昂於洛學庶幾其不爽哉昔遜志先生有云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欲紀載一書爲鄉閭法式不幸不果作吾友竹江趙君淵欲嗣爲之亦復齎志以沒嘉靖戊申春莫余往寓竹江墓側之小軒者信宿迺惕然有感不揣荒陋遂歸圖之咨耆宿攷傳志搜剔遐隱凡十有八月而書成名之曰台學源流用見山海之區迭鈾大賢之化爲邦人幸用見我台之多賢俾後之人有所觀法而因流溯源以不迷於其趨且以成先正之志修後死之責云爾是編也爲卷七爲傳三十有八其疑而莫攷者又十有五人類附姓名以俟竊復於各卷之末綴以鄙言并用取正於有道君子云歲己酉秋八月乙巳後學臨海金賁亨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台學源流七卷明金賁亨撰賁亨字汝白臨海人初冒高姓正德甲戌進士題名碑之高賁亨即其人也官至江西提學副使是書敘述台州先儒自宋徐中行迄明方孝孺陳選凡三十八人

各爲之傳其疑而莫攷者又十有五人各以時代類附姓名於傳末其傳雖多采晦庵文集伊洛淵源錄諸書然賁亭當明中葉正心學盛行之時故其說謂停於朱子後來頗悔向來太涉支離又謂朱子與陸之間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也象山先異後同云云皆姚江象山白沙二先生要語序　所集一

王先生世儒或指爲禪學者夫象山之學自云得之孟子觀其首辨義利重本根諷詠牛山之章悅詹阜民之靜坐卓然立乎其大而不奪於其小非孟子之塗轍與若白沙之學則似有得於延平延平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則人欲退聽而講學有力白沙之語賀克恭也亦令靜坐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夫所謂端倪非即天體若見者乎所謂商量非即講學有力者乎其與林緝熙一書闡揚曾點樂處至於理會分殊本末具舉讀之灑然質諸延平所以語晦庵者悉相脗合亦可謂得濂洛之要津者矣夫循孟子之塗轍與濂洛之要津而目之曰禪可乎哉且二先生之論儒釋也有公私義利大中大偏之辨有起腳一差種種各別之戒凜然截然若不容與並立者顧乃自蹈之而不自知耶葢昔鵝湖之會議論不同小陂之游門徑稍別後之人遂從而胥壤之直類矮人觀場隨衆悲喜者多矣由是見靜坐者輒稱其爲禪學而不復問其所以爲靜者何如嗟乎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不有屈也孰與信乎不有蟄也孰與存乎不有寂也孰與感而通乎不專一不直遂不翕聚不發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是故吾儒之靜也有物釋氏之靜也坐忘吾儒之靜也基其動也釋氏之靜也滅其動也此正彌近理大亂眞差毫釐謬千里者也後之儒者好動而惡靜崇枝葉而遺本根憚躬行而騰口說無惑乎其以二先生爲禪也今謹摭其言之尤切要者錄置几案庶自警發且以告夫後之有志於斯道者祇愼所決擇云

一所金先生集序　黃養蒙

古之善立言者非出於有意而惟以紓其學之所得學之正而言之精迺始可以明道而於教亦有所補自漢以來世儒立言不本於學閒有馳騁於尺度之中稍以意見自持者亦復決裂而固僻不知有正學之歸是以模擬愈工離眞愈甚若董相河汾昌黎之徒卒流於枝葉汗漫駢拇贅贅況其他耶宋興純儒輩出正學以明從本實之沃而達於華采之腴原道德仁義之奧而敷爲燁然之章斯道載而教以立所謂隨其學之所得而紓之不得已於言者也以是而求於今之世若吾師金一所先生葢其人焉先生台產也觀其紋台學源流則由二徐石南康輩十賢上溯於胡朱固足以知其宗本之有在矣迨督學閩中則又追崇閩先正由龜山豫章延平晦庵四先生上溯於伊洛夫台與閩故多賢地也

先生景行之心無地而不然故其所爲學皆本於諸儒心得力踐之眞而其要則以主靜爲本至其所爲教則又敦尚正雅諄諄然慮人之入於俗學今觀其形之議論著之述作皆洋洋乎性命義理之微鑿鑿乎聖賢授受之要下逮箴銘志贊等作亦莫不要於淵密而足以垂夫訓誨使夫學之者得以窺其端緒趨向之所在卓然不昧於所從眞如菽帛之不可廢於家器物之不可無物之空先生取之是也陸陳之見毋乃異是乎然象許則於體驗之際要有見聞之理在而澄心默坐不爲程子晚年歸涪有弟子入夷之歎而龜山獨以長進見嗣後周夫子謂聖可學曰一爲要則道學之貫一也厥已矣孔夫子繼往聖以開來哲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達用宣道之祕也是故謂之一善學道者亦惟致一而已矣孔夫子繼往聖以開來哲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源遠哉今世學士知道者鮮率用心於外求爲文詞譬猶無根之木日見其瘁耳何以文爲故知致一之學者文出於道之中不知致一之學者文出於道之外而儒俗之學辨矣文之臧否人物之高下遼然相越嗚呼安得有道之文日潛玩之以求致一之功以上尋周孔之緒也哉吾師金先生天質粹美涵養深純以道爲學自名所居之所曰一其微意可窺也已丑歲來督閩學閩之士子多尚文詞先生教以致一之道諸士子翕然歸於正學雖以烈之不敏亦與有聞顧今稍知不以文詞爲功者先生之教也庚戌幸與二子立愛君立敬君同登進士後同官南部子立相君又在焉迎先生就養父子兄弟義兼師友烈時亦頷教言自相切磋今子立敬君參吾閩藩又承督學新命烈以憂家居不能揄揚是懼適先生同年悟庵之子蔣生陞挾是集以祈余言膚學淺陋無足以發明萬一顧義不得辭遂僭爲之序以俟先生之訂正云爾嘉靖庚申孟冬之吉

南京光祿寺卿門人黃養蒙頓首謹序

又 尤烈子偉撰

夫道一而已矣其體在心得其用在身行而文則明體達用宣道之祕也是故謂之一善學道者亦惟致一而已矣孔夫子繼往聖以開來哲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嗣後周夫子謂聖可學曰一爲要則道學之貫一也厥源遠哉今世學士知道者鮮率用心於外求爲文詞譬猶無根之木日見其瘁耳何以文爲故知致一之學者文出於道之中不知致一之學者文出於道之外而儒俗之學辨矣文之臧否人物之高下遼然相越嗚呼安得有道之文日潛玩之以求致一之功以上尋周孔之緒也哉吾師金先生天質粹美涵養深純以道爲學自名所居之所曰一其微意可窺也已丑歲來督閩學閩之士子多尚文詞先生教以致一之道諸士子翕然歸於正學雖以烈之不敏亦與有聞顧今稍知不以文詞爲功者先生之教也庚戌幸與二子立愛君立敬君同登進士後同官南部子立相君又在焉迎先生就養父子兄弟義兼師友烈時亦頷教言自相切磋今子立敬君參吾閩藩又承督學新命烈以憂家居

復得徧觀先生所作詩文喟然歎曰眞有道之文也皆明其心之所得而達其身之所行者也其去世儒之文遠矣乃謀諸張生天衢屬蔣生陞梓之使欲求先生致之道者於此集可以得其槩又恐讀此集者不知求先生之一也故僭序於首如此語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子貢之聰明性道文章猶二之則先生之文章亦孰能知嗚呼此周孔之道數傳至吾明而克承者寡也或曰今之學者欲爲文則如何曰志一於道體於心行於身則發之文與詩也自與道一功顧在於詩文耶曰然則刻是集也何爲曰吾固言之矣將俾學者緣此以求先生之道之一也不然世之以詩文名者衆矣何貴斯刻嘉靖庚

申季秋之吉門生尤烈子偉頓首

又黃大節　節錄

我師一所金先生督學我閩卽以伊洛淵源錄訓多士爰立道南書院祀龜山豫章延平諸儒多士蹶然以興翕然以變未幾致政家居杜門進修希蹤十賢節昔忝門下向歲復承乏台州先生所丁寧告余者惟十賢祠之興葺云爾於乎先生之出也以道南迪閩士其處也以道南迪台士其揆一也其究心伊洛而欲發聖人之蘊於天下後世如是也今觀先生之文和平莊潔黯然其長油然其光蓋伊洛之羽翼六經之門戶所謂有德有言之君子非耶學者讀先生之文其必篤信好學志伊洛而不渝續道南於既墜浸灌磨礱終其身而後已乃先生所望吾黨之深意也蔣生陞先生故人戶部蔣悟庵之子特刻先生文集可謂知向往者謂節知先生屬序諸末簡嘉靖庚申門人黃大節頓首

題一所金先生集後　晉江張天衢

在昔程門明道先生最愛中立豈不有見其進之獨到故於其歸也以道南屬之而他不得與焉是道之南也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晦庵孔孟之學至是大明於世而吾閩之學稱爲嫡統吾師一所金先生興起浙東其學實宗孔孟而潛心明道者也乃自早歲見諸夢寐謂伊川推遜屬先生一意學明道曰家兄最好工夫是固先生之素願而夢寐神交者也先生

博極羣書沈潛涵泳觀於喜怒哀樂之前而致愼於暗室屋漏獨知之處主一以立體知行以達用造詣精深充養純粹非惟邦人信之而天下亦皆知而信之矣追惟已丑奉命督學我閩一以所學明道者以訓諸生迎養封君耆德秉禮如朝夕太中也始刱道南書院肇祀明道而楊羅李朱四子配焉卜日釋菜縉紳學士欣然動色較文之餘又集其異等有行誼者八十餘人館穀而教誨之實以道南望二三子於今日小子天衢最爲不肖謬蒙首拔以得從諸英之後時未有知而竊有志

馬摳衣問業觀先生之氣象者且數月如淡蕩春風和氣盎然未嘗見疾言遽色也事理截然不少假借有遵道不悔之節遠近莫不悅服而背勉於成就先生之所得於明道者全矣其喫緊示人則曰吾讀中庸先得力衣錦尚絅一句讀大學先得力顧諟天之明命一句又曰學者莫先於王霸之辨王道如天然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又曰學者須體認天理明道之學自家體貼出來又曰學者有志於學古不必卹流俗非笑跟腳要立得定又曰作事求心安理得不必避嫌疑退託提醒之下僅能識其大者如此先生只欲人澄心默會實踐精思不在多言故當時所示文字惟請祀宋儒廟廷有記與黃孟偉有書此數篇而已先生之全書固未見也先生三賢子隨任學於閩中學士號稱曰惺庵曰存庵曰充庵皆砥礪家學聯登甲第而存庵公又爲我藩曾祖甫下車追尋先生過化舊迹再申治教先生之道益顯於閩迺出先生之全書俾盡讀之莊誦三復如先生之□先生之學眞不屑屑於爲文有時而作皆根於咀嚼六經之自然不事雕刻而雅中律度率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其他應酬皆不留稾所僅存者皆歷歷有關於世教者也張生天衢出門下最受恩蔣生陞通家子姓也相與謀鋟諸梓以公天下學者門人晉江張天衢頓首謹題

文跋　晉江蔣陞　稍節

先生昔嘗視學閩中其教人之澤久而彌彰見而知之者勸矣今之聞而知之者興矣有所著撰而傳未廣先沒夫悟庵公辱與爲同年厚求以付梓而先生不欲今存庵公繼督閩學先生之道其彰諸世者遠矣夫豈待刻而後傳哉抑見而勸者欲熟於目聞而興者欲熟於耳則茲集之刻其泉人士之志也夫亦先太夫之遺志也夫嘉靖庚申仲春壹旦晉江蔣陞謹跋

及門立敬

閩公垣尚絅之學靜觀力踐即詩文間有撰述亦未始輕以示人敬嘗私錄一帙以自觀省迨入閩張生天衢見而悅之蔣生陞復從而刻之意亦勤矣特其中稍有亥豕且或缺而未備迫至楚展閱乃命子錫周校正重梓之爰附以志狀奠章俾藏示子姓噫先公學究本原深戒辭說而吾後人思繩祖武者固不可不因言以知德也其愼勖之萬厤戊寅春正月甲戌不肖男立敬謹識

提學金一所先生貢享　下　于立敬

遺文

請從祀羅豫章李延平疏

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臣高賁亨謹奏

爲從祀先賢以崇正道事臣聞孔子纘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以享有王祀久而彌尊當時速肖之士與夫後儒推明其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於其庭後世膠於著述之說而或不計其德之醇疵則固有幸而入者至於道足以繼聖人之緒而不偏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如宋儒羅從彥李侗者而不得入焉此則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者也臣嘗遡其淵源侗宋儒朱熹之師也侗學於從彥從彥學於龜山楊時時學於河南程顥兄弟顥嘗送時南歸謂人曰吾道南矣夫顥豈輕許可者而獨以此稱時是時所傳於顥而以授從彥者即濂洛諸儒所以繼孔孟之緒者也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侗嘗稱其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益亦莫知其所以然也觀侗之言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親受從彥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熹猥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曰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述鄧迪之言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觀熹之言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此其道足以纘聖人之緒而不偏者也從彥著述則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論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遵堯錄錄兵火薦蝕存者蓋寡侗雖不自著述而熹所編錄遺書皆其平日傳授切要之言熹所嘗尊信而服行者則亦侗之著述也熹又每引二家之言以訓釋經傳彰彰具存其心得獨見有非漢唐以來諸儒所能及者此其言足以發聖人之蘊而有助者也從彥嘗令侗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與程氏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語互相發明而深得子思中庸之旨使學者有所主宰而不流於禪侗深領而亟稱之嘗謂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與從彥之教實出一轍熹皆尊信發揚以示學者是其師

弟子相傳之的至明至正至精至約異世同符愈久不變是故從彦之功在於侗侗之功在於熹無從彦則無侗無侗則無熹而濂洛之所傳者泯矣雖有豪傑之生亦何所從受而保其不謬也哉此其功足以定後學之趨而不惑者也今之學者無不知熹之功而不知從彦與侗之功是猶人知有父而不知其祖也臣嘗觀漢儒若馬融劉向賈逵戴聖之徒攷其素行皆背吾聖人之道止以著述微勞皆得從祀其所著述又豈能得聖人之旨如二儒者哉以二儒之賢而不得與融等並列此誠公論之不容已者也夫吾道之明晦有時賢哲之遭逢豈偶熹祀於宋祀時之議屢興屢寢至我孝宗皇帝

用儒臣之言特敕從祀而羅李二儒猶所未及豈非有待於今日也哉恭惟陛下潛心聖學敦崇孔子之道作敬一箴及發明宋儒程頤四箴范浚心箴以頒賜學校天下儒流莫不感激興起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章之日也伏望陛下準臣所奏敕下大臣討論故事錫與二徐封爵從祀孔子廟庭則吾道幸甚天下幸甚爲此具本專差吏典謝廷器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道南書院碑記　一所集二

道南書院爲五先生作也閩多賢若龜山豫章延平晦庵宜特祀也主之以明道崇本也昔龜山頴昌之別明道謂人曰吾道南矣味斯言也若託重荷而一時同門之士無與焉夫豈偶然也哉嘗觀胡康侯論傳授來歷而曰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所授槩可徵矣明道嘗以敬而無失發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龜山之教亦每令驗道心於未發蓋欲學者默識己物而靜存之自源徂流而內外合矣此中庸之大要濂洛示人之至訣也歟厥後豫章延平晦庵畫一相授迭衍以光攷其書涵泳其旨可知已今我閩士罔或弗知晦庵之功而在龜山豫章延平者未必知也苟知矣而明道之功之在閩者未必知也今夫樹宦蹟者去則崇宇而繫思焉迺若以道授諸人凡四傳不衰而以海濱鄒魯名天下而

莫或知其所自可乎祀焉而報功宗焉而立的夫固有攸責也嘉靖己丑賁亭以督學至樂觀遺風而媿無以奉宣至教乃相於城中得廢祠焉爲弟子曰此故道山書院也羣哲祀茲者則既徙於養正書院矣而厥宇猶存豈亦有待乎哉余乃謀於僚友白於察院命有司除治而扁今名既齋而祀二三子駿奔動色若其宗祠焉乃退而語之曰爾得爾師乎五先生之道未往也益反而求焉無俾隕穫於爾先乃請余丞諸石

夙興夜寐箴　一所集三

余昔觀陳南塘先生所作夙興夜寐箴甚悅之揭之座右近以質諸濂洛微言似未盡合竊以鄙見依韻續成

一篇用警荒墜云
聖轍渺如曷驅曷馳曰求放心一言蔽之旦氣未淆存
之易得默坐靜觀氣象可識如彼旭日雲霾未興大本
斯立胡役于形勿忘勿助守茲終日有主曰虛無欲爲
師資孔邇自得爲賢簡編具存宜辨後先切問近思
豈云道聽義理栽培匪徒參訂體之一心驗之百爲奚
內奚外合而一之愼言維艱益紬厥故鵠心不移駟舌
奚慮一念至隱上帝是監謙則爲誠欺乃二三隨處隨
時與道游泳萬物生生觸目情性寢息無爲雜慮勿乘
藉茲夜氣育我虛明朝斯夕斯吾道自足毋貪頓悟效
彼尊宿孔獨言仁統天惟元一陽來復積而成乾

恆箴
吾友應子邦升一日過余語上蔡去矜事余曰人各有
疾攻甚者其他當以類消邦升曰然子曷攻余疾余曰
其恆乎邦升默然久之曰是善攻我爲之箴以歸之箴
曰
天地惟恆萬物生生至人惟恆配天而行志士惟恆厥
修允烝二三爾德朝平暮側從惡如流從善如尼鳴呼
敬哉永貞爾力念爾天明炳然心目

自題小像
爾惟愚爾學不欺爾性迂是用不洽於時爾琴爾書爾
鶴爾麋奚取乎山巔水涯獨坐無言曠然若有遐思

答黃逸所書　稍節　按逸所名偉字孟偉泉州同安人
甲戌進士仕至松江知府先生爲之表墓
道南書院錄序拙見如斯未敢執爲定論承諭及感感
三變之說嘗攷諸晦庵自言如所謂也曾去學禪而李
先生以爲懸空理會者如所謂余之始學亦務爲能侗
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者此類非一非
所謂始失之禪矣乎如所謂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
之病者如所謂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
事事皆病者如所謂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
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者此類非一非所謂中失之
支離矣乎至於悟明道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之語而
知所以安頓身心悟明道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

正同活潑潑地之語而於日用間觀流行之體悟明道
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而以爲未久已有此驗以爲
不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此類非一非所謂其終也合一明道矣乎舍己從
人改過不吝此正聖賢宅心光明不可企及處而顧欲
爲之諱之何耶伊川狀明道未嘗諱其泛濫諸家出入
釋老也晦庵贊橫渠未嘗諱其悅孫吳逃佛老也不惟
紀實傳信且俾後之人知大賢非天成其於道也非一
蹴而至而凡有志者皆可爲也知君子專於徙義而學
日新而凡差失者皆可變而正也知孫吳釋老諸家之
術不足爲而凡始學者必愼辨其所從入也今之議晦

庵者執其初之失而不究其終之純其尊之者則又併與其失而諱之恐非晦庵至公至大之心也哲人既遠指南無從祇奉遺言反求諸心庶幾有得於將來耳深望執事毋吝裁正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尹任之

使來乃始知就官諸暨以養以教學在其中矣十數載闊懷不覺頓慰承賜惠何以克當竊詳致良知之說夫豈即大學所謂致知者乎大學雖不言良知而知固無二也益語其始事而非所以槩其全功也夫豈若易所謂知化通晝夜之道而知者乎固足以舉七者而蔽之矣而非所以語始學之事也孟子以良知配良能今截是一語爲相傳指訣其言曰喜怒哀樂未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吾子乃謂一念方萌未見於外不知所謂一念者喜耶哀耶怒耶樂耶有一則偏而非中矣惡得謂之未發也哉龜山云道心之微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說所及也豫章亦令學者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延平論肫肫其仁三句云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其所授受較若畫一不肖初疑程氏獨取未發之中而不及中節之和及觀其言有云存養者養此未發之中也因悟聖人所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則知所謂存養者養此未發之中也益中立而和出爲體用一源者也故其幾發而純嘉通而妙善學者可以類觀而自得矣中庸首章

而取之以矯世儒離析知行之弊不爲無功而體認未融者舉其一遺其一或反不能無疑於孟子之教矣竊謂不如直以明明德一言反求諸身默識而靜存之庶幾久而自見不離乎心目之間若成湯所謂顧諟夫子所謂參前倚衡者固將超然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而何異同之足辨也哉精一之道或不外此何如不肖荒惰寡識舉筆自媿姑述所聞以答盛意幷舊稾三篇統煩裁正不盡不盡

蔡按據此則陽明致良知之說先生雖不力辨其非而亦不盡信也

答應容庵　一所集四

既云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又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末章既云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又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若只一事何四言之未有如此之費詞者且前言不睹不聞後言不言不動前言莫見莫顯後言亦孔之昭詞意亦各相類也可謂一事乎哉程子云養之須直不媿屋漏與慎獨觀一與字其為二事可知其門人亦云不媿屋漏與慎獨不同可謂至明白矣夫戒慎於所睹人所能也不睹則難能矣恐懼於所聞人所能也不聞則難能矣蓋涵養本原之功不可一息閒斷若慎獨則事感而念生從其幾而用力焉蓋有時也竊謂戒懼本慎獨其功尤難其事尤要故程子云修此道者戒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至也今之學者動多而靜少雖默坐深室妄念橫生當靜不靜此不可以幾言也惟能以敬為主久則漸消消一分妄念則長一分天理故今之學患不能靜不患其入於禪也程子云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存始得又云靜中須有物或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無聞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觀此則靜也如何有疑萬萬示教

三承手教知惓惓此理蓋勤於求進衰年所難雖鄙見稍有異同然每觀輒喜僕數年來頗愛靜坐竊欲涵養己物庶幾老而無慚非敢效釋家之空寂也其不甚得力只緣工夫作輟豈塗轍差謬也哉周子誠神幾固語聖人事矣他章又以誠幾德兼賢聖而言蓋賢人與聖人只在安勉之間耳用功地頭更不異也明道語上蔡云賢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及請問則云且靜坐便歎其善學未知其靜也為察念慮邪正抑亦默養本原使私邪無自入乎夫易之道不專一不直遂不翕聚不發散故天有日夜聖人有寂感何吾心獨有動無靜乎學者雖少惡念而妄念未除當靜不靜不可一槩作幾看也夫幾即獨也無念既萌便屬動邊一路不可謂之靜矣若平時無存誠之功只以慎獨為聖門第一義則以何者為靜時工夫乎或問程子云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或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無聞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觀此則何由廓然大公而馴至夫寂然不動地位耶中庸首章從性道說來故先戒懼而後言慎獨戒懼者如樹五穀而深培其根也慎獨者如分別苗秀而去彼取此也其末章先慎獨者承下學為己之功而為言也語脈相承不得不爾非截然分先後者此兩章尤中庸切要聖學正途萬望澄心體認生非敢執迷而求勝也

昨承教言倉皇遊寇之餘從容談學如此信乎老而不忘也喜慰喜慰只前此固當存存一語突入容庵夢寐

便是濂洛路頭此精誠所致天啟吾子之衷非竹江果有知於冥冥而云云也存存卽是未發工夫卽是敬而無失明道先生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存存之久妄念自消理欲易明亦所以爲愼獨之地也此雖動靜二事實則一貫萬勿再疑試將存存工夫朝夕弗懈有所感則研理欲之幾必更得力耳存存不惟養德精神亦收斂在內身亦隨以康也細玩戒愼恐懼四字卽易所謂惕若所謂懼以終始兢兢業業曾子戰戰如臨深履薄皆是敬而無失之意若泥其辭則是大聖太賢終日震恐無一時安樂矣孟子所謂不以辭害意正如此如何有得更望示教

榮按孟子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理正如此書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潛玩

小兒家報至備誦款厚誨引至情深佩雅誼且述教言以體認未發之中是徑造正心失卻誠意則涉於空虛矣既而使者持尊翰至復爾云云葢緣不肖昔陳鄙見未甚分明致相枘鑿如此抱媿抱媿竊詳程門本旨乃爲初學入門者言非徑語正心事也大學八條目必先格物致知學者入門必自格致始格致之功必自本原之地非相悖也明道嘗以道南許龜山伊川歎學者化始故其相傳指訣獨取未發之中其曰體認曰靜觀曰看曰驗乃是默識本原之功格物致知之要道也葢天下之理一本萬殊者也萬殊者其用也一本在人則爲未發之中性命之眞也體之靜也萬殊在人則爲已發之和情之各當者也用之動也斯理也惟聖人生而知之聖人以下則必格物而始知耳格物之道必先本原欲格本原非講論攷求之可得也必須靜坐中體驗認取性命之眞靜觀之久妄念漸消氣象乃見非一二日之可得也由是日用閒理會底道理方有湊泊處故明道先生教上蔡以靜坐伊川先生歎靜坐爲善學葢爲此也至晦翁傳乃以格物爲窮天下萬物之理遂使人馳心於外失卻默識本原一段工夫急於用而遺其體是以有晚年之悔而自歎其支離也

其議龜山下梢亦入禪學無乃其支離時乎明道有云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又云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葢體認未發之中乃識仁也仁己物也非可求之外也於此見得分明方有地可著存養工夫故又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此養之之事也乃可以正心言也龜山諸賢正是推明知其所有之功以爲養之之地非相悖也明道嘗以道南許龜山伊川歎學者化夷惟楊謝長進今吾子不信二先生面相稱許之言而獨取晦翁支離時未定之語可乎哉象山先生云此理

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吾
容庵無乃溺於意見矣乎屢陳鄙言甚覺覼縷特在知
已不容不盡所聞以相正耳何如何如
菜謹按格物致知乃大學入手工夫似格致以前別
無本原之學也程子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知其所有格致之功也養其所有誠正之事也今謂
格物之道必先本原而以朱子補傳爲馳心於外何
怪容庵謂其徑造正心失卻誠意乎且大學章句至
易簀始定又爲有晚年之悔哉蓋先生誤信陽明所
編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以爲朱陸早異晚同故末復
引象山之說而不自知其失耳

又按朱子補傳精微廣大無所不包其謂卽物窮理
卽河閒獻王實事求是之學也其謂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卽陽明致良知之說也蓋下學上達一以貫之聖人
通卽象山頓悟之說也其謂一旦豁然貫
復起不能易其言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生
乃以窮天下萬物之理爲馳心於外何耶
答蔣道林
屢承教札及佳刻佳章雄文之賜誨諭諄切獎引過情
感媿感媿自古知已難逢不肖何幸獲聞大賢君子之
教雖相違數千里眞如侍謦欬於几席間也學問大端
幸已竊取間有所疑不敢不質願終教之幸甚夫中庸
一書子思明聖道以開來學首尾二章各舉其要使人
知所用力首章戒愼恐懼是言靜時工夫不睹不聞乃
所謂靜也故末章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申之不言不
動卽不睹不聞時也愼獨一節是言動時工夫曰隱曰
微乃動之端也故末章以潛伏孔昭申之孔昭亦莫見
莫顯之意細玩其詞似非一事反求諸身亦非一時也
夫獨也者動而未形可以幾言也故易曰幾者動之微
不睹不聞則不可以幾言也與毛詩不聞亦式大易成
性存存相類蓋指幾未萌時言也來諭有云學者時刻
只於幾上用功如幾未萌時作何工夫耶夫傳聖人之
學者濂谿明道其適也易通四十章與中庸相表裏其

第三章言誠幾德第四章言誠神幾未嘗以一幾字包
括此三者何也豈其學與子思異乎程子定性書言動
亦定靜亦定竊謂戒懼者靜之定也愼獨者動之定也
張子非外是內明道恐其入禪故通篇多言動定蓋聖
賢教人各救其所偏也晦翁自謙延平則告之云要見
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意亦如此來諭
又引程子論天德王道只在愼獨爲證某觀其論出門
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及問未出門使民之
時如之何則曰此儼若思時也既是一事胡爲又發此
言耶吾執事功已至而德遠聞不肖所祇仰而師資焉
者故敢述以請益幸終其教勿以衰愚而棄之感荷何

如感荷何如

棻按蔣道林之見與應容庵同是有動察而無靜存矣當以先生之言爲是

寄子立敬書

汝書謂看延平象山全集二家論心學最明切而延平語數條尤甚精密如云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如云孟子知言之說乃田地也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如云虛一而靜實則物乘之而動氣乘之而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此等語當時時在心也心不定不惟養不熟亦是見不明直須省去了不急之務莫使心勞靜坐體驗久久自見自分明而鑑空衡平之體可以立矣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知止兩字不可忽易看過須知此是本原工夫故能定而靜靜而安到能慮方是裁度萬殊以是事事中節明道云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今見未分明如何去養又細詢來人謂汝有眩暈時亦是用心太過陰血不足痰氣乘之若只理痰恐耗眞氣須服補血藥尤宜靜坐毋令起躁念也我初坐時全無所見只是數息令心不馳又用調息法久久漸生虛靜二法不用馳則即覺覺則不復馳矣此勿忘勿助之道也汝職頗閒亦鮮難處事正宜用功他日外補則不得自由矣知學則精神亦壯疾病亦鮮也勉之勉之二錄方欲印釘俟另

寄掬峰謂十月可回尙未有信息容翁亦在二二日回來閻矣此處只是往來避寇也太平徐庸卿志尙頗篤其舉近暮文不得數見共理茲學者實難其人奈何蓬蓽就荒助以取諸書冊而已金華有倪生鬻者書來請教未知其素如何尙未答束此書與汝兄汝弟同看交勗也

主靜辨　所集五

或問主靜援近儒之言曰讀此書心在此書勿之其他治此事心在此事勿之其他然乎予曰否昔高鳳之讀書也不覺麥漂心在書役於物矣奚其一客瞿然曰君子之讀書也心不在書他之其可乎予曰否然則安在之或閒也猶曰忘食忘憂云爾非與之芻豢而莫辨嘗之腥熟而廢分也茲其所謂一也一純也主宰也家無主則離國無主則亂主弗主猶無主也是故天下之理盡於一天下之學盡於主一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茲善言學也是故曰惟一曰德一聖人也曰得一以清得一以寧天地也故曰盡於一也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一之本體與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也其一之要道與子思子曰篤恭而天下平其一之全功與曰無適主不往也曰無

欲客不入也舍茲而學高則虛卑則支不足言一矣客曰大學八目中庸五事學多術矣一矣以盡曰八者一之目五者一之事綱舉目張異戶同堂萬語千言一以蔽之昔者夫子以一語參而參唯以敬語由而由不悟夫亦存乎其人爲客俯而思默而久之若有得爲作而曰今而後乃知吾儒之所謂學也

知行解

或曰知行二物也知先而行後也夫人將之燕必先知燕將之越必先知越否則若瞽而趨惡能得其途哉或曰知行一物也莫之先後也夫人必至燕乃知燕必至越乃知越否則若山樓而談海惡能悉其情哉予曰夫三者之言皆是也子不觀夫三知三行之等乎子不觀夫聖智巧力之喻乎其爲二物而先後也奚疑子不觀夫折肱而知醫乎子不觀夫變色而知虎乎其爲一物而莫之先後也奚疑是故知行也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所先爲而莫之先也有所後爲而莫之後也夫知燕而之燕知越而之越知牽乎其行也始也至燕而知燕至越而知越行合乎其知也終也夫知也者陽也屬諸其氣行也者陰也屬諸其質氣得諸天質得諸地氣質不齊是以有六者之等而其根諸性靈者則一也是故自夫人之自蔽其良知也而聖人始有教爲是故自夫人之自喪其良能也而聖人始有教爲非聖人者故

設此二物而强人之從之也茲天地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其諸知行之源乎夫乾陽物也其氣清是以易坤陰物也其質靜是以簡非易不足以語知非簡不足以語能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故明於乾坤之道則知知行之說矣

遣詩

歲庚戌愛敬二子登第報聞詩以勖之

有客從何來入戶千人隨索余揮謝金云來自京師五雲沛新澤一榜登雙兒千人拍手歡老臣懼且疑曾無犬馬勞何堪寵渥滋渠父非良弓胡能學爲箕閉門謝親友獨坐還靜思祕書在賢關一疏人所危孝賢遠分祿望雲思其慈一忠與一孝允矣吾家基有祖養辭微還金事尤奇有祖稱佛子一生心不虧吾翁即而祖亢爽無阿私孝誼動閭里介潔聞有司吁嗟奕世風慶澤良所遺願余忝先德蚤夜思瑕疵豈無報國腸老矣何所之念爾俱壯齡展采當明時人生不知學臧否隨其資願汝師賢途輹壯藩不羸古人戒妄語一僞生百欺君子有先憂豈憂貧與卑老夫無一事倚杖觀天涯雨峰不改色清光盈水湄

丙辰紀變

倭夷起壬子黃巖首摧殘海近邑無城世平兵未閑其時望仙居奚翅玉門關謂虜海爲家胡能越江山誰知

迄丙辰乃亦罹斯艱擾擾烏合羣力劾心彌姦高厓若
平陸遠岫殊可攀矧茲未完堞突入空自環有兵不暇
持有司不及鶯倉皇半逃匿半死兵火閒月餘餼彌張
鄰邑皆愁顏郡侯忠勇心奈此兵卒孱區畫保孤城萬
室渾無瘳壯矣盧將軍統師皆貔豺奮擊靡顧軀刈賊
如草菅敗遺亟奔海潛形失凶頑遐邇總生色火滅清
風還帥師戒輿尸罰嚴賞無慳一是不復疑何謂龍雀
鎭閭閻有公是詩成君莫刪

辛丑紀災

辛丑六月多亢陽枯槔力盡嘉禾傷農夫有淚欲成雨
山祠野廟奔殽漿誰知旱魃未爲虐一夜風師謀海若

七月十六夕未明喚起蛟龍一齊作墨墨重雲匝地來
狂飆疾驟聲相催萬屋飛甍亂如蝶千山折木轟成雷
撼海怪濤聲更烈突向西來東欲竭三村五鳥一時平
十戶生靈九魚鼈吁嗟沈魂歸海涯衝流激浪無完甿
吁嗟浮屍蔽荒野不知誰父誰人兒緣崖抱樹或不死
歸來四顧非吾土骨肉凋零鄰里空田無菽粟居無宇
吁嗟死者良可悲吁嗟生者生猶危三日五日不得食
直與死者相追隨長眉老人達今古亢言茲事吾希覩
老我聞之雙淚流仰面長吁竟何補郡侯賴有陽山公
閭閻疾苦心先恫倏眸開倉長孺澤紛綸瘝骨周王風
重念遺民若羈旅三冬冰雪三春雨後甲先庚百慮深

封章上乞天恩溥況逢賢令公所孚練谿子是彭顏徒
爲公敷仁滿亟墾死者已慰生來蘇我願清朝重民牧
郡邑得賢民自育須信天心本至仁治機每在危中伏
懷許台仲

日月看飛鳥心期對遠岑病添新絮重愁減舊杯深老
菊自春意孤桐猶古音如何杞梓泉子信息隔疏林
海宇留別許台仲

牢落江湖坐歲華是誰一劑起沈疴乾坤道在心期遠
今古話長風雨多四海幾人能骨肉五更一棹又煙波
相看不盡鐙前意他日相逢更若何
讀明道先生詩有感次韻

好詩歌罷見儀容春雨初收春日紅大地山河吾道在
午天花柳賞心同極高人品非身外最好工夫只眼中
昔年嘗夢伊川云閒對青山且靜坐家兄最好工夫長安遠近浪爭雄
病中懷許杞山

擁衾不寐思沈沈四海交游幾斷金白髮我慚羸骨在
碧山人與歲寒深盟雞有地懷今昨泛雪無舟愴嶽林
天放容庵歸作伴春風擬度萬松陰
送仙居令謝七峰述職

地僻官廉空谷音老夫感慨近來深口碑道上惟吾子
行橐花前是素琴古靈祠平柏千尺鄭老關頭松十尋
三載朝天一經過攤香不媿幾人心

送應容庵巡撫山東用秦白厓韻二首錄一
投閒已擬浮江鷁報國還留搏圄熊輿論推先歸雅量
帝心簡在是戎功且去登山尋魯叟已聞觀易薄揚雄
放教甘雨垂東土始信人閒起蟄龍
嘉靖癸丑三子相登第賦五詩勗之錄三
春入林園景物熙杏花開到第三枝九天雨露何能報
慚續庚年勖子詩
尺素忠貞傳太學秘書片雲心迹比梁公孝廉祖事黃金散
粟皆而祖牧庵祖與祖事報國能忘此世風
病骨長辭犬馬勞豈緣蕭散戀江皐迂疏學術慚無濟
薪荷惟應付汝曹

侍郎金存庵先生立敬　附
台州府志金立敬字中夫號存庵貢亭次子嘉靖丁酉
舉於鄉因兄立愛未第不試春官至庚子兄獲舉始同
上公車庚戌同成進士授南兵部主事督造上供馬快
船裁核有方內監不得高下其手考滿赴京適楊椒山
下獄卽往問候捐俸金以贈士論高之改吏部驗封郎
中持正不阿轉福建參議駐武平時山賊未靖倭警復
告督府檄統廣兵赴援兵有妄取民物者輒按法以徇
師帖然無擾改福建提學修父一所公道南書院又修
養正書院取郡邑高等諸生肄業其中先是一所公常
疏請羅從彥李侗從祀文廟事下部未行至是復具疏

上請署臬事所入俸薪分給養正書院師生值閩軍譁
露刃街衢諸司畏不出立敬躬詣撫軍請檄招撫親至
營中反覆譬曉軍酋聽命散解時海上用兵崇安尹掩
殺良民希陞賞事露按以國典尹借餽茶藏金銀酒器
百餘以進杖其吏而還之寇平賜金幣壬戌聞父恙具
疏乞休未及報卽束裝出境旣而部覆不允銓曹將議
如律直指謂思親念切非樂肥遁者比得免父疾旋愈
日侍起居躬調湯藥杜門謝客無復仕進意甲子丁父
憂執喪哀毀隆慶改元以華亭徐公薦補山東副使改
四川督學刻二程全書以訓多士戊辰陞河南參政訪
二程里祭其祠言於督學簡其裔孫列名庠序己巳陞

山西臬司迂道省母至家遂上疏乞休時兄立愛亦以
四川副使請告歸里兄弟萊綵聯歡壬申丁母憂服闋
補江西臬陞湖廣右藩未幾轉左時張江陵柄政其父
以護衛經歷請託執不從是年秋江陵父卒不奔喪進
士鄒元標上疏極論立敬對眾歎曰先朝羅一峰論李
文達猶在官也鄒方成進士敢撝虎鬚眞鐵漢子也聞
者變色立敬不以爲意曰彼論之者實難耳比行弔略
無加禮丁丑陞順天府尹行李蕭然戊寅抵京止於朝
房見江陵不私謁適王麟泉上疏忤江陵削職策蹇出
都門獨往送之郊外京兆當輦轂下中官盤踞弊孔百
出立敬祛蠹革弊節京縣之支費清孤老之影射歲省

數十萬金已卯陞工部右侍郎明年春謁陵請減扈從中官以省冗費辛巳轉左董修京師塗渠工完例得增秩江陵靳其賞止賜金帛立敬自楚藩至佐司空每事與江陵枘鑿祇以人望攸歸曲意優容是年京察江陵悉以平日建言諸公列名劣考以杜起用立敬語於朝云太宰此舉欲爲元祐黨人碑其如天下公論何江陵遂大怒不可解因卽日乞休歸家結廬於龍顧山閉門靜坐日惟著書發明理學居林下十年撫按交章薦不起平生學問以思誠爲立本以主靜爲入門每云不以求誠爲本則終至於畫餅不以靜養爲功則未免於泣歧又云予于敬如二字常目在之曾下苦功非性能也

又云若於未發前著工夫則流於禪在已發方用工夫亦是逐末俗學惟必有事而勿忘勿助方是動靜合一之學易簀之際命整巾端坐與親友訣別口占曰朝聞夕死猶自媿得正復何求語不及私而逝所著有約言存省聖諭八行注解祀鄉賢祠

蔡按一所以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程門相傳指訣先生乃謂於未發前著工夫則流於禪似與其父稍異蓋兼取應容庵之說也

贈金立愛立敬兄弟歸養序　應大猷　容庵集六

余平生莫逆之交無如金一所者時同官江右一生惟日戚戚若不能展布者乃遂上疏致政以養父余欣羨之而亦抱戚戚罔自排遣乃亦上疏致政以養母士人之相知者咸曰金應二子素稱莫逆乃今同官江右同棄官以遂孝養庶幾無媿古之達孝以不負平生篤學之初心也今一所往矣余每張目舉足無不與一所相對乃見其長子立愛次子立敬相肖於其父之素履亦各上疏致政以歸養九旬之母士人之相知者又曰父子同心兄弟又同心懿行昭揭古今罕見罔弗嘖嘖稱快而況余道誼通家之快又何如也大丈夫制行於天地間其大節曰忠曰孝而已矣君尊如天效忠者不啻千萬人各能效其忠而親之所恃以立孝者惟在人子要不可以委諸人而他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樹久大之業尚有餘年也迂叟望九之年萬緣俱斷而好賢樂善之一念尚有不能釋然者今於二子之美行乃其父與余有行於前而有感於今而余男存性亦方踵而行之益用喜甚遂躍筆直述其美云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襄裕王敬所先生宗沐子士琦　士昌

明史列傳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侵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茲百餘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祿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眞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巖阻巉絕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眞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飢民相聚爲盜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盜此可深念者四也近邱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稅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虛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徵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祿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漕運軍之苦請亟優卹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濬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按原作舟誤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八艘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

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厤元年也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姦猾濱海鹽徒出沒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盜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敕閱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丏喪歸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敘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謚襄裕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引諸生講習其中就遷按察使右布政使作江西大志友善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

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以正月起運春末過淮又以河決無常運道慮梗欲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稅興疏言近日御題黃蘗徧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部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稅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內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冊立東宮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

爲目凡七日賦書曰均書曰藩書曰溉書曰實書曰險書曰陶書至今奉以爲準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贈刑部尚書天啟初追謚襄裕（明史舊志）

江南通志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隆慶五年歷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故事漕舟五月渡淮宗沐請以正月起運春末過淮又以河決無常運道慮梗欲復海運條上便宜七事詔從之遂以六年二月運米十一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敘功進秩並賚金幣（廣輿記）

明儒學案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子中之一也久

歷藩臬值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綫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厤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名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謚文莊　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即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歐陽南野答王新甫曰夫心知覺運動而已事者知覺之運動照者運動之知覺無內外動靜而渾然一體者也

論學書　五首依明儒學案節錄

公云格物欲釋作格去之格然後互相發明可以無弊然僕卽渠言觀之旣云天下之萬象皆目光所成而十方之國土皆本體所現則自於天下之物無復有礙我者又何須格去而後爲得乎物有格則有取有取有舍則不惟以己性爲有內外程子已言其非而種種簡擇亦非佛家上乘是於心上自加一病而愈不可以相發明矣且所謂格之使去已則將盡格之乎有格有不格者乎盡格則不可有不格則未盡世間自君臣父子之大以及於昆蟲草木之細何者當格去而何者當留乎無物不有者道之體也無物不包涵者心之體也以一貫萬物者聖人之學也徧周法界者佛之旨也且格去外物以求致知則知無所麗其於致知致字亦微有不可解者公翰示之旨大約以爲世之把捉矜持者於心上加一事似非聖人之學故立此法門令其解脫夫把捉矜持者誠非矣然資稟不同而悟見有異誠使上根如公則可若初學而語之以此則非惟使其漸入於禪而茫無下手亦恐其始聞而樂而終將無據爾與裴魯江

菜按司馬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卽此說所本朱子或問駁之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之與道未始相離也今曰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閒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乃欲一切扞而去之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朱子之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佛家不娶乞食絕父子離君臣卽是格去外物之意聖人之道不如是也

學術參差千古所歎大約以攷綴枝葉與夫修飾詞說則人各以見爲地故有不同若實落從本體用功則自開闢以至今日惟有一心更何不同之有即於此有疏密迂徑之差亦不過目前殊異至其收功結局當亦不遠某嘗譬之腹痛而撫者輕重下手痛人自得其毋非不愛之然特爲之撫決亦不能得痛之實際也功夫緩急皆是對質施爲即有不同皆非忘助亦非參差惟空言爭高即無不同猶之指米意量多寡難信此某所不能仰合於門下之大略也瀾綸參贊著有上下心無二施或小或大要之皆滿其不息之體量由此言之某於門下所見未嘗不同也門下欲即物即心而格兼正慼二義故以格物爲格心以合於愼獨此門下之旨也夫心本生道常應乃其體段而物無自性待心而後居流心之所著爲物心有正邪物有揀擇此陽明先生格物之旨所以異於先儒者然陽明謂心之應處爲物而門下欲正應處二字以爲即心即物此又門下之所以微異於陽明先生者然自鄙心思之夫心之不正而後有不正之應則於此必求所以正其所以應於感化者以此合於愼獨其理未嘗不同然必去此而云即心是物則心物對峙□歷較然而除物之心或後生不察番成是內非外且又義麤機頓是惟門下透徹而用以立教若下根易疑或未肯帖然信其然耳夫心之應處爲物

與即心即物亦反覆掌耳而門下必云云者豈非以綴有應處二字則便有內外於愼獨有不合耶然即心即物又不若以良知之應用周旋處爲物如門下初句爲穩切也葢此乃門下苦心眞切之見爲先儒道其未備然意不病而語稍徑則無瘡而傷之更費門下分疏與後生耳與陳明水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甲戌進士禮部郎中象山之學誠有未瑩者坐在切磋涵養未能非其所指心體有病要之吾人所以貫三才參天地通古今爲不息者止此一事一悟百通一了百當非復有纖毫可以

加增妝綴者然琢磨非頓養蹴具積有喘鐵之志乃能有立今以好徑之心則取其直截以攻擊之心則指其未瑩而近來則又於象山所言上更加一味見成而聖人皆師心隨手拈來盡是矣與江少峰

未發已發自或問中所載程子之門人與朱子所論不爲不多要已不可盡解而今日之論尤爲紛紛然此實聖學頭腦不可不辨今復以中庸爲講則辭雖費而愈不明僕請與執事道見在之心可乎見在心明則中庸自當了然矣喜怒哀樂僕與執事無一時不發者也當其發時若以爲知即在喜怒哀樂中則不當復有不中節處而未發之中常人皆有之矣若以爲知不在喜怒

哀樂中則別有一物存主於內而隨物應付今觀僕與執事之怒時也知安在乎而知於喜怒之際不可指也若以爲學者但當求之未發也則僕與執事未怒時功夫可以打點其爲□者乎抑但求之於已發也既知求即覺覺即無不中節處而已發之和常人皆有之矣比及睡時不知又當屬在何處以爲未發則庸有夢時以爲已發則無物在似此數論似是而實非似非而亦是者頁以心之神明兩在不測指其一處未或不是而要其精微則又難定方所以故須由自家貼然後下一轉語乃見分曉耳若論其極則一轉語尤爲疣贅蓋本體不息不貳者也不息則常無起無滅不貳則一無內無外此渾然一體者也故子思指喜怒哀樂未形之時而謂之未發而其所以爲已發者本體分毫不可得而減有寂之名而無滅相頁知是也指喜怒哀樂有形之時而謂之已發而其所謂未發者本體分毫未嘗有所增有感之名而無起相頁知之妙用是也學者之所以與聖人異者正緣私欲紛拏而意見叢雜纔一念起漓渣失頁雖其本體未嘗斷滅而於中和固已遠矣只是如此說已是饒舌此須於靜中密下戒愼功夫使其空虛明淨了然得所謂本體者頁是不息不貳無復文字論說所能盡知於此自有恍然者而他歧之論始有歸一矣

外此執事所謂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無前後無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故子思指喜怒哀樂未形之時而謂之未發而其所以爲已發者本體分毫不可得而減有寂之名而無滅相頁知是也指喜怒哀樂有形之時而謂之已發而其所謂未發者本體分毫未嘗有所增有感之名而無起相頁知之妙用是也學者之所以與聖人異者正緣私欲紛拏而意見叢雜纔一念起漓渣失頁雖其本體未嘗斷滅而於中和固已遠矣只是如此說已是饒舌此須於靜中密下戒愼功夫使其空虛明淨了然得所謂本體者頁是不息不貳無復文字論說所能盡知於此自有恍然者而他歧之論始有歸一矣

見羅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其講學拈止修兩字爲宗

近來從事於道者更相瞞誑誤已誤人師心自聖則以觸處成眞是猶指本身之卽仙胎也而不知破敗之後已非元之初則築基斂已之功安可輕廢隨處致知則以揣摩求合是猶指節宣之卽是仙功也而不知血肉之軀已非飛昇之具則鍊神還虛之功安可盡廢二說相勝此是彼非終日言焉而不知流光不待則已成埋沒此生語之以眞則婉纏不透投之以大則囁縮不解若使孔子門中於九泉有地獄是流當無超度法矣某本無所知少自二氏入來轉徙交馳俱不得力近始知有所謂不息之體者本參天地而徹古今如仲尼祖述堯舜一章吾人皆與有貲分焉離是體則無功故戒愼卽所以完是體也離是功則無效故位育卽所以滿此體也

與聶雙江　聶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貞襄

文集五首依明儒學案節錄

象山集序

聖人之言心淵然無朕其涵也而有觸卽動其應也佛氏語其涵者圓明微妙而祕之以爲奇俗學卽其應者敝敝繩繩而離之以爲博要之不能無所近而亦卒不可入何者其不能無所近者緣於心而卒不可入者遠於體也聖人者不獨語其涵懼人之求於微而不獨語其應懼人之求於迹故哀與欽者心之體也見廟與墓

而興者其應也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爲之文於是乎有哭擗哀素之等祖豆璧帛之儀儀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此所以爲聖人之學也佛氏則從其應而逆之以歸於無曰墓與廟哀與敬皆妄也而性則離於是者也俗學者非之曰此有也則從而煩其名教深其辯博而以爲非是則無循也然不知泯感與應者既以幺遠空寂爲性而其溺於名教博辯者又詳其末而忘其所以然予故曰禪與俗卒不可入者由遠於體也聖人之言心詳於宋儒最後陸象山氏出盡去世之所謂繳繞者而直指吾人之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應忧曰見墟墓哀而宗廟欽者心也辨此心之眞僞而應忧曰見墟墓哀而

聖學在是矣其於致力之功雖爲稍徑而於感應之全則指之甚明而俗學以爲是禪也其所未及者名數辯博也嗟乎象山指其迹於應以是爲禪然則爲聖人者其必在名數辯博乎以儀爲心予惡乎哀欽之無從也

象山粹言序

矍曇之宗其始以生死禍福之說濟其必行是以習聞其說者皆抱必得之志而來雖狂夫悍卒皆能舍其舊而從於寂寞孤苦之鄉甚或面壁投崖刎身然指而不悔者其志誠切而其事誠專也而尙安假於言乎後世之言聖學者志本非有求爲聖賢之心因循前卻與習相成甚或姑以是而息其馳騖之倦益其心以爲詞說之不博而記聞之不多則其言不行而其上焉者始畢其力於訓註涉獵以求爲功果朝移暮易而翻於所謂痛切身心者宜其有所遺而不及矣此則立志之過也爲佛者其說誠冥漠迂遠而其爲事則未嘗苟也付法傳衣登壇說法號稱具眼以續其師者必其眞證而自得焉而猶或不敢當也後世之言學者實則不至而急於立說則固有窺之未精而見之未定者固已遂爲人人之所傳矣雖其或旋覺於未爻甚或自悔於晚年而其書遂行已不可改則其言之多也雖其本意尙有未慊而況襲之於聖人之道乎此其立言之過也夫佛者

屏除翳障獨懼有我增慢之病比於貪淫而强附宗言謂之毀謗其於執著是已之戒若是乎其嚴也今學者之論誠有智者之失矣有愚者之得矣苟其言之是而足以相濟也則芻蕘鄙夫固當兼取以從於是而乃有勝心焉或原於偏倚而執之堅或恥於相屈而必其勝甚或分門異戶又或而藩籬焉則亦無怪乎其言之多而說之激矣此則勝心之過也凡是三者相因爲病所謂本源沈錮纏縣雖有特出之才一八其中足起足陷未能自拔則文字訓解縱有煜然譬之古人畫蛇添足而令更爲之鱗爪也粉飾彌工去眞彌遠凡若是者質之於禪曾有不若此

朱子私鈔序

道之簡易不待於外襲而心之本體不萌於聞見是孔門之的傳而吾儒之上乘也然理合內外而事無精麤所惡於聞見者以其溺心於關靡侈觀而不知有融會歸一之地至有煩苦艱難靡敝白首而於道卒無得而已焉斯爲可擯廢而攘斥也矣故此理在人本自各足譬之五臟四肢各具以有生也氣稟生質之清濁不能皆同譬之厚薄寒熱之各異也聖人用言以設教著書以防流譬之因人之病而藥之寒熱上下從其所偏勝也雖以孔子之書如大學中庸經文悉言天命人心之奧則固若內經素問然後爲一定不易之則若夫論語多載問難之詞其間固有當機而發因人而施如問仁問孝之類已有非全體具備本末兼舉者矣朱陸治方寒熱各品而矯厲至道全生則同故凡君子之學不溺於聞見不離於聞見而將以反約則烏附稀當作蔡固有藉以全生者而況於聖賢之載籍乎若皆不計其歸宿之何如而但以近似者病之則尊德性之似爲禪而道問學之似爲俗固無以爲解矣是何異執內經之理以律偏勝之方其不至於廢醫護疾坐視夫人之札瘥而莫之救乎故細讀先生之書如與呂子約張敬夫深以支離爲病而於其德性躬行未嘗不諄切而屢言之也若夫末流之弊則泰山未頹冉求聚斂子夏之後卒爲莊周荀卿明王道李斯具五刑彼豈教者之過而君子之立教也固能使其後之必無弊歟惟夫世之獵取糟粕記誦成言文之以爲博也則藉口於象山是以二高視空曠無據執之以爲固也則藉口於朱子而虛談氏之爭比及數世而煩言紛紛求爲勝負而於身心了無交涉學者入其中茫乎不知所以適從蓋不考其實得既無以窺見先賢所造之底裏而緣習於先入又有以漫失在己本心之眞知而況根有染而不能淨見有偏而不能圓是以雖其入誦家傳而卒無得於眞似是非之際一唱百和羣喙眾咻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刻傳習錄序

而爲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爲學也乃復事於言是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脫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顚沛於衝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施碇纜無容然後視舵力之强弱以爲存亡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强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咀餘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己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其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卽聖爲虛無滌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矜莫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於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於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非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益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生之語以求入卽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爲長此余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

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日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

壽龍谿序　按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官武選郎中罷歸萬厤癸未卒年八十六

余嘗觀諸造化矣有心則陰而無心則陽也有息則陰而無息則陽也山川流峙萬物具茁華春藏冬形色機關不能自得而莫不得此天之所以流形品物者莫非一乾體之健運而不停一瞬而況於元會寒暑乎始於無心繼於不息極於無無而天地之德備矣人之生也氣合靈爲心動則有閒自少至老自興至寢利害是非酬酢擾動其習無窮以有閒入無窮沈私汨欲滅頂迷心積動爲息積息成陰而沴

戾鹵莽之習鳥覩其爲健乎故聖人之學獨以其澄瑩昭徹之體常照於中炯然不昏於知而不起於意泊然不貳於物而非揑於應處於中者有戒則惕然矣而矜持不事未嘗不與天游也見於外者有嚴則肅然矣而心知不拘未嘗不與體適也此其所謂乾乾者曾無一息之間而又安問其日與夕也故其德之成就與造化相爲參貳居則對越上天事親饗帝而用則統物體天至於不可知之神夫然後稱龍焉

遺書

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　見明史藝文志黃氏千頃堂書目浙江通志今佚

十八史略　見府志浙江通志今佚

江西大志八卷 見明史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天一閣書目作七卷云明嘉靖丙辰臬使王宗沐纂并序

海運志二卷 見明史浙江通志 絳雲樓書目云隆慶壬申總漕王宗沐撰今存

海運詳考一卷 見黃氏書目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今存

敬所先生漕撫奏疏十卷 見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朱子大全私鈔十二卷 見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天一閣書目云臨海王宗沐編次海寧朱有孚序今存

攬宰語錄 見府志浙江通志今佚

南華經別編二卷 見明史黃氏書目浙江通志

敬所文集三十卷 按明史藝文志王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千頃堂書目又續集八卷

敬所奏疏四卷 見明史案今敬所文集有奏疏三卷其四卷單行本今未見

敬所續集八卷 見黃氏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今補錄於後

右共十二部府志書目止載通鑑史略語錄文集四部

宋元資治通鑑義例

一先資治通鑑體製年經事緯其間尊君抑臣崇王賤霸內夏外夷大旨皆溫公所自定故今續編悉遵用之不敢有改焉繩謂通鑑之書編次年月則盛衰治亂全史則卷帙稍省易於供攜自宋受命始於建隆庚申迄於祥興己卯共三百二十年元一天下始於至元庚辰迄於至正丁未共八十八年合遼金夏三姓其興亡治亂有足紀者不應獨缺是以輒忘固漏編而次之功始於嘉靖乙卯成於隆慶丁卯以備全史之要略云

一宋雖享國三百二十年其治忽之故亦多矣故嘗謂元祐紹聖治亂之界靖康建炎南北之界景定咸淳存亡之界此其事體更革人才進退議論異同視他年爲獨多故今編所載亦視他年爲獨詳有治亂之界而後啟金有存亡之界而後成元以中國之不治然後夷狄得乘閒而主中國有國者不可全以腥氈之毒委之天數是今編之所以不可以無述也

一元之君臣立國本純於夷自開禧二年蒙受大號距其亡也實一百六十二年竊嘗槩之其君臣所爲汲汲者惟用兵作佛事二者而已卽有建立改更亦不過東支西掩以度一時而人民塗炭綱常壞亂之禍蓋不覺其全史未易知也其事體外膠既足以厭覽者之心但以事關一代而是書又以編年爲體且天開大明一統正革其命則亦不得而廢也是以撮其大都而略其細旨爲書一十二卷以存其槩考溫公之通鑑在周顯德中宋太祖事不多見蓋宋祖受禪原無征伐卽有之亦不過隨周世宗爲偏裨而溫公亦無由紀載之也恭惟我朝大明太祖高皇帝東征西伐反正乾坤之

劝獨超千古而面諭宣詔闡明謨典之懿垂法百王其事多在至正年閒是以備載焉一書之中惟是悉遵續通鑑綱目之舊而不敢有增損者蓋以續綱目曾經進御本爲制書而太祖事關當代非微臣獨見所敢擬議也

一大臣之卒在溫公原鑑亦時有稱謚贈者然體不一定也今書凡兩朝名臣有關於治亂名儒有係於斯文者則一切施之如云某官某公某人卒然後略序其平生大都而以卒後之封爵附其末焉不使諸臣與之同所以別明忠邪之分閒有官不甚尊而或議論文章道學足以垂後世者亦以此待之用以明有

垂於後者非獨以官故耳

一是書采擇全史不能無異同如宋文天祥之死挽者以丞相稱之而續綱目以爲樞密使然舊史宰相年表不載天祥入相今從綱目宇文虛中之死本傳有贈謚立廟而金史則以反書然既受金人官爵又易容稱之肅愍今從金史臨安之火通鑑纂要獨載嘉泰而舊史又載嘉定存疑者則不敢略富平符離之敗張浚傳多爲回護而今則特著始末紀實者則不厭詳續綱目紀楊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倫以降而牛皐傳則云楊太先舉鍾子義投於水今依綱目洪皓傳皓貶英州卒後檜死而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死今依皓傳岳飛傳載張浚之陷岳飛也以景著之積憾張浚傳則獨以爲媚秦檜意今從飛傳劉摯之死也由文及甫之書而刑法志載及一書詞與摯傳異今從摯傳眞宗之崩王曾草制太后權同聽政丁謂欲去權字蓋以媚太后也而王曾傳乃云謂欲增權字則似傳寫之誤而與太后面詰李迪之事不類好水川之敗夏紀以爲死者萬三百人蓋紀其實也而任福傳則云六千人則似爲福諱而與韓琦因是謫官之事不類凡此皆於比事考異之中而致旌別褒實之旨如此類者甚多不能備述略舉數事以志大槩

一是書以編年爲體則於年號尤所關係如宋太宗即位於開寶九年十一月則不當改元而遽稱太平興國元年是一年而二君其之也雖續綱目亦仍茲失今斷以溫公唐武德元年之例去開寶九年而稱興國元年蓋太祖可以無九年而太宗不可以無元年如宋廣王景炎元年元仁宗皇慶元年順帝元統元年皆以此例書之（蔡按史實此例當紀非是）

一遼金元三國皆夷然元之修史而三史並峙者元爲已地故也（蔡按三國並峙仿南北朝之例非元自至元庚辰以已地也）後不得不以正統與之固無容論其遼金與元世祖以前君亡俱稱國主名之示不得與宋並夷之也斯

正統有所專矣

一温公通鑑有大臣之拜除死免或政令之新定更革或地方城鎮之得失移徙事關係大而議論多者則先提其綱而後原其詳記事之常體不得不然而亦使覽者知其稍別於他事也計朱子之後爲綱目亦不過因此以起例今並依之

一温公資治通鑑成嘗自謂曰吾爲資治通鑑覽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讀之終篇者惟王益柔爾在温公嘗有此歎則是書之成亦未必其果行於世與否然一代治亂大都靡備於是不敢不盡心焉而亦未敢以爲有俟於後也惟覽者擇焉

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政書類存目

海運詳考一卷海運志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宗沐撰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隆慶六年二月宗沐任山東布政使時議開海運而作所載皆其議事呈文是年七月復鋟海運志於詳考之外增入海運圖並海運路程奏疏事宜考宗沐官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請復海運其疏載所著敬所文集中本傳亦載其略然史載宗沐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抵天津南京給事中張煥言比聞入舟漂沒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羅補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

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厤元年也云云宗沐蓋掇拾邱濬大學衍義補之陳言以僥倖功名不知儒生紙上之經濟言之無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也觀於宗沐可以爲妄談海運之炯戒矣

又集部別集類存目

敬所文集三十卷明王宗沐撰此集自一卷至十卷爲序頌書啟曰內編十一卷至二十卷爲詩論碑賦說傳書後約策問祭文行狀銘志講義曰別編二十一卷至三十卷爲奏疏雜著文移曰外編明史藝文志載宗沐奏疏四卷文集三十卷此本止三十卷而奏疏在焉卷首題門人張位選集然則史所載者其全集此爲位所編定歟抑其奏疏又有集外別行之本史並載之也

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　豫章張位

友人侍御劉賓卿哀師敬所先生文分三十卷刻之閩中抵書屬序不佞忝竊門牆知誼曷敢以不敏辭竊觀今海內作者犖然物我相勝持論而不下大都兩端譚名理則曼衍天倪百構一律似啖蠟者索無遺味欲提正朔空名區區與天下爭衡其誰與我修辭之子起而振之率又摹擬太過浮豔無根後聖經而先諸子鉤字抉句飾不必有之事務以炫奇大雅先生未嘗過而問

矣夫辭之弗得而以理揜焉與理之弗得而以辭謾焉
舉堂下辨曲直耳超乘而上力可强而能哉先生抱命
世奇才少游鄧署閒諸鄧雅習文辭相雄先生亦時時
過從與講左馬離騷之業顧念此非其至也乃更辟塵
捷關沈潛性命淵奧遠覽昭曠上友千古恍若有合焉
繼而咀含六籍厭飫百氏攷證當代凡典制名物山川
風俗金穀韜鈐之緒邊筴夷情外家眾流之旨罔不洞
析原委而折其衷參益見獨靡疏博收而弗濫先生之於
道可謂深矣故其宣諸制作藻澤仁義經術曲中事理
委紆汪洋透其意之所之而止神采所詣沖然色相蹊
逕之外殆鎔匠歐陽氏法而上逼賈董所謂理至辭達

超乘而上非耶是足以傳矣先生自東髮登朝即以古
名臣自期居比部則精研獄律稱名法家已督學江粵
則倡道東南稱名師颺歷藩臬凡一切條布具爲世程
稱名方岳既歸臥天台者十年用荐起尋晉大中丞控
制江淮總轉輸大計陰以兵法部署漕士俾百年窳黠
一旦畢起此之爲烈軼蕭駕劉可與徒託空言者比耶
慨自道術裂學漓士各以資近就業取名於世世則滋
不信也理學家趣高意廣質之實用或罔副文人非無
一言幾道奈倣帚自享行不相掩何由是禮法之士愈
益厭薄之謂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乃可爲理殆有激
乎其言之矣有是以道禔身顧程績績著考言言彰不

足以破下士笑而解說鈴之嘲乎今先生之大者方將
榮施社稷耀竹帛爲光其微者復且土苴萬有喀焉兩
忘無言境辟則大鵬已翔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耳
昔先生督學江右時賓卿偕不佞謬蒙國士遇受教且
久今先生道日深而勳日高賓卿攬轡南北自樹風裁
媿不佞僕遨如故陸沈文墨無絲髮之效三復茲編憶
歲月不猶覿無恤之簡而憮然自失者乎故僭敘刻端
幷識所感爲賓卿復且重有期於吾兩人者藉手師門
終有在也萬厤元年長至日豫章門人張位頓首撰

又　豫章劉艮邨賓卿　稍節

吾師敬所王先生自東髮登朝時即以文章名重天下
余讀其文見其博古通今出經入史若雲舒霧捲變幻
不羣竊嘗私心謂先生之學之博才之奇即董賈何讓
既而及門受業親聆遂論又見其發揮聖賢宗旨一一
中俗學深錮支離汗漫之病乃知先生蓋不特以文章
名世也歷內外凡五六遷所至一切敷布俱根本經
術而澤之以文學爲天下賢士大夫所宗顧時方毀方
爲圓而先生自立最高自信最篤坐是不合退而居於
天台鴈蕩之閒者十年乃先生之於道則益深而計慮
天下之事則益熟也穆皇即位之四年河運告變舉朝
坐視無奇策起先生用焉比至即審經權酌利弊一時
轉輸規畫足以振數十年之頹廢而裨之理此非其文

章致用之實耶夫古人之垂不朽三立德立功立言今
先生身心性命之學力追聖賢而揮霍震耀之業揭掀
宇宙至其餘者又能發爲文章近之闡明乎性靈遠之
潤色乎皇猷大之安攘乎夷夏小之經理乎錢穀若探
囊取物種種具備豈非古所謂經世之文者與弸叨爲
門下士扈先生知遇不減國士媿無以發先生之蘊敬
請而梓之以俟後之學與仕者考焉萬厲元年長至日
豫章門人劉良弼頓首撰

又螺川賀一桂　稍節

明興二百禩來以立言名家者可僂指而具始則劉文
成宋文憲掀爲之今其言具在栝蒼之奇峭金華之閎
自有在其繫斯道而傳也信然哉信然哉萬厲二年季
秋螺川門人賀一桂頓首撰

遺詩

感遇　三十一首錄二

朱絲出織手梧桐生紫岑兼致金與漆和合成徽音一
彈山水調再鼓龍鳳吟自意雖已適曲高人不聞

古人重適意今人重浮華顰眉臨鼎食何用多若嗟君
情縱如山微毫慎爲瑕野中茹藿人長歌臥雲霞

奉酬舅白崖先生寄示玉輝堂詩次韻二首錄一

宦路惜芳菲經年背玉輝劍花看客鬢草色變征衣實
落山閒桂雲空江畔磯故園行樂處應得夢中歸

九日宴方厓趙侍御宅　二首錄一

共是羈棲客重陽樽俎過菊開燕地晚霜傍豸衣多異
國親鄉語閒官足嘯歌君才並陶謝述作定如何

還家移居雲峰山寺　二首錄一

整駕旋故鄉宴笑款交親稽以清景戀言棲祇樹林凌晨別城郭緣雲陟嶔岑逼仄上高頂萬室皆平臨舉目見青山世事非所任擷華愛豐條玩鱗俯懸潭違世屬天路失暑多叢陰嘉招偶履運紛華悲滯淫已忻歸里廬兼還愜幽尋鐘磬發林樾淒清益道心無營豈惟夙玄悟徵在今

至留都同鄉劉艮所諸公招飲承恩寺賦二首錄一

鄰第開瓊宇深松隱法堂無緣窺色相有分逐金章歲月珠林古煙雲紫蔓長叨陪方洽興瞑色起林塘

陽朔舟中得舍弟漳中途書二首錄一

吾與子來時別祖江之千歲月亦幾何祖墓草已繁骨肉姑云離乃作幽明端子歸得先哭吾猶守微官生別已足悲念死情更酸然獨耿耿舟夜淚下摧心肝

江上別符松巖僉憲二首

吳門十載憶分襟此日天涯意更深家望赤城徒縹緲歲移青鬢漸侵尋江聲晴轉驚離夢山月霄懸照別心悽斷自今琴上曲不是相思卽越吟

明時無事用才移抱略如君亦許歸蠻中初識新龍劍江上猶驚舊豕衣玉女雲開青鳥度金鼇雨足紫芝肥病軀人有滄洲志相待煩君埽釣磯

性理之學三十一　宋儒別派　無垢張氏學派

主簿于忠甫先生恕　無垢張氏學派

黃巖志寓賢于恕字忠甫諸城人紹興中以父定遠爲州判官寓居邑之桃夏中特科歷官靖安尉昌國主簿恕少受學於毋舅張侍郎九成九成謫嶺表裹糧從之汪應辰楊光遠皆折行輩與之交尤豪於詩有文集數十卷

赤城志僑寓于恕諸城人字忠甫張侍郎九成之甥中特科終昌國縣主簿紹興中以父定遠爲州判官因寓黃巖

橫浦心傳錄序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二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階庭閒草花敷榮春聲喧囀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閒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歎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

論經史難疑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子學生郎瞻巖得數語纂爲新錄而士大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媿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聲來丞邑黃巖一日訪子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款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閒聽其歌謠知吾仲聲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醅和而篤實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藹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中人不復祕其藏因出以示之即斂衽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使爲無用之藏願公畀我我當板行于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即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滈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　後有黃巖丞刁駿書後云板置縣庠

直閣趙然道先生師雍　象山陸氏學派

台學源流趙然道名師雍宋宗室居黃巖滈熙十四年進士官終朝議大夫直寶章閣嘗問道于晦菴象山二先生象山四荅書其略云聖狂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今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又云若善利之閒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于清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念慮之閒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晦菴一書有道聽塗說之戒有千金做帚之喻益當二先生議論未同時也

案按千金做帚之喻乃荊門閭訐之後象山既殁議論未同則終不同矣一所先生惑於晚年定論之說謂朱子晚歲所見與象山同是誣朱子也學者宜細審之

象山全集與趙然道書注云諱師雍台州黃巖人滈熙十四年進士與弟詠道藏名師事最久與趙然道書金谿陸九淵子靜撰　象山全集四首

某驚蟄前乘晴登山尋復積雨二十四日少霽始得一

訪風練飛雪之狀方念不得與賢昆仲共之是晚來書適至喜可知此也去非從善勇決如此沛然之壯在胸中矣又何以觀瀑爲哉狂聖之相去遠矣而罔念克念之端頃刻而分人心之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克艱之說從逆之戒伯禹進之警戒無虞之說逸樂怠荒之戒伯益又進之明明穆穆聚精會神其切磋琢磨之功如此若已汨於利欲蔽於異端逞志遂非往而不反雖復雞鳴而起夜分乃寐其爲害益深而去道愈遠矣奚足以言此哉冷然道方恥利欲之習知異端之非願益致擴充之功則吾道幸甚

茲閱來書知此志不替有加夫道一而已相去千里相

後千歲者猶若合符節況其近者乎然古人所以汲汲於師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之者深懼此道不明耳於其大端大旨知其邪正是非形有相近而實有相遠則知精微之處亦猶是也夫子十五而志學則既得其端緒矣然必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後曰知天命及其老也猶曰我學不厭今學者誠知端緒則亹亹翼翼自致日新之效者其能自已乎秋涼過我當究是言時事第可永歎良難言也王參恐未至如傳者之言回書不見情實此其常態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蓋在於此然道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

黃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沒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翼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趨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眞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爛於浮文

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
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
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之士也求
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
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
志哉今靡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
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
開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
於清明剛健一有縱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
念慮之閒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簽藥勝
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

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强中乾之證而
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
乎略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闇以自
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
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切
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
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
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
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
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
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蓋近之矣夫子所謂克已復禮爲仁誠能無毫髮已私
之累則自復於禮矣禮者理也此理豈不在我使此志
不替則日明日著如川日增如木日茂矣必求外鑠則
是自湮其源自伐其根也侍旁千萬致意適旅應酬之
冗不及拜書

答趙然道書　朱子　大全集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
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憮然自謂棄一官如
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
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計聞之慘但故舊零落自爲可傷
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諭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
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考亭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
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
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議其僭豈今垂老而
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傚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
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
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
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當以數字答之
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諭寫孟子字多
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

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判官趙詠道先生師蔵　象山陸氏學派

台學源流趙詠道名師蔵然道之弟同受教于晦菴象山兩先生象山語之曰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

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

未嘗學問思辯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中庸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與趙詠道書四首陸九淵　象山全集

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爲蔽故敢於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辯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于陋而已矣先生登開禧元年進士官終僉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與趙詠道書四首陸九淵　象山全集

案按此書先知後行既知必行與朱子之道若合符

節陸氏此言可謂醒乎其醒者也學者宜盡心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歎但爲痛心
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溫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
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爲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
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
奈何況在襲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卽理
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爲道
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究此等眞正畫春冰耳迫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
則立不豫則廢故書曰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人
所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若平居一有緩懈一有凝
滯則精神立見淩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
到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
不求耳又曰亦爲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
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
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卻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
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
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太
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慊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

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閒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副使應原忠先生良　金克厚

明史儒林錢德洪傳應良字原忠仙居人正德六年進士官編修守仁在吏部良學爲親老歸養講學山中者將十年嘉靖初還任伏闕爭大禮廷杖張璁黜翰林爲外官良得山西副使謝病歸卒

姚江淵源錄先生名良字原忠浙江仙居人與金克厚同師陽明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伏闕諫大禮逮獄子杖能發明師訓以淑來學稱王門高第弟子

郎中金竹峰先生克厚　附

姚江淵源錄金克厚仙居人與同邑應良師事王文成刻志問學壬午海日翁卒文成使門人子弟紀其喪因材分任先生得監廚未幾連舉進士語人曰我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其善學如此按先生嘉靖元年壬午舉人明年成進士任郎中以廉潔稱早卒

應方伯良墓誌　安福鄒守益　康熙僊居縣志

嘉靖己酉冬十二月十二日僊居南洲應公卒于正寢逾年以倭寇奔軼諸孤等奉葬于南溪先塋之右甲寅

木等以狀徵於林州守元倫丙辰門人景山李僉憲一
瀚以銘告於守益守益與公登第同公宅繼母憂守益
侍先大夫疾其南歸同逾十二年今上紹統北上其入
史局同守益下獄謫公杖闕下其得罪同公參廣西迂
道訪山中握手道平生甚洽嘗約升天台訪公而遂成
隔世矣謹抆淚銘之以洩予哀應氏徙僊居西山自諱
翁之始曾大父文正大父宗儒以農爲業大母陳以節
旌閭父愼齋翁昌讀書有孝行任分宜縣典史有惠政
鄉賢名宦並崇祀焉公諱良字元忠別號南洲聰睿不
羣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就外傅博誦經史雖瘡甚粘
於席罔廢業父憐之戒勿讀俟外出誦不輟且能通大

意十三入郡庠自勵號舍中清淡不堪每至忠孝節義
事輒憤激若身當之及成進士避逆瑾引疾歸比讀中
祕書友甘泉陽明二先生既有得折節執弟子禮與四
方豪傑倡學論政務見諸實功既歸從游者日眾率隨
才就之鄭少谷自閩來訪與應石門黃久菴大雪聚講
巾山顧東橋爲郡守作玉輝堂以紀其盛御史朱君節
吳君華陳君察交薦之與呂涇野湛甘泉同刻愼齋翁
促其行授編修得封父如其官而母許氏孫氏俱太孺
人時大禮議起桂見山素厚公欲招爲助謝不往卒隨
眾受杖瀕危困始甦奉冊封唐王及妃賻贈無所受中
途兩告病不允尋聞父訃徒跣奔歸執禮謹甚服闋陞

山東副使督學政時毀像沙汰之例行處之各得其方
闡明師教以身爲率士心日悅以積勞成疾上疏乞休
撫按暨銓部交留之至有德望老成樹揭幟風厲一
方之襄逾二年陞河南參政尋調廣西以督糧餉察邊
務爲職益有謗言矣公論量田賑荒諸事暨阻創狼寨
立打手營侃然自持至今惠於民而權勢朋謀嗾之故
雖陟廣東竟以罷輭歸辟給事宗鎧上疏稱冤極論黨
同伐異之弊格于例不報公處之怡然立祠宇輯家譜
以孝弟爲子姓先朔望宴享斬斬成一家規尤不忘民
瘼遇旱躬歷巖嶮祈禱多應歲凶力言郡邑奏荒賑恤
鄉人賴之而無或干以私待宗族有恩以進士坊價買

田三十畝分佃族之貧者而不收其稅公美鬚髯善談
吐慷慨超物表別時之忠佞若涇渭與人交傾竭肺腑
竟日忘去聞一善必揚之後或負所聞不爲悔閉居小
樓披閱古今或瞑目靜坐夜半或披衣索燭劇飲浩歌
人以爲異而自得逌如也年逾七十矣猶冒山谿拜誠
意伯祠下爲贊以表夙志董郡守廉其食貧欲厚賄之
飄然拒謝而歸其自奉麤衣糲食終其身不變所著述
梓行有孝經正誤顏氏家訓海道經聞善錄闡微錄旌
忠錄訂正魯齋遺書遜志齋集西山應氏家乘其詩文
若干卷藏於家配張氏東郭翁琦之女察于諸生而歸
之子男四本太學生先公殁次木材穀皆邑庠生克嗣

公之志女三適太學生黃承道邑庠生朱雀顧義根孫男七煒炅燮燾默焯煇炅邑庠生女一尚幼景山莅吾邑守己愛民不媿師友茲復篤於存沒惻惻圖永懿行則公之教學其有徵云

雜錄

贈別應元忠吉士序　增城湛若水元明撰　甘泉集

斯道喪而友誼之廢也久矣自予抱此志以求於天下天下非無愛予者而獨寡予助者也正德丙寅始得吾陽明王子者於京師因以得曰仁徐子者辛未因陽明得吾仙居應子者又得吾武城王子者日夕相與論議於京邸王子於吾言無所不悅應子者忠信而篤學其及鳶魚昭昭已明示我心苟不蔽安能出於是知止乃有定動靜原非異見之卽渾化是名爲上智其次在敬中有粲然卽一爲萬理外此以索萬舍身別求臂逝川萬物宇宙間混沌同一氣充塞與流行其體實無二就於吾與陽明也始而疑中而信以固非苟信也夫觀道者如觀星矣一人指之不若十人指之之明也濟道者如濟舟矣一人操之不若十人操之之易也王中舂子奉使南行而應子歸奔乃與俱焉過畏途歷艱險憂悲愉佚而予莫應子違予登金山泛太湖臨虎邱訪吳下而應子莫子棄應子者實以自信而虛以相受予間與應子處相觀而善之機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非養敬有爲心累勿忘以勿助其機極簡易嗟彼世間儒憧憧起私意自然本無爲廓之配天地

與黃宗賢論牽制文義書　癸酉　王守仁　陽明文鈔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間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辨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遺書

南洲應先生文集序　仙居吳時來惟修撰

汶上郭黃涯子起爲浙江左轄也既閒省事乃檄僊居求南洲應先生文集梓之紫薇堂將以行於遠云集凡若干卷先生之叔子材以黃涯子意謁來謂來爲先生後進知先生宜悉屬之序先生歿殆二十餘載矣來懼其遺文散佚也曾謀之李景山子林介山子二子葢嘗有志於是役矣而業未就今黃涯子來集用告竣豈非彰美傳盛有待而然歟先生諱良字元忠少有異質十歲能屬文每出語輒驚其長老既舉正德戊辰會試因劉瑾擅國事避歸至辛未乃赴廷試被選爲庶吉士讀

中祕書先生性既敏又陟館職益博墳籍考證期斷國謀以贊聖謨行其平生比因親老告養家居十載屢徵弗起又師事湛甘泉王陽明二氏尚論古人折衷所學當是時聲譽葢籍甚也嘉靖初迫於新命先生亦思以所負見之行事值廟堂議禮持論不合亡何出爲山東督學副使陞廣西參政齎表上京師宰執張桂二老稔知先生者欲招致之密喻意曰北司成正以遲公先生正色曰朝廷官爵未可輕以許人乃陞廣東右布政未幾而言者抵以他事遂歸前後在官不及十年也夫先生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陵轢奮迅之氣稍斂抑即台輔可立致乃先生之意不出於是自雄其才

不難於慕古之人其視天下事亦無不可自我爲之者方其養志山中也寧耿介以厲守退靜以俟時砥節不渝將以身爲士人正鵠其出也又肯戚施簉傑以圖尋尺功名耶卒乃骫骳寡耦抑以退希情振古之英不勝委瑣之議此世之所爲先生惜而先生之所遯世不悔者也既歸讀書灌園不涉世事閒或被酒任倨人遂以先生曠僚落魄若有所未平者不知先生才高意廣睥睨世人無足以當其意而人之視之亦自茫然卻顧要其中無他腸意合志同即傾倒無閒又豈以得失爲詘信耶先生故善先贈君率菴先生來童時侍左右嘗見先生銜杯論文高談闊辯英氣奮發窮夜達旦叩之

而應時或對客揮毫辭無所假下筆立就壯思奇義滔滔然如泉湧不休也與人尺牘數語奇絕今惜其集中不盡載所載者大都理足氣贍體高意正歸之通理道明世務規來世絕無儇媚之習粉澤之飾其視專門組織掠取於人而離其本蔑不爲之矣故讀先生之文而其人品亦略可考而知也來也亶不聰獨能嚮往前輩苦志問學實視先生而興起焉其意謂夫不爲先生不止也即今業以不成而棄去之見他人有作亦且退舍何況先生藝苑先驅又敢伸筆評定哉獨以先生立朝立身大節偉然其未盡而可傳者不啻以其文焉已也故爲次其所慨慕者如此景山往矣其持是以質之黃

涯子介山子儻以余爲知言其相與推而明之毋俾偉志奇節泯泯無傳也李子名一瀚林子名應麒先生鑒其才以其弟之女女之郭子名朝賓先生爲學使拔之未遇之時者也眞心嫩行不負所期茲役也傳美篤舊兩有益于世風幷書之以曾之

遺文

議大禮疏稍節

臣觀往者廷臣議定追尊興獻帝典禮詔行天下情文備至近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等復倡異論致聖心疑二莫知適從下禮部再議荷蒙洞察倘誠不爲邪議所惑批答有云奉承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斯言一出中外歡呼以爲聖人以義制情可以爲萬世法近閱眾議未安行取桂萼等來京大小臣工惶惑莫措竊恐主德未和百事罔度宮闈由是閒隙上下由是猜疑有傷治化爲禍不小臣等備員徼臣義均體國不識忌諱昧死上陳仰干天聽今之爲議者有二禮官之義欲考孝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後者有拂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皇上未從之意此國論所以難斷而大禮所以未定也蓋諸臣所議皆據禮經爲人後之禮與宣帝光武濮王之議皇上必以爲今日之事有不相類尙欲博求故典以爲定論臣等竊謂禮文有未備者不必强以爲同人情有未安者不敢據以爲

得宜若力主二三小臣之說以興獻帝爲考追改孝宗爲別稱則當武宗上賓之時大位猶虛上有昭聖皇太后爲天下母逾十六年遵祖訓與遺詔二三大臣贊謀迎皇上爲之後又三年矣孝養恩慈中外頌美一旦別有所稱雖皇上有難言也昭聖皇太后之心未得自安孝宗武宗之靈其何以慰也聖明淵默之下必自得之臣等以爲義起之禮惟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今之爭論不決所重者只爲父子之名考孝宗則興獻帝無他子考興獻帝則武宗奄棄孝宗絕矣非皇上爲之子更無可繼之望興獻帝有皇弟在後宮儲祥子孫千億他日以支子入封主祀興獻帝固始封之祖與九

廟同其世享矣獨於名稱之閒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
耳傳曰眾言淆亂折諸聖太祖高皇帝聖人也兄終弟
及儀禮未聞菜按公羊莊三十二年傳魯一生一及何
休解詁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又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子繼弟及注弟代兄之
位謂之及是此語始見公羊傳儀禮喪服無之也祖訓
所載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聖祖所定者也五服圖
下有曰凡男爲人後者爲本生屬親孝服皆降一等爲
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所後者固名父母本生者亦名
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與所後父母有別而猶
存一本之義也至於妻爲夫族服圖下有夫爲人後其
妻爲本生舅姑服大功舅姑之名猶不之變父母之名
可以例推或者疑於二父之名按禮文律文有同居繼

父不同居繼父未妨一本之義兩統二父之疑庶幾可
釋矣仰惟皇上既遵聖祖兄終弟及之訓而入繼大統
即可以聖祖律文爲法而定禮擬名於孝宗稱皇考於
興獻帝稱本生考或加美諡如孔子之父曰啟聖所後
本生降殺輕重釐然自別矣至於別廟之說實踵哀帝
之失他日立後將毀之乎將存之乎萬世永祀將從太
祖爲繼統乎從別廟爲繼嗣乎伏望皇上必審於詢謀
毋惑於邪說不爲目前之快意以犯後世之公議庶幾
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天下非重天
倫非輕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失矣

按此疏據大明律以定本生之稱其說最善非諸臣所及也

賀熊大巡平寇序

嘉靖己丑十月劇盜起山東至相率部伍署號揭旗殺
官卒支解殉眾肆掠境內時大蝗饑礦徒暴客翕翕扇
動齊地大震維時監察御史曆溪熊公奉命按茲土至
方越月歎曰是將爲國深患不惟東方憂亟疏以聞迺
博謀密斷檄羣僚授方略誓必撲滅毋逸出境士既振
厲賊乘新銳索戰屢敗遂擒渠魁戮羣醜購捕餘黨山
東悉平先是廟堂議以熊御史必稱委任宜遂委之報
可已而捷至上大嘉悅出內帑金二十兩文綺四表裏
以賜于是侍郎竹澗潘公都御史梅谷劉公暨藩臬諸

君子交賀且爲若詩昭厥功見廟算之明而歎上以禮
使臣之厚也良嘗備員太史後宜敘次其事夫惟成天
下之務者莫大乎豫昔正德辛未盜起近甸毒徧中原
流漫荆楚大江之南至屢命將集邊兵竭轉輸歷三載
甫定而國家元氣自此大耗則以不豫故耳向使當事
者圖漸於微逆折其萌宜不若是烈然則今者山東之
舉賢於百萬師遠甚天子軫念元元若恫瘝乃身蚤夜
思得才節大臣柄秉國均指日膺簡召入贊內謨公必
能以豫於山東者爲天下豫天下不足平也

按明史本紀此年無兵蓋山東土寇旋起旋滅故紀
不載耳

贈都憲瓊山唐公序
國朝建制閫於南贛以都御史莅之其敕曰提督軍務遡漢唐宋及元未始有也蓋歷代之制南服也曰交廣曰五管亦曰嶺南東西道曰江西曰福建曰京西湖北湖南沿革非一今亦因之其在南贛諸境則不過列郡縣分治而統於附近諸藩疆域既殊風氣迥異聲勢靡接事變易生譬如魁梧膚頎之人要領弱而神氣亦衰是以漢世有南越閩越之征唐末有湖南南漢之僭非特時變形勢然也夫南贛僻壤非同都會然而據上游控嶺海處江閩楚粤之交崇崖絕壑延袤數千里蠻酋雜種錯居其閒獷獪亡命羣竄蟻附苞糜既固巢穴愈深時平則劫上流有事則首亂階此制閫之設所以威不軌而銷未形合眾輻而歸一轂漢唐之英有遺策焉耳故正德季年桶岡諸寨既平聲威益重逆潛憚而不發發而遂擒實藉上游之重上初龍潛深知其事尤難其人今年夏以廣西左轄瓊山唐公爲副都御史莅之藩臬羣僚得人是賀良早辱教邇來佐公與處益久僚友以崧高贈言見屬雖不文弗獲辭夫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世以爲名言司馬文正公善論治者亦於上前稱之其果然乎否耶治法治人必兼得文正蓋有激云爾我聖祖損益六典以定官制治法粲然冠絕千古列聖因之復於南贛開府以制四省而奠南邦萬世不易之

定制也故雖三邊之總制其設有時南贛之督府永永不廢況得人如公海南人才儗倫上國邱文莊蓋世人豪謀王斷國具見大學衍義補一書而世以博聞重之非通論也唐公於文莊姻婭也少負材名首鄉薦魁禮闈高居養志且二十年既而歷歷中外最著於滇南廣右閒頃者安古田反側化寇戎爲赤子不費一錢不發一兵有仁者之功其他正名分抑僥倖數大端表表甚偉所謂治人者非邪然則上所以大用公公所以報上者皆可知矣

遺詩錄二首

送楊石翁致仕

社稷安危昔寄公衮衣信宿暫留東雲龍共慶千年會河漢遙憐一水通數篋圖書行色壯九天雨露聖恩隆瓊樓玉宇從茲遠猶恐清寒入夢中

三月晦日同湛甘泉顧未齋鄭少谷遊湖上作

相將一葉逐鷗浮細柳新蒲綰客愁九十韶光行已盡惜春聊共作春遊

送金宏載令六合序　應大猷　容菴集

余友金宏載氏尚志砥行維裕以孚而困于科舉之學有年矣既聞陽明先生之爲聖賢之學也而往事之篤信力行若賈之攢貨水之趨壑也越明年而舉於鄉又明年而舉進士其氣貌凝然有立而其中益充然有得

也其不知者曰陽明之學于科目也如是其知之者曰陽明之能以善及人之速也如是予曰否陽明猶夫教諸人者也宏載猶夫學陽明者也譬之種藝其種美其地沃及其時而播種之而培植灌溉之則勃然生矣陽明固善樹藝者矣其能變不美之種毛不沃之地也乃東南阻饑愼厥守令而宏載得六合過余曰民將槁矣將安所生之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四時行而百物生斯之爲大造而人之所以爲生意者也宏載生意具足而以陽明之學播種之培植灌溉之其有勿生生者乎故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沒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茲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其豈以塊守此心爲足以了天下之事夫亦以生意之不容以自已焉耳充是意也雖家四極體萬有不見其不足也而矣一邑之虞也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無是心而有是政猶之插花於瓶越宿而萎否則雕繪之花焉耳有是心而無是政猶之襲中之樹高不踰尺否則蟠結之樹焉耳是故生意欲足地步欲寬條理欲密而生生斯不息矣宏載往哉六合其更生哉

巡撫石玉溪先生簡

兩浙名賢錄石簡字廉伯台之寧海人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餘干縣知縣陞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考績之京不謁見權要權要銜之僅轉刑部陝西司郎中改南京吏部文選司郎出知廣東高州府高州當猺賊焚掠之餘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戴之如父母以才調直隸安慶府歸塗遇盜發其囊橐如洗盜嘖嘖去安慶地當北省之衝應酬不暇民甚苦之爲之均賦役節冗費歲計省銀四萬兩刊爲令迄今不廢陞雲南兵備副使轉湖廣按察使未幾陞貴州左布政使所至聲績赫然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簡威望素著檄委招撫簡單騎而往諭以禍福悉倒戈降無何以病乞身歸久之以薦補山東左布政使晉雲南巡撫都御史而沒簡平生忠信剛介利之所在一介不苟義所當爲貞志不回故茲職精明政績炳炳所得俸餘悉周親族囊無餘藏嘗營一室弗克落成終之日幾不能具棺斂葢入官三十年而以貧終身如簡者不易見也

台州府志石簡字廉伯號玉溪寧海人父文彬弘治間貢授湖廣羅田訓導事父以孝聞簡登嘉靖癸未進士自幼篤學長從陽明先生游敦尚實行不騖口語初令餘干清愼公勤百廢具舉不諂事上官去之日有僉事某銜之以峻法鞫其庫役欲以枉法中簡其人引刀自刎寧死不忍誣公其服人心如此陞南京武選司主事轉刑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值考察一秉至公不徇權勢陞高州知府高故多盜簡至盜盡解銳意撫摩興學省斂一郡大治逾年調安慶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卷而

已安慶當水陸之衝供需無藝簡爲裁節歲省四萬餘
金歷雲南湖廣山東藩臬巡撫雲南所至有聲以右布
政徐楹輕入沅江邊地被害竟坐落職時論惜之生平
制行高潔而心尤長厚不爲矯激自家食至歸休非公
事不入公庭宦遊三十年歷官十一任懸車時至賓客
之資亦乏以供信爲天下清官云

浙江通志武功石簡字廉伯寧海人嘉靖進士授餘干
縣知縣歷陞廣東高州府知府高州當猺賊焚掠之餘
多方料理民得蘇息更安慶府陞雲南兵備副使接壤
安南民苦山賊茶毒且險阻勢難征勦簡設計生擒二
百餘人斬首不計其數地方以寧轉湖廣按察使陞貴

州左布政使時五溪諸蠻四出劫掠攻勦弗克撫按以
簡威望檄委招撫遂單騎往諭以禍福悉皆投順改山
東庫有餘銀悉資兵餉陞巡撫雲南卒　本縣徵錄

遺書

石氏家藏稾　見浙江通志今佚

遺詩按寧海縣志所載文五篇詩七首俱不見佳今從三台詩錄存詩二首從三台文獻存文一篇

遊徐氏園席上呈文似山僉憲

金谷繁陰合重來散客愁池分星海碧路轉草堂幽把
芰驚新序流觴憶舊遊臨風一延佇何處是滄洲

送張咸齋大尹西歸

滄海歌鴻雁中朝憶羽儀離居當暮景命棹復春期田
落芳洲暗花飛淑景移感懷多涕淚臨別灑征衣

遺文

遊白水洞天記　三台文獻六

越之東有老人焉生三年而瞽今餘六十年而一無所
覩然慕四明白水之勝弗能置也持其子德洪往觀焉
德洪偕徐子汝佩柴子鳴治與俱而吳應元氏亦在侍
四子者皆陽明先生徒也白水去老人若干里山形欹

歸如跂中有洞如房驚瀑乘高布空秩秩如練容如振
鷺聽如鳴玉入洞視之如珠簾然下有寒潭其受如容
其靜如定其溢如去污其照而不入如鑑魚撥而溪雲
流鳥疇而松濤冽眞東南一偉觀也老人入四明寓於

而謂有資焉是目且無功也而可乎蓋視之在心而視之竅在目見明暗者其竅也通晝夜者其心也故目有所不受而心無解否是故聖人以心視眾人以目視其不以視視以心視者盡物以目視者不接則弗見焉以視視者弗示則弗見焉盡物者闢物而逐物者物於物是故觀於身而可知也客曰聖固廢目與資乎曰非是之謂也不廢目與資而視者聖人之所以同乎人也不特目與資而善視者聖人之所以立於獨也今以不幸而弗存者歸諸同而以其幸存者擬諸獨無乃不可乎且客不聞舉掌而見天下居其室廬而視垣一方人俗傳以為神而不知其本體之明有固然者弗思爾也且以舉業發身者往往營殖自私甚至決敗檢法亡忌心

醜鄙之爰書座右自儆曰莊生以讀書不悟者為糟粕劉君亮以舉業為犬豕食糟粕之糟粕若然亡怪其射利苟竊甚于穿窬也棄去從陽明先生於會稽得聞良知之旨躍然曰是矣是矣聖人決可學而至也既歸遍以其說語諸其鄉之人其鄉之人皆膠于舊聞聽而駭之相與指目呼貞士為葉聖人云貞士不為訝持之愈力時有以隨處體認天理為教者又有以洗滌心垢為教者貞士曰理非外鑠心本無垢其超悟自信類爾以故游陽明先生門者皆敬慕貞士人人自以為不及也貞士讀書不求盡記然經涉省覽必得其宗詮所在性剛直肯面折人過然胸中無城府未嘗逆詐不喜飲酒

恆陽葉貞士墓誌銘仙居林應麒必仁撰　介山纂略

貞士姓葉氏名愼字允修自號恆陽其先僊居小同人也五世祖諱成甫者娶于黃嚴徙家雞鳴山生平陽知州士元知州生天銘又自雞鳴山遷于牛橋今其地俱析隸太平縣因著籍焉生哲號迂川迂川生刑部主事諱鳳靈號未一登宏治壬戌進士配陳氏以戊申正月二十日生貞士于牛橋貞士生十有餘歲而主事沒乘喪變羣侮蝟集鴟張貞士以幼弱處之裕然不遑不校識者咸稱主事有子矣比長補邑博士弟子員見時所為舉業大都蕪爛破碎與六經指要離胖不合又見諸以舉業發身者往往營殖自私甚至決敗檢法亡忌心

劉君亮以舉業為犬豕食糟粕之糟粕若然亡怪其射利苟竊甚于穿窬也棄去從陽明先生於會稽得聞良知之旨躍然曰是矣是矣聖人決可學而至也既歸遍以其說語諸其鄉之人其鄉之人皆膠于舊聞聽而駭之相與指目呼貞士為葉聖人云貞士不為訝持之愈力時有以隨處體認天理為教者又有以洗滌心垢為教者貞士曰理非外鑠心本無垢其超悟自信類爾以故游陽明先生門者皆敬慕貞士人人自以為不及也貞士讀書不求盡記然經涉省覽必得其宗詮所在性剛直肯面折人過然胸中無城府未嘗逆詐不喜飲酒

方城遺獻葉愼字九修號恆陽牛橋人秋官鳳靈子王陽明先生門下士南衡陳祠部序其集

然對賓客輒忘勸居常以玩物誇多爲戒然學最精博
亡論九流百氏之專門擅長者與之往復辯難雄譚元
論飈發泉湧各撤底蘊使之愕眡傾聽神受心服乃已
平生薄名譽爲文不蓄稾嘗云詩不理于性情雖逼眞
二南猶爲淫辭又云訓詁辭章功業氣節皆吾道中事
近代惡以此資利達其設心慘于申韓孫吳絕滅人倫
而不顧乃更援據攄羣言自稱著述期以欺世飾姦哀哉
語在集中讀之令人悚然自失嘉靖甲子臘月庚辰以
疾卒年七十有七元配稠開任氏繼配路邊陳氏生子
涵力學自樹將光大貞士之業再配下涇陳氏生子沆
汴洽女二長適部濱金昂次適冠嶼趙成杜滕生子一

淡先貞士卒孫男二宋仲女四將以乙丑臘月廿七日
葬于部濱貴耕橋北涵以禮部主事南衡陳子名錫字
海元之臨人所序論貞士遺集并涵自述事狀馳疏請于介山林
子曰先君幸嘗與子同學于陽明先生捨予徵能知先
君心者乞銘諸幽林子手之泫然太息曰嗟乎由濂洛
來五百有餘歲而陽明先生出于絕學之後直指良知
示人如披積翳揭白日懸之中天一時聲應景從及門
者四三千人凡經指授罔不快心滿意自謂有得皆先
生精誠神化所感發耳今先生沒而儀刑遠同志散而
觀摩空各以習氣意見之私緣飾所聞爲工證匪心傳
談均耳食原情充類牛同操戈入室之徒求白首斤斤

守其師說反躬實證終始不悖若貞士者詎多得哉藉
令貞士逢時致位以彼之志究施厥學所以加於上下
者必大副名實爲師門世道光乃使之隱約處困獨善
其身以死是可悲也雖然境無順逆心無生死惟知道
者一之貞士其復奚憾爲之銘曰
夕而可死以朝聞道矧伊貞士早徹眾妙日有孳孳年
將及耄乘化逍遙歸全元造身閟幽宮神光列曜流形
露生同彰至教以啟後人食天之報
遺詩見方城遺獻三台詩錄僅一首耳
寄王龍溪侍御
鴻鴈雝雝風雪深南天愁思正難禁冰霜摇落芙蓉國
虎豹遲回薇蕨心秋水美人長在夢退方落日晝常陰
桃花流水天台近悵望漁郎未賞音
遺集
恆陽山人詩集序　太平集良佩
曩歲予讀書嵩巖恆陽山人來過予于時杪秋之交月
華清炯予與山人露坐中庭評次偶及應劉詩予顧視
林木曰詩在風林山人領之已乃披蘿採古洞有風吹
然自谷衍閒出山人忽曰詩在土竅之口予愕然驚聽
也山人曰往予遊吳會建康所晤多高人勝士有謂吾
曰能悟黃鍾得聲氣之元始可與言詩矣今年春山人
將走衡嶽放終南因盡出所爲詩曰勵志豪者視予使

評之予曰天地間有文章兩部散與人人顧世俗弗之省識爾一部在觀閣明堂百司庶府一部在名山秀川山人曰何謂觀閣明堂部曰天球在觀河圖在閣周敦殷彝在明堂國之憲章在百司庶府山人俛而笑予曰子何笑曰然則名山秀川部我知之矣曰子知爲何曰爲金膏爲水碧爲丹砂空青予曰山人好遊所過多名山秀川金碧之氣服食蓋久故能易子胃腸暈血以爲山人之詩予嘗竊祿兩都矣天球河圖敦彝憲章往往棖撥吾耳目也顧獨未見屈三閭司馬子長其人爾山人行矣儻於嶽瀆間遇之爲我謝曰楚史倚相之所讀以及禹穴千有餘歲之所藏皆爲三閭子長搜抉殆盡高不能下人且嫉惡過甚凡勢燄灼天炙手可熱者必欲與之一擲以此備嘗艱危弗克展其用

海峰生晚倀倀焉無所於取矣山人某名字允脩與予同縣且同宗云

同知林介山先生應麒

浙江通志介節林應麒字必仁嘉靖進士授吳縣令吳多豪右爲民患應麒下車輒收訊之會御史苟汝安按郡應麒晉謁苟端坐不爲禮應麒徑長揖出豪右乘閒誣之遂被劾已而除國學博士調判泰安轉金谿令陞雲南提舉尋陞惠州府同知先是令金谿時爲鄭副使世威屬豪議革餽送坊牌等項內引分宜進賢二邑歲費六千金爲證語頗激切一時傳誦稱快而大不懌於嚴世蕃萬鏜二權貴諷言者文以他事迺奉旨罷閒應麒弱冠釋褐登朝人皆嘖嘖豔之願以才高不能下人且嫉惡過甚凡勢燄灼天炙手可熱者必欲與之一擲以此備嘗艱危弗克展其用

廣東通志名宦林應麒台州人嘉靖中同知惠州一以守職奉公矯正世俗吏事精敏剖斷如流人贖有貧者多蠲免之嘗言訟貴速決留獄妨民吾不忍也佐郡一歲餘以母憂去

光緒仙居志宦業傳林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幼穎特喜吟咏爲文刻障洞幽翛然埃坱之外年二十領嘉靖乙酉鄉薦十四年成進士授吳江令邑多豪右爲民患應麒下車輒收訊之會御史苟汝安按郡應麒晉謁苟端坐不爲禮應麒徑長揖出豪右乘閒誣之遂被劾聽勘三十一年乞改教職降授六安州判官二十七年以國子監助教調補泰安州判官明年升金谿知縣二十九

鎧諷言者文以他事迺罷歸本仙居縣志

台州府志林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幼穎特喜吟咏爲文

年陞雲南提舉三十年八月陞惠州府同知嘗署郡事厲精悉慮竟日聽訟剖枉伸直迎刃而解省鞭箠厚惠恤勤勸掖格愚頑藹然視民一體之意三十二年爲巡按江西御史蕭端蒙劾罷先是令金谿時爲鄭副使世威屬稟議革餽送牌坊等項內引分宜進賢二邑歲費六千金爲證語頗激切一時傳誦稱快而大不懌於嚴世蕃萬鐘二權貴故諷端蒙文以他事奉旨罷閒應麒弱冠釋褐登朝人皆嘖嘖豔之顧以才高不能下人且嫉惡過甚凡勢燄灼天炙手可熱者必欲與之一擲以此備嘗艱危弗克展其用少嘗登王陽明之門故終身推服甚至萬厤癸未卒年七十八著有介山稾略二十

卷鄭志府志 介山稾略

林介山先生傳 邑後學林孫枝鳳棲撰

公諱應麒字必仁號介山其先閩人唐乾符間始祖任自長溪葢竹徙黃巖轉遷樂安之留程橋卽今斷橋也十六傳至父世謙以公貴贈國子監博士母王將誕公夢有人乘無角獸麑身牛尾突入寢室覺語贈君贈君曰麒也遂以命之公天才穎特英毅敢爲膽識過人讀書多所關覽尤喜吟咏爲文刻障洞幽脩然埃坱之外絕不依籬傍闥甫踰齠齔輒議論天下事大司寇容菴應公試與語答辨如響反爲所拄大奇之引爲忘年交

家居嘗爲弟女擇壻一妻李景山都憲按名而一以妻公年二十領嘉靖乙酉鄉薦比試禮部不利遂遊王陽明先生之門講明絕學而所造益精尋以省親旋里無何贈君卽世哀毀盡禮至十四年乙未始成進士授吳江知縣縣故多豪右爲民害公至輒收訊之故事每十年一編造黃冊審圖賦役而田歸都圖之魚鱗冊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圖賦役冊獨以田歸戶以故豪右得買田過都遇造冊賄屬里書詭名蒙蔽有飛灑鬼寄花分派賠等弊貧民受累逃亡相踵公廉得其狀乃爲一月限集糧長書手稽田戶歲額數目視部所下京廒派單核其有免無免及曾過割入戶與否一一查對

彙冊已乃追罰漏脫而窮治其稔惡巨憝弗少貰境內肅然會巡江御史苟汝安按郡公晉謁端坐不爲禮公長揖徑出豪猾乘閒構煽苟大憾將糾公李太常莆石書致公曰少川盛怒須君躬至留都託諸同年請罪或可少解不然殆矣公答書曰少川職司監察使誠怒麒不職不能爲國家牧理其民則當竄伏待罪以謝邑之人士而彰少川之明若止以不能隨衆爲不近於禮之恭不能投隙爲悅而致怒焉麒寧內省不疚雖以此得罪而去如值飄瓦如觸虛舟固碎首隕身萬萬無怨又奚請爲既而苟劾公人命激變世宗震怒禍且不測吏部侍郎歐陽石岡抗疏論救復移書科院

請以頸血汙地明其無罪嗣經撫按司府州縣勘問官一十八員往復查覈三十餘次先後垂及五年鉤距羅織以實公罪迄無左證當是時天下莫不直公賢歐陽而嗇苟之爲人事既白題奉到部得降級調用顧公以不能骫法橫遭譴罰尙無以塞鞫人口又早失怙母年且老遂疏懇乞改授教職會徙六安州判官到任踰月遷國子監助教然益不懌於讒閒公不自安復乞補外二十六年調泰安州判官其明年山東巡撫都御史彰黯巡按御史傅鎭交章薦公謂公操履清淨氣節剛方文學豈止潤身惠愛更多及物秉百折不回之志懷隨試輒效之才智識足以斷大疑力量足以當重任云云

二十八年轉金谿知縣以廉幹聞明年陞雲南提舉隨陞惠州府同知公自初試大縣爲强項令顚躓播越者十餘年至是稍稍起清操愈厲剔姦弊扶植窮羸教士子崇實黜華爲有用學莅任五月治行爲粤東最薦聞毋訃以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奔至五羊驛時湛甘泉先生方家居手書致弔既抵家荒迷委頓杖而後起迫釋服將赴部而江西巡按御史蘇端蒙者潮州人也疑公同知惠州時曾委採其家不法事銜之久又詗公先在江西與副使鄭世威議呈減革餽送牌坊等銀是公屬橐內引進賢分宜二縣歲費六千兩爲證一時傳誦稱快而大爲二縣權貴嚴世蕃萬鏜所切齒已而世威無故削職擬必及公遂劾公前知金谿沽譽世威查盤羅織以迎合之萬鏜時在吏部從中搆之有旨寵公冠帶閒住公之返自惠也邑歲有倭警所過焚掠三十五年六月倭由永嘉金溪登陸突據邑城巡撫阮鶚督諸道兵與郡守譚公綸合剿倭東逸追至斷橋殲焉以故公里蹂躪最慘公既家居久又數經寇亂蓋藏服食之具蕭然無餘不免奔走拮据而其牢騷抑鬱不得伸之氣時抒洩於楮墨間所著有介山稾略二十卷鄱陽余公城來令是邑憫井閭彫弊竭力撫循民甚感德願以廉正與時忤被劾去公爲申懇於當事曰昔宋韓子師守婺甚宜其民而當路乃以恣酷劾罷婺民

千百赴闕願留龍川陳公爲文以送之曰大官人所尊也齊民人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所信之情如此吾不知韓之政爲何如已至今讀之令人感歎余尹事甚相類今司風憲之臣苟用民之好惡爲好惡當必無蒙冤如韓子師者然殺人之言再至雖以曾參之賢其母不能不爲投杼余尹之賢或不及曾參而當路之愛余尹恐不能如曾參之母之愛其子也隆慶改元詔天下四三十年擯黜之吏凡不係考察及不犯私罪者許所知薦引起用而公以嫉惡太嚴又才高不能下人人遂無有爲公推轂者五年例當編審適仙令缺郡伯番禺張公廷臣委其事於臨海令周公思稷會吳大中丞悟齋

公方不得於當軸以廣東憲副龍閒歸里貽書訪公有官寺民田均爲無則之說公以縣之官寺米與民米起科懸殊覆書力言不可吳公遂與周令定議官戶田三百當里長無民戶消耗甚者歸併之田去戶存者開除逃僧田別立一圖不得雜編民戶於是戶有定籍賦無重差公一紙力也公老猶倔強雖放棄繫心國是遇大利害輒與所知慷慨指陳以示可用年七十八卒按公生於正德元年丙寅正月其卒當在萬厤十一年癸未歲

孫枝論曰聞之宋張忠定自以違眾不和物號曰乖崖公之取乎介也其猶行乖崖之道與或曰以所居後山形似介字故云當世廟時權姦跋扈燄方張患得之夫爭炙手其門公負藉甚才名意必以不得羅致之爲恨嚮使稍爲突梯彼翼虎者非特不齒齕之將蛩負而驥騰之投之所向宜乎其不齟齬難入矣顧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卒掣搦不復奮鮮不謂公之介實爲之嗚呼不有介何有公夫惟確乎不易庶幾與山俱永生前願頷何傷乎嘗讀公感寓行路難諸詩激楚多商角音雖所遇使然然怨悱不亂風雅之遺寧惟韓吏部利劍白太傅大行路有嗣響哉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遺書

介山稾略二十卷

按是集刻於惠州凡文十卷詩十卷其門人金遷少濱葉蕃繹夫校梓有何維柏利賓二序隆慶時仙居知縣趙善政重刊有序

介山稾略序何維柏撰字喬仲號古林南海人明史有傳

吾友介山林子與予同舉進士文學蔚有聲稱入仕守莊毅直不回惠加窮民威鋤豪貴動罹擠陷仆而復起埃坷畏途垂五十年始得貳於惠其磨挫艱阻飽更老練可謂動忍以增益之者矣今年夏聚首珠宮溫話契闊閒出一帙因悉其履歷之詳予喜攜歸越八月其門人葉子蕃夫過予問學因請曰吾師介山先生稾略金子遷所刻而蕃校之者也願乞一言以弁之昔蘇子瞻以才名見斥遠徙於惠所著有寓惠集忘情羈困若將終身何其壯也及觀和陶諸作則又迥爾不類夫文根心者也積中發外不可掩也淵明學道知德榮枯得喪委運順受其言藹如非苟作者蘇子志氣淩邁而充養未完宜其不類也介山於茲陟鶴峰泛西湖歷覽羅浮必勝身親予瞻舊遊之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緬景前哲蕩迹高軌宜優優乎有餘力矣子不敏尚能嗣書之嘉靖壬子十月南海古林何維柏撰

又序刺賓撰號溯干惠州人

介山林公以青年登甲科才名英望一時著稱初試吳江令卽銳志以剔姦鋤強扶植窮弱爲務利害是非一無所顧因以是困困且十有八年乃爲今貳守職故其

素所醞蓄未得奮施於世及時事所觸有不勝其慷慨
激烈者輒於詩若文發之是歲之夏始莅吾惠閒得讀
公作於少濱金子之手其詞調之清逸氣格之宏昌使
人悠然於諷詠之際公風範清越氣度閎達莅惠未及
數月而慈祥愷悌之休馳播遠邇清愼明決之風昭孚
上下則公之所以困於前而大行於將來者自今可預
期也金子哀其卷什付諸梓人屬序於予因得以識夙
仰之私云爾嘉靖壬子孟秋貴州布政使參議湖干利
賓序

介山詩稾序　林孫枝撰　略節

嘉慶癸酉公之後裔以修族譜來請抵公里見高門猶

屹鼎族綦繁有袖一編來者內有陳乞疏二他書牘數
首文多不完至其所自述履歷本末差堪互勘詩則惟
五七絕數十首而已乃爲攜撫殘賸參以缺見他說者
爲傳一篇越歲友人王君協充猝投以殘書二巨帙則
介山稾略也雖壞爛不可緡擷然深喜其詩俱存原序
三篇亦在亟手錄之釐爲十卷至其文猶闕如也

遺詩　按詩稾十卷凡五百十七首今錄十首

大醉言懷三首錄一

憶昔童年慕奇士十二通經十五史二十賓興遊帝都
三十登朝見天子許身誤擬伊與周豈料中年罹百憂
涓埃未報坐捐棄不及狗馬甘白頭

行路難二首

白日在天難照陰青銅作鏡難照心古來怨士悲白璧
至今讒口銷黃金我欲歌此曲此曲哀已深不必漸離
筑不必雍門琴不必楚妃歎不必梁父吟君不見伯奇
履霜申生死子胥浮革靈均沈精誠不鑒君與父他人
悠悠復何恕

水中之馬陸地船雖有意氣那得前東流豈無西上魚
瀨高湍急當何如古稱多財始善賈若無長袖且莫舞

今人不學事千謁絕世高才誰論列

送茅鹿門吏部謫倅廣平

人皆嗟不遇爾獨早馳名豈謂無知已翻令有此行草
黃燕市路雪白廣平城慰此蕭條別釐宮待賈生

避寇山中二首

舊說仙居僻山深好避兵那知橫海寇翻傍亂峰行鳥
路通夷島人家雜虜營自憐衰劣甚無計託餘生

攜家緣避地捫葛當登臨半嶺留殘照千峰澹夕陰人
烟行處斷風葉坐來深隔谷聞猿嘯空懸叫闕心

舟宿獨石

萬里扁舟客三更獨石營天清風葉亂月白浪花明鴈
響兼猿嘯蠻笳雜戍鉦永懷愁不寐牢落念平生

送吳悟齋司諫謫官橫州

瑣郎年少最名揚若爲承恩得異方雀舫更過回雁處

鷺栖仍傍卜雞鄉山標銅柱南經盡江擁橫槎北望長
橫海伏波多往事將因懷古一沾裳
寄戚南塘總兵兼呈譚二華少司馬 四首錄一
高皇一埽虜庭空成祖三犁略更雄西盡流沙深駐輦
南看北斗徧登封自誰誤國盟城下漸引胡奴入套中
新帝擬恢神武烈除凶雪恨仗羣公
流螢
入戶穿簾更點衣夜窗鑑盡轉輝輝自憐亂後琴書散
負卻般勤拂案飛
遺文
平倭紀言序 台州府志

南昌眞山唐公初膺聖天子簡命奉符授鉞建牙吾台
之明年文修武練民和將良百廢聿振迺四月倭酋大
舉分五路入寇眾以數萬計公從容指示大小將士方
略凡七戰七捷俘馘八千有奇其竄死崖谷焚舟自沈
者數且倍之躬寇三千將踔仙居公偵知其狀出奇設
伏盡殲之仙居封界之外四三里許由是吾邑官無遺
矢亡鏃之費而民有家室胥保之懽令尹姚君某屬予
紀之以賀予曰唐公勛德爛然衣被東浙即東浙官屬
民士罔不率慶將吾仙居之所以銜戴公德者尤宜百
倍於他郡邑矣葢東浙諸邑惟仙居爲最貧其被倭酋
之禍亦惟仙居爲最慘壬子丙辰戊午七八年閒凡十

躪踔焚掠虔劉城野爲墟迄今痍瘵之民朝不圖夕非
藉公威棱神略萬一寇突入境何以堪命夫傷弓之禽
曲木是悸涸轍之鮒勺水爲恩況今德擬肉骨雖人人
像公於家而祝之猶未足罄其效感之心予言何足以
紀之且民者國之命也而傳又以將爲民之司命卽往
歲倭酋八九十人頃刻破仙居新壘之城而據之恣其
淫毒越月逾時饜飫而後去告急請兵之檄日夜四馳
而諸將無一人敢入境問倭酋聲息者況敢拒勦卒之
厲軍門提兵五六萬至僅殲其虜獲脇從四三百人而
倭酋故揚揚去也吾邑長貳而下僅以身免然猶不免
於文法之議是豈眞其罪哉今倭酋將數百倍於往歲

萬一迫我城下非藉公威棱神略諸將觀望如昔君侯
宁不寒心茲得追於憂虞者誰之賜哉雖悉民之力建
宮宇生祠公其中礲穹碑廣趺丐鉅卿名筆樹之通衢
載頌駿烈垂示永永猶恐未足以稱君侯之意予言何
足以紀之於是姚君矍然曰然則某當何以報公子曰
聞之細人之報人也以力君子之報人也以德今君侯
精白一心奉唐公約束惟謹可謂甚敬推唐公惠養元
元之意省刑薄斂使民得力田修孝悌忠信以佐國家
之急可謂甚厚勤學與士明唐公所傳習陽明先生道
德性命之說以化導人可謂甚盛凡唐公所望於君侯
與君侯所求以報塞唐公之德者宜莫大於此矣願空

言何賴焉請書以質之唐公何如
往郊東郭先生介山森路下同
自色哲奉違道範倏逾半紀中經徙官滇南又量移嶺
外垂孚參曲惠陽奔老母之訃僅餘殘息丙辰夏杪倭
夷殘破敝邑蕞家鞠爲戰場養生之具罄盡坐是拮据
奔走久稽修候然瞻懸之私固與日俱積也緬維門下
盛德光業日新富有而公孫接翮霄漢策勳揚名
光昭宏緒積善餘慶固天道報施之常某何敢舉以爲
賀狀念某自玉牟童歲獲侍陽明先師又因南洲妻伯
引謁門下迄今四十餘年聽誦訓規心皆未嘗有所疑
遂備遭頓挫險阻頗能不爲所困內省漠然遂自倚爲

得力每見世途競趨功利之會得則決齧恣睢揚揚肆
志不得卽忿恚熱中神銷魂喪欲然若無以自容者心
竊鄙之輒復妄自較量謂眞能塵眡軒冕皆虛見也前
年夏承門下教劄并墨刻雅咏附趙子道源來約某走
晤會稽并同赴甘泉翁武夷之會某擬束裝追從繼詢
之自越來者云門下回駕且踰半月迺止不行失此良
晤悵憒悵憒茲某居田頗久閉戶觀心將種種習根冥
搜曲索始覺從前祇仗口耳義諦禁縛塵情於一切拂
逆境界皆以頑空意識承接過去便自認爲得力實際
於己設人非過難贖況年逾五十前路轉欲相逼朝未
有聞夕豈可死爲此悚慝若涉淵氷且索居無足就正

雖欲激發切劘期于不負如中夜有求于幽室之中倘
倀何見又家廢不能遠出卒業門下奈何奈何專此陳
候并疏所疑于心者數節具如別楮伏乞備賜教策以
追終矣無聞之恥不勝願望感激之至先師年譜及同
志敘錄計當脫稾否聞之趙子謂張侍御代巡惟進伍巡鹺
愚行皆遊翁門下得寄言託之梓行尤足風勵來學也
至望至望
上久菴黃侍郎
某方入都竊聞時事大可駭歎恐將來釀成元祐黨禍
爲國家患害不少檢夫怙勢行私忍心滅理以白爲黑
以功爲罪顚倒狂悖變亂國是至於如此凡有人心皆

懷憤懣而舊在先師門下一二讒賊顧諭訕詆相煽造爲
謗訕橫語以悅怙勢行私者之意爲其口實此人雖剉
屍粉骨詎足以泄萬世神人之怒哉竊嘗以犬豝之方
其食腥穢盤旋主人欄偏之下伺有外客輒瞋目張口
迎之聲氣俱很必搏必噬然後爲快於心昧其猖猖悖
悖眞若不負其主者暮夜有黠盜焉投之以胾骨餧之
以餅餌彼卽垂頭搖尾欣然就之拜舞馴服盜雖盡發
主人蓋藏豈復顧耶雖然猶未至於反噬也此輩又誠
狗彘之不若矣嗟乎先師日月也毀不毀固無傷於其
明然某等皆受罔極之恩義與此輩不共戴天我公忠
誠體國方爲天子所重而元山西樵渭厓諸老同心同

德力足以請於天子肆此輩於市朝以少沮怙勢行私之羽翼爪牙庶於世道大有所裨也不然亦宜率諸同志之士二三百人待罪闕門決以身之去就生死爲先師求盡白其心迹彰顯其功烈錄其嫡嗣世襲封爵之典配饗孔廟必得請而後已他日方可見先師於上帝左右也倘依違而不言言之而不盡使儉夫羽翼爪牙布置已成終無以白先師之幽微則將何面目以自解哉某激懣不識機宜惟門下察而教之幸甚

寄郭黃厓方伯

客冬得仰誦執事遺奠南洲先師哀詞惋切悲悵情深而思永令人感歎無已某緣衰病侵尋久稽裁謝罪媿罪媿向所呈覽文稾不知曾入梓否先師平生刻志砥行期大有樹立表見於世迺竟以讒阻名隳位息縮紳雖往往扼腕永歎然未有肯堅然出力爲之暴白者所恃以信後惟僅遺此空文而已幸值執事以隆德重望保釐全浙且素能諒譽先師心迹行誼履歷仕止之詳力足以顯微闡幽使大章灼于後亦仰惟執事雄文鴻筆賜爲製序立傳冠于茲集之首庶幾先師得藉之以流播于不朽耳如荷俯遂不肖前後陳請之忱豈特師門九族存沒銜感凡在斯文同志莫不衣被執事光寵矣僭居黃尹廉直勁正文學政事俱優或以茲集託之刊布想當有濟也何如何如

台學統卷四十四

性理之學三十二～明儒別派中　姚江王氏學派

中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上

明史列傳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

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與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與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璁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諂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璁萼逐諸翰林於外引己所善者

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璁萼能議大禮且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不與大恨囑罷閒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召用詞連綰及璁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璁輩深相得璁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竝爲楊一清所抑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

拜禮部左侍郎初綰與璁深相結至是頁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綰乃潛附之與璁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綰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尙書汪鋐希璁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綰欺蔽璁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綰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綰且掇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綰上疏自理因詆鋐爲璁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綰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綰自是顯與璁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卻永議屠之城中惴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做急請止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做璁及廷議並右源清

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璁璁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詿誤遂令有司樹

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璁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謚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屬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幸承天趣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

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五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綰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璁晚背璁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

姚江淵源錄黃久菴先生名綰字宗賢號久菴浙江黃巖人文毅公孔昭孫也幼穎敏能詩文偶感張橫渠論蔭襲語遂棄舉業師謝文肅鐸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伊周讀書紫霄山中歷十餘年勤苦自勵父俌文選郎蚤世以母命出就祖蔭授後軍都督府都事庚午冬儲柴墟語以陽明趨向正造詣宜往受學

遂謁陽明先生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乃益奮執贄稱弟子（按陽明年譜北面師事在嘉靖元年壬午距庚午十二年矣）尋乞養家居幾十年嘉靖初以薦起爲南京都察院經歷時議大禮世宗用何淵說欲以考入祀太廟先生特疏諫寢歷陞光祿寺少卿與修明倫大典時宰忌陽明功有奪爵之議先生力疏辨之選入翰林改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書成晉南禮部侍郎兼管操江事奉敕撫勘大同之亂計擒首惡張玉等地方以寧明年乙未知貢舉居母喪服除會安南弗靖召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使安南歷疏區處事宜以聞啟行時曾指權相贓私遂搆令閒住既歸遷居

翠屏山中布衣草履超然自足遠近學者爭赴切劘討論終日不倦陽明沒時嗣子孤弱先生與同門王龍谿輩極力持護以女妻之咸稱先生事師之忠所著有四書五經原本明道編石龍集石龍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行於世卒年七十有五

儒林錄黃久菴先生名綰字叔賢號久菴浙江黃巖人以祖蔭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轉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出為南京禮部右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

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以遲緩不行閒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眞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輩以議大禮不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良止為學的謂工夫對曰初有志工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眞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輩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禮而反羞之曰眞吾師也尚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輩之既不羞而任諸已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盡樂知也此之謂良

明儒學案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巖人以祖蔭入

義易象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象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序次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韞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之次序詩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列國春秋則痛埽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婚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

此皆師心自用顚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爲伏羲手筆與三聖竝列爲經無乃以草竊者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即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取也識餘錄言先生比羅峰以傾邃莽高忠憲家譜言居鄉豪橫（案按無錫高氏譜高材傳既令

貧巖有尚書黃綰有芳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艮知家言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顧指紀綱之僕至令庭令爲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按先生規其同門謂吾黨於學云此所謂豪橫也

未免落空同門皆敬信無異言未必大段放倒如是也

雜記

季本說理會編字明德號彭山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仕至長沙知府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黃石龍綰亦與焉因論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節示予曰見否對曰見既而隱節桌下又問曰見否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當睹常睹常聞也終不解其後思而得之蓋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愼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之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牽也明儒學案

與黃宗賢王陽明守仁　按本集卷十論王純甫交情書在癸酉年又卷十一論學貴有源書在丙子年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紅鑪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很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明儒學案云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即從此發竅者故謂之立天

下之大本看來良知是第二義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明儒學案云開處不是源莫錯認萊按開處如石火電光之明非鐙燭之明尤非日月之明活水鐙燭也江海日月之明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王陽明書係辛未年　按本集卷十論去私存理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纖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纖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入九分矣明儒學案云已見後方知難政爲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尚泛謂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萊按明道謂連敬以直內亦不是已一刀截斷矣

與黃宗賢論出處書　丁亥　陽明文鈔十二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其有甚知謀才略只是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沈痾積瘵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

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須是克去已私眞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也病臥山林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與黃宗賢論朝事書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頃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諸公既爲此一大事而出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西樵兀崖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歎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藥石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耗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

與黃宗賢懇辭重任書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歎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啟行此老愼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加兀崖之論欲使之破常格以用才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東南小蠢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彐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閒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與黃宗賢論立朝勿求近功書　戊子　陽明文鈔十二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强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其閒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剿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今又深入炎毒之鄉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閒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倘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

靜菴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既當事任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陽明文鈔八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睟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鑑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仁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也某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某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每見其益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忍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雁蕩之閒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遺書

易經原古　經義攷云未見按經義攷不分經著錄總曰經書原古入羣經類兩浙名賢錄作五經四書原古

書經原古　此書但正其中錯簡於今文古文不加考辨見明儒學案太平縣志

詩經原古　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詳亦降爲列國見明儒學案

禮經原古　以身事世爲三重身者容貌之屬事者冠昏之屬世者朝聘之屬於經雖亂甚資取用見學案太平志

春秋原古痛堉諸儒義例之鑿一以聖經明文爲據見學案
四書原古見兩浙名賢錄千頃堂書目
中庸古今注一卷見千頃堂書目疑卽四書原古之一
廟制考義二卷浙江通志義作議
知罪錄一卷書成於嘉靖三年葢議當時
明道編見浙江通志
恐負卷見夏赤城集
思古堂筆記見千頃堂書目
石龍奏議雲中疏稾邊事奏稾並見浙江通志按太平志稱其議論
貢董之流也
石龍集三十卷按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八卷列嘉靖時
太平志云縉世家子留心世務上李西
涯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遲儲柴墟書條畫指陳皆中時弊繼從陽明甘泉二先
生遊講明經學抱蘊益宏爲文自達所見絕去曲士拘
牽亦不屑規左馬而襲沈謝也
久菴文選十六卷太平志云久菴尚書遺稾數百卷以
選梓以代去郡守晉江張公屬黃
巖令劉君順續成湯聘尹序
皆其少作見夏赤城集
困蒙稾
易經原古序三台文獻十下同
易者三才之道聖人之學憂患之樞也有先天有後天
先天之時以氣流行憂患尚淺後天之時以事成用憂
患日深流行者以象效法成用者以象趨避先天以天
地山澤雷風水火入者爲象變爲六十四以示人之效
法非此則憂患與人道不彰效而法之其要始終於天

地觀天行健以自強不息觀地勢坤以厚德載物後天
以言動制器尚筮四者爲事變爲六十四以示人之趨
避非此則憂患甚大道危趨而避之其要亦始終於天
地爲知崇爲禮卑崇效天以贗志卑法地以受物此先
天後天之教爭少學也觀其卦考其圖玩其辭繹其義
昧焉無知也卽涉世故乃試於世初見不誠非理之異
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皆憤
世疾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既知憤疾輕肆之不可則反
而修諸己修諸己未得每遭毀譽機穽之交則多鬱鬱
疑思幽憂困心若無所容其生者則進之於窮理盡性
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然猶未也又求而進之則
見理在於我性在於我天在於我命在於我無容盡於
我無容樂於我無容窮於我乃一而無二矣惟艮其止止於其所時止而止時行而行以觀凡象
以進觀天健以進觀地厚又觀辭變象占以進觀天崇
以進觀地卑然後動靜可不失其時其道可光明矣然
亦不敢爲足實不知予之爲易聖人之爲聖人衆人之爲衆人執此以往以履憂患惟健惟厚惟崇
推卑之當孳孳日見其未已然後知易之在予皆因憂
患而得之學之至易有如此者今敢定之以先天諸圖
有圖無春爲伏羲易以象辭爲文王易以爻辭爲周公
易以象傳小象傳繫辭傳說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

易又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依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龜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乎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合先後天而推之以見夏商連山歸藏卦位之次序其文言之錯于繫辭者則歸之繫辭及凡錯者之文言其繫辭之錯于說卦者則歸之繫辭及凡錯者皆正之皆詳于各篇歷數十年敢以平生所得之艱難者釋其義或先儒之說有同者亦不敢廢謂之曰易經原古故綴以俟君子茲述其概云

書經原古序

古言功業之大道德之盛無過於唐虞三代言君則無過於堯舜禹湯文武言臣則無過於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人皆知其大矣而不知其所以大皆知其盛矣而不知其所以盛夫不知者知爲功業而不知所以爲功業知其所以爲道德而不知所以爲道德夫功業由道德道德由其學其學由於其心必知其學然後其心可得知也蓋自伏羲以來以艮止啟存心之法至堯以允執厥中示由道之要至舜禹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安止幾康明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永而依之聲聲永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寤寐景行黽勉從仕雖幸有遭命與心違歸臥窮山埽跡蓬戶乃取典謨訓誥之文反覆微言潛心歲月一旦恍然若有所啟若見言外之旨目擊其君臣雍雍濟濟咸德仰思相與揖讓於一堂之上皆有以見其道德高明如天容物之所不能容博厚如地載物之所不能載悠久無疆成物之所不能成逆順萬途賢愚萬類公私取舍皆不出其範圍於是喟然歎曰斯學既絕如斯道德所以久不明於人如斯功業所以久不見於世予何汩沒抱茲俯仰耿耿不能自已乃訂其文之錯簡與篇之錯簡隨所得或因舊聞爲箋名之曰書經原古庶幾其時其義燦然可明以俟君子有求於千古者或有徵於斯云

詩經原古序

詩合於樂古之教也夫子定樂合於詩當時在門弟子莫不知之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知之者鮮矣故後世詩分爲四家而皆謂樂經已亡由此言之則世不知樂矣夫樂既不知則詩亦不知矣何哉夫詩發之情而動之志動之志而著之言言永而依之聲聲永而協之律律和而諧之音此五聲六律八音之所不廢而合於樂也何謂五聲宮商角徵羽是也何謂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陽各六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是也以此爲樂而詩在焉周召南文王后妃之德周召二公之化故嘗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二雅二頌文王武王之功德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積累故嘗協之鍾鼓管籥以爲朝廷郊廟之樂用之燕饗薦之神明以志感志聲律音無不相感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其和聲律音無不相感而氣無不融氣融情動而幽明其和以之治人所以陶鎔變化養其性情而莫知所爲者以之事神上下和應莫不孚格此詩樂之所以爲教所謂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故古先聖王教胄子之必先而移風易俗之必事其他十三國皆九州之舊域皆有古聖賢之遺教其後君非一人賢否不一教化亦異風俗不能不變然聖賢之遺亦時有存者或賢人貞婦之不得志或里巷男子之道情或時有可感或事有當惻及夫公劉之肇基王業周公之克艱王室詩之得失皆可見也此雖可弦歌而樂不常用但用之諷志以備觀省勸懲而已故夫子特舉其籍而討論之皆因其舊去其重複正其紊亂明其善惡以爲萬世教化之本予少學之白首方知其故故敢以南雅頌合樂者次第於先乃退十三國於後去其國風之名謂之列國亦因其舊也魯之有頌實僭天子禮樂夫子魯之臣子故不削使讀者自知其非今黜之於列國以明夫子之志庶幾詩樂之兩全他詩之不雜總名之曰詩

經原古以俾審音識志之有故陶鎔孚格勸戒之有法以俟學詩學樂者之兩得也

榮按四詩實分三體有邦國者必有風有朝廷者必有雅有宗廟者必有頌此天子與諸侯其之者也是以王雖畿內而有王風非降也魯衛皆列國而衛有雅魯有頌非僭也夫子言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魯頌爲僭仍而不削何謂樂正何謂得所哉況以魯頌之一言蔽周詩之三百夫子之志蓋可知矣何謂使讀者自知其非乎今黜之於列國其能逃僭妄之罪邪

春秋原古序

春秋者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書也孟子嘗明夫子作春秋之志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則春秋史也而可爲夫子經世處變歟曰史載當時天下之事夫子觀史而見其義因義而見其所載之當否其義有關於天下之故者則書而存之所謂夫子筆之也其義無關於天下之故者則削而去之所謂夫子削之也或筆或削皆觀其義因其義設以身處之以權其輕重定其是非則當時天下之事皆夫子所以經綸裁制之宜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處常易處變難君子之道本諸身原諸天是之謂王道也方周之盛也文武成康相繼在上周召畢陳相

繼在下以身奉天綏德諸侯溥善氓庶此上以道揆下以法守是王道之行于世猶元氣之足于身而百病不生故曰處常易也及其衰也幽厲相繼在上榮尹番棄厥楀相聚在下以身拂天播惡諸侯流毒氓庶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是王道不行于世猶元氣之不足于身而百病交生故曰處變難也迨至春秋周室已東文武成康之澤日微天下貿貿百餘年來幸有齊桓晉文者出佐以管仲之輩雖志在功利猶能假王道之名以行而謂之霸雖成周之盛不可復覩而天下生民亦賴之以少康矣不久二霸沒而復亂後雖有宋襄秦穆諸君者欲效之而不足霸惟晉悼欲繼祖業不久而沒天下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而託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虐臣子之逆妾婦之亂夷狄之橫可勝言而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牆難矣窺其門牆尚難況欲入其閫奥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說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亂迄無已時夫子懼其不已乃求在上之故以其甚者而託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感瑞物之虛出而絕筆於西狩之獲麟其間魯史所記君人之虐臣子之逆妾婦之亂夷狄之橫可勝言而勝數哉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豈夫子之得已哉憂王道之不行也故曰吾志在春秋今之學春秋者苟無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心而欲窺其門牆難矣窺其門牆尚難況欲入其閫奥乎昔董仲舒嘗誦其師說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

之罪由此言之則知夫子之作春秋蓋不堪世變之感思欲正之無可奈何故託魯史爲春秋今欲知夫子經世之志處變之道而以義例之鑿觀之則非所以爲春秋矣且春秋之說莫先於三傳而三傳已不能無得失之議今家傳人誦莫先於胡氏而胡氏已不能無沿襲之弊自漢唐宋迄今凡學春秋者皆不出三傳與胡氏之範圍今甘泉湛子獨能一旦豁然以孟子所述夫子之言爲主痛掃諸儒義例之鑿可謂難矣但以周正改月凡漢儒附會典禮之類皆以爲是又以左氏盡據國史而不疑其麗誕此乃湛子瑕瑜之不可掩者予少有志于春秋頗厭義例之錯學之白首忽悟孟子與夫子之言而有省時猶未見湛子之書今偶見之多與予合乃取湛子之書及三傳胡氏參以諸儒之說而折衷者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雖云經傳或由漢儒附會後儒曲說皆不敢信必質諸眞聖人之經而後敢安此予之志也故綴此以俟有志于春秋者共云

菜按湛若水有春秋正傳三十七卷多正三傳義例之失其謂周正改月左氏盡據國史說亦甚是未可瑕疵也

禮經原古序

夫禮之作自天地來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親疏長幼朋友而禮有所錯則禮之制自人倫始矣天地之貴在人人之貴在性性有仁義禮智信故制禮者必因人性之禮錯之人倫而爲之條理必合仁義智信出之然後行乎天地而成乎人倫也其行有三重焉曰身曰事曰世總三者之綱言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總三者之目言之曰冠婚喪祭曰吉凶軍賓嘉其載也有籍焉其出也有儀焉有義焉儀以言其節文義以言其理意於人以行乎三重斯須不可去造次顚沛不可違在身所以周身在事所以周事在世所以周世謂之周旋中禮瑣瑣器數不與焉拘拘刑當作形名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云不與焉君子周此三者所不與焉屑屑玉帛祝史之傳孰爲漢儒之

附會孰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無以辯之縱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去其籍至孔子時其籍已不全故孔子曰吾欲觀夏禮杞不足徵也吾欲觀殷禮宋不足徵也吾欲觀周禮幽厲傷之幸而魯之史官猶能存之故時曰周禮盡在於魯孔子猶獲見之故自衛反魯而討論之所謂定禮者定此籍爲經也孔子雖定之孔子無位但私藏而私傳之未及大行于世孔子歿而微言絕壞亂至于戰國上下恣橫禮益爲當時所惡然孔子所定之經不待秦火秦禁先已散亡至漢武帝迄世始弛挾書之禁建收書之策禮之篇章藏于孔壁散于山澤者稍稍渐出如高堂生所傳二戴所記藝文志所載世愈唐宋至今云古禮或存者惟此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禮者故六經殘缺惟禮爲甚予蚤嘗有志思學諸身者未有所得故置其稟于篋中以俟時迨仕而或出或處南北靡常皆有未暇至已亥投林之後又以四子諸經未完蹉跎至今始獲措手益禮之爲經非若他經雖或錯亂其經之規模猶在尙可依據尋繹求其意旨而訂定之至於禮則散亡日久雖有高堂生二戴藝文志所存遺簡然已茫無頭緒不知孰爲先王之作孰爲後世之爲孰爲洙泗之傳孰爲漢儒之

存其什一推而達之求悉貴賤之禮總以三重緝之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所謂綱與目者亦次第其閒又取朱子儀禮經傳或辯之亦不能全今但據其儀之可觀其義之可訓者數篇益之以成一經之綱領總謂之曰禮經原古俾學禮者知其源委尋其脈絡以爲三重之條理以立天下之大本以經大經以贊化育庶幾或少補於明時云

書恐負卷後　天台夏鍭撰　夏赤城集

予讀此卷見東白西涯方石三先生其所望於宗賢雖不同其爲說而意同蓋非聖賢遠業亦無所望於宗賢

噫世有可望如宗賢子葢未之見也前輩往往以語言意氣許人而多失之失不在人在我也三先生之言將必不失於宗賢以予知宗賢之眞而知之也若宗賢之自處則惴惴焉惟酬知未能是懼於是益見宗賢之爲可望也予無似無以助宗賢惟辨義利以始終差可與宗賢道然義利之辨亦宗賢所自得嘗以爲言予亦無以易也求其進於宗賢之義惟始終二字

題困蒙稾　天台夏維撰　夏赤城集

是編宗賢集少作以至於今所著凡若干篇爲一帙名之曰困蒙稾謂予題其前予於是編尚未能悉縱悉亦未必有助於宗賢姑書數字於首簡曰本根立者枝葉自茂淵源出者流派自長何則大者得也世有求知宗賢之文者吾且以是應之且是編幾何而不爲時文舉業以彼易此亦必有說焉宗賢之言曰學不三代是自棄其身於不學也夫自舉業興而世不復知有學則所謂學者舉業害之也推波助瀾吾尚忍爲之憂時撟世寶宗賢之志書以待其成且以觀世事云

古學統卷四十五

性理之學三十三　明儒別派下　姚江王氏學派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下

遺文　按黃巖集載其文二十三首內三首已載他傳復酌錄七首於此以見一斑又錄黃巖志金石一首

論刑獄疏　嘉靖六年　明臣奏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迹民閒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愼既設刑部以掌

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兼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協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冤原問官員輒難辦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堂會同辦理果有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葢使彼此研精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

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
辟刑可期於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
不惟五辭之審五疵之克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成
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於無辜
不問所以問罪常誤於非情苛碎煩擾長宄興姦俾善
良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
因陋蹈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舊章爲狂
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
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刻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
國恩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
所畏憚庶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攷課官屬矜恤

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
遠修舊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法
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
再問駁回三次再擬不當將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
冤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
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
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圓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
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同罪其餘事情均乞
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爲
此開列於後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
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
難以照常科斷者由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擬議
止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聖
明參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
者有所遵守也臣等恐文移積久職守不常未能一一
查照奉行至有出入或重複奏請止煩宸斷深爲未便
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
問過事情臨時擬議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
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
款具奏取自上裁者著爲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
外問刑衙門永爲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

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聖謨丕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
重凡任兩寺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平其
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
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
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爲
口實至於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
累囚眾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
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
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半年
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平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

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律重律不堪者參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現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裏通加考驗勤惰內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參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眾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爲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堂上官不能正己格物以致刑獄未協于中亦乞聖明早賜罷黜以爲不職之戒庶人心知勉法律昭明而足爲天下之平矣

一訪得刑部近年以來問理刑獄多便己私不體朝廷欽恤之意每遇強竊盜及人命重囚不問虛實輒加嚴刑苦訊又有經本寺審允題奉欽依處決者分付獄官私行謀死詐稱病故不得明正典刑及未成招死者枕藉於獄雖經御史及錦衣衛官相視不過虛行故事本寺所審者止據現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省文移提牢官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彘習以爲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人圖自新誅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頹風易靡不可不預爲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論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捏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概淹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者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推延數日積死數囚方行相視以致屍肉爛臭穢熏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冤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爲可矜亦乞敕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囚隨即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眞正

一近日各城巡視御史弁兵馬司衙門每遇地方呈報
小事不論情之輕重概送法司法司又加求入以重罪
送寺審駁方行改正又聽人屬託濫准詞訟批發兵馬
司問理以致牽累貧民動經旬月甚至傾家蕩產鬻
子女始得完結者臣等以爲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市井
細民愚蠢無知過恆不免或因酔酒喧譁或因微末爭
搆至有妻妾妒寵而反目子孫違令而打罵皆人情所
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概送問反戾人
情誠爲擾害合無行令各城御史今後除强竊盜人命
等項重情地方呈報照舊送問外其餘一應小事審無
別故者量情發落不許送問法司亦不許受理凡軍民
詞訟俱赴通政使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
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一給由服滿維職官及吏員人等到部違限及洗改緊
關字樣者查考大明會典及該部節年題准各有送問
事例固難輕宥但近據送問者審其情各可矜事非獲
已如過限者因久候巡按考覈或因官司不即起文或
因缺盤纏或因疾病或因地方遠涉不得及期赴部其
洗改者或因司府吏胥差誤所致原無緊關字樣若不
體恤一概送問則贖罪一番所費不貲又聞有吏違限
免其送問罰班書辦轉行顧人繕寫遠方貧吏未免揭
債了事揭債日久未免貪求自給及至敗露或反回護

衙門不肯送問如此是責其細故而啟之以犯法也合
無行令該部今後除官吏職役已滿及丁憂服滿弁事
故已經起送不行赴部者吏除照常十七箇月與官批
限外再量地方遠近各除本程復有違限及查有眞實
姦弊批文咨結俱有洗改緊關字樣者俱照舊送問外
其餘過限未及三年原籍弁所在官司告有事故勘帖
明白至若雖緊關字樣或洗改批而咨結眞正或洗改
咨結而批眞正或結狀一處洗改他處查對不差並洗
改非緊關字樣律稱勿論者俱免其送問及罰班書辦
等項庶情法兩盡事得不擾而卑官賤吏亦可以責其
守法矣

疏入得旨這本所言體悉人情不渝法守且合朝廷欽
恤之意法司便查照著舉行
辨王守仁理學疏　從府志三台文獻聖學宗傳參定

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
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爲南
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從此二十餘年
始終無閒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
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搆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
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
臣之所以深知守仁者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
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

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
斐倖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
守如畢眞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
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
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
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蹤而重走狗也豈有兵無
勝算而濠可徒搏而徒擒者乎其二大帽苶寮洌頭桶
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
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搆釁有年事不
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
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

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患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
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遂去
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
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
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守仁之學其要有三
一曰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益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
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益大學
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
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
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益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

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勿諛於聖勿畔於道
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夢之非守仁
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歟
故臣不敢以此爲夢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
功之高又如此乃旌賞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
黨錮之禁夢之所以輔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
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葬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
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陛
下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
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息遂復師
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

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夢爲
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既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
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夢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
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
若此事不明則夢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
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夢之過亦以盡臣之
義也

謝陳御史招應舉書　三台文獻

綰無似不敢妄有所干執事不知其不可欲等諸豪傑
之流壯其志以引其歸將與之應舉而進之此固君子
大公之所用心綰何幸有此遇哉綰聞士不可以苟遇

亦不可以徒遇既有知之明必有應之之實心有所
懷敢不爲知己者一陳之綰田野鄙人幸蒙朝廷以先
祖有旦夕之勞蔭爲國子生以世其祿自受恩以來恆
惴惴焉惟恐負盛世之德以隕前人之光顧其力有不
足者潛深伏隩行且念遠去以求不相聞於人偶及相
知勸勉因復就舉有司競於蒙昧雖再失不知其辱一
日讀家書得橫渠張子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
尊有德爰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爲人後者所宜樂職
勸功服勤任事長廉遠利以述世風近代公卿子孫方
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反羞順理
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王

荆公曰凡士未官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復事科舉僥
倖利達學者不由昔周元公蔭補官不失爲亞聖張敬
夫呂原明亦以蔭補不失爲大賢抑何屑屑於此哉綰
嘗反覆思之芒背駭愕以見聞之晚而嘗辛勤爲舉業
爲悔今者既知何可恥其過而作非舍其同而求異九
品之官易得一畝之宮可懷果於此焉無似雖貴極卿
相富之萬金誠亦無重乎人而亦非身之榮故今爲綰
也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其所
不能與非其分不爲也蓋有命焉而綰之不與於科舉
也誠命矣綰聞有貴賤之分有聖賢之義分之所在雖
聖賢不敢違義之所在雖天子不得沮所以古之君子

不應諸侯之求而從胥吏之呼虞人不以旌招爲榮而
甘心於喪元蓋分與義使然也非苟爲異於人正以擇
其是非之明合乎大中至正之道也人不此之深反汲
汲皇皇於非分之求得則喜無以勝不得則戚戚不能
存旦夕是皆中無所主不探於斯道者也是故君子脩
道進德行當極其太念其重苟非其時窮且老而死無
悔焉顧綰何如人亦得以此爲言者惟執事愛才樂善
惓惓爲世道計將導之大且重者不但以一第爲寵而
已也故敢肆其說如此伏惟矜其愚遂其志則所以進
之者大矣豈勝恐冒不宣

陽明先生存稿序　三台文獻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閒龕諸人心無迹可見必
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愼之而實理形焉古
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
文之爲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爲昭以之體萬物而萬
物爲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爲修以之闡鬼神而鬼神
爲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爲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爲
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爲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
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
也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世儒
老釋之閒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爲學久之深有
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充

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聲一欬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於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惜乎天不憖遺不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惟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泫然豈勝斯文之慨乃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姓檢粹而編訂

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爲釐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爲不亡矣

遊雁山記　久庵文選

嘉靖壬寅季秋山陰王汝中楠李沈靜夫餘姚楊汝鳴訪予澄江之滸臨海馮子通先在館與入北山啟石龍書院居焉與論絕學未明之旨數晨夕王沈欲遊雁山予堉王正億兒承式承忠隸而從之二十有八日發黃巖衝雨夜至嶺店驛宿明日雨不止午後雨歇登驛邊小山望石門潭甚近亟往觀之潭上諸流方盛澄浸增碧下流湍泛畧渺日欲落未落四山暮色蒼然忽有水

禽飛鳴下止白煙而戢歸嶺店驛太平尹曾明卿來會遂同宿明日十月之朔晨炊後至石梁洞趺坐小酌前面石壁旁窺老僧巖外見雲山繚繞松翠楓丹相掩映如坐虛庭對簷阿皆不忍去出度謝公嶺抵靈峰欲觀羅漢洞闖峪岈攀石梯八九轉至洞中如在羣玉重樓之坐不知下有人世也下觀照膽潭手探風洞亦皆奇出峰左沿溪入觀碧霄峰峰下有洞可坐數百人嘗有道人結菴今已廢出遇葉敬之來會過淨明循石壁下行數百步尋昔人所謂石峽如行巷中仰見青天如曲池綠水者出過靈巖日已墜黃巖尹林肇修令人具飯寺中衆皆倦入見天柱展旗諸峰羅列左右屏霞一嶂中蔣霄漢有駭而忘倦者即欲登覽以有虎狼止之乃就寺飯罷入東舍宿大風自西北至聲振崖谷夜半枕上又聞猿聲淒不可堪明日登嶂右觀龍鼻水下入安禪谷坐望日出王沈楊又欲登展旗峰半觀天聰洞予以朱時言來會故先下時言盛稱小龍湫之妙衆欣然手緣溪石跨水穿雙鸞玉女卓筆獨秀諸峰而入小龍湫其谷如剖甕側立高澗走瓮口直下數百尺如潰瀾噴雪墮於幽庭清池之中清悄寒溼不可久居出度馬鞍嶺觀雲錦溪沿溪約行十餘里闊幾十丈皆全石以爲底兩岸皆全石如列牆方而且平巧鑿之亦不是過水流石上雖無風亦常起文如織縠如魚鱗睨若雲錦

故名至雁蕩書院謁所祀宋王梅溪胡侍郎元李五峰
明章恭毅謝逸老謝文肅諸先生出至大龍湫時言設
飯詎那菴雨後蕩水大下風起谷中瀑之變態益奇乍
緩乍急或奔崩如雷或飛灑如雨或如煙霞飄揚迷漫
滿谷共登盤谷奇觀之亭或坐或立衣袂皆溼寒氣逼
人不可當予久不飲酒亦滿引數舉及下而飲又復引
數舉夜過能仁寺宿列草鋪燒地鑪圍坐再論絕學深
辨儒釋老精微不同之旨皆深省至夜半而寢明日欲
歸聞樂清尹王卿贊欲來會候不至而行至靈巖道遇
餘姚楊二壇追入山欲同遊從者促不可留惟楊汝鳴
留陪夜至盤山宿於旅舍明日至於東盤山宿於樓上

因憶予往年屢遊雁山宏治閒與臨海高南郭天台夏
赤城予弟宗博同遊正德閒又與晉安鄭繼之仙居應
元忠臨海趙宏道弟宗博蕩陰章鳴仲同遊居久糧絕
有乞僧糜摘山花故事今南郭赤城繼之宏道皆不可
作而元忠宗博鳴仲亦不同遊噫山溪不改歲月如流
而遊人凋謝如此良可慨也故記之

遊石佛記　浙江通志

石佛在雁蕩之陰路從南閘入行至溪口見大石纍纍
高度百餘尺橫亙溪上若無路以入天雨雪同行皆有
倦色余獨興未已猶態道邊石上遙望大石下洞中白
水流出遂起揭跣沿流步入視洞中空洞深寂斗折蛻

行其中若楹若防若牖若扉若坻水分流其間匯
爲潭泓凝澄碧或溢而流或高而墮或曲而奔深然悠
然窈然不知其去行且半里復見天宇兩山夾澗水中
流山上怪石聳出雲表不暇覽計又行四五里仰視巨
石兩兩高數百丈上覆復合中空一線僅尺許入可數
百步如丹闕開闔於層霄縹緲閒日顯勝門瀑水自門
內絕壁高澗瀉下西上有洞深闊數十丈捫崖而登石
髓下滴凝爲三像是石佛之所由名也由此左折上見
石磴宋永嘉令葛逢與僧某同遊所記於此縛松梯縴
挽可上北望石峽澗水所從出峽中稍進可至常雲俗
呼爲百辟矣有石浴桶天橋飛湫之奇出則有湖南版

爛然曰固厚壁下皆洞其一即所居樓閣謂之壽巖時
日欲晡谷中有雲氣籠木蓊然蒼碧日穿木葉入照洞
中光景甚佳西上塗壁僅存煙痕荏苒皆宋元人書遊
觀詩及歲月姓名陳龍川朱晦翁呂子約嘗同遊乃龍
川親書其上又有兜率臺三字亦云晦翁親書石門子
設酒酌閣上飯罷西行又一洞中置觀音像旁設大士
像十八洞口有四楹楹閒有粉壁屢經塗治新故數層
見題詩畫竹皆剝落不全惟胡彥恭詩及鐵木普化耳
會兵識字無恙洞廣而窵可居又西有石峽飛泉直下
上有龍穴祈禱輒應同遊林典卿周鳳鳴應抑之周德

純羅坐其中周晉明周仲器後至石門子欲即此建麗
澤祠日落歸僧廬宿焉明日去方巖出口見一峰昂首
北立曰天馬下有村塢石穴中有居民竹垣茨牖儼若
太古踰澗南行谿石窈窕上有一屏名青玉循青玉右
行至一岡坐望方巖如方城向夕餘霞隱映路從削壁
升石階八九轉未至見崖端中開一門既登如行雉堞
樓櫓閒忽而青山蜿蜒中藏寺宇如平墜不知爲方巖
絕頂世傳有胡侍郎則（按胡則宋史有傳）嘗讀書其中沒遂爲
神朱徽宗時睦賊方臘寇永康鄉民皆避於此賊顧絕
澗緣大藤將至赤蛇齧藤中斷賊皆墮死澗中兩石竝
起百餘丈中僅一綫名千人坑賊乃緣閒道登攝夢神
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皆謂胡公靈異其
民至今崇信寺後有石洞可坐尤陰森巔絕有小石洞
爲胡公讀書堂日已暮乃下復至壽巖擁蒲然鏡又十
餘宿霜風淒急木葉盡赤諸友漸去應天監趙孟立徐
子實相繼復來論各有得山中小生程梓周玲孫桐皆
奮然有志他日去石鼓寮程舜夫載酒於路邀坐其叔
父池亭天欲暮促行四五里至山口風雨至崖松黝黑
白煙橫飛窅然不知所入遂過靈巖洞在山上南北通
明可容千餘人由洞後石嶺登入黃葉蕭蕭客皆淒然
倦卽洞草鋪燒地鑪環坐夜久乃臥明日天晴出洞南
仰視洞上蒼峰矗立巖端柏桔小樹綴石若藤蔓下垂
掩映屋瓦丹碧可愛稍西一門下出崖半棧石爲道曰

飛橋下望坡田自成村落東行有井深可百丈僧云昔
有龍飛去復由後嶺下沿溪望北山崖石數松林鬱鬱
皆可遊不暇顧再至石鼓寮翠壁參差入谷中小洞窵
寂卽晦翁欲屋呂東萊讀書處也西南見瀑布下注其
下有潭泓深澄黛斑魚數尾游揚自得聞人聲卽逝石
門舜夫鳳鳴列坐石上皆喜呼童攜酒共酌久之不忍
去又云東萊嘗買田四十畝今屬方巖寺故籍猶存可
考既出僉謂當紀以俟來者

東盤山生壙自銘（黃巖縣志東盤山在縣東南十五里俗名五馬迴潮此銘刻崖壁上）

青山不極吾生有涯有涯必盡終歸此家後千百載過
者笑嗟曰誰之藏或否或嘉是非得失孰可掩遮路碑

日遠青史匪遐平生周孔素願匪誇達施窮斂易地則皆窮非有損達非有加一朝屈伸千載端邪履道聽命聖軌弗差遯世獨立無悶無譁黽勉卒世順俟靡他一息尚存無自疵瑕嘉靖二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久巷居士黃綰識

案按縣志先生墓在委羽山文毅公墓下則東盤山生壙終未厝也相傳此山爲邑大姓池氏世業營壙之後爲池氏所訟殆訟不勝故改營委羽耳銘詞自謂匪誇實則不免於誇矣

閉門新歲少逢迎江上茅堂夜雨晴幸有惠連能載酒豈無子晉解吹笙雪融絕壁煙華細雲散長林曙色明悵望春風回萬里倚欄愁絕醉還醒

江南曲次夏少保二首

郎住大江上妾住古井頭江波日夜逝井水終不流

遊女蕩輕舟朱顏照綠水朱顏雖可見誰見妾心裏

石室黃巖志此詩摩崖在靈巖洞石壁上末署石龍二字

天開石室如虛閣丞相曾聞此下帷歲久煙霞迷薜荔滄江一道抱斜暉按丞相謂杜清獻公也

黃綰書

夙志事幽尚歲晚依山隅同雲翳叢木積雪阻脩途良朋自何來弔我形影孤深樹徹永夕寒氣生茅蘇哀歌坐待旦海曙林猨呼

新開淩霄嶺黃巖志在紫霄嶺朱巖石壁上詩凡三首前二首末題正德癸酉春石龍山人書

沿澗開新嶺窈窕跡蒼煙壑絕不可扳緣藤復緜緜荊榛就芟屏夷途得盤旋俯視雷雨下仰首青穹連從茲我菴雲來往得自然

荷鋤黃巖志同上

荷鋤向山田歲饑嗟莫療妻孥向我嗔我惟莞爾笑爾饑且各忍我饑應自弔門前春雨來毋爲鄰農誚

經濟之學一

提刑羅正之先生適　黃巖王　棻輯

赤城志人物門三治平三年彭汝礪榜羅適寧海人字　吳興劉承幹校

正之歷五縣提點府界兩浙京西刑獄終朝散大夫州

言前輩大雅以適爲稱首有易說赤城集行於世事見

鄒諫議浩送董尊逸序秦觀生祠記及州學三先生祠

記

寧海縣志羅適字正之別號赤城谿南人少從鄉老朱

絳學家貧然薪讀書登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

作郎知濟陰縣徙江都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

屬吏若詿誤輒諭誨遣去黎明視事入夜不已居數月

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訟者益少出行郊野所

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有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

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卹以適爲提點刑獄後

移京西北路熙豐閒外貴人芟鋤大家赤子甚於蒿萊

遂使覆露之恩逗遛不下諫官御史噤不敢語乃慷慨

建白屹如勍敵爲監司務卹民隱戒督官僚嘗有書與

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餘頃

歲乾溢有禱輒應既滿去其民思之乃卽召伯之東置

生祠焉初適在江都有所興作邑人皆以爲厲已暨久

被澤輒相率圖像築室祀之他邑亦然及卒邑民累祠

祀之子六人皆太廟齋郎舊志稱適學術有本通於世

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台郡推前輩大雅必以適爲首稱

所著有易解赤城集一百卷今祀鄉賢

謹按子六人四亡曰璟曰球二人太廟齋郎生祠在

江都秦少游有記篇中敘述尙欠明晰

台學源流羅提刑名適字正之寧海人自成童時好讀

書鄉無文籍從鄉先進朱絳得論語毛詩皆無注解手

寫讀之尙未知義理之髣髴有二僧智賢禹昭以儒釋

二家自負不少下人先生因與之游假其書叩其論議

浸淫開發聞此達彼乃知聖賢之門牆有可入者於是

尋師訪友以卒所業與徐德臣陳伯模相友善得聞安

定之教故其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登治平三年進士

爲江都令以誠心爲治恥言鉤距惠文之事民有訟曲

直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緜寡

孤獨之失其所者如已致之黎明視事入夜猶未已居

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父老問

以疾苦及所願欲罷行之旣去民思之不置立生祠於

召球謂召伯並傳先生嘗兩被見皆以不合罷歸及提

點兩浙京西刑獄行部臨海臨海人潘師孟以道義自

高先生造其廬命僕扶之納四拜又爲賦杲亭有交情

長在目隔岸數峰青之句其尚賢忘勢如此尤守袤爲立祠於學與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並祀方遜志語邑先達每以先生爲稱首所著易說文集藏於家

宋元學案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教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卹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濠謹按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於世自先生始又有禱羣祠輒應如響既滿代去其民思之乃卽召伯之棠耆舊祠馬稱其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州言前輩大雅必以爲首稱所著有易說赤城集行於世今祀鄉賢祠直齋書錄解題赤城集十卷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爲吏健敏頗爲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亦未嘗從學名下注云附師朱絳亦誤移泗水下當補令字濟陽當作濟陰當有下當補書字凡與復云云皆知江都事今欽於京西北路下益亦誤矣

大清一統志羅適字正之寧海人治平進士歷知五縣宋故朝散大夫上護軍致政羅公墓志銘朝散大夫致政羅公墓誌銘益十二字四行首缺一字當是朱字

奉議郎管句潭州衡山南嶽廟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舒亶撰（按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治平二年進士累除龍圖閣待制）

朝奉大夫知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樓常書（按赤城志秩官門郡守樓常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朝奉大夫知崇寧元年十二月日替）

朝奉大夫新差知欽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借紫湯景仁篆盖

哲宗皇帝卽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已朕惟京師大眾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施爲一時公卿大夫之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既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謝縭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令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伽法禱於揚子江神驗乃卽佛祠用前法方祁暑自夕迺旦擎踞曲拳百拜不少閒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

公諱適字正之世爲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不仕父允明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士尉舒州之桐城縣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日屬羣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卽捐私帑市藥以予民既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兗州泗水令山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密訪使人飛語奏劾公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天平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二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卽徙知開封府陳留縣幾旬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情方春閱俄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

曰妄人也卽其眾杖之軍以無事上遣內侍刺知德音爲稱善邑當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歸而旅殯佛廟幾骸破柏無復主名以數千計公請於朝卽縣之東南隅葬之有官於南方溺死其妻孥孤惸匄於道公館之傳舍解衣輟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屬州里親黨使收卽以去開封府軍巡院官闕以公攝事院獄淹不決寒餓疾病相枕藉狼藉吏玩爲常公至則首懲其黠吏一疏其連坐之無辜者出之斥案牘之無用者爲衣衣之宿垢陳敝不問月殆盡朝廷患市易積乾沒張職鉤考公與辟爲屬同列有忌公前數出異論者官長謀爲君罷之公曰進己退人非所願也去知揚州江都縣前此更七

令皆不得以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淮俗類黠窳農惰不勸公爲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議鹽法使者妄意欲以强民他郡縣皆應矣公獨弗聽人莫不爲公危之公曰爲國愛民令職也縱得罪何憾事卒寢時近臣有薦公可任劇召對久不報會大臣守揚最爲知公者歸相天子於是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溝洫久湮茀歲積潦田至種不得下公設法疏畎之民始不病廣濟軍南里隄田凡數千頃地形相傾水上下交爲患公行視卽下流釃爲渠以注之淮其功利

居多朝廷賞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雖不行公志也兩浙道蘇秀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以公爲提點刑獄佐其事經費不貲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請輒發常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罪最後移京西北路提點刑獄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綫數百戶至是或者規其地以富佃告數更有司不能判公請如方田法民以奠居盍公少長田閒於民事無所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農官其所設施初雖若煩碎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事無小大罔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至四爲監司一切務在卹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於水事尤爲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事疑疑信理直前不肯爲利害俯仰聞人之善獎與成就唯恐不力急人艱戹勇往不倦如赴嗜欲奉祿所入應手隨盡未始爲子孫後日毫髮計其事親孝於兄弟友待親戚交舊篤恩義立然諾異母兄欲異財聽其所欲取季弟死爲擇壻嫁其婦又嫁其女如已出初未知學自大母族黨發之其後家困爲撫育其孤女妻之士族嘗學於鄉先生旣死與教養其子至分俸以舍之太學少舉進士與友生偕上中道輒臥疾他皆委以自便公獨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舉唱鄉人嘗

宅兆卜日月哭泣以葬之有使者數侵公他日公出使乃在部中初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記無可忘者蓋公義節厚德類如此而多至不可勝數平日與客語常謂憂人之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蓋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營晚雖退休志猶不衰而其餘力長智若尚可以爲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之公好古强學雖老不廢書當嘉祐治平閒學者方事聲律而公已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其他歌詩章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憲藏書凡遺文古事與夫國朝新書家多有之晚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七十有三官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轉爲朝散大夫

勳至上護軍服五品中散公兩娶前吳贈慈谿縣太君後周贈金華縣太君公卽金華出也娶周封永嘉縣君男六人四亡曰璟曰球皆爲太廟齋郎女九人一亡長歸陳師漸次陳惇次王庭筠次朱充皆舉進士一在室餘尙幼以崇寧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壬辰歸葬於寧海海游之東原公雖世居寧海而姻舊多在明且愛其湖山可樂去墳墓爲不遠遂家焉比訃至於其鄉父老爲置位聚而哭者凡三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得日造其門迨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與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故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

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眾之區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黍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耋稚歌舞匪唯無飢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朽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忠利愛慈百爾士夫孰一於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膴膴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憩彼郊其生有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

右碑在寧海海游郵近方出土因屬臨海李愼甫茂才緘言往搨以建初尺度之縱五尺弱橫五尺強楷書徑寸弱清勁秀潤頗有顏魯公遺意夫以羅公之歲滿代去民思之不已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

雜紀

羅君生祠記　秦觀字少游撰　亦城後集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生恥言鉤距惠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

者不忍欺始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實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隄以卻潮之患疏澤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築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贏財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痊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輒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享之歲滿代去民思之不已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

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眾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涖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字正則撰　節錄

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蒿萊芟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

重修黃巖諸閘記　彭椿年字大老撰　節

台之五邑黃巖爲壯邑境之瀕於海者率三之二故其地勢庳鹵抱山接塗川無深源易潦易涸非資乎畎澮之利則不可也官河貫於八鄉爲里九十支涇大小委蛇曲折者九百三十六以丈計者七十五萬其洩水至於海者古來爲埭幾二百所足以蔭民田七十餘萬畝元祐閒羅公適持節本路知此邑之水利爲詳因其埭

魏公以宰相出爲節度治相州此事之常葢無足異
獨公以疏賤庶僚監司本路天子不以爲疑羣臣不
以爲過則其平日之公誠忠實足以取信於上下者
尤可思也此詩葢爲公由京西還雨浙提刑而作結
句行矣二浙如王畿則所以信公者固有素矣

赤城書堂記　王應麟字伯厚撰

台之寧海其先賢曰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爲元祐名臣
道義爲一鄉師表教思無窮踰二百年清風肅然聞之
興起舊祠於學猶未特祀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
倡率鄉人放古閭塾之制卽公游息之地拊爲書堂合
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諏旦評延篤學方聞之彦

前進士舒君岳祥爲之長前進士孫君鈞趙君孟禮胡
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嵩劉君莊孫爲之錄訓之以孝
弟敬孫其規約如藍田麗澤而稽經訂史種學績文以
爲有用之實衿佩濟濟弦誦洋洋鄒魯之風藹如也某
聞而歎曰美哉教學之意乎古者立教始於鄉仕焉而
已者歸教閭里謂之鄉先生上老庶老朝夕坐於塾是
爲左右師入而事親從兄出而誦詩讀書小而灑埽應
對大而明德新民上帝之衷烝民之彝司徒所教之倫
豕宰所降之德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以禮義
興風俗淳成人小子皆士君子之行夫聖賢爲已之學
無所爲而然也堯舜君民存於畎畝四代禮樂修於陋

史

壬辰正月胡子持孫平叔劉正仲諸友於雁蕩建赤城
先生祠賦唐律一十韻以紀其事舒岳祥舜侯撰　閻風集　按王辰元至

元二十九年 句讀從朱老先生始從後與僧惟賢游假朱叟絳學經書本釋翁其書得五經始通大義于藍青所出他石玉甚攻文啟吾鄉秀心知百代崇先生從東坡學有詩上之推尊非苟合議論自難同先生因議開五丈河與坡公異意名節道鄉峻詞章淮海雄諸公交贊譽此老定磨礲舊祀儒宮側新祠佛寺東開山猶別子傳鉢許宗風俎豆千戈後詩書煨燼中千年期勿壞印印此心通

按永樂院記葢鄉人朱絳家有論語毛詩先生從之借鈔耳未嘗受業也此謂始從朱叟絳學宋元學案謂師朱絳並誤又明靜大師惟賢乃智賢禹昭二師之師先生與二師游未嘗與惟賢游也道鄉謂鄒浩清氣靜儼然若昔時敘別話舊傷往而感來遂相與泫然流涕師且告余曰此去東南三里即蔣山其院名永樂老身之故棲也願公臨之因與之踏雪躡翠入長松之徑登堂皇卷簾四顧美乎哉前巖後峰左岡右隴流泉若蛇屈曲而東注東北有峰最高曰石柱師向以多六楞名之也是時春色在物夕陽滿山野花開而百鳥嘐微風起而白雲亂幽芳可擷逸興俄生於是與師扶欄握手相顧而笑論無生之法盡滌有慮之塵緣言皆投機默而心喻何必須過虎谿然後稱陶潛遠大師之忘形也與明日歸谿南師錄其建院之因求我作記且曰蔣山者蜀人蔣琬之後諱政字文通避地居此人以名山梁天監中捨宅爲海雲寺隋改曰海月唐末兩爲兵寇所焚錢氏乾符中鄉人王惠與僧道隆興之吳越

遺書

易解 經義考云佚赤城新志作易說云其家有鈔本

傷寒救俗方一卷 桐城以方書召醫參校刻石 見宋史藝文志赤城新志作羅提刑集

赤城先生文集十卷 台州府志云赤城集一百卷今不傳遺文及詩散見赤城志赤城志赤城集等書葢千百中之什一耳

永樂院記 王愛山碑陰刻結界文見黃瑞台州金石目

蔡按公此記作於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當在紹聖初年非元祐七年立也

遺文 謹按赤城先生文集十卷今不傳遺文及詩散見赤城志赤城集等書葢千百中之什一耳

誤

永樂院記 王愛山碑陰刻結界文見黃瑞台州金石目

蔡按公此記作於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當在紹聖初年非元祐七年立也

余成童時好讀書而鄉中無文籍惟鄉先生朱叟絳世傳論語毛詩皆無注解余手寫讀之茫然不知義旨之

王賜名永安本朝淳化中貞惠大師常覺亦增葺焉治平初賜今額禹昭顧棟宇之已隳勸檀那之植福有麻氏者鳩信士率財力新大殿作三門次建法堂僧堂方丈僧房廚庫及賓客之館凡七十楹皆撤舊成新易卑爲高始熙寧五年終元祐八年功告畢余得師所錄久弗暇書易路畿右坐頹昌府久要堂竊思之自余登第三紀矣鄉曲少年無登第者亦無僧以儒釋學自負如三師者然則山川秀氣豈絕於吾黨也必將有豪傑之士發憤自奮或儒或釋揚名天下者矣然則余老矣不知其能及見否也因取其所錄暨余與二師相遇之始末及前日歸鄉之新事載之鄙文使吾黨少年他日觀之勉勵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

吾文知我起白屋之艱苦在故舊之難忘能自激昂以成厥志此余作記之微意其院之畛域則紀於碑陰云

（菜按據此記則赤城志所載嘉祐六年王俊民榜周俱未可信也且升以知縣贈少師尤繆）

桐山石橋記赤城集　姓氏見黃瑞台州金石目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識詰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畢會則是谿漱齧隄址洶洶不可禦昔爲梁以木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往來之人常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洛人錢氏霸國始居於此亦有承制而爲校書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一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强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爲患也如是吾屬餘金穀矣將爲爲哉苟能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博乎諸君勖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鑿板二十爲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莫不喜歎之噫東皋野人世服農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嘗粟以愚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與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歎者不其尟哉使之推大是心能擇子弟率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廉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

所沾潤其爲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歎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爲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於碑陰焉（按是時公尚未登第故自稱士民）

遺詩　共十九首

天台茅橋在縣西二十里舊名通濟後以地多茅姓更今名羅提刑適未第時嘗露宿橋上後持節經此有詩云云今斷碑尚在（赤城志地理門三天台續集別編作題天台茅橋）

京城涇墨遺相知心繞天台四散飛記得小田橋上月

寧海通遠橋在縣西二十五里崇福寺西羅提刑適有

憶西橋寄昉師詩同上　寺過遠橋寄昉師拂岸作拂面宋詩紀事同

長憶西橋避暑時天風六月襲人肌水隨地脈來無盡雲過山頭去不知拂岸稚松應偃蓋當年游子已龐眉憑師莫動谿邊石留待東歸題好詩

天台天柱山在縣西九十里南有黃水峰赤城志山水門三　天台集題天柱山

孤峰插太清天柱此垂名造化功成後乾坤賴不傾夜星千拱小秋漢一梁橫欲問登臨處重梯四面生

題妙蓮閣赤城志寺觀門　閣在天台萬年報恩光孝寺　天台集三台文獻俱作題萬年妙蓮閣

華頂西邊天姥東妙蓮開閣對羣峰清含銀漢三千界

香透金庭第八重畫棟有聲嘓海燕澄波無影睡天龍夜深講罷何人見雲在青山月在松山天台集作天

鶴軒在寧海崇教寺　同上　三台文獻題作崇教寺

花憶清軒上都忘居會稽秋聲先在竹月色最宜谿銀漢簷前直玉繩天外低何人倚欄檻爲聽下莊雞

慈雲院在寧海縣西十五里　同上　天台集作題慈雲寺

七十有餘歲不曾游此山因尋白雲路深入翠微閒曉澗煙霞合春巖草木斑誰灰心地火占取一生閒

桐柏觀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　同上　三台文獻

欲訪琳宮入羣微滿山煙雨正梅時神仙事祕人難問造化功深世莫知海近因通三蠡信年多空見八分碑

身中龍虎吞天地誰肯留心繼鍊師

寄題池亭兼贈周道士　天台續集

太一仙人天上來口傳丹訣養眞胎赤城道士誰堪識白髮先生或姓回　呂洞賓先生稱姓回以混於俗

窗外方塘幾畝蓮花開料亦似當年先生舊蒔種應有人呼作水仙

游碧照庵同上　三台文獻

長松青似染高杉翠欲滴餘陰入軒來滿座琉璃色達人無六塵靜見照中碧庵內一鑪香萬緣自然息

石橋同上

傳得旃檀相甚奇紺容光徹照須彌橋頭尊者來瞻禮招提臨古道窄堵壓孤山十里梅花樹都來一望間

應憶靈山聽法時

題瑞相院天台續集刪編

萬竹山中數十家重重流水繞桑麻飽餐鼓腹成何事題萬竹山同上

桃李春來任自花

題潘幾道梁亭臨海縣志隱逸傳潘思孟字幾道與陳伯模爲友治平間提刑羅適行部造其門命僕扶之納四拜孫大年字祖道宣和三年進士

行盡城西路爲君登梁亭無雲生碧落看日出滄溟逐影成何事負暄全我形交情長在目隔岸數峰青三台文獻

梁作梁誤又暄皆作道疑誤按臨海縣志作暄又滄作東

石橋三台文獻
飛瀑斷巖路天然石似梁始知融結日便作聖賢鄉水
瀦魚龍樂山靈草木香茶花本餘事留跡示諸方
送致政太師文潞公瀛奎律髓宋詩紀事
曾將故老較量看五福如公信是難潞國封來多有歲
太師以上更無官應留妙算安神器必得人才薦將壇
他日宋家青史上始終臣節雪霜寒
試筆前賢小集拾遺宋詩紀事
金門禿筆積如山黃閣磨煤夜不乾試借薦賢書稟看
應無一字及孤寒
慈母石　寧波縣志

雙淚漣拭目空將酒杯奠酒杯不到陰容前慈母石世
稀有汝在江頭天地久我思父母不得養此恨當同汝
不朽嗚呼罔極恩難報於今賴有移忠孝行當竭力事
明君庶可揚名酬二親
謹按公生於天聖七年己巳治平二年登第年三十
七而父母已亡故爲此詩以寫哀痛之情且矢顯揚
之志故知仕而不負其君者必處而不忘其親者也
巢父亭　在汝州今石刻尚存
泊然巢一枝常靜不待息天地存遺井聊以見清德窺
者在爾心鑒者在爾力何爲病夏畦俯仰無慚色
按戚氏學標回頭再想汝州同署見階前石刻巢
父亭詩云云宋紹聖四年三月初六日赤城羅適題
舊在西門染坊土中雍正元年始出移之州同署羅
嘗宦游此
州判陳伯模先生貽範　弟貽敘
赤城志治平三年彭汝礪榜陳貽敘臨海人字叔倫爲
蘇文忠軾曾舍人鞏所知終奉議郎湖南運判子克勑
定官有天台集行於世李察院庚爲之序治平四年許
安世榜陳貽範臨海人字伯模貽序之兄爲陳密學襄
胡安定瑗高弟與羅提刑適友歷宗正丞終朝奉郎通
判處州有慶善集行於世子師純師聖中八行
學源流陳宗正名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

士嘗游安定先生之門又師事陳古靈而與羅提刑爲友歷宗正丞通判處州判處州民懷其德有道不拾遺劍月照閭閻好義者相繼增給士賴以養好聚書有潁川慶善樓藏書目錄二卷在中興館閣所著詩文名曰慶善集弟貽敘字叔倫先一年登第官終湖南運判以文鳴爲蘇東坡曾南豐所知子師純師聖中八行從子克爲刪定官鄙瓊之變不屈而死人謂先生化行其家如此

大清一統志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進士歷處州通判游胡瑗之門又師事陳襄與徐中行羅適爲台學源流之首

宋元學案先生著有千題適變錄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台州札記赤城志慶善里在縣西北舊名迎恩因陳貽範有藏書樓曰慶善後同弟貽敘中第子師恭亦舉八行故改今名宋史藝文志慶善樓家藏書目二卷臨海陳貽範著明王禕萬卷樓記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陳氏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松里族大以蕃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卽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國朝大德閒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聚書益多皆其後人待制名剛中字勿齋元史有傳松里卽慶善里在縣西四十五里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郡陽遺事錄一卷宋陳貽範撰貽範天台人初范仲淹嘗守郡陽有善政饒人爲之立祠紹聖乙亥貽範爲通判因取仲淹在饒日所修掛堂亭遺蹟及其游賞吟咏之地采而輯之以志遺愛自慶朔堂至長沙王廟記凡十有三目前有貽範自序

范文正公郡陽遺事錄序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郡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爲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嵩其事也秦幷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爲郡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郡故城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撫於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圃閒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幷文正公

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
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
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
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
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郡陽之守近
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
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
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閒流澤之遠
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於
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
以制作修飭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

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郡陽遺事錄非敢徼名於世
庶其垂話於後而不啻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
河中府徙宛邱歷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邠耀鄧永興一
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
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爲先畫像而生祠之御緣
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咸固已聞之矣編疑饒
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乙亥六月丁
卯天台陳貽範序

台學統卷四十六

台學統卷四十七上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二

待制陳定葬先生公輔

赤城志陳公輔臨海人字國佐政和三年上舍兩優釋
褐第一歷校書郎右司諫以讒謫合州監稅復召除右
司諫禮部侍郎知處州終敷文閣待制自號定葬居士
有文集行於世州以高科位法從且稱謇諤者自公輔
始事見國史及余應求所爲銘子夷行字清臣紹興五
年進士姪周行知南康軍孫達善直徽猷閣利州路轉

運判官揚善歷吏部郎中終知光州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
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燮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
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
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祕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
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
家孫覿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
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
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
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

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跡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靈景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維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尙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尙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尙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鎭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特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常宜作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尙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論曰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

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耶

南宋書陳公輔傳惟不喜程頤之學言今世學者狂言腐語怪說鄙論曰此伊川先生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先生之行乞禁止之請祠卒

續資治通鑑紹興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言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因之不可不慎也國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爲朋比至於雷同苟合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爲定論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黨同之俗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爲大言轉相傳授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爲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學者但能參攷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先是范沖既去位公輔以沖所薦不自安會耿鄧等伏闕上書或者因指公輔靖康鼓唱之謗公輔懼見帝求去因此上疏詔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

紹興七年四月先是左司諫陳公輔請對上因語及岳飛所奏公輔退上書言昨親奉聖語說及岳飛前事采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謂大將或以兵爲樂坐延歲月我必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緩急賴卿飛豈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如劉光世雖罷而更籠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世怯懦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將也

四朝名臣言行錄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縣人中政和二年上舍第一授承事郎九遷至左朝請大夫初除平江教移越州除太博校書郎憂吉除應天府少尹右司諫謫合州監稅召爲尚書吏部左司外郎守南劍主管洞霄改太平湖廣宣參爲吏部郎左司諫禮侍集撰知處州提舉太平除敷文閣待制再任終於家紹興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六（按公生於熙寧九年丙辰三十七歲登第初筮仕職教吳中朱勔方燮倖當官者奴事之公不與交勔有兄

喪諸生欲往弔奠公例不與告恤滋不悅託權要以其
堉周審言代而移公會稽
初入館閣京糒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
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
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
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
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厶所陳深得諫臣之
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
感上知遇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
學問之徵疑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
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

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憮然
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
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
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閎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
士如讎故媚禁者眾
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肴醪
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纊之日幾不能
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
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
少宮庫既無必須盡取於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
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斂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

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
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
起東南鎗仗手及弓手之强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
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忿而用
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
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
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
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
所謂起東南鎗仗手者蓋東南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仗
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鬬欲令東南諸州起

發見在鎗仗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劫令逐州一面招募
猶勝於招叛亡也
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
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
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
今未能興復矣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
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輭熟卑污苟賤
其閒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擯敗挫
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
委靡而不振也京糒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莫有
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豈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
仗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

命省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僭卽僞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媿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

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寇賊相鄰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

之備

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帖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開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願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

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之尤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西路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

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閒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

時優與分給遇戰卽令充擔擎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莊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寬其租賦限以年歲卽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卽免租佃亦當少覓其租不然卽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

爲天下之術有二內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辨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采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

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附錄宋元學案鄞全祖望謝山跋宋史陳公輔傳後

玉山汪燧文定公曾孫也其跋王信伯集云尹和靖年譜但載陳公輔之見詆而不察其反覆蓋自趙忠簡公進朱子發范元長於資善堂朱嘗疏奏以爲伊川實繼孔孟不傳之緒又乞官謝顯道之子而尹之召陳公輔之除吏部郎皆范所薦公輔首對論王安石學術之害宜行禁止且言臣初無知未免從事王氏學既而心知其非遂自感悔遂除司諫又言有見今被舉行誼可稱而尚在遠方未至者乞下有司多方禮請蓋指和靖已而忠簡去位所引用多罷去惟朱以上眷獨存公輔遂上言伊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絕於是朱公震求去上堅留之和靖亦辭召命有旨促赴闕陳尋除禮侍既嘗上意知不能回則又請明詔多士今次科舉將安石三經義與諸儒之說並行以消偏黨可爲嗟歎按以上皆汪燧跋語按公輔之爲小人至此宋史未能盡抉其前後情狀子故特表而出之

案按蘇東坡以程子爲姦可謂無識然其氣節文章何可及也陳定甫請禁程子之學誠爲不智然其清德直節未可輕也陸象山謂伊川之言不類孔孟其中多有不是處亦所不解然其明本心之教嚴義利之辨何可非也定甫雖不可謂智亦如蘇陸之偏見耳全謝山據汪玉山跋語謂爲反覆小人恐毀之太過故錄其言而略辨之如此　又按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蓋祖述定甫之說也

雜錄

與陳國佐司諫　無錫李綱伯紀　忠定公集

綱再拜當朝廷多事之秋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退閒之久靜中所閱多矣方睿主虛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略細故指陳今日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賜多矣士

大夫奔競之風不除實爲中興之害願公委曲明白爲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僭易僭易

遺書

定葬奏議十二卷　佚

定葬文集二十卷　佚

遺文　奏議九首雜文二首

請擇重臣奉迎上皇疏　歷代名臣奏議下並同按此篇亦見三台文獻

欽宗靖康元年校書郎陳公輔上奏曰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

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夷狄作逆深厭萬機欲行遜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已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

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睿智寬厚豁達不防姦邪浸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爲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爲開具上皇罪已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庶士皆出國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忽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豔如此非陛下承付託之重賊兵遠遁京師復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動天下之孝仍乞於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適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韙哉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陛下貴爲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篤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躬靡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

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幸甚

再請奉迎上皇疏

公輔遷左司諫又上奏曰臣今月十六日延和殿引對不識忌諱妄有論奏已甘誅夷而陛下不以臣狂妄特賜聽覽更蒙聖慈擢爲諫官令臣不俟受告先次供職顧臣之愚何敢輒當此選臣已一面具狀辭免然臣以昨來所言有未盡者今輒敢冒死再爲陛下陳之臣初謂上皇之怒得於道路傳聞未必的也故不敢深以爲言及聞聖語乃知陛下實有此疑夫爲人之子若果貽父之怒其可一日安乎宜陛下之所以憂也臣聞帝王

之盛莫加於舜舜之言曰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故人悅之好色富貴皆不足以解憂唯順於父母然後可以解憂且以瞽瞍之頑而母嚚象傲爲舜者亦難堪矣舜終能使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者以盡事親之道而已然則陛下以舜爲非可乎況上皇以上聖之資有天下之大興事造業二十六年實聰明睿智之主陛下苟能如舜之孝寧不足以感動其心而釋其怒哉臣願陛下用臣所言急遣重臣前路奉迎如李綱固可委矣更得二三人節次前去陛下感泣面諭使其上體聖心至誠委曲爲陛下言之臣料上皇必無甚怒乃若所改之事如放宮人拆苑囿減玩好之具省應奉之物此自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爲非乎上皇久之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還禁中埋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是陛下宮中所不用者若龍德宮別有所須且當許以一面旋行措置陛下若以奉親故薄有所費百姓知之亦豈敢以爲非乎上皇久之視陛下自奉如此養親如此亦必自感悔不復過當矣至於其他改更政事但當遵依上皇去年十二月罪己詔書盡與推行亦可以慰四海之望更在宣諭臣僚行移文字回避語言免有指斥以防姦人得以藉口而激怒也臣恭聞聖語謂皇后亦怒意欲先還禁中埋會數事此一時躁忿之言陛下未有以解之耳婦人從夫豈有上皇既處龍德而皇后得居禁中耶若果先還臣固嘗面奏陛下當出郊奉迎和容遜辭以理開曉皇后若當此方欣慰不暇豈復有

怒心哉若夫聖慮所疑恐上皇還宮左右姦邪去之未盡或尚有黨國害民侵撓朝政於人情有不可從之事處之爲難臣謂此不足憂大臣臺諫當任其責若陛下任用大臣得人臺諫稱職皆以公心直道持紀綱守法度止下內外無所不理雖陛下不可得而私況上皇乎若是則陛下不妨以孝而隆私恩德也金人侵犯而陛下威德兼隆宗社復安上皇既歸而陛下至誠篤孝父子無疑自古帝王盛德有加於此乎此臣所以爲陛下喜也伏惟聖意勤勤始終如一當使四海生靈受福無疆豈不盛哉

條畫十二事疏

靖康元年三月校書郎陳公輔條畫十二事上奏曰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踊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延頸舉首伺望新政遲遲未聞民固惑矣況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強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謨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顏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

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須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熙豐之法爲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欲者曰以不變爲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況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易紀綱墮壞以至養兵取士馭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尙何紹述爲哉臣願改祖宗之法與今日所

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爲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效順苟非其人天下不安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必曰才足以有爲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著意於其間也本

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於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任不移於陸贄則怫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躐取顯仕兩府大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技藝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弃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

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閒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朋邪諂佞之徒姦賊狠藉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朝竄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與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羣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爲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輭熟而憎嫉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

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已故排斥羣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爲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擯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輭熟而憎嫉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況望於人主前爭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謾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

爲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竊記問爲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豔浮巧爲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爲有材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爲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僞相扇禮義廉恥浸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弊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衒露傾邪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爲善可以革浮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質文之政三代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數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淫靡人情澆僞可不救之以質歟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所以收威權於上而成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故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羣小狃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鑑此弊排斥羣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頹綱廢紀可以復振而

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侍臣聞柔曼傾意佞諛盜朝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游宴樂皆屏不近彼固無所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閽門守禦廷內埽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貪緣干進者必朋邪憸薄之小人也懷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

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斂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予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閒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用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國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臣聞儉為德之共侈為患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

賜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出貴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觀才能不問資格至於郡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貪饕之吏干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善懲惡為守令者曠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資望依格授之以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

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攷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爲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來委任非人故守禦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以夷狄一旦長驅而前良可駭歎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以武事爲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當備禦亦宜早爲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修器械不可不備臣料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

論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雖夷虜深入禦之爲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得通權綱不失大略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虜自當懷德畏威望風遠遁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梃以撻秦楚堅甲利兵臣所聞如此惟陛下不以爲迂闊不勝幸甚

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　按此篇亦見三台文獻

左司諫陳公輔論致太平在得民心疏曰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成太平臣皇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媿學術智識皆不逮人但有樸忠而已惟陛下憐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心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它莫先乎有德而已蓋易感者羣心難忘者盛

德唯聖人躬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觀之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卽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行之政之虐者略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小人以次竄殛

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朝如重陰蔽天初見赫日
如大暑熱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雖金寇之
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無一人
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於州
縣之閒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閒而起此何以致其然
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效大禹之克勤體
文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
如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
焉往而不歸哉然後與宰執大臣相與講明求其善政
盡舉行之凡所謂虐政蠹國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
其君子盡召用之凡所謂小人蠹國害民者去之唯恐

不至則所以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焉有
不治中國既治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功所以
可圖也昔齊宣王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爲
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
小國問於齊楚孟子獨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孰謂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
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王臣區區以夷狄爲畏哉
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之心彼誠不足畏矣

諫游幸疏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
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伍神觀臣誠淺陋不熟

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邪但
近世爲之若近世爲之自不可爲法設或祖宗之例亦
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
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肆游
幸之樂邪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
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少與夫供帳什物伶
倫宦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之莫不歡欣感戴以手
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至於今日之出輿
服鮮明儀衛眾多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宦侍皆盛如前
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
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淵

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
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
當務爲光榮盛大以夸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區區於此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
力未裕財用未饒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侈靡未除
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
漸爲奢靡異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
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
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哉臣愚欲望陛下今後
孟享既畢即詔車駕還宮其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

外皆願暫罷臣又慮上皇既深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鑒輿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然陛下無以百姓之言爲非彼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今不兩月儀物稍多自此若天下無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好耶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遠跨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請官陳東疏

右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

如張炳雷觀是已古者聽納之君雖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竊有疑焉以爲陳東之書遠勝炳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唯諸生不平炳與觀亦固厚顏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東以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爭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之諸生皆曰方李邦彥等退朝百姓皆詬罵東與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諠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擁求出不得然則東豈有意率百姓爲亂哉臣觀東非唯學問淹該善論天下事亦忠誠奮發之士陛下若用之於朝必能有爲議者有謂東書

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庇邦彥者不欲陛下親攬權綱之也安能免人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沮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然陛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臣職在言責苟有所聞不敢默惟陛下察之

論宦人蠱惑人主狀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胤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溫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於外以內

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燼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橫恩濫賞辜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爲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緣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諠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於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沖

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盡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爲戒無使其乘閒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巇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爲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論災異疏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昭明盛大陰所不能揜者自數日來天氣清寒日色微薄濃雲不開霪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夷狄之彊耶然前日賊兵在外圍迫京城而日景晏温清明自若今既欲講和好稍稍遁去恐咎不在夷狄也謂女謁之盛耶然陛下即位不邇聲色後宮嬪御不過二三百人亦無位號隆重者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姦邪之未盡而大臣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務爲夸淫之說媚悅人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臘月雷爲瑞雷三月雪爲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祥咎異雖治世不免此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豈可諱而不言哉臣今日區區首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欺陛下聰明也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輩其爲姦邪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民思食其肉今雖各曾行遣然或處善地或全腰領其子孫親戚尚有未曾盡行竄殛田宅物產尚有未曾盡行籍沒若是豈非姦邪去之未盡耶陛下謙虛退託以待臣僚而宰執忿爭上前無所畏避或詆毀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陛下勤儉祇恪留心萬機羣臣尚仍舊態不能服勤職事至有人主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百官有司卻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數輩重行誅戮其子孫親戚並當流竄田宅物產並當籍沒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霾寒溼之咎無有不珍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絕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司

庶府亦當察其姦邪怠惰不切奉公者特與懲戒如此則不至於君弱臣强君勞臣逸足以使陽德昭升陰氣消伏矣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必以是爲言恐陛下忽此而不以爲戒也又況蠶麥適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謂之災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不勝幸甚

乞戒大臣究心邊事疏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曰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切料之此未必不爲宗廟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邊事曾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爲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遂以爲無事因仍偷惰至秋冬萬一狂寇結集諸夷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爲先經畫措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幷令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

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至七月而李綱諸軍潰於太原矣至八月而黏沒喝與斡離不分道復入寇矣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而其立政之書尚戒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聖人猶且憂之況當靖康危難之世而廟堂謀議反多不急諫臣直言遂遭擯斥時事蓋可知矣

臨海風俗記赤城集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斗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按此以一錢爲一金）薪柴雜物極

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歎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穴雜軍兵經由州縣需索供應不暇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於前余雖有倣盧度不可居於是遁跡村落然鄉下寂寞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嘗以西北觀之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盡變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苟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漢志以敘吳越之地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朝諸志以敘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淮闔浙六十餘郡兩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特合四方而論其槩耳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爲天台介於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之類絕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穴省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者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於巉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逋負日叫號於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改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爲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襲時之舊是則爲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錄序　赤城集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爾初未以爲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於滕公是知不妄矣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必在有難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柏誠言非虛語初賊起靑谿二浙方驚子勤已爲攻守計寅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未知其果何如韋羌羣寇已破仙居水陸夾進偪於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奮然曰今日之事吾誓不與賊俱生扃其家人輩不使聞變而擾申戒諸門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不敢動羣情稍安願效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益其備罄倉廩府庫以犒軍士凡所經畫皆觀時之宜

身任其責無纖芥自嫌其忠誠所激如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倚也捍禦愈堅賊徒數千擁眾而登城上皆鼓譟矢石如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進洎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卒完微子勤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敘功京秩且患三衢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閒吾之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爲豈有意功賞哉由是益知子勤之賢爲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變起如錢塘之大賊唾手取之自淛以東二字擬增望風遁去殆百數輩而還迺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徼幸之望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爲果不謂之賢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言詳其趣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茲果然余憂居廢筆硯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案按前云初未以爲然後云今茲果然頗自矛盾

遺詩見赤城志凡四首

石鼓山在臨海縣東一百五里山上有石似鼓兵革興則鳴

有山名石鼓千古鎮南溟大手不勞力動時天下驚

經濟之學三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文簡陳叔進先生埜

赤城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陳埜臨海人字叔進省試第一歷祕書郎工部郎官將作監祕書少監權中書舍人兼太子諭德祕書監中書舍人奉祠知寧國府袁州召除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俄提舉洞霄宮進觀文殿學士薨贈少保事見國史及蔡尚書宋史列傳陳埜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埜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於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嬰然亟辭崔渊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埜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埜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

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埜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埜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於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埜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埜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埜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侍傳言之勢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埜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諭曰陳騤論事頗切時病有足稱者然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

雜錄

觀文殿學士陳公騤輓詞三首錄一　四明樓鑰大防攻媿集

台獄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廷冠數千人南服頻懷綏西垣屢演綸惜哉眞漢相不遂秉洪鈞

遺書

南宋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永樂大典本　史部職官類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騤撰續錄無撰人名氏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一慶元初官至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忤韓侂胄提舉洞霄宮卒謚文

簡事具宋史本傳陳氏書錄解題謂淳熙中騤長蓬山與同僚錄建炎以來事爲此書李燾仁父爲之序續錄十卷乃嘉定三年館閣重

按是書本名中興館閣錄見宋史藝文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南宋二字乃　四庫館改題也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中興館閣錄十卷祕書監天台陳騤叔進撰淳熙中騤長蓬山與同僚錄建炎以來事爲此書李燾仁父爲之序續錄十卷乃嘉定三年館閣重行編次後人次第補錄迄於咸淳者

中興館閣錄序　巽巖李燾仁甫撰　眉州丹棱人　文獻通考

止世官修其方故物不坻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夕所當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

方則物爲一書多至三書蓋古之人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審諦則其設施斯可傳久六龍駐蹕臨安踰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度尙稽復舊惟三館祕閣闕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閒宋宣獻之孫匪躬作館閣錄紹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靈臺故事宋氏皆祖韋氏而程氏故事并國初它則多闕蓋未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空焉余屢蒐采弗獲欲補又弗暇每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當如是耶昏忘倦游喜見此書乃援筆爲之

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 宋史作七十卷序例一卷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祕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嘉熙
五年上之中興以來庶事草創網羅遺逸中祕所藏視
前世獨無歉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
十六卷蓋亦盛矣其間考究疏謬亦不免焉
文則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騤撰按太平御覽引摯虞文章流
別論曰古詩之四言者振鷺于飛是也漢郊廟歌多用
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樂府用之七
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於俳調倡樂世用之九言
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
既望天台陳騤

爲之文章之法推本六經茲其權輿也劉知幾史通特
出模擬一篇於貌同心異貌異心同辨析特精是又不
以句法求六經矣騤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
而大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
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又分
門別類頗嫌於太瑣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細然取格
法於聖籍絳勝摹機調於後人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
也
文則序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
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
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
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古
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
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
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
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
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廷下筆語妙
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爲余曰蓋將
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爲則則吾豈敢乾道庚寅正月
既望天台陳騤

書天台陳先生文則後　山陰陳哲撰　文則附錄
六經之文經緯天地自餘諸子亦多左右六經其用字
立言初非爲文則設也然文至聖賢何等氣象譬之一
元磅礴萬化流行各極其妙而一出於天然眞文字之
準則也第則其文而不求其所以文吾恐文氣雖似元
氣索然非善則者能因言以求其道使聖賢精神心術
躍然於心目間則中有卓見文亦偉然爛然矣斯固天
台陳先生編輯之本旨敢繹而申之於後宏治己酉秋
八月望日後學衡州府知府山陰陳哲識
陳參政文集　見赤城志及葉水心集今佚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永嘉葉適撰　水心文集十二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閒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疏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羣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偏歷三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生片善譽奬不容口薦引甚眾除授破資格視所宜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意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色力爭寧亟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修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厭園池無杖屨聲庭觀終日寂然嗚呼是其修之者固又不在彼而在此矣皆學者所當知也

遺文

天台臨川橋記三台文獻

臨川王公玫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峰雙澗北迴而至眾山複繞傍流轂委會霖潦則激爲如轟湧爲加葺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襦聯杓以度歲作歲圮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玫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禦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歎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不肯爲遠計今我則否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

源源而應敷則充矣爰卽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墁者埋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稽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窮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爲梁橫之妥如也甓以培石欲其埤也塊以塗甓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修之曼曼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迺寫迺飭迺敞迺奕可以息行遊可以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肚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迺率僚友會稽陸君滋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卿觀焉公曰吾與諸君既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

夫士之豪民之耆老於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旣獲遂歌以落之曰

肚兮滄溟跨蛟龍麗兮霄漢垂蜷蜼疑若有神施磨礲鞏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巖凝翠空俯睨谿紛織徵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緊誰功競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石相謝子肅先生深甫

赤城志謝深甫臨海人字子肅乾道二年進士歷大理丞提舉江東常平左曹郎官借禮部侍郎爲金國生辰使歸歷右正言起居郎權給事中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給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丙歸拜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以少傅致仕贈太師先是州人固有位執政者爲宰輔自深甫始事見國史及張郎中布所爲行狀張布字伯勇臨海人乾道八年進士

宋史列傳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斛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峽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佣於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

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兮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輭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旣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顧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籍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卽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令侂胄驟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啟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

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馹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馹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差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深甫疏十七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坐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隳壞紀綱莫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檢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敗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於殿隅帝尊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論曰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況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

密齋筆記朱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廟夢神贈金魚一枓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劍時夢橋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牌書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

皇原誤王今改正

遺詩

題峽縣黃山庵

密齋筆記云此詩得於劍川相士黃山庵卽其家墳先皇考爲尉時曾游遼東鶴去幾千年堂土留題有謫仙謂李泰發所題七律詩也十月

山行風露冷黃花紅葉兩依然李詩有挹露黃花平襯句
閣學賈濟川先生涉
赤城志賈偉天台人字之奇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歷祕書郎終知漢州子涉字濟川歷寶謨閣直學士淮東制置安撫使知楚州兼京東河北節制使淮西制置使以顯謨閣學士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宋史列傳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眞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

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眾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於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渡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閒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餉虎陷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

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福要其歸路以傅翼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

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玉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眾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永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眾同甘苦故下樂爲之

用逮爲主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按屬泗州）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斬安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天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淹金人於淮（淹原作掩）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斬州受圍余晦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閒登城入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晦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彊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朮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荅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卒超贈龍

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論田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

按李全傳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號李鐵槍沈鐸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誘致米商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定遠民季先嘗爲大俠劉佑家厮養隨佑部綱客山陽貪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乃命先爲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嘉定十一年七月全襲密州禽黃樞械至楚城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以石珪權軍務二月珪率衆二萬渡淮大掠至南度門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三月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壬辰與阿海戰大捷得其金牌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苗等十二州來歸秋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

以朝命督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於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峴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等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勳威望不下己患之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等拒而不受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總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及選還涉恥之乃謀分珪軍爲六請於朝出修武京

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命涉即聞於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爲矣其後有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處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於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淵而歸大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於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璋其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璋徙盱眙芻粟

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未幾盧鼓楯來取西城全出戰大敗明日復戰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於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璋再取西城盧鼓楯背城力戰戒惠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與惠歸請於制置司官之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時互市始通車夫皆瞥辦於林張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又欲分其半林不分福怒林懼愬於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於途以伺林覺不進於是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聞道遣黠胥王翊閻瓊勞林林涕泣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遁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全妻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於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己患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幷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巳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棻按李全傳所言如此則涉之不能制李全亦可知矣本傳之言益多溢美殆由似道專政時粉飾而爲之者乎

又按金亡在涉卒後十二年李全之叛亦在涉卒後三年乃謂涉遺書彌遠云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金未亡而稱亡金全未叛而以爲患其故胡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遁全遂入青州以迫林涉聞道遣黠胥王翊閻瓊勞林林涕泣道亦山東人也方倚以制北軍而乃以爲患乎又涉卒之年金人未嘗大入也

侍郎商聲仲先生飛卿

赤城志商飛卿臨海人字聲仲淳熙二年進士以省試第三人登甲科歷太府寺主簿編修官祕書丞著作郎右曹郎官知無爲軍工部郎官監察御史太常少卿司農卿總領淮西就遷戶部侍郎卒事見國史按兄許宇應仲弟逸卿字義仲皆淳熙八年進士

宋史列傳商飛卿字聲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仕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燄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卽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迕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祕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斂散斂元作歛今從名賢錄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兩浙名賢錄云

家貧不克葬人始服其清

論曰商飛卿劉頴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邪頴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終子義烏人終寶謨閣待制謚文肅

提舉劉全之先生允濟

赤城志淳熙五年姚頴榜劉允濟黃巖人字全之與兄允迪字進之淳熙二年進士弟允武號三劉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知南劍州提舉福建常平知溫州今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

台州外書劉允濟字全之黃巖人與兄允迪後先成進士初爲婺州掌教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知南劍州當作溫州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生平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其在南劍州以民俗多溺女善誘而嚴戒之舉者給粟振貸不舉者罪之俗爲一變求羅從彥後人爲請謚於朝幷進其所作聖宋遵堯錄在永嘉與通判陳子雲知縣胡衍道等僚屬一心利興弊革遠近翕然稱治卒後杜清獻公範有詩哭之子坡孫溧水主簿

挽劉監丞二首　杜範　清獻集

諸老凋零盡公胡不少留塵談裁後進山立儼前修逸館休黃髮爲邦付黑頭甌閩看蔽芾有淚正難收

奕世詩書遠三劉姓氏香鄉評高宿望里社借餘光蓮浦秋堂晚松岡夜室長典刑無復見南望獨淒涼

遺文

繳進遵堯錄狀　台州外書

臣聞言進忠而得錄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功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於屋壁悉上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槧鉛長游學校久聞羅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

上之洪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父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詩經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敘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宗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顯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閒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官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

葵霍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情實可憫忠永難磨臣謹錄成書繳進補座欲望萬幾之暇特加一覽之勤倘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柳惠少連之節非特慰忠魂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觀從彥凡所立言不媿古昔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王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從彥元撰聖宋遵堯錄八卷謹繕寫成二冊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少保王方巖先生居安

赤城志淳熙十四年王容榜王居安黃巖人字簡卿以省試第二人爲甲科第三人歷司農寺丞知興化軍祕書丞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左司諫兼侍講起居郎崇正殿說書知太平州浙西提點刑獄權工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以捕李元礪兼領吉州尋奉祠除工部侍郎今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

台學統卷四十八　經濟之學四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宋史列傳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卽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西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而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擇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

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錢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

使敍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拂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

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眾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閒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

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僉書樞密院事葉適嶺嶠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

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
用人稍誤是一佞胄死一佞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
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
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
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佞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
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
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
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徵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
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
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
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

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
不復言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
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
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
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狀去軍羣聚
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
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辨其冤或謂佑
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
爲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
恩補官豪於資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立捕繫論罪
者數人懌乃未嘗

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
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
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袁應援賊乏食
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擒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
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
繼者蹈其轍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
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
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
爲賊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
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池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
吉守率師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

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
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
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
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
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
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
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
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
陟降如猿猱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
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
賞元勵眾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

率眾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鬬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歲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還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興地寶玉之歸盖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卽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功肌補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旣留募軍校劉華巨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

者倔彊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世

論曰王居安埽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雜錄

侍郎方巖王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方巖屹屹上薄於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旣踣大姦亦埽羣邪根極

究竟治本亂階天子改容儉讒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瀛奎律髓劉改之送王簡卿歸天台詩云枚數人才難倒指有如公者又東歸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載酒青山隨處飲談詩玉塵爲誰揮歸期趁得春風早莫放梅花一片飛千巖萬壑天台路一日分爲兩日程事可語人酬酢易面無慚色去留輕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斂胸中舊甲兵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王居安字資道一字簡卿台州人淳熙十四年丁未探花韓侂胄之死驟入言路尋卽去國此送詩殆其時也後起家帥江西與湖南漕帥曹彦伯同平峒寇位

至侍從劉叔擬有賀新郎詞壽王侍郎簡卿云小隊停鉦鼓向沙邊柳下維舟慶公初度平盡羣蠻方易鎮此事多應有數奈自古功成人妒君看樂羊中山役任謗書盈篋終無據千載下竟誰與詩中帶得西山雨指天台雁蕩歸歟壽鄉深處緩急朝廷須公出更作中流砥柱笑癡駭紛紛兒女多少人間不平事有皇天老眼能區處揮玉斧聽金縷

王簡卿侍郎以詩贈王孟同輒亦繼作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集

季父昔從我寒鐙聽微更强扶瘖聾和誤策蹇跋行坐令兩銷落無復一崢嶸宜汝遯不留出門訪咸英大溪逢侍郎坼洗心胸清新詩發妙意說盡文字情侍郎蓋代豪平蠻蚤垂名覽書五行下援筆千人驚點化謝琱刻涵濡透晶瑩林黃橘柚重渚白蒹葭輕蹇裳念數往歲晏霜雪零

大都督待制方巖先生召飲於州治之春野亭因和蘇子美韻　閩清白玉蟾本名葛長庚　白眞人集

夕陽花木丹青活煙月山林水墨昏碧縷倦飛縈寶鼎紅波驚漲溢金樽掀髯醉接君謨筆擊缶吟招子美魂因逐上方雙鳥至亦隨桃李入春園

送王簡卿歸天台二首　鄱陽姜夔堯章撰　白石集

迎風吹白髮送客向黃巖任事何爲爾如君自不凡城陰當復會詩卷可頻緘縱別無多久江河望遠帆

僻書雖不願治粟亦何爲夜月同游處春潮獨往時無心資造化任運有成虧護冷加餐食幽居且自怡

挽王侍郎二首　杜範　清獻集

地靈鍾國秀臚唱歷時名虎觀堅廉節蟠坳振直聲志隨時暫鬱身與道俱榮人羨腰金日於公孰重輕

里枌敷蔭樾畫繡借輝光誘接嘗登席摳趨厭負牆故山欣弭節華屋痛帷堂葳晚凋松柏令人重慨傷

遺書

經界弓量法一卷　見宋史藝文志明焦竑經籍志無法字今佚

方巖文集十卷　子畴編　赤城新志云亡其半今盡佚矣

方巖王公文集序　臨海吳子良撰　赤城集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憲典幷陳自强郭傑竄嶺外伸雪故太府丞呂祖儉承務郎于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詘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彥逾耶使彥逾再入臣爲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胄前轍遏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

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恐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諭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爲郡守部使者會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顧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須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滈閒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塊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滈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讀之明白爽暢絕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遺文

論今日莫急於禦戎疏三台文獻下同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禦戎然自用兵以來廷議不一臣竊憂之自古中國之待夷狄不過戰守和三策而已大抵以守爲主而以和戰爲權惟其能守故可戰則戰而戰不至於愚可和則和而和不至於屈以吾之所以待之者素有其備故也臣觀近日之事則不然言戰則無必戰之聲勢言守則無必守之規模言和則無必和之成說三者之論久而未決是豈可不原其故哉國家自南渡以來其爲失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議者不知邊防失策之由而輕言兵事抑何不思之甚也自紹興和議之後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堠不明當時所建城邑始於和議之際收復殘破鳩集其民而居之初非有意於審地利相形勢謀爲異時解盟敗約金城千里可戰可守之計也縱或有之亦不過因陋就簡潛爲經畫而已而其實可以憑藉者十無二三異時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往往掣於開邊生事之戒日

就苟且莫能加意況自紹興以來內郡之民利其荒閒謀往居之生息日蕃車馬屋宇漸擬內地後生晚長不見兵革蓋自辛巳逆亮之來邊民始窘未幾修好如初武備復弛自是厥後非無深謀遠慮之人逆知今日之事每謂沿邊城壘其可守禦者有幾沿邊之田其可使官兵留屯者有幾計非不善也然城郭既立則難以復還請佃既久則難以復奪而況虜人耳目鄰近微有改作官吏懼譴縱有欲建長策爲國遠慮之人孰敢遷移一城邑以據險要奪一民田以便留屯哉所以守不足恃和戰費力及至前日戎馬侵犯邊境沿邊之城疏缺甚矣淮襄州郡蹂踐大半足見沿邊素不爲謹守之備

用兵之道進則可攻退則可守斯爲善計苟爲不然但知進以謀人不知人之謀已進以圖僥倖之勝退不知自保之策爲謀亦已疏矣臣聞虜人一入吾地修城掘塹便爲守禦之備豈有我國家素有之地平時無事不曾修治險阻一旦用兵但爲長驅之計不思保守之策攷其源流利害之迹灼然可見今也置督視宣撫諸司而未有大舉之日遣和議之价而未有必和之報竊恐和戰猶豫計慮狐疑倉卒有變必誤大事儻使虜人果能聽命求和使詹痍之民稍稍息肩豈不甚幸然虜情多詐罔測豈可盡信或知吾圍之未固而我又屈意以議和彼必有難塞之請朝廷自度能悉從之乎臣知其不可也議或不成虜必再來事不在遠不過三數月之閒耳夾淮之戰不可不急爲之備也或曰若此則和議遂可已乎臣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閒何嘗因戰而廢和哉惟我之形勢先立可守可戰彼自度不能以必勝而後有可和之理我無必守必戰之形而屈意以求和彼必驕蹇而邀索此和之說所以未易議也何謂可守可戰之形如揚州之堡寨眞州之六合若和若楚若襄陽皆以城壁稍堅虜人屢來屢卻亦足以見有備無患之小驗如安豐如濠梁如滁陽如儀眞如光化如棗陽等處皆以城壁不堅遂至虜人蹂踐其地而無所忌憚及今和議未定百事可爲兵少處便當益兵地險處便當增戍城壁可遷者即遷可修者即修凡百守禦之策次第修舉縱未能逾淮前進亦須使敵人稍知疑畏斷不可玩敵弛備以待和也倘吾之形勢漸立兵勢漸振守禦之道無闕異時欲和則和欲戰則戰無不在我機會所在閒不容髮此廟算所當先定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誅殛韓侂胄陳自強疏 開禧三年十一月 爲右司諫時上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居諫諍之列臣感陛下不獲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朝制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僉人去國公論咈然臣職在言責旣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腑竊緣竄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盖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閣之眷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竄逐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竊籍於宮廷揣尚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忽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

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御前金牌祖宗專法隸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於鋒刃弱者塡於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捌襄兩淮之地暴屍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而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而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之心無有限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

安其生也況比者小使之遣虜帥嘗以侂胄首謀爲言是虜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陛下之意也使誅戮侂胄而虜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又聞原作尚謂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負罪止於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公師平章軍國者皆東班元勳巨德而後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服非常之誅詛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

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至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內祠凡所施設尚關廟堂自強狡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昏但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於後自強之爲己計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拨私黨占據言路以窃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以其姦檢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姦

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

論知人安民赤城論諫錄下並同
爲太學博士時上

臣聞皋陶以智爲帝謨古今之進言者無以尚矣意其必有非常卓絕之論今攷之書其大端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自今觀之豈不類老生之常談哉臣嘗反覆思之自昔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過於斯二者後世循之則治反之則亂益信皋陶之言亙萬古而不易之愚取進止

臣敢發揮其意爲陛下陳之夫人之難知非君子之難知也惟小人爲難知耳佞者似忠詐者似信訐者似直急於求用則隨時好尚巧於迎合則同聲是非苟惟知之不審辨之不早待其名位既高罪戾既積然後從而疏遠之罷斥之豈惟亵用朝廷之名器其於國家之利害所係不已多乎陛下思知人之難則選任之道不可輕也國家自累聖以來養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羣公固已深論之矣逮駐蹕東南供億愈廣賦取愈繁攻財用之入輕經費之出益非祖宗之舊矣今田里空虛州縣匱乏之歲幸中熟猶有愁歎之聲閭有聚斂者專事掊克貪墨者肆爲贓汙罷輭者縱吏爲姦則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乾水溢之變何以保其不爲盜乎陛下思安民之難則惠養之方不可緩也選任之道莫若明詔大臣攷覈其名實而參酌乎衆多之論謹重於用舍而期合乎好惡之公則誠實者有以自見而虛誕者無所容

疏遠之罷斥之豈惟亵用朝廷之名器其於國家之利害所係不已多乎陛下思知人之難則選任之道不可輕也國家自累聖以來養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羣公固已深論之矣逮駐蹕東南供億愈廣賦取愈繁攻財用之入輕經費之出益非祖宗之舊矣今田里空虛州縣匱乏之歲幸中熟猶有愁歎之聲閭有聚斂者專事掊克貪墨者肆爲贓汙罷輭者縱吏爲姦則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乾水溢之變何以保其不爲盜乎陛下思安民之難則惠養之方不可緩也選任之道莫若明詔大臣攷覈其名實而參酌乎衆多之論謹重於用舍而期合乎好惡之公則誠實者有以自見而虛誕者無所容

患預防之計則自茲以往寧無可慮者乎近者烈燄爲災京城之內大半煨燼天災若此不可謂無自而然也向使火備素修號令素明舉樂喜之政行子產之事軍兵不敢懷幸災之心起覬賞之望思用其命各宣其力則亦不至若是其甚也國家自南渡以來火災未有酷於此時者在陛下可不思畏天之威而敬厥德乎軍兵非不多賞予非不厚而滅裂怠惰曾無塗徹之功致廛宵旰之憂煩廟堂之慮在陛下可不思備患之道而立厥政乎陛下減膳避殿發廩賑給罪己以慰人心抑奢以厚風俗天下仰望聖德之新聖政之舉而被火之民知陛下念之漸有生意而臣愍惻之愚則願陛下自今

以始修實德立實政而後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願也陛下思積累之艱念付託之重開言路決壅蔽公天下之是非辨天下之邪正居之以剛健行之以中正則實德修矣陛下追究既往臨事倉卒若將若兵無足倚仗正紀綱明賞罰有罪者誅有功者用儲養人才爲國遠慮則實政立矣實德日進實政日舉行之有常對越無媿則成湯之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不過是也信能行此則足以和同天地而延祉禔之福也狂言逆耳惟陛下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撙節財用減汰冗費

臣聞時有緩急事有變通處艱難多事之時而不知權宜變通之術是猶拯危極之疾而不用苦口之藥未見其痊愈之效也今師旅暴露於外日費千金總饟之臣屢以乏告州郡之財平時猶患不足況當招募調發之後百費倍於常時獨有節冗濫之財可以濟緩急之需耳豈可循於人情而不知變乎軍興以來督視有司宣撫有司分僚設屬辟闢勑置因軍興而設官者不知其幾時固不可免者今內外官司不甚緊切而繁冗者固宜併省而兼攝也今天下之財賦總於戶部而又有國用一司何耶豈有爲戶部不能理財必爲國用司而後能理財耶不知自有國用司之後官吏俸給月費若干亦嘗稽攷及此乎臣慮其無益也

今天下之法令歷代成書敕令格式條目明備燦如日星守之勿失亦已足矣今復置敕令一局何耶縱有奇請他比刑部自當隨事申明春秋須降何至專局置一司豈法令有日更月改之事乎官吏俸給日計不足歲計浩繁若此等費臣知其無益也且節察防團等使祖宗之時固有限也今比之舊不既多乎縱曰已予者不可復奪乎居坐享厚祿多事之時固宜體國除見今管兵之外其餘俸給權議減借不亦可乎官有常職職有常員今內而輦轂之下外而州郡諸司添差之員不知其數向也止於戚里今不止於戚里矣向也未嘗釐務今則類多釐務矣厥今何時而捐此不急之費可不痛加裁減乎凡此之類不可悉數如前所陳儻盡取而省節之計見今內外支納之數權令解發以供軍需之用豈不有助於一時之大計乎年歲之後規模必定百官調度漸當無闕然後可以復舊矣人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當國多事之時捐軀喪元有所不顧儻併省其冗官或借其冗祿而有利於軍國之用亦孰敢歸怨哉臣之所言蓋一時權宜之策如有可采欲乞睿旨降付三省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用兵當以感勵人心激昂士氣爲先

臣聞孔子之言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孔子之意蓋譏宰我一時之失言非謂天下已成已遂已往之事不可言也

之事皆不可以復言也俗人不察聖人之旨意見時事之難言往往以是爲藉口然自爲保身之計如此之謀則可何取於盡忠報國之義哉向者朝廷舉恢復之師贊之者有人矣沮之者亦有人矣今焉用兵期月或勝或負已往者固不可復咎未來者豈可不說不諫哉向者小勝則賞用兵者而沮兵者獲譴近者小卻則往往咎言兵者而諫用兵者錄用小勝則督之進討小卻則戒之守禦儻無功則又策將安出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議論紛紜訖無定說何以示天下之定向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勇氣使天下謀議之人模棱兩端皆不敢慷慨論議不過揣摩時勢以求迎合而已非有斷然明白之謀也今兵端已開矣邊

釁已成矣或追咎用兵之說或追悔沮兵之罰皆無益於事功譬如已發之舟中流遇風相與協力共濟危難可也豈可悔恨而縮手坐視其悠揚謂此舟不可行於風波哉況用兵之道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國家全有江淮兼有吳蜀地不可謂狹兵不可謂寡也亦緣和好以來兵久不用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舉事之初嘗試而用敗衂無功固其宜也今焉屢戰之餘某將爲勇某將爲怯某人爲能某人爲愚大略亦可見矣爲大將者或不能盡護諸將當議黜陟可也拔卒爲將自古有之況用兵之法賞不踰時罰不踰日或當罰而賞當黜而陟何以感勵人心何以激昂士氣今虜騎侵擾淮甸而要害城壁皆未嘗破如和如楚如眞如揚虜人屢來屢卻皆未嘗得志於吾地今兵少處只當增兵地險處只當增戍未可謂淮不可守專爲保江之計也政緣國家和議之初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堠不明此爲失計久矣今既絕和好百事可爲或屯重兵或修民兵仍詔詢問沿邊諸將不問偏裨小校但有計謀盡令投獻今日淮如何而可守江如何而可護某人曰可則用某人假以事權責參酌其說擇而用之某人曰可某人曰不可其成效且禦且守自此以往春水漸生長江以北水深

士厚非戎馬驅馳之時少待數月以一州之長用一州之人守一州之地要害去處建立寨柵州將教閱民兵軍將教閱禁兵使之守將協和軍民輯睦吾以熟人守熟地彼以生人攻生地人與地不相得客主之勢一可當十彼負糧而遠攻吾儲糧而待敵以逸待勞功力百倍藏攻於守審勢待時則吾事濟矣前日之亟戰既失之輕舉若今日之亟爲退保其失又甚於亟戰臣愚言狂直欲濟於事而已欲求效驗於將來而已若揣時勢以圖苟合以幸進用於一時愚臣所不敢也亦愚臣所不能也書生妄議如此惟陛下留神采擇取進止

論更化治本當以侙胄爲戒

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翦除姦慝朝綱清明下情無壅

此誠千載難得之時也轉否爲泰易危爲安正在今日
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相去不
遠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
譬如人有胸腹癖痼之疾累年堅凝膠固而不可去一
旦力加鍼砭幸而病除然氣血久耗百倍調護方保全
安所謂調護之方者何也元氣不可不寶外邪不可略
侵今日國家之勢何以異此何謂元氣君子是也何謂
外邪小人是也今元凶既殄陛下躬覽萬機厲精更化
萬萬無此然事當戒於未然之初不待論於已然之後
一治一亂皆有明驗人主公聽並觀則治偏任私勝則
亂政事歸諸外朝則治歸諸内廷則亂問諸百辟士大
夫則治問諸左右近習則亂謀諸大臣則治謀諸小臣
則亂人主以一人之身應萬機之繁裁處事機有所未
決虚心任下何損盛德雖堯舜之聖未嘗不資人以下
問然公朝之事當與廷臣公謀之不當有私人以議公
政也臣悕悕愚忠伏望陛下當此更化之初豫防儉僻
之進鑒覆轍之已失杜來事於未萌躬政事委聽輔
弼每日於退朝之暇或於内殿或於經筵時賜宣召執
政大臣共議國事凡臣僚之章奏邊陲之便宜郡國之
申明相與諮謀而付外施行之庶幾政事紀綱方當人
心不出多門或所行有所未當則臺諫給舍得以辯爭
正救於下不至如曩時有掠權植黨害政誤國之事矣

若用人稍誤則舊病復在是一侕胄死一侕胄復生也
臣一介疵賤伏蒙陛下拔於疏遠付之言責深惟官以
諫爲名事關治亂之大不敢不蚤爲陛下言之惟陛下
裁赦

論從逆曦等人不許敘理

臣聞人主所恃以御天下者惟曰賞罰二柄而已使天
下之人不愛其生而愛吾賞不畏其死而畏其罰而後
可以爲國不然雖堯舜不能以自治矣書曰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而解經者以爲忠厚之至功罪而至於有疑
則罰當從輕賞當從重而後爲忠厚之事若功罪本無
可疑而欲爲忠厚之事則是濫賞失刑適以自壞吾法

而已未有法壞而可以治天下者近者逆曦之事神人
共憤所賴宗廟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授首謂之天幸可
也一時士大夫之在蜀者或棄城而遁或離職而歸國
家平時不愛高爵重祿以待士大夫正望其緩急捐軀
效命若委而去之則國家何賴焉縱曰聖朝家法仁厚
不欲窴之重典亦當量其罪狀而加責罰今也或與之
逐便或與之還任不知他日外而邊境内而州縣脫有
風塵之警盜賊竊發之事誰不委而去之以全軀保妻
子哉當是時而欲行吾法必有指今日之事以爲例而
議吾之不平者矣今朝廷以覽大爲意姑曰恐爲僞命
所汙遂宥其罪宥之猶曰可也使之復職還任可乎夫

僞命未汙望風而遁乃設辭以自解可乎魯論有言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士見危授命當此之時惟有效死勿去而已禍未及於己事未至於危而乃竊身遠避脫使兵刃在頸寧有如顏杲卿之罵賊者乎今也逃遁之人復使之還任其亦何顏以見吏民彼已棄城而復使之守城彼已離職而復使之任職他日忽有事變又將委而去之乎此猶可也如當時已受僞命或上表稱賀或領兵撫諭其背國從僞罪惡昭著之人尚復使之生於人世不知背國從僞而得不死則當更有何罪而後可死哉若背逆之罪置而不問何以教天下臣子忠義之節今虜寇在境兵備未撤惟以賞罰信必而奔走天下之人臣愚欲望聖慈奮發英斷將西蜀從僞之人悉置之辟其望風奔走之人且行罷黜庶幾法令精明人心振起臣忠憤所激但知國法不可廢弛不敢有所顧忌惟陛下留神省覽取進止

黃巖縣重建聽事記　赤城集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巖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黃童白叟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凜焉有棟折榱傾之虞前令太末陳君汶政建門廡而聽亦未皇暇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月已未乃立木掀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縻緡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廩給不闕凡度工授材董以邑士周之純阮時中所以杜吏姦也五月將成君以匈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後人於是別儲所須若塗艧甓甓之屬俾主簿陳君武子訖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南向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其居也然今郡縣之官莫難於令泉穀所入有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矧吾邑爲台壯縣訟繁賦重曩者連數令無善去則睜他令尤難也閒有所爲則未免科斂百出下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今君至之日未

久爲之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宦於泉之舶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茗油燭之需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已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雖難而易歟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摭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弊獄於斯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黃巖浚河記　赤城集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閒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澮而澮

以達於萬夫之川自廣尺深尺而爲畎倍爲遂又倍之而爲溝爲洫至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而至於四縣爲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其不廣不暇爲溝洫之地取民者唯恐其不多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爲邑爲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實居其半其地負山瀕海山多則溪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洩言水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密昔之爲閘者慮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大率爲埭以壅水頗爲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爲羣挾梃持刃以破埭遂有鬬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高下以謹啟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美矣然諸閘之立開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數斗朝夕淤塞寖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啟而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咎夫閘曾不若埭之可以破決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水有所洩明年遂開田閘之河使水有所瀦不特河爲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啟之常平使者齊公碩爲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尋又有

帥閩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弗圖民復病矣予謂今之爲令者以三年爲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盡知及其知之也傳書詞訟委積紛遝又力所不給大抵趨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亦然民瘼之不暇卹卒由此也倘來者念於塞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尚書文懿公季孚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有河經闔闔以環公廨歲久湮爲民居君盡復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後之爲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遺詩　見赤城詩集三台詩錄今錄四首

潘德久有龍眠三馬而失其一俾予賦詩

三馬往往皆龍駒神駿肯與凡馬俱忽不見者其前驅定應飛上天之衢君得其二已有餘我欲與君分此圖駑才患多不患無四十萬疋將何如龍眠已往不可呼愈少愈貴宜寶儲

丁未廷唱

丹陛傳臚設九賓獲陪多士造君門談經已媿登前列射策何期動至尊未必熙朝無弊事從來逆耳是忠言雲龍風虎千齡會誓展愚衷報主恩

贈劉改之

名滿江湖劉改之半生窮困只吟詩人言季布恐難近

我謂鄭老眞吾師試令滿飲至酩酊愈覺高論生神奇
豪家有財不識寶貧者識之空嗟咨
奉酬于君寶
百年能閱幾番春寒暑推遷迅若神世事不平無切齒
人生相與戒亡屑挽弓尙欲張而弛尺蠖寧忘屈乃伸
多少英雄在方策長生不死是何人

台學統卷四十九

經濟之學五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太府卿胡先生太初

赤城新志嘉熙二年周坦榜胡太初臨海人太府卿
台州札記寶慶會稽續志嘉熙二年周坦榜有胡太初
注余老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三人豈名同耶抑本台人
而由越籍貫耶按兩浙金石志余老當作余潛
按浙江通志是科只一胡太初注同赤城新志而會
稽無其人其首載宋薦辟有胡太初注會稽人舉詞
學豈本兩人而寶慶續志誤合爲一耶攷張淏撰續
志在寶慶元年乙酉越十四年乃爲嘉熙二年戊戌
則胡太初之第進士登詞科皆非張淏原文蓋後人
續補之誤也
福建通志胡太初寶祐閒以朝散大夫知汀州事修郡
學重建明倫致極堂御書稽古閣肇行鄉飲酒禮增儲
均濟倉錢米以廣賑糶廂禁寨鋪兵並增給全分衣糧
時閱射自給賞犒修城浚池屢平連城寧化劇寇
南宋館閣續錄胡太初字太初天台人習書戊戌進士
淳祐十一年正月以國子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除祕書
郎兼職依舊十二年正月知全州

按兩浙金石志紹興府進士題名碑三嘉熙二年周坦榜胡太初余潛子三年中詞學科第一人葢太初本越人而遷居於台者也宋時版籍無定郎以所居著籍故徐中行由臨海遷黃巖赤城志郎稱其子庭筠爲黃巖人矣

遺書

畫簾緒論一卷拔此書百川學海學津討源百名家書皆有刻本　四庫全書入史部職官類存目

官箴之屬

四庫全書總目宋胡太初撰太初天台人端平乙未其外舅陶某出宰香溪太初因論次縣令居官之道凡十五篇以貽之後十七年爲淳祐壬子太初出守苦海云胡太初述

處州越明年復得是稾於其戚陶雲翔遂鋟諸版以授屬縣其目首曰盡己次曰臨民曰事上曰察宋曰御吏曰聽訟曰治獄曰催科曰理財曰差役曰賑恤曰行刑曰期限曰勢利而終之以遠嫌條目詳盡區畫分明葢亦州縣提綱之類也按州縣提綱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書中臚列事宜雖多涉宋代條格與後來職制不盡相合然其大旨以潔己清心愛民勤政爲急務言之似乎平平近而反覆推闡實無不切中事情世說新語載傅氏有理縣譜其書不傳牧民者能得是編之意而變通之則此一卷書亦足以補其闕矣

畫簾緒論序

畫簾緒論跋　張海鵬

畫簾緒論一書宋處州守胡太初撰凡十五篇皆專爲縣令言居官之法大要以清愼勤三者爲本中有官箴一卷首揭清愼勤三字而一一皆究其流弊其所論事勢雖今昔不同而情弊無不可以例推者酒稅非今之令而燒鍋有禁牛驗茶麥牙契之類猶拘榷義役非今之法而偶有簽派甲訴不當轉及乙乙訴不當轉及丙往往借一事而逐層朘削吏緣爲姦坍廢逃亾刷具再故數目實計申州郡乞蠲其額此憲司所必不能行者而甲首承催幹攬包納妄攤被追之弊偏僻小邑所常有縣之吏無恆產自給一身奉公百口待哺令雖率之以廉而姦

滑猶難防察況欲其給臺郡文移供需排辦專差諸費其財奚自而來臺幕郡僚或捧檄經從或移書請託賓餞不周承奉不虔則職事相關之際稍有不慎因而獲咎此尤深悉爲今之難古今無異情者至盡已必廉勤臨民必公恕訟獄明愼而期限必信勢利之來以禮意相接嫌疑之遠以誠身爲本無不深切事情開陳爲政之要閱是編者洵足爲學古入官之助燭其情得其理雖爲令言而實非專爲令言也嘉慶甲子九月下浣虞山張海鵬識

畫簾緒論節錄

盡己篇曰涖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孰不知廉其要莫若崇儉涖官之日無異處家之時而用官之財不啻如用己之財斯可矣孰不知勤其要莫若清心雞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也心不可不平平心則物情無往不燭怒不可或遷遷怒則吏民將受其枉

臨民篇曰令爲民父母以慈愛爲車以明斷爲軌而行之以公恕斯得之矣視事之初先務有四曰崇學校曰獎孝悌曰勸農桑曰略勢分令爲近民之官欲通下情莫若大啟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几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其所欲言其壅蔽不得達者則設鑼縣門之外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答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同之理益王即位召爲少師即日航

赤城新志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嘉熙上舍釋褐涖祐中爲祕書郎嘗因雷變進康澄五可畏之說前後奏疏累數十萬言語皆切直賈祐初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登朝卒辭謝之咸涖閒特拜右丞相不屑與賈似道同政力求去不允遂引杜衍單車宵遁例以行尋即其家起爲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行至嵊縣復引疾力辭且上疏願上厲精圖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答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同之理益王即位召爲少師即日航

海以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後二年卒于家
宋史列傳葉夢鼎字鎮之合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
七歲後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
學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
推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
言召人才戒嫉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
官分閫六事同鄱陽湯巾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四
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祕書郎轉對言定
國本求哲輔專閫帥獎用介直雷變上言援唐康澄五
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
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

有伺隙之巨姦奇衰盡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
藩悍將牙蘗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
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
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有仇補無窮
之怨從之民湯頎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
萬載旗箭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
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邪
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
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閒去
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
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
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陛對
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按續通鑑
七月國子司業葉夢鼎進對言及三蜀易帥帝曰余晦
有才夢鼎曰晦雖小有才蜀當垂亡急之秋恐不勝
任徐清叟亦言晦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尚
不可用帝不聽
書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
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
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
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
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關決疑獄景定元年召
爲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爲言遷吏部侍郎賜宰海縣

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
書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
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
編脩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四年簽書樞
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
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爲厲
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爲厲民故行之
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
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
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
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

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來趍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使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强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盍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

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鄧曹沓至趍行扶病至嶆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同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卽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雜錄

庶齋老學叢談葉西澗寓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鬧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閤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旣碎我巾又加痛捶公自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鞵腿綳自肩雨檄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

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卻淩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庭訓者行杖也眾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

黃文獻集書葉信公年譜後云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据今宋史有葉夢鼎傳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訓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没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宋景濂集題葉信公五帖後云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爲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帖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遺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牘之事雖不知爲何時當在許令莅官之日計稍後於前帖爾第四帖卽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令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傲下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

送葉鎮之釋褐授信州推官歸台州　宣化程公許季愈撰　滄洲塵缶編

天涯一見便綢繆二十年閒詫兩優不以聲名誇眾儁欲將文行輩前修懷章趁酌椒觴壽分幙還尋璧水游蜀客念歸歸路梗卜鄰倘許傍丹邱

少師丞相信國公西礀先生挽歌二首　宰海舒岳祥舜俠撰　閬風集

宰輔平生望儒酸貴日同諸賢親盛德末俗仰高風道喪悲歌鳳時乖歎臥龍經綸茲日泯憂愛與身終

咸淳無正史德祐少完人他日修公傳終身作宋臣淵明還死晉高皓本逃秦壯士原無淚西風自溼巾

丞相葉信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二

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爲萬鍾弗顧朋姦作相誤國實多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輕死生廉恥宰忭

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百年中不辱清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按倚當作仰）

遺文

南峰先生詩序（赤城後集二十八　按王所字叔喻號南峰咸淳元年進士嘗知高郵軍黃巖人）

丁卯南峰先生王君以詩徵余序時方有君命未暇也後五六年訪余山谷中出若干首氣愈老律愈嚴視舊作不止一格客有從旁觀者曰人謂詩窮乃益工南峰其人歟余曰不然南峰雖窮於榮進之圖而不窮於固窮讀其詩自思古以下太概崇理道貴名節尚芳潔愛幽閒客京洛無殘杯冷炙之吟居林下有傍花隨柳之趣亦庶幾乎固窮之君子哉夫窮與達對而聖賢之論窮達於世俗殊原憲處貧而非貧琴張慕達而非達此可與知道者語余聞南峰嘗受教於鄉先正矣果能進於理之達而不戚於身之窮詩益工抑末矣（按此文則南峰未嘗登第入官疑別一人非王所也）

梓潼眞君行祠記（嚴州府志二十四）

景定二年大比興賢太府寺丞知嚴陵錢侯郎郡之桂華坊作梓潼眞君祠世言帝命司桂籍主人閒科甲者也介教授鄭君瑤以書來徵記曰惟嚴陵山水秀天下鍾奇產英魁儒相繼出志道義崇氣節不但以詞章名世也聲光蕩摩達於瞳眸瀕釣之區家誦書人業儒交勉爲士君子之行又不但以名第相炫慕也侯始至詢其國俗而嘉尚之凡學宮俎豆之事庖廩之供必敬必飭迺復經始斯役揭虔妥靈斲以相斯文福多士藝闈設棘而祠宮適成郡六邑之彥雷動霧滃顧瞻奐輪興起風烈至有感吉夢而占上游者斯亦異哉余惟上以德藝賓士士知自修而不斲上之知古之道也自科目興應書自衒而古意日以薄顧復使大冠修劍者流盼稽盼焉乞靈於神以志一得余始惑焉既乃訪之蜀眇稽諸志諜則知神之生也世以忠孝顯夫忠孝百行之冠冕其剛大浩然之氣精純不二之心耿耿宇宙間殆日月並揭河漢同流風霆烈而山嶽峙也眉山蘇公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與是以神之廟食被西蜀人士嚴奉如錦官夫子諸葛忠武祠歷千百載猶一日中更西事之擾黠寇暴客過輒投戈羅拜是何威靈氣燄動悟人物如此秉彝好德無閒哲愚是必有以觸其天矣國家顧俊尚賢蓋將致其爲臣爲子之大節明綱常以準世宏德業以庇民豈唯使之弄鉛槧徼祿利而已今賢侯身勸爲爲爾嚴之士方袞袞上春官奉大對當思天高地厚中立此身君親之報難窮忠孝之節易櫌唯無負於君親卽無媿於天地而亦不爲爾神羞此侯作祠之初意所以望爾士者厚而垂教思遠也抑神凡四十化之說祝史傳會侮

聖瀆靈世未有明辯之者而神陰翼世教之意泯焉夫化者謂能神其道以化俗非如釋氏以幻爲化也故神之福善也惡者化而爲善神之佑順也逆者化而爲順也洋乎在上必有監於斯言侯名可則吳越五王後丞相魏國忠清公嫡孫葢世載忠孝云

遺詩見三台詩錄

瀛洲亭在撫州

汝城高處凭危闌人在蒼煙縹緲間下瞰無邊春境界西來第一好江山酒拈重碧酣詩思柳曳輕黃入笑顏閣老可能專此勝峨眉花底又催班

武夷九曲棹歌和朱子

興窮九折更悠然棹轉船頭障去川留取洞中無盡意桃花水暖鱖魚天

文簡趙方塘先生與票

元史列傳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同治黃巖志趙與票字晦叔號方塘西橋人宋宗室咸淳七年進士爲鄂州教授元伯顏至京師以與票書勸以不嗜殺人且乞全其宗黨伯顏渡江與票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爲召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所咨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累遷翰林學士與許衡論伊洛閫奧衡雅敬之大德七年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子孟貫字子唯知長興州州學在淨業寺南至元六年孟貫重修治海上有惠政民到於今念之

樂郊私語州學在淨業寺南有至元六年知州趙孟頫賈禧重修碑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猶念之其祖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膴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宗判皆受業於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趙公行狀鄧文原撰　伯長集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票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爲台州黃巖丞家於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遭育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爲朱文公高弟文公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芟奪迄於成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臆謬妄東南後進咸尊太常與黃幹氏並於公爲伯祖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爲楚上流歲備武不懈公視邊將玩弛而咸淳士大夫率恥言邊事乃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用不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爲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巴延郁松年按舊作伯顏公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罔主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冀如藩臣歲奉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書丐返田里會太臣有奇公狀貌告於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巾深衣見於上京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

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爲十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輕征斂厚風俗爲急而末復以存活趙宗爲請十六年入翰林爲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正龍常忽忽不樂秋風倚楹懷悲故鄉擁衾障袂聲出金石非復以宦達爲可戀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暮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

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以南括責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當作殖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緩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天子以爲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爲臣道臣强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爲兒爲金其著尤異告在姦臣簒權今已執咎而震斷未果願早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閱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千學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博果密松年按舊作桑哥不灰木蔡寀元史本傳作不忽木復爲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養上曰得非指僧格松年按舊作桑哥爲虎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別和帛粟餘勿爲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沈斷非眞忤公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綏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爲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閒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費盡卽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缺乏廢其雅道歲時奠薦雖甚匱嘗猶豐絜盡力如舊體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於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窆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亳宿閒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

不問其受欺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爲方拙蹙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弔哭終其斂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爲可媿往右丞許公仲平篤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爲標準達官高胄皆俯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清贍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爲伊洛源委惟趙公爲眞似益以知太常之學爲可信至公爲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於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亶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斂篋中裝歸其婦翁繼娶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入官孟賓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柄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袁桷狀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墓誌銘　高唐閻復子靖撰　元文類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懃事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於里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綵五千復給舟車

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敘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閒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爲眞學士公之爲侍講也言江南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工墾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臣執權簒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剴切無隱而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爲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遺別給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脗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閫域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沈默自祕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必疏數翕訛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推計慮非探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

世力請於朝而復其役贖媚窯男女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媿不獲老田里爲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於婦翁繼娶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爲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溫遜遹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內外小大其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鏘鏘九關王人殞魂維帝有訓四方於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亟環蘧茂一息以往繄畀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崇

光緒鄞縣志趙希聖吏部郎師雍子嘉熙改元主鄞縣簿首白宰上之府請廣教養益宏斯道且謂近代師表如南軒張宣公晦菴朱文公東萊呂成公象山陸文安

公未祀於學寧非欠闕遂併力舉茲事合祠四先生於
學仕至宣教郎史館校勘
按燕恭懿王德昭六世孫子英始家黃巖稱西橋趙
氏子伯洙孫師雍曾孫希聖元贈清遠軍節度使封
吉國公希聖生與熹與熹生三子孟實孟賁孟貫孟
實累官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孟賁字仲貢温
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以子由欽貴贈從仕郎浙東道
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孟貫通議大夫祕書卿孟
賁生四子長由鑑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由欽寧
海縣丞調潁上縣尹次由鎗孫五人宜浚宜汶宜涿
宜洋宜瀍見黃溍都事趙府君墓誌銘

縣尹許具瞻先生廣大
兩浙名賢錄許廣大字具瞻天台人舉進士授慶元路
昌國州判官再授武義縣尹俱以廉能聞至正九年調
知鄞縣平差徭嚴程限有事不遣吏卒惟親署一帖俾
民歌誦之稱爲許父
浙江通志許廣大字具瞻天台人登進士第授慶元路
昌國州判官再授武義縣尹俱以廉能聞至正九年調
知鄞縣平差徭嚴程限有事不遣吏卒惟親署一帖俾相傳遞民無不如約者有訟訴必親辨析吏莫能售其姦新先聖廟復甬東書院禮耆德成化增諸弟子員段天祐倡文會作新士類鄭眞撰陳剛傳十三年夏旱躬禱天井龍潭泣拜良久龍於中流出一爪拏巖石上光耀閃爍眾皆覩魄下山未半雷雨大至廣大冒雨跣入城明日四郊霑足民歌頌之未越月以疾卒成化志

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青田劉基撰按此文誠意伯文集不載
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秋七月六日鄞縣尹許君卒于官其配葉氏既以柩歸葬天台越明年乙未夏五月鄞父老以董先生朝宗書致鄉貢進士楊君彝所爲行狀于劉基願立石記尹遺愛請爲之文基于許君相好最甚欲有言輒悲不能勝其六月董君使來趣文且曰鄞人知子知其尹且不喜阿其所私爲可以傳信於人子必速爲之乃序而系以銘君諱廣大字具瞻世爲天台人曾祖德著祖文的皆業儒父嗣瞻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母張氏封宜人君少不喜弄惟好讀書稍長能屬文年二十五登進士第授官將仕郎慶元路昌國州判官辟行宣政院掾史再授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

所至以廉能聞其爲武義時嘗奉府檄攝尹金華金華
武義民爭尹訴憲府累日乃以君還武義未幾母宜人
卒君奉喪歸天台服闋如京師時盜起海上連歲莫能
討國家深惟民之陷于非辜咎在有司乃更嚴考課法
命大臣各舉可郡守縣令者驗殿最連及其賞罰於是
朝臣多以君薦以慶元爲浙東劇郡且薄海與盜最密
邇乃奏君尹鄞君至則先平差役與民約以鄉都大小
分次第較厚薄以均重輕量遠近以命程限罷吏卒弗
遣有事則親署于帖俾都相傳遞令如約來民視署緩
急如署至同官或有爲而君有故不及署則皆疑弗至
須君署乃至民有訴訟無不聽必召使來前親與辨析
不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弔且賻自
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其

委曲反覆得其情然後行雖倦億無所苟獄訟租賦有
下于鄉悉如前約羣吏皆旁睨束手立無敢容一欵大
府亦無敢託以私者以故鄉人得咸安業無意外費於
是新縣學先聖廟復甬東書院延師教子弟月朔望必
親視廩膳講業闡明倫理敦篤行義優禮耆德獎拔後
進期以實效鄞士習爲之一變其他如湖閘水利農桑
常平無不悉心以求合于民情土俗之宜故爲鄞五載
而人愛敬之如一日會兵革四起郡邑承藩閫命供軍
實兵器使者項領相望慶元又樹柵捍江浚隍築城百
役並作君令其民均力從役毫髮不容有所私事有所
不可卽挺身呈利害雖數忤上官意弗憚無何遂得罪
于分省左丞菜拔謂方國珍命君以軍資入海而不與之師及
諸軍遇賊潰散獨責君令償所失物欲致之死鄞老幼
皆號泣詣闕訴帥爲解得稍緩比左丞以故去君乃復
署尹事癸巳夏旱君親詣天井潭禱卽大得雨未越月
部使者至郡君前欲白事忽疾作頓于地舁歸卒年四
十有六上下咸痛惜之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孟浩次庶
出曰鄞生俱幼女三人君爲人厚重嗜好飲食衣服可
而止故能以廉終其身且善剔煩冗故事至無大小弗
滯處患難人不見其憂爲政惟務以信義動人使自效
不矯激立威名卒之日家無餘財元帥遣使弔且賻自
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咸以幣賻乃克以柩歸其

鄉銘曰

天子有民不能偏治妥命庶臣代之撫綏彼頑弗意矯
誣以欺俾帝赤子鞠爲癃疲令徇我欲羣情乃離誅求
實繁怨憤是滋民視官猶狼去之恐遲矧伊死矣而弗
殄厥思嗚呼人鑒孔昭嗟爾有司溫溫許君弗矯弗隨
因民所好順以導之禁其虺蛇鋤其棘茨俾耕俾穫罔
或失時諄諄誨言如父訓兒豈無鞭箠匪教曷施肆不
俯于彊而挺于羸用悠厥貞克終靡墮四明之山猗于
海湄昔尹在鄞鄞人熙熙今尹亡此胡能不悲維山蒼
蒼維木猗猗尹往莫追爰樹之碑比之甘棠勿汙勿虧
勗爾後來視我銘詩

2120127

S
Z11.1·5
15a

ZW 21101000695087

重修鄞縣學記　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撰并書　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泰不華篆額　碑在縣學　鄞縣志金石

鄞舊有學至大二年燬於火皇慶二年同知慶元路事張伯延始興復之泰定三年縣尹阮周翰稍加緝葺而學事粗備事具前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伯長先後二記歲月滋久繕修不繼日就摧壞棟宇傾壓垣壁穿圮莫謁講誦荒略苟簡至正九年天台許君具瞻以守令選奉旨實來爲尹顧瞻惻然曰是學之廢乃至爾邪吾忝以推擇而來凡縣事所宜致力者必於是乎先明日計所費首出家帑以倡僚佐景從人士風趨購材鳩工土木具舉不再閱月仆者起傾者正橈者腐者擁拉者莫不煥然堅緻完好矣既又撙餘貲以製祭器禮服增置酒如鄉飲禮以盡激勵之道由是學事始大備斯役也教諭童啟訓導袁士元趙復崔植寶左右之遂謀蘭石紀其顛末而天祐適至因族來請爲文天祐惟學校之設尚矣先王所以篤天倫淑人心厚風俗者舍是無他道焉自周官賓興之法廢而天下後世之□政者一切從事具文閒有用心其職者亦不過規規焉記誦文辭之末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有舉而行之者也世道之降良有以夫國家敦崇文治荒陬僻壤有

州縣之名者未嘗無學明詔每下學校必爲首稱設科取士又專以經明行修爲選宜其可以比隆三代矣而教化之盛猶不能無憾焉者何哉奉行者非其人焉耳許君進士起身歷任州縣所至以詩書禮樂爲治今又膺朝廷重寄以來其留意學校者豈止於區區土木丹雘而已哉表章斯文作新多士必次第有其道矣三年政成鄞學人才爲浙南冠他邑聞風而興駸駸古道之復斯天祐所重望也許君名廣大九月十有六日記